征服中亚史

第二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著



商务印书馆

征服中亚史

第二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新疆大学外语系 译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M. A. ТЕРЕНТЬЕВ
ИСТОРИЯ ЗАВОЕВАНИЯ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Типо-литография В. В. Комаров 1906
根据彼得堡 B. B. 科马罗夫印刷所 1906 年版译出

本卷译校者

翻译：季文慧、刘德恩

校订：何世英、季文慧

征服中亚史

第二卷

〔俄〕M. A. 捷连季耶夫 著

新疆大学外语系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19

1933 年10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33 年10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536 千
印数 1-3,300 册　　印张 22 5/8
定价：2.75 元

目　录

第　一　章…… 1

关于东干人（同甘人）和塔兰奇人来源的说法。和卓们的野心。中国西部暴动的原因。暴动前我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官员乞求援助。我们的不干涉原则。伊犁的暴动。西西伯利亚总督采取的措施。叛变者试图和我国建立关系。卡尔梅克人的首领察罕格根对我国边境的侵犯。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之间的纠纷。再谈和卓。阿古柏伯克率领浩罕军队占领阿尔蒂沙尔（喀什噶尔）并宣告独立。与脱离中国政权的各省区相接壤的我国边境地区的吉尔吉斯人的动乱。索伦人和锡伯人迁居我国境内。七河省省长和伊犁苏丹阿比利·奥格利亚的交涉往来。我国吉尔吉斯人的牲畜被抢劫。我国军队出境追击。占领天山的木扎特通道。伊犁苏丹妄自尊大。土匪袭击兹多连科少校。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出使伊犁。柯扎依人向伊犁领地迁徙。

第　二　章……27

我国边境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兰奇人的联系。乡长塔扎别克准尉的出逃。哥萨克大尉格拉西莫夫的追捕。伊犁苏丹对塔扎别克的支持。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采取的措施。侦察通往汗国的所有道路。博罗胡吉尔部队向马扎尔城的进军。5月8日克特缅附近的战斗。米哈洛夫斯基上校从春济向克特缅山口进军。巴利茨基少校从博罗胡吉尔向阿克肯特进军。米哈洛夫斯基的粗心大意和5月31日晚克特缅附近的战斗。6月3日和4日阿克肯特附近的小战斗。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到达部队。

第 三 章……42

我们部队的进攻。作战部队的编制。6月16日阿利姆图村的战斗。俘虏在连队中服务。6月18日清水河子的战斗。禁止军队抢劫。居民的惊惶。6月19日绥定的战斗。阿比利·奥格利亚苏丹来到我们的巴彦岱营地。22日军队进入伊犁城。战利品。护士看护伤员。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告示。关于我们在中国西部各地区进一步行动的设想。布哈拉埃米尔的可疑行动。土尔扈特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国臣民。和中国全权代表进行关于移交伊犁地区的谈判。居住在伊犁河谷地区各民族的人数。我们所占的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须由我们实行行政管理的理由。当局的任务。

第 四 章……64

希瓦的内部事务。和土库曼人的关系。阿塔·穆拉德请求加入俄国国籍。希瓦自命不凡的原因。考夫曼试图同希瓦和平交往。汗王不予答复。强争锡尔河左岸。英国的诡计。1869年奥伦堡辖区吉尔吉斯人的动乱。希瓦汗王的檄文。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大道上的驿站和俄国商队遭到袭击。信使布沙耶夫苏丹送交考夫曼给汗王的信件。两支部队从卡扎林斯克和治扎克出动。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湾。土耳其的使者。波斯国王的不安。希瓦的复函。斯托列托夫的几次侦察。奥伦堡的快速部队。文官尤尔科夫斯基的怯懦和警察署长鲁金中校的愚蠢。鲁金之死。1870年7月25日少数俄罗斯人在奇格莱角建立的功勋。巴伊科夫中校的违法行动。斯托列托夫被撤换。马尔科佐夫向希瓦边境进军和戈洛瓦乔夫向布坎山区进军。希瓦使者到达奥伦堡。梯弗里斯和东印度。1872年马尔科佐夫进军希瓦。炎热似火。夺取骆驼。两个连处于无水的绝望境地。

第 五 章……84

1872年秋季马尔科佐夫的侦察。夺取土库曼人的骆驼。贾马拉井附近的战斗。准许向希瓦前进。体面退却的借口。转向帖克人。捣毁荒凉的巴米和别乌尔马。相反的结果。1873年的设想："从三个方面同时进军！"从高加索前往希瓦的所有道路。加强曼格什拉克部队。马尔科佐夫获取骆驼的一切努力。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侵犯波斯边界。"大伤脑筋的迫切需要"也促使马尔科佐夫越过边界。派遣佐洛塔列夫上校前往切基什利亚尔察看搜集骆驼的情况。马尔科佐夫匆忙离去。部队的编制。选择的道路不能令人满意。在曼格什拉克集中骆驼。卡法尔比伊的叛变。烽火。希瓦汗王的告示。拉库扎-苏谢夫斯基的一个哥萨克连。克维尼塔泽中校率领的一个惊慌失措的哥萨克连。用面团代替面包干。在混乱时谁首先离开俄国人远走高飞。到2月只给马尔科佐夫搜集了五百二十二头骆驼。去年的欺骗是造成失败的原因。里海方面装备远征部队的详细情节。曼格什拉克部队的编制。有斯巴达精神的人对过分阔绰的鄙视。指示马尔科佐夫不要客气。参谋总部的方案。考夫曼的意见。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异议。进军的最后计划。

第 六 章…… 128

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的进军。该部队的编制。部队装备的价值。骆驼无用。哥萨克混成团前往伊格迪井搜索。小型战斗和战利品。骑兵疲惫不堪。酷暑。部队为通过奥尔塔库尤这段七十五俄里无水路程携带的盛水用具。向导。大水桶大量漏水。向导们建议绕路转往巴拉伊舍姆井。马尔科佐夫对不绕路进军所作的辩解。52°C的炎热天气。寒暑表涨裂了。哥萨克处于绝望境地。不祥的4月20日。哥萨克赤身露体艰难前进。卡巴尔达人躺倒下来。哨兵扔

掉武器。完全丧失自持能力的状况。圣阿尔诺元帅讲述的在阿尔及利亚与此类似的遭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波斯南部。涅皮尔的建议。从六连衰弱无力的人中选出顶用的人组成一个排。军官们从牧场将羊只和骆驼集拢赶回。全都向巴拉伊舍姆前进！马尔科佐夫的两个前后自相矛盾的便条使科兹洛夫斯基梯队迷失了道路。骑着骆驼的哥萨克侦察班收拢丢散的武器、衣服及气息奄奄的弟兄。到达奥尔塔库尤的有六个人！奥尔塔库尤比巴拉伊舍姆近！破坏草原上的水井不合野蛮人的习俗。缺水以后过量饮马危害很大。能否继续进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按马尔科佐夫的路线前进？皮囊装水和缩减梯队的人数。土库曼人不能构成危险。马尔科佐夫手中不仅缺水而且没有粮食。马尔科佐夫不可推卸的过错。马尔科佐夫还要继续前进。军事会议。向克拉斯诺伏斯克退却的决定。牲畜倒毙。减员。马尔科佐夫的退却是否可以受到赞扬？进军失败的原因。高加索军区下达的嘉奖令。

第七章 …… 169

土耳其斯坦各路部队的编制。当地留下多少部队？数字不大的第一次预算及以后追加的数字。炮兵、工兵及军需装备。医疗卫生情况。救护伤病员协会的慷慨捐赠。考夫曼的训令。骆驼因病倒毙时，不给驼主发赔偿费。通往希瓦的所有道路。远征的计划。骆驼和面包干不能按时送到。在集结点不能喂养骆驼。不必要的重载。军需官波利曼建议事先将给养贮备运往草原上预定的各中转堡垒。戈洛瓦乔夫缺乏主动精神。考夫曼一贯鼓励属下的主动精神。考夫曼式摆渡船。邮路联系。各路部队的司令部。2月26日出发。布哈拉埃米尔的殷勤帮助。骆驼倒毙。3月13日的寒流和狂风。改变进军路线。阿米诺夫男爵宁肯相信道听途说而对以前选择道路的两次侦察和准确测量置之不理。捷径比绕弯路还长。向埃米尔要求援粮。埃米尔送来的复活节礼物。希瓦汗王送还俘虏。对采取大

型梯队进军的辩解。为什么将卡扎林斯克纵队调到大绕弯的新道路上来？在哈尔阿塔泉附近的格奥尔基堡垒。狂风、飞沙和蝎虫。4月24日两支部队会师。卡扎林斯克部队的装备。按普特计算运输物资的总量。报喜节堡垒。诺尔顿式井具被抛弃不用。命令不向明布拉克和希瓦而向哈尔阿塔前进。建议佯装没有接到命令。

第 八 章…… 212

奥伦堡部队的组成。非常讲究的装备。骆驼的数量。给养。经费预算。罐头。远征部队的物资。当地协会对伤员的照顾。弹药装备。路程的计算。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命令。各梯队从2月13日开始出发。吉尔吉斯人的热心服务。后方的守卫。部队的司令部。拥有师级长官权限的大尉们。部队司令官维廖夫金少将的指示。吉尔吉斯民团骑兵连。3月26日从恩巴出发。进军的顺序。饮用海水。维廖夫金希望以无益的停留和不必要的转移使高加索部队进军受阻。5月8日占领孔格勒。吉尔吉斯人背信弃义地屠杀了舰队派出的一名军官和十一名士兵。吉尔吉斯人卡尔·尼亚兹忠诚服务的范例。咸海区舰队的行动。4月28日乌尔孔河上阿克卡拉炮台的战斗。高加索部队落后于维廖夫金整整一个站口。在卡拉巴伊利附近的小接触。高加索部队急速追赶奥伦堡部队。

第 九 章…… 244

4月14日曼格什拉克部队从金杰尔利湾出动。部队的编制。八十俄里的无水路程。军官带上士兵的枪支。用刚刚剥下的羊皮做的皮囊。比什阿克蒂堡垒。纳弗罗茨基夺取骆驼的巧计。麦利科夫公爵的命令。火漆和蜡烛在提箱里溶化。进军的顺序。乌斯提尤尔特。伊尔捷杰井附近的方形堡。5月4日向艾布基尔搜索前进。第一次听到关于维廖夫金的消息。维廖夫金的命令。5月5日斯科

别列夫在伊捷巴伊井附近碰到的小冲突。维廖夫金发来的一系列信函。部队在行经艾布基尔这一站路程中遭受的各种苦难。普鲁士人施图姆。对俄国士兵的行动感到惊奇。俾士麦请求拆阅他的信件。两支部队会师。高加索部队的贫困处境和奥伦堡部队的富裕阔绰。卖弄聪明的检阅迫使高加索部队跟在后面前进。霍杰伊利附近的战斗。第一批得到解放的奴隶。阿普歇伦团第十二连从伊尔捷杰返回比什阿克蒂。格里涅维奇中尉。

第 十 章 …… 267

4月27日土耳其斯坦部队从哈尔阿塔出发。骆驼不够。皮囊不适用。纵队侦察班受到袭击。夜袭阿达姆基里尔甘井附近的宿营地。烧掉多余的财物。面临八十俄里的无水路程。考夫曼不想折往阿尔蒂库杜克井。水已用竭，升火造饭。炎热。骆驼倒毙。新的篝火。丘斯丘巴伊在距宿营地九俄里处找到了水井。隐蔽的水井。一条死狗。一些驼夫死于口渴。军事会议。建议抛弃炮兵贮备物资。井边的岗哨。混乱无章和殴斗。波尔托拉茨基、卡西扬诺夫和科罗利科夫将军的讲述。将所有骆驼和马匹派回阿达姆基里尔甘的建议是谁的主意。5月5日和6日在阿达姆基里尔甘附近骆驼队遭到袭击。考夫曼那里的俱乐部。从萨尔达勃湖带回的一束芦苇。最后一批多余物资留在阿尔蒂库杜克。夜晚行路等于置骆驼于死地。5月11日从高处望见了河水。在宿营地与敌人遭遇。12日还带着盛满水的水瓶到达湖边。乌拉尔人浮水游至搁浅的船旁，用武力将船只夺来。考夫曼式摆渡船上的小夜曲。向维廖夫金、洛马金、西特尼科夫和马尔科佐夫发出的命令。告示。侦察。划船队。隔河炮战。5月18日渡河。饥饿。马肉。考夫曼的命名日。5月23日占领哈扎拉斯普。退往卡拉瓦克村。魏马恩上校之死。待命的指示不合任何人的心意。维廖夫金从霍杰伊利出动。和平进入曼格特城，

以破坏残杀告终。一百五十年后偶然为别科维奇报了仇。斯科别列夫遇到的小冲突。汗王的信函。来自考夫曼的消息。5月27日希瓦人赶走了骆驼。斯科别列夫的前卫部队。准备攻打希瓦都城。

第十一章…… 291

5月28日维廖夫金将军的部队进攻希瓦都城。他的辩解。阿普歇伦人缴获大炮。布拉弗佐夫少校的错误导致了希尔万人的失败。忘记了必须进行侦察的守则。汗王离开了自己的都城。宣布新汗王即位。维廖夫金负伤。和平谈判。攻城各炮垒的配置。是攻城还是侦察？汗王的使者会见考夫曼表示降服。要求汗王亲自来见。邀请维廖夫金于次日率部与土耳其斯坦部队会师。要是……，就停止射击。5月29日的一出滑稽剧。希瓦人用绳索给我们吊下大炮。波斯奴隶走下城来。无人开放城门。希瓦人给我们掷下砍土镘修筑炮垒。大炮炸开的缺口。沙赫阿巴特城门似乎是经过战斗攻破的。斯科别列夫违背维廖夫金的命令而深入王宫。新汗王在叔父的陪同下会见考夫曼。停留在距希瓦城两俄里处。准备正式入城。听到枪声。给维廖弗金的便函及复函。进城。与维廖夫金会晤。调查。为斯科别列夫报请圣乔治勋章和考夫曼的批示。上奏皇帝陛下的电报。部队的数量。抢劫掠夺。给汗王的信件。6月2日的会见。成立季凡（咨议会）。解放奴隶。没收马特·穆拉德的财产。在宫中的缴获品。卡拉卡尔帕克人要求加入俄国国籍。怎样惩治希瓦？向土库曼人索取赔款。执法行动。7月6日向戈洛瓦乔夫下达了一个著名的指令。揭发者斯凯勒。马耶夫的反驳言论。按契尔克斯人的精神行动。纵火。消灭妇孺。7月13日和14日夜在伊利亚雷附近土库曼人发动的进攻。奥伦堡部队未向射击方向前进。考夫曼到达。魏恩贝格的辩护言论。列非特人。格罗杰科夫的辩护言论。为何这

样严厉地追缴赔款？没有现金！8月3日准许奥伦堡部队和高加索部队返回。斯科别列夫前往奥尔塔库尤侦察。

第十二章…… 336

撤离汗国。和平条约。战争总结。渡河。沙皇恩典。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垒的奠基。寻找从咸海驶入阿姆河的通道。派往布哈拉的使团。同布哈拉签订的条约。在布哈拉仍有奴隶。9月5日土耳其斯坦部队班师。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垒的驻防部队。旧路。格奥尔基堡垒的撤除。布哈拉人在哈尔阿塔，俄国人在治扎克、奇纳兹和塔什干等地欢迎考夫曼凯旋归来。奥伦堡部队平安返回。高加索部队随身带回两门希瓦大炮和八百二十八名波斯奴隶。忘记了过去各种教训。洛马金不可饶恕的错误。早晨九时开始出发，通过七十二俄里的无水地带。牲畜倒毙。人们的灾难。干尸。考夫曼送的礼物——长袍。在金杰尔利修建了远征纪念塔。前往高加索。彼得罗夫斯克的欢迎。彼得一世的预想。外里海铁路的安全。同高加索相比较。我们在阿姆河驻军的作用。各种体面的借口。给伊凡诺夫上校的指令。军队向各处游动。土库曼人向希瓦人征收赔款。《前线部队》的作用。1874—1875年的渡河进击。考夫曼的一道密令。伊凡诺夫彻底征服希瓦的愿望。外交大臣的反对意见。1874年11月10日米柳京的一封信。高加索同土耳其斯坦的竞争。科学考察团。汗王恐慌起来。1877年的进击。约穆德人独具一格的呈文。伊凡诺夫的撤换。英国人的胡言乱语。1878年。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做了准备。两个外交代表团。英国人的各种不满。英国人惩罚阿富汗。不要到麦尔夫去。行动的自由。我们每前进一步，英国人也以前进一步作答。

第十三章…… 378

河对岸的地方。列举一下各个时期的征服者。苏丹巴别尔。第一个汗王阿利姆·马达利。希尔阿里是个懦夫。希

布察克人是护卫军。穆苏尔曼·库尔。胡多亚尔汗。对希布察克人的屠杀。处死穆苏尔曼·库尔。各种捐税。1858年至1862年在位的马利亚汗。阿利姆库尔。胡戴·库尔是一个卖宽腰带的商人。1866年胡多亚尔重新上台。向罗曼诺夫斯基派去的一个使团。新的捐税。向考夫曼派去的一个使团。公开的外交关系。和考夫曼的通信往来。米尔扎·哈基姆大使。斯坦尼斯拉夫星形钻石勋章。汗王的效劳。引渡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1871年和1872年向俄国军队运送粮食。通过汗国与喀什噶尔的往来。1868年英国外交代表团在喀什噶尔。1872年男爵考利巴尔斯大尉的外交代表团。英国人寸步不让。1873—1874年英国的另一个外交代表团。1871—1873年间希布察克人的多次暴乱。斯凯勒先生的建议。1875年的一次暴乱。汗王的儿子和兄弟参与阴谋。魏恩贝格率外交代表团去浩罕。斯科别列夫率外交代表团去喀什噶尔。胡多亚尔在使团卫队掩护下逃往霍占。霍占和库拉明二县的混乱。8月8日进攻各驿站。预备役士兵亚科弗列夫的功迹。远征浩罕的各部队的编制和装备。与新汗王的信函往来和打发胡多亚尔前往奥伦堡。征集给养储备。县官们愿意战斗。从8月9日开始进攻霍占。勇敢的玻璃匠。两支快速部队前往库拉明县。在塔什干采取的一些措施。

第十四章…… 412

进军部队的组成。8月21日的互射。8月22日马赫拉姆的战斗。第一步兵营费奥多罗夫的第三连和第二步兵营拉瑙的第三连。冲击要塞。骑兵的行动。战利品。汗王派来的使团。8月29日占领汗国都城。皇帝陛下的电报。9月3日考夫曼在部队护送下拜见汗王和米尔扎·哈基姆。并不需要的车队。卡利京和阿勃格拉利所率领的两支快速部队。向马尔格兰进军。不战而降。斯科别列夫率领一支快速部队追击阿弗托巴奇。被扔掉的大炮。占

领奥希城。四个城市派来代表团。阿塔库尔和哈立克·纳赛尔投降。阿弗托巴奇狼狈而逃。从麦加带回的圣战旗帜已被藏起。吉尔吉斯人对占领奥希城甚为惊愕。征收物资和马匹作为军税。各个代表团实际上都是暗探。要求交出阿弗托巴奇。斯科别列夫返回马尔格兰。穆拉德伯克投降。新汗王的到来。9月23日的条约。俄国获取了纳伦河右岸土地及纳曼干城。部队开往纳曼干城。

第十五章…… 434

安集延的动乱。库恩和彼得罗夫二人出差。是否宣布了加扎瓦特(圣战)？特罗茨基将军向安集延进军。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和普拉特汗已作好迎战的准备。斯科别列夫的一次侦察。阵地选择不当。斯科别列夫试图沿安集延赛小渠的河谷进入城市。鲍尔赫伯爵拯救了斯科别列夫。微不足道的损失。10月1日的冲击。徒步的哥萨克夺占了第一道鹿寨和一门大炮。又夺来三门大炮。用许多大车做的障碍物。努杰夫斯基和哈米切夫斯基。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遇上的五道鹿寨。占领乌尔达(城寨)。城寨的防守。居民的顽强进攻。我们部队的撤退。麦列尔率领后卫部队放火烧房。继续撤退。斯科别列夫率领的后卫部队。在距安集延七俄里处宿营。麦列尔的后卫部队。在穆拉瑟村和塔贝尔迪村的一次接触。10月5日夜袭汉纳哈瓦特村。与赶来援救的考夫曼会师。我方的伤亡。考夫曼在特罗茨基的作战报告上的批语。认为对安集延的惩罚不能令人满意。奖赏。斯科别列夫将军担任纳曼干军分区司令官。考夫曼启程。皮丘金的部队。浩罕的一次新政变。汗王逃往霍占。10月11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行遭到意外袭击。捷利亚乌的部队。由于路远没有前来援救。考夫曼的一份电报。考夫曼给斯科别列夫下达的关于剿歼希布察克人的指令。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份电报。斯科别列夫从纳曼干出动。纳曼干

的暴动。炮轰。11 月 12 日猛攻巴雷克奇。考夫曼的批评。斯科别列夫的答复。冬季远征的计划。纳曼干军分区内的匪帮被肃清。在乌尔吉巴伊和伊斯帕拉附近的一次小接触。1876 年 1 月 8 日炮轰安集延并开始猛攻。占领阿萨克。1 月 24 日阿弗托巴奇投降。阿弗托巴奇给考夫曼的电报。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复电。为什么斯科别列夫返回纳曼干？斯科别列夫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连串电报。

第十六章 …… 469

游击战。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男爵。在乌奇库尔干的一次战斗。克基斯坦的骚乱。在沙鲍特基巴利亚和奥布尔丹附近的战斗。乌腊提尤别部队的进军。纳斯尔·埃金汗离开了都城。决定占领汗国。给斯科别列夫的一封电报中说："米沙，不要坐失良机！"为什么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远征未能成行？浩罕不是 2 月 19 日，而是 2 月 7 日占领的。普拉特汗被骑手捕获。向奥希和古里察进军。在一些隘口附近的接触。克里姆汗逃出霍占。考夫曼对县长诺利杰男爵不满。审讯结果发现了诺利杰的犯罪行为。向阿赖山地区进军。阿赖山区的女王。近卫军官斯波拉特鲍格。阿赖山区和帕米尔。库罗巴特金所率前往喀什噶尔的使团未能成行。阿卜杜勒克里姆指责我们出尔反尔。和喀喇提锦订的条约。同喀什噶尔谈判边界问题及库罗巴特金奉派前往喀什噶尔。谈判的结果。阿勃拉莫夫评论新的边界线。新的边界线带来的好处。胡多亚尔汗及其子孙们的命运。

第十七章 …… 506

针对东印度的示威行动。斯托列托夫将军的使团出使阿富汗。阿勃拉莫夫提出的费尔干纳部队的预算。各路部队的编制。秘密的示威不可能达到目的。各路部队集结

在贾姆。费尔干纳部队无法越过各个山隘。下令解散各路部队。同中国人的交往不能令人满意。斯托列托夫从途中寄来的一些信件。亚沃尔斯基医官的著作可作为补充材料。宿营时有阿富汗士兵在四周担任守卫，斯托列托夫对此还有顾虑。夜晚行军无法测量路线。使团带来了死亡和毁灭。隆重进入喀布尔城。斯托列托夫已经知道进攻性的条约已不需要。埃米尔忆起了维特克维奇及他的祖父多斯特·穆罕默德因俄国人的到来所遭到的不幸。由于哥〔哈〕萨克这个词而产生的误解。很不象样的礼物。埃米尔回送了现金。斯托列托夫拒绝接受现金。这些现金的下落如何？斯托列托夫和埃米尔二人单独进行的谈判。王储的死亡。关于英国使团的消息。建议不要接待英国使团。仪仗队成了看守队。8月9日同埃米尔签订的条约。条约的片面性。条约签订一天后斯托列托夫突然离去。这位“外交家”的诚实态度。拉兹戈诺夫上校难以忍受的处境。对阿富汗施加保护的想法。10月18日利瓦吉亚特别会议后下达皇帝陛下的一个诏令。考夫曼给米柳京的一封信。密电和指令。斯托列托夫给阿富汗外交大臣的信。考夫曼的固执和米柳京的答复。陆军大臣认为，不是我们使喀布尔的埃米尔陷入迷雾之中。

第十八章 …… 553

拉兹戈诺夫的信件。我们的使团受冻，患疟疾，无现款。考夫曼对此并不相信。斯托列托夫的活动露了马脚。拉兹戈诺夫预见的正确性。使团的绝望处境。拉兹戈诺夫同样在保守秘密。拉兹戈诺夫向埃米尔提出的一些建议极其有害。翻译官纳齐罗夫的品行。对拉兹戈诺夫的评价。英国的使团。拥有两千人的一支卫队。1877年的谈判。最后通牒和限期十四天答复。为什么拉兹戈诺夫违背考夫曼的意见而建议不要接待英国使团？在挨饿的俄国使团心目中的英国金币。埃米尔按照拉兹戈诺夫的建议写给皇帝的一些信件。斯托列托夫的高明建议。在官

方公文中使用华丽的辞藻是否合适？橄榄枝。拉兹戈诺夫作了修改。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为时已晚。埃米尔的苦恼。复函的译稿。11月9日战争开始。对开伯尔人的收买。拉兹戈诺夫大吃一惊。拉兹戈诺夫的一份照会。英国人散发的告示。考夫曼给米柳京的电报。英国人的庞大车队。骆驼的倒毙。英国人分三路纵队进军。埃米尔的一个在监禁中的儿子被释放。向埃米尔建议离开喀布尔前往俄国。晚上从喀布尔出发。拒绝接待埃米尔。考夫曼开导戈尔恰科夫。布拉采利中尉任性妄为，造成误解与混乱。同意在塔什干接待埃米尔。令人不快的解释。埃米尔不知道该信任谁和不该信任谁。对考夫曼来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埃米尔拒绝前往塔什干。使团离开马扎里沙里夫。埃米尔患病和逝世。预料将要发生内讧。亚沃尔斯基医官和翻译官秘密离去。派遣参谋总部马特维耶夫上校前往东印度边界。派遣格罗杰科夫上校取道赫拉特和波斯前往。

第十九章 …… 608

从米柳京和戈尔恰科夫的函件看政府最高当局的意向。彼得堡建议将阿卜杜拉赫曼送往阿富汗。政治领导人的调换：比康斯菲尔德、戈尔恰科夫和舒瓦洛夫三人分别为戈兰斯顿、基尔斯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所取代。英国人伪造的、称之为在喀布尔所缴获的一些考夫曼的信件。考夫曼对这些伪造信件的核实。“英国之友”舒瓦洛夫。舒瓦洛夫关于阿富汗事务的一些紧急情报。科学边界。节制政策和行动政策。对麦尔夫问题的指示：以打击对付打击。关于阿富汗独立的谈判。是否答复埃米尔给皇帝的来函？1879年1月11日戈尔恰科夫的一份紧急情报。舒瓦洛夫的答复。建议暂时不要触动麦尔夫。英国人最初遭到的一些失利。与新埃米尔进行的谈判。驻扎官卡瓦格纳里。阿富汗人的不满。喀布尔的暴动。消灭英国使团。罗伯茨是一个复仇主义者。坎大哈的暴动。占

领喀布尔。城堡的爆炸。处死。埃米尔退位。一些埋藏的宝物。罗伯茨搬到军营里去。阿富汗人在科赫伊阿斯麦山上的胜利。阿卜杜拉赫曼的出现。伯罗斯将军在梅旺德的失败。英国人返回印度。冈德里和李鸿章。

附录

人名译名索引…… 647
地名译名索引…… 673

第 一 章

关于东干人（同甘人）和塔兰奇人来源的说法。和卓们的野心。中国西部暴动的原因。暴动前我国对中国的态度。中国官员乞求援助。我们的不干涉原则。伊犁的暴动。西西伯利亚总督采取的措施。叛变者试图和我国建立关系。卡尔梅克人的首领察罕格根① 对我国边境的侵犯。东干人和塔兰奇人之间的纠纷。再谈和卓。阿古柏伯克率领浩罕军队占领阿尔蒂沙尔（喀什噶尔）并宣告独立。与脱离中国政权的各省区相接壤的我国边境地区的吉尔吉斯人的动乱。索伦人和锡伯人迁居我国境内。七河省省长和伊犁苏丹阿比利·奥格利亚② 的交涉往来。我国吉尔吉斯人的牲畜被抢劫。我国军队出境追击。占领天山的木扎特通道。伊犁苏丹妄自尊大。土匪袭击兹多连科少校。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出使伊犁。柯扎依人向伊犁领地迁徙。 1

六十年代初期席卷中国西部省份的暴动，使我国的处境极为不利，因为邻国穆斯林暴动的成功引起了我国与之同教的吉尔吉斯人的思想动荡，而贸易的中断以及我国在伊犁和塔城的贸易圈被破坏，一举葬送了我国对满清政府长期以来在外交上取得的一切成果。但是叛乱者很快就分裂成为两派：一派是东干人，另一派是塔兰奇人。这里适当地谈一下他们这两种人。

公元八世纪，伊斯兰教刚一传入中亚，就常引起有见地的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削弱经常暴动和捣乱的不安分守己的伊斯兰教

① 即棍噶扎勒参呼图克图。——译者

② 维吾尔史料中通称艾拉汗。——译者

徒的力量。

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把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居民迁往中国内地的省份，即安置到长城西端之南的甘肃。移民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份搬迁。于是这些地方把他们称为“同甘肃人”，也就是“住在甘肃的那些人”。古代是这样传说的，现在中国人也是这样解释东干这个词的。

这种解释为我国驻伊犁领事官帕弗利诺夫所采纳，我国其他作者也沿用他的说法。赫顿在其著作《中央亚细亚》一书中断言，
2 似乎“同甘”一词是对十世纪时未能返回撒马尔罕而留居喀什噶尔周围地区的那些维吾尔人的称呼，它由图尔甘尼一词演变而来，而图尔甘尼却是动词图尔马克（其义为居留、等待）的形动词。如果此说能够成立，则从动词东马克（即归来之意）更可直截了当地不经过词根的改变而构成东干一词。这样一来赫顿的解释就完全和他的原意相反了。他原意解释成“居留者”，却成了“返回者”了。“东干”来源于敦煌这个地名，则是较为可信的，敦煌是公元前 111 年甘肃省新设的一个郡，当时中国人命为该名。公元 570 年改郡为州，叫曼沙州①。穆斯林向甘肃省迁居恰恰发生在该地更名的年代。谁都知道，习惯名称是不会因为有了正式的新名而废止不用的。例如我们在使用华沙州、普里维斯梁斯基省等名称的同时，仍在顽固地沿“波兰王国”的叫法。在中国就更不待言了，由于人们的习惯，一直坚持沿用敦煌这个古代地名，东干由敦煌一词转来是非常自然的。因此东干一词来自“住在甘肃的那些人”的说法显系杜撰。直到现在甘肃省仍然有一个名为敦煌的县城。

在上千年的过程中，东干人生活在文化比较高的汉族人中间，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点，接受了汉族人的风俗、习惯、装束，逐渐取得了中华帝国的几乎一切公民权利。中国政府方面采取了最

① 亚金夫著：《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曼沙州”应为“鸣沙州”。——译者）

有效的措施来汉化移来的居民，利用男女数量上的差距，使穆斯林娶汉族妇女为妻。政府鼓励这种婚姻，但同时严禁男性汉人与穆斯林妇女结婚。这样，汉族妇女就起着团结的作用，起着教化粗野的没有文化的外来人的作用，而这些外来人也确实为美女和时髦生活所陶醉了。移民很快地丢掉了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信仰，所能保留下来的只是根据传说不饮酒，不食某种牲畜的肉而已。

习惯势力如此根深蒂固，甚至在暴动时期，东干人仍然穿汉服，剃胡须，留发辫。他们对刚刚来到的纯血统的同教人辩解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以后能避免当局的追究，因为保持汉族人的 3
仪表是他们没有参予暴动的最好证明。

东干人同汉人通婚的结果使他们不再重视原有的氏族联系。他们渐渐地不再把女儿嫁给萨尔特人。

汉族人则把东干人视为自己收养的子弟，在官方语言中称东干人为“汉回”，即中国内地的突厥人，这样把他们和其他的突厥属民或邻国人即他们所称的“回回”，亦即突厥国的突厥人区别开来。“回回”一词更确切地写成俄语应该是：хоей хоей，其中第一个元音应该读得很轻。因此德国一些作家如里希特霍芬将该词写成 хвей хвей 了。

中国人把自己叫做汉族或汉人。俄语中 китайцы 的称呼可能源出于蒙古语的基塔特(奴隶之意)，这是尚武的蒙古人轻视汉人的一种叫法。实际上蒙古人叫的基塔特人和俄国人叫的契丹人这两个词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波斯人将中国称为卡丹(Катай)，同我们称为契丹 (Китай)，两者也很相似。有一个吉尔吉斯部族将自己称为克丹(Ктай)，发音也相近，可以据此进行揣测。另外一些民族将中国称为 шин、чин、хин①。

① 这几个称呼可能都是“秦”或“清”的不正确的拼音。——译者

东干人与汉人的权利平等，但是高级军政官吏，无例外地只能由满人和汉人担任。

在军队系统中，东干人不能单独组成部队，他们和汉人一起在绿营兵中，即在省军和边防军中服役。在清朝建立以前，汉人的旗帜是黄色的，以后满族将黄色据为己有，叫汉人用绿色旗帜。绿色是象征妇女的①。

东干人在中国生存的一千年过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三千万人口的民族，从开始定居的甘肃省一直扩散到中国各地。

在成吉思汗时期，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汉族政权崩溃了，但在察哈台王朝分裂后又恢复了。以后厄鲁特人即卡尔梅克人来到这里，
4 一直到1758年才被乾隆皇帝击溃。但中国人给予当地人民以很大的自治权：虽将整个地区划归伊犁将军属下的七个参赞大臣或领队大臣衙门，人民仍由自己的首领和王公管理。曾经统治过喀什噶尔的和卓之孙张格尔于1825年率领一小股雇佣的骑手从浩罕到了喀什噶尔，这成了穆斯林的信号，中国人遭到了屠杀，有一部分人被赶走。翌年，浩罕汗王亲率军队来到喀什噶尔，征服了东土耳其斯坦全境。浩罕人借张格尔之名为自己谋利，张格尔对此深为不满，因而他脱离了浩罕人，占据了和田。与此同时，中国集结大军赶走了浩罕人，浩罕汗王匆忙缔结了于己有利的和约，张格尔则被击溃，逃往喀什噶尔，在那里为中国人委任的新和卓伊斯哈克所捕获，送交官府，在北京被残酷处决。

此后，吉尔吉斯人登上了舞台。他们由于中国当地官府限制游牧范围，而于1830年举行了暴动。他们不止一次地时而对喀什噶尔，时而对浩罕汗国进行毁灭性的侵袭。最后用了很大的兵力才平息了这场暴乱。但吉尔吉斯人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限制他们

① 顺便谈一下颜色。汉人用白色表示死亡和服丧。所以为避难而逃入我国境内的华侨上书我国皇帝时，都不用白沙皇，而用黄沙皇的尊称。

游牧的措施被取消了。

1845 年浩罕汗王胡多亚尔汗即位后，吉尔吉斯人和安集延人曾侵袭过喀什噶尔。1846 年和卓们乘地方混乱之机也出现在这一地区，共有七人，因此他们所掀起的暴动以七和卓之乱的名著称。为首的叫伊尚汗，又称卡蒂丘里亚（年长的王公），喀什噶尔城被围十四天后投降，伊尚汗自立为王，将其亲属分封至附近各城镇。

可是，七十五天后，一万二千名中国军队从四面八方发起突然进攻，打败了救援叶尔羌城的卡蒂丘里亚，占领了喀什噶尔，无情地处决了所有叛乱的头目和屠杀过中国商人的凶手。

1857 年，被处死的张格尔汗的儿子倭里汗带头掀起了新的和卓暴动。当年春，他率领一小撮人从浩罕出发，沿途得到了中国逃兵的补充，攻破了佩索奇大门（库姆达尔瓦兹）①。拂晓，冲进了喀什噶尔城。他在当地募集了两万军队，并派季卢汗去攻占叶尔羌城。七十七天后，中国军队一万二千人从伊犁、乌鲁木齐、喀喇萨尔② 又开到这里。季卢汗抢掠了叶尔羌城郊，随即撤退。中国军队休整十天以后，会同叶尔羌城防军向喀什噶尔推进，迎头击溃了倭里汗派来的部队，在克孜勒停留了四天。倭里汗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因为他嗜杀成性，无比残暴，在喀什噶尔完全失去了民心。没有等到中国人的来临，倭里汗便逃往达尔瓦兹，但为当地执政者伊兹麦尔汗所捕获，并被送交胡多亚尔。

1857 年 8 月，中国人占领了喀什噶尔，直到 1858 年 8 月才结束处决罪犯的事务……

1862 年，居住在塔什干的米尔·艾哈迈德沙赫的三个儿子率领三百人经浩罕向喀什噶尔推进，欲收回其父在阿尔蒂什的土地。在边境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曾经是他们的属民，自然会在这件

① 维吾尔语，即沙子大门之意，现喀什市西门。——译者

② 现新疆焉耆。——译者

事上帮助他们。他们果真把阿尔蒂什[1]煽动起来了，但很快就被中国人打垮，三兄弟之一被俘，并在伊犁处决。

对英法作战而遭到削弱的天朝帝国几乎难以对付太平天国(中国原住居民)的暴动。中国政府本身明显的软弱无能，地方大员自行其是，任意增加苛捐杂税，把行省当成了自己的封地，汉族官员目空一切，经常在审理案件时不公正地偏袒汉人，以及不准东干人充任高官要职，凡此种种导致了1862年的暴动。暴动发难于萨拉，即河州[2]，很快便蔓延到准噶尔和喀什噶尔。1863年叶尔羌城暴动，该城驻防军由汉人和东干人各半组成。叶尔羌参赞大臣正准备解除东干人的武装，但在指定日期的前夕，东干人团团长马大老爷预先通知自己人说，夜里一有警报，便携械集合。到夜间，他率领五十名士兵袭击了正在睡梦中的守卫城门的岗哨，命令大家砍死所有的哨兵，接着放火烧毁了城门，东干人发出了警报……中国士兵起来后找不到武器，受到了东干人的打击。两千名中国士兵就这样牺牲了。接着起事者就收拾汉族居民，他们全被杀死，无一幸免。少数人逃入住着参赞大臣和其他官吏并有中国卫队防守的城寨。叛乱者围城达六个月之久。当他们用炸药将城寨炸开一个缺口时，参赞大臣眼见等待救援的希望已经破灭，便将
6 全家人及所有官吏聚集在客厅内，亲自用烟袋点燃撒在地板上的一堆火药，光荣牺牲！士兵们以他为榜样，连续三日炸了所有火药库和地雷，并与之同归于尽……凡是开始暴动的地方，都首先杀害汉族商人和移民。很快喀什噶尔也暴动了。但那里的参赞大臣及时跑到城南七俄里的疏勒，紧闭城门。召来救援的吉尔吉斯人司迪克开始抢掠喀什噶尔城，但被赶出。他围城三个月，最后请求浩罕汗国摄政王阿利姆·库尔派和卓来此。

---

① 即指我国新疆天山以南喀什等六城地区。——译者

② 现甘肃临夏。——译者

善于应变的中国政府结束了同欧洲人及太平天国的事端以后，开始与东干人谈判，给予东干人所竭力追求的各种权利和优越地位，从而结束了中国内地的东干人暴乱。

但与我国毗连的中国各地区情况却与此不同，满人在这些地区的势力比内地薄弱，这里的暴乱往往得到吉尔吉斯人和塔兰奇人的支援。

中国在西部各地区的势力之所以薄弱，是因为上一世纪中叶以前，这些省份的土著居民——准噶尔人享有与蒙古人及其宗族同等的完全自治权，这里没有中国官吏和定居的中国居民。十八世纪中叶，卡尔梅克人经常内讧，阻碍了中国贸易的正常进行。这才促使北京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该地秩序，直接管辖卡尔梅克人领地。当时采取的手段是相当残酷的：1758 年进行了大屠杀，一百多万卡尔梅克人遭到杀戮。那时为了防止将来可能发生暴动，从达斡尔地区调来了十六个苏木(旗、营)① 的索伦人和锡伯人，他们与满人同族，对政府忠心耿耿。这批人散居在卡尔梅克人游牧区里②。以后，在 1764 年设伊犁将军府，建伊犁城(固尔扎)，又名惠远城。迁入伊犁地区的中国公民中也有东干人，他们在这里当官或经商。海关人员几乎全都是东干人。

1825 年，喀什噶尔发生了和卓暴动，北京政府在镇压叛乱之后，于 1829 年将数千(八千到一万二千)喀什噶尔人迁移至伊犁城附近，他们是判处充军和服苦役的。这批服苦役的人被称为塔兰奇人③。他们给中国军队种地及从事各种体力劳动。

① 满语，又称索木。——译者

② 每个满人和达斡尔人都编入中国步兵，蒙古人和卡尔梅克人也按人丁编入骑兵。

③ 有些人将塔兰奇人一词译为“流血汗的人”，看来这种译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对亚洲各民族的叫法通常借用邻邦的说法。称汉人为“契丹人”，来源于蒙古语。塔兰奇的叫法也来自蒙古人。蒙古语中“奇”表示人，附在某种物体后面，构成新词，表示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如：马勒奇——牧人，图穆尔奇——铁匠，穆顿奇——木匠。塔兰奇——耕地的人，就其词义看，丝毫没有血和汗的意思。瓦姆别里和布达戈夫就是这样翻译的。

汉回(即甘肃省东干人)暴动的消息并没有一下就把伊犁人煽动起来，而且也未必能得到专心经商的当地居民的同情。但从伊犁到塔什干，也就是中国通往中亚的北方商路上全线展开的军事行动，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停顿，还有喀什噶尔暴动的成功，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毫不费力地将不同种族的人集合到自己的旗帜之下。伊犁的塔兰奇人渴望从苦役中解放出来，因而把他们煽动起来并不困难，而邻近的吉尔吉斯人只要许诺他们在中国商铺中掠夺发财就足够了。

叛乱的结果：几乎到处屠杀汉人和满人，摧毁了塔城，抢掠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①]及其他小城镇和村庄，最后包围了伊犁城。

这一时期，中国的处境确实非常困难，因为太平军和捻匪[②]于1860年在中华帝国的腹地暴动起事，一直扩大到北京，牵制了中国的全部兵力。果敢坚决而凶狠残暴的将军多大人[③]只有少量兵力，他付出重大伤亡才将叛乱者从陕西赶走。1866年多大人战死，其职务由左某[④]接替，甘肃省也归他管辖。过去在围剿太平军和捻匪中有显赫战功的人，如今在东干人面前却难于招架了，东干人重新占领了被多大人夺去的陕西地方。最后于1870年派来了赫赫有名的李鸿章，他指挥的四十个营是受过欧式训练、有欧式装备的部队。叛乱者看到自己面对的部队，不是手持火绳枪或弓箭，而是携带马枪的敌人，便不战而退至甘肃省境内。正在此时，李另有任命，接替他的是刘某[⑤]，刘并未向甘肃追击。在甘肃由左某统辖十万军队(只是书面上的数字)单独对付东干人。由于左刘的关系

① 现新疆乌苏。——译者
② 对捻军的蔑称。——译者
③ 即多隆阿。——译者
④ 即左宗棠。——译者
⑤ 音译。——译者

不好，左没有得到刘的任何支援，只好谨慎行事。左的失利说成是装备不良所致，但给他配备的欧式军械，几乎全被暴民夺去。1871年末又给他派去一支新的运输队，仍然落入东干人手中。

曹① 奉命接替刘的职务，接受了李鸿章的二十二个营统帅的印信，刘率领其余十八个营开往天津。刘的部队中有一个法国军官比纳尔，是一个营的管带，因功受赐一品顶戴②。曹带来一道圣旨命比纳尔返回原地指挥六个营。营官有判处部下死刑之权，但这对提高中国军队的士气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东干人仅有一支骑兵队伍，主要武器是挂在马鞍上的火绳枪。

中国政府逐步地扫清了京都及内地省城附近地区的暴乱者，但对于边远地区，暂时只能听之任之。这些地区的遭遇，我们倒是亲眼见到。

在吉尔吉斯草原东部的边界线上，中国不是以友好睦邻的诚恳态度对待我们。他们经常反对确立我国对吉尔吉斯人的统治，用甜言蜜语和迷人的许诺把俄国的吉尔吉斯人引诱到他们那里去。边界纠纷从未停止过。就在1863年，我们的一个军官安东诺夫中尉在5月31日被以谈判为名骗到中国军营遭到杀害以后，这些纠纷竟发展成为我们边防部队和一群群中国的索伦人、卡尔梅克人和服劳役的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与此同时，我国驻伊犁领事官由于遭受满清政府的各种排挤和挑剔，害怕中国官吏煽动平民寻衅闹事，于1863年6月21日撤离贸易圈。我们在伊犁的贸易

① 音译。——译者

② 从最低一级九品顶戴起，其帽顶圆珠顺序排列如下：银白色的，金黄色有花纹的，素金黄色的，白顶无光泽佩带蓝色花翎，白水晶的，蓝色无光的，蓝翡石配带孔雀花翎，红珊瑚色的及最后最高级的一品顶戴红色发光或红水晶的。每一品顶戴是与衣服上的花纹相称的，而武官与文官又有所不同。武官的花纹是猛兽，如：犀牛、海豹、熊、雪豹、虎、豹、狮和麒麟。文官的花纹是飞禽，如：锦鸟、鹌鹑、鸭、白鹭、白雉、野鹅、孔雀、金雉和仙鹤。

权利比浩罕人得到的优惠条件差得多。往往我国商人不得不忍受妄自尊大的满族官员的吹毛求疵的态度，甚至我们的官方代表也受到中国繁琐礼节的侮辱和狡猾奸诈、诡计多端的中国政策的欺骗。

关于边界的争端，在1862年和1863年两次未能取得任何结果的全权代表会议后，也还发生过。1864年9月25日签订的《塔城议定书》[1]终于使争端未再发生，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东干人暴动的成功以及中国人担心会引起其强邻对他采取不友好态度的缘故，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国人尚指望于这位强邻对他的支持。

中国西部的满人由于处在孤立无援的绝望境地而软化了。1864年，伊犁将军竟然忘记一年前对我们的背信弃义行为，以中俄间过去的友谊为由，请求俄国边防当局予以援助。

根据我们的看法，这种友谊并不那么亲密，我们不值得为这种友谊去分担那些数不胜数的困难，因此，第一次的和1865年、1866年中国人接二连三的请援要求都遭到了拒绝。

俄国决意坚持不干涉的原则，严格遵守与中国缔结的各项条约，并认为中国政府自己能够镇压暴动。被包围在伊犁城的中国人指望获得我们的武装支援，未果，又请求供应粮食，但运输粮食就必须派部队护送，因此同样遭到了拒绝。我们似乎并不相信中国人会饿死，认为请运粮食是企图引诱我们派遣少量部队前往伊犁，我部队迫于形势出于无奈势必要打击塔兰奇人。不幸的中国人面临着不光采的死亡，威胁他们的不只是饥饿，还有残忍无情的敌人的血腥屠杀……

伊犁将军决定爆炸自焚，并在1866年2月23日这样做了！在暴动者的打击下，伊犁居民死亡近十七万五千人。

---

① 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译者

闲居在维尔纳的我国前领事官帕弗利诺夫和一些中国官吏曾指责我国蓄意用不干涉政策赞助穆斯林的暴动，甚至纵容他们在维尔纳城贩卖中国俘虏……

经过周密的调查表明，原来有些被俘的中国妇女确实由萨尔特人从吉尔吉斯人和东干人那里替她们赎身并娶为妻室了。实际上赎身与购买本是一回事，但在帕弗利诺夫和中国官吏的要求下，将这些妇女从买主手中要回了，以后，她们中间的大部分人乘中国守卫人员的麻痹大意之际又跑回萨尔特丈夫家中。

我们不干涉伊犁事务，同时自己也必须管束我国野蛮的吉尔吉斯臣民，不要他们参与其事。因此为了阻止他们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抢掠，我国政府第一禁止中国的暴动者进入我国境内，第二采取措施切断暴动者和吉尔吉斯人的任何往来。

我们的部队只是夏季在边界驻防，1864 年底至 1865 年初的冬季，所有在边界附近游牧的吉尔吉斯人乘我们的部队不驻防之际，和叛乱者联合起来了。1865 年春季我们迅速派出了部队，才阻止了其余的吉尔吉斯人大批地进入中国境内。

但其中很多人不愿失去到汉人和卡尔梅克人那里去发财的机会，他们成群结队地从遥远的地方（例如从楚河彼岸）前往特克斯河和伊犁河一带，在人迹罕至的山谷中、阴暗的荒野密林里去寻找不幸的卡尔梅克人。

1864 年 12 月初，多金人、谢基兹萨连人和萨雷巴格希人将苏木拜的佛教寺院抢劫一空，该寺院位于注入特克斯河的苏木拜河上。其庙宇及禅房均被烧毁，金、银、铜铸的佛像全被抢走，石膏佛像被打得粉碎，寺院里的人被打死或赶跑。数日后到该地的人所见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和近三十个濒于死亡的受伤挨饿的老年妇女。我国政府严加追查抢犯，强迫他们退还所抢劫的牲畜。多金人退还给卡尔梅克人的仅牲畜一项就有六万八千一百头，可见抢

11 劫规模之大，但事情到此并未完结，直到1869年他们又根据新提出来的要求如数赔偿了损失。

塞米巴拉金斯克省和叛乱地区相连的边界有一千五百俄里，因而该省的处境异常困难。数量不多的部队驻守在如此广大地区的四个地点（乌尔扎尔、科克苏、阿克苏、春济），无力监视分散的一伙一伙的人的活动，只能采取各种措施稳住我国境内的吉尔吉斯人。可疑的乡受到了严厉的监视，被迁往远离边界线的地区，并扣留人质以确保他们不能逾矩；将机警能干的密探分派在全省各地，让他们及时上报吉尔吉斯人的动向；以恩威并济的手段使吉尔吉斯人中有影响的人物倾向于我方。凡此种种措施都是很必要的，因按两国条约规定，我们不能越界在中国境内对吉尔吉斯人实行监视，尽管中国人劝说我们不必如此拘泥，但我们始终严格恪守着条约的规定……

中国不履行条约所规定的对我们承担的义务，他们不引渡越境者和逃犯。我们仍然认为自己无权违背在中国强盛时同它签订的条约。我们对于各地区骚乱的事态发展应当静观一段时间，尽管这样对于我们的利益有所损害。这种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使暴动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损害了中国在准噶尔和喀什噶尔的事业，也损害了我们自己在这些地区的贸易。对我们来说，在毗邻的地区出现一个不安分的带着宗教狂热的伊斯兰教国家，无论如何是不利的，宁可让这些动荡的地区仍然隶属中国。中国虽然有时也颇固执，却愿意安宁。对于我们，暴动的结果有四：（1）破坏了我们在伊犁和塔城的领事馆和贸易圈；（2）彻底断绝了商业周转已相当发展的贸易；（3）大批侨民涌入我国境内；（4）边界经常处于不安宁状态和我国属民遭受侵袭。

叛乱者中首先试图和我们建立关系的是塔城的东干人。1865年1月15日塔城发生暴动并对该城及其附近的中国人进行屠杀后，

暴动首领、塔城的伊马木[1]立即通知暴动当日逃走的副领事官瓦尔杜金说，我们的贸易圈处于东干人保护之下，未受触动；因此伊马木请他返塔，并表示愿意继续与我通商，保持睦邻关系。对该通知以及伊马木后来几次来函均未给予答复，因为我国政府当时不 12
能和占据着距我边界十八俄里的友邦城镇的叛变者建立联系。这些尝试遭到断然拒绝以及派往我国吉尔吉斯人那里的东干人被捕的事实使他们相信，我们对他们是怀有敌意的。担心自己命运的东干人，在中国人散布的俄国将要出兵参预平叛的流言蜚语的影响下，决定放弃塔城，转移到乌鲁木齐附近。1866 年 6 月末，他们携家带产真的撤离塔城，和同盟的吉尔吉斯人拜旨纪特部族、柯扎衣部族、图尔图古尔部族等迁居到玛纳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名为奎屯的村庄。在此以前卡尔梅克人就到了巴尔雷托戈伊，后来听到塔城被占又向远处移动了。因而我们靠近塔城的边界和玛纳斯之间近四百五十俄里的广大地带完全成了无人区，我们在这里和东干人的一切往来以及冲突摩擦也就终止。

与东干人联合的拜旨纪特人(近一千五百帐户)由于缺乏游牧地区，并时常受到中国人的侵袭，被迫于 1869 年秋从玛纳斯返回七河省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省。那些中国人是在东干人暴动后逃往依连哈比朵山区的，藏在那儿的人迹罕至之处。

东干人在西部地区的暴动发出了反对中国人的信号，他们在战斗中显得勇敢善战和精力充沛，每年多次进军攻打中国管辖的城市(哈密和巴里坤)，以支援中国内地的同族人，但最后阿古柏伯克将他们赶出东土耳其斯坦，而在伊犁却是塔兰奇人占了上风。1870 年东干人占领了属于阿古柏伯克的喀喇萨尔、库车二城，从而挑起了东干人和喀什噶尔之间的激烈争斗，最后东干人失利，丢弃了一些城市。

① 即伊斯兰教宗教领袖。

中国政府开始拟定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利用边区居民的种族仇视，从后方经科布多包围暴动者，同时调动军队从正面向巴里坤进军。这一迂回任务交给卡尔梅克人完成，卡尔梅克人的呼图克图[1]察罕格根真的击溃了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接着于
13 1865年越入我境在乌尔扎尔城附近进行劫掠。1867年察罕格根又一次侵犯了我国边界；他提出了越过边界去接受那些流迁到黑额尔齐斯河[2]地区的人的要求，但未经同意即擅越了国界并对科克佩克州的拜旨纪特人进行了洗劫。

我国政府就这一事件要求中国政府书面道歉、赔偿损失、禁越国界并惩办呼图克图。除惩办呼图克图一项外所有上述要求都已履行。至于惩办呼图克图一事，中国人连想都不敢想。我们也并未坚持，因为遭受侵袭的吉尔吉斯人是自己参加暴乱而招引这伙人入境的，自身受害是应得的惩罚。……卡尔梅克人的侵袭由于没有前线的配合支援，并未取得任何成果，当时捻匪大军已兵临北京城下，中国军队都被牵制到东线去了。

当时，东干人暴动已进入了新的阶段：种地的塔兰奇人拥有大量粮食，其中大部分是从被他们消灭的中国人所有者手中获得的，东干人要求共分这批粮食，这个要求遭到塔兰奇人的拒绝，因而导致了分裂和内讧。塔兰奇人对托古斯塔柳[3]的卡尔梅克人的三个苏木（一个苏木有一万帐户）进行了抢劫，所得财物同样拒绝共分，塔兰奇人对俄国人的敌视行动也很不合东干人的心意。凡此种种是引起他们互相仇视的另一些原因。

以受过中国教育而自傲的东干人声言自己有管辖所占地区的权利，而刚从苦役中解放出来的塔兰奇人也不甘心再次屈居人下，他们认为斗争不是为了换副锁链，换个主人。塔兰奇人在伊犁依

① 喇嘛教中神的化身即活佛，现在只有五名。
② 又叫喀喇额尔齐斯河。——译者
③ 现新疆巩留县。——译者

仗自己人数比东干人众多的优势，在巴彦岱打败并屠杀了大部分东干人。只有少数东干人翻越塔勒奇山口逃往乌鲁木齐。1867年2月中，一批数达五百人的东干人从乌鲁木齐来到伊犁，托称前来祝贺从中国的统治下获得解放。但塔兰奇人怀疑有某种奸计，为防止上当受骗，他们采取了简单果敢的办法：将该五百人尽数杀掉，无一幸免！

同年5月，有两千东干人前来报仇，但一半人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牺牲了。不过内讧却从此中止。吉尔吉斯人抢够了各种财物，为了避免和自己的同盟者东干人瓜分所获，于是到草原游牧去了，其中一部分人迫于卡尔梅克人的追击，又从游牧地区向西西伯利亚境内逃生。

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吉尔吉斯人的首领司迪克企图占领喀什噶尔，曾请求浩罕汗国统治者阿利姆库尔派一和卓前来，以便借和卓之名将一部分喀什噶尔人引诱到自己这一边来。

就阿利姆库尔来讲，他自己也想利用喀什噶尔的混乱局面，便把阿古柏伯克派往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曾是勃拉拉姆贝格未能攻下的阿克麦切季要塞的司令官。张格尔的后代——一个和卓也随派前去。在浩罕为阿古柏伯克筹募了护卫队，并决定重建以随后派去的布素鲁克汗为首的和卓政府。这些追求王位的野心家于1864年末从塔什干启程。

然而，护卫队的人数并不多：越过浩罕边界的只有六十八个人！但在和卓的名义下那里所有的大门都敞开了。1865年初布素鲁克汗在喀什噶尔定居下来，他把统治大权交给了阿古柏伯克。阿古柏伯克留用了大部分原有的官吏，使他们在安集延人的监督下进行工作。2月初从塔什干阿利姆库尔那里派来一小批人，带来伊坎城下战胜谢罗夫哥萨克连的捷报和四十个哥萨克的首级……集市那天将这些战利品展出示众，引起了人们的狂欢。这一

举动对阿古柏伯克取得初步成效帮助很大。

阿古柏伯克以僭王的名义，很快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久便将和卓本人抛在一旁。和卓自己愚蠢无知，贪图玩乐，身居高位而软弱无能，很快失去了自己的作用。但阿古柏伯克还需要他的旗号，因此在一切远征行动中都将他带在身旁。

梦想假借布素鲁克和卓的名义独揽大权抢掠发财的司迪克离开了喀什噶尔，占据法拉什，与巴达克山人建立了联系，自立为汗王。阿古柏伯克很快便招募了四千步兵和四百骑兵前去攻打司迪克。攻占了法拉什，吉尔吉斯人离此而逃。第二天仇人们在旷野中相遇，以决斗解决纠纷。吉尔吉斯的巨人被浩罕勇士打败，于是吉尔吉斯人逃走了。6月初，经过四十天包围的英吉沙尔① 的新城陷落，也就是建在离城数百步的城寨陷落了。两千名中国人被
15 残酷屠杀，二百五十人被俘。阿古柏伯克将其中一百人及四十支要塞用枪(蒂富枪)，一百个银元宝(合17,200卢布)，十名美女，五十套绸缎鞍褥等做为献给阿利姆库尔的礼物。阿利姆·库尔在塔什干城下同俄罗斯人作战时阵亡了，因而他生前并未见到这些礼物。率众前往支援阿利姆库尔的安集延和马尔格兰的伯克们本来佯称有病，行动迟缓，渡过奇尔奇克河后，一听到阿利姆库尔已死，他们的病转眼就好了，马上前往托依提尤别去整顿残部，确定别格·穆罕默德为统治者，接着便开往携带美女和礼物前来的阿古柏伯克的使者居住地季利亚乌，他们毫不客气地将礼物瓜分了。

1865年9月，由于城防司令官何大老爷② 的叛变，喀什噶尔的新城即疏勒失陷，参赞大臣张泰③ 点燃府宅与眷属亲信同归于

---

① 现新疆英吉沙。——译者

② 音译。按我国史料应是何步云。——译者

③ 音译。按我国史料应是奎英。——译者

尽。尽管有保证城防军生命安全的许诺，屠杀抢掠仍持续了八天之久，三千户人加入了伊斯兰教才得以保存了生命。在进军叶尔羌的时候，布素鲁克在为他效劳的司迪克的帮助下得以逃脱出来。

谋杀阿古柏伯克未遂是促使他出逃的近因。他利用阿古柏伯克离营外出与叶尔羌的东干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机会，劝诱司迪克留在兵营对付阿古柏，而自己则同浩罕汗国前统治者别格·穆罕默德率领两千名吉尔吉斯人驰往喀什噶尔。所有这些人都想充当主角……他们占领了喀什噶尔的疏勒，但没有被放入喀什噶尔城，却遭到枪击。阿古柏伯克闻讯追击逃跑者，在途中获悉，他已被宣布为叛逆者，代替他的是别格·穆罕默德。返回喀什噶尔受到喀什噶尔人民和宗教人士隆重欢迎的阿古柏伯克立另一和卓即布素鲁克之弟埃尚汗为汗王，通称丘里亚卡梁，即主要的王公之意。接着将布素鲁克围困在疏勒。围到第十七天，别格·穆罕默德带着十七个人离开布素鲁克，逃往马尔格兰，投靠浩罕汗王胡多亚尔的弟弟。胡多亚尔获悉后，下令将这十八个人处死。围困到第四十天，阿古柏伯克因与布素鲁克汗身边的吉尔吉斯人的秘密勾结而攻占了疏勒，将布素鲁克监禁起来。不久新汗王丘里亚卡梁死去。于是在监禁中的布素鲁克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阿古柏将其遣往英吉沙尔，一年半后，送往麦加朝圣，但他转道去巴达克山，经布哈拉，于1869年潜入浩罕，依附于胡多亚尔汗。这样一来，阿古柏伯克就成了中国土耳其斯坦，即喀什噶尔地区的全权统治者。 16

阿古柏伯克在自己统属的地区中建立了一定的秩序，组成了一支还算不错的军队，对于不满分子不问所属阶层和民族一律严加镇压，这样他就赢得了阿塔勒克哈孜的声誉(即公正者和征服者之意)。在中国西部经过革命后建立的所有政府中只有喀什噶尔这个政府是稳固的，寿命比较长，其余那些都被内讧搞得精疲力

竭，最终在二十年后中国军队一出现，都不堪一击地垮台了。

这样，从前的伊犁将军府辖区分成了以下四个部分：(1) 天山南路各城市承认了阿古柏伯克的政权；(2) 乌鲁木齐、玛纳斯及天山山脉两侧附近各地掌握在东干人手中；(3)塔城地区即塔尔巴哈台掌握在卡尔梅克人手中；(4)伊犁城及伊犁全境成为充军服苦役的塔兰奇人的辖地，从而塔兰奇人成了我们最近的邻人；事实上塔城和库尔喀喇乌苏这样一些城镇及其附近地区，在 1872 年以前，由于伤寒病疫流行，人室已迁徙一空，长期成为野兽出没之地，它们在惨遭杀害的人的尸体中觅得了丰富的食物。

在我们眼前表演的将我们的中国邻居推到千余俄里之外的流血悲剧就这样结束了。形成了一道活的长城，把我们和同我们有二百多年和平睦邻关系的中华帝国长久地分隔开来。

东干人被塔兰奇人排挤出伊犁地区，辽阔的荒无人烟的地区将他们和我国属地分隔开来，因而我们和东干人没有发生任何关系，而和伊犁以及喀什噶尔经常发生冲突。塔兰奇人在伊犁巩固了政权，从自己的首领中选出阿比利·奥格利亚为苏丹，非军事事务的首领是塔兰奇人最高的宗教人士阿利姆·阿洪，埃米尔掌管城防。军队拥有足够的中国枪支和抬炮，但火药的数量很少，因而射击武器很少使用，只是在非常的情况下才能动用。

东干人在惨遭破坏的乌鲁木齐城忍饥挨饿，不得不抑制自己的傲气，投靠从汉人手中夺得粮食而富裕起来的前充军罪犯塔兰奇人，将自己置于从属地位。当时喀什噶尔几乎全部归阿古柏伯
17 克管辖。在我国政府完全不愿和中国臣民中的叛乱者发生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和我们的近邻塔兰奇人及其同盟者吉尔吉斯人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断绝伊犁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我国的吉尔吉斯人之间的往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和伊犁的边界线延伸在广阔的平原上，在这漫长的边界线上我们只在博罗胡吉

尔[1]驻扎着由一个或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一支小部队。

其结果是从东干人暴动时起，广阔的边界地区经常处于动荡和混乱不安之中，在邻近伊犁地区的边界线上抢掠牲畜的活动以至吉尔吉斯人的换地游牧更是屡见不鲜，甚至科帕尔和维尔纳之间的交通线在一个时期内也不完全安全。在国外的抢掠牲畜的盗匪引诱下，我国属民吉尔吉斯人中的抢掠牲畜盗匪的胆量越来越大，他们甚至伙同伊犁骑马前来的盗匪在我国境内进行掠劫。邻近伊犁边境的广大地区这种经常混乱不安的局面必须加以制止，尤其是塔兰奇人很需要吉尔吉斯人的支持，他们散发传单，竭力鼓吹反对异教徒的圣战，以此劝诱吉尔吉斯人站到自己这一方面，从而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敌对起来。我们对越界入我境内的索伦人和锡伯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中国人又散布我国出兵镇压叛乱的谣言，所有这一切使叛乱者恐惧我们，并对我们产生了敌对情绪，虽然当时他们努力克制自己，谨慎行事，以免为我国出兵造成借口。因此在暴动初期，他们尽一切可能阻止其同盟者吉尔吉斯人在我境内进行抢掠活动。但在伊犁陷落后，叛乱者认为自己成了中国所有土地的继承人，声言自己有权保卫这些土地，免遭我国的侵犯。于是在攻占伊犁的同时，一个塔兰奇的尚别利[2]写信给我国驻春济部队的长官，询问我们驻扎军队的目的。对该信没有给予答复。自1867年初我们派博罗胡吉尔的部队掩护从图尔根迁来我国的索伦人而发生冲突后，直到1869年，我们和塔兰奇人断绝了一切联系。塔兰奇人经常注意防止发生任何不睦的敌对事件：1868年9月当他们听到流传的他们企图派四万人进攻阿拉木图，即维尔纳的消息时，就立即通过吉尔吉斯人的苏丹铁色克告知我边防当局

① 又叫博罗呼济尔。——译者

② 地区的长官。

18 说，该消息纯属造谣并表示愿与我们和睦相处。

从 1868 年起，特别是在 1869 年，吉尔吉斯人流徙到我国境内的日益增多。他们已无物可抢，而且已抢掠到手之物也还不得不让东干人和塔兰奇人拿走，因为东干人和塔兰奇人时常袭击他们，夺去一部分掳获物。此外，卡尔梅克人的呼图克图也扬言还要侵袭他们……部分进入我境内游牧的人请求我国接纳他们为臣民，另一部分则寻找临时避难所，例如：柯扎依人蛮横无理地不仅抢掠吉尔吉斯人的，甚至还掠劫哥萨克的马匹和官马。因此，我们发给谢尔基奥波利① 县边境地带居民和退役哥萨克每人旧枪一支，子弹十发，用以自卫。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1869 年 3 月。此后，因伊犁苏丹派遣的两个使者的到来，开始了七河省省长与伊犁苏丹之间的经常交往。苏丹在使者带来的 3 月 7 日的信函中表达了自己的友好意愿，并请求寻找我国吉尔吉斯人自 1866 年到 1868 年从他的属民手中抢去的各种牲畜。为了利用这个机会恢复邻近伊犁的边界地区的秩序和安全，我边防当局在致苏丹的复函中表示了我们爱好和平的意愿，请苏丹采取措施制止他的属民吉尔吉斯人的抢掠活动，并告知苏丹说，我方将尽一切努力制止抢掠牲畜的活动。7 月间，苏丹又派第二个使团前来维尔纳，但还未到达边界线，在途中就遭到了抢劫。抢劫者原来是我国的吉尔吉斯人，被查获后，所抢财物悉数退还。

尽管有上述往来，我国境内的掠劫活动有增无减，日益频繁，甚至还扩大到驿路上去了。9 月间，国外抢掠牲畜的柯扎依人胆大妄为到了极点，他们在距列普辛斯克镇十五俄里处将西伯利亚第一骑炮连的马群抢走。为了惩罚他们，10 月间哥萨克中校格拉瓦茨基奉命率领一支部队包括四个哥萨克连和三十名炮兵从列普辛

① 今苏联阿亚古斯。——译者

斯克镇出发。他们从柯扎依人手中夺回各种牲畜两万多头。同时出动的还有博罗胡吉尔的一支部队，其中有六十七名步兵、一百零四名骑兵和两门大炮。他们一直推进到马扎尔(即库尔加什)，从吉尔吉斯人手中夺回五千只羊。这两次远征促使伊犁又派出了新的使团，于11月初到达维尔纳。塔兰奇苏丹对进攻柯扎依人表示 19
抗议，并请求将抢来的牲畜归还吉尔吉斯人。给以否定的答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夺取他们的牲畜是对经常在我境内进行掠劫的吉尔吉斯人的唯一严厉的惩罚手段。为了保障我国广大边境地区的安全，除制止抢掠牲畜的盗匪活动外，还必须索还我国的逃民和逃犯，因此向苏丹提出将不久前出境游牧的乡长阿利姆伯克连同三十户多金人交回。第三点要求就是同暴动前一样，准许我们的商人自由出入伊犁。

同时，柯扎依人想出了另一种索还牲畜的办法：六千帐户前来表示归顺，请求接受他们为俄国属民。当时塔兰奇人和苏万部落的吉尔吉斯人共两千人掠夺了他们，抢走了四万只羊和两千匹马。柯扎依人开始追赶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国境。1870年1月间又收到了伊犁掌权者提出的一份冗长的从1867年起在他们境内抢劫的清单，苏丹并建议举办一次双方管辖的吉尔吉斯人调解法官会审法庭会议①，以便清理双方互相抢掠牲畜的事件。这个建议我们是不能接受的，一方面类似这种调解法官会审法庭必须准许我国逃出的吉尔吉斯人参加，另一方面吉尔吉斯人之间长年累月的抢劫案是一些错综复杂的陈年老帐，这样的调解法官会审法庭未必能清算得一清二楚。

5月底和6月初，设在特克斯的塔兰奇哨所袭击了我们正在狩鹿的五个吉尔吉斯人，打死一人，俘虏三人。就此事件科尔帕科

① 史书上称为司牙孜制度，即在中国西北地区，中俄双方会同审理边境人民互控案件的一种特别制度。——译者

夫斯基将七河省公署的一名翻译官派往伊犁向苏丹提出了四点要求:(1)惩办罪犯;(2)给一个冻坏双手的猎户发放恤金;(3)送还俘虏;(4)引渡从我国逃出的吉尔吉斯人。

苏丹答复说,没有听到有关袭击猎人之事,因此首先必须进行调查。至于引渡逃民一事,按伊斯兰教法典规定,是不许引渡客人的。于是考夫曼总督函令科尔帕科夫斯基迅即出动天山部队越境占领阿尔蒂沙尔和伊犁之间的天山唯一通道木扎特山隘。此举一方面保证了特克斯河一带边界的安全,同时又切断了喀什噶尔统治者阿古柏伯克直达伊犁的通路,而占领伊犁则是阿古柏伯克渴望已久的事了。

这一措施之显得更为重要还因当时阿古柏伯克已经开始攻打东干人,占领了包括喀喇萨尔和吐鲁番在内的一些城市。

除天山部队占守木扎特山口外,又在天山和阿拉套山之间二百五十俄里的地带派驻了博罗胡吉尔部队和春济部队,后一部队是从 1871 年春季出动的。

伊犁苏丹在上述复信中,以各种空洞的借口不同意我国船只沿伊犁河上驶,收购和运输煤炭、粮食和木材,说什么矿井已遭破坏,煤炭仅够自己需用,以前没有运出的先例,最后说这样做并非百姓所愿。

1870 年 8 月底,占领木扎特山口才迫使苏丹改变了腔调,他于 9 月底匆匆忙忙释放了被捕的两名猎户。苏丹对占领木扎特一事提出了抗议,并称该地属塔兰奇人所有,他们将被迫派遣自己的军队驻扎该地区,因此要求撤回我方部队以免发生冲突。但他的抗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科尔帕科夫斯基提醒苏丹关于拒绝交回我国逃民一事,并要求释放第三名猎户,同时提出警告,如果将塔兰奇部队派往木扎特,则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双方的冲突。苏丹并未被吓倒,10 月间以迎接来自喀什噶尔的重要官员为借口仍然派出

塔兰奇边防部队的骑兵侦察班去木扎特。该骑兵侦察班被我们的天山部队解除了武装，此后，塔兰奇再未提过索还木扎特的事了。

总之，我边防当局与伊犁掌权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并未取得任何有益的结果，我们的主要要求是：惩办特别重大的抢劫犯，引渡逃民，和伊犁自由贸易。对这些要求，苏丹或置之不理或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而我们却根据苏丹的要求处理了所有的问题：出境抢劫的罪犯已经捕获法办；抢劫的赃物已被没收退还；制止我国吉尔吉斯人秘密越境抢劫的措施业已付诸实行；纵容抢掠牲畜盗匪活动的边界地方官员已被查明撤换。这样一来，国际间相互效力 21
的原则已不复存在。因此，我们认为在采取反苏丹的任何彻底措施以前，边界上采取行动是最好的办法，就好象这个苏丹政权完全不存在似的。

为了俄国的利益，恢复中国的合法政权是我们最好的愿望。如果在暴动初期我们的不干涉政策曾经有过某种似乎正当的依据，譬如按塔城条约①规定甚至不准个别的哥萨克和个别士兵越界，那么现在显而易见在中国政府对暴动者无能为力的时刻，我们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应当帮助中国。帮助中国是出于对我们需要进行贸易的考虑，出于对边境地区居民安宁以及最后对我国政治作用的考虑。1870 年初同中国使臣博勒林甘和齐、宋等三人②在彼得堡进行谈判，关于我国参予平息塔兰奇人和东干人的问题未获任何肯定的结果，但中国使臣对此并未感到吃惊，而是装得不甚介意，显然，他们对此是赞同的，只是有碍中华大帝国的体面难于说出口而已……

这样，问题就只能取决于我们慷慨助人的善良心地了……其时，我们边界地带的掠劫活动仍未停止。8 月间，一伙我们的和伊

① 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译者

② 按原文音译。——译者

犁的吉尔吉斯人手持武器在驿路上袭击了过路的科帕尔县县长的主要副手兹多连科少校，兹多连科受重伤十五处，被抢走大量钱财，当日，这伙匪徒又将驿站洗劫一空，抢走了十五匹马。

混乱的原因是由于塔兰奇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个政府即使要讨好我们，它也无力制止自己臣民的抢劫，更不能严惩他们。混乱的原因也由于苏丹本人在平时纵容他们。伊犁河左岸塔兰奇领地边防部队长官托库来克千户长的名字几乎在所有掠劫活动中都可见到。

22 9月12日，给巴克图部队建造营房运输木材的车队出巴尔鲁克山时因雾大迷了路。前去寻路的下士和哥萨克士兵在距车队几俄里处突然遭到一伙抢掠牲畜的吉尔吉斯人的袭击，他们被抓走，受到了殴打，夺走两支枪，两匹马及所有衣服，到9月15日放出。他们步行回到等待他们的车队所在地后，同返部队。

为了追击和惩罚抢掠牲畜的盗匪我们的部队派出了波波夫中尉，随带哥萨克十五名。他们又于9月18日拂晓遭到了一批六十人的盗匪的突然袭击。但盗匪被击退，还被击毙一人。

18和19两日，波波夫追击抢掠牲畜的盗匪，但未追及。20日因气候恶劣而返回部队。

七河省军队司令官去天山部队巡查期间了解到参与袭击兹多连科少校的一些伊犁吉尔吉斯人的名字后，于11月23日致函伊犁苏丹要求查缉所指出的盗匪并退还所抢的兹多连科的财物。苏丹复函称，克里木库尔及其同伙已被逮捕，所抢驿站的马匹已被追回。苏丹请求寄来马匹毛色特征及所抢财物清单以便继续追缉。但对引渡盗匪一事却避而不谈。

为了查明我们的吉尔吉斯人中谁参与了袭击兹多连科少校的事件，为了迫使苏丹认真追查被抢财物，科尔帕科夫斯基认为必须派遣省法院院长奇斯托波利斯基前往伊犁就地进行侦查，而为了

补充我们了解甚少的、有关伊犁地区的情报，又派遣参谋总部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随同奇斯托波利斯基前往。他除上述任务外，还须单独与苏丹会谈边界事务，力促苏丹履行我们在各个时期对他提出的各种要求：引渡袭击兹多连科少校的罪犯；引渡从科帕尔拘留所逃走的吉尔吉斯人；允许我国商人在伊犁地区自由进行贸易；最后取消对伊犁河上游地区盛产的粮食、稻米、煤炭出口的禁令。虽然苏丹在谈判时允诺履行我们提出的很多要求，但这次出使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譬如他答应引渡袭击兹多连科少校的参与者，后来并没有执行。我方提出的其他要求也同样一个也没有兑现。使者返回维尔纳后，苏丹在来函中甚至要求我方撤走驻扎在乌尔坚木扎特河即特克斯河谷的天山部队，否则将以武力赶走相威胁。

冯·考夫曼将军得到这个报告后，认为塔兰奇苏丹的狡诈行 23
动以及对天山部队的威吓手段，可能引起冲突，但在这种情况下，遵奉皇帝的旨意还不认为可以下令去占领伊犁。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就是当塔兰奇军队首先采取军事行动反对我边防部队时，则授命科尔帕科夫斯基，不要只限于消极防御，应采取进攻行动，以惩罚塔兰奇人，迫使苏丹尊重俄国政权和俄国武力，但在这一行动中，要注意对东干人居民尽可能地加以宽恕，因为一切情况表明，东干人不仅对我们不怀敌意，而且准备和我们和平交往。

同时还奉命，一旦占领伊犁，将扶持东干人或卡尔梅克人，以贬低塔兰奇人的作用，为此就必须册立上述民族中的某个代表人物为苏丹或汗王。

1869—1870 年冬季从国外进入我国境内的柯扎依人已被安置在沿边境地区卡拉加奇一带，1870 年 12 月末他们因缺少空旷草场，企图远离边界游牧。途中，他们洗劫了吉尔吉斯人其他部族的一些阿乌尔。为了追赶这伙柯扎依人，塔尔巴哈台南路部队长官率领一个哥萨克侦察班于 12 月 25 日出发。他们在卡拉加奇

只见到一些有声望的柯扎依人，就把他们带回部队。又派波波夫中尉率领一队哥萨克骑兵前去追回其余的人，他们追回了一半逃跑的人，即约有四百帐户。柯扎依人在出逃以前有过两次大规模抢掠牲畜的活动：一次在谢尔基奥波利县掠走吉尔吉斯人的一千只羊，另一次是在斋桑哨卡附近抢走了吉尔吉斯人的七百匹马。牧场的缺乏，留在伊犁领地的同族人的引诱以及塔兰奇人的挑拨，这些就是导致柯扎依人迁徙游牧的原因。塔兰奇人于1月10日从伊犁城派出了自己的部队来保护离开我们迁徙游牧的柯扎依人。我们为了使抓住的柯扎依人留下来，从中扣留了人质，于开春前将人质送往谢尔基奥波利。①

24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我方决定开春后向柯扎依人游牧的中心区博尔塔拉河或赛里木湖谷地一带派遣一支部队。

考利巴尔斯男爵出使归来后，伊犁苏丹与科尔帕科夫斯基继续有信函往来，但同往常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伊犁苏丹对我方要求仍然是支吾搪塞，避不作答。

① 扣押人质也是向柯扎依人索还抢掠牲畜的赃物所必需的，柯扎依人在不同时期内对斋桑哨卡附近的吉尔吉斯人进行过多次掠劫，抢走了两千多匹马。

第 二 章

我国边境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兰奇人的联系。乡长塔扎别克准尉的出逃。哥萨克大尉格拉西莫夫的追捕。伊犁苏丹对塔扎别克的支持。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采取的措施。侦察通往汗国的所有道路。博罗胡吉尔部队向马扎尔城的进军。5月8日克特缅附近的战斗。米哈洛夫斯基上校从春济向克特缅山口进军。巴利茨基少校从博罗胡吉尔向阿克肯特进军。米哈洛夫斯基的粗心大意和5月31日晚克特缅附近的战斗。6月3日和4日阿克肯特附近的小战斗。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到达部队。

1871年初春，由于维尔纳县东部吉尔吉斯人中发生骚动，为了保卫我国边界，在春济地区建立了新的观察哨卡（由博罗胡吉尔部队组成）。我们对边境地区吉尔吉斯人的统属地位总是很不牢靠，因为他们在伊犁境内有自己的同族人，而伊犁政府又经常唆使吉尔吉斯人迁移游牧地区并拒绝引渡逃亡者。边境地区任何一个吉尔吉斯人，当他不愿偿还债务或违犯我国法律的时候，很容易逃出国境，而那边的塔兰奇人也亲切接待逃来的同教人。伊犁苏丹也意识到这种行为会迫使俄国人采取坚决的行动，但又不敢违背他周围的宗教狂热者的意愿和同情心去行事。

三月间，我们得到了维尔纳县内一些边界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与伊犁苏丹秘密联系的情报。情报中多次提到克特缅乡乡长江谢尔克和伊犁似乎有秘密联系。维尔纳县县长曾对江谢尔克的有关秘密联系问题进行了严厉的审讯。这一事件还未来得及完全查

明，又得到消息说，塔扎别克准尉与伊犁联系叛变并企图离开俄国领土前去游牧。于是又派遣维尔纳县县长的主要副手哥萨克大尉格拉西莫夫前去逮捕和审讯塔扎别克，并阻止吉尔吉斯人的迁移游牧。

4月12日，格拉西莫夫来到阿克托盖地带后查明，塔扎别克
26 确实给伊犁苏丹写过信，准备出逃游牧。其原因是害怕承担两宗刑事案件(凶杀案)的责任。塔扎别克的亲属是被告，当要求交出被告时，塔扎别克起先回答说，他们已死，他的儿子为此发了誓。但后来发现罪犯并没有死，而是被塔扎别克藏匿了起来，而且他本人也参加了犯罪活动。塔扎别克的出逃也可能受了撤销他梅尔卡乡乡长职务(1870年9月间)的影响。所以撤掉他的职务是由于他纵容属下的吉尔吉斯人在塔兰奇境内进行抢掠牲畜的活动。为了抢掠活动伊犁苏丹经常向我方提出申诉。

塔扎别克·布苏尔曼诺夫就其在部族中的地位看，是最有势力的阿德班部族中布祖姆分支的一个首领。他相当聪明，为人狡猾奸诈，在吉尔吉斯人的阿德班部族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从前他的势力非常强大，因而敢于和大苏丹铁色克闹对立。他一向担负着受人尊敬的比伊和乡长职务。塔扎别克总想恢复自己的权力，但在1871—1873年的这届选举中他落选了，毫无疑问这也是他向伊犁境内出逃游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在那里他能够完全恢复自己从前在部族中享有的权力。部族中一部分人愿意跟着他走，另一部分人在1865—1867年就已出逃游牧了。

格拉西莫夫了解到塔扎别克身边有武装同谋者，而自己没有武装，因而没有贸然前往塔扎别克所在的阿乌尔。他集合了近百名吉尔吉斯人，同时又要求春济哨卡派来了三十二名哥萨克。塔扎别克对要他前来俄国部队之事支吾搪塞地回答说，他害怕承担责任，还说面见县长主要副手问心有愧。第二次召唤他前来仍未

生效。于是格拉西莫夫便前往塔扎别克所在的阿乌尔。

塔扎别克即以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相迎，他把自己的人马布置在离俄国部队相当远的地方。因天色已晚，格拉西莫夫在阿克托盖河岸的高地驻扎下来过夜。夜间布置了吉尔吉斯人的岗哨和哥萨克的散兵线。

午夜一时，吉尔吉斯人的岗哨向部队报告，发现有准备前来进攻的迹象。塔扎别克的骑手刚一出现，俄国部队中来自阿德班部族各乡的近三百名吉尔吉斯人便上马逃离。塔扎别克的一些骑手立即猛追。逃跑者中阿乌尔的贾库勃身受十三处刀伤和矛伤。塔 27
扎别克的其余匪徒扑向哥萨克，哥萨克进行还击。塔扎别克骑手的三次进攻(骑马进攻或步行进攻)均被击退，我方无任何伤亡。哥萨克一直坚持到天明，其射击虽不猛烈，却从未间断。到早晨，塔扎别克这股匪徒仅剩下一百四十人，便匆忙撤退。格拉西莫夫进入叛乱者的阿乌尔后发现，塔扎别克已开始向春济方向逃跑，扔掉的驮子和牲畜被哥萨克追击时缴获。塔扎别克的一个亲属供称，塔扎别克向苏木拜一带逃去。但俘虏都不敢保证部队能在那里赶上他。事实上格拉西莫夫向苏木拜的进军并未取得成效，而且附近的吉尔吉斯人还盗走了被我们夺回的牲畜，这批牲畜因部队人少无法留人守卫而交给了当地正直的吉尔吉斯人照管。此外，他们还带走了逃跑者的妻室儿女。

格拉西莫夫从苏木拜回来后获悉，与塔扎别克同时逃出国境游牧的还有其他乡的人，如春济乡和捷麦尔列克-库卢托夫乡的人，总共约一千帐户。

在格拉西莫夫追击塔扎别克的同时，春济哨所的哥萨克少尉康佐夫也出动了，以便从北面截断外逃者的道路。康佐夫少尉将哥萨克的两匹病马，还有自己的和哥萨克的财物留给附近游牧的吉尔吉斯人穆拉特保管。春济部队返回后发现，穆拉特已携带交

他保管的所有财物外逃游牧了。

据春济哨所得到的情报，伊犁苏丹曾派一支二百人的部队前来接应塔扎别克。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收到格拉西莫夫的报告后，当即命令，除春济哨卡外，在克特缅地带克特缅山口附近增设一个哨卡，派五十名哥萨克驻守。设置这一哨卡的目的是阻止维尔纳县的吉尔吉斯人沿克特缅大路经伊犁河谷逃往伊犁。在阿克扎尔地带布置了半个哥萨克连，以便保持天山部队和克特缅部队之间的联系。同时向伊犁苏丹提出了立即引渡塔扎别克及与其同逃的吉尔吉斯人的要求，限期七天，即于5月3日以前履行上述要求。为了给上述要求造声势以及在苏丹拒绝要求的情况下以武力追回塔扎别克，科尔帕科夫斯基采取了以下措施：

命令维尔纳县县长日丹·普什金中校率领一支由一百四十名
28 哥萨克组成的部队出境追回迁移外逃的吉尔吉斯人，但行动中必须注意避免与塔兰奇人发生冲突，以免制造任何借口引起敌对行动。为了配合日丹·普什金部队的行动，命令土耳其斯坦第十二边防营第三连从春济天然分界地带沿路开往都本城①。命令天山部队长官从木扎特沿恰尔卡迪苏河谷转向克特缅天然分界地带，并与日丹·普什金部队取得联系，以便在与塔兰奇人发生敌对行动时前往支援。木扎特通道前的天山部队驻地由一个步兵连及从卡拉科尔城调来的半个哥萨克连把守。又命令博罗胡吉尔部队在开始军事行动时向马扎尔城移动，以吸引敌人兵力并等待离开该城的日丹·普什金部队在半途中的行动结果。5月3日是给苏丹限期的最后一天，所有上述部队，即博罗胡吉尔部队、春济部队和克特缅部队都一齐向前推进，进行了侦察后，返回原处。

逃往伊犁的塔扎别克和他带领的吉尔吉斯人受到了苏丹的殷勤接待，塔兰奇人把他们安置在托古斯塔柳地方（在伊犁的东边）

① 又称都奔。——译者

游牧。当时塔兰奇人反对俄国人的种种作为，显然具有挑衅性质。比如，受博罗胡吉尔部队派遣的三名哥萨克骑兵随同哥萨克下士叶列明前去送递武官省长的信函，受到了塔兰奇人的侮辱和威胁。同时发现驻扎在马扎尔的塔兰奇部队的人数大大增加了。所有这一切表明，塔兰奇人将自己的武力调往俄国边界，显然已经采取了敌对的姿态。

5月6日，日丹·普什金部队在克特缅山谷地带进行了侦察。从山口清楚地看到，在克特缅和都本的对面集结了大量的伊犁军队。日丹·普什金得到了塔扎别克已经逃到伊犁游牧的情报，担心再向前进军，会引起和伊犁军队的冲突，于是根据收到的命令停止向前推进，返归博罗胡吉尔部队，该部队当时已从自己以前的阵地开往遭受破坏的中国城市霍尔果斯(距马扎尔有十二俄里)。

如上所述，5月3日博罗胡吉尔部队的一个步兵连，九十名哥萨克带两门大炮，从博罗胡吉尔出动了。中国侨民在部队中充当侦察，工作非常努力。5月5日，部队在已成废墟的中国卡伦阿克肯特附近过夜后，前进了十俄里，发现前方有一群骑马的吉尔吉斯人和塔兰奇人逐渐接近我前卫部队。逐渐增多的塔兰奇人未能 29
阻止我部队前进。他们就在我们的前面，逐渐后退，一直退到霍尔果斯城，在这里部队必须渡过与该城同名河流的四条河水横溢的河汊，部队在此过了夜。5月6日，进军途中发现，沿途的水渠都被塔兰奇人截断，在炎热的天气里行军缺水是非常困难的。塔兰奇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力量却在不断增加。部队在距马扎尔约一俄里半的地方过了夜。

7日，密集的骑兵群从马扎尔城和小堡里冲出来，扑向俄国部队。我们的一个连队以散兵线的队形高喊"乌拉"前去迎战，向塔兰奇人冲去，前面的大炮发射出霰弹还击进攻的塔兰奇人。敌人迅速退往城内，放弃了小堡。

博罗胡吉尔部队长官巴利茨基少校派一个步兵排去占领该城四周的果园，另一个排带两门炮越过被放弃的小堡追击败兵，他本人则占领了小堡，结束战斗后，将辎重和伙房安置在小堡内，部队则在城墙脚下过夜。

7、8 两日，部队摧毁了小堡及村镇。在俄国军队到达的前两天，城镇已被居民搬迁一空，在城里只找到数量极少的小麦、面粉和黍米。

8 日，一伙塔兰奇人占据了果园和一些土屋后，又来进攻驻在小堡附近的部队。用步枪射击打退他们的进攻后，巴利茨基派一个连去清除城镇废墟的敌人，当我们的射手一出现，敌人就从这里逃走了。其时塔兰奇人和吉尔吉斯人用尽一切办法断绝部队饮水，所有河流和水渠都被截断，部队确实处于无水的境地。

牧草也非常缺乏，与博罗胡吉尔的交通联系被切断，而塔兰奇人每时每刻都能得到增援。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这支数量不大的部队应该退向我国边界。5 月 9 日，在彻底破坏了马扎尔堡垒后，巴利茨基部队开往已遭破坏的中国城市霍尔果斯（距马扎尔有十二俄里）。途中，部队受到了从四面八方围上前来的敌人的持续不断的进攻。

部队在霍尔果斯宿营后，5 月 10 日整天和包围它的敌人进行对射。当日夜晚十时，塔兰奇人向我军营地发起了总攻，但他们被击退，并遭到了重大损失，遗弃了六支要塞枪和许多小型武器。这
30 一损失迫使塔兰奇人在第二天和我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但是霍尔果斯河大小支流的一切水源被敌人切断以及牧草缺乏的情况迫使部队于 12 日继续撤向阿克肯特。在通往阿克肯特废墟的三十五俄里的路程中，塔兰奇人利用道路两侧的森林、高地、草地以及一切天然掩护物连续不断进攻，使部队无法休息。

在阿克肯特附近，塔兰奇人的进攻停止了。部队在此休息数

日后，返回博罗胡吉尔，该地距阿克肯特四十俄里。博罗胡吉尔部队在同塔兰奇人的七天战斗中，只有三名士兵负伤，无一阵亡①。

在马扎尔城镇附近互相射击的同时，在克特缅山口的边界一带也与塔兰奇人发生了武装冲突。日丹·普什金在恰尔克迪苏河河谷与天山部队第一梯队会合后，前往克特缅山口，在那里通过吉尔吉斯人开始和塔兰奇人进行谈判。对于我方的要求，塔兰奇人和往常一样，支吾搪塞，不作正面答复。

5月7日，叶连斯基中校率领的天山部队的另一个梯队到达该地，叶连斯基中校接受了指挥所有集结在克特缅地区部队的任务。

8日，出现了相当多的塔兰奇人和吉尔吉斯人，他们在克特缅隘口设下了一些鹿寨。叶连斯基决定首先派出一些步兵和哥萨克教导队前去攻占鹿寨。但他们刚进到隘口的入口处，就遇到了猛烈的火力，接着又遭到了敌人优势兵力的攻击。攻占鹿寨未成，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对射。从早晨十时一直持续到中午三时。与此同时，另外一群敌人开始从高处下来包抄我们的部队。叶连斯基迅速将一门大炮调往前沿，几发榴弹便迫使敌人撤离我军阵地前面的山地；同时哥萨克和一些骑马的步兵攀上了山头包抄鹿寨，敌人马上撤离该处。对塔兰奇人进行了可能限度的追击。林木稠密的地带，陡峭崎岖的山岭使我们未能追击到克特缅村。

我们的伤亡：三名士兵阵亡，八人负伤；此外，四匹马被打死。据传，塔兰奇人近三千，他们顽强地坚持，因此伤亡近二百人。由于我们部队的人数不多，通往伊犁河河谷的陡峭崎岖的山路未加整修而非常难行，并且又有人数众多的塔兰奇人的密集火力的射击，因此部队不能乘胜直下伊犁河谷。部队停留在高达九千英尺的 31

① 此外，从博罗胡吉尔派出向驻在马扎尔部队传递邮件的一名哥萨克被塔兰奇人俘去。

高山隘口，受到暴风雪的袭击(5月9日夜冻死了一些马匹和骆驼)，又缺乏牧草，处境十分困难，因此叶连斯基于5月9日便从克特缅山口下山返回恰尔克迪苏河河谷。塔兰奇人以为这是退却，又鼓起了精神开始进攻。塔兰奇人在越过我防线并得到伊犁的增援以后，于5月14日以三千之众全力向我部队发起进攻，但被击退，塔兰奇人受到了重大损失。但第二日，当我部队沿山谷向下转移以便占领比较有利的阵地时，群集的塔兰奇人又将部队包围起来。他们埋伏在岩石后、森林中，以小口径炮的猛烈火力向我部队射击。经过六个小时的顽强战斗，天山部队重创敌人。特别是炮兵的准确射击，迫使塔兰奇人离开我部队前方的道路。敌人的伤亡如此严重，以致他们已不能重新进攻，只能向克特缅山口后边撤退。因此到5月16日恰尔克迪苏河河谷已不见敌人踪影。在9日到15日的战斗中，我方无一人伤亡。

我方当局得到塔兰奇人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后，立即下达几道命令组成以博罗胡吉尔为主，以克特缅为辅的作战部队，以便惩罚塔兰奇人并向伊犁进军。因6月初以前所有各路部队不能在博罗胡吉尔会齐，所以在边界上的现有部队，即博罗胡吉尔部队、天山部队、驻在春济的一个步兵连、从卡拉科尔堡垒开来的一个步兵连、驻在马扎尔的半个哥萨克连以及从索菲娅镇开到春济的一个步兵连，统归炮兵上校米哈洛夫斯基指挥。他受命从春济开往克特缅河谷，在那里占领阵地，以便天山部队从此顺利通过克特缅山口，进行搜索侦察，惩办塔扎别克。在保证天山部队占领阵地后，米哈洛夫斯基将和其他部队一道渡过伊犁河，于6月6日前在博罗胡吉尔与主力部队会合。

32 5月25日，米哈洛夫斯基率领两个边防连(第十一、十二营的)、七河省的半个哥萨克连、一个哥萨克下士教导队、第二炮兵营的一个连(带来复线炮和滑膛炮各两门)从春济出动。

在从前的科斯阿加奇哨卡附近，发现有塔兰奇人的哨卡，但迅即消失不见。部队在该处宿营。26 日部队转往克特缅大路，很快就发现了敌人。

群集的塔兰奇人迅速增多，因此部队必须排成战斗行列，以便击退塔兰奇人，并继续前进。敌人经不住我们的火力射击，迅即溃散，但当部队在路上整队时，敌人的骑兵又开始包围我们的后卫部队。半个哥萨克连和哥萨克教导队采取了有效的进攻，迫使塔兰奇人后退，部队得以安然前进。

在完全缺水的地区①长距离行军使部队疲惫不堪，到夜晚才到达桑卡尔小河旁。在 5 月 26 日的战斗中，我方只有一名哥萨克受轻伤。敌人在我方骑兵的进攻中，在当地留下几具尸体。

27 日部队继续前进。在临近截断大路的一条山谷时，米哈洛夫斯基发现，山谷的对面已为塔兰奇人占领。于是部队当即沿山谷边缘布成散兵线，并将来复线炮排调上前来。哥萨克教导队则从谷底包抄塔兰奇人。由于炮火的有效射击，稠密的敌群开始稀疏起来，很快地退往下一个凹地去了。但敌人的右翼却和哥萨克教导队及前往增援的第十二营的一个排展开了激烈的对射。我军击退了敌人。当七河省的半个哥萨克连将大炮拖过山谷时，各处的敌人全都退却，在下一个横断大路的凹地里也没有停留。

在巴格克特缅山谷后面，有一个同名的村落，塔兰奇人试图在此进行反击，但有效的炮火又将他们从建筑物中击退。在 27 日的战斗中，敌人遗弃了尸体、武器和火药。我方一名哥萨克阵亡，一名步兵受伤。

部队没有到达乌奇克特缅村就停住宿营，米哈洛夫斯基打算出其不意地占领该村，于 5 月 28 日黎明前派哥萨克大尉格拉西莫 33
夫率领第十二边防营的一个连和哥萨克教导队带一门来复线大

① 山中溪流已干涸。

炮开往该村。但敌人哨卡并没有睡觉，发现了我方的行动。塔兰奇人蜂拥而出，进入阵地，双方开始夜间的对射。天刚亮，米哈洛夫斯基就随同其余部队来到了，又拉出了四门大炮，开始向把守克特缅隘口、位于深谷之中的乌奇克特缅村进行炮击。村前一些高地上都布满了敌人。

当炮火击散敌人队形时，第十边防营的半个连向村庄移动，第十二边防营的半个连则从右边包抄敌人。敌人放弃了高地，顺着山谷奔逃，不再准备坚守村落和隘口了。哥萨克和吉尔吉斯民团追击敌人达十俄里之遥。敌人扔弃了伤员、武器和马匹。这次战斗中我方四名士兵及一名民团兵丁负伤。

5月29日，叶连斯基部队从山口下到村落与米哈洛夫斯基率领的春济纵队会师。

在克特缅的战斗中，指挥塔兰奇军队的是托库来克。当天，即5月29日，在克特缅村俘获了伊尚毛拉，从他身边搜出了伊犁苏丹的一些檄文。据他供称，塔兰奇的主力部队全部布置在伊犁河右岸、霍尔果斯附近。

与此同时，博罗胡吉尔部队长官巴利茨基少校于5月25日①出动，他率领第十一营的两个步兵连、西伯利亚的第二哥萨克连的半个连、第一炮兵连的一个排，经两站短距离行军，于第二日到达阿克肯特，按照指示的进军目标，在该处停留下来，没有受到敌人的骚扰。5月28日，人数不多的一股塔兰奇人企图偷越阿克肯特周围的森林地带，为我们的骑兵侦察班所发现。哥萨克中尉卡尔塔舍夫奉命带三十名哥萨克前去捉拿这股逃跑的人。哥萨克在追赶逃敌时，陷入赶来支援的另一股塔兰奇敌群之中，部队长官巴利茨基少校看到这种激烈搏斗的情景，亲自率领七河省的骑兵后备队开上前去，但塔兰奇人没等他们接近就匆忙退走了。在这次短

① 与米哈洛夫斯基同时出动，米哈洛夫斯基于5月25日前往春济和克特缅。

暂而激烈的白刃战中，我方两名哥萨克负伤，两名陷入敌群失踪，显然是被俘了。

米哈洛夫斯基打算让叶连斯基带一连步兵、一连哥萨克骑兵 34
及两门来复线大炮留在克特缅，自己率其余部队前去博罗胡吉尔与主力部队会师。

米哈洛夫斯基准备向博罗胡吉尔进军，他将叶连斯基留在克特缅村的原阵地内，而自己亲率其余部队转到该村的另一方面去过夜。这样将自己的部队分成两部分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个大错误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塔兰奇人得到伊犁的增援后，决定转入进攻，利用黑夜出其不意地向占领克特缅的部队进攻。

我们的整个部队(三连步兵、一个哥萨克教导队、一个半哥萨克连及两排炮兵，即来复线炮排和滑膛炮排)已如上述占据着位于克特缅隘口的村庄两侧的阵地。

村落的土房，部分位于深谷底部，部分散落在陡峭的山坡上。村庄左面是一块不大的高地，高地的东北部是细长的鞍形山脊和两座小山。小山右边山脊细长而狭窄，再往右，克特缅山溪的右岸是一块无数沟壑交错的高原。溪流左岸的地形几乎与右岸相同，起伏不平的沟壑和宽阔的谷地纵横交错直抵隘口。这块崎岖不平的高原位于上述小山和两个鞍形山脊的西面。村庄南面，隘口开端处，河流左岸是一块单独突出的高地。隘口对面，村庄更南的地方，是两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一个炮兵排及教导队(即准备开往博罗胡吉尔的那部分部队)的露营地。村庄北面驻扎着叶连斯基的部队。露营地周围除哨兵散兵线外，在山上还布置了五个单独的岗哨。

30日，哥萨克侦察班报告，五俄里之内没有发现敌人。当然，对于这样近距离的侦察结果本不应满足，但米哈洛夫斯基却放了

心，以为平安无事了。夜降临了，雾大天黑，加之露营地四周的地带正是克特缅溪流的左右两岸，沟壑纵横交错。这个地形使敌人能够隐蔽地靠近我们的部队。

35 5月31日黎明前，派往博罗胡吉尔的部队从宿营地出动。在村前山上放哨的第十营的半个排刚开始下山撤回连队，突然两面高地上布满了塔兰奇人，他们立即向我哨兵开火，迫使哨兵撤退。部队已被四面包围。密集的塔兰奇人群从通往克特缅隘口的各条深沟中钻出，扑向处于我两个宿营地中间的村庄，占领了村庄，将我们的兵力拦腰截成两半。

我们的部队已被切断，彼此不能相顾……格里亚兹诺夫大尉和一个半排的步兵扑向塔兰奇人占领的村庄，经过激烈的白刃战，用刺刀将敌人从那里赶走。接着命一个排从阵地下来夺占南面的一个孤立的高地，而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连分两路从两面包抄冲上高地。塔兰奇人一部分抵挡着我步兵的正面进攻，另一部分勇敢地向哥萨克冲来。在这里的白刃战中哥萨克大尉亚历山德罗夫负伤。尽管如此，由于一连步兵的及时增援，打败了敌人，占领了高地。

村庄和高地之战使我们付出了代价：十一个人离开了战列。

与此同时，在邻近村庄左面西北的小丘上，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陆军中尉扎勃宁率第十营第三连半个排及第十二营第三连全连冲向迎面而来的塔兰奇人群，把他们击退。但是，在山脚的敌人的力量开始增强起来，顽强地顶住我们的火力。这时在已占领的高地架起了一门来复线大炮，大炮的火力迫使敌人退却。全部在场的骑兵受命追击敌人。敌人慌忙逃跑，在山谷里留下了六十三具尸体。

村庄右面，在叶连斯基那里也发生了相当激烈的战斗：一个步兵排携带两门大炮，开到村庄右面狭窄的山脊上，对付这个排的敌

人藏在一些单独的建筑物里，他们在很近的距离内用要塞枪射击，但这个步兵排和及时前来增援的一队西伯利亚哥萨克击退了建筑物里的敌人。

这时密集的塔兰奇人的队伍越过宽阔的克特缅河床，开始登上右岸高地。步兵和前来增援的第十二营第三连向拥挤不堪、缓慢上山的敌群开火射击，炮兵又发射了许多发榴弹。最后为了彻底打败敌人，派出哥萨克部队尾追逃敌。 36

在村庄右面的战斗中，敌人遭受了极其巨大的伤亡，因为部队的骑兵结束村庄左面的战斗后，全部参加追击塔兰奇人的战斗。敌人在高地上，在谷底河床纵横交错的沟壑中遗弃了许多尸体。

晨八时，鉴于军队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战斗已疲惫不堪，米哈洛夫斯基下令停止战斗。敌人横尸遍野，彻底溃败了。扔下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武器。敌人损失了五百多人，在打死的人中除塔兰奇人外，还发现有很多汉人、卡尔梅克人，吉尔吉斯人和东干人。

在5月31日的战斗中，由麦尔坚千户长所指挥的塔兰奇部队表现出罕见的顽强，战斗时间延续之长，以及不仅与骑兵而且和步兵的多次白刃战都证明了塔兰奇人有进攻的能力。

我方伤亡人数：死二名下级军官，伤二名尉官（其中一名为吉尔吉斯民警局的）和三十四名下级军官（其中两名为民警局的），共三十八人。

在5月31日的战斗后，米哈洛夫斯基将叶连斯基中校的纵队留下，自己向博罗胡吉尔进发，于6月6日到达，大炮和辎重是用渡船运过伊犁河的。

被击溃的一股塔兰奇人约有五百人，于6月2日出现在木扎特前面。维特贝格大尉得到发现敌人的情报后，率领二十六名哥萨克，九名士兵和十五名民团兵丁前去搜索侦察，当发现敌人后，就退向营房附近，并于途中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我方只有

一名哥萨克负伤。至于吉尔吉斯人民团兵丁，一闻枪响，便惊慌失措，奔逃到树丛中，后来没有返回部队。

这次战斗延缓了叶连斯基部队的行动。由于事态没有继续发展，这个纵队（有两连步兵、一个哥萨克连、两门大炮）于6月6日到达都本村。在部队临近该村时，塔兰奇防军弃守。不过我们的骑兵还是抓到了四个俘虏。

37 在博罗胡吉尔部队防区，留驻在阿克肯特旁边的拱辰附近的巴利茨基从5月28日开始几乎每天都受到许多塔兰奇小股匪徒的骚扰。

6月3日，人数很多的一股敌骑兵在我军阵地侧翼的树林中出现，迫使我们的岗哨后撤。我方派哥萨克少尉叶尔金带西伯利亚第二哥萨克连的半个连和陆军少尉勃里季科夫率半个步兵排及第十一营第二连的半个排前往迎战，并派哥萨克中尉卡尔塔舍夫率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连的半个连去包抄树林。敌人经不住协同一致的攻击而退走了。

6月4日，敌人得到有二百支要塞枪装备的步兵增援后，兵分三股向阿克肯特我方阵地进攻。两股骑兵包抄我营地，第三股步兵占领了阵地侧翼的树林。敌人的骑手成群地靠近我营地时，从四面八方一齐开了火，接着这三股敌人齐向我营地冲来，但二百步距离的准确火力迫使塔兰奇人退却了。

下级准尉波利卡尔诺夫率第十一营步兵连半个排端起刺刀攻入敌人步兵群，在及时赶来增援的第二连半个排的帮助下，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搏斗，将敌人赶入树林。正在此时，在远处出现了从博罗胡吉尔开来的鲍罗托利斯基的部队，内有一个步兵连，一又四分之一个哥萨克连，四门大炮。敌人眼看这支部队临近，将阵亡者及伤员遗弃在战场上，开始迅速退却。退走几俄里后，塔兰奇人又派了一队手持白旗的骑兵，前来请求准其埋葬死者和带走伤员，我们

准其所请。

6月4日的战斗中，我方士兵一人阵亡，两人负伤。敌人的伤亡很大，不过无详细数字。我们俘虏了七人，缴获了十一支要塞枪，两面旗帜。

敌人的部队是由阿不都热合曼财粮官指挥的。

6月8日，科尔帕科夫斯基来到博罗胡吉尔的作战部队。鉴于伊犁河左岸已几乎为敌人放弃，科尔帕科夫斯基命令叶连斯基从都本开往图尔根河渡口与第十营的步兵连、七河省第六哥萨克连的半个连会合，然后与其他部队一起前去加强木扎特部队，并令叶连斯基接受该部队的指挥职务。第十二营的第二连从科帕尔调到博罗胡吉尔，以加强该地部队的力量。

据传，6月初敌人已将自己的兵力集中在霍尔果斯，但是塔兰 38
奇军队的数量不清楚。塔兰奇人在清水河子、绥定等城镇修筑了防御设施，伊犁的所有工事由于重新挖掘了堑壕而得到了加强，他们已作好顽强防守的准备。汗国领域内的居民都根据命令，人人武装了起来。

在科尔帕科夫斯基亲自指挥下，我们全线部队对伊犁的决定性的总攻击于6月12日开始。

第 三 章

39 我们部队的进攻。作战部队的编制。6月16日阿利姆图村的战斗。俘虏在连队中服务。6月18日清水河子的战斗。禁止军队抢劫。居民的惊惶。6月19日绥定的战斗。阿比利·奥格利亚苏丹来到我们的巴彦岱营地。22日军队进入伊犁城。战利品。护士看护伤员。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告示。关于我们在中国西部各地区进一步行动的设想。布哈拉埃米尔的可疑行动。土尔扈特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国臣民。和中国全权代表进行关于移交伊犁地区的谈判。居住在伊犁河谷地区各民族的人数。我们所占的地区在一定时间内须由我们实行行政管理的理由。当局的任务。

由第十步兵营的第二连、第三连、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七河省第六哥萨克连的半个连、哥萨克教导队、步兵教导队、西伯利亚第二哥萨克连的一部分和第一炮兵营的连队组成的部队于下午三时出发，途中经过遭到破坏的许多中国城镇，沿着宽阔的伊犁大路前进。从前这里是一片繁荣兴盛景象，现在却是田园荒芜，草木凋零，但还有些稠密的小树林。第一站行程不很远，部队行军十二俄里半后，停在水浅流急的山溪乌谢克河旁过夜。从前中国的扎尔肯特村庄的废墟位于河对面的高地上。

6月13日，部队继续进军。阿克肯特废墟遥遥在望，部队顺着同名小河转向霍尔果斯河地区。在这里驻有我们的先头部队，即从前巴利茨基少校指挥的部队。它从6月初改由军阶更高的基尔杰哥萨克中校指挥。尽管这里牧草缺乏，但科尔帕科夫斯基仍

决定驻留两天，一则想检阅大部分从5月6日就开始进军的前沿部队，二则要集中奉命攻占伊犁的所有部队。从都本出发前往博罗胡吉尔附近伊犁河渡口的第十营步兵连和七河省第六哥萨克连的半个连还没有和主力部队会师。阵地对面距离一个步枪射程远的地方有片树林，6月4日，塔兰奇人就是从这片树林开始向巴利 40
茨基进攻的。现在树林已被我们的流动哨占领，各个方面都被我们的侦察班搜索过。6月14日前夜派出的远距离侦察班，顺着霍尔果斯河搜索，在我们营地（距乌谢克河第一宿营地十九俄里半之处）附近没有发现敌人。

为了核实这次侦察的结果，接着又派遣参谋总部大尉皮丘金率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半个连再次前去侦察。前行至十九俄里处，他们迫使塔兰奇人前沿哨兵后撤，接着，看到了人数不多的敌人骑兵队伍正在伺机行动，其数量显然在增加。根据敌人露营的火光判断，河流对面就是敌人的露营地的前沿。黄昏时，这半个哥萨克连返回营地。

6月15日，大家等待的来自博罗胡吉尔的一个梯队从伊犁河左岸到达。这样一来部队在此集中了六个半步兵连，四又四分之一个哥萨克连，十门大炮，其中七门是来复线炮。出征之日，部队内有将军一名、校官和尉官六十三名。士兵一千七百八十五名。此外，编入部队的还有四十名汉人和卡尔梅克人①。这四十人由中国侨民中叫贝肯的一个官员指挥。还有吉尔吉斯民团半个骑兵连，他们担负加强侦察和传递信函的任务。

6月15日晚，一名吉尔吉斯人被带到部队，这人在军事行动开始时被塔兰奇人所俘，现被放回为伊犁苏丹送交信函。苏丹在信中力求详尽地叙述了引起双方不睦的各种原因。在信的结尾苏

① 他们充当向导。又因他们熟悉地形，如遇塔兰奇人掐断水源时，由他们去排除堵塞物，疏通水渠。

丹表示准备与我们的军队决战，并相信真主对他的庇佑。

塔兰奇的先头部队在霍尔果斯河的对面。兵力不少于四千人，配有大炮，由财粮官阿不都热合曼指挥，布置在阿利姆图村附近。获得上述消息后，我们决定第二日向塔兰奇营地进军，以击溃敌人的部队。科尔帕科夫斯基为了加速进军，将辎重队完全分开，交由帕德列夫斯基中校指挥，留给他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滑膛炮作掩护，命令其余部队仅带一些伤病员车辆前进。部队于晨三时从原阵地出发，选择捷径，穿过树林，转往大路。该路从原中国村庄阿克肯特废墟通往塔兰奇人村落马扎尔。走过约四俄里的树林后，部队进入了完全无水的沙漠地带。常常见到村庄
41 的废墟、干涸的渠道和道路两旁疏落的树丛。所有这一切表明，现在这些完全荒芜的地方，以前住过居民，曾是十分便于定居的地方。

参谋总部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率一连步兵、一个半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组成前卫部队。

距霍尔果斯河床约三俄里处，前卫部队发现敌人的哨兵，他们几乎和6月14日一样据守在那些观察点上。这些哨兵撤退了。但前卫部队一到霍尔果斯河，就看见河那边宽广的平原上有一条很长的敌人骑兵防线。敌人叫喊着向我部队迎来，但一直保持在步枪射程之外。他们开始作通常的骑术动作，向我们的哥萨克挑战，要进行单个的搏斗。

科尔帕科夫斯基率领部队冒着炎热似火的天气，在干涸无水的地带走了二十三俄里后，命令前卫部队停止前进，在霍尔果斯河旁稍事休息。在霍尔果斯宽阔多石的河床里有几股细小急流。

该河的分支经常变换自己的流向，但对我军6月16日的渡河，没有造成任何困难。

经过一个半小时的休息后，部队继续前进。米哈洛夫斯基率

领第十二营的步兵连及第二炮垒的两门大炮并入前卫部队的右翼。敌人没有等到我军进攻就从一个阵地退向另一个阵地，但最后停下来开火了。敌人的前线构成一个弓形，一端紧靠着一片半坍塌的墓地，另一端通向小树林。

前卫炮队开始射击后，塔兰奇人的队伍就陷入了明显的混乱之中。我们的主力向敌人两翼同时进攻(即向墓地和小树林)迫使敌人迅速撤退。塔兰奇人放弃这两个阵地后，占据了山沟后面的坚固阵地。

前卫部队冲向敌人的中心。尽管从山沟中发射出猛烈的火力，陆军中尉埃曼率领第十一营的步兵连，仍将敌人从山沟赶出，他们向自己的兵营方向逃跑。这时骑兵从前卫的左翼上来。大炮赶不上骑兵的迅速进攻，于是将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西伯利亚第 42
一哥萨克连的半个连调去掩护，他们在哥萨克中尉卡尔塔舍夫指挥下，勇敢地从营地奔向前来迎战的塔兰奇人群。经过短暂的血战，塔兰奇人溃逃，放弃了整个营地，扔了很多武器和弹药。

哥萨克大尉格林瓦尔德的七河省第三哥萨克连在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连半个连的后面冲入兵营，他们超过了西伯利亚人，不顾疲劳地追击敌人。敌人的骑兵逃走了，但在沼泽地带部分步兵却被赶上了。哥萨克从敌人背后包抄过去，并开始猛攻。这股约有百人的步兵队伍经过顽强的抵抗后，放下武器投降。他们原来只有十三支步枪。在这次激烈勇猛而又十分漂亮的攻击中，前卫部队指挥官考利巴尔斯男爵和部队骑兵总指挥哥萨克中校基尔杰都亲自参加了战斗。

部队在阿利姆图村宿营。6月16日这天他们行军二十五俄里，进行了战斗，接着追赶敌人达十四俄里之遥。

参加这次战斗的有：三个步兵连、两个半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敌人的数量不少于四千人。骑兵全部是塔兰奇人，步兵由塔

兰奇属下的各个民族组成。战场上留下了五十具敌尸和二十一名伤员，伤员都得到了医疗。根据以后得到的可靠消息，在战斗那一天傍晚，经过清水河子城镇运回了六十多个死伤人员。另外我们抓了一百二十五名无伤的俘虏。就其民族成份看非常奇特：有一百零二名汉人，一名塔兰奇人，十三名锡伯人，七名东干人，一名卡尔梅克人和一名吉尔吉斯人。

我方的战利品除俘虏外，还有一面旗帜，二十三支要塞枪，数量很多的发火武器和冷兵器等小型武器，还有一座兵营，内有军用物资和粮食贮备及少量牲畜。

我们的损失是：五名哥萨克负伤，其中两人仍留在前线。一个名叫伊凡·德米特里耶夫的西伯利亚哥萨克，他是部队中最勇敢的，总是冲在大家的前面，第一个冲入敌群，左右拚杀。虽然他受了多处刀伤和矛伤（约三十处），但这位勇敢的哥萨克直到战斗结束没有下战场。为了表扬这种勇敢行为，提升他为军士并授与三级军功勋章。但可惜的是，他的光荣创伤没有医好，不久便死去。

在阿利姆图村重创财粮官阿不都热合曼指挥的部队后，因须
43 等待辎重队的到来，科尔帕科夫斯基命令部队休息到第二天中午。坎坷不平的道路对于重载车辆的行动很不便利，致使辎重队前进缓慢。此外，还应审讯俘虏，销毁不值得携带的所缴获的武器。各路侦察班经常在搜索中发现隐藏起来的塔兰奇人，并不断将途中遇到的伤员送回。开始时俘虏之多给部队带来了某些困难。拨出一部分部队将俘虏押送至博罗胡吉尔没有任何可能，释放他们回去也不适宜。因此命令将所有健康的俘虏分配到各个部队从事日常生活的劳动，并发给军粮。俘虏们留在部队的整个时期，特别负责尽职，在家乡受苦的人完全满意自己的现状，满意发给他们的那份口粮，没有发现过任何逃跑的企图。各部队的长官都说，在行军中或宿营时俘虏都很有用处。敌人的伤员则根据命令留在野战医

院里，以便将他们交到我们占领的第一个城市。

6月17日午后三时，部队开始向距离宿营地十六俄里的清水河子要塞进军。只随带最必需的车辆。辎重队仍由原定部队掩护，留在阿利姆图村附近的阵地上，因为牛马疲乏，将留到次日早晨。前面的道路十分便于行走。沿路两侧生长着稀疏的榆树林。果园围绕的清水河子很快就出现在眼前。基尔杰指挥的由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组成的前卫部队在距要塞四俄里处发现了敌人。科尔帕科夫斯基将第十一营和第十二营的几个步兵连、第二炮兵连的四门大炮、七河省第六哥萨克连的半个连(这半个连交由考利巴尔斯男爵带领)调上前去。在靠近果园时，发觉从要塞两侧涌出了密集的敌群，他们占据着各果园之间的所有空地，同时人数众多的敌骑兵也在道路上出现了。果园前的庄稼地和菜地上大小水渠纵横交错，十分影响部队在这里的活动。此外，天色已近黄昏，在敌人眼前宿营会给敌人从果园出来进行突袭造成可乘之机，是很不合适的。因此决定绕过要塞在其西面驻扎。那里相当开阔，是很适于 44
露营的地方。

科尔帕科夫斯基派好掩护侧翼部队的前卫部队后，便将部队调到选好的阵地上去。当听到要塞发射的隆隆炮声后，我们的炮兵便开始猛烈还击。前一天被打垮的财粮官阿不都热合曼得到了伊犁来的一支援军。他还等待来自伊犁河左岸的另一支生力部队。在此以前，敌人曾将大量部队调往伊犁河左岸的克特缅方面。在那里他们等待着俄国军队从克特缅方面经扬格萨尔向伊犁的决定性进攻。显然，我们在那个地区的果敢进军行动使敌人迷惘了。

18日黎明前，敌人骑兵驰进我复哨线向营地射击，但被我防线的火力击退。黎明时，我部队开出兵营。科尔帕科夫斯基留第十营第二连、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连半个连和西伯利亚第二哥萨克连带两门大炮保护辎重，将其余部队分成两路向清水河子要塞

的西北角进攻。

左翼是由哥萨克中校基尔杰率领的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稍右是第十二营的一个步兵连、第一、第二炮兵营，接着是工兵队、第十一营一个步兵连，而在右翼是七河省第三哥萨克连。米哈洛夫斯基上校被派为第一路部队指挥官。第十一边防营的第二连、第十边防营的第三连和第二炮兵营的两门炮组成第二路部队，由冯·瓦尔特曼上校担任指挥官。

敌人决意摆开野战阵势，以要塞为阵地中心，两翼则是两边向前凸出的丛林。这一地形是进行交叉防御的很好的阵地。

敌人的兵力密布在整个防线上，没有一点空地。在我们的左翼和后方发现敌人成群结队的骑兵向我们保护辎重的后卫部队进攻。他们呐喊着从两面疾驰而来。但步兵(两个半个排)和西伯利亚的哥萨克，迎面开火击退了敌人。此后直到战斗结束，这股敌人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后来不见了踪影。

敌人在我第一路部队开始进攻时，全线各阵地的大炮、小口径炮和步枪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射击。根据敌人火力的猛烈程度判
45 断，塔兰奇人的主力集中在果园内或果园的后面。于是，科尔帕科夫斯基决定攻击依踞乡村和丛林的敌人左翼。为此他将我战线右翼部队调上前去，用梯列进攻。

炮兵在射击敌人的阵地后，前进到凹地后面，向丛林加强了火力。步兵连向右进攻，全线开始向前迂回推进。哥萨克中校基尔杰受命率领散开的骑兵掩护侧翼的部队向前推进。

塔兰奇人群发现我主攻方向后，奔向处于危急中的自己的果园，当时我第二路所有部队正向第一路的右翼推进。一个炮兵排靠近果园，在榴霰弹的近距离内开了火，接着便开始冲击。七河省第三哥萨克连从右面包抄果园，两个边防连冲近林边，在后紧跟的两个步兵连占领了几乎延伸到要塞围墙的一部分果园和房屋。塔

兰奇人开始从果园逃出。我军尾随紧追。但当我最右侧的部队第十营第三连从沟壑交错、杂草丛生的地带走上平原时，受到了从丛林后跑出的敌人骑兵的袭击。为了排除右翼出现的险情，科尔帕科夫斯基命考利巴尔斯率领已赶上前来的哥萨克大尉格林瓦尔德的七河省第三哥萨克连和从护送队调来的哥萨克中尉伊舍尔武德的哥萨克教导队迎击敌人的骑兵。经过激烈的搏斗，考利巴尔斯面部和胸部受了刺伤，腿上也负了伤①。最后，塔兰奇人被击败逃走，于是我军开始猛追。右翼的战斗也就到此结束。

与此同时，在战线的左翼战场上发生了整个远征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场战斗。

当我们的部队从正面和右翼开始迂回进军的时候，敌人从要塞正南面发射出密集的步枪火力，影响我们的正面进攻向纵深发展。清水河子要塞呈正方形，周围筑有棱堡，墙基厚两俄丈，高约三俄丈。科尔帕科夫斯基利用军队的勇敢和在猛烈进攻面前亚洲人易于激怒的禀性，命令米哈洛夫斯基停止三个连的进攻，将他们调到右翼进行冲击。 46

这三个连队分三路纵队进军。第一路纵队由巴利茨基少校率第十一营第二连扑向要塞东大门，第二路由冯·戈伊叶尔上校指挥第十二营的一个步兵连直取南大门，第三路由皮丘金大尉指挥攻打要塞西大门。所有这三个连队同时攻入了要塞。第一连队冒着迎面射击的火力和横飞的乱石打破了两扇大门，进入城内。第二连队在为时不长的激烈互射后打破了大门，用刺刀击退了要塞的守卫者，占领了要塞的南面。第三连队顺着西面前进，没有遇到枪击，但是在三角堡垒大门前，几乎遭到了迎面的火力的袭击，但同样捣毁了两扇大门，冲入要塞，缴获敌人大炮两门(其中一门是连长埃曼中尉亲自缴获的)。一批守卫大炮的东干人被打退，他们

① 该军官虽然受了伤，但伤势不重，没有下战场。

放下了武器。防军见俄国人已从三面攻入城内，便缴械投降。

米哈洛夫斯基紧随步兵将哥萨克及自己的大炮带入要塞，便下令吹号集合。可喜的是，尽管攻占城市后有抢劫一番的固习，但分散在全城各街道的队伍马上就集合起来了。除了随着部队之后进城的中国人进行了一些抢劫外，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混乱现象，由于战场抢劫之事，翌日便将中国侨民组成的队伍遣回博罗胡吉尔。部队之所以能迅速地集合起来，还由于以下的显而易见的情况：要塞很小，其面积总共只有二分之一平方俄里大，街道笔直而宽阔，便于集合和维护秩序。任何一个萨尔特城市都完全不是这样。因此，将来只有在进攻中国城市的时候，才能作到象在清水河子这样。

科尔帕科夫斯基在要塞留下了必要的哨兵，对惊恐万状的民众进行了安抚，便率部队出城。驻扎在城外通往绥定的大道上。八点钟攻占的城市，到十点钟就平静下来了。商店开门营业，商贩向俄国人出售各种零用什物。俄国人持有书面证明者才被允许走出兵营，进入关闭着的要塞。

47 东干人本来在等待着通常亚洲人攻占一个城市后所发生的那种遭遇。当他们看到俄国军队的宽容态度时，甚为惊奇。俄国军队的勇敢及其胜利后的温和态度也影响了绥定要塞，该要塞于第二日未发一弹便投降了。为了说明东干人在开始时对我们的不信任态度，除清水河子的顽强保卫战外，还可举出下面的一个事实：军队刚攻入城市，炮队开进街道，正有一所房屋起火。我们派去灭火的士兵在屋里发现有八个男女，有的已死，有的因剖腹而濒于死亡。从未死者的口中得知，这个东干人全家不愿被俘，借鸦片烟的作用，采取了中国人通常使用的方式自杀，并放火烧了房屋。类似这种绝望的举动，幸好是该城唯一的一起。

6月18日在清水河子的战斗中，阿不都热合曼财粮官第二次

被击败。他仅在战场上的军队就约有五千名，要塞内的防军还不包括在内。非常准确地估计防军的数量是困难的，因为俘虏中的一群东干人都被释放回家了。而城里所有的男人都参加了要塞的保卫战，因为在手持武器的俘虏中间还可见到很多年迈的老人和少年儿童。

在要塞内发现有四十五具被刺死的保卫者的尸体。在城外的各个战场上横尸遍野，弃散的武器、火药及逃跑者的衣服不计其数。

我方的战利品有：两门有炮架的大炮（一门是炮弹重六俄磅的铜炮，另一门是炮弹重三俄磅的铁炮），一门小口径炮和一面旗帜。此外，在要塞的防御工事中缴获了约四十支要塞枪，而在城市库房中找出六门无炮架的生铁制和铜制的大炮、很多头盔、铠甲、弓箭、子弹、火药、炮弹等物。部队司令官命令将大炮及子弹带走。为了供人鉴赏，也将盔甲带上。其他各物尽行销毁。

6月18日我方的损失：一名士兵阵亡，一名尉官（考利巴尔斯男爵）及十二名士兵负伤，一名尉官及五名士兵被石头砸伤及震伤。

19日午后二时，部队依然轻装出发，顺着绥定大路进军，没有 48
遇到任何困难。走在前面的是基尔杰哥萨克连组成的前卫部队，前卫部队后边是主力部队，再后是辎重队，第十营第二连、七河省第二哥萨克连及第一炮兵营的两门大炮为辎重队作掩护。

部队走过所谓神树（即一些紧靠路旁的枝叶茂盛的大树丛）时，科尔帕科夫斯基发现有逐渐增多的骑兵一股一股地出现在高地上。当基尔杰的哥萨克连驰近他们时，这一股股敌人骑兵马上散开了。从所占高地上可以看到敌人的整个阵地。他们高声呐喊迎向在高地上出现的俄军，接着全线开始射击，只是没有前一天那样激烈。

为了利用控制敌人阵地的地形，科尔帕科夫斯基决定主要使用炮兵进行这场战斗。他下令将第一炮兵连的两门大炮调到高地，第二炮兵连的两门大炮调往顺着高地通往绥定要塞的大道上。在炮兵之后军队按以下顺序排列：左翼是七河省第一哥萨克连和第十一营一个步兵连，右翼是七河省第三哥萨克连和哥萨克混合队，再往左是第十营一个步兵连。后面，停在路上的后备队是第十二营一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辎重队及其掩护部队还远远地落在后面。

当我们炮兵的准确射击发挥作用时，敌人的阵地显然开始动摇，我们即开始全线进攻。第一炮兵连的一个排从高地上顺着工兵修好的斜坡下来，进入阵地，接着第二炮兵连的一个排飞快地上了那个高地。

敌人想利用少量军队从高地冲下，突然开始进攻并包围我们的侧翼。科尔帕科夫斯基将第二线连队调上前去，以阻挡敌人从正面的攻击，命右翼的哥萨克各连冲向从右面包抄我们的塔兰奇人，并调来后备队的炮兵排反击从左翼和后方向我包抄过来的吉尔吉斯人骑兵队伍。这些调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敌群匆忙开始退却，成群结伙地向要塞西南方面逃跑。科尔帕科夫斯基调动军队从右翼分段尾随追击。右翼各连队占领了果园的林边及外面的一排房屋；左翼向要塞开去。

要塞城墙上布满了守卫者，但他们没有开火。科尔帕科夫斯基派了一个在清水河子俘虏的东干人前去要求该城投降。经过短
49 暂时间的谈判，守敌司令官顺着绳子从城墙上下来，到了部队，接着居民开始从城墙上扔下武器，这个要塞未发一弹，就投降了。

骑兵携两门大炮全部出动，前去追赶逃跑的敌人。

骑兵只来得及砍杀几个落在后面的敌人，并抓了几个俘虏。

夜间派出的一个吉尔吉斯人侦察班回来报告，敌人部队放弃

了距绥定十俄里的兵营，已向巴彦岱退去。

溃散的民军在城郊各处遇到东干居民，便全部抓捕屠杀。夜间退往伊犁城，将自己的伤员和食物等丢弃在沿路各处。

绥定附近之敌约有六千人①，但缺乏战斗力。因此仅只炮击和散兵线的射击，就迫使他们放弃了绥定城下的坚固阵地。

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没有伤亡。

翌日（6月20日）清晨，科尔帕科夫斯基进入绥定城，并受到了居民的款待。

在要塞中发现一门放在红炮架上的炮弹重六俄磅的铜炮以及各种军事物资，但不如清水河子缴获的数量多。

接二连三的失败终于挫折了伊犁苏丹的强硬态度。在克特缅、阿克肯特和阿利姆图的战斗中，他的部队受到了损失，在清水河子他的民军彻底溃败，这一重要要塞遂被我军强占，绥定城下又遭失败以及他的这个第二重要要塞的不战而降，这一切对苏丹及其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日晨，乡镇官吏布什里高皮和曾出使维尔纳的素有声望的米尔·阿齐姆巴伊从伊犁城来到部队。过去苏丹曾怀疑过他们二人有异心。他们带来了苏丹的信件，信中苏丹表示愿与我开始谈判，并要求我们的军队不要越过巴彦岱，“以免吓坏伊犁城的妇孺”。随同信件将两名俄国俘虏（一名哥萨克，一名士兵）交还兵营，他们是在和塔兰奇人刚开始军事行动时被俘的。

6月20日，部队整日休息。败走的塔兰奇部队逃到巴彦岱村 50
时，便四散回家了。这样一来，阿比利·奥格利亚在伊犁城总共只剩下两千来人的兵力。俄国人的迫近，汗国不可避免的垮台，绥定要塞东干人防军的投降以及汉人和东干人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高

① 18日夜从清水河子退走的阿不都热合曼财粮官，又得到了来自伊犁城的伊犁河左岸一千五百名志愿兵组成的一支生力军的支援。

兴心情，所有这些情况导致6月21日前夜爆发了伊犁城塔兰奇居民狂怒的恐怖行动，塔兰奇人在城内、郊区及附近村庄里到处屠杀卡尔梅克人、汉人和东干人，烧毁了他们的房屋。在这恐怖之夜，数百男女被残杀。这就是伊犁地区塔兰奇人政权的最后一次表演，它以血腥屠杀开始，也以残酷暴行告终。

21日，部队开出绥定阵地向巴彦岱进发。部队刚走上大路，前卫部队来报告说，伊犁苏丹的儿子率领四个有声望的萨尔特人及许多随员前来谈判。科尔帕科夫斯基接见了这个使团，他们带来了挑起和塔兰奇人这场冲突的罪魁祸首——捆绑着手足的塔扎别克准尉。王子年约十三岁，活泼伶俐，其随员中还有6月16、17、18和19等日指挥苏丹军队抗拒我军的阿不都热合曼财粮官。使者所谈的也只限于苏丹在信中提到的事，没有任何新的内容。因此科尔帕科夫斯基认为没有必要和他们谈判，就让他们回去了。在进军途中，还接待了吉尔吉斯人苏万部族和锡伯族的代表团。他们表示了归顺我们的意愿。

行军二十五俄里后，军队在遗弃了的中国要塞巴彦岱宿营。它的城墙依然保存得完整无损。部队距伊犁城只有十二俄里。

傍晚前六时许，阿比利·奥格利亚苏丹来到了我们的前卫岗哨。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下令准其进入岗哨线后，自己便随带部队中所有公闲的军官在营地境内和苏丹会见了。陪同苏丹的随员约八十人。他们都不带武器，徒步前来求见部队长官。

科尔帕科夫斯基在寒暄后，即问苏丹前来之意。阿比利·奥格利亚回答说，前来听候俄国将军的命令。科尔帕科夫斯基反驳说，他自己只是皇帝陛下的意志和总督命令的执行者。他声称，伊
51 犁城应当投降，武器和国库应当交出，而苏丹应当退位。

阿比利·奥格利亚恭顺地答道："如果真主有意让俄国统治伊犁，不要他充当汗王，他便服从真主的意志，将苏丹王朝交给俄国

人。”接着他又补充说:“进行反对你们的战争,是我一个人的罪过。我的百姓是没有任何罪过的,请你们只惩办我一人,宽恕我的百姓”。

科尔帕科夫斯基在安抚惶恐不安的苏丹后,对他说,明晨将占领伊犁城,因此所有大炮枪支和一切武器应当预先放置在某一个城门旁边,要塞和军械库房的钥匙应当交给我们。

阿比利·奥格利亚本人没有什么请求,但他的随行官员们向我们的将军请求说,不要用军队恐吓他们的妇女和儿童,如果将军想观光城市,请求只随带军官进城。将军不仅见到了这个请求的幼稚性,而且深知亚洲人的背信弃义的手法,所以拒绝了这一请求。

6月22日早晨六时,苏丹第二次来到军营,送交了要塞中的武器清单,并留在军营随同部队进城。早晨八时,部队开始出动。行进至距伊犁城五俄里的城盘子村时,派皮丘金率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组成前卫部队前进,以便占领城郊并在城中或其近郊选择适于扎营的地址。

前卫部队未遇任何抵抗进入城郊,顺着城墙绕入城内,城垛上无一人影。居民成群结伙涌上街头,安静而有礼貌地欢迎入城的军队。苏丹的官员陪同着前卫部队,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当营地选定在两个毗连的宽广的果园后,他们迅速引水入渠,给士兵们送上了新鲜杏子等物。

在前卫部队之后,考利巴尔斯男爵奉派率一连步兵前去接收集中在城门附近的武器。

午后二时,科尔帕科夫斯基带着苏丹和部分部队胜利入城,以后和陪同他的军官一起在苏丹王宫进了午餐。进入宫门及整个午餐过程中,苏丹的乐队奏乐欢迎,乐声凄凉悲切,不堪入耳。要塞由两个步兵连及一个哥萨克连占领。巴利茨基少校担任临时城防 52

司令官。

要塞武器的移交一直持续到6月23日早晨。从要塞防御工事那里交出安装在红色炮架上的、炮弹重六俄磅的铜炮十三门，各式要塞枪三百五十九支，一般火枪一千六百八十一支，长矛六百七十五支。在要塞军械库里有铜铸臼炮两门，铜铸和生铁铸大炮四十四门和小口径铜炮五门，都没有托架。要塞中还有大量的官粮储备。城中有两个年产火药各约二百普特的火药工厂。奉科尔帕科夫斯基之命将生产火药的器械全部销毁。

苏丹阿比利·奥格利亚也交出了汗王的所有标志：军刀、大小印信、伞和在隆重场合悬挂的苏丹大旗。这面旗由上等丝绸缝制，上面满饰着金线绣字，其形式好象我们教堂里的旗旛。此外还交出了大军旗九面①、伊犁城寨四门的钥匙、锣鼓、军号、各级官员的军刀等物。从6月23日开始，陆续地解除了驻扎在伊犁河左岸已解体的塔兰奇军队的武器。他们的统率者托库来克于6月24日来见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缴械投降。所有旗帜和所缴大炮（整个远征中缴获大炮六十八门，小口径炮十四门）全部送往维尔纳城。旗帜、伞，各种印信送往彼得堡。整个出征自5月3日，即各路侦察部队派遣之日起，到6月22日，即占领伊犁城之日止，总共延续了整整五十天。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的损失是：阵亡十二人，负伤七十五人（其中吉尔吉斯人四名），震伤七人，失踪二人，总共九十六人。这些损失当中的相当数量即三十八人属于米哈洛夫斯基部队，这一损失是由于米哈洛夫斯基令人吃惊的无知造成的指挥失策所引起的。

看护伤员（包括自己的和敌人的）的繁重工作由随部队前来的四名护士不辞辛苦地承担起来。她们是哥萨克少尉康佐夫的妻子及特鲁比娜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特别是占领伊犁城之后，医护

① 另有一般的旗帜五面。

人员的工作日益繁重。这时当地居民中很多重伤员纷纷到我们的野战医院就诊。其中大部分是6月21日前夜被严重烧伤的。

随同部队前来的吉尔吉斯人工作特别努力。他们有时也参加军事行动。

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的部队从绥定城向伊犁城进军后，在沙 53
尔布拉克① 上游地带游牧的吉尔吉斯人柯扎依部族从皮利奇河牧场赶走了属于塔什干、撒马尔罕及其他城市的商人的畜群中相当数量的牲畜，然后迁移到塔勒奇山后游牧。袭击兹多连科少校的一些主犯就隐藏在他们那里。

科尔帕科夫斯基获悉柯扎依人有迁往玛纳斯的意图，认为不便前去追赶，他只致函柯扎依部族首领，要求引渡抢劫犯和归还所有牲畜，同时向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当权者建议，勿将柯扎依人放入他们所辖境内。

给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信函派伊犁东干人的两个侦探送去，但他们在塔勒奇山口遭到了吉尔吉斯人的抢劫而返回来。

为了勘查新占地区的所有道路，测量通往邻近各地的路线，派了几个侦察队随带测量人员沿着通往前伊犁汗国边界的所有主要道路进行勘测。

7月16日，叶连斯基率领的土耳其斯坦第十边防营第四连和七河省哥萨克第四连由木扎特经苏阿舒山口前来会师，从而加强了伊犁部队。

当时中国政府无力派遣军队来接收我们占领的地区，而只派遣一些官员前来，没有武力的支持是很值得担心的。因而遵照圣旨②，我们下一步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恢复清朝政权，而是为了保障我国边境的安宁和秩序。仅用一个七河省的兵力，勿需西伯利

---

① 又叫沙喇布拉克。——译者

② 1871年7月15日参谋总长的密电通知。

亚军队的协助，这一目的就不难达到，因为无论阿古柏伯克，还是当地居民都不能对伊犁地方的安宁造成威胁。阿古柏伯克是根本不敢触犯我们的，而当地居民中的敌对分子已被解除了武装。

54 不属我们管辖的、不是我国的吉尔吉斯人在境外到处游牧，是当时七河省东部边境混乱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伊犁地区的占领，这个祸源就消灭了。甚至柯扎依人迁至博尔塔拉换地游牧后不久，也回心转意，表示顺从，并向被抢的商人赔偿了损失。

为了更牢靠地保证新占地区的安宁，免除来自脱离了中国管辖的各地区的骚扰，必须向靠近中国村庄西湖（距库尔喀喇乌苏废墟十俄里①）的地方派出常驻部队。这支部队完全封锁了吉尔吉斯人前往玛纳斯的通路，迫使他们完全服从我们政权的管辖，同时也可以保护顺从我们的西湖、晶河②、大河沿子等中国乡镇的居民。至于靠近喀什噶尔那一边是以天山山脉为我们的边界的。天山山脉难以攀越的山隘是这一地区安宁的最好保障。

综上所述各项理由，远征军除保留必须数量的部队以维护伊犁地区的安宁外，其余部队返回了原来驻地。

随着远征伊犁的开始，布哈拉军队也开始在沙赫里夏勃兹集中，而泽拉夫尚州盗匪横行。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各路侦察部队在第一次搜索侦察之后仍撤回原驻地，在当地居民的眼中，此举被认为是我们失利的一种表现。这一消息的传播引起了上述结果。

有关上述一切现象内在联系的推测可用以下一些事加以证实。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托赫塔梅什在埃米尔面前失宠了，他扬言准备为俄国利益效劳，甚至还亲自参加了为欢迎州军区司令官在撒马尔罕举行的民众联欢会。此后布哈拉军队从沙赫里夏勃兹的撤退，泽拉夫尚州盗匪的绝迹和占领伊犁的消息又巧合在一起，

① 现新疆乌苏。——译者

② 现新疆精河。——译者

是很值得令人怀疑的。

为了保证伊犁地区居民的安宁，认为有必要建议苏丹阿比利·奥格利亚迁往维尔纳居住。6月17日① 在群众好心的欢送中苏丹离开了伊犁。

9月24日，土尔扈特部族首领从玉勒都斯山派人携带信函来见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请求接受土尔扈特人为俄国属民。将军就此回答说，申请为俄国属民之事将呈报最高当局，在核准以前准 55
许他们迁至我占领地区的空闲地带游牧。土尔扈特的汗王早在东干人暴动之前就前往北京，已经不能返回喀喇萨尔了，最近几年住在乌里雅苏台。由于汗王不在，土尔扈特部族的治理由汗王妻及部族中祖先受过中国册封的、有各种称号的官员负责。在东干人占领乌鲁木齐和伊犁后，在一段时间内支持中国的土尔扈特人和自己同族的和硕特人一起在玉勒都斯或者说在喀喇萨尔天山一带过着安静的游牧生活。土尔扈特人有五十四个苏木，和硕特人有十一个苏木。1867年秋，乌鲁木齐的东干人突然进犯和硕特人和土尔扈特人的游牧地区，抢去了很多牲畜。

1870年春季东干人向库车进军时，曾将在喀喇萨尔和库车之间游牧的所有土尔扈特人洗劫一空。与此相反，土尔扈特人与喀什噶尔人之间的关系却是友好的。因此，在阿古柏伯克和东干人作战时，有一些土尔扈特人自愿和喀什噶尔军队一起参加战斗。战争结束后，阿古柏伯克返回喀什噶尔，派留一个名叫阿吉和卓的特设伯克负责监管土尔扈特人。

这个伯克居住在库尔勒。他要求土尔扈特的女汗王及其二子和该部族的重要官员前来库尔勒，留在身边作为人质。土尔扈特人等了几个月希望放回自己的统治者，但希望落空了。于是在1871年5月末，土尔扈特人派了相当大的兵力前往库尔勒，经过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看，时间有误。——译者

战斗救出了自己的统治者。此后，土尔扈特人怕喀什噶尔方面前来报复，在6月末放弃了自己的游牧地区，甚至放弃了玉勒都斯一带广阔的农田，并辞退了卡尔梅克牧人和雇工，迁移至远离吐鲁番以东的人迹罕至的阿穆山一带游牧。

被喀什噶尔人追赶的土尔扈特人没有等到对接受他们为属民这一请求的答复，就翻越玉勒都斯山到了螯格斯河① 上游。女汗王派遣前来通知已进入我领地游牧的使者于9月29日到了伊犁。使者说，来到螯格斯河谷的已有二十个苏木(阿乌尔)，其余三十四个苏木将随后前来。

这就是最近我们迅速取得的成果。从前某个时候从俄国逃出的土尔扈特人，现在为摆脱邻人的压迫，又来申请当俄国臣民。

56 至于喀什噶尔方面，由于维持庞大的军费以及和东干人进行战争，终于使得当地居民贫困不堪。结果导致了当地人民对阿古柏伯克的普遍不满。阿古柏伯克的随从和部队长官近五百人图谋策划等他在清真寺做祈祷时将他杀死。但由于一个参加者（阿古柏伯克的姻亲②，汉人，曾在喀什噶尔任中国军队长官)叛变，这一图谋未能实现。

10月底，塔什干收到了我国驻北京朝廷特命公使发来的电报说，荣将军③将由乌里雅苏台前来谈判将伊犁交还中国的问题。总督委派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于谢尔基奥波利城接待中国的全权代表，并指示在谈判中采取下述方针：

1. 向荣将军讲明伊犁地区的现状以及我们为中国保护该地区所作的努力；

2. 向荣将军声明，只能等待中国军队到达后，才能将伊犁地区

① 现新疆巩乃斯河。——译者

② 原文为 ЗЯТЬ。该词义为女婿或姐(妹)夫。但按中文史料，阿古柏伯克曾娶一清军绿营军官之女，并未嫁女或姐妹给汉人。此处疑作者之误。——译者

③ 指荣全。——译者

交还中国当局;

3. 向中国全权代表了解，满清政府准备采取什么措施管理伊犁地区，主要是何时如何实现这些措施;

4. 不要向中国政府提出赔偿军费的要求①。努力取得最广泛的自由贸易的条件，以代替军费的赔偿;

5. 在未收到即将下达的有关划界的特别指示之前，谈判中不得涉及与中国划分有利于我方的边界问题。

外交部派鲍古斯拉夫斯基上校前来参加和中国将军进行的谈判。因为中国不派正规部队前来，仅指靠活下来留在当地的锡伯人和索伦人，中国将军不能保证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宁，于是谈判中断。

通过我们对所占地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得出，为了维护该地区的安宁和秩序，防止发生新的内讧，当地政权应拥有武力，其行动必须果断、坚决。

根据不甚准确的统计，该地区男女居民有十万二千九百一十57人，其中:

塔兰奇人…… 38,211 人
东干人…… 5,130 人
汉人…… 3,373 人
满人…… 450 人
蒙古人…… 17,954 人
锡伯人…… 15,484 人
吉尔吉斯人…… 22,344 人

居民中大多数，即 65,685 人信奉伊斯兰教，其余的人是多神教徒。

① 科尔帕科夫斯基准备要求一百万卢布的赔偿费并划定新界，以便将伊犁地区所有游牧居民划入俄国境内。

这些民族是互相敌视的。只有在数量上居优势的伊斯兰教徒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从中维持秩序。但这也会使伊斯兰教徒一方面倾向于喀什噶尔，另一方面将我国边境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吸引过去。

将伊犁仍旧交给伊斯兰教徒统治，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很不适宜的。

中国政权软弱无能，暂时也不完全是我们理想中的邻国。只有依靠相当数量的正规部队，中国将军才能不向我求援而维持秩序。如用我们的军队支持中国的将军，显而易见，我们必将承担军事占领该地区的一切重担，而得不到任何好处。既然现在北京政府无力向伊犁地区调出大量部队，那么在中国强大的部队到达之前，我们只有留驻这里，在俄国的旗帜下保护伊犁。

因此，我们行政当局的任务就是维护内部的安宁，保持符合中国政府意愿的各民族之间的均衡权力，避免制造与此不同的局面，免得以后中国人不合心意又要加以改变。总之，我们的行政当局应以保守为主旨，也就是说按中国的精神行事。

荣将军以后移居于塔城，他努力向伊犁地区居民灌输俄国人不会永占伊犁、必将伊犁归还中国的信念。不过这也是考夫曼以政府名义许诺的事。因此将伊犁交给原来的政权当局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的国家尊严迫使我们不能违背良心行事。

58 十年以后，中国已经恢复了元气，有能力派出相当数量的军队前来伊犁接替我们的部队，并能保证接收后保持我们占领时期的安宁和秩序。但十分令人奇怪的是，那时在我国几乎所有报纸上可以看到爱国人士的呼声，说什么不经过战斗，就把俄国人用鲜血换取来的美丽富饶的地区奉还给软弱无能的对手，这是俄国的耻辱等等。

爱国人士显然是不了解，占领伊犁是暂时的措施。我们曾向

中国人许诺，如能履行主要条件，则将其归还中国。他们既然履行了这些条件，我们的名誉和政治良心迫使我们只能这样去做，绝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倘若是英国人，他们当然不会这样做的，埃及就是实例。整个问题是在于如何理解国家的名誉和政治良心。

从商人的观点看，我们这样做是无利可图的，因而也是愚蠢的。英国外交官竭力使全世界相信，特别是使中国人相信，似乎我们让还伊犁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在英国威胁下进行的……这种论调似乎激怒了我们的爱国人士，使得他们宁肯不公平地违背良心行事，也不愿给英国人造成炫耀外交胜利的借口。

但不应忘记，不公正的、自私自利的政策迟早会招致痛苦的结果。天上有上帝，人类历史上有尼密吉达①，总有一天玩弄政治把戏的英国人会得到应得的残酷报应。

① 希腊神话中司报应的女神。——译者

第 四 章

59 希瓦的内部事务。和土库曼人的关系。阿塔·穆拉德请求加入俄国国籍。希瓦自命不凡的原因。考夫曼试图同希瓦和平交往。汗王不予答复。强争锡尔河左岸。英国的诡计。1869年奥伦堡辖区吉尔吉斯人的动乱。希瓦汗王的檄文。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大道上的驿站和俄国商队遭到袭击。信使布沙耶夫苏丹送交考夫曼给汗王的信件。两支部队从卡扎林斯克和治扎克出动。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湾。土耳其的使者。波斯国王的不安。希瓦的复函。斯托列托夫的几次侦察。奥伦堡的快速部队。文官尤尔科夫斯基的怯懦和警察署长鲁金中校的愚蠢。鲁金之死。1870年7月25日少数俄罗斯人在奇格莱角建立的功勋。巴伊科夫中校的违法行动。斯托列托夫被撤换。马尔科佐夫向希瓦边境进军和戈洛瓦乔夫向布坎山区进军。希瓦使者到达奥伦堡。梯弗里斯和东印度。1872年马尔科佐夫进军希瓦。炎热似火。夺取骆驼。两个连处于无水的绝望境地。

在我们同浩罕和布哈拉的最近几次战争中，希瓦因忙于处理与土库曼人的事务，明智地保持了中立。1866年希瓦归并了约穆德部族的土库曼人，1867年将阿姆河三角洲一条支流劳丹的水流引走，从而剥夺了居住在希瓦附近、但不承认希瓦政权的其他部族的水源。十个首领来见汗王表示归顺，并按汗王要求将自己的家属送往希瓦作为人质。缴纳了捐税的新臣民认为自己现在有权利用新的祖国的水源了。于是没有得到允许，就匆忙去挖开劳丹的堤坝。不想却和希瓦军队发生了冲突。他们被击败了，只得无条件

顺从……后来希瓦将他们迁居于奇姆巴伊和库别陶（该地距孔格勒有十六俄里），将比较小的支系部族安插在希瓦人中间。其中有一个希瓦汗王的亲属，名叫阿塔·穆拉德的汗王曾多次和希瓦人交战，并打死过希瓦的三个汗王，他不愿归顺而迁往里海方面游牧去了。那里的切列肯岛是他的同族人的安身之处。他通过同族人和阿斯特拉巴德航海站的俄罗斯长官建立了联系。他请该长官转呈土库曼人要求加入俄国国籍的申请，并要求允许他们迁往克拉斯诺伏斯克湾附近的巴尔汉山中居住。我国政府收到这个申请 60
后，鉴于地区遥远，便拒绝了。

希瓦结束了同土库曼人的事端，又由于布哈拉被俄国人击败而丢失撒马尔罕，因而在布哈拉方面的安全有了保障。于是希瓦妄自尊大起来，以为只有它才能和俄国抗衡。1717 年别科维奇和 1839 年彼罗夫斯基的远征失败，加上流沙和无水的荒漠将希瓦与俄国分隔开来的自然条件，使得汗王自信俄国难以接近希瓦。因此，这个只有四十万人的小小汗国却能无所顾忌地执行冒险政策。汗王及其祖先二百年来延续这一政策竟未受惩罚。它开始袭击我们的商队，捕捉我国商人以及乘坐驿站马车的过往旅客。将俘虏解往希瓦出卖，而最大的买主就是汗王本人。

侍从将军冯·考夫曼到达塔什干后，立即于 1867 年 11 月 19 日致函希瓦汗王穆罕默德·拉希姆，说明自己的身份及他所负有的与所有相邻汗国进行谈判及宣战媾和之特命全权。信中并称我部队将越过锡尔河，惩罚抢劫我商队的盗匪。看来，该信函被理解成为来自考夫曼将军方面的逢迎讨好举动，希瓦人于是采用了傲慢的腔调。

一开始，忙于架鹰狩猎的二十岁的汗王甚至不屑亲自复函，只将此事交由亲信办理。到 1868 年 2 月才收到复函。复函的内容违犯了常规。希瓦的科什别基在复函中这样写道："一个君主应该

统治向来隶属于他的土地和民众，他的军队不应该越出国境破坏和平。但是，你们表示锡尔河两岸都属贵国管辖，这种说法似乎违反了以前所订的条约，因为锡尔河以南的地方是归属我们的……如果在锡尔河的南部地方盗匪扰乱商队，其绥靖之责当由我们承担。如果盗匪在河北地区抢劫，才是你们所应关注之事。”但是，在外交部查询的结果表明，和希瓦之间没有签订过任何边界条约。当以前我们的使者伊格纳季耶夫出使希瓦时，希瓦人曾提出过边界问题，但当时他拒绝解决这一问题，认为两国边境地区居民都以游牧为生，准确划定边界是不可能的。

61 当时，我国卡扎林斯克的吉尔吉斯人冬季便沿着库凡河和亚纳河直到阿克奇湖一带游牧，而在夏季这里留有种田的人。为了保护这些吉尔吉斯人，从 1867 年冬季起，我国从卡扎拉和彼罗夫斯克常常调部队去伊尔基巴伊，这种作法一直继续到 1873 年征服希瓦为止。从前，当布哈拉埃米尔对我们突然转变腔调，我们接着就开始了对他的军事行动时，而主要是希瓦拒绝了埃米尔向他提出的建立反俄联盟的建议，正是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对希瓦所采取的宽容态度。布哈拉军队被我粉碎、撒马尔罕被我占领，不仅没有对希瓦产生应有的影响，它倒似乎更加趾高气扬起来，认为自己是迄今还未被俄罗斯人击溃的唯一真正的穆斯林强国。（倒也确实如此！）

在这里人们总不把别人的灾祸当做前车之鉴。是相信宿命论呢？还是依仗中亚穆斯林的人数优势呢？在这里经常可以看到下面这种现象：最小的、甚至半独立的领主也敢于单独地同我们较量。我们教训了浩罕，布哈拉当即卷了进来；摧毁了布哈拉，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立刻登上了舞台；继此之后，甚至一些人少力孤、微不足道、类似克什图特和马基安的伯克也拿起武器反对我们。所有不满撒马尔罕媾和的分子现在都涌集于希瓦。象伊谢

特·库捷巴罗夫之类的一般盗贼，象司迪克、纳扎尔之类至今仍打着布哈拉埃米尔旗号进行抢劫的流寇，还有哥萨克少尉阿塔姆库尔及其兄弟之类的叛徒，所有这些人都逃到了希瓦。布哈拉埃米尔的反叛儿子卡蒂·丘里亚也在这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

1868 年末，土库曼人的帖克部族和杰姆希季部族的两名代表前去会见英国驻德黑兰公使艾利森先生，说是由于俄国的威胁及俄国人不断向前推进而请求英国保护。公使虽未作正面的答复，但并不妨碍他使代表们相信俄国人不敢越过阿姆河，他并建议土库曼人组织该河左岸所有民众的联盟，首先从希瓦起头。为此，必须争取号称拥有五万帐户的强有力的伊尔扎里部族站到自己一边。

正在此时，阿富汗的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已经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亲族。其中有两个人，一个是赫拉特的王子伊斯坎德尔·艾哈迈德汗，另一个是阿卜杜拉赫曼汗，他们两人因逃往俄国境内而得救。按英国人的建议，埃米尔打算在中亚组织一个广泛的穆 62
斯林统治者反俄大联盟。布哈拉埃米尔和喀什噶尔、浩罕、希瓦及阿富汗之间频繁的信函来往的消息不断从四面八方传给我们。这个联盟虽未建立，但却大大地鼓舞了希瓦。

自 1869 年春，希瓦汗国开始积极活动以对付俄国。当时在奥伦堡地区的吉尔吉斯人中间，正在施行一种新的章程。苏丹和毛拉们对新章程恶意曲解，于是引起了吉尔吉斯人的普遍不满。新章程完全排除了苏丹的权力，授权给吉尔吉斯人选举自己称心如意的掌权者。在此以前，毛拉由乌法的穆弗季① 指派，现在则须经居民选举，由民政当局批准。从前许多苏丹由于贪污受贿，很不公正，为人民憎恨，以致他们没有哥萨克卫队的卫护就不敢在草原上露面。图尔盖省和乌拉尔省已开始混乱起来。这些吉尔吉斯人中

① 即伊斯兰教的阿訇。——译者

最野蛮的是阿达耶夫部族。他们完全瞧不起自己的苏丹，虽然这位苏丹身边带有一百五十名哥萨克保护他的安全，并显示他的身份。现在他们由奥伦堡当局委派的两名“区段”官员管理。1869年，这两个“区段”官员被召往乌拉尔斯克，向他们解释了新章程的主要内容。年底，他们和新任的警察署长鲁金一同返回。鲁金以前是彼罗夫斯克炮台司令官。于是流言蜚语到处传播开了，给俄国政府捏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图谋。譬如：“现在对你们进行登记，就是说，在哪里登记就要定居在那里；要修建乡镇和城市，再不许到其他县境去迁徙游牧；以后要改变宗教信仰，还要入伍当兵……”加上区段长官马亚耶夫和卡尔宾这两个人是死对头，当马亚耶夫在自己管辖地段宣布说，新章程也要推广到阿达耶夫部族中去，卡尔宾马上就发表与此完全相反的论调。这里还有乌法指派的，即我国政府法令确认的毛拉们的从中怂恿，以及希瓦向我们的吉尔吉斯人收税的官员的挑拨煽动，终于酿成了一场血腥屠杀。

汗王及其大臣们的檄文遍布草原各地。乡村的掌权人和县长副手等自称为民众活动家的这些人都是敷衍塞责，随波逐流的。诚然，能从他们这些人身上期待什么东西呢？譬如，伊谢特·库捷巴罗夫昨天还是盗匪抢犯，今天却当上了伊尔基兹县县长的助手；
63 瓦加克也成了一县之长……在混乱已极的动荡时刻，他到奥伦堡来了，从这里他不断地给助手写信发号施令，真好象在处理日常例行公事那样。

希瓦征收齐亚克特税的官员到边界后，要求伊谢特前往该地。他和一个叫尼亚兹的人到了收税官员那里。当问到：“你站在哪一边？”回答说：“两边都站。”有趣的是，不知叛乱前夕弃职而逃的他的上司瓦加克县长该如何回答？

在所截获的盖有希瓦汗王印玺的一份檄文中说：汗国之边界最初为乌拉尔河，以后为恩巴河。如俄国人向前推进越过恩巴河，

就是对条约协定的直接破坏。因此，“你们离开不信教的人吧！用伊斯兰教的刀剑将他们杀掉。我现在就给你们派去军队。”

奥伦堡草原的混乱间接地影响到土耳其斯坦军区。土耳其斯坦和俄国其他地区的邮政联系被切断了。1869年4月间，叛乱者捉去一个商人的伙计布尔纳舍夫和两个同伴以及他们从吉尔吉斯人手中换来的一千只绵羊。5月间，野蛮人的一股匪帮在距乌拉尔斯克堡垒七十五俄里处，袭击了前往塔什干的十四个工匠。其中六人被打死，八人被抓走。以后这八人被伊谢特放回乌拉尔斯克了。

从奥尔斯克到卡扎林斯克的大道上一些驿站被烧毁，马匹被抢走，保护驿站的哥萨克被解往希瓦。在从卡扎拉到布哈拉中途的布坎山中，我们的商人克金、贝科夫斯基及另外三个人也遭到了抢劫。

奥伦堡决定在乌伊尔河上修筑堡垒，以截断抢劫牲畜的吉尔吉斯人的道路。为了修建这个堡垒，从普列茨基城派遣了一支由乌拉尔的两个哥萨克连和省边防营的一个连组成的部队，配有两门大炮，开往卡兹别克地带。载有安营建寨物资和各种工具的庞大车队使得道路拥挤不堪，行动缓慢。部队在男爵施坦佩尔中校的率领下，于1869年5月6日出发，到20日才勉强走到吉蒂湖。在这里约有一万五千名吉尔吉斯人袭击了部队，抢走了十三辆车。车队成了辎重车垒，吉尔吉斯人在贾曼塞湖的上风处放了野火。遇到这种情况，通常采取的办法就是在自己的身后放起火来，然后站到已经烧光的地方，因为敌人的野火一遇到光秃秃的空地便自行熄灭了。由于时间不够，辎重车垒来不及转移，因此哥萨克将辎重车垒四周的野草割掉，车辆上蒙了湿毡，才避开了野火。23日，吉尔吉斯人向辎重车垒进行了袭击，开始了白刃战，吉尔吉斯人被击退。此后伯爵鲍尔赫上校奉命前去捕捉叛匪的一个头目阿曼 64

泰。鲍尔赫伯爵率领七十名哥萨克两天行军二百俄里，于夜间出其不意地进攻阿曼泰所在的阿乌尔，捕获了叛匪。

鉴于暂时还不能突然地直接对希瓦采取行动，冯·考夫曼将军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促使希瓦有所觉悟。他于1869年8月12日和9月20日向汗王写过两封信。信中指出，浩罕和布哈拉由于采取了类似的举动，遭到了可悲的下场。但这些信都白写了，汗王甚至未作答复。从彼罗夫斯克送第一封信的信使是担任过乡长的吉尔吉斯人达夫列特·布沙耶夫苏丹，这人头脑特别聪明。他于第十四天到达希瓦，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欢呼"伊利奇，伊利奇"(使者)。显然，来往商队的中断使民众遭到严重的困难。布沙耶夫在同汗王大臣们的谈话中敢于说出自己的意见。譬如，他回答库什别基① 的问题："俄国对司迪克的看法如何？"他回答说："我们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向导，无论他出现在哪里，俄国人就跟踪而来并且占领他所保卫的城市。切尔尼亚耶夫和罗曼诺夫斯基占领浩罕人的所有城市，应'归功'于司迪克，布哈拉人也为此丧失了撒马尔罕。"布沙耶夫最后说："现在他又出现在你们这里了"。因为这些话他们缴下了我们信使的武器，在他住的土房前派了守兵。他就这样被扣了三个月。

这时，奥伦堡草原的骚乱日益扩大。在乌拉尔斯克和恩巴两个堡垒附近放牧的所有官马和哥萨克的马匹全被赶走。希瓦军队出动的谣言越传越凶。由于这些情况，决定将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两县的军队统归一名特派的校官指挥，以便统一行动。此外，还从卡扎林斯克和治扎克派出两支侦察部队，一队派往亚纳河，另一队派往布坎山区。第一队的任务是阻止集结在道卡拉的司迪克一股人进犯锡尔河一带的堡垒。第二队的任务是在这股人向锡尔河进军时威胁他们的后方。此外还应负担以治扎克为起点直

① 汗国北部的统治者，也是总司令官。

至希瓦的所有道路的测量工作。最后，要同布哈拉划界。这支侦察部队由两个可靠的乌拉尔哥萨克连组成，作为测量队由贝格鲍姆少校率领，于 10 月 25 日从治扎克出发，11 月 22 日返回。天气已非常寒冷(列氏零下 14°)，部队宿营时却没有帐幕，只盖毯子，65 行程八百俄里。这支部队的副指挥官骑兵大尉捷连季耶夫绘制了通往希瓦的包括所有道路河川的详细的人文地图。

希瓦汗王探悉这两支部队的行动后，当即下令司迪克停止一切准备工作，并想释放我们的信使。正在这时，一个以我们的逃犯阿兹别尔根和卡纳利为首的吉尔吉斯人代表团赶到了希瓦，给迷恋狩猎的年轻汗王带来了丰厚的礼物：五十只猎鹰，一百匹溜蹄马，一百头骆驼，五十张白色毡子。吉尔吉斯人请求汗王不要屈服于俄国人的要求，以免这种让步贬低自己的身份，并将损害吉尔吉斯人的事业。他们说："我们遵奉汗王的旨意和俄国人作战，因此丧失了自己的土地和管辖下的民众，我们现在剩下的只有头颅。"汗王听信了他们的话，特别是由于跟随信使的两名骑手从监禁中秘密逃走，从而对我们的信使采取了更严厉的措施。看管布沙耶夫的哨兵换成了刽子手，这是临刑的预兆！但他们这时又得到了高加索军队在克拉斯诺伏斯克登岸的消息……于是刽子手岗哨撤除了。接着又把布沙耶夫释放了。

决定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湾是为了在必要时配合土耳其斯坦军区。这一行动是参谋总部斯托列托夫上校率领少量部队于 1869 年底完成的。他曾接到过这样的命令：甚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紧急到极点时，也绝不要卷入军事行动，以避免与邻国发生敌对冲突。他的主要任务是勘查边区，特别是通往希瓦的所有道路。

斯托列托夫的部队由五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一个工兵连和十六门大炮(其中八门山炮)组成。由于淡水不足，部队只得再向前移动一百五十俄里，驻在巴尔汉山，码头则设在距离新的驻

地四十俄里处的米哈伊洛夫湾。在海湾的岸边修筑了米哈伊洛夫堡垒。此外，从这里到巴尔汉山的途中，即在二十俄里处的天然分界地带穆拉卡里也修有工事。

这样一来，由一处工事增加到四处工事。因此又派来了两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加强了力量。

斯托列托夫的登陆对希瓦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草原上爱传消息的人从某处得到一些消息后，通常总是以自己丰富的想象
66 添枝加叶任意夸大，把新闻飞报到最近的游牧地区，以期换取一顿与新闻重要性相称的丰餐美食。毫不奇怪，克拉斯诺伏斯克的一支小小的部队在希瓦境内竟被传为一支准备就绪的远征部队。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们就要光临"作客"。"斯托列特① 何许人也？他未必真有一百岁吧！来头倒有点象别科维奇呢！"谣言引起了很大的惊慌。第一件事便是决定填塞水井。因牧民已转到冬季牧场（吉尔吉斯人转往希瓦，土库曼人转往阿特腊克了），于是派出数批骑兵队伍，带了许多狗，沿着通向克齐尔苏（即红水）的道路填井。他们用死狗将一些难填的或填之可惜的深水井弄脏。只是萨格扎的一口井暂时保留了下来，但附近派有骑兵岗哨以便在俄国人出现时将该井毁掉。就在希瓦城中修建了新的塔形城寨，上面架设了二十门大炮，筑堤截断了阿姆河的主要支流塔勒迪克河，把水分到各渠道中。这样一来，俄国船只便无法溯河而上。在咸海的乌尔加海角附近修建了一个名叫江卡拉的新堡垒，另一处也开始在卡拉塔马克一带修建。逃到这里的奥伦堡吉尔吉斯人免缴税捐，但每两个帐户应派出一名骑手壮丁。为了提高自己未来的民军士气，汗王利用一个土耳其人士的来临，将他说成是前来结盟和提供援助的土耳其来使。实际上该人确是土耳其政府所派，但只是前

① 系斯托列托夫的误传。"斯托"是"一百"的意思，"列特"是"年岁"的意思。——译者

来请求释放波斯奴隶，以讨好波斯。似乎波斯之所以既不援助布哈拉人，也不援助希瓦人，就是因为布哈拉人和希瓦人都经常不断地侵入波斯境内俘虏居民，并把他们当作奴隶出卖。

这时，布哈拉的使者到达希瓦，前来通知埃米尔征服吉萨尔和严厉镇压居民的消息：

“一连七天屠杀男人，三天屠杀婴儿。”

埃米尔写道，他和俄国人缔结了和约，但这只是权宜之计，他永远也不能忘记古兰经的主要圣训：“消灭异教徒”，因此只要时机一到，就要动手去干。

波斯的国王得到克拉斯诺伏斯克登陆的正式消息后，于 12 月 4 日亲书便笺给当时我们的大使四等文官别格尔，请他向我皇陛下陈情，要求保证以下各点：克拉斯诺伏斯克的堡垒确如向他宣布的那样，其目的纯为发展同土耳其斯坦的贸易，俄国人将不干涉在戈尔甘河和阿特腊克河沿河两岸游牧的土库曼人的事务，以及俄国人将不在这些河流沿岸和河口修建任何工事。别格尔将上述各点电告我国外交大臣。复电称，“帝国政府承认波斯的统治权达到 67
阿特腊克河，因此无意在这一地带修建任何工事”。

复电于 12 月 13 日通知波斯国王后，产生了良好的反应。第三天，国王便准许我国商轮可以和帆船一样驶入穆尔达勃和安泽利，这是我们外交官通过数十年努力而未能取得的成果。

为了使希瓦汗王理解，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是我们采取的绥靖中亚的总计划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冯·考夫曼将军于 1870 年 1 月 18 日又致函汗王，信中语调比较严厉。考夫曼提醒他说：“我三次写信给您，一封复信也未收到。您甚至违反常规，擅自扣押最近我方所派的信使……此类行动令人不能容忍。我们之间或者结为朋友，或者成为仇敌，二者必居其一，邻国之间别无中间道路可走。”接着冯·考夫曼要求汗王立即答应以前我方提出的各项要

求，因为“任何忍耐都是有限度的，如得不到圆满答复，我将亲手去取得它。”

一个月后，布沙耶夫终于返回，并带回两封信。一封是季凡别基（相当于外务大臣）写的，另一封是库什别基写的。两信都是敷衍搪塞支吾其辞。对所俘我方人员只有禁止俄国军队越界并偿还所抢的吉尔吉斯人财物后才能同意释放。3月25日，考夫曼又发一信，是给季凡别基的，信中表示对汗王回避直接联系甚为惊奇。又重复说，我国吉尔吉斯臣民在哪里游牧，那里就是我们的领土。这就是说，边界线沿着亚纳河直达阿克奇湖。根据与布哈拉缔结的和约规定，布坎山区和从红沙漠（即克齐尔库姆沙漠）直到亚纳河上的伊尔基巴伊大桥的全部道路已归属俄国。因此，除我们自己外，任何人不得在此向商队收税。接着第五次提出要求释放所有遣往希瓦的俄国臣民，停止庇护我国的叛逆，以及根据相互关系的准则给予我们商人享有希瓦商人在俄国享有的那种权利。

4月14日，收到了库什别基答复1月18日关于占领克拉斯诺伏斯克问题的回信。希瓦人写道：“开天辟地至今未见如此先例，一国君主为了别国的安宁和别国臣民的安全而在边界上修建堡垒
68 并派遣自己的部队……我汗王希望白沙皇以祖先为榜样，勿醉心于扩张上天所赐于他的帝国领地，勿寻求别国领土，因为这样有损于伟大君主的气度。如想指靠自己的武力要与我们兵戎相见，那么在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面前，在人间法官们的主宰者面前，无论强者弱者，都是平起平坐的。真主的圣意叫谁取胜，谁就取胜……一切都不能违背真主的意志和定数。”

从来信的语调中可以看出，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所引起的恐惧心理业已减弱。在希瓦人的眼中，我们的坚决要求和威胁如无武力作后盾是不值一顾的。考夫曼将自己的设想呈报给陆军大臣，他主张土耳其斯坦和高加索联合行动攻打希瓦。要坚决地打

击这个自恃有难以逾越的自然条件、自以为我们过去几次征战都未取得成功而对它无可奈何的希瓦。必须降伏住这个神气十足的希瓦。这些设想已为皇上所赞同。当年春季，斯托列托夫在距登陆处一百五十俄里的巴尔汉山区进行了侦察。就在这里，靠近塔什-阿尔瓦特-卡拉一个不大的淡水泉旁边选择了部队驻地，后来就将部队带到这里。但部队不能在此栽种蔬菜，一切均需从高加索运来。由于海上交通变化不定，所需物品往往不能及时运到。

将近冬天发现了坏血病……哥萨克的很多马匹已不能骑用。希瓦的商队没有来……指望克拉斯诺伏斯克的支援也落空了。

土库曼人共有二十二万五千帐户或一百多万人口，在波斯境内，阿特腊克河和戈尔甘河之间经常居住的只是农民（又称乔姆拉），而游牧人（恰尔瓦）住在阿特腊克河以北。他们是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的近邻。

10月20日晨，帖克人进攻了只驻有一个连队的米哈伊洛夫堡垒。进攻被击退，打死三人，打伤四人。

准备前往阿特腊克的斯托列托夫决定先惩罚帖克人。11月30日他率领三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三门大炮（七百个人，三百匹马，六百七十头骆驼）向基孜尔-阿尔瓦特方向推进。十天行军二百俄里，到达基孜尔-阿尔瓦特，未遇一人，空手而返。

为了弄清塔什-阿尔瓦特-卡拉到萨雷卡梅什，即希瓦边境的道路，派出斯科别列夫骑兵上尉带领三名哥萨克和三名土库曼人前往侦察。他走到乌宗库尤井，行程四百俄里，并测绘了两条道路 69
的行军路线。

此后再也没有人采取这种果敢的办法了。后来的侦察都是由庞大部队担负的，这样就耗费了大量金钱，使许多骆驼倒毙，使许多土库曼人破了产，因而播下了这些野蛮人极端敌视我们的种子，并且断送了高加索部队向希瓦的进军。

同时奥伦堡草原的混乱仍在继续着。这些警察署长、县长们缺乏毅力，更主要的是对野蛮人的性格不了解，不机警，致使新的章程彻底破产。这些俄罗斯管理人员越来越顺和善良，而吉尔吉斯人却越来越胆大妄为。

从奥伦堡开出了几支部队：有鲍尔赫伯爵的，克鲁托罗任的，科马罗夫斯基的，施坦佩尔的和鲁金的部队等。鲁金的部队应该在乌伊尔河上和施坦佩尔的部队会合。但会合没有实现，因为四等文官尤尔科夫斯基随着鲁金在三个哥萨克连的保护下前去向吉尔吉斯人解释新章程。这位“勇敢”的先生认为卫护队人少力孤，于是将它带回防线，呈送了病假报告后，返归奥伦堡。

吉尔吉斯人进攻了施坦佩尔的部队，抢去十三辆给养车，迫使他退往卡尔梅科夫城。鲁金也被派来该城，部队有所加强。最后吉尔吉斯人也归顺了。部队修建了定名为阿克提尤别和乌伊尔的两处堡垒。这是在昨天还是对我反抗的吉尔吉斯人热心帮助下建造的……

最后在 1870 年 2 月 2 日曼格什拉克警察署归由高加索总督管辖，而在 3 月初，警察署长鲁金中校又奉乌拉尔省省长之命带两名军官和四十名哥萨克，前往以野蛮任性而出名的阿达耶夫人那里，推行野蛮人所憎恨的新章程，同时要捣毁在乌斯提尤尔特的著名盗匪门巴伊·阿吉巴耶夫的阿乌尔。

3 月 25 日，这支部队在距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一百俄里的地方被吉尔吉斯人包围。鲁金进行了谈判，接受了带军官到吉尔吉斯权威人物那里喝茶的邀请。接着鲁金应背信弃义的野蛮人的请求，命令哥萨克将武器堆在一起，否则吉尔吉斯人担心，怕出什么事故……。哥萨克看到自己的长官和军官们好象成了俘虏，拒不执行这一愚蠢的命令，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在和谁打交道，于是提高了警觉。但鲁金却以战时违抗命令应该枪毙来威胁他们……

哥萨克忍气吞声勉勉强强地听从了他，放下了武器。吉尔吉斯人在武器上蒙上了帐幕。过了一会儿，他们按约定信号一齐坐到帐 70
幕上去，使得哥萨克不能将武器从下面抽出来。正在这时，伏兵飞奔而至，一部分哥萨克被消灭，另一部分成了俘虏。鲁金觉察到了自己愚蠢的犯罪行为，但为时已晚，于是开枪自杀了……这里又从头到尾重演了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的全部悲剧，只是规模小点罢了。这些老爷们什么书也不读，什么都不知道！

此后，吉尔吉斯人于4月3日进攻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洗劫了亚美尼亚人的集市，火烧了尼古拉耶夫镇和沿岸各个灯塔。6日攻打炮台，8日占领炮台周围的果园。如无高加索方面的援军赶到，上述炮台将被攻破，它的十四门炮将被夺走，这是完全可能的。9日从高加索派来的部队在伯爵库泰索夫上校的率领下乘轮船到达。这支部队有一个步兵营，另两个步兵连，两个边防连，六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部队没有给吉尔吉斯人以喘息的机会，到4月末五千帐户的吉尔吉斯人屈服了，并接受了新章程。

虽然如此，吉尔吉斯人仍将从鲁金部队俘来的哥萨克少尉利夫金和五名哥萨克卖给希瓦汗王当奴仆，哥萨克大尉洛基诺夫被押在吉尔吉斯人手中，马亚耶夫被杀……

从奥伦堡和古里耶夫立即给草原各路部队派来了增援部队，克雷扎诺夫斯基本人也来到恩巴河。

古里耶夫部队以前由海军上校特维里季诺夫率领。因他生病，现由参谋总部中校萨兰乔夫指挥，于6月18日在马斯舍湖附近进攻了背信弃义地袭击鲁金的阿达耶夫部族，从他们手中夺取了近三千头牲畜。阿达耶夫部族表示了顺从之意，并向萨兰乔夫交出了哥萨克大尉洛基诺夫、两名哥萨克和四名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附近的移民。7月7日萨兰乔夫向海边进军，攻打杰麦涅耶夫人。他们将儿童、骆驼和驮载马匹都遗弃在海岸上，自行逃往海

岛。马匹陷于污泥之中。后来这些吉尔吉斯人自感没有任何物资贮备，便投降了。他们交出了俘虏和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抢劫的一切物资。

其他部队中值得叙述的还有巴伊科夫中校的部队。巴伊科夫将重载留在乔甘河后，带一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于6月28日向钦克进军。他们在无水的阿斯曼泰马泰沙漠中历尽了千辛万苦，在二十三天内一天不停地行军近五百俄里。他们抢劫了游牧人，夺取了很多牲畜。不过部分倒毙了，另一部分抛弃了。最后返回了乔甘河。7月21日他率领第一梯队转到丘什卡湖，派六名哥
71 萨克和十四名带滑膛手枪的顿河地方炮兵护送一百三十头骆驼返回。25日吉尔吉斯人在奇格莱角，即钦克的突出处袭击了这支队伍，哥萨克将骆驼列成方阵，绑住驼足。一个名叫沃洛申科夫的顿河人驰往乔甘河求救。吉尔吉斯人身穿锁子甲下马爬来……。牵骆驼的人就投降了。哥萨克看到我们的手枪无济于事，便开始夺取吉尔吉斯人手中的长矛自卫……我们三人被打死，十五人负伤……从乔甘河来的援军赶到了，吉尔吉斯人就急忙逃走。巴伊科夫非但没有受到申斥，反而又将比齐亚诺夫将军的部队的一部分划归他指挥。比齐亚诺夫被召回奥伦堡去了，而巴伊科夫没有走到门苏阿尔马兹，当他看到恩巴河时便转到萨格兹了，因而接受了这部分部队。巴伊科夫受命只有根据县长的意见才能动武，但他推进到萨格兹后，尽管县长告诉他那里是和平居民，他却置若罔闻，对居民进行了抢掠。后来将他召回，交付法庭，判处终身流放。

奇格莱的英雄们应该载入史册，他们是三名乌拉尔的哥萨克柳比莫夫、索科洛夫和翻译哈利莫夫，十四名顿河人：炮兵下士科尔诺夫和哥萨克沃洛申科夫、卡尔塔舍夫、鲍戈马佐夫、基列耶夫、叶罗费耶夫、切鲍塔列夫、克鲁日林、卡什雷科夫、波诺马廖夫、库利科夫、萨弗罗诺夫、蒙谢耶夫和科索诺日金，还有奥伦堡的三名

哥萨克，姓氏不详。

所有生还的人都授予军功勋章。此外，沃洛申科夫提升为哥萨克军士，科尔诺夫提升为哥萨克少尉。

原拟于1871年由土耳其斯坦军区惩治希瓦。高加索和奥伦堡两个军区派部队予以协助。高加索派部队前往乌斯提尤尔特，奥伦堡派部队前往巴尔苏基以制止游牧居民的干涉。在我国方面由吉尔吉斯人组成许多游击队伍，任务是阻止希瓦人进入我国境内。但由于同伊犁的关系破裂，希瓦问题就退居到第二位。虽然和希瓦还进行着谈判，但这是通过布哈拉埃米尔进行的，因为受过汗王无礼冷遇的考夫曼不愿使自己的声誉再受玷污了。

1871年5月间，从萨兰乔夫上校的部队中派出了奥伦堡的半个哥萨克连，在哥萨克大尉阿加波夫的率领下，护卫通常走在部队前面提前造饭的战地炊事班。阿加波夫在沙漠中迎面遇上赶着所抢马群的吉尔吉斯人。阿加波夫将炊事班丢在一边，率领哥萨克攻击抢掠牲畜的盗匪，夺回了马群，追赶了六十俄里。但他在胜利 72
的激情中没有察觉自己同三名哥萨克已远远地超过了部队，陷入了密集的敌群之中。阿加波夫最后发现已被敌人包围，于是他们四人翻身下马开火射击……吉尔吉斯涌向前来，我们的勇士一直在坚守着。不久，其余的哥萨克骑着疲惫不堪的马匹赶上前来，才救出了自己的指挥官。

野蛮人对步枪的过分崇拜，在这次救了阿加波夫。吉尔吉斯人对于刀剑却全然不惧。如1870年4月21日曼格什拉克部队长官率领达格斯坦的非正规骑兵团的五十七名骑手返回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时，在距炮台十二俄里处遭到一群阿达耶夫人的袭击，撒尔克斯人进行了白刃战，击退了敌人，但是损失了二十四个人。

这一年，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发生了变化，疾病的迅速蔓延促使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派遣参谋长斯维斯图诺夫将军前往该地。他

认为必须将部队从巴尔汉山撤回过冬，这和斯托列托夫的意见一致。在没有明确宣布是否很快从克拉斯诺伏斯克方面开始向希瓦进军的决定以前，斯托列托夫不愿向斯维斯图诺夫报告自己关于将来行动的设想。斯托列托夫自己坚持认为，进军不应迟于当年(1871 年)秋天。他满有把握地说，这支有一千一百人、三百匹马和六门山炮的部队就足以对付希瓦。但撤出巴尔汉我们就要失掉从在邻近处游牧的土库曼人手中得到骆驼的可能。斯托列托夫认为，大部队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进军是代价高昂而又困难重重的一种措施。因此，惩治希瓦的任务主要应由土耳其斯坦的军队负担，而高加索军队只要有效地佯攻就足够了(斯托列托夫 1871 年 1 月 20 日呈送考夫曼的报告)。

是工事地点选择得不当吗？是斯托列托夫表现自负吗？是他不愿报请上级核定没有完全拟好的军事行动计划吗？是由于他的性格和习惯的某种特点吗？总之，不得而知，由于何种原因或斯维斯图诺夫向总司令官报告了些什么，斯托列托夫被撤换了。参谋总部的马尔科佐夫中校接替了他。

在撤出巴尔汉的阵地之前，马尔科佐夫奉命利用部队所处的突出位置，对通向希瓦边界的所有道路进行侦察，以后向南转移到阿特腊克河一带。

73 马尔科佐夫用武力夺取了土库曼人的骆驼后，9 月间向希瓦边界萨雷卡梅什进军，一个月后到达杰克恰井附近，从这里向前便是希瓦的绿洲。当我国部队接近萨雷卡梅什时，希瓦汗王正在上述井区附近狩猎。可以想象，惊慌万状的汗王怎样疾驰奔回希瓦，沿途又怎样鸣警报信！他们很快地集结了民军，终于向杰克恰井开来了一伙骑兵。这支队伍没有遇上已转回巴尔汉的俄国部队。希瓦人自诩说，他们已将异教徒赶跑了。

返回的途程也需要一个月的时间。马尔科佐夫撤回巴尔汉的

岗哨后，向阿特腊克进军，前往切基什利亚尔，于 11 月 24 日到达该地。

在马尔科佐夫进军的同时，土耳其斯坦方面戈洛瓦乔夫将军的部队也从治扎克出发经过布坎山向前推动了。这样，两支部队都到达了希瓦边界。此举使汗王的仆从大为震惊，显而易见，在此以前那种自以为不可接近的信念已经动摇。在汗王召集的会议上，汗王手下的所有首领都一致认为，如果俄国人已经越过保卫希瓦的荒野沙漠，那么就毫无任何抵抗之计了。而且由于缺乏粮食，希瓦的民军不能长期集结。于是会议决定，向俄国人派出使者，最好探听一下虚实，拖延时间，讨价还价，能否少付代价免除灾祸。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派人去见考夫曼。他们似乎觉得，既然对考夫曼已经作出了如此之多的无礼行动，现在又以温顺卑恭受制于人的身份去见他未免太难堪了。

他们向高加索总督和奥伦堡总督都派了使者。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亚洲的外交官们为了反对邻国的一个总督，竟向邻国的另一个总督请援，可能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竞争上，显然这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常常可以见到，脱离了自己的主子的伯克官员们就是这样行事的。这次希瓦人在高加索和奥伦堡控诉了考夫曼，并对锡尔河左岸再次提出了要求。还威胁说，如不缔结新条约解决边界问题，就不能释放俘虏。到底巴巴·纳扎尔·阿塔雷克给朝廷带来了个什么样的信函，不得而知，因为根据外交部的指示将他扣留在奥伦堡了。另一个使者马戈麦特·阿明也被扣留在捷米尔舒列。向二人宣布说，在俘虏未获释，未向考夫曼派出同样使 74
者之前，不准他们谒见皇帝陛下，也不许会见总督，不接受任何信函，不听取任何申述。

希瓦人虽然眼见俄国政权当局是协同一致互相支持的，但仍不愿让步，不愿向考夫曼卑恭屈节……他们又派了一个使团到东

印度去了。

该国新总督在答复中建议他们向俄国表示屈服，履行一切要求，以后再也不要制造引起俄国不满的任何借口。早在1840年希瓦就从艾博特和谢克斯皮尔处听到过这种建议。英国人深知，逼到极端的俄国人或迟或早总要粉碎希瓦。毫无疑问，它必将在阿姆河上立定脚跟，而这种情况绝不是符合英国人的心愿的。

希瓦人的顽固态度恰恰是随着他们的这些使者所遇到的阻碍而强硬起来。他们决意在祸事临头的紧急时刻才释放俘虏。因此我们将两个使者逐回，并向外里海边区各部队司令官下令，在原定的1872年秋季侦察期间，在俘虏未获释前，不接待希瓦的谈判使者。如果估计希瓦会坐下来谈判，那么，显而易见就不会安排如此规模非同儿戏的侦察活动了……

事实上，这次侦察是一次所谓的加强侦察，如行动得手，这次侦察将变成强攻和决定性的进攻。否则，也不失为一次普通的侦察……

早在1872年6月，当与希瓦谈判结局未见分晓的时候，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和切基什利亚尔部队对这次侦察就已着手准备了。催促马尔科佐夫尽一切努力迅速准备妥当，以便当第一道命令一下来，就能按照总司令官指示的时间和地点给希瓦以决定性的打击。高加索当局认为希瓦的灭亡只是时间问题。1872年7月1日参谋长杜霍夫斯基将军写给马尔科佐夫的命令中说，未经梯弗里斯许可以前，不要深入太远，只是把希瓦人痛打一顿，将他们赶到某一地方，而自己决不要进入希瓦城内，也不要攻城。不然，怎么能叫做侦察呢？这种非常奇怪的命令真叫人可笑……站
75 在城墙脚下，听候梯弗里斯下达攻城命令！没有一个月的时间无论如何也收不到这样的命令！

马尔科佐夫于7月末开始了侦察进军。如同以前一样，先用

武力夺取了游牧民手中的骆驼。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和切基什利亚尔共出动了十二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十门大炮。两支部队应在托皮阿坦井会合。7月27日，由四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组成的第一梯队在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率领下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沿途掠夺了所有的骆驼。可是抢到的骆驼还是很少，以致不得不往返多次才将物资送至前方井边。由三个步兵连和四门山炮组成的克卢根上校率领的梯队，用同样的方法，在卡雷兹井和康格阿格维尔雷井间的十俄里半路程中，用一百头骆驼往返驮运，竟用了八天时间。

马尔科佐夫将克卢根留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坐镇，自己从海路前往切基什利亚尔，第一个任务便是派遣两个步兵连前往塔甘克雷奇、丘胡鲁库和布格戴利各井区搜寻骆驼，一个连应占领上述各井，另一个连前去围捕，并将骆驼队从希瓦湾赶到该处。

马尔科佐夫在这次行动中好似一个头脑迟钝的黄毛小儿，他下令只准携带六天的粮食，水用军用水壶盛装！

炎热的气温已达50°。从南面向井区进军的那个连，几乎完全躺倒在地……人们在绝望中喝自己的尿水！有些体质较强的走到格梅什捷佩并给半死半活的弟兄们取来了水……从北面向井区进军的另一个连也几乎全部倒下，但是有人偶然发现一口井，全连才算得救。后来还捕获了二百头骆驼。这就是这次困难重重的远征队的全部收获，因而远征没有继续下去。决定在秋季重新进行远征。

第 五 章

76 1872年秋季马尔科佐夫的侦察。夺取土库曼人的骆驼。贾马拉井附近的战斗。准许向希瓦前进。体面退却的借口。转向帖克人。捣毁荒凉的巴米和别乌尔马。相反的结果。1873年的设想："从三个方面同时进军！"从高加索前往希瓦的所有道路。加强曼格什拉克部队。马尔科佐夫获取骆驼的一切努力。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侵犯波斯边界。"大伤脑筋的迫切需要"也促使马尔科佐夫越过边界。派遣佐洛塔列夫上校前往切基什利亚尔察看搜集骆驼的情况。马尔科佐夫匆忙离去。部队的编制。选择的道路不能令人满意。在曼格什拉克集中骆驼。卡法尔比伊的叛变。烽火。希瓦汗王的告示。拉库扎-苏谢夫斯基的一个哥萨克连。克维尼塔泽中校率领的一个惊慌失措的哥萨克连。用面团代替面包干。在混乱时谁首先离开俄国人远走高飞。到2月只给马尔科佐夫搜集了五百二十二头骆驼。去年的欺骗是造成失败的原因。里海方面装备远征部队的详细情节。曼格什拉克部队的编制。有斯巴达精神的人对过分阔绰的鄙视。指示马尔科佐夫不要客气。参谋总部的方案。考夫曼的意见。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异议。进军的最后计划。

为了勘查从阿特腊克河方面通往希瓦的所有道路，于1872年秋季决定将克拉斯诺伏斯克的一部分部队用轮船运往1871年末修建的切基什利亚尔堡垒①。从这里部队应当沿着阿特腊克河右

① 距阿特腊克河口二十六俄里处。近岸处海水极浅。轮船要停在数俄里之外。货物在此要转卸到土库曼人的小船上运走。但小船也只能行至距岸边一俄里处。这里水深及膝。从这里将货物再用人工搬运到岸上。

岸，向帖克地方前进，调查由此往北经过阿斯哈巴德直达希瓦的所有道路，然后经基孜尔阿尔瓦特返回。

8月23日由卡巴尔达第八十步兵团三个连组成的部队登上轮船，于25日在切基什利亚尔登陆。到这里后发现，指望得到很多骆驼的打算已完全落空。波斯人散布流言说，在阿特腊克河彼岸，在他们那边，土库曼人完全可以安宁地过太平日子，因为俄国人不敢到那边去。又说，如果土库曼人想投靠俄国，那么库尔德人和戈克兰人将要迁居到他们的土地上去，而戈尔甘河水将引向南流。此外，还加上另一个情况，就是前往希瓦的部队到达前不久，一支由五千头骆驼的商队从银色丘陵（即格梅什捷佩）起程前去运 77
粮。这种情况使得土库曼人可以将剩余的牲畜毫不困难地安置在戈尔甘河和阿特腊克河之间的地带，而如果土库曼人答应用他们的运输工具为我们效劳，那么希瓦人有可能会截走那支商队。

无论如何，同阿特腊克河彼岸的土库曼人达成协议，让他们自愿给我们提供骆驼的尝试是难以成功的。于是马尔科佐夫上校决定使用武力。9月10日前，已从阿特腊克河左岸、即波斯那一边顺利地夺来两百头骆驼。这样越过我们自己确定的边界线，当然要引起土库曼人的应有的反应。每天夜晚阿特腊克河彼岸的牧人成群结伙地偷偷走到我哨兵线背后，只是由于哨兵的高度警惕，才使部队免遭抢劫和死伤。但他们却从我们的土库曼人手中顺利地抢走了一千只羊。

那时，马尔科佐夫上校通过阿斯特拉巴德航海站站长，请求我国领事官向波斯地方当局建议，要采取措施恢复阿特腊克河彼岸的秩序。否则，马尔科佐夫威胁说，我们将渡过阿特腊克河自行惩治盗匪……

由于得不到所需数量的骆驼，迫使改变原订的计划。部队已经不是从切基什利亚尔，而是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开动了。9月初，

从这个堡垒出动了四个步兵连（两个达格斯坦的，两个希尔万的）和四门山炮前往托皮阿坦井，其目的是在土库曼人迁移游牧途中夺取他们的骆驼。9月13日马尔科佐夫派出卡巴尔达的一个步兵连前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后，他自己率领两个连（第五边防连和第二步兵连）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前往托皮阿坦井，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动的克卢根上校的部队也应当来到这里。到9月30日，除三个连仍在途中外，整个部队都已集中在托皮阿坦井。马尔科佐夫在这里收到了总司令官的最后命令："不要到希瓦去"，这就意味着，摆在他面前的任务是查看道路，转向帖克人地区后返回原处。当第一批各梯队刚刚出发，暂留原地的科兹洛夫斯基少校的部队（三个步兵连和两门野战炮）于10月7日遭到了一股约有五百人的骑兵袭击，抢去了一百四十六头骆驼，而他们自己没有什么损
78 失。第二天开往贾马拉井的主力部队受到了袭击。主力部队由九个步兵连和十二门山炮组成。这九个连中两个连是达格斯坦人，两个连是卡巴尔达人，五个连是希尔万人。

午后二时，一股受到昨天胜利鼓舞的帖克人企图夺回自己的骆驼。约有二百五十名土库曼人是由索菲汗率领的。部队已作好迎战的准备。哥萨克（有三十二人和三名军官）向土库曼人迎战，当时土库曼人已砍倒两名驼夫，赶走骆驼。哥萨克开枪射击，步兵一赶到就投入了白刃战。一部分土库曼人匆匆忙忙地隐蔽在灌木丛里向我步兵开火，这样的灌木丛在贾马拉附近连绵不断的沙丘上长的全是。另一部分则同哥萨克交火。但射击很快就停止了，因为我们的步兵已经跑到敌人面前拼起了刺刀。骆驼被夺回了，敌人开始逃窜。他们遗弃了二十三具尸体，十人被俘。俘虏供称，土库曼人已运走十五具尸体，此外还有三十多人负伤。这样，敌人的全部伤亡为七十八人。我们的损失是：一名哥萨克和两名驼夫被打死，一名军官（哥萨克少尉捷奥洛夫）、一名士兵和一名驼

夫头目负伤。马被打死两匹，伤一匹。

9日，科兹洛夫斯基的梯队到达贾马拉井。在这里修建了堡垒。卡巴尔达团第七连及体弱人员和两门大炮（山炮和野战炮各一门）留驻在此。马尔科佐夫率领其余部队共十一个连（两连卡巴尔达的，两连达格斯坦的，七连希尔万的），三十五名哥萨克和十二门大炮（其中有一门野战炮）开始向前推进。随身携带了四十天的给养。部队的骆驼队由在托皮阿坦井夺来的一千四百头骆驼组成。进军的目的是侦察经过伊格迪井和奥尔塔库尤井的道路。如果有可能还须侦察奥尔塔库尤井与希瓦之间的无水沙漠地带的往来通道。情况是很清楚的，这次进军无论如何也免不了要有战斗。但要知道这支由十一个连和十二门大炮组成的部队应有能力对付最严重最有力的攻击，因此可以不必为它的命运担心，甚至还可以指望它取得胜利，这样就可以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结清我们同希瓦之间的陈年老账。

高加索总督得到这些情报后，决定撤销不准马尔科佐夫进军希瓦的禁令，甚至准许他去占领希瓦，并将准其进军的命令派急使传递。同时，他预先告知说，如果部队没有取得任何决定性的成果回来，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因为该部队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侦察。但是当时的情况应该使马尔科佐夫于急使来到部队之前就决定放弃采取行动的打算。部队不象个作战部队的样子（这是马尔科佐夫 79
于 1872 年 10 月 30 日第 729 号报告中的措辞），骆驼疲累不堪，每一站路程中都要倒毙几十头，以及如上所述，帖克人剽悍善战。这一切都使马尔科佐夫本来满有把握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他几乎在迈出前进的第一步时，就开始考虑如何退却的问题。但是，要退却就必须找一个最体面的借口，既不要在上司面前败坏自己的名声，也不要在帖克人和希瓦面前丢脸现丑。应当承认，既要以体面的借口堵住俄国人的非难指责，同时又要使帖克人和希瓦人相信，似

乎他根本没有想过向希瓦进军，要将这两点统一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体面的陈述如下：(1)在伊格迪，路分二条，一条经奥尔塔库尤到希瓦，另一条通往帖克人地区。因此我们继续向奥尔塔库尤前进，就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行动目的地是希瓦，那就无论如何也要到达这个目的地。否则，我们就要在整个草原所有人的心目中丢脸现丑。(2) 我们的骆驼已经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虽然也能勉勉强强地拖到希瓦，"但返回时困难非常之大。"(3) 希瓦人和帖克人数量众多的骑兵只是在进攻的敌人面前显得不行，也就是说，在我们退却时它就会变得野蛮自信，因此我们的部队每后退一步都要进行反击。(4) 更加困难的是："我们的部队在这种令人感到可怕的沙漠中行动，完全不象一支作战军队，"它只是一支由一千二百名步兵掩护的、拥有一千四百头骆驼的大驼队，前后长达十二至十四俄里。甚至帖克人派人前来请求释放俘虏时为自己辩护说，他们将我们当成了波斯军队！ (5) 事情到这种地步，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前进并占领希瓦，既轻而易举，又颇为适宜"。但参谋总部奥泽罗夫上尉送来的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的正式命令："不要到希瓦去！"取消了这一行动方式。

总之，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到，马尔科佐夫不怕继续进军，也不担心得不到胜利，他顾虑的是撤退，因此不准前往希瓦的禁令来得正好。但是，如果说他担心在返回途中骆驼力不能支，那么有谁会阻碍他在希瓦更换骆驼呢？如果说占领希瓦象他说得那么轻而易举和颇为适宜，而他担心的只是退却时敌骑的袭击，那么在击溃希瓦之后谁又会妨碍他留在希瓦等待卡扎林斯克援军的到来呢？"以战养战"这句古老的格言在亚洲这块地方恰恰是完全适用的。那么，供养十一个连队就不会有多大困难。他已经习惯于用武力夺取骆驼，当然也可以用这种方便的方式弄取面包、大麦及其他一切

东西。

所谓体面借口的论据有如上述。现在我们再看一看马尔科佐夫想用什么办法使希瓦人相信，关于希瓦他连想都没有想过呢？

到伊格迪后，帖克人的使者来到部队请求交还俘虏并表示道歉。对部队来讲，俘虏总是一种负担，因此释放俘虏是很乐意的。但对此却提出了如下条件：三日内帖克人必须送来三百头好骆驼，如果不送就要受到惩罚。这番用意是清清楚楚的：土库曼人先领回了俘虏，当然是不会送骆驼来的，于是我们的部队便从前往希瓦的路上折回，这种行动好象是为了惩罚土库曼人的欺骗行为……在报告中是这样写的："不出所料，帖克人没有送交骆驼。"因此部队就于 10 月 19 日黎明转往基孜尔阿尔瓦特，并于 25 日到达。途中夺得绵羊数百只。当晚，部队将重载留在该地，沿着通往帖克人住区的道路又轻装前进了。

科德什佐、克齐尔切什麦、真基和巴米等堡垒已弃守。巴米距基孜尔阿尔瓦特有四十俄里。部队于 26 日到达该地，稍事休息数小时后，在该地留下一个连，继续前往别乌尔马过夜，在那里遇到一些居民，但由于天黑，部队无法包围他们的阿乌尔，只投掷了五六个手榴弹以回答对方的几发枪声。清晨，发现所有居民都逃往山中，派去追赶的人空手而回。于是部队又返回巴米，将那些居民遗弃的帐幕付之一炬。在别乌尔马和巴米两地共烧毁帐幕一万二千顶。夺得八十头牛。如果每顶帐幕以价值四十卢布计算，仅此一项土库曼人就损失了五十万卢布。当然，在土库曼人看来，马尔科佐夫的所作所为是极不正义的，因为一开始是俄国人先用武力夺了他们手中的骆驼，以后他们想夺回自己的骆驼未成，勇敢的人们当了俘虏，马尔科佐夫释放俘虏的条件又是用骆驼交换，后来由于没有如期履行这个条件，马尔科佐夫又不管碰上什么人就横加杀戮。

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糟透了的事情。这简直是希瓦人的行为，哪里象俄国人哪！……帖克部族的战斗品质至今受人称
81 颂，他们从没挫败过，这倒也是真的，因此歼灭这个部族定会在土库曼人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就说这些也就够了吧！

部队作完自己的事以后，于29日返回基孜尔阿尔瓦特。翌日，冯·克卢根那个营随带九百头骆驼从堡垒出发，前去撤除贾马拉堡垒并运送所有重载。在基孜尔阿尔瓦特留有六个连、一个半月的给养和一百五十头半死不活的骆驼，还计划在丘连达格观察一条最近的通道，然后，沿阿特腊克河及其支流苏姆巴尔河前往切基什利亚尔。部队于12月18日到达该地。一千六百头骆驼走到该地的只有六百三十五头，而到春季只剩下五百头了。这次远征的经验表明，一个一百二十人的连队，为了运载两个月的给养、营幕、备用弹药、炊具、药品和七天用水，就需要一百到一百零五头骆驼；每门大炮需要十头骆驼，一个骑兵需要四头骆驼，饮马用水还不包括在内。看来高加索的军官如马尔科佐夫之辈不懂在草原上如何行军，把人当成了试验品。事情本来是很简单的，自己不懂，就应该向内行求教。一百多年以来经常向草原派遣部队的奥伦堡人就是这方面的教授。1873年进军希瓦对奥伦堡人帮助很大，积累的经验十分丰富。正是自尊心作怪，马尔科佐夫竟不向任何一个奥伦堡人请教。如果马尔科佐夫在火烤一样的沙漠中毫无情理的行动只是为了达到考察道路的目的，那么，责成骑兵上尉斯科别列夫去完成这一任务更为有利。他们只需七个人就可走遍所有这些道路并能作好地形测绘。对于国库来说，最多用千分之一的开支就够了……

不仅希瓦人，而且英国人都把这次加强了的侦察看作对希瓦的决定性进攻。在这次行军期间，外国的，特别是英国的许多报刊上接二连三地登载似乎希瓦已被占领的消息，但对英国人并未

产生影响，他们对这一新闻完全不感惊奇。显而易见，他们早已习惯于这种结局，认为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可是，希瓦仍然完整无损，它依然呼吸自由。希瓦人和其邻人都把高加索部队侦察后返回原地的行动看作是遭到失败以后的退却……

一个以荒野沙漠等自然条件为屏障的、在各方面都微不足道的盗匪巢穴就这样存在着。希瓦人利用土库曼人每年在市场上出 82
卖的波斯奴隶的双手为自己耕耘阿姆河下游的肥田沃土。希瓦本身只有三十万人。在它的旁边是俄国这样的强国，但这个强国直到目前对它却毫无办法。这是一种奇怪的反常现象。

土耳其斯坦由于占领了伊犁并和喀什噶尔建立了睦邻关系，自己的左翼和后方得到了安全保障，终于能腾出手来回敬希瓦早已向我们提出的挑战。

高加索方面坚持认为，高加索人足能单独对付希瓦，无须惊动其他军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从奥伦堡和土耳其斯坦两地出动少量部队张张声势就够了。

毫无疑问的是，马尔科佐夫两次侦察的致命弱点，即那些骆驼似乎眷恋故土而不断倒毙的事实促使人们严肃地考虑，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并且摒除了由高加索方面单独和希瓦作战的主张。

亚历山大二世皇帝命令土耳其斯坦、奥伦堡和高加索三个相连的军区进军希瓦，要求尽可能同时到达希瓦绿洲。

因为马尔科佐夫这支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遭到了失败，犯有错误的人把全部罪过首先推到烈日上，说它炙热灼人不象春天和煦。其次责怪苍天不聚拢乌云，也不降雨。显然已经把选择道路的问题列为次要的了。但如果说水是这里的根本问题，有充分的水就可以克服炎热的困难，那么，选择适当的道路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在 1871 年和 1872 年这两年当中，高加索军队行军三千六百俄里，并且勘查了以下几条道路：

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有以下两条道路：(1)沿乌斯提尤尔特前往萨雷卡梅什的道路有许多陡峭的上下坡。从库勃谢勃舍诺姆到乌宗库尤八十七俄里，从乌宗库尤到达赫利一百一十六俄里，这段路为无水地带。饲料缺少。1871 年曾有传说，似乎乌宗库尤已被填掉。但一年多来却没有去调查。(2) 沿乌兹鲍伊前往萨雷卡梅什并不比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也沿乌兹鲍伊的路难走，反而要方便一些。无水地带有九十俄里，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附近，那里的水对健康有害，但饲料充足。

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也有两条道路：(3)沿着乌兹鲍伊前进，道路平坦，向北则遇有许多沙丘，行动颇为困难。饲料充足，无水
83 地带有九十六俄里。(4) 沿着阿特腊克河和苏姆巴尔河的道路难以行走，因为相当长时间要经过山地，河岸是黏土，下雨天骆驼容易滑倒。从季纳尔到伊格迪之间一百俄里地段无水，且多沙丘。除萨雷卡梅什这条道路外，所有上述这些道路都会合于伊格迪井。

从伊格迪往前的道路完全没有勘查。有些情况只是打听来的。不论走哪条路降雨都是福音，但在沿阿特腊克河的那条路上，下雨却是莫大的灾难。所有这些道路谁都不会自愿去走，因为都很困难，只是方面有所不同。最好的路还是萨雷卡梅什这一条，马尔科佐夫在 1871 年沿着这条路走到了杰赫恰井并惊吓了汗王。

还有一条从金杰尔利湾出发，经巴尔斯基尔马斯盐沼地带前往孔格勒的道路。高加索军区司令部曾向马尔科佐夫建议走这条路，但他以完全不了解为理由，放弃了这条路。但后来表明，马尔科佐夫自己所挑选的沿着乌兹鲍伊前往伊格迪这条路，他本人也同样是不熟悉的。而当时司令部所介绍的那条路，虽然无人知晓，以前无人考查过，也没有人走过，洛马金的部队却顺顺当当地走过

去了。原来这是一条最短的路。从海湾上的波尔苏布伦到孔格勒只有三百二十五俄里。

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经萨雷卡梅什到库尼亚-乌尔根奇城约五百七十俄里。

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的两条道路经过伊格迪井到达伊兹穆克希尔近七百五十俄里。

但是，除沙漠、无水荒原和炎热之外，通往希瓦的道路上还有从英国向我们发来的一大堆公文函件阻挠前进。早在1869年初英国政府就要求我们同意建立中立地区或中立地带，无论我们，无论英国都不应通过该地区。这样的地带应该是阿富汗。当我们对此表示同意时，英国人立刻又要求新的让步，他们开始已不是谈中立地带，不是避免冲突的缓冲地区了，这种缓冲地区是不存在的。他们开始对于划分势力范围讨价还价，自己并划定了以阿姆河为分界线！我们对此也表示同意……那时，他们又要求我们不要把希瓦并为己有，戈尔恰科夫对这个要求也予以承诺。谈判是由舒瓦洛夫伯爵进行的。看来我们的外交官员是把希望寄托在武将的身上了，他们向来就会向人证实，军事情况不允许毫无改变地履行诺言。

终于，当英国人安心自慰欢庆似乎已到手的胜利时，我们的军队正在开往希瓦的途中。

获取骆驼困难重重。于是马尔科佐夫考虑，要在曼格什拉克为即将开始的1873年春季远征希瓦集中骆驼，然后再从那里把骆驼赶往克拉斯诺伏斯克。他还考虑，或将整个部队部署在沿阿特 84
腊克河的各个堡垒中，形成一条边境警戒线，目的是阻止牧民到右岸，也就是到我们这一边来，除非牧民同意提交一定比例的骆驼给我们。由于牲畜不能长期地留在阿特腊克河左岸，约穆德人不得不向我国境内转移，这样，他们只好牺牲部分牲畜以免其余牲畜挨

饿。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下令采取第一个办法并命令曼格什拉克部队长官购买或雇用四千至五千头骆驼。那时，即1872年11月初，曾下达命令将整个部队四个月需用的面包干烤好。拟于2月中旬之前从巴库调来六连步兵、两连骑兵以加强这支部队。这两连骑兵计划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登陆，由此开往萨雷卡梅什。估计到马尔科佐夫筹集骆驼的办法可能失败，高加索长官决定加强曼格什拉克部队，并决定也将它开往希瓦。这样，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便退居第二位了。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曾给马尔科佐夫下达过这样的命令：只有完全能够保证所需的运载工具时，才能出发远征……对于曼格什拉克部队的加强和装备问题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将从达格斯坦来的两个捷列克哥萨克连调往克拉斯诺伏斯克，便不必把曼格什拉克来的、指定为护送骆驼的部队调到那里。

（2）另外两个捷列克哥萨克连从达格斯坦调往曼格什拉克。

（3）从阿普歇伦和萨穆尔团抽调八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到曼格什拉克。

（4）将一千五百人、六百匹马、两个月所需的粮草给养运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克炮台。

曼格什拉克部队当前的任务首先是确保曼格什拉克的安宁。如一旦需要，则对奥伦堡部队和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提供援助。

无须解释就可了解，这些措施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中必然要引起不太愉快的感觉。几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年复一年地不断行军草原，进行侦察，都是为现在的远征作准备的……但现在由于某些土库曼人不给自己骆驼而使贪图功名的幻想成了泡影……

应当预料到，马尔科佐夫为了能率领整个部队出发远征，一定
85 要采取一切手段的。问题是他要选择什么样的手段呢？

为此，现有两个标准："能够达到目标的手段都是好的"，换言之，目标达到就证明手段正确。这是马基雅维里① 说的，"在战争中一切手段都是好的……愚蠢的手段除外"，这是拿破仑说的。这两句名言中哪一句比较接近马尔科佐夫的思想方式呢？这个问题并没有使注意事态发展的人长久费解。

"自 1 月上旬起，在切基什利亚尔我们的宿营地周围，从阿特腊克河那边开始出现整批整批的武装土库曼人，企图赶走我们的骆驼……而且还打算捕捉我们派去割草打柴的人。" 1873 年 2 月 19 日马尔科佐夫报告的开头就是这样写的。读者只要了解切基什利亚尔的部队迫切需要骆驼的情况，了解这些牲畜在阿特腊克河彼岸多得数不胜数的情况，就不难猜想到，我们这支有着无所苛求作风的部队会渡过阿特腊克河前去惩罚那些爱胡闹的土库曼人并乘机打他们的骆驼的主意！无须顾忌什么我们自己昨天还反复宣传的神圣的边界线和国际法的准则，以及那些希瓦人和土库曼人至今无法弄明白的宣传。也无须顾忌什么阿特腊克河是按照我们的意愿和办法并由我们亲手确定的同波斯的边界线……全部任务就是向长官提供正当的理由，以"迫于万不得已的情势"这一冠冕堂皇的言词解释自己的行动……恰在这时，效忠于我们的一些土库曼部族的头目前来请求保护，以对付阿塔巴伊人和约穆德人。因为属于季亚奇部族的阿塔巴伊人和约穆德人为了惩罚他们效忠俄国而抢走了他们的牲畜，割断了他们骆驼的腿筋等等。马尔科佐夫立即从希尔万团抽调七个步兵连组成一支强大的巡逻部队，在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的率领下沿阿特腊克河右岸，即我侧河岸进行巡逻。部队于 1 月 31 日出动，在一百五十俄里的路段中应当击退经常袭击部队骆驼的许多小股敌人。还从切基什利亚尔派出

① 15 世纪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择手段，即采取罪恶手段亦在所不惜的政策的同义语。——译者

两个哥萨克连支援巡逻部队。马德恰瓦里阿尼在巴亚特哈吉渡口对面修了工事并派哥萨克沿着河岸巡逻。

显而易见，马尔科佐夫决意试验一下未经长官同意的自己的第二套办法：将部队驻扎在牧民迁移游牧途中的主要渡口附近，并征收实物通行税①。

86 2月10日，一个由十五人组成的骑兵侦察班发现一股武装匪帮，便追上前去。但土库曼人顺利地渡过了阿特腊克河并从河对岸打过来几排枪，将基兹利亚尔格列宾团的一名哥萨克打伤。那时又得到了河彼岸结集着大批骑兵的消息。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断定，土库曼人怀有险恶用心，“认为不坐待敌人的进攻是完全合理的。”少校满有理由地自己决定越过波斯边界。他想让长官去想办法和波斯当局办理交涉吧！

于是两个哥萨克连在一百二十名步兵的支援下开始渡河。由于骑马过河不成队列，为避免不幸事故下令不准开枪射击，但土库曼人却立即利用了这一机会，他们认为自己根据某种理由有权保卫波斯的边界！

渡过阿特腊克河的第一批人中，一个名叫拉巴赞·巴克捷米罗夫的哥萨克立即受到了国际法的教训：被刺刀捅伤了十六处！接着土库曼人开始后撤，当然也引诱了我们的队伍。追击继续到晚上。“敌人”中有几个人和几匹马被打死打伤。在路上夺得的四百三十头骆驼和一名身带镣铐的波斯人是这一天的战利品。黎明前部队渡河返回。

马尔科佐夫决定将所获骆驼分发给遭到袭击受害最深的我国土库曼人。此举不仅向土库曼人，而且也向波斯人证明，越过阿特腊克河的行动不是为了“获取”骆驼，其唯一目的是前去惩罚敌视

① 后来由于发生混乱，已不能从曼格什拉克获取骆驼。这一混乱情况将在以后有关章节叙述。

我们的土库曼人。夺来的波斯人送交阿斯特拉巴德航海站站长，请他交还波斯政府。这样，必然会取得波斯人的谅解并向波斯人表明，贩卖波斯人的、"臣属"他们的土库曼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抢掠牲畜的盗匪继续骚扰我们的土库曼人，甚至在切基什利亚尔附近为非作歹，因为此类事态"完全损害了我国的尊严"，所以马尔科佐夫上校认为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是他向高加索军队副总司令官呈送报告说："我不能只局限于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对抢劫作案的土库曼人所给的教训，我建议立即越过阿特腊克河严惩盗匪。"

读者可以看出，上校只是将自己越过他国边界的意图报告给 87
自己的长官，而不是请示是否同意。可以想到，已经早就予以同意了……从 1873 年 8 月 27 日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关于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返回的各种原因上呈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奏折中可以看出，亲王殿下动身前往彼得堡之前，于 10 月 29 日确实曾准许马尔科佐夫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采取渡河行动。但于 2 月中旬彼得堡来电指示避免越过阿特腊克河，因而高加索军区的参谋长在给马尔科佐夫的信中说，渡阿特腊克河会给我们造成各种困难和麻烦，不如多耗费十万卢布去购买骆驼。

于 2 月 19 日这一报告送达之前，马尔科佐夫已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动了。下述情况是他采取这一行动的近因：2 月 20 日晨九时左右，看守枪支的哨兵发现在哈吉巴亚特墓地附近有两个骑马的土库曼人。立即派出六名哥萨克和两名土库曼骑手前去侦察。在墓地附近隐约可见的骑马人一发现侦察班出动便悄然退走。于是哥萨克加速追去，但碰上了隐蔽在距军营两俄里处山谷里的伏兵，伏兵有一百人。于是，他们扮演的角色马上颠倒了过来，哥萨克掉头逃走，骑三十匹快马的土库曼人紧跟在后面追了上来。一个名叫福马·马尔哈诺夫的哥萨克的乘骑开始落后，因此他的脊背和

手臂被长矛刺伤三处，他的同伴勒住马匹开始回射。设在山上的岗哨发现了他们的危险处境，便向军营鸣枪报警。军营当即出动两个连队和两门山炮，那股敌人迅即向恰蒂利渡口方向遁去。

21日前夜，还是这股敌人潜近营地，但被哨兵发现，当即迎头射击。我们的散兵线开始了战斗。当霰弹打出后，敌人便逃跑了。但在早晨，侦察班发现这股匪徒的残余仍在活动。这些土库曼人整天都在军营附近转来转去。部队中的骑手估计，所有这些骚扰活动的目的，完全不是想夺取骆驼，其目的在于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便赢得时间，使阿特腊克河彼岸的游牧人得以赶着牲畜渡过该河上游，神不知鬼不觉地经过丘连达格峡谷前往草原游牧。

土库曼人没有陷入圈套，我们在渡口筹集骆驼的希望也成为泡影。许多人对这一措施的效用如此深信不疑，以致他们敢于预
88 言，奥伦堡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将来除了从高加索人手中接收已占领的城市和战利品外，不过是"闲逛"一趟罢了。

该怎么办呢？土库曼人没有赶骆驼到我们这里来。上帝知道，我们多么需要骆驼！没有骆驼就不能前去远征。2月快结束了，奥伦堡人和土耳其斯坦人已经开始行动了……"大伤脑筋的迫切需要终于促使我采取行动彻底结束阿特腊克河彼岸土库曼人的胆大妄为的袭击，"马尔科佐夫上校为了给自己的行动进行辩解，在3月11日第465号报告中就是用这样的话开头的。2月27日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动了两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卡巴尔达的五个步兵连、萨穆尔的三个步兵连、达格斯坦的两个半步兵连及六十名哥萨克组成，配有一门野战炮和两门山炮。在马尔科佐夫亲自率领下开往别尤恩巴希渡口。另一个纵队由希尔万的三个步兵连，达格斯坦的一个排及四十名哥萨克组成，配有两门山炮，在阿拉勃林斯基上校的率领下前往古德柳奥卢姆渡口。马德恰瓦里阿尼少校奉命将希尔万人的一个步兵连留在巴亚特哈吉，然后率领六个步

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带着两门大炮越过阿特腊克河。2月28日拂晓，上述三路纵队同时越过阿特腊克河。土库曼人且战且退。科兹洛夫斯基少校率领五个步兵连、四十名哥萨克，带着两门山炮离部队主力尾随土库曼人并越过了戈尔甘河……这样一来俄国人携枪带炮进入了无可争议的波斯领土。

波斯人自己对此却是满不在乎①。当科兹洛夫斯基在返回途中不想涉水渡过戈尔甘河而要经过波斯要塞阿克卡拉的大桥时，我前往交涉的军使受到了特别友好的接待，城防司令官甚至对我们追击土库曼人表示满意！如果该城防司令官仿效我们马尔科佐夫上校的榜样，认为俄国人侵入波斯领土这一既成事态对国家尊严有所损害而采取行动以维护波斯尊严的话，则"大伤脑筋的迫切需要"将使科兹洛夫斯基受到不是那么友好的接待。

越界前去追击的所有部队到3月6日都返回阿特腊克河右岸。六天之内行军二百七十九俄里。我们没有损失②。越界的结果当然恢复了马尔科佐夫上校所关注的国家尊严。此外，部队还 89
增添了二千二百头骆驼……这个数量毕竟很少，加上原有的总共才有二千八百头。这时马尔科佐夫就请求巴库省长从高加索经海路运来二千头骆驼、五百头驴、二百辆大车。事实很明显，如果按马尔科佐夫的愿望安排一切，那么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只有到了秋季才能出动。但到那时已经不需要他的协助了。这一幼稚的请求，自然不被理睬。

高加索军区副参谋长佐洛塔列夫上校出差前来切基什利亚尔。他奉命只有在备齐"完全可靠的"、足够数量的，即能够保证不

① 有一件与这一行动相类似的事。那是1867年，当察罕格根呼图克图在我国领土内抢劫拜肯纪特吉尔吉斯人时，我们曾要求中国对此负责赔偿。

② 土库曼人在相当远的距离外射击，子弹落不到人们头上，也不能造成任何损伤。虽然有两个士兵头上落了子弹，但和手指弹了一下似的，既没有伤口，也没有震伤。

少于十二连步兵及相应的骑兵炮兵的行军需要的运输工具时，才能批准出征。可以想象，对马尔科佐夫本人的指挥才干可能已不相信，所以派另一名军官来此，但也可能是担心马尔科佐夫在骆驼数量不足或者质量不甚牢靠的情况下就冒险出发远征……

佐洛塔列夫应当迅速将留下来不参加远征的所有部队调往金杰尔利湾的曼格什拉克，并将为他们准备好的给养运往该地。对于马尔科佐夫，则视其能出动兵力的多少，或命其向希瓦进军，或留在切基什利亚尔，可以在该地作伴动进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超过六站路程。甚至有条件进军希瓦时，切基什利亚尔部队也只能起最不显眼的作用，因为到达希瓦汗国的边界后，该部队应当，而且一定要在原地等待考夫曼将军或维廖夫金将军的命令。马尔科佐夫是否早已知晓佐洛塔列夫奉派前来之事，不得而知；但马尔科佐夫却匆匆忙忙地把骆驼队派出去了，也不管这些骆驼是否中用！

佐洛塔列夫只是碰到了马尔科佐夫和部队的一些剩余人员。先头的两个梯队已于3月19日和21日，即佐洛塔列夫到达前三天出动了。部队共有十二个步兵连：卡巴尔达五个连、达格斯坦两个连、萨穆尔三个连、希尔万两个连，带有十六门大炮和捷列克哥萨克部队四个连，其中有两个哥萨克连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开来，应在佐尤鲁克井与部队会合。部队的行军路线经由布格戴利、佐尤鲁克、托皮阿坦井、贾马拉、伊格迪和伊兹穆克希尔等地。预定于4月22日到达伊格迪，5月9日到达伊兹穆克希尔。这样一来，调往金杰尔利湾的只是非正规骑兵团的一个哥萨克连，两门大炮和希尔万团的八个步兵连。佐洛塔列夫遇上的就是这些部队。没有任何地方能象军事部门那样，能如此经常、如此明显地使著名格言“不强求功劳，也不推诿职责”，得到体现；没有任何地方能象军事部门那样，偶然的遭遇能使“居末位的人”名列前茅！为了处罚某人而将他派到最不好的炮垒去（如1854年英国人炮轰敖德萨时

谢戈列夫所遇到的情况一样），而敌人却好象故意只对他表示关怀，硬要把乔治勋章送给这个被赶到这里来的可怜的准尉！长官对某个倒霉的少校不满，便把他留在条件极坏的堡垒里充当司令官（象1868年施坦佩尔在撒马尔罕的遭遇那样！）而长官自己却极力前去摘取桂冠。你瞧，施坦佩尔少校陷入了重围，顺顺当当地坚持住了。他手下的英雄好汉打退了进攻。“按条例规定”闪闪发光的十字勋章挂到了少校的胸前！

留在切基什利亚尔的希尔万连队当然已经把立功得奖的一切念头抛在一边了。然而，正是他们进军到了希瓦，并且是经由曼格什拉克这条路前去的，而当时顺着比较笔直道路前进的却没有到达希瓦！

马尔科佐夫在进军中连续失利的原因首先在于他没有经威拉-切什麦和基孜尔阿尔瓦特沿阿特腊克河和苏姆巴尔河的道路进军，而是经由布格戴利和艾金等井区沿着靠近里海的草原道路进军的。马尔科佐夫由于担心拖缓落后而选择了一条比较短的道路。但正是这一点坏了他的全部事情。如果走基孜尔阿尔瓦特这条路，他部队中的人员、马匹和骆驼都将有水喝，也有些青饲料，因此还能蓄存力量去通过前往奥尔塔库尤和伊兹穆克希尔等井区的困难重重的路段。而沿着前往托皮阿坦的道路前进，他们早就把力量消耗殆尽了。

可能上帝也不清楚，走他选择的道路会缩短多少俄里的路程。两条道路会合于伊格迪。再向前走，通往奥尔塔库尤等地的只有一条道路。

骆驼疲惫不堪，以致将驮重限定在五至七普特之间（通常驮重为十六普特）。骆驼大批倒毙的现象使人们多少有些担心起来。但另一方面，给养每天在消耗，即每天可以减去数十头骆驼的负载。1872年侦察进军时部队的数量几乎与这次相同，但骆驼却比

这次几乎少二分之一。这些考虑使人们相信还可以取得成功。

各连在出发时的编制为一百二十名步兵，各连各留下三十至三十五名体弱人员编成两个混合连。一般说来切基什利亚尔和克拉斯诺伏斯克这两支部队的卫生状况是很能令人满意的（在切基什利亚尔有一百二十四名病员，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有四十名病员），尽管切基什利亚尔堡垒的条件不好，譬如在装卸轮船时人们必须在深及膝部的水中往来搬运一切重载……

大炮中有炮弹重三俄磅的新式大炮即后膛炮五门，每门由一对马驮运；炮弹重三俄磅的旧式线膛大炮三门，三门新式的和一门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皆由骆驼驮运；两门新式和两门旧式的炮弹重四俄磅的大炮，每门由六匹马拉运。

现在谈一谈曼格什拉克的情况。

曼格什拉克警察署长洛马金上校收到为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筹备近三千头骆驼的命令后，向上级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要执行这一任务必须以足够的兵力占领比什阿克蒂天然分界地带。该地距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三百五十俄里，正处在吉尔吉斯人冬季牧场的中心。预料，游牧人的牲畜因有新生幼畜的累赘，行动必缓慢。这意味着他们无法离开我们远去。洛马金这一意见已于1872年12月9日呈报上级（见给达格斯坦省军队司令官的第1731号报告）。收到同意的复电后，就着手“为此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见1873年2月6日他上呈的第100号报告）。这些准备①一直延续到1月20日收到省军司令部来电下达坚决的命令之时。21日气温已达零下7°—10°，洛马金终于率领两个哥萨克连和八十名步兵组成的一支部队出动前去搜集骆驼。

到2月20日整整还有一个月。2月20日前必须将骆驼送往克拉斯诺伏斯克。由于所剩时间甚少，不得不放弃从前的“看法”。

① 派出骑手通知各个酋长及比伊，说明和平进军的目的等等。

洛马金只能于2月上旬到达比什阿克蒂，然后还需要不少于三周的时间从比较遥远的地方(如布扎奇)搜集骆驼，还需要同样多的时间从金杰尔利和比什阿克蒂将骆驼送到克拉斯诺伏斯克，这就是说，他们只能在3月末到达那里，即为时已晚。

洛马金是这样安排的：经过巴伊姆别托沃人和塔布舍沃人的冬季牧地后，他便停留在塔尔塔雷井区，召集了所有酋长及比伊向他们下达了命令：除已送的五百头骆驼外，再送交两千五百头。当时派遣一个哥萨克连随同当地比伊前往布扎奇，以便在必要时对他们给予帮助。搜集骆驼的期限为两周，而送往金杰尔利的期限，92
不得迟于2月7日。

看来，所有酋长和比伊都以应有的恭敬态度接受了命令，并准备迅速执行。各个乡村，如吉米涅叶沃、巴伊姆别托沃、贾罗沃和塔布舍沃，保证各提供七百头骆驼。阿达耶夫人提供二百头骆驼。比伊们允诺多搜集一些，以防万一。多余的数量仍将退还他们。塔布舍沃人和巴伊姆别托沃人在第三日就各自送来了八百头骆驼。在布扎奇的情况却与此不同。

1月27日，经过卡拉陶后，洛马金于卡蒂库尤井附近宿营。在这里，两周前他派往布扎奇的人中有个比伊叫卡巴克·埃尔马姆别托夫① 的跑回来报告说，布扎奇乡长吉尔吉斯人卡法尔·卡拉吉基托夫已公然投靠希瓦并煽动民众骚乱。因先前卡法尔曾第一次送来过十八头骆驼，接着又送过一批，所以洛马金没有相信卡巴克报告的这一情况。

按洛马金的说法，这个吉尔吉斯人自从充任曼格什拉克乡长的副手以来，工作努力，堪称模范。“在执行边区各种重要决定中，

① 这是一个特别效忠于我们的人，1870年他曾向炮台报告过鲁金的危急情况，为此赏给他一枚佩在乔治勋章绶带上的金质奖章。1872年秋，他拜谒了鲁金之墓，举行了与众不同的追悼会：释放了他的两名乌兹别克奴隶。

无论是征收各种捐税，还是处理各种复杂案件”，他都是警察署的“主要助手”。将这个吉尔吉斯人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以后，俄国警察署自然而然要在民众的心目中抬高他的身价。这个卡法尔是鲁金时期担任过区段长的卡勒宾比伊的亲兄弟。卡勒宾于1870年煽动民众叛乱，失败后逃往希瓦。他是大赦中不能赦免的六名主犯之一，在希瓦享有很高声望。最近卡勒宾被委派为乌尔根奇的统治者后，经常不断地教唆他的兄弟叛变，希瓦汗王的恩惠终于诱骗卡法尔上钩了。

26日以前所有居民都是安份守法的，对卡法尔未发现有任何可疑迹象。26日前夜，这个“主要助手”在圣山恰潘阿塔① 上燃起了烽火。卡法尔收到了他的哥哥和季凡别基，甚至希瓦汗王本人
93 从希瓦给他提出的紧急要求。他们要求卡法尔在我国境内挑起一场严重事件，制造困难，借以将我们的力量从希瓦本土吸引过去。

按基督徒的说教，正好是左手不知右手在搞什么。因而布扎奇发生的暴乱使洛马金惊奇得目瞪口呆是不足为奇的。按他的话说，“这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它突然爆发，使我们大家大吃一惊。”

卡法尔向集结起来的民众宣布说，洛马金把最秘密的意图告诉了他，向民众搜集的骆驼不是象第一次所要求的三千头，而是九千头，加上同样数量的马匹和六千只羊，另外还要从最好的家庭中抽调一千名骑手当壮丁，将他们编入进军希瓦的先头部队去首先送命！

卡法尔为了使这些杜撰的谎言更加逼真可信，又搞了一个密谋：洛马金想要为鲁金和马亚耶夫向吉尔吉斯人征解冤费②（即为鲁金他们之死征收罚款），为他们两人各征收六千只羊，为每一个死去的哥萨克征收一千只羊，如不圆满满足这些要求，高加索军队

① 在撒马尔罕附近也有一个同名的山峰。直译为牧人之父。

② 杀人者为避免复仇向被杀者遗族所给的钱。——译者

将用火和剑血洗和烧毁所有的阿乌尔……

避免这场灾祸的唯一办法，当然就是遵照汗王本人的召唤向希瓦迁移，汗王许诺将波尔苏城封给卡法尔，每个酋长和比伊各赏给一千梯拉和一块土地。对不响应号召者，希瓦军队一来，必将家破人亡。卡法尔当众展示了加盖汗王大印的告示，这样，民众就毫不怀疑了……汗王谋求的主要之点，是不让吉尔吉斯人提供骆驼。他在告示中这样写道："俄国人没有骆驼，犹如飞禽没有翅膀一样。"

俄国部队量少而又分散(一个哥萨克连在布扎奇，另一个哥萨克连和八十名步兵在前往比什阿克蒂途中)。这似乎更加激起狂暴的阿达耶夫人再一次碰碰运气的情绪……

游牧地上家家户户匆匆忙忙地拆下帐幕，逶迤转往乌斯提尤尔特。卡法尔派人迅速向曼格什拉克全区传播民众采取行动的消息，而洛马金派往各处的骑手几乎全被扣留起来。不过也有几个人逃脱了，没有被捉住，卡巴克返回的第二天又有几个人跑回来，他们证实了卡巴克带来的消息。

为了防止叛乱扩大，为了不致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洛马金立即决定暂缓在比什阿克蒂搜集骆驼，他转回最野蛮狂暴的阿达耶夫人游牧驻地布扎奇。必须立即将布扎奇和曼格什拉克其他地方的联系切断并营救处于极端困境的达格斯坦哥萨克连。 94

28日，部队沿着新路出发，并在库尔克鲁克蒂井附近露营。29日黎明前，继续向江格利迪井进发，同时在部队右侧派出一个哥萨克排和一些骑手前去截拦匆忙迁往乌斯提尤尔特的游牧人的骆驼队。给科索勃柳霍夫少尉的命令是绝对不准动用武器，对吉尔吉斯人要尽力进行劝导。继科索勃柳霍夫之后，途中又派出了其余各排，他们真的劝阻住了途中遇到的一些阿乌尔。在江格利迪休息时得到消息说，许多阿乌尔沿着卡拉一基丘岸边潜往乌斯提

尤尔特，整个岸边几乎布满了他们的畜群。已从劝导地点返回的一个哥萨克连又奉派前去进行新的劝导工作。哥萨克中尉苏谢夫斯基-拉库扎率领三个排近七十人先行出发，洛马金率领余下的一个排以来复炮为掩护尾随其后出发。拉库扎哥萨克中尉在土库曼墓地附近（卡拉提尤别山旁）遇上了逃跑的人群。他们当中有用棍棒、长柄斧头、长矛、刀剑及个别用枪支武装起来的三百到四百名骑手迎上前来。人群中飘扬着用大头巾作的小红旗，系在长矛顶端。

拉库扎为防备万一，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布开阵势等待人群到来。奔驰向前的翻译官科苏姆白白地浪费了自己的口舌，徒劳无益地叫人群相信：所有传说都是谣言，他们的逃离是坏人的蓄意破坏，他们最好还是返回原地，乌斯提尤尔特高原的寒流将对牲畜不利……

得到的回答是狂怒的吼声和一些步枪的射击声。该哥萨克连迫于形势从枪套中抽出枪来，大声呐喊着扑向人群……到二十五步的距离时，第一列队伍开枪排射，吉尔吉斯人也以步枪还击。接着棍棒和斧头便向哥萨克打来，开始了白刃战。哥萨克用手中装好子弹的步枪和手枪描准射击。搏斗中哥萨克发觉，军刀砍不透棉花絮成的长袍，于是抽出了匕首。这样才结束了战斗。吉尔吉斯人开始四散逃窜。哥萨克本欲追击，但因听到集合的号令而作罢。

四周高地上站满了没有参加战斗的群众。溃散的那伙人逃了
95 一俄里之后又重新集结起来。于是该哥萨克连又装好子弹持枪飞奔前去。吉尔吉斯人不想前来迎战，终于彻底溃散了。

该哥萨克连的损失是：十六人被长矛轻度刺伤（其中有两名军官），三匹马也受了伤。吉尔吉斯人遗弃了二十二具尸体。哥萨克夺得了近百匹马、二十多头牛。这些缴获物都在一些骑手的保护

下送回部队。所缴的长矛和斧头经毁坏后埋于地下。

这一天，该哥萨克连行军近六十俄里，打退了一次冲击，返回驻地过夜还须行军三十俄里。

幸亏吉尔吉斯人没有再跟踪追击。否则，黑夜降临后，在雪雾弥漫之中他们还会给哥萨克带来很多麻烦。

翌日得到消息说，吉尔吉斯人的损失有：被打死和因伤致命的近四十人，受伤的约有百人。同时却有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奉派前往布扎奇的克维尼塔泽哥萨克连的所有马匹和骆驼于29日前夜全被抢走，哥萨克们受围。

情况是这样的：

24日，该连从塔尔塔雷井离开部队经乌萨克井和卡赫帕赫蒂井前往马斯捷克。他们奉命在那里接收骆驼。连里的人员有：一名校官，即克维尼塔泽中校、两名尉官、三名军士、一名士官生和九十四名骑兵。他们随身携带了二十天的给养。五顶官用帐幕供野营使用。有六十四头骆驼驮载重物。每人随身带有一百二十发子弹。该连中有两个向导和两个来自布扎奇的酋长。这两个酋长中一个叫埃尔马姆别特·图罗夫，是杰麦涅沃人的首领；另一个叫阿曼朱尔（译意为"吉祥之路"），是贾罗沃人的首领。从第一个宿营夜晚开始，这两个酋长便离开该连，前往各阿乌尔安排征集骆驼的事务。

26日晚，该连到了马斯捷克。翌晨，埃尔马姆别特·图罗夫的助手来到了该连驻地，代表酋长送来四只羊作为礼物。连队的马匹是吉尔吉斯草原马群中的官马，在十二名步行的哥萨克和一名军士的看管下赶去放牧。上了绊绳的马匹在距营地不到五百步的地方放牧，同时有三匹马备好鞍具以作万一之用。放牧地十分开阔，马群全在眼前。入夜，所有骆驼都安置在帐幕附近，旁边还有二十四名驼夫住的三顶帐幕。设有三处四人岗哨守卫着宿营地

点。马群仍在草场。克维尼塔泽中校如在家中一样安排了一切。他丝毫没有想到，向吉尔吉斯人征收某种捐税或对其推行某种限
96 制措施时必须小心戒备！

现在克维尼塔泽才了解：吉尔吉斯人是不会叫他长时间平安无事的。

28日午夜，吉尔吉斯人看来事先已经和驼夫约定①，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营地。可能如常言所说，岗哨"马虎大意"使贼盗溜了进去。虽然克维尼塔泽中校在1873年2月1日第1号报告中提到，当时哨兵也曾开枪射击，但这和以后的一些话好象不相符合。后来写道："这时查岗的骑兵司务长约西夫·叶格罗夫唤醒了我和帐幕中睡觉的骑兵。"岗哨设在长为一百五十步的圆周线上，即每个岗哨相距五十步。就是说，直径为五十步长，这块地方勉强容得下八个帐幕和六十四头骆驼。可见，哨兵已经站到人们的耳边了……奇怪的是，枪声没有惊醒任何人，反而由于骑兵司务长的警惕全连才能得救，免遭敌人活捉！

人们衣服都来不及穿就跑了出来，碰上什么武器就拿什么武器。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把他们都弄懵懂了。眼看骆驼就要被拉走。如克维尼塔泽所说，在下了"严厉的命令"以后，他们"不怕牺牲，猛追上去，火力不断加强，骆驼终被夺回"。克维尼塔泽听到马群方面的枪声后，留一排人在营地，亲率余部前往接应，但迎面碰上大批敌群挡住去路，于是他又退回营地。进犯者的枪声和呐喊声惊扰了马群，受惊的马匹不顾绊脚绳索开始四处乱窜，冲到草原上去了。所有一百零三匹战马全被野蛮人赶走，驼夫乘混乱之际都逃走了，但没有顾得上拉走自己的骆驼。骑手伊尔江和艾特马戈麦特和哥萨克一起并肩参加了战斗。

---

① 傍晚一个妇女来到该连宿营地，请求退还她的骆驼，遭到拒绝。之后，她便留在驼夫的住处。很可能就是这个妇女串通了驼夫。

以后，营地采取了防御措施：将装着燕麦和面粉的口袋堆成鹿寨，将骆驼套好，联成方阵。

盗匪退至一俄里处，燃起了火堆。哥萨克在鹿寨后面一直冻到凌晨。天亮后才去观察周围情况。全连只有一名哥萨克被长矛刺伤。在帐幕附近的搏斗现场地面上有二十多处血迹，并发现了前来索取骆驼的那个吉尔吉斯妇女的尸体。在马群附近连队与匪群接触处有四十多处血迹。这表明，吉尔吉斯人这次袭击并不是 97
没有代价的！这次进攻是由埃尔马姆别特和卡法尔的侄儿萨马雷克领导的。

天亮以后，发现有五百个吉尔吉斯人分成四部分围着连部。克维尼塔泽向大家宣布，他决定率领连队前往金杰尔利与部队会合。他们身边已经没有面包干了。由于可能要受到追击，途中不可能造饭，因此现在他们只好多准备一些煮熟的面糊（一种面疙瘩），以备途中食用。

该连队的处境并不很妙，因为他们距炮台或最近的支援地点也有三百五十俄里的路程。天气寒冷，大雾弥漫，行动困难重重。机警的敌人围在四周，这些敌人随时准备利用连队微小的疏忽而伺机行动。

29 日大家整天都在煮面糊，为艰险的行军作准备。将一百四十俄石燕麦倒入井中，上面用沙土覆盖。食物、鞍具、衣物囊袋、毡靴、官用帐幕、酒精、小锅都驮在骆驼身上。30 日晨九时该连队动身返回。在大雾弥漫中人们不得不依靠指南针摸索着向前走。不久，碰上两个吉尔吉斯人，当即扣留起来。这两人供称，似乎他们是往马斯捷克送骆驼的，但是听说哥萨克的马匹已被夺走，认为因此骆驼已不需要，于是便把骆驼放到草原中去了。傍晚，连队到达奥托尔巴伊。派向导带着捉来的一个吉尔吉斯人去侦察洛马金的两支部队的下落，但他们空手返回，毫无所得。31 日在继续向南

行进时，发现前面有一些骑马的人影，立即派了三名哥萨克乔装成吉尔吉斯人前去捕捉舌头。过了一分钟，他们带回了两个妇女。据他们讲，俄国人已去科恰克，并说，她们因偶然落入哥萨克之手而一直呆在俄国人营地。这两个妇女还拿出面包干和燕麦来证实她们的供词。恰在这时，第二次派出侦察的向导艾特马戈麦特返回报告说，在奥祖尔巴伊井边发现有部队的踪迹。于是又派该向导前去向洛马金送交简要报告。报告了连队的一切遭遇，以及连队正在沿着通往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的大路前往科恰克的情况。

与此同时，在29日的接触之后，洛马金在奥祖尔巴伊井宿营，30日黎明前向马斯捷克进发。漫天大雾也迫使他使用了指南针。

他们在途中派往克维尼塔泽连队的一些急使没有返回。显然，他们都被截捕。部队勉强走到马斯捷克后，也没有遇上克维尼塔
98 泽所率的连队。稍事休息后，便前往科恰克了。他们猜想到被吉尔吉斯人搞成步兵的哥萨克连也可能前往该地。30日整夜和31日全天部队都靠指南针前进。没有得到兄弟部队的一点消息。

洛马金决定派遣哥萨克侦察班和骑手四处寻找该连的下落。夜晚十一时侦察班带着该连平安无事的喜讯归来。原来，带着简要报告的艾特马戈麦特碰上了这个侦察班。

于是，催促这个不知疲乏的向导急速返回，向连队送去迅速前往科恰克的命令。中午向导将命令送到。最后一天克维尼塔泽所率领的连队行军四十俄里，于2月1日午夜之前与洛马金的部队会合。克维尼塔泽的连队就是靠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一定到达"的盲目信念得救了。

第二天，步行的哥萨克将自己的鞍具备在洛马金部队在29日的小型冲突中夺来的马匹身上。然后整个部队开往炮台。2月4日到达。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温一直在零下10°至15°之间，东

风时刮时停。在这十五天的时间里部队行军五百多俄里。

部队没有病员①。伤员只有两人，其余的人都没有退出队列。

洛马金以迅速进攻布扎奇和让捷列克哥萨克严惩叛乱者的办法使得混乱局面一开始出现就被制止住了。派往四处的比伊们都顺利地追回了大部分迁移游牧的吉尔吉斯人。

卡法尔又曾三次试图在恰潘阿塔山上点起烽火，但几乎没有一个人响应。卡法尔眼看暴乱不成，便携带家小逃往希瓦。

总之，民众对卡法尔玩弄的计谋相当冷淡。数千漠不关心的人眼见捷列克哥萨克的镇压场面，根本不想去急急忙忙去响应呼唤的喊声："阿拉曼，阿拉曼②！"

此外，留在科恰克过冬的俄国渔民不但由吉尔吉斯人送到了炮台，而且他们的渔具和船只也由吉尔吉斯人接收保管。

逃往乌斯提尤尔特高原的不是叛乱者，而是吓得惊惶失措的穷苦人，他们所考虑的只是离开发起叛乱的地点，免得和肇事者同 99
归于尽。

这种推想是比较可信的。1870 年也有过与此类似的情况。当时一部分阿达耶夫人匆匆忙忙地出逃，甚至有的申请去乌拉尔省。他们所以逃跑是出于完全正确的想法，即俄国人很容易将他们和其他的阿达耶夫人混同起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镇压或课收赔款。

多年的经验教会了野蛮人。在上述情况下需要安身自保，因为诸如"长官会作主"，"在长官那里一定会弄清你是不是有罪"之类的宽心话，是难以安慰那些被不分青红皂白的复仇者弄得家破人亡的无辜者的。

---

① 1 月 31 日，洛马金的部队中有十八人冻伤双脚，按照洛马金的命令用帐幕上撕下来的毡片包裹双脚，因而冻伤没有恶化。

② 该部族特有的一种号召性词语。——译者

遵照命令前去搜集骆驼的尝试失败，使洛马金心灰意冷。他担心今后边区的安宁，于是不敢再去搜集骆驼。他打算把以前搜集的五百二十二头骆驼不经陆路而从海上运往克拉斯诺伏斯克，以免护送队在陆路上再遇危险，也免得将炮台的骑兵恰在需要之时都派遣出去。

洛马金想使用以下的办法惩处肇事者，即不购买他们的东西，不准他们进入夏季牧场阿尔卡，并在炮台扣押了六十名人质，由他们自己负担生活费用。

总之，给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只能搜集到五百二十二头骆驼。

对曼格什拉克警察署长的毅力和进取精神不能不使人惊奇。他虽然也遇上了各种阻碍，但到4月初已经顺利地将一千五百头骆驼弄到手了……诚然，这不是送给马尔科佐夫的，而是供自己使用，因为在同奥伦堡军队会师之前，4月14日洛马金已经成了有独立指挥权的进军希瓦的一支部队的司令官，而进军希瓦则是他等待已久的事了。

给马尔科佐夫搜集骆驼失败的原因在于去年他没有付钱。而这一次刚开始时也没有钱，以后菲利波夫上校才从梯弗里斯带来了三万卢布。土库曼人的要求是先行付款，而不相信任何诺言。

格罗杰科夫在其著作的第52页中曾引述了土库曼乡长马麦德潘给洛马金的一封信中的话："克拉斯诺伏斯克长官去年强行拉走我乡百姓的骆驼，当时答应以后付款，但后来每头骆驼只给了七普特粮食和十个卢布。因此，我们的人都怕现在拉骆驼又不给钱。他们已经不相信我们说的话了。"

100 以上就是曼格什拉克、切基什利亚尔和克拉斯诺伏斯克三地准备远征的详细情况。为了解进军的准备情况而派来的佐洛塔列夫上校根据里海军运主任、参谋总部的波扎罗夫中校极其准确而

又详细周到的意见，就有关从切基什利亚尔向克拉斯诺伏斯克和金杰尔利运输军队和重载事宜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1. “高加索和麦尔库利亚”轮船公司的船只，一艘轮船和三艘帆船，应从巴库驶往切基什利亚尔，其中轮船和一艘帆船顺路驶往连科兰，从那里尽自己最大的运载能力带回当地每船各有三名水手的舢板船。此外，轮船还应装载公司在那里的货物。

2. 该公司的第四艘帆船，即驶往阿舒尔阿杰的定期航行船，应从那里前往切基什利亚尔。

3. 停在彼得罗夫斯克的三艘帆船应留在原地，以便从那里将货物和军队运往里海东岸。

4. 已驶往阿斯特拉罕的一艘定期航行帆船应在该地九英尺吃水处① 接收承包人卡尔加诺夫为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准备好的两个月的给养，向切基什利亚尔，而不向克拉斯诺伏斯克运送。

5. 第九艘帆船应把巴库准备好的为运送军队及重载使用的快速装卸轻便活动码头从巴库运往金杰尔利。

6. “列别季”公司的两艘帆船已经租好并已启航。一艘驶往克拉斯诺伏斯克，另一艘驶往彼得罗夫斯克。

7. 为了利用土库曼的小船和舢板尽速运送切基什利亚尔的军队，阿斯特拉巴德航海站站长应调遣一二艘汽船将这些小船和舢板拖往切基什利亚尔。

8. 归佐洛塔列夫调配的官用“米哈伊尔”号帆船应尽量将军队及货物从切基什利亚尔运往金杰尔利，但因装载设备不足和天气寒冷妨碍了这一工作的进行。

其余能够运货的官运船只只有两艘轮船和一艘帆船。已经派定两艘轮船为沙赫准备去欧洲旅行通过里海时使用，另一艘帆船

① 即离阿斯特拉罕一百五十俄里之所谓海轮抛锚停泊地点，因伏尔加河水浅，海轮由此无法向前航行。

则归参谋总部某一中校办公事用。这样一来，里海区舰队没有一
101 艘船能够参加军运工作。

所有忙于军运工作的船只有："列别季"公司的两艘帆船、"高加索和麦尔库里亚"轮船公司的十艘帆船和一艘轮船，该轮船带有运载能力很大的拖船一只。里海的航运从 3 月 20 日起当然就中断了。

佐洛塔列夫到达切基什利亚尔遇见马尔科佐夫时，马尔科佐夫身边只有最后的三个步兵连、四门大炮和全部骑兵。骑兵是准备尽可能迟些派出的，以便就地再消耗掉一部分饲料，以减轻随队的运载。为使骑兵以后能够追上步兵而不为运输所累，饲料全由各步兵连的骆驼驮运。

切基什利亚尔部队总共有 2,614 头骆驼，其分配情况如下：

卡巴尔达五个连……950 头
萨穆尔三个连……500 头
达格斯坦两个连……414 头
希尔万两个连……390 头
炮兵……260 头
部队司令部……100 头

2,614 头

其中只有四百头是土库曼人自愿送来的，这也是最好的一批骆驼。其余那些强行夺取来的骆驼都特别瘦弱，一因冬季饲料缺乏，二因正值骆驼产崽季节。尚未出发时就有几十头骆驼倒毙。只好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将要发芽的青饲料上。骆驼的驮载也减轻到最低限度，平均每头骆驼驮载五普特，超过七普特的很少。

因此，人员所需的两个月零十天的给养以及只够部队到达希瓦边界以前供应骑兵的三千六百普特大麦，用这些骆驼来驮载是很不容易的。

这样一来，按四十天的行军途程和所有哥萨克连、炮兵和司令部的现有马匹数量计算，每匹马一昼夜只能食用五俄磅半大麦。当然，在艰苦的行军中，要在大沙漠中跋涉，这个数量是不够的。因此，佐洛塔列夫把骑兵缩减了一个哥萨克连，准备将该连调往金杰尔利。

在切基什利亚尔部队中还剩有五百名骑兵。这是考虑到将来执行保卫和侦察任务所需要骑兵的最低限度的数量。缩减了一个 102
哥萨克连可以将每匹马每天的大麦消耗量增加到七俄磅。

运往金杰尔利的有：希尔万八个步兵连、非正规骑兵团的一个哥萨克连、炮弹重四俄磅的有来复线的旧式大炮两门（不带挽具）、火箭炮三门和火箭炮弹六十六枚。此外，诺尔顿式管井设备从切基什利亚尔调来了一套，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调来了三套。

人员和马匹携带了四个月需用的粮秣，以便拿出一个月的分给曼格什拉克其余部队，减轻他们按原订计划筹集第三个月需用粮秣的负担。

留在切基什利亚尔的由体弱人员组成的两个混合连以及六门大炮决定运往克拉斯诺伏斯克。遗弃了的工事中的一切重物和所有剩下的给养也要运往克拉斯诺伏斯克。所有上述一切均由一艘帆船运送。命令该船运抵克拉斯诺伏斯克后，将驻在该地的非正规骑兵团的一个哥萨克连运送至金杰尔利。

所有其余船只将驻扎在切基什利亚尔的派往曼格什拉克部队的军队和货物直接运往金杰尔利。

佐洛塔列夫来到克拉斯诺伏斯克，检阅了指定出征的两个哥萨克连后，发现他们的弹药不足，每人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发子弹，但是属于主力部队的基兹利亚尔格列宾各哥萨克连，每人配有八十发子弹，他们是可以支援的。这两个哥萨克连于 4 月 1 日出发，行经十或十一站的路程后将在布戈拉吉，即佐尤鲁克井附近与主

力部队会合。由于没有骆驼，供这两个连行经十一站路程所需用的饲料贮备应由连队的马匹自行驮载。而专门为此目的前去搜集骆驼已经不可能了。为了减轻他们的负担，至少可以把这些饲料用轮船往前运送两站路程，即留到别列克井。停在海湾的一艘官用轮船将九天的给养运至别列克井的高地。这两个连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时只随身携带了两天的给养，到别列克就已用完，然后从那里带上从轮船卸下的其余九天的给养。这样，每匹马负担三普特半。显然，哥萨克在行军时也需经常下马步行。

当时调归曼格什拉克部队的军队都往彼得罗夫斯克集中，到3月24日为止，公司的三艘帆船一次航行只运了两个萨穆尔步兵
103 连。为了加速运输，除原有的三艘船外，佐洛塔列夫又加了两艘：一艘是佐洛塔列夫自己乘来的官船，另一艘是从巴库调来的“列别季”公司的帆船。这五艘帆船都于3月31日从彼得罗夫斯克全部启航，装运了全部剩下的军队，即阿普歇伦的六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和六门大炮（从奇尔尤尔特调来的两门大炮没有赶上）。还带上了阿普歇伦团的军乐队。

运往金杰尔利的轻便码头，以及根据“高加索和麦尔库里亚”轮船公司航海管理处主任海军上校埃利费贝格的建议而从阿斯特拉罕调来的、载重量各为一千普特的两只大舢板，大大减轻了装卸工作。还在3月29日，洛马金就派出了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带着一百五十头骆驼向比什阿克蒂井为部队运送二千普特的给养。这批骆驼于4月5日返回，应该和炮台派来的七百头骆驼一道再一次前往比什阿克蒂井。

关于部队第三个月所需的给养，军需部门只须准备八百人的，其余人员的给养已如上述，则靠从切基什利亚尔运来的粮食。马料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运来。这些贮备打算用空闲的骆驼从金杰尔利和通往金杰尔利的各据点如比什阿克蒂和伊利捷杰运去。在这

些地方建成的一些堡垒中应当容纳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半哥萨克连以及从切基什利亚尔运来的大炮一门。在金杰尔利仅仅留下两个步兵连以应装卸工作之需。按时间计算第三个月的给养只能在6月的上半月运到艾布基尔。恰在此时第二个月的贮备将要用完。

到4月初，部队拥有一千头牢靠可用的骆驼。每头骆驼能够驮载十二至十五甚至二十普特。这样的骆驼一千头足能抵上切基什利亚尔的三千头!

骆驼的数量制约着部队的兵力。部队不能超过十二个步兵连和由四百名骑兵组成的六个哥萨克连。每一个步兵连的编制为一百一十人至一百二十人，而一个精锐的，就是说按紧缩的编制组成的哥萨克连有七十至八十名骑兵。各步兵连的体弱人员留在某一据点的驻防部队中，各哥萨克连的编余人员则分配到各个据点。

这样一来，在金杰尔利集结了十七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八门大炮和三门火箭炮。其中作战部队有十二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六门大炮、三门火箭炮和八人组成的工兵小队。此外，还集结了当地的骑兵民团。剩下的五个步兵连，一个连派往炮台，其余四个连分派到各个据点。还决定在伊利捷杰留下两门大炮。共计：步兵一千四百三十八人、骑兵四百二十人、炮兵一百零八人、民 104
团一百二十人、司令部二十人，总共有二千一百四十人，六百五十匹马。

委派洛马金上校为部队司令官。骑兵指挥官是捷尔阿萨图罗夫上校。非正规骑兵团的一个营由参谋总部斯科别列夫中校指挥。哥萨克由哥萨克中校克利缅托夫指挥。参谋总部格罗杰科夫中校担任部队参谋长。参谋总部派来的第三个军官波扎罗夫中校担任希尔万一个营的营长。

部队的装备还有从彼得堡发来的一些法国式帐篷和达格斯坦制造的信号弹五十颗。

“高加索和麦尔库里亚”公司对于军运工作的认真负责、准确无误，值得赞扬。自3月20日起到4月10日为止，该公司一切定期航班业务都已中断。可以看出，在此以前官府每年发给的补助金没有白白浪费。

海上运输行程总共有四百至五百俄里，十三只汽船、一只帆船和一只货船共运送了三千多人、六百匹马、十门大炮和三万普特的货物。

对于参谋总部的佐洛塔列夫上校和波扎罗夫中校这两个军官的正确指挥和有条不紊的工作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

4月14日，上述编制的曼格什拉克部队从金杰尔利出发了。

如上所述，为装备高加索部队开始编造的预算为465,414卢布挂零。

原来只计划派遣一支由四千四百人和九百匹马组成的部队，现在事实上不得不派出两支部队，即马尔科佐夫率领的一支部队，它拥有二千二百零五人和五百零八匹马；洛马金率领的另一支部队，它拥有二千一百四十人和六百五十匹马。这两支部队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五人和一千一百五十八匹马。这样一来给养费用的支出必须相应的增加以支付骆驼费用，尽管绝大部分骆驼都是无偿夺取的。发给洛马金的经费计有：用于骆驼及军队其他费用八万五千卢布，用于羊只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七卢布，无须报销的五千卢布，此外他还从曼格什拉克的帐户税中拿了三万卢布。这就是说，总共为139,237卢布。发给马尔科佐夫的经费为二十万五千卢布，加上四万卢布的运输费。两支部队总共支出三十八万五千卢布。

曼格什拉克部队没有携带豌豆、白菜和醋。酒精虽然带了缩小供应的一部分，但行军时，这一小部分也因没有运输力量而倒掉
105 了。因无法携带饭锅，也没有带奶油和食用动物油，恐怕天热溶解

而白白浪费。

柠檬酸粉按每人每日一又四分之三佐洛特尼克[1]的用量携带。茶叶的分配量很小，每人每月八分之一俄磅，糖一俄磅。面包干装在蒲包里面。行军途中从蒲包的磨损处散失不少，因此每人每日勉强能吃上一俄磅。由于骆驼越来越虚弱，有时必须卸下所驮物资。规定首先可以扔下全部贮存中的近三分之一的糁米，以后可扔掉贮存中近二分之一的食盐。酸类食物携带得很少。在无水的道路上人们口含酸粉可以解渴。和切基什利亚尔部队一样没有携带诺尔顿式管井设备，因为没有运载工具，而且也等不得安装它去取水。甚至从高加索调给部队的、供五十人用的野战医疗器械和供二十五人用的随军医院设备也没有携带。捷米尔汉舒林红十字会送来的礼物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当然一百五十卢布的现金则是例外。所有未带的医疗物资都留在金杰尔利，后来用于各据点的病员了。还有从彼得堡运往希瓦交由考夫曼支配的五百二十顶轻便移动帐篷也被卸下。每连只携带了两顶供军官使用。宿营时人们连铺垫用的厚薄毡子都没有。应伤病所需携带着团部随军药房、绷带、医治霍乱的伊氏止腹疼药水及大量的金鸡纳霜。

麦利科夫公爵从捷列克省用邮车寄来了黑色皮革、马具皮、鞋底和鞋掌。这些东西对沙漠中行军的官兵很有用处，这是一件值得效法的好事。

无论怎样精减，下列各物还是必须携带的：

面包干……4336.5 普特

糁米……1445.5 普特

食盐……390 普特

辣椒……5.5 普特

大蒜……5.5 普特

① 佐洛特尼克（золотник），旧俄重量单位，等于 4.266 克。——译者

柠檬酸……48 普特

燕麦……7190 普特

酒精…… 113.5 普特

总计…… 13534.5 普特

以每头骆驼驮载十二普特计，则需骆驼一千一百二十七头。以后又缩减了一次，如减少饲料供应量，每人发给四天的面包干自
106 行携带，每匹马分给半个月的饲料由自身驮带。这样一缩减后还需要九百三十头，而实有骆驼九百头。部队尚有各种大车三十七辆，再加上阿普歇伦团和萨穆尔团有五十三匹驮载用马，这样，运输的困难就得到了解决。盛水用具已经购买停当：容纳 4 维德罗的桶十一个、容纳七维德罗的桶四十八个、容纳九维德罗的桶三个和八十个皮囊。总司令部为了军队行军途中的需要，准备了能装五百一十三维德罗的各种盛水用具。总共能盛水一千一百九十三维德罗，即每人平均为半维德罗水。这些容器，而且是盛满着水，将怎样运输，连身为部队参谋长的格罗杰科夫也无法奉告。显而易见，还需要扔下某些物资……

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在 1872 年 11 月 12 日给陆军大臣的第 4535 号复函中完全正确地指出："在里海沿岸装备远征部队要比在奥伦堡或土耳其斯坦节省许多开支"，接着提出意见说："根据一切情况判断，前者比后者能较易、较快地取得最后的良好结果。"

这曾是普遍的信念。但要从切基什利亚尔装备一支真正的远征部队而不是简单的搜索侦察队，则这一信念从准备工作一开始便发生了动摇。切基什利亚尔部队以后的遭遇表明，关于高加索部队能够轻而易举迅速奏效的意见是夸大其辞的。

下达到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克雷扎诺夫斯基的指令几乎语句未变地转给马尔科佐夫。重要的不同之点只表现在这些词语上："如果情况阻挠你们与奥伦堡部队会师，或者你们在伊兹穆克希尔

(距希瓦城六十俄里的要塞废墟)等待奥伦堡部队的情况下，您完全可以酌情处理，独立行事。就是说，或者前往阿姆河流域任何一个据点与侍从将军考夫曼会师……或者，如认为完全必要，可直接进攻希瓦城，在必要时也可以占领希瓦城。”

在给马尔科佐夫的命令中，尽管增添了各种明显的多余的词语，如:“酌情处理……如认为完全必要……在必要时”等等，其立意特别清楚，这就是不要受原计划或指令的约束，在希瓦境内，你们认为应当听谁的指示就听谁的，或者听维廖夫金的，或者听考夫曼的，或者他们两人的都不听!

这些话使人深信不疑，切基什利亚尔部队将按自己的路线进 107
军，走得要比奥伦堡部队和土耳其斯坦部队既轻松而又迅速。当然，“天国乐园”已经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时，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在旷野沙漠中的荒凉井区停留不动呢?

为了实现拟议中的远征，参谋总部制定了一个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 三支部队必须同时集中行动。高加索部队从阿特腊克河出动，奥伦堡部队从恩巴河出动，土耳其斯坦部队从锡尔河下游出动。

(2) 高加索部队担任主攻，其他部队仅协同作战。

(3) 各路部队会师以后，一切作战行动归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大公指挥。

(4) 各路部队在进军过程中可自行修建据点和后方基地。

当时正在彼得堡的考夫曼将军对上述计划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1) 三支部队相距上千俄里，远隔旷野沙漠，协同作战实无可能。因此最妥的办法是将这一任务交给高加索或土耳其斯坦军区负责，而其他两个军区只限于协助。奥伦堡部队不要从恩巴出动，

应事先调往卡扎林斯克。这样做，第一能使两个地区的部队行动紧密配合，第二可以缩减从塔什干出动部队的数量。

(2) "配合部队与主力部队同时出动，以后配合部队应放缓进军速度，只有获悉主力部队已击溃希瓦人并准备攻占希瓦都城时，才能进入希瓦汗国境内。"换言之，考夫曼希望在主力部队结束战斗之前，配合部队不应越过边界，应当忍受荒漠的重重困难驻扎在草原中最近的井区附近。

(3) 土耳其斯坦军区如被授命担负主攻任务时，则出动两支部队。一支从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出发，经伊尔基巴伊前往道卡拉，另一支从治扎克出发，经塔姆迪和明布拉克或其他道路前进。

(4) 如被授命负担配合任务时，则从卡扎拉和彼罗夫斯克只出动一部分驻防部队，因此从塔什干沿锡尔河下游调动部队已无必要。假若进行这样调动的话，"当地人将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
108 (真是这样吗?)，把我们向后调动的行动看成是我们从中亚现在占有的阵地上的退却行动"。因而这样调动是有害无益的。

(5) "奉命担负主攻任务的军区司令官必须亲临战场。"这个想法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似乎是在提醒人们，亲临战场这一要求必将使高加索总督感到为难，也就是说不应授命高加索方面担负主攻任务。而在其他两个军区中，只有土耳其斯坦才能担任，因为只有它才能派出所需数量的部队。

(6) 按考夫曼的意见，主力部队应有二十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和二十门大炮。配合部队须有十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十门大炮。如果说，授命奥伦堡方面担负配合任务，则尚需采取紧急措施从其他地区调派整团的部队前来组成新的边防营以执行该地的绥靖任务，那么，奥伦堡完全无力肩负进军希瓦的主攻任务是不言而喻的了。

总之，主要作用显然是属于土耳其斯坦总督的。

为了做好接受任务的准备，考夫曼进一步提出了以下的计划：在伊尔基巴伊和塔姆达赫两地为土耳其斯坦部队修建堡垒，在伊尔基巴伊驻扎一个步兵连和半个哥萨克连，在塔姆达赫驻扎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

进军行动的开始时间应在2月底或者不迟于8月中旬。春季比秋季为佳。于4月中旬炎热季节到来之前部队应开进希瓦境内。

从克拉斯诺伏斯克进军需要四十到四十五天，从锡尔河进军约需四十天。因此，部队应该随身携带三个月的给养，往返按八十天计算，在希瓦汗国可以补充给养。后方堡垒中还应有一个月的储备。

指靠咸海区舰队的协助是不可能的，因为该舰队只有6、7、8这三个月能在海上航行。这一期间正是春季远征结束或者秋季远征尚未开始之时。认为该舰队在远征期间自始至终能够安安稳稳地在海上往来行驶并尽力协助远征取得胜利的想法是错误的。

为了渡过阿姆河，卡扎林斯克部队携带着四条各由两艘铁船联结而成的摆渡船。这种渡船每次可渡三十五人。每条渡船由六头骆驼驮载。

对此还必须指出，大家早已知道，由于在卡扎林斯克没有所要求的薄钢板，渡船就过重了，骆驼不能运载。要把它们运到河上困难还是很大。因而这几艘船还不能当做已经落实的东西去指望。 109

其次，在提到希瓦汗国的命运时，考夫曼声称，我们甚至没有必要合并希瓦汗国的部分领土，因为这“只能导致边界线的过分扩展以及事态复杂化”。但众所周知，事实上是如何贯彻这个观点的！

考夫曼继续说：“我们只要进行一次打击就行了，即是说攻打代表其政府权威与力量的首都希瓦城，击溃其军队主力。要使希瓦深有感受地认识到自己的弱小，认识到它不是不可及的”……看

来，土耳其斯坦的方案忽视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希瓦的军队避而不战，代表权威和力量的首都不战而降，又怎么办呢？希瓦人深有感受的认识将怎么表现呢？

有一种意见要求巨额赔款，如果钱不够，则以棉花及其他商品赔偿。但是，如何处理这样独特的赔偿呢？委托什么人去出售这些东西呢？商人还是官吏？这些问题在方案中都没有说明。

军队应在汗国偿清全部赔款或得到付款保证后撤回。汗王用什么办法保证偿清赔款呢？是提交保证书呢？还是用什么东西作抵押呢？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可能的保证：这就是占领汗国领土的全部或一部分。执行这一计划的经费不多，总共用了287,300卢布。

在有关各军区主要长官所参加的特别委员会的会议上，对进行这次远征的各种手段和措施讨论得一清二楚。

奥伦堡总督侍从将军克雷扎诺夫斯基首先声称，时间已经错过，春季已无法准备就绪。其次，土耳其斯坦的第四步兵营也不能调往卡扎林斯克，否则奥伦堡的哨卡将无兵驻防。再次，用土耳其斯坦军区的步行的哥萨克营调换步兵营的建议也无法实现，因为哥萨克营马上就要解除兵役了。唯一的办法是成立一个新的第三边防营，未组成以前可以从喀山军区调遣某个步兵团前来。为了证实要以新的部队加强奥伦堡军区部队的必要性，提出了以下各点理由：为了派出部队参加远征和修建恩巴下游各工事，在奥伦堡只剩下了第一边防营的四个步兵连和省军一个营，而负担驻防守卫工作除该营外，还应有不少于八个步兵连的军队。至于骑兵，再
110 行征集哥萨克部队已无可能，因为从1868年起，征集哥萨克服役之数本已达现役人员的百分之四十。从1871年起明文规定禁止征集迁入哥萨克村后不满两年的人员入伍。在1872年，已不得不把享受优惠待遇尚未达到规定期限的八百人征集入伍。

根据上述情况，奥伦堡军区能提供的哥萨克连不会多于十个。关于奥伦堡部队的进军路线问题，克雷扎诺夫斯基认为，部队调往卡扎林斯克与土耳其斯坦军队会合必将敞开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的运输线，在军队通过时，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匪帮极易乘隙而入。从这一点看，部队调往卡扎林斯克是不利的。因此，经由乌斯提尤尔特并沿咸海西岸调动军队比较有利。我们的军队靠近游牧地区，便于将野蛮人逞强好斗的习性抑制在应有的范围之内。

这个想法实际上是正确的，它促使克雷扎诺夫斯基提出了下述的要求：不是奥伦堡部队前去与卡扎林斯克的部队会师，而应相反。建议用咸海区舰队的军舰将卡扎林斯克部队运往咸海西岸，然后调往卡拉塔马克，以便在那里与奥伦堡军队会师。

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的各种意见，除最后一点外，得到了大家的重视。于是下达了命令，将卡扎林斯克军区第一百五十九古里（族）步兵团调往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的驻防地，而在萨拉托夫，在喀山军区司令官的监督下，由二十七名校尉级军官和一千零八十三名士兵组成奥伦堡第三边防营，而且命令所指派的军官都应是未婚的。

然后，根据下述各点，制定了这次远征的最后计划：

远征的性质是所谓的“积极防御”。目的只是对汗国进行“惩罚”。

各路部队进军的共同目标是希瓦汗国的首都。

远征计划于1872年12月12日经皇上批准。其内容如下：

1．从土耳其斯坦军区出动两路纵队：

（1）塔什干纵队：十个步兵连、三个哥萨克连、十二门大炮。

（2）卡扎林斯克—彼罗夫斯克纵队：八个步兵连、一至三个哥萨克连、四门大炮。

两路纵队在进军途中于塔姆迪和伊尔基巴伊修筑堡垒。

111 2. 奥伦堡军区在恩巴集中八至九个步兵连、七至八个哥萨克连和六门骑炮。该部队经由乌斯提尤尔特沿咸海西岸前进，集中于卡萨尔姆或阿克萨乌特地带，在此与高加索部队配合行动。在进军途中修建一处堡垒。

3. 高加索军区在克拉斯诺伏斯克或者在切基什利亚尔，甚至还可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皇帝陛下认为此处最好)集中三个步兵营、三至四个哥萨克连和十六至二十门大炮。对高加索部队的进军路线没有规定，但是他们在进军时应该"在未到达希瓦汗国之前与奥伦堡军队建立联系"。在进军途中，高加索部队要修建一至两个中间哨所。

4. 所有各路部队必须于 5 月 1 日以前到达希瓦边界，在此限期以前，各部队的行动由各军区自行决定。

5. 高加索部队和奥伦堡部队会师以后，应在军阶最高的长官的领导下行动。如果在土耳其斯坦部队渡河之前他们已进入希瓦汗国境内，他们首先应该协助土耳其斯坦军队完成渡河任务。如果希瓦汗国派遣使者前来，务将来使送往土耳其斯坦总督处，所有进军希瓦汗国的作战部队统一归土耳其斯坦总督指挥。

6. 一切准备工作应于 1873 年 2 月底以前完成。

7. 为了加强土耳其斯坦军区部队的力量，2 月底以前从奥伦堡将土耳其斯坦的第四步兵营调往卡扎林斯克，从喀山军区将第一百五十九古里步兵团调往奥伦堡进入该营驻防地。远征结束后该团仍返归原驻地①。

8. 军费拨款:

给土耳其斯坦军区…… 287,300 卢布

给奥伦堡军区…… 200,000 卢布

① 此外加强了县辖民军：奇姆肯特县增加一百四十九人，奥利耶阿塔县增加一百二十一人，土耳其斯坦县增加一百一十五人。

对高加索部队的装备费用，可以从大公手里的四十万卢布的经费中的额外开支项目下拨款支付。

关于希瓦的命运提出了下述意见："皇帝陛下多次表示，他无 112
论如何也不愿扩大帝国疆域，陛下的意志是将来进军希瓦的行动中坚定不移的指针"。在另一个地方讲的语气更为坚决："惩罚希瓦以后，我们的军队应该从希瓦领土上迅速撤离干净。"

我们对有关远征的各项基本原则问题的叙述结束以后，以下各章的叙述将按下列顺序进行：首先把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或者准确些说切基什利亚尔部队进军失败的情况讲完，以免影响我们以后的叙述。其次转叙土耳其斯坦部队与卡扎林斯克纵队在哈尔阿塔地带会师以前的情况。接着叙述奥伦堡部队在与曼格什拉克部队会师以前的情况。再后叙述曼格什拉克部队在与奥伦堡部队会师以前的情况。最后再转而叙述土耳其斯坦部队，追溯其渡过阿姆河以前的进军情况。向希瓦首都进军过程的本身将在叙述奥伦堡、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各部队的同时加以说明。这是避免重复和观察各路部队进军进程的唯一方法。

第 六 章

113 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的进军。该部队的编制。部队装备的价值。骆驼无用。哥萨克混成团前往伊格迪井搜索。小型战斗和战利品。骑兵疲惫不堪。酷暑。部队为通过奥尔塔库尤这段七十五俄里无水路程携带的盛水用具。向导。大水桶大量漏水。向导们建议绕路转往巴拉伊舍姆井。马尔科佐夫对不绕路进军所作的辩解。52℃的炎热天气。寒暑表涨裂了。哥萨克处于绝望境地。不祥的4月20日。哥萨克赤身露体艰难前进。卡巴尔达人躺倒下来。哨兵扔掉武器。完全丧失自持能力的状况。圣阿尔诺元帅讲述的在阿尔及利亚与此类似的遭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在波斯南部。涅皮尔的建议。从六连衰弱无力的人中选出顶用的人组成一个排。军官们从牧场将羊只和骆驼集拢赶回。全都向巴拉伊舍姆前进！马尔科佐夫的两个前后自相矛盾的便条使科兹洛夫斯基梯队迷失了道路。骑着骆驼的哥萨克侦察班收拢丢散的武器、衣服及气息奄奄的弟兄。到达奥尔塔库尤的有六个人！奥尔塔库尤比巴拉伊舍姆近！破坏草原上的水井不合野蛮人的习俗。缺水以后过量饮马危害很大。能否继续进军？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可以按马尔科佐夫的路线前进？皮囊装水和缩减梯队的人数。土库曼人不能构成危险。马尔科佐夫手中不仅缺水而且没有粮食。马尔科佐夫不可推卸的过错。马尔科佐夫还要继续前进。军事会议。向克拉斯诺伏斯克退却的决定。牲畜倒毙。减员。马尔科佐夫的退却是否可以受到赞扬？进军失败的原因。高加索军区下达的嘉奖令。

马尔科佐夫宁愿挑选路程较短、但途中无水的路线，其原因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按流言的说法，似乎阿特腊克河和苏姆巴尔等河上游一带大雨连绵难以行走。这是某些土库曼人传播的流言。所有这些话都毫无根据，不足为凭，没有经过侦察加以证实的传说在我们看来是毫无价值的。通往布格戴利等地的草原道路比基孜尔阿尔瓦特这条路近一些，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对于马尔科佐夫来讲，二十五俄里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在通往奥尔塔库尤的路上不肯稍稍偏远一点转到巴拉伊舍姆井让人畜喝水就是明证。

部队编制的大小取决于骆驼的数量。部队有十二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配有十六门大炮、七门火箭炮，此外还有一支不大的工兵队。共有步兵一千五百零五人，骑兵四百五十七人，炮兵二百四十三人，骑兵乘骑四百五十七匹，炮兵用马五十一匹，七门山 114
炮由骆驼驮运。总计有二千二百零五人，五百零八匹马。

开始预定出动四千四百人和九百匹马。按六个月的远征时间计算，需七十九万二千份食物，每份价值十八又四分之一戈比。需十六万二千份马料，每份二十俄磅大麦和五俄磅干草，每俄石大麦价值五卢布九十戈比，每普特干草价值九十五戈比。这样每份马料约需五十九戈比。但马尔科佐夫从去年的侦察中结余了十一万份食物，三万二千份马料，总价值约为三万九千卢布，预算变更情况如下。

1. 680,000 份食物……124,000 卢布
2. 130,000 份马料
   大麦 11,818 俄石…… 69,727 卢布 26 戈比
   干草 16,250 普特…… 7,962 卢布 50 戈比
3. 额外支出(绳索、水桶及翻译
   用费)…… 44,000 卢布

4. 制做及运输面包干至彼得罗夫斯克…… 8,000 卢布

5. 海运…… 31,624 卢布 88 戈比

6. 租雇 3,000 头骆驼，用期五个月，每头每月按十至十五卢布计算…… 180,000 卢布

总计 465,414 卢布 64 戈比

由于远征部队人员几乎缩减了一半：从四千四百人减到二千二百零五人，从九百匹马减到五百零八匹马，又把结余的三万九千卢布算进去，因此给马尔科佐夫发了十一万六千卢布给养费用。此外他又领了四万四千卢布作额外开支和六千卢布作无须报销的开支费用。总共领取十六万六千卢布，列入账目的是二十万零五千卢布。上述预算中 4、5、6 三项列入特别项目开支。至于租雇骆驼的费用，不知到底用了多少，这是个弄不清楚的问题。如果说根本没有支付雇用骆驼费的话，则用于马尔科佐夫部队的费用只有二十四万五千卢布。

应当指出，1872 年以前军需部门是通过承包人给外里海部队提供给养的。由于海运不正常，供应很不及时。例如在 1871 年的侦察行动中，仅肉类一项就拖欠了部队七千卢布，结果导致了非法活动：承包商先从部队弄到收据，凭据向国库领款后，再和部队结清账目。

根据马尔科佐夫的报告，高加索当局决定将有关给养事宜责成部队长官办理。部队长官在不超出维持人马费用平均数的范围
115 内可酌情增减供应量。马尔科佐夫认真负责，因而这种由部队长官自行作主解决给养的独出心裁的方法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发放款额相当巨大，部队各个部分都能将远征途中因骆驼倒毙而烧毁或抛弃的物资毫无困难地弥补过去，甚至还有节余。给每人发放

了三至九卢布五十戈比的现款。

面包干和糁米由军需部门供给，肉食由军队自行设法解决，其余各物由马尔科佐夫与承包人洽办，价格与条件均按规定。

有的物资没有按常规携带：豆类不易煮熟，故未带，以缩水白菜代替酸白菜，以大蒜代替葱，以结晶柠檬酸代替醋，每人每月四分之一俄磅的茶叶和半俄磅的糖代替酒精。

酒精带得很少，这是为了减轻重量，也就是节省骆驼。诺尔顿式井具只带了一套，而且只用了一次。使用时等候了六个小时才把清水抽出。这在一日之内要走两站路程的情况下无法使用。

彼得堡、奥德萨和梯弗里斯三地的“红十字会”慷慨捐助了切基什利亚尔部队。彼得堡“红十字会”捐送了一顶供军官用和一顶供士兵用的野战医院帐篷、赫雷斯白葡萄酒和白兰地酒各一百瓶。奥德萨“红十字会”捐送了柠檬酸、石碳酸、苏打、奎宁、鸦片、茶叶、糖、咖啡和裹伤材料。梯弗里斯“红十字会”捐送了醋酸、石膏绷带、伊氏止腹疼防霍乱药水、涅柳宾止血药水、裹伤材料、兜肚、粗麻布以及购买棉花和一百瓶葡萄酒的现款。

3月19日科兹洛夫斯基少校率领第一梯队从切基什利亚尔开始出发远征。该梯队有卡巴尔达步兵团五个连、一个工兵队和专门传达命令的几名哥萨克和四门山炮。该梯队应在托皮阿坦湖附近驻留，等待下一步的行动命令。3月21日潘克拉季耶夫少校率领第二梯队出发。该梯队有达格斯坦一个步兵连和萨穆尔三个步兵连，一些哥萨克和八门山炮。有可能不准他们出发的佐洛塔列夫上校没有遇上他们。3月26日阿拉勃林斯基上校率领第三梯队出发。该梯队有达格斯坦一个步兵连、希尔万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队和四门野战炮。部队司令部也随行出发。最后，3月30日出发的是公爵恰夫恰瓦泽中校指挥的基兹利亚尔—格列宾团两个哥萨克连。为了减少驮运饲料，哥萨克连应在切基什利亚尔

116 多停留数日，以后他们要赶过步兵也是容易的。另外两个哥萨克连即松任哥萨克连和弗拉基高加索哥萨克连在列维斯中校率领下随带一个火箭炮队（马驮的）于4月2日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他们顺路到别列克井，带上由轮船给他们运来的饲料前往托皮阿坦。因为没有骆驼，他们的饲料只好驮在马上。

这样，参加远征的部队有十二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配有十六门大炮。骆驼配备得不够。

如上所述，部队有两个月零十二天的给养，饲料能用到5月9日，但这都是纸上的东西。几乎没有运载工具。抢来的骆驼都是半死不活的，又没有驼夫。所以骆驼队也是纸上的东西。

从踏上草原的第一步开始，骆驼就开始倒毙。所驮物资当然只好遗弃在路上。科兹洛夫斯基少校率领的第一梯队开出切基什利亚尔后，在二十三俄里的行军途中就遗弃了一百三十八个驮子的面包干，也就是整个梯队两周多的贮备粮。而且他们第一天只走了七俄里，第二天八俄里半，第三天九俄里半。这是多么轻松的远征呀！后续的梯队可以拣起前面遗弃的物资，但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时，他们没有估计到会有这种情况，没有留出空闲骆驼来驮载这些遗弃物资。最后出发的恰夫恰瓦泽的两个哥萨克连尽力拾起驮走，每匹马驮到了六普特，人们就下马步行，但他们都用面包干喂马。

4月8日，部队顺利通过了距切基什利亚尔以北二百三十八俄里的、位于阿姆河旧河床上的艾金井。11日到达托皮阿坦湖，在此以前在布拉吉井与来自克拉斯诺伏斯克的两个捷列克哥萨克连会合在一起。在这里马尔科佐夫另编了个混成连，准确地说是精锐连，从三个团中的各连各抽二十人组成，便于和哥萨克一起轻装前进。

13日部队继续前进，向前派出了一支数量不多的哥萨克队伍

尾随追击离去的一股骑马的土库曼人。哥萨克追上匪徒后，便开始了对射。天色黑下来时，敌人逃遁了。夜晚土库曼人企图偷袭兵营，但碰上了潜伏哨，被迎上前去的前哨散兵线的火力所击退。

14日黎明，恰夫恰瓦泽公爵率领哥萨克混成团出发前往贾马拉井。土库曼骑兵在远处紧盯着部队，一直跟了四十二俄里。只是当侧翼的巡逻队想要报复一下不受欢迎的土库曼同路人时，这 117
伙人便立即向草原跑去，不再干扰部队了。

这种默默无声的暗中监视行动使哥萨克甚为恼火。15日哥萨克奉命直扑伊格迪井，据说阿塔巴耶夫人正带着大量牲畜在那里游牧。在贾马拉宿营后，恰夫恰瓦泽于15日晨六时半率领哥萨克和火箭炮连向哈勒马吉、亚纳吉、最后向伊格迪等井进发。行军二十一俄里后，骑兵奉令休息五小时，即从上午九时半休息到下午四时。夜晚，距亚纳吉井六俄里处第二次休息。16日凌晨二时起床，黎明时向伊格迪进发。途中得到消息证实伊格迪井确有土库曼人。

恰夫恰瓦泽将志愿报名的、有好坐骑的哥萨克召集起来，组成两个哥萨克连，命令他们将自己所有重物留给其余的弟兄，责成列维斯中校率领这支轻骑队伍快马加鞭奔向伊格迪井。

土库曼人彻夜未眠，以子弹和弓箭迎击哥萨克。轻骑部队开到平原，布开了阵势，边呐喊边射击，疾驰扑向这些倒霉的土库曼人。他们手中的弓箭和长矛在闪闪发光的刺刀下都不中用了。野蛮人四散逃跑，沙丘中纵横交错的沟壑拯救了他们的性命。

恰在这时其余的哥萨克队伍也赶上前来。恰夫恰瓦泽将火箭炮连交由一个小队掩护，命其余哥萨克去支援列维斯。

不顾日晒和缺水，追击从早晨五时一直继续到下午四时。

这样一来，不到一昼夜，骑兵从贾马拉到伊格迪行军七十一俄里，以后追击敌人又走了五十俄里。

这一天的战利品是：一千头骆驼、五千只羊，最后还有二百八十名俘虏。当然，俘虏不得不释放，因为没有东西养活他们。

敌人的损失是二十一人负伤，二十二人被打死。

我方的损失只有一名军官库巴季耶夫（民团准尉）负伤，七匹马被打死，十一匹马被打伤。

17日黎明，从伊格迪派出了各有六十名士兵的四支队伍，分别向阿加西伊拉、库尔蒂穆、松瑟丘和基孜尔阿尔瓦特四地前进。

要给土库曼人看一下，哥萨克虽经长途跋涉紧张行军，仍有精
118 力采取果敢行动。但野蛮人对此仍有怀疑，他们对策划夜袭取胜仍抱有希望。

这种急驰飞奔的进军使马匹疲惫了。哥萨克则亲口尝到了苦果。

我们的各路骑兵侦察班都确实碰上了一批批向伊格迪前进的土库曼人。他们和哥萨克互射一阵以后，迅速向草原遁去。

各路侦察班出发时，由卡巴尔达五个连组成的第一梯队的步兵队伍到达伊格迪，傍晚由达格斯坦两个连和希尔万两个连组成的第二梯队也到达了。

从这里派出了第一个紧急信差，要他与奥伦堡部队或土耳其斯坦部队取得联系。

16日与17日这两天特别炎热。到达伊格迪的部队人困马乏，疲惫不堪。

读者可以想到，从这几天起，远在切基什利亚尔部队北面进军的曼格什拉克部队也在经受着考验。就气温这一点说，切基什利亚尔部队遇到的困难就更大。18日在北路部队那里气温是30°，南路部队那里是40°。北路部队那里气温只有两天达到40°，即4月28日和5月4日，而19日南路部队那里的气温已到45°，中午是52°，差别是相当大的。

向奥尔塔库尤井继续前进的路上，完全是无水沙漠。这段距离是根据打听来的情况确定的。照打听来的说法，距离是三个缅齐利①，也就是三日路程。虽然这种缅齐利的长短难以确定，但根据以往的经验，通常认为一个缅齐利为二十至二十五俄里。这样，到达奥尔塔库尤的距离不超过六十至七十五俄里。

所以部队应当携带不少于三天的饮水，还要将蒸发和流失的数量以及气候炎热口渴加剧的情况考虑进去。

我们看一看部队用什么方法带水，部队长官是否对这一情况已有所考虑？

每个连发给约四十只大桶，每只容量为五维德罗。每连包括战列外人员在内共有一百四十人。马尔佐科夫按这个数字推算，好象每人平均可得一个半维德罗或二十四瓶水。根据马尔科佐夫的计算，有这些贮备，行军六、七天是毫无困难的。也就是说通过道杜尔到伊兹穆克希尔② 这一百八十俄里最缺水的路程是不成问 119
题的。

按马尔科佐夫的计算，在这种情况下，每人每日可用水四瓶。加之部队各部分在伊格迪井抢劫牲畜后都制有皮囊，此外每个士兵随身带有水壶或水瓶。这样看来，水似乎是相当充足了。

当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这支两千两百人的队伍携带四千维德罗水可以冒险行军走过三站无水的路程，但绝不能象马尔科佐夫所设想的那样行军七天经过奥尔塔库尤从道杜尔到达伊兹穆克

---

① 缅齐利就是站、休息地的意思。在此处应作一站路程理解。

② 在《俄罗斯荣军报》和《军事文集》中把伊兹穆克希尔一词写成兹穆克希尔是不对的。按突厥语的语音规则，词首不能有两个辅音连写。因此鞑靼人、吉尔吉斯人、萨尔特人等所使用的俄语词汇，如词首有两个辅音，他们在书写时，一定在前面加上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埃利弗。这些民族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讲斯托尔（стол 桌子），斯塔坎（стакан 玻璃杯），斯塔罗斯塔（староста 村长），一定要把这些词说成伊斯托尔（истол），伊斯塔坎（истакан），伊斯塔罗斯塔（истароста）。

希尔。甚至马尔科佐夫的算法也是不牢靠的。行军六天，每人每天以四瓶计，就是五万二千八百瓶，即三千三百维德罗。第七天还需要八千八百瓶或五百五十五维德罗。整个七天共需三千八百五十五维德罗。那么，剩下的四十五维德罗就是供马匹和骆驼饮用的！

总之，携带这些水要走七个缅齐利的路程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设想用六天时间走完这段路，六天中给炮兵的四十匹马供水二百四十维德罗（每马每昼夜一维德罗），而哥萨克的马匹只供水一次，让他们急速进军，用两三天的时间越过无水地区。这种设想如果出自坐在办公室里的学者还情有可原，但对于在草原上进行过两年远征的一个军官来讲，却是不可饶恕的……

如果说在过去两次的秋季侦察中，每人每日用水不超过两瓶，那么那是秋天气温不高，口渴的程度当然不如夏天那样强烈的缘故。

此外，怎么能不考虑到水的蒸发和流失呢？每一个随军酒食商人，每一个军需官都能确切知道，在类似情况下应该减去多少耗损。

马尔科佐夫现在才了解：天气炎热时，哥萨克的马匹飞驰奔跑不能两天不饮水；用干裂水桶装水时，水的流失量比解渴用水的消
120 耗量要大得多。但这是在他的部队付出了人、马、骆驼的代价以后，才了解的。

一般来说，每日行军的时间也和曼格什拉克部队一样：早晨从拂晓到上午十时或十一时，下午四时至八时或九时。

部队的向导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几乎所有的向导都和我军的胜利进军有切身的利害关系。他们的家属在希瓦被杀害，都渴望为死去的亲属报仇雪恨。其中有个老汉名叫阿塔·穆拉德汗，是孔格勒以前的统治者，希瓦汗王的亲属。但是，向导很少，而且他

们也不是对全路程都很了解。人们因报酬少而不肯给马尔科佐夫当向导。格罗杰科夫在其著作中第 96 页对此有所叙述。

18 日清晨四时第一梯队从伊格迪出发，包括卡巴尔达五个连，一个不带骆驼轻装的混合连(这个连随时准备与敌人遭遇)，一个工兵队、二十五名哥萨克，配有六门山炮。

当天下午骑兵和火箭队出发，应于第二日下午到达奥尔塔库尤。在这种快速行军的情况下当然不能携带马匹饮水。其余各梯队于 19、20、21 日陆续出发。所有打算，一切希望乃至整个远征都被 18、19 这两个不祥的日子所打破了！

伊格迪井的周围岗峦起伏，有高高的沙岗，陡峭的斜坡，连绵不断的沙丘沙堆。这些接二连三的上下坡在前往伊格迪的进军途中已经叫人尝到了苦头。许多骆驼倒毙在最后一站路途上。只有在这个井区的新捕获物才可使所受损失得到补偿。这说明，再向前进军还会遇到同样的各种困难。

4 月 18 日太阳一露头，灼人的阳光立即开始影响军队的行动，部队至晨八时勉勉强强走了十三俄里，不得不停留下来①。

傍晚第一梯队又走了十二俄里，九时停下来宿营。这段夜间行军已经特别困难。骆驼倒毙，人困马乏。人们一瓶接一瓶地喝水也不觉得轻松舒服，还是口渴得要命。上午休息时发给每人的水都已消耗完了。特别需要节约用水，因为气候炎热，空气干燥得 121
令人难以置信，器皿中盛装的水蒸发得非常快。在伊格迪盛装得满满的水桶(五维德罗)，到晚上只剩下不到三个半维德罗了②。

一大桶水蒸发掉一个半维德罗，也就是说蒸发掉三分之一，这

---

① 里程是用陈旧的方法计算的：在一门大炮上系着测地链。在拖带的链条末端跟着一个骑马的人，数着沙地上的印记。这种印记是前面的人根据他的声音而作的。为什么不带测距仪呢？

② 所有引证都出自可靠的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来自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 1873 年 6 月 2 日给陆军大臣的第 1991 号完全坦率的复函。

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只有炙热的西蒙风才能从紧塞的器皿中这样贪婪地吸水。准确地讲，漏失在这里起了作用。漏失现象是木制器具最常见的缺陷。如这些桶在行军途中又曾长时间空着，经过灼热阳光的照晒，装起水来漏失现象尤为严重。

这样，在出发的第一天贮存的水就白白地减少了三分之一。可以料到，经过第二天，原来满装五维德罗的一大桶水就只剩二又四分之一维德罗，第三天后就只有一又四分之三维德罗了。好象部队带水不是为了自身需用似的！一个连有四十大桶水，事实上供应不了全连，只能供应九十个人①，而且是按过去的标准计算的，即按每人每日四瓶计算。如果考虑到非同寻常的灼热和难以满足的口渴等情况，饮水用量应当增加四倍，即从四瓶增加到十六瓶或一维德罗。那么，四十大桶水只够二十二人饮用。

即使我们将这个数字再增加五倍，假定所带之水足够一百个人饮用三天，仍然还有四十个人因无水而折磨致死……

显而易见，水桶已不中用。如上所述，骑兵在晚上出发，行军近二十俄里，夜十二时到达宿营地。尽管夜间也特别闷热，但通过这段路程还是相当顺利的。

土库曼族的向导们对于草原无水地带的情况，特别是在罕见的酷热的季节里的情况都十分了解。他们向马尔科佐夫建议，从直路上转一个弯先到巴拉伊舍姆井，叫大家在那里喘一口气，休整一下人马，到该井只有十五俄里路。

我们忠诚而又富有经验的向导提出了这样一个好建议，但遭到了拒绝……

122 究竟马尔科佐夫有什么理由拒绝前往巴拉伊舍姆井呢？

---

① 在分配饮水时，应以一又三分之一维德罗或二十八瓶为七个人一天的用量。四十大桶可分为二百八十份。三天用量为四百二十份，也就是说缺少一百四十份，即不够全连三天之用。

第一，这些井可能已被填塞。但是，草原上的每一口井都可能被填塞，这是不是意味着部队不必前往井边去呢？而且游牧人非常珍惜水井，他们几乎从来不毁坏水井。

第二，奥尔塔库尤的井不深，总共只有一俄丈半，假使被填塞，挖开也不难。巴拉伊舍姆井深五俄丈，挖开要困难一些。因此宁肯行军五十五俄里前往奥尔塔库尤也比行军十五俄里前往巴拉伊舍姆有利。马尔科佐夫就是这样考虑的。

第三，绕路转往路旁的井区又会使进军的路程多增加二十五至三十俄里。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宁愿绕路多走三十俄里，以保存人力，也比走"直路"不顾人命去冒险为好。

第四，马尔科佐夫以为，为了减轻步兵前往奥尔塔库尤行军的困难，可以减少一天的行程，"因为从伊格迪带来的水总还是相当充足，而且有一天的剩余。"这是马尔科佐夫闭眼不看一大桶水"蒸发"掉一又三分之一维德罗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信口雌黄！读者可以看到，他的理由很不充分。他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第三点，害怕绕路多走三十俄里弯路。马尔科佐夫那么匆匆忙忙上哪里去呢？

继续前往奥尔塔库尤的决定毁掉了部队。这样的行军简直是轻举妄动！19日黎明，第一梯队从宿营地出发，前进了五俄里后骑兵赶到了。部队长官率司令部人员也与骑兵会合到了一起。哥萨克奉命从卡巴尔达连队取来铁锹，以备在奥尔塔库尤掘井使用。

初升的太阳刚一露头就预示着这一天将是前所未有的热天。事实正是如此。步兵勉勉强强地走了十二俄里，三点钟起床的骑兵，虽然到十点半钟已经走了约二十五俄里，但他们在这段行军中已感到很大困难。人们疲累到了极点，只有三小时的宿营不能恢复疲劳。马匹勉强慢步前进，许多哥萨克不得不下马牵着走。几个哥萨克连拖拉成了首尾相距十俄里的队伍。十一时在休息地发现

标有 55° 刻度的列氏寒暑表上水银柱已升至 52°。最后一些时间没有观察，接近中午时，寒暑表涨裂了！

从这个休息地算起，骑兵还要走二十五俄里的路程才能到达奥尔塔库尤。需要快快赶路，因为人们带的水几乎已全部喝光，至于饮马的水，如上所述，根本没有携带……

123 四时半，骑兵冒着难以忍受的酷暑从休息地出发了。

这一带地形很快起了变化。在距休息地三俄里的地方，高高的沙丘变成了更高的沙岗，到处都是被晒得发烫的粉末状石灰石砂土。人马行动时连膝部都陷入其中，扬起的砂土灰尘在上空形成一堵纹丝不动的墙壁，使人们呼吸甚感困难。骑兵的身上满落着一层厚厚的尘土。空中一丝儿风也没有。哥萨克愈往前走，愈难忍受。马匹每走一步都要跌倒，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把它扶起来。人们使出了最后的勇气和精力，显然是衰弱不堪了……有人已经无力骑马了，精疲力尽地摔下马来……损失了马匹而步行的人更难以前进……在此时此地，医疗救护虽然没有怠慢，但也不能扭转危急的状况。因为部队此刻所急需的凉爽空气和水都没有列入野战医院的药品清单中！最后将红十字会赠送的、照顾伤病员的一些白兰地酒一口一滴地分给大家，虽然也有点效用，但当然不能代替水和凉爽空气……

几乎一半哥萨克落在部队后面。傍晚八时左右，不得不在路上留下一些军官等待收集掉队的哥萨克。尽管如此，仍有很多人就留在中途了。

黑夜降临了。闷热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估计部队离开休息地已前进了三十多俄里，但依然没有水井……人们不只不能动弹一下，甚至连说句话都要费好大气力。

“人们丧失了体力，精神就沮丧起来。由于夜晚天黑，向导没有把握肯定部队在前往奥尔塔库尤的途中是否迷了路，也无法大

致确定距离这些水井还有多远……”

已经到了午夜时分，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这时甚至马尔科佐夫也不敢贸然决定碰运气前进了。

一个名叫阿塔·穆拉德的土库曼族向导、一个鞑靼族炮兵军士和一个能讲鞑靼语的亚美尼亚人（随军酒食商）被派去寻找水井。

“人们在痛苦折磨中等待他们归来，但白白等了三个小时。在不知距离水井多远，甚至不知水井在哪个方向的情况下，叫已被炎热和口渴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马前去寻找水井，这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轻率行动。”

骑兵的处境愈来愈危险…… 124

必须停止前进。必须调头回去与卡巴尔达连队会合，他们那里可能还有水，尽管经过这样炎热的一天，有水也不会太多了……

“当时哥萨克已处于精疲力尽的境地。如果敌人正在此时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丝毫无力抵抗。这一念头也促成了骑兵转回的决定……”

派去找井的人如石沉大海……估计他们已经当了俘虏。

显而易见，卡巴尔达连队也走不到奥尔塔库尤。如果果真如此，他们比哥萨克的处境将更困难，因为只有靠骑兵才可以用马驮点水来解救他们的危难。但要驮水却又缺乏装水的容器！

怎么说“缺乏装水容器呢？”因为一只装五维德罗的木桶驮不到马背上去，需要两只才能平衡，而疲惫不堪的马匹驮上这样的重载，不用说，是寸步难行的。但是，不要把水装满不就可以驮载了吗？此外，马尔科佐夫曾亲自报告说，在伊格迪用从抢掠牲畜的匪徒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制作了许多皮囊。真是再好不过了：把两个皮囊驮在马背上既方便又比木桶轻松。“因为缺乏装水的容器，骑兵就无法把奥尔塔库尤的井水驮来，以有效地支援卡巴尔达连

队，”是否应当把这样的话理解为连皮囊也缺少呢？

这一切都说明马尔科佐夫对他所率领的部队关心很差！

步兵能否继续前进的怀疑很快就成了现实。卡巴尔达连队同往常一样休息到下午五时，然后继续前进，但未能到达骑兵休息的地点。整个梯队拖长在十俄里的路程上，沿途遗弃了倒毙的骆驼和羊只，人们喝了很多的水，好象给他们再多的水也解不了他们的干渴。

现在哥萨克又来投奔这些不幸的人们，指望他们那怕给一滴水润一下干裂的嘴唇、干渴的喉咙和燃烧的胸膛也好。这真是财主向乞丐拉扎尔① 乞讨施舍的哀求。

哥萨克在拂晓以前就从宿营地出发，在大队人马前面派出了由三十名精力比较充沛的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他们要尽可能快地迎上步兵，将命令送交该梯队长官。命令说：派人给骑兵送些水来，能送多少都好。将所有空桶由骆驼运至巴拉伊舍姆井，装水后
125 送到营地。

4 月 20 日是远征所有参加者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亲王殿下曾生动而又可怕地描述了该部队非常吓人的处境。这些清晰生动的语调我们将尽力保留，传给后代。

让这个可怕的场面永远成为将来进行草原远征的长官们的警诫：粮和水不准备停当，就不要碰运气冒险出征，不要急于从其他部队手中抢荣誉，不要为贪功求荣而放弃便于行军而需绕弯的道路，不要为此目的将祖国的荣誉、军队的光荣和属下的生命孤注一掷。

总之，几乎在深更半夜哥萨克才好不容易地从宿营地爬起。拂晓以前，勉勉强强走了一段路。初升的阳光立即使人感到这一天的酷暑炎热要比前一天更加厉害。请读者回忆一下：16 日骑兵

① 福音寓言中乞丐的名字。——译者

行军一百二十俄里。17日进行了侦察。18、19两日夜晚十二时宿营，经过二、三小时又爬起来出发。还须提醒读者：骑兵还要照料马匹，在太阳晒得很热的地方从上午十一时至下午四时的休息实在不能算作休息。把这些情况都估算进去，就可以想象人们疲劳到什么程度！没有饮水的马匹就更不待说了！

酷热一开始，最后的一点秩序也消失不见了……"每前进一步都有人因精疲力竭而跌倒在地，许多人几乎是处于不省人事的状态中……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救，白兰地酒全部消耗光了……那些还能活动的人，几乎将全身衣着甚至武器都抛在路上……"皮靴脱掉了，只穿件衬衣，有的人甚至把贴身内衣都脱去了。有些人挖个坑，赤身露体躺在那里，以求得阴凉潮湿。

如有二十来个土库曼人恰在此时前来袭击，则当年剽悍的骑兵只有坐待充当可耻的俘虏。俄国如蒙受这种耻辱，应当归咎于马尔科佐夫。前一天遗留在途中的人们现在勉勉强强地移动着。这些勉强活着的不幸的哥萨克目无生气，搭拉着脑袋，心情沮丧绝望，在烈日暴晒下，就这样松松垮垮地一步拖着一步向前走着……

但是没有想到，出现了骆驼：一头，两头，……十一头。这是卡巴尔达连队送来的水。走在前面的人加快了步伐。接近驼队时，就向驮载扑去。这时马尔科佐夫终于起作用了，"他使出了所有气力，以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某种秩序。"但是送来的水质量很坏，而且被晒得几乎和滚开的水一样，显然，喝这种水也无济于事。卡巴 126
尔达连队的处境几乎更糟。他们这一天拂晓出发，走了七俄里不得不停下来……刚到早晨七时就已疲惫不堪。部队一开始休息，人们就在原地直挺挺地躺下去，好不容易才能使倒下的人动弹和站起身来……"兵营和骆驼已无人守卫：哨兵扔掉武器，躺在岗位上一动不动。比较有点气力的自行返回兵营，央求给点水以解难忍的口渴。战时军法规定，哨兵擅离岗位应受惩罚，但他们对此毫不

介意。”

众所周知，这一惩罚就是枪决处死。

对一个人来讲十二颗子弹算得了什么！人们此时此刻宁愿为十二滴水死去。考虑很简单：快一些死去，少受些折磨，也比五脏六腑如火焚烧直至渴死要好！

军纪要求：你要死去，要经受折磨和拖延，但要死在岗位上。是的，军纪是这样要求的，违犯这条要求将按军法毫不留情地惩处。但是军纪是给人规定的，是给士兵规定的，在一定界限之外既不是人，也不是士兵。这个界限就是死亡！

你向尸体质问吧！为什么你躺在我的面前不给我敬礼？尸体听不见，不明白，也不害怕……军纪曾赋予这个肉体以灵魂，迫使它根据命令的要求去行动、去思索或不去思索。但军纪只是第二个灵魂，它已同第一个灵魂一道飞逝了。

你们是否以为这些昏倒在自己岗位上怎么也弄不醒的人还是哨兵（要弄醒他们需要的不是厉声斥责或粗暴推撞，而是医疗救护）？你们是否以为他们还是活人？你们是否以为他们还理解并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因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谁要这样想谁就错了，而且错得残酷无情！

谁会是这样残酷无情的人呢？那是一生中只有在香槟酒杯前感到口渴的人们！

谁要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在酷热的荒野草原上口渴难忍濒于死亡，身边虽有一大桶水但毫不解渴，那么，他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没有一个时运不好的哨兵受到了枪决处分，显而易见，人们完全丧失了自恃能力。

127 关于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远征失败的情况，其不加修饰，毫无虚构，详尽而又逼真的描述登载在《高加索报》上时，所有军事团体和非军事团体中广泛流传过各种各样的、有时还是振振有词的

议论。我们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一些人灰心丧气，另一些人幸灾乐祸。他们发出种种议论。“这就是你们捧上了天的高加索部队……你看，新的纪律是什么样子！……耻辱！真是耻辱！”《俄罗斯荣军报》象一个贵族女子中学的学生那样，温文尔雅地低垂着眼帘，对于这些夸大其辞的种种言论默默无言。

时间在飞奔前进，时不待人。谁落后了，谁就不再理解事件的意义。

超过限度的困难把这些高加索的英雄好汉们折磨到如此程度，如果对于这些情况默不作声，那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好意的损害。当你读到哥萨克扔掉几乎全身衣服甚至武器时，当你读到卡巴尔达人离开岗位去乞求一滴水时，你丝毫不会认为这些人品行不端或纪律涣散等等。恰恰相反，读到那些情景时，眼前浮现出将捷列克河流域的哥萨克和卡巴尔达人折磨得衰弱无力的非常吓人的惨状时，你自然会不寒而栗的！

是否有人会想，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事例呢？这只是高加索人所铸成的“过错”呢？

诚然，这种事例在历史上确属罕见。这是那些具有贵族女子中学学生习气的、天真幼稚的人们的过错。他们忧虑重重，唯恐公开讲述事件真相有损“军队的荣誉”。军队的荣誉是不会由于灼人致命的烈日而黯然失色的！

跪倒在不可抗拒的自然现象面前，不等于在敌人面前屈膝投降。毫不闪烁其辞的真实叙述完全无损于高加索人的光荣！连高加索人自己还讲述这段经历哩！正直的人们对这一切将会正确理解并会给以公正的评价。

草原远征在欧洲军队的实践中是罕见的，我们列举不出很多类似以上的事例。但在为数不多的事例中也有与上述事例非常相

似的事件。让我们选择其中一例叙述如下：

事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悲剧的主角是法国军队。

后卫部队司令官圣阿尔诺在法国人从莫斯塔加涅姆向马斯卡拉进军时曾做过这样的叙述①："灼人似火的太阳燃烧着无水的草原，军队勉勉强强地移动着双腿……在这里我看到了那种软弱无
128 力和精神沮丧的整个情景。我看到整排整排的士兵扔掉自己手中的武器和身上的背囊，躺在地上等待死亡……当我要向他们讲话时，他们立起身来走了大约百步，避开了我又躺倒在路边的树丛和沟壕里……我急忙走上前去，命令身旁的朱阿夫兵② 收起他们的武器和背囊，甚至把他们扶起架着，让一些人骑在我的马上……我看到一些士兵两眼含泪哀求我把他们打死，阿拉伯人抓住掉队的人要加以惩治，只要不落在阿拉伯人的手中，打死也甘心。另一些人怀着某种狂热的快感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口腔，但没有一个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一个落伍掉队。许多人因烈日照射中暑致死，但对此我没有罪过。"

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结果。卡比耳人③ 的草原也好，土库曼人的草原也好，反正都是一模一样的。法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在死亡面前他们都同样将自己身上的背囊、武器、弹药等负担扔掉。你去制止受折磨到极点的军队的这种行动吧！甚至岗哨都已躺倒在地等待死亡……军官在此时此刻是一筹莫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忍受折磨，而且要和士兵一样来忍受。我们绝非无意地强调"一样"这个词，我们势必要记起这样的情景：这是希腊人从印度返回途中发生在波斯南部草原的事。当时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拒绝喝一个忠于他的士兵用钢盔给他端来的水。他把水泼到地上

① 《圣阿尔诺元帅的札记》，1856 年版。

② 由北非居民组成的，法国殖民地部队中的兵。——译者

③ 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民族。——译者

了，因为他不愿在自己属下渴得要死的时候自己喝水解渴。

遗憾的是，马其顿的英雄是否用过伞、花露水和米粉作的香粉，我们不得而知。

假如使用过，则引以为例就不合适。

部队的长官们通常都享有各种舒适方便的条件，以致他们对士兵的疾苦劳累和艰难处境少有感受。我骑的马是部队里最好的马，我有的是葡萄酒和柠檬水，多走五十俄里我看算不了什么！在这里引一个很有特点的建议我们将不会不感到满意。这个建议是这样的：

“知音的读者，请你找个机会拿一拿装有六十发子弹的士兵包囊，把它称一称，随后，如果你怀有尚武精神（这里我不是写给奢侈逸乐之徒的），请挎上背囊，将上好刺刀的步枪背在肩头。请你就这身装束去走走路，走上三十英里，或者只走十英里也好。最后请你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你对这样的行路有何感想……或者干脆什么也不要写，因为即使你活到一百岁，这件事也永远不会忘记的。然而仍需向你指出：“以后每当我骑着高头大马发号施令，叫疲惫不堪的士兵去干不需要干的事情时，我应该想想我现在曾有过的各种感觉。”①

129

有的长官自己“干过苦工”，他深知士兵的疾苦，他对士兵勤务有直接切身的体验。对于这样的长官我们通常总是特别信任。因为这个长官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可以要求属下做什么和怎样做，他知道自己要求的限度，他知道一超过限度就已经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部队的情况。

到下午三时，卡巴尔达军营里的水已喝完了……幸好带着骆

① 查利·涅皮尔爵士著：《远征印度行军途中》，载于1855年第111期《军事杂志》。

驼派往巴拉伊舍姆的哥萨克捎回消息说，距该井只有十五俄里，井并未填塞，水多，质量也好。曾在井区的土库曼人的阿乌尔已毫无拖延地换地游牧去了。前来步兵处找水而大失所望的哥萨克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向巴拉伊舍姆走去……在通往巴拉伊舍姆井的路上又是一幅深受炎热和疲累折磨的人们以最后的气力挣扎前进的图画。直到下午五时，派去取水的骆驼才陆续回到卡巴尔达人的军营。到晚九时，共运回约二百三十大桶和五十个皮囊，即约一千三百维德罗的水。马上将一部分水送给迎面前来的哥萨克。这些还在途中的哥萨克，一部分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其余的人向巴拉伊舍姆走去。

"运回的水使人稍微恢复了精神，因而最低限度可以挑选出那怕是一排人，虽然他们拿起武器也很费力，可是这个排也要派到巴拉伊舍姆，以防正在途中拖拖拉拉前往该地的哥萨克遭受袭击。"

事实终归是事实。从早晨七时就开始休息的六连步兵和一个工兵队中，到傍晚勉强挑出了六十名能够行动的人！

《军事文集》中有关希瓦远征部队论文的撰写人在引用官方报告和信函时，对原文作了改写，该作者对上述情况是这样叙述的："运回的水使人们稍微恢复了精神，当即由保存体力最好的哥萨克组成一个排，派往巴拉伊舍姆，以防正在途中拖拖拉拉前往该地的单独行动的哥萨克遭受袭击。"

130 可能这样叙述较好，但是应当保存官方报导的本来面目，况且当时停留在兵营的哥萨克全是那些无力继续前进的人，多半又是无马徒步的，而那些有马的哥萨克，当然全部匆忙赶往水井拯救马匹去了。因而事实很清楚，这个混合排不是从哥萨克中挑人组成的。19、20两日从伊格迪出动的最后面的梯队的行军同样特别困难，因而命令他们返回原地。卡巴尔达连队则奉命前往巴拉伊舍姆。

21日晨四时左右，卡巴尔达连队及在他们那里过夜的徒步的哥萨克开始进军。但因赶骆驼的人不够，骆驼由士兵看管，这些士兵因极度疲累，前一天夜晚没有将骆驼赶到一起，于是当时又不得不花费不少时间，将骆驼集拢。“很多军官不得不亲自动手将游散在牧场上的羊只和骆驼集中起来赶到各个连队。”

驼夫之所以不足是因为大部分骆驼是用武力夺来的。不得不加派士兵看赶骆驼。一件看来普普通通的事，做起来却有比较容易与比较困难之别，这要看如何对待这一工作以及对这一工作是否熟悉。显然，这些派去看赶骆驼的士兵一无照料骆驼的经验，二对取放驮子不得要领，他们没有干这种事的熟练技能，因而白白地浪费了时间和精力。

扶起跌倒的骆驼，搬正滑到一旁的驮子以及拉紧套绳，这些行进中不断重复的动作弄得人们非常疲累。

看来，当初为什么不用武力把牵骆驼的人也抓来呢？在伊格迪抓到的二百六十七名俘虏（二十一名负伤的不计在内）不也正好顶用吗？但问题的症结是，部队将很多给养抛弃在行军路上，本身还忍饥受饿，再加上二百六十七张多余的嘴，这将是彻底的毁灭。

军官们集拢羊只和骆驼又耗费了时间。为了保存体力必须抓紧时间乘凉快赶路。太阳一出，走路可就不是滋味了！在这里，人们对于“光辉的太阳”、“雄伟的福玻斯①”甚至怀有憎恶之感！

由于上述情况，部队的各个部分不是同时出发。谁的骆驼收集停当了谁就先行。最后一批连队直到五时左右才动身。

结果是不管马尔科佐夫愿意与否，他还得照着土库曼向导的合情合理的建议做。他一人固执己见，但受到惩罚的却不是他自己……太阳一露头，就使人感到和前一天同样的酷热。由于部队里所有的寒暑表都于20日涨裂，所以无法得知当时的气温。

① 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阿波罗神的别名。——译者

131 八、九点钟光景，部队到达幸福井边，尽管道路比前面走过的好走些，还是把没有力气跟上大家前进的一百多人遗弃在途中了。沿途还有前一天倒毙的哥萨克马匹。

在科兹洛夫斯基的梯队中掉队的人没有给水……以示对他们不加计算消耗用水的惩罚……卡巴尔达营在休息时每人发一饭盒水，在混合连每人发九壶盖水。在这里收到了马尔科佐夫的“向巴拉伊舍姆进发”的便条，部队便向该地进发，走了九俄里后，又传来了“向奥尔塔库尤前进”的新便条，于是部队又转弯进军……但左转右转都未发现道路：向导又迷失了方向。他们解释说，夜晚容易迷路。这样走了十俄里后便停下来过夜。发现巴拉伊舍姆井原来距宿营地点总共只有十五俄里！随军的酒食商贩赶着自己的骆驼前去该井取水。这些水正好给掉队的半赤身露体的哥萨克解了渴。科兹洛夫斯基给他们先送来了十二皮囊的水，以后又送了十皮囊。每连派出了二人送水，五头骆驼载运病号。马尔科佐夫也来到了该地。由体力最好的人组成的混合连只剩六人顶用……夜晚十时派去取水的步兵连从巴拉伊舍姆返回，人们的精神又恢复起来了。翌日部队向巴拉伊舍姆开去。

在巴拉伊舍姆立即清点了哥萨克的人数，发现缺员十五名。立即派出由二十名骑骆驼的哥萨克组成的分队前去寻找，他们带着十五个驮子组成的驼队，满载药品及盛水皮囊沿着从军营到奥尔塔库尤的道路找去。

傍晚五时许，该分队返回。运回了途中找到的十一个没有知觉或几乎不省人事的哥萨克。扔掉的武器和衣服也都带回来了。

正在这时，“找水”的那三个人，即20日前夕派去探找奥尔塔库尤井的阿塔·穆拉德等也返回部队。当时他们的马匹在途中累坏了。一匹马倒毙了，他们决定将其余的马留在原地，自己步行返回。到早晨六时许回到宿营地时，发现营地上已空无一人，因此他

们又不得不折回该井区带回留在那里的马匹。20日晚来到奥尔塔库尤的共有六人。这六个人就是马尔科佐夫部队到达该地的全部人马。

原来这些井距哥萨克最后一次停留地点只有十俄里左右。假若当时能知道的话，哥萨克就不至于拖着没有饮水的马匹回头走那么远的路！自我吹嘘熟悉该路全程的马尔科佐夫却是理应知道的！ 132

在井区还可以见到土库曼游牧居民刚刚离开当地的痕迹。那里有四眼井，并未堵塞，水量充足，水质很好。

哪一眼是俄国军队到达以前土库曼游牧居民刚刚离开的水井呢？

为什么土库曼人一眼水井也不堵塞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草原上的水井是什么东西。草原上的水井是救星，是新的生命，是神圣之物。游牧居民们敢于亵渎他人宝物之手，却从来也不去触动这个圣物！只有此生此世不再第二次饮用这个井水的心志各异的外乡人，才会糟蹋这个神圣之物。这样，他就会不止一次地使人们的希望破灭，被他毁掉的、拚尽气力赶来这块宝地的不幸者就不止一个！

游牧居民自己是需要水的。挖掘水井并在这几乎完全没有树木的地区用木料装修水井是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因此，往往是一些富豪，而且大多是为了偿还夙愿才会出资挖修水井。

在荒野沙漠中挖修水井是一种神圣的慈善事业。这种慈善事业只有当家中有喜庆之事，如生子、心爱的人病愈或顺利完成某种称心如意之事时才会兴办。这种水井以其兴办人的名字命名并永远保存。许多水井都具有相同的名称的原因便在于此。

我们进军有时深入到从来没有见过军帽的荒凉地区，却从来没有见过井被堵塞。我们曾经多次看到逸去的阿乌尔的踪影，可

见游牧人对于大军的来到多么恐惧，但并不堵塞水井。

如果有时谁来填塞水井，这只能是狂风。狂风将沙丘搬了家，把沙丘从一个地方吹到另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就能看到被滚滚而来的沙丘所填满的水井和井旁被豺狼从沙堆里掘出的死羊。

在曼格什拉克部队远征的整个期间，只遇到过一眼井不能使用。这眼井是乌奇库杜克三眼井中的一个。从这眼井中掏出了一个腐臭的山羊，但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因山羊攀登水井拦杆时很容易掉下去。附近其他水井都完整无损，因此上述推测是比较有根据的。这些地方很少遇上单独存在的一眼井，除非是很深的，因为挖一眼深井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如井深三十俄丈需三千至四千卢
133 布，即一千梯拉。经常见到几眼井密集在一起，有时六眼，甚至十眼。显然从这里过往的人很多。其他部队所遇到的水井也都是完整无损的。土耳其斯坦部队驻过的阿尔蒂库杜克有六眼井，三天之内六眼井同时使用，在淘井时只在一眼井里发现一只完全腐烂脱毛的死狗……这是唯一的一次。

当时还有人这样解释，似乎希瓦人并未料到我们能够到达该地等等。但应当承认，破坏水井不是当地人的风尚。这种看法较为正确。犹如我们这里认为在食物中放毒、派遣刺客刺杀敌人统帅等是不正当的、可耻的手段，这里的游牧居民则认为水井是不能破坏的。他可以背弃在古兰经面前对你发出永远和好的誓言，他嘴里吃着你的面包但遇有机会可以偷偷砍掉你的脑袋，但是他从不向井中施放毒物，他从不填塞水井。道理十分简单：他本人也需要水井。

为了置敌人于死地不惜自己同归于尽，游牧居民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所有这些情况如此简单易解。显然，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长

官对巴拉伊舍姆井是否存在之所以顾虑重重，正是由于头脑中缺乏这种简单的认识。

三个派去"寻找"奥尔塔库尤井的人返回来报告说，点名时短少的四名哥萨克业已找到。这四人躺倒在道路的旁边，无力站起，给了他们水和面包。但要将他们四人带回却是力不从心。背又背不动，把四个人驮在两匹马上也是不成，那几匹马有时还只能牵着走呢！……因此，只好将四人留在原地，由一个偶然碰到的步行前往奥尔塔库尤的哥萨克照看。

鉴于上述情况，又重新派了一队人马带着骆驼和水前去寻找濒于死亡的这四个人。22日早晨运回兵营时这四人都已不省人事：他们因中暑而昏倒①。

在荒野草原躺了三昼夜可不是儿戏！

21日全天都忙于救护大批中暑的和体力消损的人。

最近这四天，灼人的炎热使得人们不想吃饭。什么都吃不下去。这种情况使得人们更加疲累不堪。

所找到的充足饮水虽然使疲累已极的人们长了一点精神，但 134
炎热并未丝毫减退。因此派遣警戒勤务还是特别困难的事。

为了保全体力，岗哨尽可能换得勤些。此外，"必须给接替值勤的每一个分队一大桶水。"

对马匹也进行了检查。从伊格迪到巴拉伊舍姆这一段路程中倒毙了八十六匹哥萨克士兵的乘骑和许多军官的乘骑。在巴拉伊舍姆当地还倒毙了近四十匹哥萨克的乘骑。是不是由于哥萨克匆匆忙忙地给马饮水而造成的呢？无论那一种牲畜在长时间疲劳之后都不应尽量喝水。这个可怜的乘骑是你的忠实朋友和伙伴，它那凹陷的双眼里的温和眼光在向你哀求，你怎能忍心从它的嘴边把水桶拿走？但你必须珍惜马匹，必须把水桶从它嘴边拿掉，不能

① 这四个哥萨克一直用骆驼驮至克拉斯诺伏斯克，其中一人很快死去。

叫它喝胀了肚，否则就害了它的性命……

远征部队的大多数参加者对于能否到达伊兹穆克希尔，能否向希瓦继续推进都产生了怀疑。仅到奥尔塔库尤的这一段无水路程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再向前到达道杜尔还有五十俄里路，最后前往伊兹穆克希尔还需七个缅齐利。想到这些情况，大家一点也不想再作新的尝试。对胜利失去了信心。

顺便说一说，前往奥尔塔库尤的失败，教会了大家怎样去计算土库曼人的"缅齐利"。看来，土库曼人在无水沙漠中行路时将站口之间的距离拉长了。目的是尽快地通过沙漠地带。因此，缅齐利的长度不是各处都是一样的。在这个地方一个缅齐利有二十俄里长的，在另一个地方也有三十俄里长的。如果按这个标准计算，从道杜尔到伊兹穆克希尔的距离起码也有二百俄里！

如果说部队有那么多的皮囊和大桶盛水都无法通过九十俄里的无水地带，那么，皮囊和大桶还是那么多，怎么能去走两百俄里的路呢？

从伊格迪到奥尔塔库尤的路上，无论是马匹还是骆驼都没有饮水。保存下来的水都是给人喝的，但就这样还短少两天半的水！

总之，只因缺少盛水的大桶和皮囊一事，就不能再继续进军。

有人这样说："当地的土库曼人不也在这无水沙漠地带来往行路吗？"

135 是的，他们是经常来往行路的。但他们都携带足够人畜饮用的水。水虽然不是美味食品，却是起码的必需品，因此土库曼游牧居民、骆驼队或抢劫牲畜的匪帮总是随身携带大量的水……盛在皮囊之中！此外在换地游牧时，如骆驼数量多，则骆驼的负载很轻；如果是骆驼队，则所选骆驼必是健壮的，而不是残弱无用的。

假如马尔科佐夫赞同上述看法，假如他也认为水虽不是美味食品却是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那么，每个梯队每走一站路都应随

身携带三眼井水。这样一来，从道杜尔到伊兹穆克希尔有七站路，或者准确一点说有十站路，则需要携带大约三十眼井水。由于从道杜尔一地一次取这样多的水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应该将一个梯队分散为几支小部队，比如一连一连地出发。这样分散进军不会有特殊的危险，因在无水沙漠地带敌人要对我们进行监视骚乱也颇多困难。加之携带弓箭的土库曼人在我们的步枪面前总是退避三舍，甘拜下风的！

显然，最主要之点是他们不愿寻衅生事。马尔科佐夫在他的所有正式报告中都说，土库曼人本来是要前去支援希瓦的，之所以没有去成，是因为他夺走了他们的骆驼。他的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完全是另一个意思，这就是：土库曼人无论那里都愿去，只因为他们的骆驼被夺！波斯的边界保护不了他们，他们便向草原奔去，在这里真的找到了生路。有几个疏忽大意的阿乌尔真的倒了霉，但对整个土库曼人来讲是很小的损失。

被洗劫一空的游牧居民一直在部队周围转来转去，希望弄回自己的骆驼。这是极其自然而又完全合理的。既然我们使用武力对付野蛮人，那么就应顺应局部战争的规律。每个土库曼人为了保卫自己当然要各自为战。如果我们向阿乌尔进攻，当然会遇到成群人的反抗。他们起来保卫自己的骆驼与羊只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种行动极其自然而又完全合法。比如，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夺占其全部财产，如人们所说"掠劫"在伊格迪的阿乌尔？他们不住在有水的地方，还到哪里去住？他们在生长牧草的草原上游牧，这是他们自古以来拥有的权利，正是为了游牧的需要他们才挖掘水井。不管怎么说，这些水井不是专为俄国军队准备的！

这样一来理由很简单："我们需要骆驼和羊只。我们客客气气地请求，就请规规矩矩地交出来，否则就……"

现在土库曼人对"否则就"之后该做什么是深有体会的。当我 136

部队接近时，他们就趁早迁走。

这是否就是希瓦的同盟者？

假如我们将所有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都赶到希瓦，就等于把正在燃烧的煤炭放在汗王的头顶，因为他们带着畜群将象蝗虫一样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整个汗国吃光！游牧是生命攸关的问题！自由自在的草原居民可以归顺称臣，缴捐纳税，只是不要将他们赶出牧场草原。冬季一到，他们便换地游牧，经常迁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去，在那里他们也缴捐纳贡①，收税人员也正在那里等着他们！

谁也不会把外人白白地放入自己的游牧地区，因此每个部族都在"久远年代"所固定的自己的地区游牧。草原上经常发生的抢劫牲畜、内讧残杀及无休止的流血事件，都是因侵犯冬夏牧场而引起的。权利受到侵犯的部族赶走牲畜、抢掠牲畜……引起了多年来不断的自相残杀，旧账新债年深日久，纠缠不清。

我国境内不也经常发生类似的情况吗？一个地主在自己的土地和草场上发现有外人的牲畜时，便弯也不绕地将牲畜赶回自己的棚圈，要求赔偿践踏草场的损失。那种抢掠牲畜的争执经常酿成殴斗事件。

阿特腊克河彼岸的土库曼人经常迁移到河这边，即我国境内过夏。他们是双重纳贡者。仅仅为了他们不留在阿特腊克河彼岸过夏而打击他们不但是不公正的，而且也是不合法的，甚至可以说是不人道的。阿特腊克河彼岸的情况只能满足他们过冬的要求，到春季时牲畜就只有奄奄一息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都得寻找新的牧场，否则他们的牲畜全都要倒毙，以后他们自己也不得活命。土库曼人向夏季牧场转移，而在转场途中受到俄国军队的监

① 由此产生了双重纳贡者这个词，也就是两个国家的属民之意。它的转义是"也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对于到新教寺院的旧教徒也同样用这个词称呼。

视，他们还要拿走一部分牲畜！土库曼人改变了转场的路线，绕路前进，新的灾祸又降临头上，指责他们企图投靠敌人……

读者毫无疑问能看得清楚，一切加给土库曼人的罪名都是牵强附会的。其目的之一是为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夺取骆驼和食用牲畜的武力行动进行辩解，其二是表明他们立下了特殊功勋，说什么土库曼人因此没有和希瓦人结成联盟，从而减轻了奥伦堡部队和土耳其斯坦部队的负担！

在土库曼人的眼中，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以及继他们之后而 137
来的所有俄国人不折不扣是抢劫牲畜的盗匪。因而当马尔科佐夫退兵时，土库曼人一刻不停地在部队身边游转，使其不得安宁，这是完全自然的事。弱小的燕子总是时刻提防着老鹰的一举一动……

总之，当准备通过较长距离的无水地带而出发地点又不是河边而是井区时，人马众多的大部队万万不可一齐出动。要带足用水。容器及运输工具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只能把整个部队所有的水桶和皮囊都集中交给第一梯队使用，等他们通过无水沙漠后，再将所有盛水器具送回交给第二梯队使用，如此这般循环行事。这样做所需时间甚长，却是唯一的办法。

部队本来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如果这样做，他们手中就会缺少面包。

怎么，还有缺少面包的问题？是的，事实确实如此……

看起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算题：用圆规在地图上一量，估计一下不准确的地方和地形，然后计算一下有多少站口，需要几天作途中休息，就可以得出行军的天数。如果你穿着参谋总部发的军装，你应该而且必须知道每个士兵须携带多少面包、糁米及其他物品。如果路途需时两个月，你就直接从仓库领取两个月的给养，如果前去的地区是五谷不生的草原井区，你必须携带三四个月的给养。接

着用简单的算式就可算出：按人数多寡就能知道需要多少普特的给养，按普特数量就知道所需骆驼的数量。在计算骆驼数量时，必须考虑到骆驼体弱力薄的情况，此外，除粮食给养，还须携带饮水及哥萨克的马料燕麦等，这样才能最后确定骆驼的数量。如果骆驼不足，盛水用具缺少，如果需要四个月用粮而实际只有两个半月的，则问题极其明显：不能前进一步。如要前进，则必须将部队人马缩减一半。

马尔科佐夫自吹自擂，大家也都相信他将捷足先登，就是说他指靠不上别人给他准备好的粮食。在伊兹穆克希尔无人为他贮备给养，从那里继续前进时，他只能指靠本身携带的贮备。但是他所携带的面包干只够吃两个半月，糁米只够吃两个月！

一百三十八个驮子的面包干，即两周用的贮备在第一批梯队刚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时就被遗弃在途中，因而整个部队的给养平均计算起来，恰好只够两个月之用。

但到达伊兹穆克希尔就需时两个月，即使这样也只是第一梯队，而其余梯队还得等候把盛水器具转送回去再行出发，这样最快
138 也得再过一个月才能集中在这个井区。这一段时间内怎么养活这些人呢？

3 月 19 日部队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4 月 21 日到达巴拉伊舍姆。假如 4 月 23 日部队继续进发，那么 26 日就将到达奥尔塔库尤，在此停留一日，30 日将到达道杜尔，在这里必须等待所有梯队的到来，以便接取他们的水桶。从伊格迪最后出发的一个梯队到达此地最少要迟六天，就是说第一梯队于 5 月 6 日才能动身，5 月 19 日到达伊兹穆克希尔。恰好这一天把最后一块面包干吃完！

以后怎么办？

很清楚，下一步就是饿肚死去！

这一天，奥伦堡部队正从霍杰伊利城出发前往地图上从来也

没有过的名叫宾德的一个要塞。

土耳其斯坦部队刚刚开始在谢伊赫渠附近渡过阿姆河。

这两支部队一支在三百俄里之外，另一支在四百俄里之外，显而易见，他们谁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如果说部队的士兵对生活的供应量毫无所知，那么，部队的各级长官当然对此就不能不有所了解，而马尔科佐夫本人在切基什利亚尔就应该了解清楚：他无法到达伊兹穆克希尔。

由此是否可以说，关于轻而易举惩治希瓦的种种高谈阔论都只不过是笑料呢？按手中骆驼的数量可出动十至十二个连队，马尔科佐夫率领的就是十二个连队。就给养看，他携带的也正是所需要的两个半月的给养，只是在具备了这样条件的情况下才准许马尔科佐夫出征的。如果说军队在进军途中立刻扔掉了半个月的给养，其罪过不在马尔科佐夫！

但是事实上，这些质量很差的骆驼勉勉强强可供四个连队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出动十二个连队是谁的罪过呢？

一团人马陷入难以脱身的地步，带着炮兵和骑兵的四个连队却可以轻松通过。而且就是这四个连队完全有可能战胜希瓦。

总之，部队的给养不足，不能继续向前进军，只好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5月14日前总该返回该地，那时也正是时候。

情况已非常明显，无须更多议论。但马尔科佐夫却准备率领一部分部队继续前进，他已命令列维斯挑出有好马的哥萨克，指派五个步兵连及山炮队随同自己前进，但该梯队所有主要长官都表 139
示反对……（见《格罗杰科夫》第117页）。

然而，马尔科佐夫仍想保全自己的面子……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有第一梯队现有长官和部队司令部的军官共十人参加，即公爵恰夫恰瓦泽中校和列维斯中校、科兹洛夫斯基少校、麦尔科夫斯基大尉、侍从武官米柳京、总司令官的副官奥列乌斯大尉和科尔萨

科夫骑兵上尉、比叶伊科医官和谢苗诺夫大尉。

面对部队所处的现状，可以提出什么建议呢？

（1）前进到奥尔塔库尤或道杜尔，并从该地派出紧急信差前往奥伦堡部队或者土耳其斯坦部队，请求送来饮水和粮食。

（2）部队在道杜尔集中后，只向伊兹穆克希尔派出两个步兵连随带两门大炮，将部队所有水桶交给他们，任务是救援剩余部队。

（3）停在原地不动，通知克拉斯诺伏斯克，运送粮食前来。

（4）返回伊格迪，转往季纳尔井，撤退到基孜尔阿尔瓦特，在该地重新征集，做好给养贮备。

（5）直接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

但是，关于奥伦堡部队和土耳其斯坦部队没有任何消息①，假如这两支部队在途中因故受阻（正如所出现的情况那样），则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在道杜尔就将处于不利地位，而被派前往伊兹穆克希尔的两个连队将难以退回。粮食一点也没有了。

在克拉斯克诺夫斯克筹集粮食毫无可能。这就是说第三条建议是行不通的。

在通往基孜尔阿尔瓦特的路上，必须越过从伊格迪到季纳尔之间一百俄里长的沙丘起伏的无水地段。在前往奥尔塔库尤的路段中大吃苦头的人们，在同样炎热似火的天气里再去这一百俄里地段冒险，简直是轻举妄动。人们担心“骆驼、剩余的马匹以及大炮还要损失很多，都不得不扔弃在途中。”此外，对在基孜尔阿尔瓦特附近能否得到补充给养并没有充分的把握。而且无马步行的哥萨克也追赶不上土库曼的阿乌尔。

① 奥伦堡部队那时正在从伊先恰格尔前往卡萨尔姆的途中，也就是说距乌尔加角还很远。土耳其斯坦部队在哈尔阿塔，即距阿姆河一百一十俄里。《军事文集》中说成没有走到卡萨尔姆，似乎已在乌尔加角，这一情况是错误的。

最后只剩下一条出路，这就是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是否前进？是，还是否？问题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摆在与会者的面前。除马尔科佐夫一人外，其余九人都说：否。

退往伊格迪的第一梯队定于4月22日下午四时出发。当部队集合时发现，约有一百名哥萨克和一百多名步兵因体力耗损及日射病已无法行动……只好将这些人放在担架上后再驮在骆驼上，或者不用担架直接缚在驮子上。

总之，经验证明，缺乏水的贮备而在草原行军是不能成功的。除骆驼及军官乘骑外，部队共损失一百二十六匹战马。近二百名病员离开了战列。

这些病员在途中只有三人死去。人们都想知道那些得了中风病但尚活着归来的人的后果如何？当然不能否认，他们的健康都受了很大影响。格罗杰科夫的书中对此事有所透露：在克拉斯诺伏斯克，三个月的时间内三个连队中有二十九人死去。关于送回高加索原驻地的那些人的情况无可奉告。

前往伊格迪井的行军由于迎面大风而行动甚慢。但这样的天气反而解救了人们免受灼人烈日的照射，而且流动着的空气比前几天令人窒息的闷热好受一些。因而人们走起路来比较有劲，口渴的程度也不象前几天那样强烈。但是倒毙的骆驼和马匹却相当多。仅马就损失了四十匹。

在路上横竖躺着许多死骆驼及羊只，这是希尔万、达格斯坦和萨穆尔等梯队通过后留下的痕迹。

草场上原来茂盛的牧草最近几天内都干枯了，这一情况对促成牲畜的大量倒毙颇有影响。从伊格迪前往贾马拉这段困难较多的路途中也倒毙了许多牲畜。此后在剩余的路程中，尽管炎热疲劳，部队的行进却相当顺利。

5月14日，最后一个梯队到达克拉斯诺伏斯克。进军到此

结束。

三千六百一十四头骆驼中，勉勉强强拖到最后的只有八百头，
141 而格罗杰科夫在书中说是剩下一千四百一十四头，哪一个数字较为准确？不得而知。四百五十七匹马中，倒毙了一百四十三匹，到克拉斯诺伏斯克后，六月以前又倒毙了三十四匹。

遵照殿下的命令将各部分军队均运回高加索，各归自己营地。在克拉斯诺伏斯克只留驻了约三个连的人数不多的一支驻防部队。以前准备的、留在该地的多余的给养以及部队带回的骆驼，命令用轮船运往金杰尔利送交曼格什拉克部队。这时曼格什拉克部队已经不再缺乏物资了。

现在不禁要问：马尔科佐夫的进军是为了什么？

如果他想到伊兹穆克希尔，他就应该少带些部队。如果想前去示一下威，带领部队走这么远更无必要。每个中学生都能毫不费力地计算出来，按部队掌握的那些物资，在正常情况下只能到达伊格迪，不能再远。要说超过道杜尔再往前走，那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的，因为没有粮食、水桶不足，又缺少骆驼。我们找不出任何合理的论据来解释这种轻率孟浪的冒险行动。莫非认为，马尔科佐夫此举指望能够招引出一支希瓦军队，把它打个落花流水，然后胜利班师？但要知道，退却，即使是得逞一下以后的退却也不会为我们的亚洲活动家们所称道。

马尔科佐夫那种无论如何也要迅速进军的迫切心情完全可以理解。要知道，这个远征他等待了两年。他在草原上游转了两年，为此也应得到报酬。派遣佐洛塔列夫前去的目的正是为了抑制马尔科佐夫那种急功求胜的心情，阻止他不要冒冒失失开始进军。但是佐洛塔列夫怎能放纵他这样行事呢？要知道他还在切基什利亚尔就碰上了马尔科佐夫的最后梯队，他见到骆驼量少质差极不可靠，他知道水桶不足。但不知为什么他竟对马尔科佐夫如此姑息

纵容？只要他跟着出发的部队走上二十三俄里，他就会看到抛弃在路上的一百三十八个驮子！

那么，马尔科佐夫对土库曼人所有不公道的举动，他那不管三七二十一碰上什么就带什么，尽量早去远征的一切操劳，对他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后果呢？马尔科佐夫的那种连拐点弯去有水井的地方都顾不上的匆匆忙忙的行动又得到了怎样的后果呢？

马尔科佐夫虽然把军事上的起码要求忘得一干二净几乎葬送了部队，但有些人认为，他听取了合情合理的主张决定退却了……这是他的功劳。格罗杰科夫在其著作第 2 版 113 页中写到："在他当时的处境下，这个决定是唯一可行的。因此应该认为这是马尔科佐夫的功劳。"多么荒谬的赞扬……在该书 217 页中谈到土耳其斯坦部队时写道："对决定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返回这一高度明智 142
之举，其惊异和敬佩之情无法充分表达。"……

难道这是功劳吗？人们或者把马尔科佐夫看成了十足的呆子，或者没有料想到他会听从合情合理的主张？

当然，假如有命令下达，部队将绝对服从，叫到那里就去那里。但部队能否到达？这是另外的问题。

关于当时人们的处境，读者记忆犹新，这个问题很容易回答。

我们再重复一下：除退回克拉斯诺伏斯克之外，不管向何处前进都是彻头彻尾的轻举妄动。犹豫不决和不知所措的种种表现就足以说明荒唐愚蠢到何等地步。

为什么要召集"十人会议"呢？直截了当地向部队下达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的命令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对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的军人不能不给予公正的评价：他们始终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直到半死不活地倒在地上。二百个体力衰竭的人曾被绑在骆驼的两侧行路，好象无生命的物体一样。这样行经每一个站口的路程等于参加了一次决战。这一事实

本身就雄辩地证明高加索人的勇敢坚强。

如果说远征人员和牲畜蒙受了损失，那么，远征首先使贫苦的土库曼人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阿特腊克河彼岸征集了二千二百头骆驼，约值十四万卢布。在伊格迪进行袭击时，土库曼人付出的代价最起码也值九万卢布（骆驼值七万五千卢布，羊只值一万五千卢布）。这真是“无缘无故为别人之事吃亏受损失”。

看来只有承包人卡尔加诺夫得到了好处。

现在将切基什利亚尔部队进军失利的各种原因归纳如下：

（1）首先应该看到，几年以来在土库曼人的心目中马尔科佐夫的名声很坏。马尔科佐夫答应交付骆驼价款，但实际并未交付，对向导人员的报酬很吝啬，舍不得花钱。对此情况我们在有关章节已引述过格罗杰科夫的话。因而无法根据自愿达成的协议获取足够的骆驼，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向导。

（2）远征的出发地点选在切基什利亚尔了，而没有选在别列克或选在高加索长官所建议的克拉斯诺伏斯克。

（3）无法解释的马尔科佐夫那种无论如何也要急于远征的渴望。具备足够的力量才能远征，而足够的力量又取决于与之相适
143 应的骆驼的数量，马尔科佐夫急于从切基什利亚尔出发远征，把什么样的，甚至是根本不中用的骆驼都列入编制数额之内了。这样一来，上级长官也陷入了错误之中。马尔科佐夫的部队出发时保持着比较大的编制，而根据骆驼的数量和质量，这是不相称的。

（4）采办的盛水用具如各种皮囊及水桶的数量不足。而且当部队在经常碰到水井的路段上行军时，为了减轻骆驼的负载，水桶皮囊都没有装水而是空的，这样就造成了水桶发生干裂，皮囊有了裂缝，弄得以后无法装水。

（5）马尔科佐夫在1872年来到伊格迪时，对继续前进通往希瓦边界的道路只是收集了道听途说的情况。对这些情况他没有进

一步侦察核实，甚至对前往下一站口奥尔塔库尤井的实际距离究竟有多远也不清楚。

后来斯科别列夫“一共六人”从伊兹穆克希尔到奥尔塔库尤所进行的那些工作，在1872年一些向导和军官也完全能够做到。马尔科佐夫认为在沙漠中进行这种侦察没有实效，他的根据是：疲累程度不同，有时感到距离远，有时感到距离近。可见他忘记了使用钟表！对于这一条道路他根本没有调查，却极力使高加索长官相信，似乎他熟悉这条道路而对曼格什拉克那条道路并不熟悉，因此认为最好应以切基什利亚尔为远征出发地点。

（6）应该看到，远征开始的时间晚了一些。奥伦堡部队在冬季就开始出发远征了。根据克拉斯诺伏斯克第一任长官斯托列托夫的意见，前往伊兹穆克希尔途中所经的无水地带应在雨季通过，无论如何不能迟于3月，这意味着2月初就应从切基什利亚尔开始出发。马尔科佐夫自己于1872年侦察返回后，在长官面前一直坚持认为，如果出发日期迟于3月上旬就有到达不了希瓦的危险。用武力去夺取骆驼也拖长了预计出征的时间。到3月底他才开始出发，通过无水地带时正是炎热的4月后半月……他知道为时八天的无水道路摆在他的面前，他也知道携带八天的饮水毫无可能，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碰运气向前进军了！

（7）应当承认驼夫不够。这是以武力夺取骆驼造成的后果。因此装卸驮子、特别是牧放骆驼以及冒着炎热在沙丘中跟着骆驼奔跑等一切重担落在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士兵肩上。诚然，供养这些驼夫还得增加上百头骆驼，但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照看骆驼使人疲累异常，中暑往往发生在放牧骆驼之时。

144

（8）为了从伊格迪井区游牧的土库曼人手中夺取骆驼，骑兵冒着炎热急驰行军一百二十俄里，这是导致部队遭受不幸的第八个原因。马队经过这种过度紧张的体力消耗之后，每匹马只给五

俄磅这样少量的马料，一昼夜，甚至两昼夜不饮水，使得马匹几乎不能再用……假如没有这种情况，骑兵还能为部队做不少工作，如可以前去寻找距部队最后一次休息地点只有十俄里的奥尔塔库尤井，然后带水返回送给迎面而来的步兵。

(9) 显然，马尔科佐夫认为从伊格迪到奥尔塔库尤井距离不超过七十俄里，因而他没有采取“有关饮水问题的任何特别措施”(见格罗杰科夫书中第 108 页)。

(10) 马尔科佐夫无论如何也不愿让部队到巴拉伊舍姆去喝水，六十俄里无水路程的行军完全搞垮了部队。

(11) 应该看到，骆驼不断倒毙这个令人担忧的事实是部队无法继续前进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这些饥饿不堪，消瘦已极的骆驼是从换地游牧途中夺获的，大部分驮具都是随便凑合成的，而且装驮子也不得要领……因而在途中不得不扔掉不少面包干和糁米。假如部队真的走到了伊兹穆克希尔，而且按命令行事，停留在废墟中等候行动指示，那么，必然要遭到饿死的威胁。当部队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时，虽然能够拾起他们来时抛在路上的贮备，仍需从克拉斯诺伏斯克给他们运送供几站路程用的面包干和大麦。

(12)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就是马尔科佐夫总是梦想自己所率部队要起主要作用，不想起第二位的作用，尤其不想起第三位的作用。他总想匆匆忙忙去夺取其他部队也在追求的荣誉，因而毁掉了自己的部队。

总而言之，一切都出于冒险。冒险进军，而且采取了狡猾的手段。

尽管如此，马尔科佐夫还受到了嘉奖……高加索军区总司令官亲王殿下在 1873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第159号命令中，讲到希瓦汗王的阴谋诡计和曼格什拉克掀起的叛乱阻挠切基什利亚尔部队夺取骆驼时，提到了两次大胆越过阿特腊克河的行动使“马尔科佐

夫得以从肇事者手中夺取约二千头骆驼，连同部队原有的共有约三千头骆驼，由于冬末春初饲料缺乏，没有驼夫，骆驼非常瘦弱”，[145]因此给马尔科佐夫下达了命令：“向希瓦的进军只有在不冒险、不致使部队遭受重大困难的可能情况下才开始行动”。接着，7月20日命令中提到3月上旬骆驼倒毙和意想不到的炎热天气等情况时说，“部队手中现有的器具无法装运用水以满足特殊需要，因而马尔科佐夫上校采取了率部队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的决定。这个决定不只对他自己，对整个部队，而且应该说对整个高加索军队都是深感痛心的。但在当时的处境下，这个决定是明智而必要的。”1873年10月5日第208号给军区的另一道命令中，讲得更加坚决。命令写道：

“我曾于本年7月20日向军区发布了第159号命令，对今年春季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远征希瓦时到达伊格迪井的进军过程中所做的贡献表示嘉奖。该部队士兵以忘我的牺牲精神和坚强的毅力历尽千辛万苦，战胜了重重困难，该部队各级长官和所有军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与属下一起保持旺盛的精神，从而减轻了属下的痛苦。在该命令中曾表示，该部队司令官马尔科佐夫上校决定所属部队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在部队当时所处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是明智而必要的。

“当今，通过我国远征部队从希瓦得到的正式消息，更加有力地说明，位于奥尔塔库尤与希瓦绿洲之间的无水地带，在马尔科佐夫上校所率领部队遇到的那种炎热天气条件下，无论部队的装备如何完善，如何符合要求，人员的精力如何旺盛，都是无法通过的。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该部队半途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的行动无论如何不应归咎于马尔科佐夫上校。恰恰相反，鉴于部队撤回的决定，是在撤回必不可免这一事实来不及为部队和在远方注视进军成果的人们所能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鉴于为了克尽职

责和保护国家利益，该上校表现出值得褒奖的先见之明和坚强决心，怀着彻底的牺牲精神将重任承担在肩，我认为，特别对马尔科
146 佐夫上校表示我出自内心的嘉奖是公正合理的，表彰他做出上述撤军决定，因而拯救了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使该部队免遭无谓的重大损失，假如该部队继续向前进军，即使再前进几个站口，这种损失将不可避免地降临头上；表彰他保存了英勇部队的实力，好在将来为皇帝陛下和祖国尽忠效劳。

高加索军队总司令官炮兵总监　米哈伊尔将军签字。”

然而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甚至做出撤军决定这个功劳也不属于马尔科佐夫。恰恰相反，他主张继续进军，而撤军的决定是第一梯队所有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的主张。

第 七 章

土耳其斯坦各路部队的编制。当地留下多少部队？数字不大的第一次预算及以后追加的数字。炮兵、工兵及军需装备。医疗卫生情况。救护伤病员协会的慷慨捐赠。考夫曼的训令。骆驼因病倒毙时，不给驼主发赔偿费。通往希瓦的所有道路。远征的计划。骆驼和面包干不能按时送到。在集结点不能喂养骆驼。不必要的重载。军需官波利曼建议事先将给养贮备运往草原上预定的各中转堡垒。戈洛瓦乔夫缺乏主动精神。考夫曼一贯鼓励属下的主动精神。考夫曼式摆渡船。邮路联系。各路部队的司令部。2月26日出发。布哈拉埃米尔的殷勤帮助。骆驼倒毙。3月13日的寒流和狂风。改变进军路线。阿米诺夫男爵宁肯相信道听途说而对以前选择道路的两次侦察和准确测量置之不理。捷径比绕弯路还长。向埃米尔要求援粮。埃米尔送来的复活节礼物。希瓦汗王送还俘虏。对采取大型梯队进军的辩解。为什么将卡扎林斯克纵队调到大绕弯的新道路上来？在哈尔阿塔泉附近的格奥尔基堡垒。狂风、飞沙和蝎虫。4月24日两支部队会师。卡扎林斯克部队的装备。按普特计算运输物资的总量。报喜节堡垒。诺尔顿式井具被抛弃不用。命令不向明布拉克和希瓦而向哈尔阿塔前进。建议佯装没有接到命令。

147

按照远征的计划土耳其斯坦军区方面应当派出两支部队：一支从治扎克出动，另一支从卡扎林斯克出动。治扎克纵队的编制为：十二个步兵连、五个半哥萨克连，十四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卡扎林斯克纵队的编制为：九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四门大炮、

两门霰弹炮和四门火箭炮。两个纵队的编制共有：二十一个步兵连、七个哥萨克连、二十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

所有这些部队都是从锡尔河省各地驻军中抽调的。

七河省只从不久前新建的七河省哥萨克部队中抽调了一个哥萨克连，而从泽拉夫尚州一点军队也没有调来。七河省第五哥萨克连于2月10日从维尔纳出发，3月8日到达塔什干，3月11日作为辎重运输护送队从这里出发，5月25日占领哈扎拉斯普后与部队会合。在维尔纳该连防地从卡拉科尔抽调半个哥萨克连前来驻扎。人们不禁要问：当时塔什干还驻有四个哥萨克连，为什么要这样左调右调呢？

官方答复说，这是为了全军区各部分军队都有代表参加这次远征。

148 非官方的看法是，该哥萨克连是由哥萨克中校冯·格柳恩瓦尔德指挥的。考夫曼名义上虽是正教徒，但他一向庇护德国人，在他的庇护下许多德国人，从他的亲戚贝格和普林茨开始，都得到了高升重用。

部队的详细编制可见下表：

部队		从何处调来	治扎克纵队	卡扎林斯克纵队
兵种	名称		连	队
步兵	第一步兵营	塔什干	2	—
	第二步兵营		2	—
	第三步兵营		2	—
	第四步兵营	卡扎林斯克	—	4
	第二边防营	乌腊提尤别	3	—
	第四边防营	塔什干	2	—
	第八边防营	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	—	5
	工兵连	塔什干	1	—

（续表）

部队		从何处调来	治扎克纵队	卡扎林斯克纵队
兵种	名称		连	队
骑兵	乌拉尔骑兵	塔什干	2	—
	奥伦堡骑兵	塔什干	$1\frac{1}{2}$	$1\frac{1}{2}$
	七河省骑兵	维尔纳	1	—
	哥萨克混合连	塔什干	1	—
炮兵	土耳其斯坦第一旅第一连一个排	塔什干	大炮2门	—
	第二炮兵连一个分队	霍占	大炮4门	—
	奥伦堡哥萨克第一炮兵连	塔什干	大炮8门	—
	山炮队	卡扎林斯克	—	大炮4门
	火箭炮连	塔什干和卡扎林斯克各占一半	大炮4门	大炮4门
	霰弹炮	卡扎林斯克	—	大炮2门

两个部队共有二十一个步兵连、七个哥萨克连、十八门大炮、149
两门霰弹炮和八门火箭炮。此外部队中还各有两门要塞炮。

在上述编制之内，指定一些部队担任下述据点的驻防部队。

1．伊尔基巴伊的驻防部队有：第八边防营一个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从辎重库运来的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

2．塔姆迪的驻防部队有：第二步兵营的一个连，奥伦堡军队半个哥萨克连和两门从辎重库运来的轻便大炮。

部队各部分的人员如下：每个步兵连有三百一十六人，每个哥萨克连有二百二十五人，每门大炮的炮手十九人，马二百五十匹。因此作战部队本身共有：

步兵……2，904人

工兵……200人

炮兵……650 人

哥萨克……925 人

总人数……4687 人①

加上辎重库、医院和司令部共有五千五百人。

哥萨克的马匹……1017 匹

炮兵马匹……138 匹

总计……1405 匹②

加上辎重库及驮运用马共一千六百五十匹。

除上述部队外，在锡尔河省留下驻守的还有：

1．在塔什干驻有：第三步兵营的六个连，土耳其斯坦第四边防营两个连，土耳其斯坦第六十九营四个连、四个哥萨克连、土耳其斯坦炮兵旅第一连的六门大炮，塔什干要塞炮兵一个连。

2．在捷利亚乌驻有：第四边防营一个步兵连，随带九名炮兵。

3．在奇纳兹驻有：奥伦堡军队一个哥萨克连、要塞炮兵一个连和地方武装一个队。

4．在奎柳克村驻有：奥伦堡军队一个哥萨克连。

5．在霍占城驻有：土耳其斯坦第七边防营、奥伦堡军队一个哥萨克连、第二炮兵连的四门大炮、县军一个队和十二名要塞炮兵。

6．在乌腊提尤别驻有：土耳其斯坦第二边防营两个连和二十名要塞炮兵。

7．在克柳切维堡垒驻有：西伯利亚军队一个哥萨克连。

8．在第一号要塞（卡扎林斯克）驻有：奥伦堡军队一个半哥萨克连、县军一个队和二十八名要塞炮兵。

150 9．在第二号要塞驻有：奥伦堡军队一个哥萨克连和十七名要塞炮兵。

① 原文如此。——译者

② 原文如此。——译者

10．在彼罗夫斯克要塞驻有：奥伦堡部队第三步兵营一个连、县军一个队、要塞炮兵一个连。

11．在朱列克堡垒驻有：奥伦堡军队一个哥萨克连和十九名要塞炮兵。

12．在土耳其斯坦城驻有：奥伦堡军队第三步兵营一个连、奥伦堡部队一个哥萨克连、地方武装一个队和八名要塞炮兵。

13．在奇姆肯特堡垒驻有：奥伦堡军队第三步兵营三个连、西伯利亚军队一个哥萨克连和十六名要塞炮兵。

14．在奥利耶阿塔驻有：西伯利亚军队一个哥萨克连、县军一个队和十一名要塞炮兵。

此外，在第一号要塞由第八边防营的体弱人员及因疾病或其他原因留在卡扎林斯克的年青士兵编成一个混合连。

因此，为维护全省各地治安而留守的部队有：步兵二十六个连，县军五个队和地方武装两个队；骑兵有十四个哥萨克连；炮兵有三个要塞炮连和十门野战炮。

奇姆肯特和奥利耶阿塔的县军编制有所加强。奇姆肯特县每队编制为一百四十九人，奥利耶阿塔县每队编制为一百二十一人，土耳其斯坦地方武装的编制每队加强到一百一十五名士兵。

设在彼得堡的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官远征办公室对远征部队装备总值的计算为二十八万七千三百银卢布。这个数字计算得相当草率，很不准确。看来其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使数字缩小，以求不致使人看到庞大的花费而大吃一惊。

下面列举的几条就是这个极不详尽账目的详细账单：

1．雇用骆驼三个月…… 132,000 卢布

2．雇用驼夫三个月，

（每人按八卢布计算）…… 16,000 卢布

3．部队军官的旅差费用（有乘骑者给一年薪俸的二分之一，

其余人员按一年薪俸的三分之一)…… 63,312 卢布

4．三个月干草饲料费…… 17,188 卢布

5．士兵用糖和茶叶费…… 8,000 卢布

6．额外开支…… 50,000 卢布

总计…… 287,300 卢布

在额外开支中包括了不只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应该考虑到的
151 下述各种费用。如：水桶、羊皮制成的盛水皮囊、帐幕、帐篷、药品和炮兵需用的贮备用品等。可以满有把握地说，所有上述各类物资奥伦堡军区司令部都是早有考虑的。

一开始进军的实际情况表明，土耳其斯坦远征司令部所提出的数字距离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它很象是工程预算，故意编得低于实际需要，以便使工程项目得到批准，而以后将各种名目的亏损列入追加预算之内。

1873 年呈送给陆军大臣的第 1427 号报告中，土耳其斯坦总督提出的追加预算竟达二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一卢布四十戈比，几乎与所拨款项数额相等。

追加开支的项目如下：

1．雇用骆驼追加款…… 105,290 卢布 50 戈比

2．雇用驼夫和驮队头目用款…… 7,068 卢布

3．将军、校官及尉官的补助费…… 4,688 卢布

4．干草饲料费…… 14,812 卢布

5．士兵用糖及茶叶费…… 6,000 卢布

6．列入额外的开支…… 39,192 卢布 40 戈比

7．实际计划外派遣分舰队前去咸海的费用

…… 7,000 卢布

共计……184,050卢布 90 戈比

其次，还有未列入以前预算的其他开支有四万五千卢布五十

戈比。

超出预算的理由如下：

1．原定每头骆驼的驮重为十五普特，但实际上每头骆驼只能勉强驮载十二普特，这是由于冬季饲料缺乏造成春季骆驼消瘦体弱的结果。

熟悉骆驼习性的广有见识的人竟然预见不到这种情况，是很难说出口的。

2．重载超出了原定的数量。增加了原来没有计算在内的救护团体捐赠的医药用品三百普特和两门霰弹炮等。

但三百普特只需二十五头骆驼。两门霰弹炮及炮弹的重量为一百三十四普特，比药品还轻，只需十一头骆驼。这就意味着，根本用不着追加十万五千卢布的骆驼费用。

接着还提到了以大麦代替干草饲喂军官马匹以及哥萨克和炮兵的马匹的问题，还有牧草不足时以麦饼饲喂骆驼的问题等等。

上述两点事先完全可以考虑到，因为草原上任何东西都买不 152
到，所需各物必须随身携带，这是早已尽人皆知的常识。假如要免除军官携带整个征途中自用马匹的饲料，如通常在草原行军中所做的那样，则为此需要多少骆驼是不难计算的。假如干草和牧草缺乏，需要用其他饲料代替，这同样事先不会不知道。

3．鉴于部队需要较多的骑兵和更多的运输用骆驼等，必须增加一个哥萨克连。

草原远征中骑兵的好处不多，但其负担却为四倍。有骑兵护送的运输队往往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而完全没有骑兵的部队却经常能顺顺当当地进军。在草原进军中骑兵只能招引敌人，而敌人并不惧怕骑兵。我们这支部队的二十一个步兵连配备了七个哥萨克连，也就是一与三之比，后来增加到八个，比例是一比二点六。这确是阔绰过分了。

由于所有这些情况，使骆驼数额增加到八千八百头。考虑到希瓦人将依仗工事和掩蔽部进行顽强的反抗，在原计划之外又增加了一些工兵军官和工程技术军官，因而军官的补助费也相应增加了。

以前计划中茶叶和糖的用量偏低，不合 1872 年 6 月 27 日公布的法定标准。

干草饲料在彼得堡是按三个月时间计算的。从彼得堡返回塔什干后发现，整个远征的时间最少需四个月，甚至将需要六或七个月。

至于预算中事先未加考虑的驼夫和咸海区舰队等，则这种开支显然是必须的，无须进一步作解释。①

其次，四万五千卢布是卡扎林斯克部队本身需要的各种物资的装备费用。

下面就是 3 月 10 日以前弄清的各项费用清单。

1．部队司令官直接控制的额外用款…… 50,000 卢布

2．各级军官及官员的旅差费(按 1859 年《军事法令汇编》第 3 卷第 4 篇第 2538 条规定)……68,000 卢布

3．购买马匹及文牍员、医士及军士级技术人员的服装费 …… 4,250 卢布

4．雇用骑手费用…… 4,380 卢布

153 5．向导费用(按 1869 年《军事法令汇编》第 4 卷第 117 条规定)…… 2,000 卢布

6．各级司令部办公费和各级司令部用的小皮帐篷费用

---

① 该区舰队需要十五万普特索索柴（即盐木，为亚洲沙漠和半沙漠的树木——译者）。其中五万普特以每普特十二戈比计价，由卡扎林斯克县居民送往科斯阿拉尔岛。另外十万普特以每普特八戈比计价，由彼罗夫斯克县居民送往阿克贾尔。居民们送柴后没有要钱。

…… 600 卢布

7. 设置野战邮政费(按《汇编》第 4 卷第 415 条规定)
……6,600 卢布

8. 设置两个行军医院费用(按《汇编》第 4 卷第 330 条规定)
…… 5,484卢布

9. 购置皮囊 ……2,000 卢布

10. 装备植物考察队……750 卢布

11. 购买山炮队所需马匹……200 卢布

12. 炮兵辎重库编外小队的装备费……124 卢布

13. 舰队用索索柴及其他费用……2,000 卢布

14. 架桥工匠四个月给养……380 卢布

15. 修建马列克水井(紧靠奇纳兹)……30 卢布 90 戈比

16. 军队购买茶糖费(1872 年 6 月 27 日军事会议规定)
…… 14,000 卢布

17. 治扎克部队购买醋(按《军事法令汇编》第 3 卷第 4 篇第 2488 条规定)……734 卢布

18. 上述部队购买二俄尺长的铺垫用毡(1868 年 3 月 27 日军事会议规定)……3,600 卢布

19. 卡扎林斯克部队和彼罗夫斯克部队的装备费
……45,000 卢布

20. 干草饲料(按《汇编》第 3 卷第 4 篇第 2495 条和第 2497 条规定)……32,000 卢布

21. 运输两个月给养,雇用六千五百九十一头骆驼,每头按十卢布计算(第 4 卷第 191 条附件)……131,820 卢布

22. 运输军用重载四个月,雇用骆驼二千一百一十六头
……84,640 卢布

23. 往塔姆迪给治扎克部队运送一个月贮备及向这个堡垒的

驻防部队运送四个月的贮备，共约二万五千普特
……20,830 卢布 50 戈比

24. 驼队头目八十二名、驮夫一千二百四十四名的四个月薪饷（每人一昼夜十五戈比）……23,868 卢布

25. 购买制作驮子用木料、绳索及其他物资
……8,000 卢布

总计……516,351 卢布 40 戈比

154 但上述预算低于实际需要。大概土耳其斯坦司令部担心过于庞大的数字会使陆军大臣为难。奥伦堡积累了几乎一百五十年的草原行军经验，当然可以作土耳其斯坦后生的表率和教授。奥伦堡为自己这支有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和一千七百一十七匹马的部队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近一百五十万，即一百四十七万五千五百五十八卢布的经费，而土耳其斯坦司令部却为自己这支包括各据点在内共有六千五百人和一千七百八十匹马的部队只提请了五十万卢布的经费。

现在谈谈其他方面的装备情况。部队中每支枪都配备三个基数的子弹，每门大炮也配有三个基数的炮弹。各据点的独角炮配有一百三十发炮弹，轻便炮配有二百发炮弹。在兵工厂除按编制的设备外，运来四艘铁制渡船，每艘渡船是由搭着桥板的两艘船组成，另有一支船备用，共是九艘。这些船只是按总督本人的意图在咸海区舰队前任长官加德的监督下，由卡扎林斯克“港口”工厂制造的。

每支纵队配备有一百三十五张病床的行军医院。两支纵队会合后该部队行军医院共有二百七十张病床。各据点的临时医院拥有十五张病床。此外救护伤病员协会土耳其斯坦分会设有二十二张病床的行军医院。该协会总会根据协会至尊庇护者皇后陛下的提议运来了大批药品、医院用物资和外科器械。

这样一来，部队在医药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保证。在保持部队人员的精力和健康方面，在可能的范围内采取了以下四个措施：

1．给军队发放了法定数量的茶叶和糖（每百人每日一俄磅茶叶和三俄磅糖）；

2．为卡扎林斯克部队购置了帐幕。给治扎克纵队只供给法国式活动帐篷，因为谁也没有料到处于塔什干的纬度线上的地方三月初还会有寒流出现；

3．给士兵每人发二俄尺长的毡子以代替被褥，供宿营铺垫之用。

4．购买了盛水用的皮囊、水壶和水桶。

部队的两个半月的军需供应均随同部队一道运输前去。还有一个月的供应由军需部门负责运往各据点。各据点的驻防部队发放四个月的给养。我们在以后有关章节将会读到军需部门为及时 155
运送给养而遭遇种种困难的情况。

土耳其斯坦部队的医疗卫生制度在这里值得叙述几笔。这是对于医疗卫生部门的长官和救护伤病员协会关心照顾的应有感谢。

治扎克纵队中有九名医官、一名兽医官、一名药剂师和十八名低级医生，即医士。卡扎林斯克纵队有五名医官、十一名医士，整个部队合计起来共有十四名医官、一名兽医官和二十九名医士。

卡扎林斯克纵队的医院配备了供一百三十五名伤病员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可供四个月使用，而治扎克纵队按流动师医院标准配备有供一百六十名病员八个月需用的物品。给流动药房按一千人六个月的用量发放了药品。为了运送病员配置了特别担架床，每头骆驼可驮载两张。妇女协会送来了五千份利比赫牌肉汁、一俄磅奎宁、医院用棉布用品和绷带等物。

土耳其斯坦分会送给部队各医院的物品如下：

(1)容纳二十人的呢衬里帆布大帐篷一顶，带有全套设备，如：床、担架、内衣、衣服及靴鞋各有三套，此外还有两名公务员和一名管理员。为了运载该医院的设备，整个远征部队雇用了相当数量的骆驼。

(2)发放了大批炼乳、葡萄酒、茶叶、糖、咖啡、汤粉等贮备物资。

1月4日该协会总会会议上选格里姆医生为全权代表，拨款一万七千卢布，供设置仓库、发放协会派遣人员薪俸及旅差费之用。格里姆选定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医生为其助理。还从近卫军团抽调了四名医士，从军需总署调来一名统计员来监管仓库。

仓库于1月24日配备齐全，1月26日便从彼得堡迁往萨拉托夫。

仓库中除药品及新式裹伤材料外，还有二千二百个达尼洛夫斯基式罐头（红甜菜汤和白菜汤），一千五百份仿基塔拉式西米的
156 土豆粉粒和六百瓶葡萄酒等物。除裹伤材料外，其总值为三千八百卢布。重量为三百普特。在萨拉托夫已预先准备了十二副雪橇。道路坎坷不平和经常的狂风暴雪为运输这些物资制造了重重障碍。于是将这批物资分为四份，分别通过邮路一批接一批地寄运出去。格里姆在卡扎林斯克用自己仓库中的东西为将要启航的、三百人的舰队配备了医疗用品。以后，从伊尔基巴伊前往克齐尔卡克途中碰上了狂风和寒流。格里姆给士兵发放了被子和绒衣。在圣格奥尔基堡垒和哈尔阿塔地区留下了三千七百个肉类罐头。从哈尔阿塔前往阿尔蒂库杜克途中，二十七头骆驼倒毙了十八头。骆驼的倒毙使他们更不吝惜地发放了贮存的物资。即使如此，仍然将大帐篷及部分物资遗留在阿尔蒂库杜克了。

协会大量而及时的支援，帮助人们战胜草原行军的种种不利条件和极端恶劣的气候。水源的缺乏、白昼的炎热、细微的尘土、

夜晚的急剧变冷以及开始远征时经常出现的寒流和狂风暴雪，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希瓦人及土库曼人遭遇之前必须战胜的敌人；所有这些敌人都给坚韧耐劳的俄罗斯人让开了道路。

整个远征中，病员非常之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有着忍受草原行军种种艰苦的习惯，还应归功于军官和医官的关怀照顾，最后还应归功于协会的慷慨捐赠。部队司令官就本身来讲，关于保护人员的精力和健康方面，认为有必要向部队各级长官和各梯队长官提出一些指导行动的意见。

在塔什干印发的训令中，提出的规定如下：

(1)远征开始时，炎热季节尚未来临，人员不能在早晨四时前起床，不能于晨六时前从宿营地出发。炎热季节到来以后，须于黎明之前起床，以便在气温升高之前赶行一站路程，夜间行路容易使人疲累，又容易迷路，即使在白昼，水井尚不易寻认，因此要避免夜间行路。

(2)人员最低限度须每昼夜喝茶两次，即早晚各一次，如有可能，中间休息也应喝茶，对此必须加以监督。少喝生水可防止泻肚和疟疾。糖及茶叶应发至各人手中，定期发放。实际情况表明，人们是按连队中茶壶的数量自行组合用茶。

(3)伏特加酒只有在阴雨潮湿的气候、行经长距离的站口或从 157
事了繁重工役等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发放。不得在宿营地起床之后或与敌人接触之前发给。

(4) 在要越过无水地段之前或知晓前方宿营地水质不好的情况时，各梯队长官必须提醒将所有皮囊、水壶、水桶盛满。士兵可以随身携带各种水瓶、军用水壶及其他盛水用具。

(5) 派卡设哨、掩护及支援炮队等勤务必须严格遵守序列进行。

(6) 为了保护人员免受白昼炎热和夜晚寒冷这样的气候急剧

变化的影响，应及时督促人们穿好军大衣。

(7)应关心每名士兵都有铺盖用毡。

(8)在水质不佳的水井附近宿营时，应设置岗哨不许人们从井中取水。

(9) 每日吃两次热饭，一次在到达宿营地之后，另一次在出发之前。

应遵守驮载物资装卸操作程序并注意维护驮载物资完整无损。

(10) 到达集结地点克雷河时，部队应从远征军需部门领取三十天的粮秣和茶叶，以及驮载所需物资的相应数量的骆驼。给养应发至各连队，受长官监督，列入连队辎重运载。连辎重由军士管理，派十名非战列武装士兵协助工作。每七头骆驼派定一名驼夫，指定其中一人为头目。每连的骆驼应各有自己的某种标记，以便在宿营地容易辨认。士兵应与驼夫搞好关系。严禁动手打人。

(11)一个梯队的各连辎重及其他所属各部辎重会合后编为梯队辎重，应指派可靠的军士长带领十名哥萨克管理。在宿营时这十名哥萨克仍归自己原来所属部队。梯队中所有驼夫归驼夫头目管辖。

(12)由于从巴尔塔萨迪克井开始，前面便是沙漠地带，每个梯队应分为两个分队，每一分队应分别指派辎重管理人和驼队头目。当整个部队在捷米尔卡布克集结时，即应进行梯队及辎重队的编
158 组。哥萨克和炮兵从调动一开始就应将全部的装备物资分到排上，因为他们将分编在各个梯队。

训令在列举部队从宿营地出发、在草原中行进及到达宿营地后所应遵循的种种规定时首先强调：鉴于部队离开宿营地时水井总是被汲干，而且只有经过一定时间后井中才会重新聚有相当数量的水，有的井需数小时，有的井甚至需整整一昼夜，因此保持各

梯队的行进顺序十分重要，否则有可能使一些梯队不得不在无水的空井附近宿营，或者几个梯队同时赶到一个水井附近宿营。

(13)为此，各梯队每天行军必须在同一时间出发，即于晨六时出发(在新指令下达之前)。各梯队长官一到达集结地点便应与参谋长对准时间。人员应于出发前两小时起床，起床后立即整理驮载，所有骆驼必须前一日傍晚集结安置在自己部队的附近。

(14)驮载整理完毕后立即开始早餐和喝茶。此时如附近没有敌情，辎重队就应排开队列开始出发。只有及早出发，才能于午后三时以前到达宿营地，这样才能来得及乘天黑以前放牧骆驼①。

(15) 骑兵应于人们起床前两小时为马匹挂上马鼻袋，天亮以前饮马。在有些水井附近宿营时，不得不分小批轮流整夜饮马。在各井区之间行军时，骑兵与步兵必须同时出发，否则后续梯队可能遇到无水的情况。

(16)进军的序列如下：骑手和部分骑兵走在前面，接着是步兵和炮兵，再往后是辎重队和掩护队。应指派整个梯队的半数骑兵为掩护队(如果骑兵只有半个哥萨克连或更少时，则分出十名哥萨克走在梯队之前，其余全部为掩护队)。另有一连步兵为掩护队。其中半个排走在辎重队之前，其余一个半排走在辎重队之后，做为整个梯队的后卫。在通过岗峦起伏地带时，应另派部分步兵在梯队中间担任掩护。骑兵应摆在辎重队中间两侧，同时两翼派有骑兵侦察班搜索前进。

(17)当敌人临近时，序列应加以改变：梯队的步兵分成几部 159
分，其中一部分走在辎重之前的正面，辎重队则联成几条绳索状的队形并进②。其他各部分步兵或在辎重队两侧，或在其后面前进。

---

① 众所周知，骆驼不在黑暗中吃食。

② 驼队中骆驼一个跟一个鱼贯而行，如联成一条绳索似的。如果道路允许或出现敌情时，则两条、三条或更多条的绳索状的驼列并行。

如梯队中有炮兵分队，则炮兵以排为单位，一个炮兵排随同前卫部队，另一个排随后卫前进。如梯队中只有一排炮兵，则全部炮兵随同前卫部队前进。如果骑兵的数量很多，序列则如上述。如骑兵数量很少，则全部骑兵不再分开，仅仅摆在易受威胁的一侧。步兵则不能分散在骆驼之间行进，而应以密集的队形靠拢前进。在岗峦起伏地带行进时，如上所述，一部分步兵靠着拖长的辎重队中间部分前进，两翼派出一些加强的骑兵侦察班。

遭受敌人进攻时，如情况允许，梯队则不应停留下来，而应边走边抵抗。否则一停留，后续梯队接踵而至，宿营时挤在一处，水量将不足。

(18) 辎重应分作几部分前进，以防止发生各单位骆驼混杂不清的情况。道路平坦时，骆驼可排成十列并行，一列为七至十头骆驼。每列间距为七俄丈。各部分之间的距离为一百步。这样一个有四百头骆驼的辎重队可以分成四个各有一百头骆驼的部分或纵队，横面达五十俄丈，纵长达三百俄丈。如果地形允许，两个纵队可并行，则辎重队的横面与纵长各为一百五十俄丈。

必须指出，训令中对距离的计算很不精确。十列之间有九个间距。如每一间距为七俄丈，则已有六十三俄丈，再加上每列驮载骆驼本身还要占四步的位置，则横面宽度应为七十六俄丈。勿庸赘言，这种队列只能用在校场上或者纸上操练。甚至在校场上编成这样的队列时，当整个纵队一开动，或因鼻套索松扣，或因驮载滑歪，或因骆驼本身失足等诸如此类的情况一发生，整个队列便会紊乱不堪。

接着，训令中继续说，五列的纵队横面为五十俄丈（这里的间距按十二俄丈计算），纵长达四百俄丈。两列的纵队长达二俄里。

(19) 显而易见，每条线或每条绳索的前面要配备一名精明的
160 驼夫，他必须随时注意列面整齐，保持序列，即不突出，也不拖后。

(20)军官和各级司令部官员绝对不得耽延自己的驮载，以免驮载骆驼落后于整个驼队。训令中对此事严加警告说:“遗失军官驮载物资，军官本人除蒙受财物损失外，还应负法律责任，因所失驮载可为敌人所获，虽然该驮载微不足道，但仍属战利品之列。”但是应当指出，训令的起草者在此提出“法律”来是毫无必要的。在法律面前军官对于自己的皮箱衣物不必负任何责任。即使遗失大炮，在从前应受枪决处分，而现在对此却不负任何责任。这一条款已从条例中删除①，理由是: 让大炮发挥最大作用打击敌人，直到最后时刻，而当敌已临近时丢弃之，较之为了保存大炮而过早把它从阵地撤走远为有利。条款中保留的只是: 遗失队旗和军旗者处以死刑。

(21) 临近宿营地时，梯队应派出一部分哥萨克在大队到达之前先行到达，以保护水井。如果哥萨克数量很多，可以从最后一次休息地派出。参谋总部军官一名和部队所属各部军官各一名应随同派出的哥萨克前去宿营地。他们应先尝井水，接着分配水井: 那些井的水供人饮用，那些井的水供马匹骆驼饮用，然后观察地形，选择宿营地点，为各部分部队指定骆驼放牧场地。如水井数量甚多，甚至在所有水井水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为各个部分指定专用的水井。

(22) 各梯队的长官应经常从野战司令部领取报表，简要记载自己所遇水井的水质及深浅大小等情况。该报表由留在井区的骑手转给后续梯队的长官。该骑手交出报表后再赶回自己所属的梯队。每个梯队将填有注意事项的报表留给接踵而来的梯队，后者将根据前者留下的报表比较容易地分配、利用水井。

(23)井水应按下列顺序分配: 首先造饭，其次饮用，再次烧茶。如果某地只有一眼水井，就不能在这里饮骆驼。但在前一天一定

① 1868 年 3 月陆军和海军长官联席会议记录。

161 要将骆驼饮好。梯队到达宿营地后，应在每眼井旁派一哨兵。如遇井少时，井边一定会拥挤不堪，这种情况下可派两名岗哨。由一名军士和一名士兵负责分配用水。饮骆驼时须有驼队头目及辎重队管理人员在场。

大概为了防止无水时驼夫还要饮骆驼，训令中讲道："当井水业已用完，应暂时停止牲畜饮水，直到井水积蓄相当数量之后。"经梯队值日军官的许可后，才能再次开始让牲畜饮水。通常值日军官负责维持秩序。

(24)辎重到达后，骆驼驮载应卸在本部，骆驼应在本部的牧场放牧。要派兵守护。守护人员多少视牧放场地与宿营地之间距离的远近而定。骆驼放牧时驼夫、驼队头目及辎重管理人员都应一道前去。

日落前骆驼应从牧场返回，将骆驼安置在各部的驮载附近。

(25)夜晚，所有马匹都应系好绊绳。对哥萨克和炮队的马匹夜晚应加派哨兵。

(26)事前如已知晓宿营地没有燃料和饲料，则辎重队人员预先应在途中加以收集。有关情况应在确定行军路线时查明。

如距宿营地不远处有燃料和饲料，则派饲料员前去，但须有军官同行。

(27) 部队休息及宿营时应列成方阵。所有重载放在方阵中间。如遇水井分散情况，骑兵须离开纵队前去饮马时，应以队为单位，而且要有半数人员骑在马上作掩护。骆驼队也同样需要掩护。

(28)如部队行军距敌人较远时，警戒了望任务由派在方阵四周的潜伏哨执行或采用其他有效方式。如发现敌情，警戒了望任务可按条例规定执行。如骑兵不足，可派步兵充当前哨，而哥萨克主要在高处安设少量岗哨即可。

在此应当指出，夜晚向来低处比高处看得清楚。如果说"主要

在高处”布置岗哨，而且还是骑兵岗哨，也就是比高地还高。这种 162
作法完全不切合实际。而在条例中讲到设置骑兵岗哨担任警戒了望时也说：白天设在高处，夜晚移向低处。

(29)各梯队长官在每次休息、到达宿营地及从宿营地出发时都应向部队司令官及野战司令部参谋长以书面形式报告有关情况。这类报告由骑手送交邻近梯队，逐队传送。

看起来，骑手在送交该部队从宿营地出发情况的报告时，也可以同时送交关于水井情况的报表。这样，每天派遣骑手的人数就可以减少，但是训令的制定者的意图还在于让留下来递交水井情况报表的骑手保护水井，即是说，把水井和报表一起亲手交给后续梯队。

(30)各部长官应经常统计骆驼的情况。远征开始时应注明所接收骆驼的数量，以后应每日统计清楚，每日有多少骆驼已无给养可驮，多少骆驼掉了队，多少骆驼患病，多少骆驼倒毙。每日宿营时应将统计数字报给梯队长官，列入梯队统计总表。

如有骆驼倒毙，梯队长官须亲往现场验视查明情况：“牲畜倒毙是由于行军负担过重，还是由于编入部队之初便是体弱多病。”如死因属于后者，则官方对骆驼倒毙不负赔偿之责。如属于前者，由于负担过重而死，则驼主可领取赔偿费五十卢布。

这个规定未必公正合理。对于那些不能驮货行将死亡的骆驼，根本不应收入驼队。既然是已经收入驼队的骆驼，那怕是驮着公物走了一步而后倒毙，官方就应该向驼主付费赔偿。

我们自己创造的这种什么骆驼该付赔款，什么骆驼不该付赔款的分类标准，为营私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办法无助于提高我军作战的声望，民众也不甘心愿意将自己的骆驼交给部队。驼主很少跟随自己的骆驼被雇用。通常都是驼夫将骆驼拉来。驼夫对所带骆驼的命运当然也不是非常关心的。倒毙骆驼的赔偿费

一般寄给各县县长，而县长又将该款交给提供骆驼的有关村长。人们不禁要问：对远征中倒毙骆驼的主人，那个该发赔偿费，那个不该发呢？争论和抱怨可就多了！村长往往将这类问题处理得非常简单：干脆将所有赔偿费放入自己腰包，而向下说官方不给任何人赔偿费，事情就到此完结！这就使人们相信：不管交给俄罗斯人
163 的是什么样的骆驼，它都会被弄得残废无用或是一命呜呼。后来更加深信不疑：雇用骆驼只能按月领取租金，这样使得吉尔吉斯人没有一个人甘心情愿交出自己的骆驼。所谓"雇用"，不是别的，而是长官自己规定的有报酬的官差。事情很明显，按官差摊派时，谁都不把最好的骆驼送来……

这样，我们在赔偿驼价问题上的错误几经周折，到头来还是我们自食其果！

训令的末尾是有关对敌作战的行动指示。指示的条款不多，在印发的十四页训令中战术指示只占十二行！

我们将这些指示全部引述如下：

"绝对不许滥用大炮的火力，不能用大炮射击单个的骑手以及分散开的人群。打下单个的骑手或向分散开的人群的开火任务应经梯队长官或身旁就近的长官允许后，由步兵中优秀的射手执行。

"一般说来，在对敌作战中，尽可能避免子弹和炮弹的无谓消耗。否则，不仅削弱自身战斗力、达不到目的，而且会激励敌人的士气。

"炮火射击应对准密集的敌群，而且要选择最近的距离。用步枪向单个的骑手或分散开的敌群射击时，其距离不应多于六百步。向比较密集的敌群开火时，其距离可稍远些。"

上述行动指示不仅对于下级长官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部队长官更是必要的。1868 年远征中根据卡蒂库尔干部队前任长官戈洛瓦乔夫将军的命令，我配备来复线大炮的炮兵从射击表中没有

标明的距离以曲射方式向孤零零的一群群的敌人开炮。由于当时炮尾架上的螺丝拧得过紧，发炮时炮尾架下震成一个深坑。

土耳其斯坦军区部队为运输部队的重载，需要骆驼 1,673 头，为运输军需物资需要骆驼 5,471 头及驼夫 1,008 名。连同司令部的骆驼总数为 7,258 头。

所选定的进军道路，大部分经本书作者 1870 年进行了侦察并 164
测绘了路线地形，其余部分也是经作者从布坎山俘虏的、刚刚来自希瓦的驼队头目口中详细询问后确定的。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进军希瓦要出动三个邻近军区的军队。那时还以为惩治希瓦的重担将由土耳其斯坦军区独自承担。当时同样不清楚被我们得罪了的布哈拉对我进军行动将抱何种态度。因此决定寻找一条绕过布哈拉领地的进军道路。1871 年这条道路又经过一次检查，并由戈洛瓦乔夫将军重新侦察一次。这条道路从治扎克开始沿努拉塔山北麓抵达塔姆迪地带。接着越过布坎山到达明布拉克井，然后经舒拉汉纳山通向阿姆河。虽然这条驼路左侧也有一条通往该河的道路，但第一，该路在布哈拉境内通过；第二，该路是换地游牧的通路，当转牧时，骆驼行动轻便，大部分无任何负载，且野蛮人的换地游牧只在初春，晚秋返回，所以他们既不怕流沙，也不怕长距离的缺水路程。春季土地润湿，秋季雨水充沛。炎热季节特别口渴，但无水可喝。因而在这个季节部队带着重载的骆驼是不能冒险走这条道路的。

凡是驮载重物的驮队能经过的地方，军队也可以大胆地走过去，因为二者所需的条件非常相似。因而经过明布拉克的道路是土耳其斯坦部队进军的唯一道路。骑兵大尉捷连季耶夫在给考夫曼将军编绘的从高加索、奥伦堡、卡扎林斯克、彼罗夫斯克以及治扎克等各方面通往希瓦的、经过勘查的所有道路的地图上已经将这条道路标明了。

卡扎林斯克部队和彼罗夫斯克部队应向伊尔基巴伊前进，在该地修建堡垒，以便贮存部队返回时需用的给养，以后向布坎山前进与治扎克纵队会合。治札克纵队前进途中，应在塔姆迪同样修建一处堡垒以贮存军需物资，供自己返回时使用。

按计划，治札克纵队中一支运输两个月给养的专门辎重队将从该纵队北侧开到此地，以便部队领取一个月给养，然后再向前进发。

该运输队应于3月11日及12日从塔什干出发，而到达塔姆迪不得早于3月29日，不得迟于4月2日。用十七天时间行军五百俄里，即每日行军三十俄里，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任务，而且是没有休息日的！如果中间有上三天的休整，那么骆驼就得每日走三十六俄里，要在十四天内走完全部路程。

165 显然，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搞出来的书生计划，实行起来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前一半运输队果然于3月11日出发了，但后一半运输队直到3月26日才动身，因为他们需要的1750头骆驼刚刚从土耳其斯坦县赶到。这批骆驼是按照官差摊派征收起来的。

为什么这么迟才着手雇用骆驼呢？顺便也可说说为什么这么迟才烘烤面包干的。关于远征的谕旨是12月12日下达的，并立即用电报传到了奥伦堡和梯弗里斯。假如当时正在彼得堡的考夫曼也以电报通知维尔纳，而从那里派专差再前往塔什干，则12月20日前便可送达。但不知何故考夫曼却认定派信使最好，而且派的人就是自己的付官科洛科利佐夫哥萨克大尉。他的姓名叫起来虽很响亮①，但他到达塔什干已是1月20日了。当时第四步兵营第一梯队已从奥伦堡出发了。

而且骆驼实际需要的数量远比计算的数字要多。不是计算的

① 该姓氏的词义为“钟”。——译者

7,258 头，而是需要 9,374 头，因为饿了一个冬天的骆驼，刚到春天一般都虚弱无力，不能驮载十五普特，只能勉强驮起十二普特。

尽管驼夫多次要求，根据驼队的经验，在春季应以胡麻渣饼补喂骆驼，但在塔什干的骆驼集中站却一连几天根本没给骆驼吃食。此外，没有料到要驮载下列这样的重物，如：霰弹炮、红十字会的物资、军官马匹吃的大麦、哥萨克马匹和炮队马匹代替干草吃的大麦、骆驼吃的面粉、活动帐篷和宿营时士兵用作铺盖的毛毡。最后还有部队新增加的一个哥萨克连的 160 匹马的饲料。

还运送了许多重物，如：束柴、炮车下用的木桩、大炮的套具、骆驼用箱及进攻用云梯等，这些重物毁坏了不少骆驼，但后来在路上都丢弃烧毁了。

强制雇用的骆驼每月租金十卢布，如果骆驼倒毙则交驼价五十卢布。这些骆驼大多数不顶用。为这个微乎其微的价格谁也不会把健壮的骆驼交出。承包的办法看起来昂贵，但实际上却最有利，因为承包以后，可以要求拿出健壮的骆驼，对倒毙的既不须赔偿，也无须烧掉重载物资。

考夫曼为倒毙了的骆驼付出了多少赔偿，烧掉的和遗弃在途中的给养、帐篷、小皮帐篷、军官物品等价值若干是难以计算的。骆驼在夜晚和清早不吃东西，不给水喝的时间不能超过两昼夜，大 166
麦对骆驼是有害的，在春季必须补喂胡麻渣饼。搭背或者鞍子应当是柔软的，并应缝制得当，否则会压磨两肋致伤，而伤口会逐渐变成恶臭的坏疽病。远征途中的骆驼驮载不得超过十普特，平均驮重为八普特。经过四、五个站口的路程，便可看出驮载是否超重。在秋季驮载可以九普特计算。绳索必须结实牢固，否则在路途中必得改装驮载而使骆驼过于疲累。所有这些都必须熟知牢记。但在考夫曼从彼得堡回来之前，担任军区代理司令官、负责远征准备工作的戈洛瓦乔夫将军却对此一窍不通。验收骆驼的委员

会由于时间不足，接收骆驼时采取了宽容马虎的态度，检查很不严格。

当时军区军需官是四等文官波利曼，该人聪明沉着，其头脑无论在直义和转义上讲都超过戈洛瓦乔夫……1873 年 1 月 20 日收到命令后，他于 1 月 23 日便呈上报告，建议采取下列措施：为了减轻运输和雇用骆驼的开支，应于部队出发两周前，将部队两个月的给养按普特交给承包单位，在护送队的护送下从塔什干运至塔姆迪，从卡扎林斯克运至伊尔基巴伊。部队本身则在整个远征期间只按月付金，雇用驮载一个月给养的驼队随军前进。当部队行军至上述地点的仓库时，又可装载下一个月的给养继续前进。对于卸去所载而空闲出来的骆驼，可立即派往仓库运粮以资补充。这样可以减少两千头骆驼，也无须增加军队的数量。因为反正业已决定在草原各处修建有驻防军和军需仓库的据点。

这里提出的措施非常切合实际。但是戈洛瓦乔夫虽然掌管着整个军区事务，却不敢承担责任，对此建议拖延不理，只等待考夫曼归来。

考夫曼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便是对属下的才干、对他们于边区切合实际确有好处的创见颇为尊重。尽管在工作中有一些明显不过的例子，但他的最直接的助手戈洛瓦乔夫对此却察觉不到……我们举例说明一下。

1867 年 11 月骑兵大尉捷连季耶夫刚到塔什干，便立即被派
167 回奥伦堡为沿途新建立的民事机关的过路官员发放补助金。由于驿路混乱无章，一些过路官员因缺少钱款困阻在各个要塞和驿站无法前进。捷连季耶夫奉命在奥伦堡雇用马匹骆驼，购买马颈轭、挽具、邮袋及邮箱，以便使驿路畅通。为此给他拨款七千卢布。并向各县县长及驻防军司令官下令：必须完全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不得迟缓拖延。捷连季耶夫由于享有这种全权，在土耳其斯坦从驻

防军司令官戈洛夫中校处获悉，他那里伤寒病猖獗流行，士兵躺卧在地上，一点铺盖也没有。于是他当即吩咐，用灰色士兵呢缝作被子，每床三俄尺长，用作里子的粗麻布缝成垫褥、枕头和床单。为了这些用途，他动用了紧急物资。捷连季耶夫将其越权行事的情况以紧急专函报告给办公厅主任根斯将军。他表示，如考夫曼将军不批准这一措施，则此四百卢布的开支他愿意自己负担。考夫曼不仅批准了捷连季耶夫的处置方案，而且通令嘉奖了他。

在奥尔斯克，土耳其斯坦邮局局长二年来积压了近二百普特重的邮包，占满了两个房间。将这些邮包转发出去毫无可能。捷连季耶夫发现此事后，给邮局拨发了雇用十三头骆驼的现款，于是邮包很快运往塔什干去了。还是在该地，捷连季耶夫在城外看到一些庞大笨重的物件，他从一个官员处得知，这是从瑞士订购的已拆开的轮船部件，由于没有运输工具继续运往卡扎林斯克，也由于承包人米亚金科夫的疏忽怠慢而堆放在该处。捷连季耶夫对此拨发了现款，并吩咐制造或雇用雪橇运走，于是轮船的部件也用骆驼运走了。他所拨款的数额不小。又向塔什干发了紧急专函，又受到了嘉奖。毫无疑问，捷连季耶夫的这些作为已远远超出了自己全权的限度，但是如果考夫曼将军（他也是在 11 月到达塔什干的，只是没有走奥伦堡驿路而是取道维尔纳）了解到导致采取紧急措施的各种实情的话，他将不加犹豫地授权捷连季耶夫采取这些措施。

戈洛瓦乔夫将上述一切情况忘得一干二净。正是这样，他就不能拨发额外开支，为处于饥饿之中的骆驼购买胡麻渣饼，尽管这事已向他报告了多次。

考夫曼只是于 2 月 20 日才到达塔什干的。再过几天进军就要开始，当然采取任何纠正的措施已无可能。早在他到达塔什干之前，就已派遣泽拉尚夫省办公厅主任伊凡诺夫中校率领一个哥

168 萨克连前往克齐尔库姆，察看治扎克部队进军路线上的水井，并从当地的游牧居民中雇用向导和骑手。

考夫曼在从彼得堡返回时，沿途向自己军区管辖的要塞就各纵队的装备和进军情况作了相应的指示。在卡扎林斯克向咸海区舰队司令官西特尼科夫海军中校详细了解舰只的质量后，他改变了只派一条海轮《彼罗夫斯基》号出航的初步设想，又加派了一只江轮《撒马尔罕》号。试航结果表明，平底的《撒马尔罕》号江轮完全能经得住海航的考验，它比《彼罗夫斯基》号海轮好得多。《彼罗夫斯基》号在波涛之中不能划桨，也不稳定，因此航行时远远落后于《撒马尔罕》号。江轮有时领先达两昼夜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这只小小的江轮以具有海上航行的长处而凌驾于《彼罗夫斯基》号海轮之上。委派卡扎林斯克县县长戈洛夫充任卡扎林斯克纵队长官。在卡扎林斯克，考夫曼还检查了舰队造船厂按他的图样而制造的浮桥船。每条浮桥船由四只用螺丝固定连结在一起的铁制浮箱组成，两船相连即可摆渡。建造工程于1871年开始。用旧船坞造成的第一条摆渡船花费了394卢布69戈比。用卡姆斯科-沃特金斯克各工厂订购的材料造成的第二条摆渡船花费了417卢布55戈比。每只浮箱重五至六普特，八个人就可以轻轻抬起放入水中。安装需要两个小时。到1873年初又造成了两条摆渡船，但船体甚重。在远征途中浮箱用做饮水盆槽。在阿姆河上摆渡船才发挥了名副其实的作用。人们称这种摆渡船为“考夫曼式摆渡船”。一条摆渡船可载两门炮弹重四俄磅的大炮及十六名炮手。组织了一个浮桥纵列。诺尔顿式井具共有四套，但卡扎林斯克部队只携带了两套，而且这两套也因无用而被扔弃。供工兵纵列使用的骆驼有54头。卡扎林斯克纵队为浮桥船派了27头骆驼，而治扎克纵队派了15头。管理浮桥船的有12名水兵。

部队与塔什干及卡扎林斯克的邮路联系是通过信差及通过从

奇姆肯特到土耳其斯坦的第一个驿站办理的，在那里设有办理邮务的驿站分站。在到达阿姆河之前的两个月时间内都是这样联系的，共花费了六千卢布。以后通过布哈拉与撒马尔罕建立了另一条邮路联系。布哈拉的埃米尔亲自关照我们的信差：派护卫队护送通过草原，款待他们，提供好马。总之，是以忠实的同盟者身份行事的。当然，也不无从信差那里获取最新消息的目的。

2月27日，向全军区发布了进军令。同时宣布在土耳其斯坦 169
部队中有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罗曼诺夫斯基公爵、列赫坚贝格斯基公爵。委派特罗茨基少将充任野战司令部参谋长，扎里诺夫少将为炮兵司令官，什莱费尔上校为工兵司令官，戈洛瓦茨基中校为骑兵司令官，五等文官卡西亚诺夫为野战军需官，五等文官苏沃罗夫为主任医官，男爵考利巴尔斯中校为戈洛夫的助手，戈洛瓦乔夫少将为整个部队司令官，日林斯基上校为地形测绘队司令官。

2月28日举行了送别祈祷。当日运输队第一梯队随带一个月给养开始向克雷河进发，以免部队耽搁在奇纳兹附近锡尔河渡口。

3月1日至3月5日，部队分成五个梯队相继从塔什干出发。3月8日四门大炮从霍占出发，3月10日三个连队从乌腊提尤别出发。

通过饥饿草原有长达180俄里的无水路段，途中井水苦咸而且水量很少。现在由于居民在治扎克城下从吉拉克乌蒂河修建了一条通往第三个驿站阿加奇诺的水渠，这段路已经缩短到三十俄里。一直是阴天。3月14日晨下了雪，气温到列氏零下13°。运输队第一梯队于3月6日到达克雷河。友邻各城的代表团和带着丰富礼物的布哈拉使者都到达该地。稍后，于3月10日泽拉夫尚州州长阿勃拉莫夫少将也来到这里向预定于11日到达该地的考

夫曼告别。布哈拉的使者叶海亚和卓通知说，埃米尔已向边境各地伯克下达命令，在边界所有井区附近将苜蓿、干草及燃料准备停当。可是他并不掩饰自己的惊奇心理：为什么考夫曼不走通过布哈拉的直路，而要绕路走通过明布拉克的弯路呢？

还在1872年，埃米尔就已向派到布哈拉的外交官卡尔·瓦西里维奇·斯特鲁维声明过，如果需要的话，他允许我国军队通过他的领地。在对希瓦的战争期间，布哈拉埃米尔的全部行动都不断证明了他的真心诚意。但是，我们不仅没有信任他，甚至还授命阿勃拉莫夫密切注视布哈拉的动向。可能是记取了当年别科维奇由于相信亚洲人而遭到悲惨命运的教训，也可能是担心埃米尔今天的帮助是为了以后在撒马尔罕问题上进行纠缠，所以没有接受埃米
170 尔的帮助……然而很可惜。如果接受了埃米尔的帮助，部队就能够保存下许多昂贵的物资，就不会由于饥饿和口渴而吃苦受难，也不致在荒凉的草原中挣扎在死亡线上……就凭考夫曼手中拥有的兵力，并不惧怕任何狡猾手段和阴谋诡计，即使有什么意外情况，除了希瓦以外，我们也能将布哈拉加以征服。

考夫曼接见泽拉夫尚的代表时宣布：陛下对他们值得称赞的行为表示"沙皇的恩典"，并将应纳捐税豁免一半。

3月12日部队得到了给养并划为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由高龄的科洛科利佐夫上校率领，有894名士兵，728头骆驼，随行的有男爵阿米诺夫中校，于3月13日出发。第二梯队由诺沃姆林斯基上校和拉兹戈诺夫上校率领，有759名士兵，672头骆驼，于14日出发。第三梯队由捷莱科夫斯基中校和科罗利科夫上校率领，有606名士兵，909头骆驼，于15日出发。第四梯队由魏马尔恩上校和季赫麦涅夫中校率领，有1139名士兵，678头骆驼，于16日出发。上述各梯队中排在第二位的长官都是参谋总部的军官。

还在到达克雷河之前，部队就损失了四百头骆驼。而以后由

于寒流和缺少饲料，骆驼每经过一个站口，都几十头几十头地倒毙下去。

第一梯队于13日出发时，气温是零下12°，后来刮起了狂风暴雪①。前近卫军军官长期退役的科洛科利佐夫仿效苏沃罗夫率领着自己的梯队，他的指挥方法离奇古怪。对此，其助手波尔托拉茨基已有记述（见《历史通报》1895年2月号）。在进军的第一站路程中就有十八人受寒冻坏，其中士兵二名和驼夫五名死去。没有及时赶到克雷河的乌拉尔哥萨克连在途中遇上了狂风暴雪。他们将骆驼围成一圈，人们坐在中间，用木制鞍具燃起篝火。这样人们才幸免于难。

梯队预定在捷米尔卡布克井休息一日，然后前往塔姆迪井。21日向那里派出了由波尔托拉茨基率领的前卫部队。

其余梯队进军时所受的折磨较少，因为恶劣气候已经好转。但在第三梯队中带有炮兵辎重，每件驮包重八普特，即每头骆驼的驮载为十六普特。该梯队在第一站路上就损失了四十九头骆驼。

16日夜晚，当时所有梯队都停在宿营地，狂风大作，刮走了帐 171
幕，将帐篷布吹扯成碎片。

检查组在捷米尔卡布克检查了所有骆驼的情况。结果发现，在127俄里的进军途中，倒毙了254头，无用的102头，公认虚弱的202头，总共不能用的骆驼就有558头；可用的只剩下3,110头。努拉塔和齐奥金二地的伯克带着埃米尔的礼物和食品会见了考夫曼。埃米尔命令他们在巴尔塔萨迪克和科姆巴伊基各井附近准备粮食、饲料和燃料。3月20日，从捷米尔卡布克派出一个半乌拉尔哥萨克连，配有八门火箭炮，在戈洛瓦茨基中校率领下轻

① 根据特罗茨基少将主编的手稿出版的材料，似乎早晨天气尚暖，第一梯队出发时，人员都穿着军服衬衫，后来下起雨来，接着又下起冰雹和雪。应当相信曾随同该梯队前进的波尔托拉茨基对此的有关记述。

装快速开往塔姆迪。已在该地的伊凡诺夫中校根据敌后侦察报告说，素为汗王所宠爱的有名的草原盗匪司迪克正在舒拉汉内山纠集大批匪盗，准备经明布拉克到塔姆迪来。

接到上述报告后，考夫曼担心司迪克会填堵从明布拉克到舒拉汉内沿途所有水井，他很想缩短几十俄里的路程，也许还可能怕马尔科佐夫的部队赶在土耳其斯坦部队的前面夺了头功，这一切促使考夫曼改变了自己部队的进军路线……他决定到达阿尔斯坦别尔井后急剧左转，沿布哈拉的领地前往哈尔阿塔井，他认为这条到达阿姆河的路线比原来的路线缩短一半路程。只有一点不清楚：为什么现在前进的目标不是希瓦而是阿姆河？

根据远征时地形测绘队的精确测量及全州道路图标明的情况，前往希瓦的道路：从治扎克出发经明布拉克，路长为690俄里，若经阿尔斯坦别尔井则为640俄里。走后一条路只能少走五十俄里，但所走的不是驼队商路，而是游牧居民走的道路。以后我们就将见到，在这条路上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本希望少走两天路程，结果却反而耽搁迟误了二十天的时间！

考夫曼在这个问题上听信了男爵阿米诺夫中校在撒马尔罕和治扎克等地从一些无名的萨尔特人那里收集来的各种情况（资料第43页）。但是不知何故，人们忽略了一点：这种道听途说的情况，如果是关于当地的事，倒还有某种用处，而关于三四百俄里之外的事，怎能这样轻信呢？

怎么能够冒险把整个部队引上未经侦察的道路上去呢？

假定说阿米诺夫是一个俄语水平不高的芬兰青年，他不能完
172 全了解，他想要给予俄国人的帮助会带来多么可怕的后果，那么考夫曼和特罗茨基毫无疑问都是有头脑的聪明人，他们怎能轻易相信阿米诺夫的无稽之谈呢？

只要看一看地图，就会看到，驼队不能从锡尔河口沿着这条新

路到达希瓦。倒是另有一条路直通希瓦，这就是要通过布哈拉。

绝妙的是，布哈拉的使者竟然支持阿米诺夫的说法。他并使人相信，似乎他本人走过这条道路，他千方百计地把我们的将领们引上无水的荒野沙漠……

阿米诺夫用什么手段哄骗了特罗茨基不得而知，不过参谋长却成了新道路的积极热烈的拥护者。

为了决定这一问题召集了有戈洛瓦乔夫、特罗茨基、伊凡诺夫和阿米诺夫参加的军事会议。参谋总部的军官一个也没有被邀请到会。戈洛瓦乔夫和伊凡诺夫二人在原定的道路上亲自走过并熟悉该路，因而他们反对另走新路。考夫曼的发言成了举足轻重的意见。于是3月23日路线问题就确定了。这样，卡扎林斯克纵队被迫多走380俄里，不是要他们在塔姆迪修筑据点，而是改在哈尔阿塔。给戈洛瓦茨基下达了紧急补充命令，命令他们不要前往塔姆迪，而要往阿亚克库杜克进军。

3月30日，部队到达阿尔斯坦别尔井。在该地等待卡扎林斯克部队一直等到4月11日。辎重运输也奉命前来阿尔斯坦别尔。3月17日辎重运输第一梯队才到达克雷河，当时该队的骆驼中除检查组已鉴定为不中用的175头外，还损失了46头。3月29日该梯队继续前进。4月8日，即复活节的前一天到达阿尔斯坦别尔井的只是霍罗什欣中校从该梯队中选出的230头体质好的骆驼。当时许多部队的给养已经用完，因为很多驮载都连同倒毙的骆驼遗弃在途中了……在第一和第三步兵营中都发现运到的面包干已经不能食用。

波尔托拉茨基在其回忆录中叙述说，当解剖一个猝然死亡的士兵的尸体时，在其胃中发现有一种石状的面包干。指派了一个检查组检查结果表明，面包干已经发绿，还有许多小虫从里面爬出，这个面包干块就跟着活动起来。波尔托拉茨基向考夫曼报告

说，运这种面包干不需要骆驼，只要指明方向那里需要，面包干会自己爬到那里去的！

人们把这事怪罪到雨天上去。但看来更准确一些说，应是塔什干新修的尚未全干的火炉烘烤过急，没有烤透造成的。这些火炉是用篱笆条抹泥修成，由工兵上校什莱费尔监修的。我们都亲
173 眼见到这些火炉烤面包的情景，面包出炉后软乎乎的，没有烤透，半生不熟，然后去晾干……这样，各种小虫和苍蝇在上面产了卵。准备面包干的期限实在很紧，于是只好按俄罗斯的“碰运气”行事。

人们把不能吃的面包干拿去喂了骆驼。根据伊凡诺夫中校的要求，克齐尔库姆的吉尔吉斯人赶来了828头骆驼。原要求是1,058头，因为从塔什干出发后，在462俄里的路程中倒毙了874头，不顶用的又放回了536头，总共损失了1,410头，而现有的骆驼，很多都不能负担超过六普特的驮载。

极端困难的处境迫使部队派遣了能干的格罗莫夫（此人是赫卢多夫的管家）前往布哈拉去筹办粮食、鸡蛋及其他物资。为了不向埃米尔透露部队的危险处境，考夫曼在请求支援粮食的信函中所使用的措辞力求使对方相信，部队准备在哈尔阿塔停留数日，很想使部队吃些新鲜面包，似乎面包干已经吃厌了，因此特求助于汗王，请命令属下商贾将五千普特面粉运往该地……但单是这个数字本身就足以表明，真实的用意不在于使人们吃上新鲜面包，而是继续进军要靠这些粮食……

埃米尔对俄国部队的困境了解得一清二楚。接信后他立即满足了这只饿狮的胃口：送了四百巴特曼① 即3,200普特面粉，五十巴特曼大麦和三十巴特曼大米作为赠给考夫曼的礼物。汗王在复函中表示，假如付给粮款，他将认为是对他的侮辱。

看来，对于前进的路上无水这一点，考夫曼和特罗茨基是不了

① 突厥语中古代的重量名称。——译者

解的，因为他们听信了十分自信的阿米诺夫。但是没有粮食就寸步不能前进，这却是无人不知的道理。

假如埃米尔未能及时运粮前来，部队就得转向布哈拉去，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这并非埃米尔所愿。对埃米尔或多或少迫于形势所给予的盛情支援，无须追究其内心的动机，而应就其表现出的价值加以评价。4月23日考夫曼致埃米尔的信中写道："当伟大的白沙皇的军队在贵汗国领地进军途中，您盛情给予了慷慨援助，对此，对您的睦邻之情我再次向您表示衷心的谢意。"接着告知埃米尔说：在他的领土上现在将修建贮存重载的堡垒，但该堡垒只是为了保护他的领土免遭希瓦侵犯等等。

7日前格罗莫夫还添购了面粉并运来了八千个鸡蛋和颜料。174
波尔托拉茨基说，这也是送来面粉和大米的埃米尔的礼物。接着匆忙给鸡蛋染色，以便送往其他梯队，但第三和第四梯队在复活节的第二天才收到。这一天从塔什干派来的骑手到达阿尔斯坦别尔井，带来了大圆筒甜面包等物给考夫曼和戈洛瓦乔夫做为复活节的礼物。给部队带来了十六普特茶叶和94普特糖。

28日，部队正当处境不妙，转往阿尔斯坦别尔时，骑手带来了参谋总长关于马尔科佐夫筹集骆驼失败、曼格什拉克一片混乱以及在金杰尔利组织另一支部队等情况的电报。电报结尾说："马尔科佐夫本人未必有可能适时参加拟议中的远征，因而最好对他不要有所指望。"但是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于3月27日却来电说（就是说这封电报只用一昼夜时间就从电报线路的终止地点维尔纳转到了部队，因此有些令人难以相信，但《资料》第57页中却是这样记述的）：马尔科佐夫率领十二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携带四门大炮已经出发，将于5月9日到达伊兹穆克希尔，而洛马金将于4月10日前出发。第二封电报大概是在4月1日收到的，因其内容完全与参谋总部的来电相悖，故被称之为四月的

玩笑……在此以后，最低限度考夫曼已经不象以前那样急不可耐地拚命催赶部队前进，而对休息和被迫的宿营都比以前随便了。

从卡扎林斯克传来消息说，希瓦汗王派来了使者，并放回二十一名俄国俘虏。这批人中有：商人布尔纳舍夫和扎伊采夫（他们是1869年在草原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时被抓走的）、哥萨克什季诺夫和沃罗滕采夫（他们是在朱柳斯和卡拉库杜克驿站先后任驿站长时分别被抓走的）、哥萨克多尔勃林诺夫、古津诺夫、索洛多夫尼科夫、波波夫和杜尔曼诺夫（他们是1870年在鲁金中校遇难时被俘的）、哥萨克切尔纳赫和苏霍鲁科夫（他们是1869年在伊尔基兹附近当抢掠牲畜的盗匪抢劫马群时被俘的）。考夫曼下令给送回的哥萨克发放马匹，并将他们编入卡扎林斯克部队，对商人和渔夫每人发给十五卢布，送往奥伦堡。

命令将使团人员送往阿尔斯坦别尔，随同部队前进。他们只是在我军占领希瓦后才会见了考夫曼。

复活节过得满不错，起码在第一梯队是这样的。这里还举行了宗教的祭祀，因部队中唯一的牧师、著名神父马洛夫就在该梯
175 队。夜晚十二时放了三颗照明弹。军官们在考夫曼那里开了斋，然后一起前往皇室代表罗曼诺夫斯基公爵处祝贺节日。但部队禁止喝伏特加酒，酒都查封在随军酒食商那里。

4月8日收到伊凡诺夫上校的报告说，卡扎林斯克纵队的前卫部队将于9日到达塔姆迪，距治扎克部队总共只有三站路程。这一天，已如上述紧急运输队来到了部队，运来了霉坏的面包干。按考夫曼的意见，不必等待卡扎林斯克部队，也不用等待其他运输队就可以继续前进。根据纵队长阿米诺夫随便打听来的未经核实的情报，便把部队编成大型梯队继续前进。治扎克纵队编成了两个梯队，而卡扎林斯克纵队仍然原封未动，也就是说，总共是三个梯队。无论考夫曼、他的参谋长或他的亲信同僚中任何人都没有

想到，各个梯队中除人员以外还有大量的马匹和骆驼，也没有想到，任何水井也不够他们饮用，因为水井的存水汲光后通常需要等待几小时有时甚至几昼夜，井水才能再涌出，积蓄起来。

值得称道的是，一向不爱承认错误的考夫曼，这次却承认了自己的疏忽大意……起码于1881年刊印的资料中是这样写的。当时他还在世，资料是在他的指示下编写的。将部队编成大型梯队是不完全合适的(见«资料»第64页)，但我们是在进军中学习(见«资料»第63页)，我们担心与敌人相遇，由于年轻无知，经验缺乏而作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在离开基地时应该随身携带饮水，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于分散部队很不明智”(见«资料»第64页)。这样，«资料»的编纂者便开始为自己辩解，得出结论说，如不如此行事将是非常愚蠢的。所以假如他们有机会第二次春季进军，他们依然如此明智地走这条路，依然将断送整个部队，尽管这次他们已经吃尽了苦头!

军事动态报告可以这样写，但历史却不能这样写。承认错误，指明错误，可给后人以借鉴，他们接受前人的经验遗产，就知道不应该做什么。但如果在指明错误之后，还一再说就该这样去做，这就不能看作是历史了……考夫曼无论如何都不想承认，他作为一名工兵将领，在撒马尔罕远征时犯了不可饶恕的重大错误：当时他留在城堡中的是一支力量单薄的驻防部队，城墙没有修整，没有下令给布哈拉大炮发配炮弹，甚至没有下令拆除靠城墙的城外小店 176
铺，凡此一切使得驻防部队陷入了绝境……他的亲信们为了争功求奖，对他百般奉承。他们害怕错过远征中升官的机会，因而对他的意见无不阿谀逢迎，都说他不能不这样行事，说什么要把撒马尔罕的城堡整修得象科学要求的那样是极不明智的。阿勃拉莫夫没有放过一次远征，四年之内从一名陆军中尉升为将军，他这种传奇式的飞快升迁引诱着几乎所有的人。他们对上级长官老是无休无

止地阿谀奉承，对考夫曼就更是如此。

尽管有另一条道路，整个部队还是都走在一条路上，一个梯队跟着一个梯队，这同样不能认为是很明智的，因为水和饲料都被先行部队的人马喝完吃光了。“分散行军，协同作战”这一条基本原则在亚洲腹地这里更应格外注意遵守。奥伦堡一个世纪的经验难道不能作为俨如战略家的土耳其斯坦人的行动准则吗？如果在欧洲的战场上已不避讳分散行军，那么在这里自然更不必有任何顾忌了。

而且，当卡扎林斯克纵队能够简捷、轻松而迅速地经明布拉克直接到达舒拉汉纳山，为什么还叫该纵队绕路靠向主力部队呢？

4 月 1 日，正在距布坎山不远的克齐尔卡克井的戈洛夫上校接到考夫曼的命令：要停留在该山中的巴卡雷井，第一梯队于 4 月 2 日到达该山。在这里又接到新的命令：不要经明布拉克前往舒拉汉纳，而要经塔姆迪前往阿尔斯坦别尔。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里程：从巴卡雷需走四十俄里到达尤兹库杜克，从这里分成两条路：一条通往明布拉克，另一条通往塔姆迪。也就是说我们从尤兹库杜克开始计算里程。从这里到戈洛夫赶上考夫曼的地方哈尔阿塔为 385 俄里，而到阿姆河只剩有 251 俄里。如果说卡扎林斯克部队 4 月 6 日从尤兹库杜尔出发，以每日行军平均 19 俄里计算，应于 4 月 26 日到达哈尔阿塔。但如果它走另一条路，就可能于 4 月 20 日到达阿姆河，那里距希瓦总共只有五十俄里的路程。有人会说，他们部队中只有半个哥萨克连，因而进行侦察和防止突然袭击都是力所不及的。但是，主力部队中尽管骑兵数量绰绰有余，而执行上述任务也很不得力，希瓦人总是搞突然袭击，而且相当频繁，而我部队对敌人的活动情况从来都是一无所知。关于敌方匪帮及水井的情况通常都是只依靠骑手提
177 供，而这些骑手在卡扎林斯克纵队也是绰绰有余的。在此应当指

出，如果哥萨克的手中没有火箭炮或大炮，这里的亚洲人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的，他们对于步兵却是格外重视。一个排的俄国步兵对于他们来说比三个哥萨克连还可怕。这种情况俄国许多军事长官都曾指出过，下面也还将见到。当地土著人说："哥萨克是富豪，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因此他们惜命，而阿克格姆列克，即穿白衬衫的(这里如此称呼步兵)是巴伊古什，即乞丐，他们除枪支外一无所有，而枪支是官家的，也不是自己的，因而他们无所可失，并不惜命。"总之，卡扎林斯克纵队可以大胆地沿着原来选定的路线前进，不必害怕野蛮人的骑手。他们可以比考夫曼提前四十天到达希瓦。大概考夫曼是不愿意如此的……4月11日土耳其斯坦人从阿尔斯坦别尔开始进军。在第一个水井马纳姆贾纳，井水很快就被汲干，这才被迫承认大型梯队不甚适用……不得不布置数名岗哨，从夜晚到清晨不让井水搅混。12日布哈拉的新使者亚克希·伯克·乌戴奇在下一个水井卡拉克阿塔设宴款待考夫曼，并给他的卫侍人员(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准备了抓饭。埃米尔送来的礼物是一百头骆驼驮载的面粉、糁米和大麦。总数为一千六百普特。这些物资送得特别及时，因为部队出发时只携带了紧急运输队送来的霉坏的面包干，而饥饿必将发生……

这是一个大热天，阴凉处气温达28度。而在晚九时，狂风大作。风卷黄沙只持续了几分钟，却刮坏了所有的帐篷。部队是4月14日到这里集结的。该地水源充足。在清澈的水泉旁边设置了岗哨，不仅不许士兵们在水泉里洗脸、洗澡、洗衣服，甚至不准从中取水，为此给士兵们另外搞了个泉水池供他们使用，士兵还在几眼井的附近特意挖了饮畜池专供饮畜。这块富饶的绿洲虽为许多林木所装饰美化，但仍不能免遭风沙和大量蝎虫之害。许多人都遭到蝎咬。通常蝎子咬人后自己即死去，但被咬的人却因恶肿而疼痛难忍，一直延续几个小时。稍后，卡扎林斯克人到达该地。4

月 17 日，工兵上校罗曼诺夫因苦闷缠身而开枪自杀，尽管是他自己请求参加远征并考察阿姆河及其三角洲的。这是一个有眷属的富人，他没有忍受得住远征中的重重困难。

从这里开始部队分为三个纵队前进，而卡扎林斯克部队应该
178 编为第四和第五纵队。4 月 21 日，第一梯队到达哈尔阿塔地区，住过人的痕迹在这里仍可见到。到 24 日，土耳其斯坦部队全部在此集结。22 日开始修建格奥尔基堡垒和面包干烤炉。每连修烤炉四个。砖头是从该地以前的清真寺和毛拉住宅中拆来的。还挖修了几个泉水池，水量相当充足。在部队驻扎的一周时间里经常刮狂风，卷来大量黄沙，有时遮天盖地，空中沙土弥漫，吹得天昏地暗。狂风吹起的大粒沙石往往划破人们的脸，以至流血。

4 月 23 日傍晚烤出了新鲜面包。如同美味佳肴一样受到大家欢迎。此事应感谢埃米尔。可以想象得到，如果部队完全要靠自己准备面包干以备继续在荒凉的草原上进军之需，那么部队的处境将会是怎样的！如果不是埃米尔在最困难的时刻几次送来给养物资，那么等待这些不幸士兵的将是什么？

23 日午夜以后，十五名希瓦骑兵碰上了哥萨克的岗哨，开始了对射。军营中立即发出了警报。哥萨克巡逻队赶上前去，于是希瓦的侦察班消失在黑暗之中。

虽然空中尘雾迷漫而显得昏暗，但白昼的气温竟达 47 度，夜晚则为 34 度，因而人们闷热难忍。地面上的一切都盖着一层厚厚的沙土。

4 月 24 日上午十时，卡扎林斯克部队携带两门霰弹炮到达哈尔阿塔。这两门炮引起了普遍的兴趣和强烈的希望。第四步兵营受到了土耳其斯坦老步兵的兄弟般接待，请他们吃了午饭。

前面有关章节已有叙述：随同卡扎林斯克部队前进的有红十字协会的运输队、有给整个土耳其斯坦部队带的罐头、有十二套诺

尔顿式井具、有霰弹炮及考夫曼式铁制渡船。第四步兵营于远征开始前两周半到达卡扎林斯克，接着到达的是医生格里姆和普列奥勃拉任斯基和四名医士，他们随带着红十字会的物资。3月3日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带着侍从及罗曼诺夫上校到达。4日，装着霰弹炮的四辆大车到达，这是从彼得堡沿驿路运来的。炮手八人是在卡扎林斯克从第八边防营中选出的。9日，六辆大车运来了诺尔顿式井具，这是遵照年长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命令在里加订制的，每套188卢布。也由驿路运来。运费连同编外雇用工匠的薪饷为1,500卢布，包装及雪橇用费为5,325 179
卢布。这些全都是浪费…… 61箱罐头于1月26日全部从彼得堡由驿路运出，而从奥伦堡则分四批运出。但3月11日前按时运到的只有三批，43箱。其余18箱拖下了，一直到伊尔基巴伊时才赶运到部队。罐头箱共重356普特，需30头骆驼。14套诺尔顿式井具中有两套是旧的，共重264普特，需骆驼22头。摆渡船共重524普特，需骆驼46头。每只船橹约重半普特，27只重12普特。摆渡船由降了级的舰队军士祖鲍夫带领八名水兵、编外雇用的技术员和工匠管理。给养物资共重23,496普特29俄磅，需要1,787头骆驼。每人一条二俄尺长毡子，共重375普特，需要31头骆驼。士兵物品1,286普特，考察队、厨房用具及其他物资重767普特，116顶帐幕重1,390普特，连同其他重载共重32,938普特，需骆驼2,747头。此外，运送红十字会物资需要35头骆驼。格里姆租用的八顶帐幕需八头骆驼。这些帐幕每个梯队分有两顶。大公及其侍从的物资需要二十五头骆驼。司令部需八头骆驼。52名校尉军官需36头骆驼。总共需要2,859头骆驼和416名驼夫。从彼罗夫斯克运来24顶帐幕，每顶重十二普特，每连十二顶，需24头骆驼。350人用的七百俄尺毡子重八十七普特半，需七头骆驼。厨房用具每连三十普特，需五头骆驼。士兵物品每

人一普特共 350 普特，需 29 头骆驼。行军物资每连每月 31 普特，按三个半月计算共为 217 普特，需 18 头骆驼。12,000 发子弹需三头骆驼。另有 18,000 发子弹由士兵携带，每名列兵六十发。给养物资重 3,309 普特，由 276 头骆驼驮载。从彼罗夫斯克总共来了 380 头骆驼和 57 名驼夫。帐幕是在两个炮台里拿的，因为那里冬天还没有过去。戈洛夫何时出发都行，但必须于 4 月 3 日前到达布坎山附近的巴卡雷。

卡扎林斯克部队总人数为 2,040 人，其中本地人 458 名，也就是三、四个俄罗斯人中有一个本地人。部队分为五个梯队。3 月 6 日第一梯队出发，他们于前一天踏冰越过了锡尔河。8 日冰河开始解冻。11 日最后一个梯队也从卡扎林斯克出发了。原设想进军要象运送邮件那样按邮政规则的说法“尽可能快快赶路”，但骆驼虚弱无力，每一站路都倒毙一些。不得不在中途休息一天。结果第一梯队到达伊尔基巴伊时已是 3 月 18 日。当日彼罗夫斯克
180 纵队也到达这里。卡扎林斯克部队的最后一个梯队于 24 日到达。戈洛夫上校委派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选择堡垒地点并开始修建。21 日开始动工，3 月 25 日报喜节那天举行了宗教仪式，因而命名为报喜节堡垒。晚上，当仪式结束后演唱民间颂歌，在多面堡的前列炮座上点燃起以陛下姓名第一字母组成的花纹字形灯火时，受彼得堡自然科学协会派遣而来的动物学硕士鲍格达诺夫赶到该地。

3 月 8 日，彼罗夫斯克纵队出发。十一天行军 250 俄里，中间没有休息。只损失了骆驼九头。卡扎林斯克纵队损失了骆驼 98 头。

一些吉尔吉斯骑手被派往前去检查继续进军途中的水井情况，他们非常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们带来了两个被俘的商人。这二人报告了各种夸大其辞的谣言，说什么希瓦为迎战俄国人派

出了三支相当数量的部队，前来对付高加索、奥伦堡和土耳其斯坦这三支部队。

为了准备继续远征，将水桶、水壶和皮囊都灌满了水，以便将这些器具泡胀。给多面堡驻防部队留下了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在这里留下了四套诺尔顿式井具，因这几套在打井时已破裂或折弯，无法再用。但带走的其余十套也在塔姆迪交给了吉尔吉斯人的比伊保管。因天气开始暖和，各连只带一顶帐幕，其余帐幕都留在多面堡。拥有112头骆驼的军需运输队也留了下来。因此部队带有备用的骆驼，用来更换无用的骆驼，以利轻装前进。一半士兵可骑骆驼(两人一头)。继续参加远征的共有1,480名俄罗斯人和220匹马，本地人370名和马五十匹。他们需要三天用水，共1,720维德罗。这些水装在二百只大桶里由一百头骆驼驮载。

最强的第一梯队由三个步兵连和二十六名哥萨克组成，带两门山炮和两门霰弹炮，在大公的率领下于3月28日出发。

第二梯队由两个步兵连和十五名哥萨克组成，带两门山炮，在奥麦利亚诺维奇中校指挥下于3月29日出发。

第三梯队由两个步兵连和十五名哥萨克组成，带有四门火箭炮，在德列舍恩少校的指挥下于3月30日出发。

人们在进军途中可轮流乘骑骆驼。那些狠心鞭笞骆驼的人则不得乘骑，罚他们下来步行。在第一个宿营地天气突然变冷，达零下3度。第四步兵营的人员原指望天气逐渐转暖，没有携带制服而冷得发抖。大公向医生格里姆建议给他们发放被子。找到了六十条被，又发了毡子。梯队在宿营地列成方阵：正面是炮兵和火箭炮，其它各面是步兵和哥萨克，前面由驮子作掩护。那里人员不够，便在那里排上几行骆驼，骆驼后面则是驼夫。方阵设步兵岗哨掩护。每个岗哨有四人。30日，大公率领的梯队到达克齐尔—卡 181

克。在这里受到了克齐尔库姆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们的欢迎。他们是奉伊凡诺夫之命前来出售羊只和运送燃料的。因其余梯队已大大落后，该梯队遵照戈洛夫派人送来的命令在此地休息一天。大公将卸下给养而空闲的骆驼留给了后续梯队，命令将水桶装满，于4月1日继续向库兰卡克进发。在库兰卡克又留下了近四十头骆驼。这些骆驼在后续梯队到达前的两天内可以好好地饲喂一下。戈洛夫随同第二梯队于4月1日到达克齐尔—卡克。在这里收到了不要继续前往巴卡雷井的命令。2日，吉尔吉斯人信差又送来了邮件，内有考夫曼的命令：不必经过布坎山和明布拉克前往舒拉汉纳，而要前往阿尔斯坦别尔和哈尔阿塔。

这一命令通知各梯队后，当然引起了极不愉快的反应。大公的某一亲信甚至向他建议，将送来命令的信差杀掉灭口而继续前往明布拉克，直向希瓦，可装作没有收到任何改变行军路线命令的样子……大公谈及此事时毫无掩饰之意，只是没有说出该谋士的姓名……这个建议当然残酷无情，但在战争史中并不乏先例，如命令前哨将上级军事机关派来的信差杀掉或故意破坏与基地的电报联系等，以便保证自己行动的充分自由。大公自然拒绝了这一冒险的建议，很快便与该谋士分了手。4月3日他的梯队到达巴卡雷井并留在该地充作侧翼前卫，一直到其他梯队到达尤兹库杜克为止。6日全纵队都集结于该地。共损失骆驼145头，但克齐尔库姆的吉尔吉斯人送来了322头强壮的骆驼。在这里伊凡诺夫中校作为纵队长与大家会合在一起了。该地饲料充足。6日，即复活节前的星期五，大公率领的第一梯队继续前进，并在科克波塔斯宿营。这里风卷黄沙，一直刮到半夜。

7日出发较迟，没有到达比什布拉克，在无水地方宿营，就地渡过复活节……无任何开斋之物。考夫曼派人从阿尔斯坦送来的
182 染色鸡蛋当然也未能按时送到。4月9日，大公到达塔姆迪。这

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林木丛生，并有温泉。有一处废弃了的小型堡垒和吉尔吉斯人半定居的一些建筑物。警卫队的哥萨克们在山坡一间民房里修了一个伊凡诺夫式① 澡堂。12 日所有梯队都集结于塔姆迪。将不能使用的骆驼 357 头放回各阿乌尔。诺尔顿式井具经五次试用均未获圆满结果：井管既未折断，也未弯曲，但汲出的水中含有大量沙土，一杯水中就可沉淀一手指厚的沙土。沙土磨损着活门。如将井管装置在现成的水井中，经过一小时紧张疲劳的抽汲，只能取水一百维德罗，而井底的淤沙很快聚积起来，再抽就不出水了。因而这十套诺尔顿式井具就因不能使用而被扔弃在该地了。

从塔姆迪到阿尔斯坦别尔还有 55 俄里远。考夫曼是 11 日从该地出发的。戈洛夫努力追赶，事实上如前所述于 24 日赶上了，但为此却损失了大批骆驼。从部队中原有的 3,497 头骆驼中，无用的骆驼放回 1,471 头，倒毙和遗弃了 894 头。到达哈尔阿塔的只有 1,132 头。

对会师的两支部队的叙述到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将叙述一下奥伦堡部队的情况。

① 即俄罗斯式的。——译者

第 八 章

183 奥伦堡部队的组成。非常讲究的装备。骆驼的数量。给养。经费预算。罐头。远征部队的物资。当地协会对伤员的照顾。弹药装备。路程的计算。克雷扎诺夫斯基的命令。各梯队从2月13日开始出发。吉尔吉斯人的热心服务。后方的守卫。部队的司令部。拥有师级长官权限的大尉们。部队司令官维廖夫金少将的指示。吉尔吉斯民团骑兵连。3月26日从恩巴出发。进军的顺序。饮用海水。维廖夫金希望以无益的停留和不必要的转移使高加索部队进军受阻。5月8日占领孔格勒。吉尔吉斯人背信弃义地屠杀了舰队派出的一名军官和十一名士兵。吉尔吉斯人卡尔·尼亚兹忠诚服务的范例。咸海区舰队的行动。4月28日乌尔孔河上阿克卡拉炮台的战斗。高加索部队落后于维廖夫金整整一个站口。在卡拉巴伊利附近的小接触。高加索部队急速追赶奥伦堡部队。

奥伦堡部队中有九个步兵连、九个哥萨克连、六门骑炮、两门后方堡垒炮、四门臼炮及89名炮手。共有3,461和1,797匹马。它装备齐全，所需物资应有尽有。由于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及其亲信的关怀，在准备工作中可能忽略的地方一点也没有漏掉。这样必将减轻士兵在草原上遇到的灾难。因此，我们将要详细叙述一下奥伦堡部队的装备情况，可以作为今后各远征队效法的榜样。

所有人员从军需部门领到的装备有：(1) 每人一件短皮大衣，价值三卢布七十戈比；(2)皮领，价值九十戈比；(3)皮底毡靴，价值

二卢布三十五戈比①；(4)靴筒高十二俄寸的长筒靴（三人一双）；(5)每人一俄尺半垫毡；(6)每十人一把铜茶壶；(7)大约每十人一顶小皮帐篷，总共391顶②。此外，发给军队的物资还有：每百人每昼夜三分之一俄磅茶叶、一俄磅糖，而在夏令季节每百人每天一俄磅茶叶和三俄磅糖以代替酒精。酒精在5月1日以前以及9月1日至10月1日间每人每月两大杯。每人发给茶具费三戈比供买茶碗之用。每人每日供应肉一俄磅(指熟肉，价值六又四分之三 184
戈比)。其次，有数量不多的腌牛肉、脱水白菜和一万五千个罐头；基塔拉式土豆粉粒、达尼洛夫斯基式脱水菜汤、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式面包干和利比赫式清肉汤；每百人三俄磅月桂叶以备在葱冻坏时使用。

当地救护伤病员协会分会准备的物资有：五十人用的医院衣物和三辆运送病员的车，此外给它派往部队的代理人拨款三千卢布，在步兵连队中用军队资金给每连配置担架两副，共十八副。

军械主管机关给部队装备的物资是：(1)三个基数的定装式炮弹和分装式炮弹；(2)十五普特地雷用火药；(3)二十俄丈地雷导火线。此外，在奥伦堡小型军械库还为前往卡扎林斯克的第四步兵营制作了雪橇和车马套具，并有十六张折叠式床和运送病员的驮椅，每营各有一副。床很快就损坏了。

工兵主管机关发放的物资是：(1)诺尔顿打入式、弗兰克和布克斯格弗根螺旋式井具共八套；(2)桥两座（浮桥和打桩式桥各一)；(3)修建工事的工具和材料，计有：三百把铁锹、一百把十字镐、五十根铁棍、五十把木工斧头、一座行军铁匠炉、五百袋铺砌斜坡的材料、夯具、扁铁、木炭、修砌工事选定线、绳索等物。井具不

① 每人两副包脚布、一付手套、两件军便服和围腰等都是军队用自己的资金购买的。军用水壶也都配有毡套以防盛水变热。

② 其中包括司令部和医院的。

甚适用而被扔弃在恩巴。因没有冬季使用的平板大车，浮桥无法运走。另一座打桩式桥为了驮载方便而拆开了。

医疗卫生主管机关按军队编制供应部队医疗用品。此外建立了一所中心流动医院，有五十张病床，设备齐全。贮备了六个月用抗坏血病的药品。发放了十二顶病员用帐篷，里面都装有铁炉。恩巴哨所的医院又增设了十五个床位。给每营及第二炮兵连各发放了两辆三套带篷马车供运送病员之用。红十字会还捐赠了三辆三套带篷平板马车。

步兵和炮兵队伍是从奥伦堡和奥尔斯克用 524 辆运货马车运往恩巴哨所的。同时也运来了这些军队前往上述哨所沿途所需的全部给养。每辆车付运费六十卢布。

185 从奥伦堡、奥尔斯克和乌拉尔斯克运往恩巴哨所的给养贮备及其他重载共有 151,690 普特。冬季，从奥尔斯克和奥伦堡运货每普特运费一卢布五十戈比，从乌拉尔斯克运货每普特运费一卢布七十八又四分之三戈比。夏季，即从 5 月 1 日以后的运费每普特为四十二又百分之十二戈比。

为了跟随部队运送重载及给养贮备需要 10,319 头骆驼。每头骆驼驮载十七普特，每五至七头骆驼需驼夫一名。

从恩巴哨所起运重载，雇用了 4,970 头骆驼。雇用期两个半月，每头每月 23 卢布。而后又加了半个月，每头按九卢布计算，即每头骆驼三个月的租费为 66 卢布 50 戈比。跟随部队驮运给养的 1,405 头骆驼的租费也是每头每月 23 卢布。从伊尔基兹城和恩巴哨所向乌尔加运送两个月贮备的 1,590 头骆驼，租费为每头每月 22 卢布 90 戈比，另一批 1,590 头骆驼的租费为每头每月 17 卢布 75 戈比。从伊尔基兹向乌尔加为曼格什拉克部队运送一个月给养的 764 头骆驼，是伊尔基兹县的吉尔吉斯人根据命令提供的，按每头每月 20 卢布付款。随同部队进入希瓦境内的四千头骆驼，

租费为每头每月 18 卢布，因附近有放牧饲草，喂养费低廉，所以租费相应降低了。

骆驼费用详见下表：

骆驼数量	雇用期	雇用费
4,970 头	3 个月	330,305 卢布
1,405 头	3 个月	32,315 卢布
1,590 头	3 个月	28,222 卢布 50 戈比
1,590 头	3 个月	36,410 卢布
764 头	3 个月	15,280 卢布
4,000 头	3 个月	216,000 卢布
共计 14,319 头		658,532 卢布 50 戈比

上列骆驼数量中有四千头列入跟随部队的 10,319 头之内。

准备好的给养贮备如下：

(1) 军队到达恩巴哨所沿途所需的给养：

面包干…… 633 俄石

糁米…… 100 俄石

(2) 继续进军的八十天贮备

面粉…… 525 俄石

面包干…… 2,522 俄石

糁米…… 521 俄石

(3) 从恩巴哨所跟随部队运送的三十天给养

面包干…… 913 俄石

糁米…… 162 俄石

(4) 在希瓦境内和部队返回卡拉塔马克途中（9 月 1 日以前）186 所需的六十天给养

面包干…… 1,826 俄石

糁米…… 324 俄石

(5) 9 月 1 日开始从卡拉塔马克返回恩巴哨所途中两周用的给养

面包干…… 426 俄石

糁米…… 76 俄石

(6) 从恩巴哨所到达防线途中二十二天用的给养

面包干…… 608 俄石

糁米…… 108 俄石

合计：面粉…… 525 俄石

面包干…… 6,928 俄石

糁米…… 1,291 俄石

(7) 曼格什拉克部队 1,500 人一个月的给养

面粉…… 200 俄石

面包干…… 450 俄石

糁米…… 114 俄石

全部给养总价值为 81,544 卢布 59 戈比。

3,374 人每人每日按六又四分之三戈比计算，四十二天熟食需款…… 9,565 卢布 29 戈比

在希瓦期间及返回途中共 185 天熟食需款

(人数同上)…… 42,132 卢布 82 戈比

合计…… 51,698 卢布 11 戈比

酒精在 5 月 1 日以前每人六大杯，9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每人两大杯及 87 名军官整个远征期间用量 593 维德罗①

…… 3,706 卢布

茶叶 4,888 俄磅

① 其中 321 维德罗值 2,006 卢布 44 戈比，从 20 万卢布的额外开支中支付，作为寒冷季节的加量配给。

（按 79 戈比计算）…… 3,861 卢布 52 戈比

糖 366 普特

（每普特九卢布）…… 3,294 卢布

脱水白菜 136 普特①……2,927 卢布 16.5 戈比

罐头及运费（从奥伦堡至卡扎林斯克及恩巴）②

…… 987 卢布 88 戈比

哥萨克的熟食给养追加费③…… 675 卢布

合计…… 67,149 卢布 92.5 戈比

1,747 匹马的饲料：

（1）到达恩巴哨所用燕麦…… 2,313 俄石

（2）八十天贮备燕麦…… 8,239 俄石

如以燕麦代替干草时追加…… 1,500 俄石

（3）从恩巴哨所开始三十天用燕麦…… 2,873 俄石 187

（4）到 9 月 1 日的六十天用燕麦 ……5,746 俄石

代替干草追加燕麦 ……1,000 俄石

（5）从卡拉塔马克到恩巴两周途中用燕麦

…… 1,340 俄石

（6）从恩巴到防线二十天用燕麦 ……1,914 俄石

合计 ……24,925 俄石

燕麦用费 106,835 卢布 10 戈比。干草用费 41,322 卢布。曼格什拉克部队六百匹马用燕麦 1,300 俄石，价值为 7,124 卢布。共计 155,281 卢布 10 戈比。

发给将军、校官、尉官及各级文官的实物和现金费用④为 31,250 卢布。

运费：

①②③ 从 20 万卢布的额外开支中支付。

④ 从二十万卢布的额外开支中支付。

(1) 从奥伦堡运出 60,290 普特 20 俄磅半，以每普特一卢布五十戈比计，付米亚金科夫……90,435 卢布 $76^{3}/_{4}$ 戈比

(2) 从奥尔斯克运出 36,024 普特 20 俄磅，以每普特一卢布五十戈比计，付米亚金科夫 ……54,066 卢布 75 戈比

(3) 从乌拉尔斯克运出 4,091 普特 5 俄磅，以每普特 1 卢布 $76^{3}/_{4}$ 戈比计，付米亚金科夫……7,231 卢布 $6^{1}/_{4}$ 戈比

(4) 279 辆双套马车从奥伦堡运出军队的费用
…… 16,740 卢布

(5) 245 辆双套马车从奥尔斯克运出军队的费用
…… 14,700 卢布

(6) 10,319 头骆驼费用 …… 442,532 卢布 50 戈比

(7) 四千头骆驼费用…… 216,000 卢布

(8) 从奥伦堡运出两个月的贮备 51,284 普特 20 俄磅，以每普特 $42^{12}/_{100}$ 戈比计，付波波夫 …… 21,601 卢布 3 戈比

合计…… 863,478 卢布 11 戈比

物品供应费用:

(1) 小皮帐篷修旧购新费…… 17,175 卢布

(2) 购买铺垫用毡 …… 7,170 卢布 54 戈比

(3) 购买水壶…… 21,742 卢布 32 戈比

(4) 购买其他什物和用具…… 16,250 卢布 81 戈比

(5) 包装费 …… 1,137 卢布 50 戈比

(6) 给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购置棉衣和粗麻袋用费
…… 6,182 卢布 44 戈比

(7) 哥萨克的棉衣费…… 10,487 卢布 55 戈比

(8) 其余部队的棉衣费…… 10,514 卢布 41 戈比

(9) 购买中心医院和补充购买恩巴医院的木器
…… 691 卢布 5 戈比

合计……91,351 卢布 62 戈比

现款供应: 188

(1) 各营医院七个月经费 ……713 卢布 75 戈比

(2) 哥萨克用药品费 ……209 卢布 60 戈比

(3) 各级人员的驿马费和津贴……28,040 卢布 11.5 戈比

(4) 一个炮兵连和九个哥萨克连七个月的修理费和驮载马匹的饲料费……21,600 卢布

(5) 各种额外增加的薪俸……13,206 卢布

(6) 军需机关长官及士兵用费 ……5,242 卢布 39 戈比

(7) 炮兵用具包装费 ……273 卢布 67 戈比

(8) 部队长官的额外开支……25,000 卢布

合计……94,285 卢布 54.5 戈比

(9) 建造浮桥及购置挖战壕用工具、麻袋等费用 ……1,797 卢布 12 戈比

(10) 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用雪橇和套具及伤员用床、椅和驮载用弹药箱 ……4,443 卢布 68 戈比

(11) 雇用野战邮局邮差费用……8,303 卢布

(12) 雇用渗入敌后的侦察员……4,000 卢布

(13) 购买礼物……3,000 卢布

(14) 骑手的给养和奖励费……3,000 卢布

(15) 远征司令部的办公费用……600 卢布

(16) 地形测绘人员运载精密仪器的车马费及其他开支 ……2,718 卢布 48 戈比

(17) 为牧师购置教堂用品……143 卢布 35 戈比

(18) 付吉尔吉斯人为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送来的载货大车及燃料款 ……5,192 卢布 70 戈比

(19) 付伊列克县吉尔吉斯人送来的燃料款

…… 2,761 卢布 56 戈比

(20) 在顿古兹和恩巴哨所的燃料和照明费用

…… 1,766 卢布 72 戈比

(21) 其他费用(如付紧急信差费、为后方部队准备脱水白菜费用等…… 1,793 卢布 5 戈比

合计…… 39,519 卢布 66 戈比

总计…… 1,475,558 卢布 66 戈比

上列经费中，20,499 卢布 82 戈比用于运送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的经费，应列入土耳其斯坦军区的账内，29,800 卢布用于曼格什拉克部队的一个月给养的经费，应列入高加索军区的账内。

189 现将奥伦堡部队的装备情况详细叙述如下：

小皮帐篷的供给标准：士兵十人一顶，军官三人一顶，步兵连长及哥萨克连长每人一顶，每一营长及其司令部三顶，部队司令部十九顶。

运往恩巴的给养(供部队整个远征期间用)有：面粉 525 俄石、面包干 6,928 俄石、糁米 1,291 俄石、燕麦 23,425 俄石、酒精 593 维德罗、茶叶 4,888 俄磅、糖 366 普特、脱水酸白菜 136 普特。这些物资贮备中，面包干、糁米和燕麦可供部队食用 222 天，茶叶、糖和白菜可供部队使用 180 天，酒精可用到 5 月 1 日，即可供三十日之用。这是根据部队于 3 月 30 日左右从恩巴出发的情况估算的。自 5 月 1 日到 9 月 1 日这段时间内拟以茶叶代替酒精。

为了怕买不到肉类，特从彼得堡订购了下列各种罐头：

基塔拉式土豆粉粒(西米代用品)罐头…… 4,000 个

达尼洛夫斯基式脱水白菜汤罐头…… 663 个

多尔戈鲁科夫公爵式面包干汤罐头…… 5,577 个

利比赫式肉精汁罐头…… 2,500 个

在恩巴哨所还准备了 1,500 俄石燕麦，以备牧草不足，干草缺

少时饲喂马匹。其中一千俄石应并入部队随带的八十天贮备之内，另外五百俄石留在恩巴。

为了防止坏血病，根据特别委员会开列的清单发放下列物资：

醋精一千零二十瓶、奶疙瘩八百普特①、洋葱 306 普特、干姜十五普特十五俄磅、食盐 253 普特、干烟叶和马合烟 501 普特、洗衣肥皂 253 普特。

早在 1868 年以前，曾每年拨给奥伦堡军区司令官 25,000 卢布用作购置各草原部队的远征物资。1867 年该款停发，而所需物资则列入军需预算的相应条款之内。 190

因此奥伦堡部队的装备非常讲究，所需物资应有尽有。向部队发放了六套 150 人用的厨房用具，另有两套备用。总共可供 1950 人使用(不算边防营，边防营的连队各另发给锅两口)。

其中有：带盖生铁锅、三脚铁支架、长柄大勺、餐勺及餐叉各八十、斧头锄头及十字镐各 136 把、铁锹四百把、木铣 204 把、割芦苇用大镰刀及铁盆各 120 件，秤及白铁吸管各二十件、菜刀五十把、木勺一千把、哥萨克用大水槽一百个、铁水桶 160 只、三维德罗装的大桶 34 只，大白铁杯 112 只、可容四维德罗的大水桶 3,723 只②、大水桶随带漏斗 163 个、铜茶壶(每把重六俄磅) 340 把、可容一又四分之一维德罗的铜制度量计器十九个、捕鱼用二人拉网五张、薄木板上用的钉子八百个、蒲席 1,868 张、绳子 5,111 俄丈。

看来，已经再也不能想出什么东西了。所需物资都应有尽有了。仅是远征需用的绳子就拿了十多俄里长。但是奥伦堡人好象是为了使彼罗夫斯基远征失败所遭受的苦难得到补偿而决意搞得十全十美。该地救护伤病员协会分会用自己经费为医院准备了五

① 奶疙瘩是吉尔吉斯人用羊奶制作的。呈小球块状，非常坚硬，捣碎浸于水中成为一种有酸味的饮料。

② 按此数计算，步兵每二十人一只，骑兵每十人一只。

十名病员使用的衣物，买了三台制冰机、三辆四轮马车，制作了五十副担架、五十顶蝇帐。后来又送来了九十七俄磅茶叶、二十五普特糖、五十罐炼乳、日丹诺夫式野樱果汁六十一大瓶、酸精六十瓶、石炭酸一普特、干烟叶一普特半、雪茄烟三千支、烟卷四千支、罗姆酒和白兰地酒各三十瓶、赫列斯白葡萄酒五十瓶、印着邮票的信封和明信片各五百个。

协会不仅关心保证必需用品及伤病员与家属通信用的笔墨纸张，而且还准备了许多文娱用品，如跳棋棋盘、报章杂志等。协会还向自己的全权代表拨发了三千银卢布作额外开支之用。

军械主管部门给炮兵把下列物资运到了恩巴：

针发枪实弹①……334,800 发

六线型步枪实弹……23,200 发

191 七线型龙骑兵式步枪实弹……81,200 发

手枪实弹……270 发

步枪枪弹火帽……125,700 只

给发射四俄磅重炮弹的速射大炮配备的弹药：

普通榴弹……600 发

半普特重榴弹……600 发

燃烧榴弹……120 发

榴霰弹……190 发

球形炮弹……530 发

霰弹……120 发

臼炮弹装药……1,200 发

一俄磅半重装药……1,271 发

① 部队的步兵是用卡尔列式步枪装备的，奥伦堡六个哥萨克连和乌拉尔一个哥萨克连使用老式带刺刀的龙骑兵用的七线型步枪，乌拉尔两个哥萨克连用比利时的六线型步枪。

曲射炮炮弹装药……480发

火箭弹……750支

二英寸转动装置火箭弹……220发

大炮火药……15普特

给两门炮弹重四俄磅的旧式大炮配备的弹药：

分装式普通榴弹……140发

分装式榴霰弹……110发

分装式霰弹……50发

上述军械物资都包装在重六普特二十俄磅到七普特三十俄磅的箱子中，以便骆驼驮载时不超过十六普特。此外部队按规定领有全套实弹和炮弹。

应当指出，除各步兵营以别旦枪[1]装备外，直到最近，其余部队仍使用从枪口装弹药的枪。只是由于对希瓦的远征才向东部边境各区发放了卡尔利式针发枪：发给奥伦堡8,245支，发给塔什干7,279支，而给西伯利亚不知何故却发了26,960支。此外，给土耳其斯坦的一个工兵连发了克连克式龙骑兵步枪。

为了把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调往卡扎林斯克，奥伦堡小型军械库制作了235副雪橇，每连各发五十副。给军官准备了十一辆篷子车。每副雪橇容乘四名士兵，随带该营重载、沿途给养和169,000发枪弹。

从以上详细的叙述中，读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奥伦堡部队面临的任务不是远征行军，而是一次愉快的散步，是前去参加野游：如果想要捕鱼，有的是鱼网。如果想吃点酸东西清凉一下，有八百普特的酸奶疙瘩、1,080瓶醋精和“日丹诺夫”汁，即野樱果汁。192
如果想品茶解闷，有四十三头骆驼运载的五千俄磅中国茶叶和391普特糖供你享用。如果你想尝尝“香烟的味道”，有五百普特

① 别旦式枪为 Берданка 的音译，即旧式独弹军用步枪。——译者

马合烟① 随你吸用，此外还有三千支雪茄和四千支烟卷。如果你想在这单调寂寞的草原上领略一下沃罗涅什菜汤的味道，有的是达尼洛夫斯基式的脱水菜汤。如果你已吃厌了基塔拉式土豆粉粒、多尔戈鲁科夫公爵的面包干和具有“斧头”功能般的利比赫肉精汁②，则可吃吃俄罗斯洋姜拌咸牛肉以畅胸怀！这简直不是远征生活，而是一种别有风味的吃喝享受！

如果再注意一下，进军时没有一个人是步行出发的。有的骑马，有的乘雪橇，这就更象野游了。

问题是如何将这些巧谋筹集的物资适时运送并使用得当呢？

1839 年彼罗夫斯基进军时，也是大大费了心机的。他是海员出身，惯于把草原称作“沙海”、“雪海”，因而他在那些“沙漠之舟”（即骆驼）上驮载了各种小船、缆绳以及供陆军各梯队联络用的海上信号烟火等诸如此类的物资。所有这一切都因道路难于通行而付之一炬：“轮船”承受不了啦！这一次姑且说幸运的是春季远征而不象前次是冬季远征。彼罗夫斯基是从秋季由奥伦堡、奥尔斯克、乌拉尔斯克等地出发，赶到恩巴就是冬季了。而这一次为了赶上春季从恩巴开始远征，就只能在冬季出发了。运输 151,690 普特的物资可不是儿戏。为了节省骆驼，决定用雪橇运载。每副雪橇可载十七至二十二普特，而骆驼驮载最多不能超过十六普特。情况最糟糕的是工兵辎重物资的运输：这些物资没有用雪橇运，也没有用大车运，而采用了驮载的办法。驮载长大的部件困难颇多，因而辎重队经常拖后。恩巴哨所距奥伦堡 $543^{1}/_{4}$ 俄里，距奥尔斯克 $406^{1}/_{4}$ 俄里，距乌拉尔斯克或准确点说距巴尔巴斯陶河，经过

① 马合烟系黄花烟草，一般为下等烟。

② 众所周知，利比赫式肉精汁比作斧头，因其本身不能直接入口，它只作调料用。如需要用它熬汤，则须将它与肉、油、盐、胡椒、土豆、根菜及青菜一起放入锅内。如以上各物齐备，当然不加利比赫肉精汁这种调料而代之以斧头，则同样是一锅美味的鲜汤。

乌伊尔堡垒 584½ 俄里。自奥伦堡和奥尔斯克运出，每普特的运费为一卢布五十戈比，而从乌拉尔斯克运出，每普特运费为一卢布 76¾ 戈比。部队从恩巴出发之日 (3 月 30 日左右)，契约当事人米亚金科夫应提供随部队骆驼 4,970 头，此外还应提供骆驼 1,405 头，为在乌尔加角修建的野战工事驮载一个月的粮食。骆驼的周转应按下列顺序进行：驮运部队重载的 4,970 头骆驼于 3 月 30 日从恩巴出发，4 月 10 日派出骆驼 907 头往乌尔加角上的 193
后方工事运送一个月的贮备。在乌尔加角部队应留下所有卸去重载的骆驼。这批骆驼将从乌尔加向部队运送给养。来自恩巴的 907 头骆驼到达乌尔加后仍返回恩巴。从那里于 5 月 25 日至 6 月 1 日间再运来两个月的给养贮备。这支运输队由哥萨克骑兵护送，而从乌尔加到部队之间护送任务由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担任。

9 月 15 日以前，是采取上述各种措施保证部队所需物资的。为了补充叙述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及其亲信对部队关心照顾的情况，还必须提及为人们宿营提供一切可能的方便条件所下达的那些命令。

从奥伦堡经伊列克防地到恩巴哨所全长 543¼ 俄里，共有二十个站口，而经过阿克丘比亚堡垒的另一条路则有十六个站口。从奥尔斯克到恩巴哨所长达 406¼ 俄里，有十三个站口。从乌拉尔斯克到恩巴哨所长达 584½ 俄里，有二十二个站口。在第一、第二和最后这三条路上都各休息一天，即分别在伊列克防地、阿克丘比亚堡垒和乌伊尔堡垒休息。其余各处都不休息。吉尔吉斯人在各宿营地应提供三十——四十顶帐幕，付给一定报酬。干粪块燃料每普特付款十二戈比。同时他们还将帐幕里面地上积雪清扫干净，铺以干草，帐幕外四周应以积雪压紧。燃料应提供一夜宿营即从晚五时到晨八时之用。如遇狂风，则阿乌尔应多提供一昼夜

耗用的燃料。吉尔吉斯人还应向部队交售牲畜及六百普特干草。如当地没有干草就代以燕麦。部队随带的干草达一千俄石可用来铺地。肉价为每俄磅二十五戈比。干草每普特三十——五十戈比。邻近各阿乌尔首领应在各宿营地迎接各梯队到达。在进军途中应有各乡头目及吉尔吉斯人的其他头面人物随行。从图尔盖和乌拉尔两省富裕可靠的吉尔吉斯人中间抽调了一百名志愿骑手担任带路及各种差遣的勤务。

应该为奥伦堡长官说几句完全公正的话：不能有比它装备得再好的远征队了。为了远征中人们的方便再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了。荣誉和光荣属于克雷扎诺夫斯基！

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在出征前向全军区下达的命令中说："兹令我辖区调遣参加远征各部长官向咸海挺进。务使属下各员特别
194 注意将警戒勤务规则牢记在心。各部从恩巴哨所向指定地点进军途中及停留宿营时同样必须严格执行警戒规则的各项规定，这些规则是保证部队免遭希瓦人的突然袭击并确保辎重给养、运输牲畜及哥萨克马群完整无损的必要条件。

"同时，部队与敌遭遇时，务必精神振奋，勇敢迎击，以确保战斗胜利。为此，我命令部队各部长官，包括下级军官及随军医官务必严加注意，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属下士兵的健康和精力，保持旺盛士气。必须采取妥善措施确保士兵伙食富有营养，有益于健康。肉食每人每天不应少于一俄磅，斋戒之日也不例外，肉食的质量和新鲜程度都应有所保证。

"责成各部队长官应予注意经常保持所属部队的白刃冷武器特别是火器的完整无损，并应注意所属士兵善于使用自己手中的武器。

"为使各哥萨克连在远征中尽可能经常保持编制完整，我命令部队总司令官、骑兵司令官及各哥萨克连连长务须经常严密注意，

勿派哥萨克骑兵前往规定外地区及人员处担负传令勤务，勿使其承担非战斗所需之各项勤务。

“建议部队总司令官，从恩巴哨所出发之前，从步兵、骑兵和炮兵中向部队司令部及其指挥机构等处抽派传令勤务之事，应安排停当。只有极端需要时才能分派该项勤务。同时必须注意，如队列军官身边无勤务兵时，准其在自己所属单位内部自行选派。为使承担勤务的人员不致掉队落后脱离前线，要求按时轮换承担各项勤务，如不能每日轮换，一定相隔数日轮换一次。必须严格遵守。195
凡属部队总司令官批准之外的勤务，无论何故何处均不得派遣。

“命令派任的奥伦堡和乌拉尔哥萨克统领应严加注意，务使所有队列哥萨克在从防线向草原远征出发之前，选配好适于行军作战的完全可靠的马匹。为使哥萨克在远征中在符合1870年军事当局发布的命令第275条所规定的各种情况下所损失的马匹得以就地及时更换，我建议，派任的哥萨克军统领，应从哥萨克军军费中拨给各哥萨克连长一定数量现金，用作上项开支。损伤马匹的购置费用将根据上述命令第257条规定，从额外开支项内报销。

“为了减少随军辎重的数量，准许各级军官在远征中有自己的车辆：将军最多可有二辆，校官一辆，尉官二人一辆。为此我向部队总司令官建议，当部队自恩巴哨所出发时，应检查各级军官的行李车辆。

“上述各点向本军区军队宣布之时，我完全相信，我奥伦堡军区派遣的远征部队的各级人员将能恪守上述各项要求，严格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圆满顺利地完成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远征任务，从而实现皇帝陛下的神圣意志。”

这就是关心备至的长官的临别叮嘱。

奥伦堡部队所属各部的出发情况如下：四个梯队从奥伦堡、四个梯队从奥尔斯克、一个梯队从乌拉尔斯克出发。奥伦堡的出发

日期是2月13日，奥尔斯克是2月20日，乌拉尔斯克是2月15日。实际上乌拉尔各哥萨克连"由于运输工具准备不足"直到2月24日才出发。各梯队应于3月3日至9日到达恩巴。首先出发的是土耳其斯坦第四步兵营。它的辎重于1月9日出动，而第一梯队是20日出动的。以后三个梯队每隔两天一个接一个先后出动。到达奥尔斯克以前，每一站口由当地居民向该营提供运输用马118匹。从奥尔斯克起到捷列克利(奥伦堡军区与土耳其斯坦军区交界处)沿途由图尔盖省吉尔吉斯人提供马匹。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境内由卡扎林斯克县吉尔吉斯人提供马匹。帐幕、燃料及食用牲畜由宿营地之吉尔吉斯人供应。

在狂风暴雪、气温下降至零下30度的条件下，吉尔吉斯人依
196 然热心服务，使该营从奥尔斯克出发后的进军有了保证，没有耽搁延误。该营在奥伦堡和奥尔斯克之间的进军途中，在各哥萨克村镇经常找不到警官及其他任何机关，不能及时地得到马匹供应，故使该营行军经常受阻。因此在这方面吉尔吉斯人胜过了俄罗斯人。

2月19日该步兵营到达卡扎林斯克。沿途炮台中只留下了三个病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在草原上走了1,005俄里！

在主教亲自主持的庄严祈祷之后，部队按既定路线开始出发。2月13日，由炮兵运输队和当地炮兵队组成的第一梯队出动。2月14日，由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骑炮连组成的第二梯队出发。15日，由奥伦堡第一边防营两个连组成的第三梯队出发。16日，由奥伦堡第一边防营另两个连组成的第四梯队出发。

炮兵由四门臼炮（炮弹重半普特）、两门大炮（炮弹重四俄磅）和六门火箭炮组成。步兵和步炮兵乘车经过伊列克防地向阿克丘比亚进发，而骑兵和骑炮兵则沿霍弗迪河前进。

2月24日，乌拉尔军队三个哥萨克连从乌拉尔斯克出发。自

2月20日至25日，从奥尔斯克也出动了四个梯队，每个梯队各有两个步兵连或两个哥萨克连，都取道阿克丘比亚。奥伦堡第二边防营五个连和奥伦堡哥萨克军的四个连全出动前往恩巴哨所，然后向咸海西岸前进，应于5月1日之前到达乌尔加角。

深厚的积雪、寒流、狂风以及被运输车辆压得坎坷不平的道路——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拯救希瓦免受灾祸而一齐出现的。尽管遇上了重重障碍，部队仍于3月18日到达恩巴哨所。无一人冻坏，只有四十五名病员。炮兵和军需物资运输队常常碰上很大的阻碍，一连几小时陷在坑里，使马匹和骆驼疲累不堪，有时不得不把重载卸下来，以后又费尽气力收拢起运。运到恩巴已是三月底了，而按原订计划却应于3月10日运到。

部队所有人员都承认，他们之所以能顺利进军，应归功于吉尔吉斯人的努力服务和关心照顾。在每一个宿营地，他们甚至提供了超出要求的帐幕，地上铺的干草有半俄尺厚，草上又铺上毡子，并且一定不要报酬。此外，每遇特别寒冷的天气或风雪交加之夜，197
他们将部队人员安置到阿乌尔各户或自己家中住宿。村落和阿乌尔的首领经常随同部队及运输队前进。当重载雪橇陷入雪坑，我们疲惫的马匹骆驼拖拉不出时，他们总是套上自己的马匹骆驼来帮忙，对此也不取任何报酬。这些不久以前为新章程而骚动的人们的行为，明显地表明了他们的思想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应当归功于民政机关人员的努力，但首先更应对吉尔吉斯人本身给以应得的赞扬。克雷扎诺夫斯基将军呈请内政大臣奏明皇帝，对协助部队顺利进军的各乡镇阿乌尔的吉尔吉斯人赐予沙皇的恩典。此外，对积极努力、成绩卓著的人员及县政机关某些官员呈请褒奖。这一请求得到了批准。“沙皇的恩典”传遍了草原，这是对那些和我军士兵合住一间房、共享一炉暖、提供粮秣燃料的人们的公正褒奖。

随带重载的第一梯队和奥尔斯克的三个梯队延误了一到三天的路程。到达恩巴的各部除奥伦堡第一边防营外都驻扎在该河右岸帐幕中。每个步兵连、哥萨克连或炮兵连各有十四顶帐幕。第一边防营各连住在马厩里，因臭气难闻不久便迁入帐幕里了。

人们非常顺利地经受了远征的考验。病员共有四十四名，其中第一营占二十一名，而且有七个人不知在何处染上了西伯利亚的炭疽病①，这种病与远征中所遇各种困难毫无任何联系。许多军官和士兵的眼睛因雪野强烈的光线及帐幕内烟熏火烤的刺激而发炎。为了防守部队后方，防止草原骚乱，特采取了以下措施：(1)在里海和咸海之间的中心地点萨马设置一个监察哨所，驻扎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步兵连；(2)在杰贝斯克留驻一个哥萨克连以封锁奥尔斯克—卡扎林斯克驿路；(3)派遣一个哥萨克连在伊尔基兹县县长的指挥下监视穆戈贾尔人和巴尔苏克人的动向。骑兵部队则由前往下恩巴堡垒以及乌伊尔、阿克丘比亚和图尔盖等堡垒分别接班或交班的所有哥萨克连的各半个连组成。

由于骆驼没有按期送到，从恩巴出发的日期拖后了。人们在等待期间进行斋戒祈祷、从事操练、射击等训练，以免把时间白白
198 浪费过去。

为了押送给养贮备，采取了下列措施：在恩巴哨所留下一个哥萨克连，负责护送后方给养贮备至卡拉塔马克，将运输队交给另一个哥萨克连后，便留在该地。这另一个连的任务就是负责把运输队从这里护送至乌尔加。运输队到达乌尔加后，所有运输物资转为由部队留在该地的骆驼驮载，在一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随带两门大炮的护送下送达远征部队各部分。来自卡拉塔马克的那个哥萨克连则护送自己的骆驼返回。

维廖夫金中将被任命为部队司令官，参谋总部萨兰乔夫上校

① 该营长认为这种病是从皮领传染来的。

为参谋长及步兵司令官，骑炮兵近卫军列昂季耶夫上校为骑兵总监管辖下的骑兵司令官，康斯坦丁诺维奇上校为炮兵司令官，克拉索夫斯基大尉为工兵司令官，埃斯蒙托夫大尉为军需长官。所有这些大尉和上校都享有师级的各种权利。例如，克拉索夫斯基的"师部"由一名准尉和四名军士组成，而埃斯蒙托夫的"师部"由两名文官、一名司书和数名管库下士组成。维廖夫金享有独立军团的权限。没有给他委派军法官。

维廖夫金收到了克雷扎诺夫斯基下达的、经陆军大臣批准的命令。命令要求维廖夫金必须做到：第一，采取一切措施保证部队于4月中旬到达希瓦汗国边界(即在乌尔加地区附近)；第二，必要时可以独立行动；第三，不与敌人进行任何谈判；第四，在接到考夫曼将军的命令前，甚至在希瓦满足我方一切要求的情况下，都不得停止进军。我们认为引述命令中有关这一重要情况的一些要点，并不是多余的。这是为了弄清维廖夫金是否有权背着土耳其斯坦部队自行占领希瓦。

命令中说："假如形势迫使你们独立行动，在得不到土耳其斯坦部队到达的消息、收不到侍从将军考夫曼的命令的情况下，则你们将有权……向希瓦前进，并在必要时占领它。"

命令指出说，如果有使者到来时，务将使者送往考夫曼处，但 199
"在等候考夫曼可能下达的新的指示时，你们不应中断你们所认为必要的行动，以便达到形势所指明的这种或那种目的。"即使在来使声明希瓦政府完全准备履行我方一切要求的情况下，也必须为此行事。

对命令的撰写人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他确实预见到了各部队的司令官之间为夺得桂冠可能发生的争执。希瓦人可能假借使者名义不带任何官方的全权文件，派遣奸细前来部队，这是不难预见到的，因为此类狡诈手段是亚洲人所熟知的一种策略。希瓦人

多次厚颜无耻出乎常规地狂妄反对考夫曼，因而难以在考夫曼面前低首就范，他们将极力设法避开考夫曼而与其他部队进行谈判，这种情况也是不难猜测的。但也很有可能总司令官想把最后打击的最大最有利部分和荣誉都留给自己。果真如此的话，总司令官会对属下的每一坚决果敢行动认为是一种阴谋手腕或背叛行为……身居高位的将领们与属下角逐竞争的事，在军事历史上不乏先例……上面剖析的命令给予奥伦堡部队以行动自由，让他们可以大胆行事。如果该部队的行动比土耳其斯坦总督所期望的更有成效、更为坚决，则此项命令也必将排除对该部队司令官的种种责难……结果表明，维廖夫金恰恰利用了这一点。

3月16日，指定了专门检查组验收承包人送交的骆驼。检查了骆驼的体力强弱，鞍具是否合用。验收时不得不放宽了尺度，否则从恩巴出发日期必将推迟一个半月。总共接收了4,500头骆驼。

由于骆驼的缘故，部队在恩巴耽搁的时间比原计划要多得多，因而动用了八十天给养中的一部分。结果不得不把运送给养的计划进行一些调整：军队自带两个半月给养和两个月用的燕麦，十五天以后，将从后方贮备中运去一个月用的糁米、燕麦和半个月的面包干和面粉。再过一个月，一支运输队将一个半月的给养和两个月的燕麦如上所述运往乌尔加。

200 部队在恩巴又增加了一个骑兵连。这是从备有双马的、富裕的吉尔吉斯人中征募组成的。这个连进行了编队。回答问好时，他们边脱帽边喊：阿尔达亚尔(真主保佑你)。该连队担负各种侦察及侧翼巡逻任务。有些骑手配带科尔特式左轮手枪，另一些人有步枪，但大部分只有长矛和马刀。他们无代价地服务。铅弹和火药由官库发给。在青草未长出以前还售给他们燕麦。雇用向导每人每月五十卢布，恰巴尔(即信差)每人每月二十五卢布。草原

上最熟悉道路的主要是抢劫牲畜者、盗贼和土匪。为了继续进军的需要，部队分成了四个部分：(1)前卫部队，包括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两门火箭炮和克拉索夫斯基大尉及四名军士领导的奥伦堡第一边防营工兵队的二十五名工兵，由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中尉副官舒瓦洛夫伯爵指挥；(2)主力部队由维廖夫金亲自率领，有八个步兵连、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三个乌拉尔哥萨克连、两个骑炮连、四门臼炮以及炮兵和工兵的部分辎重库；(3)给养及炮兵和工兵其余部分辎重库的运输队和中心医院，有一个步兵连、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作掩护，由诺沃克列谢诺夫上校指挥；(4)后方给养运输队。

3月26日，前卫部队带着396头骆驼轻装出发。开头几天路上积雪很厚。从4月1日起道路泥泞不堪，骆驼行走起来很困难，直到4月6日才到达切甘河。将许多木桶绑在一起当作木筏准备渡河。但7日夜里河水突然减退了。因而前卫部队就于9日涉水过河。主力部队于3月30日出发。运输队于3月31日出发。奥伦堡部队的进军秩序如下：晨五时起床，用饭及整理驮载，准备停当后即开始出发。值日的哥萨克连一半在前卫，另一半在后卫。在前卫中，有一名参谋总部的军官随同向导选择宿营地点，安营扎寨。前卫之后一俄里远便是部队大队人马及车队，互相保持一定距离独自行动。后卫带有若干备用骆驼，帮助车队前进。宿营前向前卫派人联络，步兵派军官，哥萨克骑兵则派军士。军营布成四角形：正面是炮兵及辎重库，距炮兵250步，两翼是步兵连，距辎重库75步，每连各占地80步，军营后面是哥萨克骑兵，每个哥萨克连各占一百步。各部之间相距十步，形成营内场地的通道。正面的前方是驮载，接着是架在枪架上的步枪，再次是士兵的小皮帐篷，往后是军官的帐篷，最后是骆驼和驼夫，司令部居中。后面的201一角是随军酒食商住处，另一角是红十字会仓库。牧场上设有岗

哨，驻守一个哥萨克排。夜晚，骆驼和马匹都赶在一个方阵之中。军营周围设有哥萨克岗哨多处，并有一个排待命支援。其余警戒措施与平时相同。

当主力部队出发时发现，体弱的骆驼无法驮载十七普特的物资。因而被迫将555头骆驼的部分重载留在恩巴。随同部队出发的只有1,346头骆驼。维廖夫金向克雷扎诺夫斯基报告说：他“不敢确信”他所率部队“能够圆满完成肩负的使命”。先于其他部队到达希瓦的希望已为至少不要太落人后的想法所代替……但能聊以自慰的是，土耳其斯坦部队和高加索部队将要通过无水的沙漠荒野，或许这能拖延他们的行动。

奥伦堡部队继续向伊先恰格尔的进军途中没有发生特别事故。只是在越过阿蒂贾克瑟小河时，因凹地堆满积雪，不得不夯雪筑堤。4月3、4、5日泥泞不堪的道路使人畜吃尽了苦头。在经过峡谷地带时，人们涉过齐腰深的冰水，并奋不顾身地帮助骆驼过沟。4月16日部队到达伊先恰格尔。当地青草茂盛，燃料充足，水也不错。在这里要等待运输队，该队应于19日达到。

由此分为四个梯队出发：第一梯队作为前卫部队由维廖夫金率领，有两个步兵连、两个乌拉尔哥萨克连、四门骑炮和工兵辎重库，于4月20日出发；第二梯队由康斯坦丁诺维奇上校指挥，有三个步兵连、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两门骑炮和炮兵辎重库，于4月21日出发；第三梯队由列昂季耶夫上校指挥，有两个步兵连、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于4月22日出发；第四梯队是诺沃克里谢诺夫上校指挥的总运输队，于4月23日出发。除驮包的条件所限者外，每头骆驼的驮载都改为十二普特。4月21日维廖夫金收到了洛马金上校从金杰尔利发来的关于4月14日从该地出发的报告。维廖夫金回函说，他将于5月1日以前到达乌尔加，沿咸海海岸进军途中人们喝着海水。5月2日靠近贾纳卡拉要塞时，发现该要

塞已于两天前被遗弃。再向前不到八俄里便已下到艾布基尔。这一天冒着40度的炎热，没遇到水井，行军四十俄里。水桶中盛装的海水越喝越渴，因而人们用海水湿润头部以防中暑。在路途中步兵开始拖后……运输队的哥萨克将掉队者的东西放在马鞍上，202把人驮在马的臀部……突然，走在前面的人碰到了从阿姆河引到贾纳卡拉的一条水渠！这时，谁都不听命令了，要把人们从水渠旁拖开可不是容易的事……派人给步兵送去水桶，然后又将水桶送到后面的各梯队。5月2、3、4日其余各梯队也都陆续到达贾纳卡拉。吉尔吉斯人中流传着各种离奇古怪的说法：似乎沿海岸不能行走，喝了海水人们会大泻不止，骆驼遇上毒蝇、吃了毒草也要倒毙。这种种说法都是胡说八道。

水桶是用湿木料匆忙制成的，有的因骆驼倒毙碰坏，有的因干裂而无用，因而水桶的数量大大减少。从恩巴到乌尔加角六百俄里的路途中，骆驼倒毙了297头。承包人很快地补充上197头。人们都很好地经受住了远征的考验。病员有181人，死一人，已恢复健康的155人。

4月26日，维廖夫金从卡萨尔马向各地发出了告示，于是1869年从我国迁徙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如哥萨克大尉苏丹·阿尔斯兰诺夫（即卡纳利）、伊谢特·库捷巴罗夫的亲属阿兹别尔根·穆奈塔索夫等人前来贾纳卡拉请罪。在此以前，曾通过派遣的吉尔吉斯人向大尉宣布，他犯有叛国罪应受军法审判，然而他仍然前来请罪。维廖夫金下令逮捕了他，但在1855年曾杀害大尉之父阿尔斯兰·江丘林的伊谢特·库捷巴罗夫，却请求保释大尉。这两名吉尔吉斯人都成了部队前往希瓦汗国境内的向导，出了许多力。

部队休整了一下。骆驼得到了鲜而多汁的青芦苇饲料，人们都洗了澡，换洗了内衣。从这里维廖夫金决定向孔格勒进发，不是

沿艾布基尔湖西岸而是东岸，该湖早就干涸了。这样一来，部队就不必绕着艾布基尔行军，避免了草原行军中的各种不必要的困难。

预计得到咸海区舰队的协助，但由于轮船无法运输足够的燃料而没有实现。部队为此一连几夜白白地在海岸上发射了照明弹和点燃了篝火。维廖夫金从侦察员处获悉，舰队船只因受堤坝所阻而停泊在塔尔德克河口，便向西特尼科夫海军上校发出邀请，请他前来部队商谈进一步的行动。维廖夫金没有派卫队前去，这一严重错误导致了以后的一场灾祸……

向洛马金也发出了指示说，如他已到达艾布基尔尾端，则停在该地，并向孔格勒与库尼亚乌尔根奇之间的道路上派出加强的侦
203 察班，以便与奥伦堡部队派往该地区的侦察班取得联系，或者占领库尼亚乌尔根奇，并派遣一支强大的部队前往孔格勒。总之，维廖夫金已起着总司令官的作用在发号施令了……

维廖夫金要求高加索部队停留在艾布基尔或者库尼亚乌尔根奇，然后完全不必要地要求他们向孔格勒前进，显然是想阻拦高加索部队比他先到希瓦。只有当他自己到达孔格勒，并确信高加索人超不过他时，他才于5月7日向洛马金发出第354号信件，要求洛马金直接前往霍杰伊利的侧翼和后方。希瓦人正在那里集结。而在信尾他又改变了上述命令。他说，为防备万一，不要直接前往霍杰伊利，而须经过孔格勒。总之，高加索部队不要转向希瓦，对他讲来总是较为有利……

维廖夫金从贾纳卡拉出发前，在紧靠水渠六百步处修建了一个方形多面堡，在斜对的两角筑有圆形棱堡，在该地留驻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火箭炮。在该地留下的物资有：大部分水壶和小皮帐篷，除架桥和攻城需要以外的工兵器材、床铺、桌子、双耳木桶等等，还有中心医院的物品及所有已经消耗掉的给养、粮秣等物的包装材料等。随同部队继续前进的骆驼有2,394头，各驮

载十二普特。有七百头骆驼派往恩巴取运给养，但这批骆驼并未到达恩巴，大概承包人在途中放回去了。因此，后来与承包人结账时扣除了从贾纳卡拉起身时的运费。部队于5月6日出发。庄稼地和苜蓿地提供了很好的饲料。7日狂风大作，漫天黄沙，弄得辎重队混乱不堪。向导迷了路，军队也处于混乱之中。距孔格勒十三俄里处，部队停留在向导阿兹别尔根的果园附近。5月8日，维廖夫金向孔格勒推进。前夜由贾萨乌尔·马梅特指挥的一支1,500人的希瓦部队已进入该地。走在前卫部队前面的一支骑手队伍很快便报告说，希瓦人在孔格勒后面已布成迎战阵势，其左翼依靠小树林，右翼则靠着孔格勒。已经传来了与骑手们互射的枪声。部队改变队形，成了以连为单位的两列纵队。第一纵队中间设有六门骑炮。哥萨克作为后备队紧随中央之后。派遣奥伦堡第一边防营一个步兵连向小树林前进，一弹未发便占领了该地。维廖夫金因看到敌人过于畏惧步兵而退走，便派了三个哥萨克连携带火箭炮进行攻击，但是希瓦人也同样退走了。哥萨克沿着通往霍杰伊利的道路追了六俄里。部队在孔格勒的右方跟踪前进，继 204
而折回孔格勒城，向前追击的那三个哥萨克连作为前卫部队停留在途中了。孔格勒已空空如也，居民四处逃散，要塞墙壁已成废墟，全城都是这样。

这是阿塔·穆拉德同希瓦交战的遗迹。奥伦堡人彻底毁坏了汗王的宫殿和勇敢的贾萨乌尔·马梅特的宅府。宿营后收到洛马金的报告说，他将于12日率领十二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到达孔格勒。维廖夫金手中总共只有八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和六门大炮。因此这一消息使他深受鼓舞。他甚至决定在孔格勒只留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在以前他是不敢这样做的。同时向洛马金复函，也叫他留下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山炮。派诺沃克列谢诺夫上校为城防司令官，前土匪伊谢特·库捷巴罗

夫[1]为其副手。还由四名当地人组成杜马：这四人中一名吉尔吉斯人，一名卡拉卡尔帕克人，一名乌兹别克人和一名孔格勒的土库曼人。就在这一天，还在前往孔格勒的途中，维廖夫金就从吉尔吉斯人和波斯人口中获悉，咸海区舰队派遣一支小队到他这里来，其向导是奇克利克部族吉尔吉斯人头目乌坚（我方的伊谢特也是这个部族的），乌坚将这些俄国人出卖给希瓦人了……这是维廖夫金召请舰队长官的结果。直到现在维廖夫金才意识到，必须派遣一支加强的侦察队前往该舰队停泊地点。该地距这里只有五十俄里。侦察队发现了十一具无头的水兵尸体，逮捕了乌坚的家属：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从给俄国人雇用马匹的相邻的阿乌尔逮捕了几个人作为人质。乌坚已率领其阿乌尔远逃游牧……由于无法捕获乌坚，后来将这三个人质枪决了……帮助俄国人与维廖夫金部队取得联系的无辜的人却受到了惩罚！

原来西特尼科夫本人因4月28日与阿克卡拉要塞作战时负了伤未能亲自前来。他于5月7日派遣九名水兵、一名地形测绘员、一名军士在领航队准尉舍巴舍夫的率领下前来维廖夫金处。吉尔吉斯人乌坚·穆萨巴耶夫曾到舰队来过几次，他尽力效劳，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博得了西特尼科夫的信任而成了所派小队的向导。人们信任了他，他雇了马匹，将该小队全体请到了自己的阿乌尔里。这个地方位于距孔格勒十俄里的河岸上。他请小队人员吃了饭，当人们熟睡后，便下手屠杀了……一具尸体下落不明，也
205 不知是谁。人们猜想，这些俄国人是喝醉了酒在酣睡中被杀的。他们的六线步枪和每人六十发子弹以及他们的头颅都落入了凶手之手……头颅割下后送到了希瓦，曾放在广场上示众。

那些充当信差和急件信差的吉尔吉斯骑手为我们服务的情况如何，可用卡尔·尼亚兹·土耳其斯坦诺夫这个吉尔吉斯人给我

① 他已于1858年前往奥伦堡总督卡捷宁处请罪得赦。

们留下的事例加以判断：他被派骑着双马前往希瓦送信，由于迷路而走上了不熟悉的萨雷卡梅什道路。他口渴难忍到处找井，最后不得不杀掉两匹马用马血止渴……当这一水源也穷尽之后，他将信件埋在沙中，旁边插上一根棍子，棍顶放上一顶帽子以标明地点，然后躺在该地慢慢死去……如果把信件托给乌坚，他很可能完整无损地给你送到，但是十一颗头颅却是如此巨大的引诱物，他就忍耐不住而下手了。

和野蛮人打交道不能粗心大意和过于自信。咸海区舰队长官大概对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和鲁金二人都因轻信野蛮人而丧身的遭遇从不知道，从未听说过！

从另一方面看，这十一名果敢、坚决的携带精良武器的青年好汉紧随着胜利进军的部队，只要他们遵守军事上的警惕性原则，便能顺利地赶上部队而不出什么问题。途中真不应受邀作客！从前曾有过这样一个先例：这是在 1868 年，当考夫曼占领撒马尔罕后第三天，两名军官带领两名哥萨克在距撒马尔罕四十俄里处，即最后宿营地的前一站与护送给养的卫队分了手。虽然他们迎面碰上了许多骑马和步行的土著居民，但是那些土著居民照样毕恭毕敬地对待我们的四名官兵。他们受到了狠狠的教训之后，终于表示恭顺了。

被害者的尸体运到了维廖夫金部队。在驻防部队营房旁举行了适当的葬礼后就埋葬了。

维廖夫金派苏丹·巴伊贾诺夫少尉率十五名哥萨克前去舰队后，舰队才于 9 日获悉所派小队的悲惨遭遇。维廖夫金仍然要求西特尼科夫前来，但西特尼科夫仍借口负伤没有同意前来，并坚持要破坏妨碍舰队前进的堤坝。

不知何故，维廖夫金舍不得破坏希瓦奴隶修造的工程，舍不得破坏敌人田地的灌溉系统……他一直坚持要舰队在水涨时期或在

206 右岸湖泊中寻找航路，而没有向导，舰队是不想这样冒险航行的。维廖夫金不肯协助舰队疏通航道，使其有立功的机会，原因很易理解：(1)当维廖夫金部队沿海岸进军需要淡水时，舰队没有协助；(2) 如果去破坏堤坝，必然会错过占领希瓦的良机，而占领希瓦乃是维廖夫金，也是土耳其斯坦人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事情；(3)以后不再需要舰队的支援了。

在这里回忆一下远征开始时舰队的行动很为适宜。该舰队共有两只轮船，即七十匹马力的“撒马尔罕”号和四十匹马力的“彼罗夫斯基”号。还有三只驳船。舰队共有八名军官、一名医官和259名水兵，其中包括从塔什干派来的地形测绘员。“撒马尔罕”号舰上设有线膛大炮(炮弹重四俄磅)两门和独角炮(炮弹重十俄磅)两门。“彼罗夫斯基”号舰上设有霰弹炮(炮弹重四俄磅)两门、独角炮(炮弹重十俄磅)一门。在两只驳船上各有两门线膛大炮（炮弹重四俄磅)，在第三只驳船上有一门独角炮(炮弹重十俄磅)。每门大炮配有实弹175发。冬季所有舰只均停在彼罗夫斯克。3月14日河水解冻。当日，各舰启航驶往卡扎林斯克。河上冰块密集不断，因而舰只当晚停在卡拉乌齐亚克河岔附近过夜。夜晚风吹冰块倒流，河水淤浅，致使舰只搁浅……于是派人到彼罗夫斯克求救。该县县长率一百名哥萨克和四百名吉尔吉斯人驰来救援。“彼罗夫斯基”号用复式滑车拖出来了，而“撒马尔罕”号却拉断了绳索，滑车损坏而无法再用……只好除掉防水堤，将军舰四周掘成水池，水池注满水后，该舰终于在3月26日启航，并于4月6日驶抵卡扎林斯克。10日派两只驳船驶往锡尔河口去运准备停当的索索柴，13日派出第三只驳船，15日“彼罗夫斯基”号，17日“撒马尔罕”号相继驶出。当日傍晚“撒马尔罕”号到达咸海科斯阿拉尔岛。18日两舰拖拉驳船出海。“彼罗夫斯基”号只拖带一只驳船，但仍因拖力太小及浮冰影响而落后，两昼夜后才在托克马克阿塔岛附

近与抛锚等待的“撒马尔罕”号会合。大雾阻碍舰队继续航行。26日大雾消散，舰队驶往塔尔德克湾寻找克奇金涅河的沙洲。该沙洲自海军上校布塔科夫1859年侦察后，一直被认为是驶入阿姆河最合适的入口。

海员苦于剧烈的颠簸而晕船。最后终于找到了沙洲，在水深两俄丈处抛了锚。27日，放了几只小船去探找通路。找到后，立了路标，并抓到了一个希瓦人。这个人供称，在距乌尔孔河河口十四俄里处，修有阿克卡拉要塞，那里有一千人的驻防部队和五门大炮。当日舰只绕过沙洲进入河道。夜晚在晓特要塞废墟渡过，为 207
防备袭击而彻夜未眠。28日晨三时，舰队继续进发，一小时后出克奇金涅河而驶入乌尔孔河。阿克卡拉要塞遥遥在望，便做好了战斗准备。“撒马尔罕”号拖带两只驳船在前，“彼罗夫斯基”号拖带一只驳船尾随其后。当舰只驶入大炮射程之内时，要塞的大炮开了火。舰队立即还击。希瓦人的大炮很快便被打坏，但其最后一发炮弹击中了“撒马尔罕”号的左舷，大炮枕座被打坏，锚爪被炸掉，锚爪的碎片击伤了七名士兵（其中二人后来死亡），舰队长官海军上校西特尼科夫也负了伤。军舰驶进七十五俄丈处继续射击，一直到希瓦人完全撤离要塞为止。共发射了六十八发炮弹和一千六百五十八发步枪子弹。驳船上，也有一名水兵中弹负伤。舰队既未登陆占领要塞，也未前去缴获战利品……

舰队以后的活动，便是同渔人一起探找绕过堤坝驶出乌尔孔河的徒劳无益的尝试，以及我军占领希瓦后，从6月23日到26日将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大公、伤病员及信差运往卡扎林斯克。8月20日“彼罗夫斯基”号拖带一只驳船驶往科斯阿拉尔运取盐木，于8月20日返回。

顺便说一说，我军占领希瓦后，季凡别基马特·穆拉德亲自讲述，那些堤坝早于1860年，即布塔科夫到过乌尔孔河之后便开始

兴建，其目的根本不是象维廖夫金所肯定的那样为了发展农业，而是为了阻拦我军舰的航行……因此，7 月 29 日赶来二千乌兹别克人拆除堤坝。8 月 27 日，舰队又将伤病员、退为预备役的参谋人员及炮兵辎重库的大部分物资运往卡扎林斯克。“撒马尔罕”号于 8 月 30 日到达卡扎林斯克，而“彼罗夫斯基”号则于 9 月 2 日到达。那些堤坝到 10 月中旬才完全拆毁。舰队就停留在卡扎林斯克了。

现在再来叙述一下奥伦堡部队。5 月 11 日，它的前卫部队在列昂季耶夫上校指挥下奉命先行。从塔尔德克向距二十五俄里远的乌古兹渠源进发。夜间希瓦人前来骚扰，甚至潜到不知何故布置在正面的驮载和骆驼附近。希瓦人在这里慌乱起来，为哥萨克的火力所击退。12 日高加索部队到达孔格勒。由于维廖夫金设下
208 的诡计圈套，他们比奥伦堡部队整整落后了一站路程。维廖夫金平白无故地叫他们到孔格勒来，但自己却不等他们到来而离开了。

但是，高加索人也深知其中奥秘。洛马金迅速追赶维廖夫金，并于当日在奥古兹宿营地赶上了他。维廖夫金仍在要弄狡猾手段。他说：“你们高加索人业已疲乏，可稍事休息，再行出发前进，可与奥伦堡人保持一站路距离……”洛马金对此答称，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目的是收拾敌人。高加索人把跟在奥伦堡人后面的安排看作是对自己的真正的惩罚。因而，洛马金坚持一定要加快进军，赶上维廖夫金的部队。维廖夫金只好对此让步。

5 月 13 日，洛马金所部休息，维廖夫金又独自继续前进。在前进到卡拉巴伊利水路时，5 月 14 日希瓦人向测量队进攻，赶走七匹乘马。在对射中我方死一人伤五人，其中有军官洛伊科准尉。接着另一股敌人依靠芦苇和树丛为掩护，前来偷袭后卫皮斯库诺夫哥萨克大尉率领的连队。皮斯库诺夫面对这种情况，急令哥萨克下马，绊住马匹开火还击。掩护车队的步兵中，有半个排赶来支

援，接着又有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骑炮飞驰来援。希瓦人遗弃了驮子、武器和衣物四散逃命。追击了九俄里。我方两头骆驼被打死。洛马金所率部队加快行军，一站路走了五十俄里，在卡拉巴伊利附近宿营时，便赶上了维廖夫金。这样一来，维廖夫金这里共有十六个步兵连、八个哥萨克连、十四门大炮和八门火箭炮。总人数为四千四百五十名。敌人在霍杰伊利的实力有五千人和三门大炮。

对已经会师的两支部队就暂时讲到这里为止。下面将叙述曼格什拉克部队的进军和遭受困难的情况。

第 九 章

209

4月14日曼格什拉克部队从金杰尔利湾出动。部队的编制。八十俄里的无水路程。军官带上士兵的枪支。用刚刚剥下的羊皮做的皮囊。比什阿克蒂堡垒。纳弗罗茨基夺取骆驼的巧计。麦利科夫公爵的命令。火漆和蜡烛在提箱里溶化。进军的顺序。乌斯提尤尔特。伊尔捷杰井附近的方形堡。5月4日向艾布基尔搜索前进。第一次听到关于维廖夫金的消息。维廖夫金的命令。5月5日斯科别列夫在伊捷巴伊井附近碰到的小冲突。维廖夫金发来的一系列信函。部队在行经艾布基尔这一站路程中遭受的各种苦难。普鲁士人施图姆。对俄国士兵的行动感到惊奇。俾士麦请求拆阅他的信件。两支部队会师。高加索部队的贫困处境和奥伦堡部队的富裕阔绰。卖弄聪明的检阅迫使高加索部队跟在后面前进。霍杰伊利附近的战斗。第一批得到解放的奴隶。阿普歇伦团第十二连从伊尔捷杰返回比什阿克蒂。格里涅维奇中尉。

4月12日，纳弗罗茨基少校率领捷列克哥萨克混合连和达格斯坦的队伍奉派前往凯达克湾，向尚未交足数额的阿达耶夫部族征集骆驼。接着又派遣专差分别向奥伦堡部队和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送达关于部队进军的信函。最后，4月14日和15日，曼格什拉克部队（共有十二个步兵连、一个工兵队、六个哥萨克连、六门大炮、三门火箭炮和民团）分三个梯队从金杰尔利出发，部队非常出色地经受了卡翁迪与谢涅克之间八十俄里无水路程的考验。18日，三个梯队会师于谢涅克井附近。前往谢涅克的全部路程中，太

阳好似有意与人为难，烤得人难以忍受。列氏温度计已达 37°，灼热的沙土达 42°，使步行人们的双脚烫得特别“难受”。这种“苦楚”只有那些不是为了好玩而在滚烫的沙路上那怕走过一次的人，才能有所体会。另外，还有令人窒息的、好象从火炉里喷出来的南风，这种风简直就和西洛可风① 和西蒙风② 一样。本来在正常情况下，军队从卡翁迪井③ 所带上的水是足够的，而在灼人的炎热和令人窒息的闷风所引起的特别口渴的情况下，这些水就完全不够了。人们将水装在军用水壶、水瓶等器具中，随身携带。驮水的骆驼不够用。有个人说，他相信他们到达希瓦时身边携带之物就只剩下水壶了。装在皮囊、水瓶及其他器具中的水发热以后十分难喝。新鲜水都使人感到有些怪味，而装在塞紧的器具中，又被烤热 210
的水，其怪味更加强烈。但就是这种令人讨厌的水，在半路上，即距谢涅克四十俄里处，就全被人们喝得一干二净……先行的哥萨克运来了水，才把弟兄们从灾难中救了出来。随同曼格什拉克部队的普鲁士陆军中尉施图姆④ 在《北德意志报》第 261 至 277 号上，登载了自己的感想，他对俄国士兵的刻苦耐劳及宽宏大量精神极其钦佩。

前往谢涅克这一站路程的进军情景长久地留在远征参加者的记忆中。从切基什利亚尔运来的、习惯于草原远征的希尔万人以及到过曼格什拉克的阿普歇伦人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精神比较

---

① 指南欧及北非的爆热风。——译者

② 指北非等地沙漠地带的干热风。——译者

③ 从前这里是一个湖泊，现已干涸。

④ 除该军官外，准许参加这次远征的还有《纽约时报》记者美国人麦加恩。其他请求参加这次远征的任何外国人都遭到了拒绝。法国一个名叫德库尔西的陆军准将的请求也被拒绝了。一个定居在阿卢普克的英国退役大尉哈福德也曾请求参加，并提出甘愿自己出资，服从俄国长官管辖，不与任何报刊杂志编辑部发生联系，本人所有信件交部队司令部审检等等保证，但即使附带这种对我十分奉承的条件，都没有被批准。

饱满。而萨穆尔人却疲惫得支撑不住，并开始掉队了。不得不将所有重载从车上卸下来抛弃掉，以便拉运掉队的士兵。军官们将自己的坐骑让给士兵，自己步行前进，有些军官甚至把士兵的枪支背在身上！我很想了解一下：关于我军官兵之间的这种真正的兄弟之情，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将如何看待？他们对同"纪律严明"的严格概念毫无共同之处的这种"体贴入微"是赞成呢，还是谴责呢？

其实，这正是我们的秘密所在，因为军官不只是以身作则，当需要时，他们还能用自己的双肩帮助士兵减轻负担！照顾与关怀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有实际行动。良好的榜样，兄弟般的支持，这就是使得外国人惊异不止的俄国军队的纪律的基础！军官们具有这种精神，才能进行像我们草原远征这样"毫无顾忌"的行军，从事这样"奋勇献身"的事业。士兵们完全信任把他们引入沙漠的长官。士兵们清楚，他们的长官在决定率领属下向草原进军之前，已经作过多次认真的考虑。士兵的手中没有任何地图，而且他们对地图也不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该长官知道的事"。他们认识到，军官绝不会抛弃自己的属下，因而对自己来讲，只要认真
211 走路就行了。这一观念很能稳定军心。这种对长官的信赖好似将犹太人引上天国的"火柱"。

为了维持士兵的体力，将贮存的碳酸矿水全都发给士兵（哥萨克从捷尔阿萨图罗夫处运来了一百瓶）。洛马金对士兵和鼓舞弟兄士气的军士不断以各种方式加以表扬。一个名叫瓦西里·伊凡诺夫的萨穆尔列兵，在这种窒人的气氛中一直情绪饱满，并能努力鼓舞情绪低落的弟兄，洛马金当即在行军途中将他提升为军士。军士安福努斯也以同样的表现得到了十卢布奖金。特别是布拉夫佐夫少校率领的第一梯队吃尽了苦头。这个梯队用骆驼驮到谢涅克井的人员达一百五十人之多。骆驼同样疲惫不堪，不断倒毙。

途中抛弃了一百五十个驮包。经常使人发生错觉的海市蜃楼使士兵大为恼火，气得他们以为鬼魔在作怪！

到 17 日傍晚，炎热终于减退下来了。人们马上振奋起来，当从休息地起身时，还唱起了歌。

就是这样随着音乐和歌声，部队到达谢涅克。18 日在该地休息。休息时，将抛弃在途中的给养和饲料如数取回。这一站路的行军证明，在类似的条件下，大部分尚未恢复元气的骆驼的驮载，不应超过八至十普特。因而，不得不减轻驮载。于是，洛马金决定缩减一下部队的人员，将两个步兵连留在各个据点。

部队所取得的经验表明，他们盛水的器具不足。从前人们曾对生山羊皮做的皮囊很厌恶。但经过这番渴死人的折磨之后，人们克制了这种厌恶之感。在到达谢涅克的第二天，人们纷纷索要“从前不愿接受”的生山羊皮，一天时间就用生山羊皮做了那么多的皮囊，每一单位都用皮囊盛装了够全体人员三天用的饮水，还有部分饮马的水①。但是皮囊未经很好熟制，第二天就开始腐烂，所盛之水都变成了酸臭稀汤……令人奇怪的是，人们并未染上什么瘟疫！如果现在部队带上这些皮囊的水可供三天饮用，那么很显然，从卡翁迪出发时，与洛马金在该报告开头的保证相反，并没有带上足够的饮水。19 日傍晚，部队从谢涅克前往比什阿克蒂，那里的方形堡已经修好。这个堡垒呈正四角形，正面长一百步，侧面长一百五 212
十步，内有七眼水井，淡水质量甚佳，水量充足。

人们用弯弯曲曲的盐木和草席搭起了窝棚。在方形堡留下一连阿普歇伦人，一连希尔万人，一个哥萨克混合连和一门来复线大炮。在该堡垒相对的两角上修建了两个棱堡，以配合大炮防守。

20 日，部队分成三个梯队继续向卡梅斯蒂进发。预计经过卡拉希克、赛库尤，于 25 日在布萨加会师。第一梯队由参谋总部中

① 引自洛马金 1873 年 4 月 21 日第 31 号报告。

校斯科别列夫率领，第二梯队由参谋总部中校格罗杰科夫率领，第三梯队由炮兵中校布耶姆斯基率领。从布萨加预计分为两个纵队，沿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进：一条通往伊尔捷杰；另一条则通往阿克克鲁克、叶尔克姆巴伊、阿兰和塔本苏。两条道路在塔本苏会合。

从比什阿克蒂出发那天，纳夫罗茨基赶到该地，他带来了二百八十七头骆驼，其中有二百头单峰骆驼，喂养得很好，每头能驮二十普特物资。此外，还赶来了一千九百六十五只羊和一百六十匹马。洛马金派遣纳夫罗茨基前去“雇用”骆驼和购买食用牲畜时，曾命令他绝不要动用武力，一切都要付款。但处理此类事务没有小的冲突是办不成的。12 日晚四时，纳夫罗茨基率领一支有一百九十三名的骑兵队前往谢涅克，第三日晨十时已达比什阿克蒂方形堡。在该地他带了七天用的燕麦和十天用的面包干，于 14 日经过恰潘阿塔向鲍格达井进发。卡法尔的同谋、挑拨叛乱的主犯之一塔赫先巴伊正在该地游牧，他曾从巴伊姆别托沃人手中夺去了已集中起来准备送交部队的几十头骆驼。哥萨克在距鲍格达五俄里处宿营，并于凌晨二时不声不响地继续向前进发。为了不被人觉察他们的到来，禁止哥萨克吸烟。在任何人都没有来得及觉察之前，二十五名快马加鞭的哥萨克已包围了塔赫先巴伊的阿乌尔。

在捕获的十四名男人当中，有塔赫先巴伊本人和希瓦派来劝说吉尔吉斯人前去希瓦游牧的一个使者。派遣了二十八名哥萨克押送这些人和在当地缴获的骆驼、马匹和羊只前往比什阿克蒂以后，纳夫罗茨基和其余的人在阿乌尔休息了一下，然后向乌捷克进发。在该地，他重复运用前一次的手段：停留在无水的原野，不准吸烟，不准点燃篝火，然后于 17 日凌晨二时向水井前进，在井旁当
213 时不会碰上任何人，所以没有暴露，饮马后快马急驰包围了阿乌尔，并要求冷不防而当了俘虏的游牧民按规定价格供应骆驼和羊

只。吉尔吉斯人拒不答应，于是他们的牲畜全被没收。接着又派遣达夫列特·别科夫到另一阿乌尔去，距前一阿乌尔约有七俄里远，但那里的吉尔吉斯人也不同意交付骆驼，因而他们的牲畜又被用武力夺来。

由于在最后一个阿乌尔未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捕获吉尔吉斯人，其中有二人逃脱了，于是纳弗罗茨基决定不失时机地公开活动，以免时间长了，惊动更大。

同时派出了三支单独行动的队伍：由哥萨克中校马柳基、达夫列特·别科夫中尉和麦赫季·乌卢比·奥格雷军士各率领一队，其余哥萨克大约七十人带着夺得的牲畜前往凯达克湾的丹加拉井，于晨十时到达该地。还不到一小时，岗哨就发现，一个手里挥动着羊皮高帽的哥萨克从达夫列特·别科夫所在之方向疾驰而来。一支三十七人的小队根据报警的方向迎着报信人跑上前去。据报告，他们占据了一个阿乌尔，已经开始行动，当三个派去的哥萨克[①]和报信人鲍尔金正往回赶前面的骆驼，突然从邻近的一个峡谷的埋伏点冲出一股有十四名吉尔吉斯人的人群，向他们扑来。这股吉尔吉斯人的第一排枪就打死了三名哥萨克的坐骑。坐骑未受伤的鲍尔金冲向中尉的方向，其他徒步的哥萨克，手持步枪向各方面瞄准，但未放一枪，就这样与敌人僵持了几分钟。达夫列特·别科夫闻讯赶去营救，而鲍尔金被派前来向少校报告遭到攻击的消息。纳弗罗茨基走了整整三十俄里，才迎上了被吉尔吉斯人紧紧追击的达夫列特·别科夫。

三名中了埋伏的哥萨克中，纳扎连科受了致命重伤落入敌手……其余二人得救，其中一人面部受了刀伤。

从随同纳弗罗茨基前来的哥萨克中，选出了二十名骑着好马

---

① 耶伊斯基团的阿尔捷姆·冈达列夫斯基和卢卡·佩特连科和弗拉季高加索团的扎哈尔·纳扎连科。

的哥萨克扑向进逼的吉尔吉斯人群，夺回了纳扎连科的尸体，挽回了部队的荣誉！

晚十时纳弗罗茨基返回丹格勒井，其余两支队伍已在这里集
214 中。这一天的收获有：一百一十九头骆驼，一百四十七匹马和一千一百五十只羊。吉尔吉斯人死五人、伤十人。我方损失：阵亡一人、负伤一人、内伤一人。

此外，马被打死四匹，负伤三匹，连同衰弱无用的六匹马都被遗弃。击退敌人伏击的好汉都获得了军功勋章的奖励。

给被夺走骆驼的每户吉尔吉斯人，都留下母骆驼一至二头，视每家人口多少留给山羊及绵羊五至十只不等。并向他们宣布，被夺走牲畜的主人可前往比什阿克蒂部队司令官那里领取钱款。

这个工作一结束，纳弗罗茨基便撤回部队。但他进行侵袭的消息迅速传遍邻近各阿乌尔，立即引起了震惊。开始集结了一批跟踪哥萨克的人群，但是洛马金从谢涅克的达格斯坦哥萨克连抽派了援军，他们在距比什阿克蒂五十俄里处迎上了纳弗罗茨基。在十天的时间里纳弗罗茨基走了六百四十俄里。

达格斯坦人队伍的行动特别果断，这次侵袭的成绩主要归功于他们。总共夺取了 323 头骆驼，161 匹马和 2,350 只羊，除倒毙、途中遗弃及消耗掉的以外，已如上述，实有骆驼 287 头、马 161 匹、羊 1,965 只。其中有 223 头骆驼，147 匹马和一千五百只羊都是达格斯坦人夺得的战利品①。看来，他们是想要补偿本年 1 月自己连在布扎奇所遭受的失败。

纳弗罗茨基的成功侵袭充分保证了部队所需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拨出二百头骆驼给各个据点。部队的食肉也不缺了。

留下的骆驼连同卸下给养和饲料而空闲出来的骆驼，都派去运送各据点的给养。此外，由夺来的部分新马补充的马匹运输队

① 引自纳弗罗茨基 1873 年 4 月 28 日第 1 号报告。

也向各据点运送给养。但这些运输工具仍不够使用，因此达格斯坦省军队司令官侍从将军麦利科夫公爵发布了以下的命令：

（1）命令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司令官收集由炮台到金杰尔利沿途部队遗弃的骆驼，并在炮台附近尽一切可能雇用或购买一批骆驼，然后用帆船运往金杰尔利，如装载不下，余下的可取陆路 215
送达该处。

（2）准许主管各据点事务的纳弗罗茨基少校，用征集手段向尚未履行我方各项要求的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征集骆驼。

（3）将在达格斯坦购买的二十五对牛连同大车以及没有车的三对备用牛，从达格斯坦运往金杰尔利。

如上所述，曼格什拉克部队 20 日从比什阿克蒂动身，预计 25 日抵布萨加。再也没有比这段路的行军更顺利的了：尽管炎热已达 30°—35°，病员及疲累人员甚少。路上骆驼也无一损失。这样顺利进军的主要原因是部队一路都有充足的优质水，几乎全是淡水。放牧饲料也很充裕。

总之，应该指出，一发现骆驼有明显的疲劳或倒毙现象时，这便是水井短缺的信号，这也是梯队人数过多（与水相对而言）和骆驼饮水不够的信号。关于骆驼的情况，人们总是摆在最后来考虑的。从卡翁迪到谢涅克八十俄里路途中损失了一百五十头骆驼的这支运输队，现在通过从比什阿克蒂到伊尔捷杰的路程有二百五十俄里，途中炎热的程度几乎一样，但牲畜却无一损失。不少俄国的“文明传布者”们认为，水对骆驼来说，是“奢侈之物”，这种看法全然不对。

炎热除了给人们带来各种各样烦恼之外，它还能渗透到驮载中去，弄坏驮子里的有用之物：盒装的火漆化成浆，硬脂蜡烛熔化得只剩下光秃秃的稔子！谁如果将蜡烛和衣服放在一起，这还算不得什么大祸：太阳光只是不加选择地将所有物件浆硬一番，但如

果谁将茶叶、糖、面包干等物和蜡烛放在一起(往往人们把这些东西都一起装在提箱里),那他就真够狼狈的了!

在布萨加得到消息说,前往伊尔捷杰途中水量充足,够整个部队需要,洛马金便打消了将部队分为两个纵队沿着两条平行道路前进的意图。部队仍分三个梯队行进,每个梯队之间相距半站路程。这次各梯队分别由参谋总部的军官斯科别列夫、格罗杰科夫和波扎罗夫指挥。

上午九时到下午四时最热,部队在这段时间休息。傍晚八时
216 开始宿营直至凌晨三时。这样一来,用于行军的时间是从凌晨三时至九时,下午四时至八时。根据这样的时间安排,部队行动顺序如下:第一梯队每日于凌晨三时出发,第二梯队每日于下午四时出发,第三梯队还需留驻一个晚上,于次日凌晨三时出发,以后各梯队均按此顺序一站路程分两次走完,一次在上午,一次在下午,各梯队之间经常保持半站路程的距离。

水井也有可能被死羊、死马等堵塞和毁坏,为防备万一计,水必须随时携带。谨慎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多余的。如果盛水器具不是金属的,不是玻璃的,而是木制的或皮制的,那么不管需要不需要水,都得装满,不然木桶会干裂,皮囊要发生裂缝,这样,以后真正需要时,便无物盛水了。在土耳其斯坦部队中,由于未遵守上述规则,使公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缺少盛水器具,势必要在中途派人去布哈拉运取皮囊,哥萨克就得来回奔跑:将到达井边的部队的皮囊送往准备经过无水地段的另外的部队。

从比什阿克蒂到布萨加的道路几乎全是平路,且很少沙漠。只有快到卡拉希克井时,有十二俄里长的一站路程沙丘起伏,行路相当困难,但就在这段路上炮队也无须靠人力的帮助而顺利通过了。这一天,因情况需要,卡里诺夫斯基中尉率领的希尔万连在这一带走了长达五十俄里的一站路,全连没有一个士兵累倒,真是好样

的。这样的进军可作为人们刻苦耐劳的榜样。

部队行经布萨加与卡拉肯之间时，完全是慢坡，几乎觉察不出坡度而登上了乌斯提尤尔特。钦克在此处看来，尽管比周围地形高出很多，但已无峭壁悬崖的本来面目①。乌斯提尤尔特高原和曼格什拉克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同样长着马和骆驼爱吃的苔蒿，长着盐木和柽柳，同样景色荒凉，只是还能碰到动物，那就是一些很大的蜥蜴。

乌斯提尤尔特的水井都不太深：十至十五俄丈，几乎都是好喝的淡水，只有克内尔的一眼井深达三十俄丈。沿着主要商路可以看见，几乎整个乌斯提尤尔特纵横遍布着骆驼踏成的小路，这是当 217
年希瓦和曼格什拉克之间大规模商队往来频繁的唯一痕迹。

4月30日，部队到达伊尔捷杰井，很快地修成了方形堡。堡内有两眼大井，周围有足够的饲料和燃料。在这一据点，除驻守部队外，又留下阿普歇伦团的一个步兵连，即第十二连，这个连应该和比什阿克蒂开来的运输队一起，跟随部队行动。该运输队从比什阿克蒂出发时由希尔万团一个连护送，该连到达伊尔捷杰后，即留在该地，以顶替阿普歇伦团的这个连。

除骆驼不足的原因外，在两个堡垒里增加驻守部队还由于下述情况的影响：晚上站岗及潜伏哨需要派出半个连，白天要占用许多人来掩护放牧的骆驼和羊群，此外还要到离堡垒好几俄里远的地方去收集燃料。因而很清楚，每一个据点一个步兵连是不够的。由于我们征用骆驼造成了附近游牧居民的紧张不安，加上他们深信不疑，这次（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第五次）俄国人也到不了希瓦。在这种情况下，减少堡垒中的队伍是很危险的。总之，在孤立无援的据点内只驻有一连担任很重的防守任务的步兵是不可想

① 洛马金在5月1日第30号报告中说，该地高度为四百俄丈或二千八百英尺，这是不是笔误呢？

像的。

洛马金说道:“根据我们与希瓦的关系加以分析,我确信,当所有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已经无法指靠希瓦时,他们一定会前来祝贺并表示臣服,只有那时才可以把每个据点减少到一个连,甚至可以将各据点的仓库托付给吉尔吉斯人独自管理。”

这样说是否有些过分呢?

5月1日,第一梯队继续开往巴伊利亚尔井和克齐尔阿哈尔井,这里有四眼井,深十二俄丈,有很好的淡水。

部队在巴伊利亚尔得到报告说,一群敌人正在艾布基尔附近集结。于是洛马金决定,向艾布基尔方向搜索前进,他选了一条缺水的,却是最短的道路,经过缅达利和塔本苏到艾布基尔西南的阿克切加纳克。为此,他亲自率领全部骑兵、五连步兵、火箭炮队、两门山炮和一门野战炮轻装前进,辎重则由剩余的四连步兵和一门大炮掩护,经由塔本苏和伊捷巴伊,也到阿克切加纳克去。

218 5月4日,当骑兵走近塔本苏时,从截获的三名吉尔吉斯人的口中获悉,三天以前奥伦堡部队曾在乌尔加驻过。这一消息使洛马金放弃了搜索进军,决定在塔本苏停留,并立即向维廖夫金派出了紧急信差,在该地等待他的命令,而让骑兵前往阿兰。

5日夜晚,同时收到了斯科别列夫关于在伊捷巴伊发生一次小冲突的报告和维廖夫金于4月18日发出的已经来迟的命令。这一命令是给还在金杰尔利时送去的报告的答复。命令迟误的原因是信差被阿达耶夫部族扣留了五天,在酋长埃谢尔格勃·多斯恰诺夫派人来后才被释放。维廖夫金命令开往乌尔加,从该地一道前往孔格勒,那里比在汗国南部容易得到给养。维廖夫金还通知说,高加索人在前往艾布基尔途中的阿兰井附近,将会遇上加富尔·卡尔宾及其他从曼格什拉克逃来的叛匪在游牧。斯科别列夫报告的内容是:5月5日凌晨三时,他从缅达利井向伊捷巴伊井出

发后，收到前方哨兵发现商队的报告，当即率十二名哥萨克和一些民团奔驰前去查看。原来是一个有六个帐幕和六十头骆驼的阿乌尔在赶路。斯科别列夫的纵队与该阿乌尔一行人会合后，继续向前走去，以便在步兵到达之前占据水井，并加以戒备，防止意外，因为在井区住有上千头骆驼的阿乌尔很可能发生意外。由于武装骑手已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侦察班，斯科别列夫便抢先占据了水井，并派出翻译官泽伊纳尔·别科夫准尉前去说服人群不要闹事，要等长官到来。人群以开枪射击作为回答，约有一百多个人的人群很明显地准备攻上前来。斯科别列夫估量要发生意外，便向人群提出了警告。很少几个俄国人果敢勇猛的进攻使这伙野蛮人手足无措，他们丢下二百头骆驼，很多帐幕和大量给养，四散奔逃。但他们很快就清醒过来。哥萨克被迫停止追击，下马对射。翻译官驰向步兵求救……阿瓦尔斯基少校匆忙带上阿普歇伦团第四步兵连、萨穆尔团第八连一个排和一些卫兵驰往营救。勇敢的好汉冒着炎热，气喘吁吁地一直跑了四俄里，赶到现场正是时候。在场的军官三人及斯科别列夫本人都已负伤多处，两名哥萨克也负了伤，四名哥萨克受轻伤，马被打死四匹，伤两匹。总之，侦察班有一半人挂了彩。 219

随着步兵的到来，事态的发展转变于我们有利。吉尔吉斯人跑得一干二净，留下了十一具尸体。

这一天的战利品是：骆驼一百九十七头①、马十匹、帐幕十五顶，约八百普特大米和埃及高粱（高粱属或中国黍稷的一种），还有许多食物和各式各样的武器。斯科别列夫受了六处轻伤，是长矛和马刀刺的。在这次冲突中受伤的泽伊纳尔·别科夫准尉，谢列德尼茨基准尉以及一些哥萨克，大约过了两天就都已上马行军了。

① 这个数字是根据斯科别列夫的报告来的，而在5月21日洛马金的第44号报告中只有一百七十头。

这些军官所负的伤，充分证明了他们的勇敢行动，我们无须对这种雄辩的证明再说什么了。

洛马金赶到前卫部队后发现，不值得再去追查这伙匪徒。由于收到维廖夫金的命令，他决定加快进军，赶往乌尔加。

在伊捷巴伊与曼格什拉克逃亡的叛匪相遇的事实本身，证实了在希瓦谁都不相信军队能够通过这条道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游牧民自己也总是避免走这条路的。

甚至在部队中当向导、民团和驼夫的吉尔吉斯人也都深信不疑，认为俄国人到不了艾布基尔，他们只是修些堡垒，然后便调头回家了。

7日，整个部队集结于阿兰附近，靠近达夫列特基烈堡垒（又称埃米尔帖木尔阿克萨克①）的废墟，这个堡垒未必是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修建的。这里的水取之不竭。这里有火山形成的七个深坑，坑深七至八俄丈，宽达六至九俄丈，坑内积满了水。

在该地收到了维廖夫金4月28日发出的第二封信，他在信中论证了两支部队在汗国北部会师协同进军孔格勒的必要性，在孔格勒，高加索部队能够较容易地取得给养，而且不知何故维廖夫金认为在孔格勒会碰上吉尔吉斯和土库曼人的抵抗。维廖夫金预料，
220 考夫曼已经临近阿姆河，近日内就要占领它，就是说，奥伦堡部队和高加索部队都已经迟误了。然而，这两支部队也应该有所作为。因此，他请洛马金率领部下前来乌尔加相会见，希瓦人在该处修建了一个名叫贾纳卡拉的小堡垒，并说："假如光荣的高加索军队能同时予以协助，则对我们来说是深感愉快和荣幸的事。"但是维廖

① 阿克萨克在鞑靼语中是跛腿的意思，波斯语叫"趔"。事情显然与"帖木儿趔"有关，或者按俄语的发音为塔麦尔兰。显然，吉尔吉斯人用达夫列特基烈（即王国的征服者）这一名称指他们自己的、光荣的、真正的王国征服者塔麦尔兰的，而我们的别科维奇在沿着海岸行军时，曾在该地修建了达夫列特基烈堡垒。未必在这里又修筑过一座堡垒。

夫金担心考夫曼会抢在他前面到达希瓦是毫无根据的。这时，土耳其斯坦部队还停留在阿尔蒂库杜克。5月3日维廖夫金又写信说，如高加索部队因故未能前往乌尔加，则请在艾布基尔停留，派一些侦察班与奥伦堡部队取得联系，或者向库尼亚乌尔根奇前进，以便继续向孔格勒进军。这封信没有送到……

5月5日，维廖夫金又从乌尔加写信说，如已向乌尔加前来，请尾随其后前往孔格勒。5月7日，他从前往孔格勒的途中写信说，占领该城后，便开往霍杰伊利，并建议高加索部队前往该地希瓦人的后方。洛马金接此命令后，决定迅速与奥伦堡部队会师。为此，曼格什拉克部队不得不加快进军，绕过巴尔斯基尔马斯盐碱地，这个名称本身就足以说明该地能够通往的程度，“巴尔斯基尔马斯”这名称准确的意思就是“有进无出”。这些位于艾布基尔西面乌斯提尤尔特地区的盐碱地，春季里是许多湖沼，而到了夏季，表面干涸，经常使轻信的过路人上当受骗。只要他往这块表面坚硬的土地踏上一脚，灾祸就临头了！

由此从伊捷巴伊开始的直路在当时这段时间正好无水，而艾布基尔自引走劳丹和萨尔克劳克两个支流以后，已干涸十年了，再加上从信差处获悉，维廖夫金于6日已从乌尔加出发，于是洛马金决定不再绕道乌尔加而直接前往孔格勒，他下了乌斯提尤尔特高原后，在吉尔吉斯墓地卡拉古姆别特附近南行三十俄里。这一带是干涸的艾布基尔最开阔的地区，假如洛马金早知艾布基尔为他准备了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礼物，他大概会认为最好还是走经过乌尔加这条路，因那里是艾布基尔比较狭窄的地带。8日，部队分三个纵队出发。9日，在差四俄里就到艾布基尔的下坡处，哥萨克在马鞍上望见了海，群情一片欢腾！

应该指出，该部队已经走了近五百俄里，途中只有五天休息，每日平均行走三十俄里。通过草原的困难越来越大，主要还有过

度的炎热和饮水不足，特别是经过伊尔捷杰井以后，途中经常遇上
221 孤零零的水井，而且非常深，最浅的也有十二至十五俄丈，有两眼井深达三十俄丈，再加上井口窄小，其直径只有半俄尺或四分之三俄尺。从这些井里，有时还是弯弯曲曲的井里取水供人畜饮用，确是相当费时，愈忙愈乱，愈乱愈慢：一次放下几个水桶，几条井绳就绕缠在一起，井绳弄断了，水桶落入井底，还得放人下去打捞，取水的时间也拖长了！假如我们老一辈的经验还有些用处，而不被下一辈的长官所忽视的话，那么1839年彼罗夫斯基部队用过的方法，现在也是非常适用的。那时用一条环带（技术术语，即两端连接起来的一条长带）挂上一串水桶放入井中：当一半水桶拉到上面时，另一半又落入水中，水桶依次汲水，上上下下循环不已，几乎形成一股不断的水流，当然这样取水要比那种一桶一桶的原始办法快得多。

我们的这些经验好象已经过时而被搁置起来了！要供应有三连步兵的一个梯队的用水，从深达三十俄丈的井中一桶桶地取水，非得十五到二十小时才行，而宿营时间从晚八时到次日晨三时，总共只有七小时，那末自然就顾不上饮骆驼了。当人们还没有吃晚饭的时候，就得发出早上出发的通知。这样一来，人们经过重重困难走了一站路程之后，往往得不到足够的休息。

此外，水质有时不佳，内含大量盐分、石灰、甚至芒硝。水中如石灰或盐分过多，喝了不但不能解渴，反而愈喝愈渴。盐倒没有什么可说的，石灰能使口腔和咽喉发干，喝了含有芒硝的水，不管人、马、骆驼，都毫无例外地要得腹泻病……大自然好象故意在这里开了一个药房，使人们能提取治中风的药物！

从阿兰到孔格勒这七天路程，是整个远征途中最为艰苦的。部队人马在塔本苏和伊捷巴伊喝了相当多的催泻的井水，走下进入艾布基尔的湖底后（这里当年曾是一个淡水湖，现在生长着盐木树丛，根据树干的粗壮可以证明，河底露出地表已经足有几十年了），

找到的水井固然不深，但井水很咸，甚至马都不喝。带着这种“象水”的液体还得行走七十五俄里，才能到达希瓦绿洲的边缘，那里 222
无数水渠将阿姆河中赋予万物以生机的水流，远远地送到四面八方。幸好，9日下了一场雨，人们便吸吮湿透了军便服的雨水来解渴。

普鲁士人施图姆在伊尔捷杰以前的途中，不止一次地说，部队所经受的这些考验是不足为奇的，并说，普鲁士人在格拉维洛特的遭遇并不比此轻松，但到了最后，他终于认输了，他经受不了俄国官兵所经受的种种困难，患了重病，到此时此刻，他认识到，再也想象不出有任何比俄国步兵更崇高的军队了！

他在发表于《北德意志大众报》上的通讯中，把这一看法公诸于世了。让我在这里摘引其中的一段：“部队头顶烈日，脚踏热沙，在完全无水的情况下行军三日（指在艾布基尔湖底的行军），这可能是有军队以来步兵所建树的最卓越的丰功伟绩之一。从阿兰向孔格勒的进军，不仅是高加索军队，而且也是整个俄国军队，特别是无比英勇坚韧、纪律严明的俄国步兵的光荣事迹之一，它将在俄国军事史上流芳千古。”

为了进一步了解该部队所经受的种种考验，我们再摘引下面一段：“应该想象到，数量甚少的咸水经过长途运送，业已发臭（请设想一下，盛水的皮囊是生山羊皮制成的）变黑，混浊不堪，烫得和开水一样，要看到，就是这样的水，当时也不多。无法想象的极度口渴，加上空中无风，窒人的炎热达38°—40°，把全副武装向前赶路的人们弄得精疲力尽。就在这样的困难条件下，在行军的第二天，步兵还将自己贮存的水分给疲劳已极非常口渴的炮兵解渴！可能会有人将上述这一切情况看做是虚构的故事，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当然，上面摘引的几行字，只是表现了一个外国军官令人敬佩

的公正态度，但是对我们自己来说，这已是不足为奇的常事。

223 这已是俄国士兵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他们在类似的条件下一向是如此行事的。能够举出成千上万的事迹来说明，俄国的士兵可以将最后一片面包，最后一块面包干，自己小水壶中最后一口水不仅和弟兄们共同享用，而且分给被俘的敌人！

他们经常把多余的皮靴送给任何一个“赤脚的敌人”，经常把任何一个衣着褴褛的人很快用旧军衣、军大衣和帽子装备起来。“伙计，给你，穿上吧！”——一个小兵匆匆忙忙地扔过一些衣服，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在人群中了。

我们这里谁见到这类事都不会大惊小怪，谁都不大加赞扬，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如果这个德国人担心他的同胞会把他的叙述当成《天方夜谭》，如果俄国士兵在使他顾不得再讲慷慨的条件下的分水行为，给他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这是因为他初次结识俄国人，初次在草原行路。而坐着火车在欧洲进行“军事旅行”是完全不能对草原有所了解的。

我们并不怀疑，处于类似条件下的德国士兵也必将有同样的表现。一切民族都会以相同的方式来表达全人类的美德。而在严峻的考验下，军人就具备这种几乎是自我牺牲的、忘我的和弃绝私利的精神。当时旁观者认为这是非同寻常的英勇义举，但他们自己却谁也不对此种行为给予何种评价！

骠骑兵威斯特伐利亚第八团施图姆中尉和他的勤务兵、该团上等兵捷比尔在行军及历次战斗中起了模范作用。该中尉获得了三级圣安娜勋章和四级圣弗拉基米尔勋章，上等兵获得了军功奖章。

施图姆不是记者，因此他的通信不受检查。

但不是所有信差都能将信件送到后方堡垒，因为经常发生土

库曼人打死信差之事。

7月23日，当时施图姆已经离开部队一个月了，收到陆军大臣6月2日签署的第117号命令，内容如下："和我国部队一道参加远征希瓦的普鲁士大尉施图姆曾向德意志首相俾士麦公爵寄信三封，但只送到一封。

"俾士麦公爵提到，克里木战争时期，有人曾多次利用一个普 224
鲁士军官的报告散布各种流言蜚语。现为避免发生类似事件，他要求我们作出指令，以便拆阅和扣留该施图姆大尉的全部报告，包括其本人交给当地部队司令部转交收件人以及以其他某种方式转入我们手中的报告，待远征结束后再予转发。皇帝陛下根据奏请，准予采取相应措施，履行上述要求。"

在艾布基尔湖底行军时，给养已消耗殆尽……只剩下从伊捷巴伊夺来的少量埃及高粱，这些高粱经石具捣碎后烙成手掌大小、手指厚薄的饼。军官们吃这种饼要每人付一个卢布。入夜，走到了布拉甘井，该地住有游牧的吉尔吉斯人，部队才好好地吃了一顿饭，喂了马，为此交付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钱款。12日，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行军，高加索部队才望见了畅流的河渠，耕作的田地和定居的房屋。这里农业高度发达，从死气沉沉的荒原转到生机蓬勃的富饶的阿姆河河谷后，感受格外分明。从这里开始，白昼炎热，夜晚寒冷，变化急剧。人们第一次穿上了大衣。高加索部队的第一梯队进入孔格勒那天，正是奥伦堡部队从该城出发，前往霍杰伊利的那一天，即12日。这样一来，高加索人注定跟在奥伦堡人后边前进，相距二十五俄里。当日洛马金应维廖夫金召唤，带领由哥萨克组成的卫队前往奥古兹，赶上了维廖夫金。两支部队建立了联系，因此任务完成了一半。

5月14日深夜，为了赶上维廖夫金，高加索人急行军五十俄里，在音乐和歌声中前进。奥伦堡部队鸣起警报并开始射击。有

人说，好象是把土耳其鼓声当成了枪声(见格罗杰科夫之书第254页)，有人肯定地说，几名军官冲过奥伦堡部队的散兵线到随军食品商贩处去喝茶……两支军队几乎交起火来……

曼格什拉克部队根据维廖夫金的命令，在孔格勒留下了达格斯坦非正规骑兵团中由马匹不好的人员编成的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山炮，补充由奥伦堡部队分出的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组成的驻防部队。达格斯坦人应在当地选购马匹。

225 高加索部队自金杰尔利开始进军之日(即4月14日)起，至到达孔格勒之日(即5月12日)止，共行军六百一十五俄里①，其中一百六十俄里是无水沙漠地带(从卡翁迪湖到谢涅克井有八十俄里，通过艾布基尔湖有七十五俄里)，尽管天气异常炎热，经常急行军，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但人们却出色地经受住了这次出征中的严重考验。

然而，高加索人本身却怀着羡慕的心情望着吃得饱饱的、穿着干净整齐的奥伦堡人。奥伦堡人这里有小帐篷、有床铺、有行军的木器家俱，甚至还有车轫……高加索部队的兵营纯粹是一个斯巴达式的营垒：小帐篷没有一顶，甚至洛马金也没有，这里一张床都没有，洛马金本人铺上一张薄毡直接睡在地上，不但桌椅没有，而且也看不到驮包……大车只有两辆，是在捷尔阿萨图罗夫身边装运钱柜的。从金杰尔利出发时，每人发了两件衬衣，现在已经破得不像样，很多地方肉都露出来了……不少军官也像士兵一样穿着碎皮编的鞋，军服上衣的下摆都成了锯齿形，摆来摆去……在耳鼻及颧骨上布满了被太阳晒烤的水泡。脸上、手上皮肤的颜色几乎跟皮靴的颜色一样……但整个远征途中只有三人死亡。在孔格勒随军医院，留下了四十六名病员，其中六人患内科病，大约有二十人

① 其中有些部队为收集骆驼在冬季行军近五百俄里，另一些部队从所在炮台到达金杰尔利和卡拉布加兹就走了一千零四十俄里。

磨破了脚。在到孔格勒的整个行军中，损失了四百头骆驼，倒毙了四十一匹马。

预料希瓦人和所有亚洲人一样，将集中力量包抄我们的侧翼和压逼我们的辎重队，维廖夫金于5月15日向霍杰伊利进军时，加强了对辎重队的掩护，加派了五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前卫部队由其余的骑兵，即六个哥萨克连组成，配上八门火箭炮。主力部队分为三个纵队齐头并进，右翼有四个步兵连，即阿普歇伦三个连和萨穆尔人一个连，中间是希尔万人的各步兵连，左翼是奥伦堡第二营。炮兵沿大路前进，骑炮兵走在前面。当奥伦堡部队已出发时，维廖夫金忽然想要检阅高加索部队，于是上述进军顺序被他自己破坏了。当然，高加索部队还得走在奥伦堡部队的后面，他们在开阔地带行进……疲惫不堪的高加索部队一直到休息地点也没有赶过自己的竞争者。

阿普歇伦人转到阿姆河岸的大路上，行了六俄里后，遇到了来 226
自右岸的枪击。卡拉卡尔帕克人放过了维廖夫金纵队后才开枪的。我方二人负伤，其中一人掉入河中，被急流冲走。

行进半站路程后，部队右翼面前发现有一股希瓦骑兵，但他们未与我们的哥萨克接火交战，却企图将哥萨克引诱到苇塘里去，但哥萨克并不准备跟踪前去。只向那股希瓦人放了几发火箭炮，骑炮连也赶到了，也放了几发射程两俄里的榴弹炮。总之，当没有严重敌情，而只是发现敌人小规模的活动时，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载入作战报告……行进到离霍杰伊利还差五俄里处，我们的骑兵停下来等待落在后面的步兵，步兵到达后已疲惫不堪，不得不就地休息一个半小时。午后三时部队开始动身。前进两俄里后，道路分为两条：一条沿阿姆河，另一条通往城里。后一条路的左侧是一大片沼泽地带，其后面沿河便是希瓦的军营，其右侧是有两座桥的苏阿利大渠。维廖夫金派巴格拉季昂·伊麦列京斯基公爵率领

的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带一门火箭炮向军营进攻，让奥伦堡部队进攻城市，而委派高加索部队从右侧包抄，经渠上的大桥冲入城内，占据另一座大桥，以截断希瓦人的退路。维廖夫金在郊外会见了前来投降献城的代表团。高加索部队在进攻中遇到许多水渠，有的涉水而过，有的泅渡过去，因而耽误了他们的行动，但他们因此却获得机会保护了许多跑上前来迎接他们的波斯奴隶，而阿普歇伦团第十连连长赫马连科上尉还从一些秘密处所找到了约有三十个身带镣铐的人。

部队重新会合后，走出城外一俄里半扎营。同时巴格拉季昂也占据了弃守的希瓦军营，营中留下了几顶帐篷，一门大炮和近千普特面粉和埃及高粱。希瓦人撤退时未受损伤。部队在霍杰伊利城下休整了两天。居民开放了集市。洛马金在这里为自己部队购买了一个月的给养。高加索人也整顿了自己的服装和靴鞋。军营周围在白天也布置了步兵散兵线，防止任何人进入附近民房，并采取措施保护农田果园，不许任意破坏。在城中指派了当地人充当各
227 种职务，责令维持秩序并下令：如有攻击我方人员者，将受到严厉镇压。

在占领霍杰伊利城后，洛马金利用两天休息的时间，为自己部队购买了够一个月用的面粉和大米，而且还买了许多牛。他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奥伦堡有关部门准备的给养要到6月中旬，也就是说，一个月以后才能在乌尔加等到。而现在除拉库兹·苏谢夫斯基的哥萨克连外，其他人手中没有任何给养贮备。

这样一来，高加索部队在整个远征时期的给养都有了保证。因而洛马金认为将给养贮存在伊尔捷杰或继续将给养从金杰尔利运往比什阿克蒂等地都是多余之举。比什阿克蒂那里的一个仓库就足够了，而且那也只是为部队返回时所需。伊尔捷杰的驻守部队，即阿普歇伦团第十二连，经麦利科夫公爵同意，调回比什阿克蒂，

而在伊尔捷杰留驻二十五名吉尔吉斯人骑手组成的岗哨，以维护日常的联络。

第十二连贮存的粮食只能用到5月21日，该连连长格里涅维奇中尉于8日就收到命令，如纳夫罗茨基18日以前未给他运来军粮，他可率领全连前去迎接运输队，即使迎至比什阿克蒂也好。纳夫罗茨基没有来，也没有送来什么……该连的军粮只剩下三天的了……需要冒着炎热行军一百八十五俄里，而且沿途的水井都填满了破水壶、铁锅及断了井绳的铁桶和皮囊……行军的时间不得超过四天，否则就得饿死……格里涅维奇预先通知大家说，每人只有不到四俄磅的面包干，也就是说每天不到一俄磅，要用四天时间走完一百八十五俄里，所以必须急忙赶到比什阿克蒂，那里有充足的军粮。并且又说，如果谁在途中躺下来，就取下他的武器，割下纽扣，就地遗弃他……在第一站路程中，就准备照连长的话遗弃一个体弱躺下的小兵，但该士兵苦苦哀求不要遗弃他……人们只好将他安顿在备用的骆驼上，走了十俄里后，他的体力恢复了。休息时每人发了半俄磅面包干。20日在休息地死了一个士兵。21日在休息地将最后一普特面包干分完，体弱的多分了一点……下午五时出发，走了一整夜。早晨望见了卡梅斯蒂，距比什阿克蒂还有十二俄里路。22日八时在卡梅斯蒂将最后一点面包屑吃光了……睡到中午三时半。七时半到达堡垒，那里驻有两个连，他们请挨饿的弟兄吃了晚饭，喝了伏特加酒。到达以后的前三天，格里涅维奇每日四次、每次每人发给半俄磅面包干。后来觉得人们不那么贪 228
吃了，才开始按平时的量发给。

5月30日，该连调往金杰尔利，途中死去一名士兵。

运到比什阿克蒂的军粮相当充裕，不只够驻防部队食用，而且足够整个部队从伊尔捷杰返回金杰尔利时食用。当收到洛马金的命令时，运输队应从比什阿克蒂出发，在伊尔捷杰迎接部队。

洛马金在占领霍杰伊利后，向各地派出了和他一起从曼格什拉克前来的、有影响的阿达耶夫人和土库曼人的比伊和头目，向从我国逃出的投敌变节分子宣布大赦令。第三天，即5月18日，当部队转经苏尤恩迪时，被派的人返回，随同前来的有在当地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叶先的后裔土库曼人及各部族的比伊和头目组成的代表团。这些部族是：乔迪尔、伊格迪尔、布扎奇、奥勃达尔和布尔格恩奇。他们表示愿俯首听命并交出他们所占各城：库尼亚乌尔根奇、波尔苏、克齐尔塔基尔和科克切格。卡尔宾也在代表团中。野蛮人终于认识到，他们再也无处藏身了。

第 十 章

4月27日土耳其斯坦部队从哈尔阿塔出发。骆驼不够。皮囊不适用。纵队侦察班受到袭击。夜袭阿达姆基里尔甘井附近的宿营地。烧掉多余的财物。面临八十俄里的无水路程。考夫曼不想折往阿尔蒂库杜克井。水已用竭，升火造饭。炎热。骆驼倒毙。新的篝火。丘斯丘巴伊在距宿营地九俄里处找到了水井。隐蔽的水井。一条死狗。一些驼夫死于口渴。军事会议。建议抛弃炮兵贮备物资。井边的岗哨。混乱无章和殴斗。波尔托拉茨基、卡西扬诺夫和科罗利科夫将军的讲述。将所有骆驼和马匹派回阿达姆基里尔甘的建议是谁的主意。5月5日和6日在阿达姆基里尔甘附近骆驼队遭到袭击。考夫曼那里的俱乐部。从萨尔达勃湖带回的一束芦苇。最后一批多余物资留在阿尔蒂库杜克。夜晚行路等于置骆驼于死地。5月11日从高处望见了河水。在宿营地与敌人遭遇。12日还带着盛满水的水瓶到达湖边。乌拉尔人浮水游至搁浅的船旁用武力将船只夺来。考夫曼式摆渡船上的小夜曲。向维廖夫金、洛马金、西特尼科夫和马尔科佐夫发出的命令。告示。侦察。划船队。隔河炮战。5月18日渡河。饥饿。马肉。考夫曼的命名日。5月23日占领哈扎拉斯普。退往卡拉瓦克村。魏马恩上校之死。待命的指示不合任何人的心意。维廖夫金从霍杰伊利出动。和平进入曼格特城，以破坏残杀告终。一百五十年后偶然为别科维奇报了仇。斯科别列夫遇到的小冲突。汗王的信函。来自考夫曼的消息。5月27日希瓦人赶走了骆驼。斯科别列夫的前卫部队。准备攻打希瓦都城。

4月27日，会合在一起的土耳其斯坦部队修好了堡垒，当日下午四时从哈尔阿塔向阿达姆基里尔甘进发。当时根据阿米诺夫不可信赖的消息，距阿姆河约有一百二十俄里。按惯于撒谎的瓦姆别里在其著作中的不可靠的说法，阿达姆基里尔甘或按吉尔吉斯人发音阿达姆克雷尔甘，认为是"人的毁灭"之意。其实瓦姆别里的翻译是不正确的，基里尔甘原意是"干净的"、"澄清了的"、"恢复精神的"。如果该地没有流传"毁灭的人"的神话，那么正确地说，其含意将是"干净的人"，或者"恢复精神的人"，而绝不是"毁灭
230 的人"①。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无论如何应该给水井起个另外的名字，譬如叫做"救人的"，倒很好。因为实际上这里水量充足，离地面只有三、四俄尺。后来巴尔多夫斯基的纵队在该地掘了六十眼井，并以这些井水供应了在阿尔蒂库杜克濒于死亡的部队，将赶回这里的骆驼和马匹饮了个够。

出发之前，特别委员会检查了运输队，发现粮食只够二十一天用，即用到5月16日，盛水器具只能容装四千零四十三维德罗，顶用的骆驼只有二千四百十二头。这些水只够通过一站无水路程饮骆驼和马匹之用。如果不饮骆驼和马匹，就只够人喝，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皮囊未修补好，水漏得很厉害……因此不得不将多余的重载，即暂时不是必不可少的那些重载都留在格奥尔基堡垒。在该地留下一个步兵连为驻守部队，暂时驻留的还有六个步兵连、六门大炮、一个哥萨克连、半个随军医院和部分炮兵辎重库。当其余部队到达阿姆河时，将向暂时留驻的各部队派来骆驼。

由巴尔多夫斯基将军率领的第一梯队由第一步兵营的两个连，一连工兵组成，配有四门山炮和两门霰弹炮。如前所述，于27日下午四时出发，以便趁着月夜赶些路，然后于晨十时休息至下午

① 基里尔甘与塔扎同义，如可以说：塔扎阿雷克和基里尔甘阿雷克，意思是清洁的、干净的或使人清爽的水渠。

四时，傍晚走完到达阿达姆基里尔甘这站路程。发了五天用水，以防阿达姆基里尔甘水少。波尔托拉茨基在自己的回忆中说："应该把塔什干所贮备的皮囊都使用上，可惜的是，这些皮囊都被压扁晒干，有了裂缝，倒上水以后发现许多都不能使用。"第一梯队中指定伊凡诺夫中校为纵队长，季赫麦涅夫中校为参谋长，男爵考利巴尔斯中校为测量队队长。第二梯队由四个步兵连、五个边防连、半个哥萨克连组成，配有八门骑炮，于4月3日出发。全部骑兵携带火箭炮编为第三梯队，轻装前进，以便在阿达姆基里尔甘至阿姆河的途中赶上部队。卡扎林斯克人能够在没有哥萨克的情况下进军明布拉克，这是最好的证明。

走在第一梯队前面的是八个骑手和伊凡诺夫中校及四个哥萨克和季赫麦涅夫中校。其后半俄里是一支八名哥萨克组成的巡逻队，再后一俄里是一个步兵排组成的前卫部队，接着是带着骆驼的其余部队，最后是一个步兵排组成的后卫部队。 231

天黑时，在距哈尔阿塔十八俄里处，敌人一股骑兵向我先行的侦察班进行袭击。我方人员赶忙下马，卧下了马。只有四名哥萨克有步枪，军官有两支手枪。他们顽强地顶着。季赫麦涅夫的头部很快被三块碎弹片擦伤，伊凡诺夫一手一足中了弹，两个骑手和所有哥萨克都负了伤。哥萨克巡逻队赶上前去，接着步兵排也赶到了。六匹马跑走，都为希瓦人所得。两名军官的马鞍，伊凡诺夫的驮子和他的大衣也被他们夺走了。大衣在占领希瓦后在汗王的宫中发现，但肩章和纽扣都已不见，后来于7月17日击溃他们后，才在某一个土库曼人的大车上发现①。

梯队听到射击声后，停下宿营。深夜二时，考夫曼接到发生冲突的报告后，派戈洛瓦茨基中校率三个哥萨克连、火箭连和一辆去

① 尽管考夫曼有严厉的命令，但该两名军官并未因丢失的上述各物成为敌人的"战利品"而受到处罚。

接两名负伤军官的大车前往第一梯队，他还授予所有负伤的哥萨克和骑手以军功勋章。向导莫尔达巴伊受了重伤，有五处弹伤，两处刀伤，很快就死了。巴尔多夫斯基同命令背道而驰，于上午十时，也就是正热的时候继续前进。在前进六俄里处戈洛瓦茨基赶上了他，他派一个哥萨克连送伤员到哈尔阿塔，率领其余两个哥萨克连根据命令前往阿达姆基里尔甘。第一梯队到达该地后，哥萨克应立即返回哈尔阿塔。当日在阴凉处气温已达 33 度。这样炎热的天气在沙漠中行路相当困难。骆驼开始倒毙。但日落时，该梯队到达阿达姆基里尔甘。4 月 30 日深夜一时，第二梯队也向哈尔阿塔进发。这样一来，前次发布的有关部队进军顺序的命令，一项也没有执行。哥萨克应于 5 月 1 日出发。

主力部队于晨十时停下休息，下午二时起身。晚上得不到休息的骆驼很多倒毙了，因而运输队拉得很长，以致后卫部队于深夜二时才到达阿达姆基里尔甘。该地已掘好二十眼井。

瓦姆别里关于这个地带的谎言荒唐到何等程度，从波尔托拉
232 茨基的回忆中可见一斑，他说："该地周围没有任何植物痕迹，甚至没有一根刺草"，在特罗茨基的资料中也同样说："在目力所及的地方没见到一根小草，没有一点动物的痕迹。"其实该地牧草丰美。就在该资料七十五行以后这样写着："宿营地附近就有骆驼饲草及一部分马匹饲草。"怎样统一这些矛盾的说法呢？

人员和骆驼的疲乏迫使主力部队 5 月 1 日在该地休息一天，因而命令格奥尔基堡垒的哥萨克不在 5 月 1 日，而在 5 月 2 日出发。

5 月 1 日前夕，一股土库曼匪徒偷袭我军前哨。潜伏哨鸣枪报警。部队闻警起身，派了几个步兵排到前面的沙丘。天亮时看到，南面和西面有些希瓦人群聚集在射程之外表演驰骋技巧。有几伙人试图跑近一些，但受到扫射后便四散逃跑，终于全部散走，

但其中一部分转向部队昨日通过的道路，那条路上曾遗弃了一些驮包，并有一支人数甚少的掩护队在那里。当即派出一个步兵连前往援救，该连刚走出兵营，便遭到土库曼人的攻击。该连一齐射击，土库曼人四散逃回，而且再没有出现，该连收拢了遗弃的驮包。

部队在前往阿达姆基里尔甘途中倒毙了许多骆驼，还有许多无用的骆驼不得不遗弃，这些骆驼的驮载，大概除土库曼人外，别无他人可给。有鉴于此，部队决定将多余的驮载付之一炬……显而易见，烧掉的远非多余之物，因为多余的物资早已留在哈尔阿塔了……许多帐幕、箱子、毛毡、口袋以及其他物品都被烧掉了。大概还将工兵辎重库的、铁工的、木工的、细木工的、钳工的、石匠的及挖掘用的工具都埋在这里的沙中。至少，在运输物资的清单中这些从塔什干的奇纳兹领来的东西全已用"损耗"字样注销了。剩下的只有泥瓦匠用的十把斧头，十把铁锹和一百五十把挖土用铁铣。这是很明显的，报废的工具在远征中一次也没有用过。由骆驼组成的运输队既不能用锯，也不能用斧头加以修理，远征途中并没有建造宫殿，因此泥瓦匠也没有干过活。

从返回的侦察兵口中获悉，从该地到达阿姆河尚有八十俄里的一段无水地带，但在旁侧的阿尔蒂库杜克有深井，如前往该处，则路程要长二十俄里。考夫曼决定仍走直路，不折向有这六眼井的地方去。考夫曼这次重犯了马尔科佐夫的错误，马尔科佐夫为了少走微不足道的二十俄里路，而没有取道巴拉伊舍姆。其结局 233
也完全一样：考夫曼几乎葬送了整个部队，最后还不得不转到阿尔蒂库杜克，犹如马尔科佐夫迫于情势转回巴拉伊施姆一样！惩罚甚至超过了罪过：本来设想用两天时间赶到阿姆河，却不得不在沙漠荒原中呆了十二天！

5月2日凌晨二时出发，直到四时和运输队一起才摸黑勉勉强强走上通往乌奇乌恰克的商路。曾下令说，如骆驼倒毙，只保存

饮水和炮兵贮备的物资，其余驮包都应烧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甚至炮队的贮备物资也可毁掉……

到早晨九时半，梯队走了二十一俄里，即每小时平均二俄里，开始停在炽热的沙地上休息。尽管水从皮囊及其他盛水用具中流失很多，仍向每人发了一俄合水[1]和少量茶水，还开始煮食物，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煮食需用大量的水。考夫曼在远征希瓦途中的错误接二连三地发生，暴露了他毫无经验。

到中午二时，气温已上升到40度。从落后的运输队传来了不好的消息，骆驼正在成百地倒毙，为了保存饮水及炮队装备，正不断将给养及其他物品卸掉烧毁，腾出的骆驼用以驮载饮水及炮队装备。尽管这样做，还不得不将部分饮水及炮队装备的驮载留在途中派人掩护。从戈洛瓦乔夫的后卫部队也传来了令人不快的消息，他要到晚上才能到达，携带的水流失甚多，不仅不够两天饮用，甚至不够这一夜喝了……

将中间休息改成了过夜宿营，派出许多健壮的骆驼前去驮回抛弃在途中的重载。检查存水表明，水只够一天半之用。于是下令分作三天用。晚五时疲累不堪的后卫部队终于到达，他们从倒毙的骆驼身上取下炮弹和火药袋，背着走来。

在该地再次下令烧掉一切笨重之物……这次烧毁了军官用的帐篷、行军床、大衣、服装、备用皮靴、衬衣，一部分士兵衬衣、铁锹、锄头、摆渡用木板及云梯等大量物资。甚至没有用过的考夫曼式浮桥也因太沉重而下令埋掉，但由于一个名叫丘斯丘巴伊的一名驼夫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一眼水井，这最后一道命令就未再执行。无论考夫曼本人，或他的那些纵队长，不用说都没有想到要派出骑手去找水井，甚至问都没有问一下驼夫，是否有谁曾到过这些地
234 方。当工兵开始碰运气掘井时，象在阿达姆基里尔甘一样，机警健

① 俄国旧制液体量名，等于0.123升。——译者

壮的丘斯丘巴伊前来帮忙。工兵把他称为瓦西里，这个被唤做“瓦西里的新工兵”在闲谈中提到，他曾多次到过该地，他还记得离这里不远，大约十俄里处有些很好的水井。工兵们将此情况向军官作了报告，军官又报告给考夫曼。直到此时，考夫曼才想到派这个名叫“瓦西里”的人去寻找水井。他命令返回时要带来一瓶水或其他证据，说明水已找到。这个吉尔吉斯人于两小时后返回，但没有带回水来，带回了从深井取水的摇把，他带的绳子太短，没有放到井底。

接着，派遣阿米诺夫和考利巴尔斯率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前去查看水井。阿米诺夫和哥萨克连很快带着一瓶水归来。距该处约有九俄里。各井深十六至十八俄丈不等。

5月2日午夜一时，部队开往没有现成道路的这些水井座落的地方，于晨十时到达，就是说，每小时走一俄里。水井狭窄，弯弯曲曲，取水甚为困难。在井边拥挤喧嚷、争吵、殴斗，驼夫一滴水也捞不上，他们都挤到考夫曼的大本营，跪在地上哀求“苏……苏……”（水……水……），其中有几个人就这样死去，一口水也没喝上……狗也在哀嚎，最后只得打死，免得他们活受罪。马匹也挣断缰绳向井边飞奔，当把它们赶开时，它们冲向人们提着盛水的皮囊和水桶，嘴舔井边淋湿的地面，吞咽潮湿的沙土。骆驼、毛驴和供食用的牛也和马匹一个样。

说是这里有六眼井，实际上只有三眼，另两眼在相距一俄里处找到。一眼井被巧妙地伪装成已填塞的样子：土库曼人在该井的半腰处填满了树枝，上面填盖了两俄丈厚的土。工兵动手清除填堵之物。波尔托拉茨基肯定地说，似乎有两名工兵闷死在该井二十俄丈的深处。但在有关资料中，对此却只字未提。填堵的沙土和树枝清除后，发现这是一眼很好的井。一昼夜时间取水近八百维德罗。人们称它为“工兵井”。轮流向井底放下两个人，以便为

放下的皮囊装水，在井壁一半处专门准备的凹陷处，还有一个传话人，即装满水后，要求上面的人“向上提”。但人在井底下闷得透不过气来，于是一个工兵军官想出一个简单易行的好办法：用铁匠的
235 风箱将皮囊吹鼓，轮流送入井底放气。这样一来，井底工作的人就能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因而取水的工作进行得快多了。

整个部队停留在那三眼井旁。当其中水最充足的一眼井的水快汲完时，最后取上来的水有一股怪臭味，这时人们才想起要清淘一下，于是向井底放下两名工兵，他们发现井底有一只已经腐烂的剥皮死狗……许多在此以前喝过这眼井水的人开始呕吐起来。

显而易见，在两昼夜的时间里，即使日夜不停地汲水，也不可能把所有的骆驼和马匹饮好。甚至人们都因排队取水而弄得疲惫不堪。井旁有许多士兵都已失去知觉躺在那里，被那些为争次序而打架或抢到水的幸运者来回践踏……

骑兵又从哈尔阿塔驰来，使灾情更加严重。骑兵在稍事休息后，即被遣返阿达姆基里尔甘。

考夫曼于下午四时召集了有各路部队长官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决定“抛弃什么东西”的问题。会议决定不抛弃士兵的东西，而抛弃军官最后剩余的东西。会上有人（波尔特拉茨基以字母П代替该人，而姓氏以П开头的人，除波尔特拉茨基外，还有皮斯托利科尔斯将军和帕帕里戈普洛中校二人）建议，扔掉炮兵辎重，因从几次小冲突中可以断言，敌人实力甚差，不值得使用大炮火力。骆驼数量可以减到六百头。一个炮兵连长提出了异议说，这样的话，还应扔掉大炮，因为没有炮弹，大炮等于无用。但戈洛瓦乔夫要人相信，一定维持好井边秩序，并保证到晚间大家都能喝好，皮囊都能装满。因此考夫曼宣布，夜晚十二时继续前进，将所有重载留在该地，由四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负责掩护。

尽管各水井按各部队分配，司令部和一般军官也只能根据各

井值勤者手中的名单取水，同样要排队，不得超过定量；尽管各井旁早已布置了不少岗哨，但是井边秩序未能整顿好。人们都争先把自己的器具放下井去取水，互相影响，这样就将取水的时间拖长了。

纵队长阿米诺夫于晚十时向部队参谋长特罗茨基报告：黑夜里寻找商路甚为困难，向导也因喝不到水而请求回家，因此应将出发时间延至天明，何况大家还未喝够水。参谋人员受特罗茨基的委托，检查了各井情况，并报告说，往前进发，甚至轻装都是相当冒 236
险的。后来在特罗茨基的资料与波尔托拉茨基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情况的叙述出入颇大。考夫曼对该“资料”付出了一万二千卢布，而波尔托拉茨基的回忆录却一无所得，因为该回忆录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如果慎重比较一下，则波尔托拉茨基的叙述较为可信……尽管他在叙述中处处突出自己。

按波尔托拉茨基的说法，特罗茨基来到他这里时，他正和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公爵谈话，特罗茨基请他到考夫曼那里去，汇报推迟出发的请求。看来特罗茨基没有决心承担此事，因为他不象波尔托拉茨基那样在军队中有威望。波尔托拉茨基在高加索时曾获得一枚军官乔治十字勋章，皇帝陛下也知道此事。波尔托拉茨基当时曾建议特罗茨基将所有重载、人员及大炮留在该地，而让所有骆驼、马匹带上空皮囊返回阿达姆基里尔甘，在那里吃饱喝足，并休息好，几天后运回水来，给养运输队也将刚好在那时到达。但资料中对此情况含糊其词，什么特罗茨基去见考夫曼，途中与罗曼诺夫斯基公爵和波尔托拉茨基相遇，在交谈时“上述人员做出了结论，最后由参谋长完整表达出来”等等。这样就使人无从知晓，究竟是那个人提出了这样内容丰富有条有理的建议，为此应当授予乔治勋章……。按章程规定，这个勋章应当授予出谋献策的人。

后来，特罗茨基肯定地说，似乎是他向考夫曼报告过，而波尔托拉茨基却说，那时考夫曼命副官叫他去，他便向考夫曼报告了自己的计划。前野战军需官卡西扬诺夫在其回忆录中（见1896年6月《中亚细亚通报》第36页）涉及该问题时，他支持特罗茨基，提出两点证明：第一，他本人除从特罗茨基处外，未从其他任何人处听到过上述建议；第二，考夫曼召集了军事会议，在阐述了部队的处境后说："野战参谋长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接着便叙述了措施的内容。

但由于卡西扬诺夫和特罗茨基之间特殊的亲戚关系，对他们的相互吹捧不应轻信。譬如，特罗茨基在资料中，宣扬卡西扬诺夫在阿姆河上夺取希瓦货物的功绩。但卡西扬诺夫本人在其回忆录
237 的第47页中，不承认有任何开枪立功之事。当时和他同行的全是文人，即动物学家鲍格达诺夫、药剂师植物学家克劳泽和地形测绘员卡兹洛夫斯基少尉。

他们只不过是找到一只沉没的小船，掏干了船里的水，将它系在考夫曼式摆渡船上，离岸启碇。卡西扬诺夫不象说假话，他说"象什么一群二十到二十五人的敌骑驰往岸边，被我们击退之类的故事，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我们宁愿相信这个已经活到退休年龄的卡西扬诺夫的话。在资料中关于他为人的看法也是如此，说采纳他的意见"比较实际，比较有理。"

但是真相终于弄清楚了，各人都争着据为己有的那个想法却是季赫麦涅夫中校提出的。波尔托拉茨基当时立即捡起了他的话，报告给列赫坚别尔斯基公爵。人们认为，只有一个十分无礼的看法是属于波尔托拉茨基的，即说考夫曼是个疯子，应该把他撤掉，另举别人当统帅。才智短浅却又爱出风头的宫廷高级侍从戈利增公爵传播了这个看法，因而讥笑嘲弄落到了戈利增头上，而波尔托拉茨基却成了没事的人儿了。他反而经常嘲弄这位"宫廷人

物”。他在笔记中并未提及这一情况，因而使读者疑惑不解：考夫曼为何对他表示冷淡？总之，考夫曼于夜晚十一时又召集了军事会议，确定了救援计划。

5月4日拂晓，所有骆驼驮载着空的盛水用具，同食用牲畜、毛驴及马匹等，在三个步兵连和工兵队的掩护下，派往阿达姆基里尔甘。

指定巴尔多夫斯基为该掩护部队长官。几乎所有驼夫都牵着骆驼跟随前去。阿尔蒂库杜克一片寂静。为了比较正常而准确地按名单取水，将用做考夫曼式摆渡船的几只铁箱拿来当大水箱，将水倒在里面。当时已有可能发给每人一维德罗水，但由于大量出汗和特别口渴，水仍不够用来洗脸。总之，当人们步履艰难地在水很稀少的井区行走时，谁也没有一周之内洗过两次脸。

小兵们精神振奋起来，第四边防营里人们开始修补鱼网，这是他们牺牲了皮靴和衬衣而保留下来没有烧掉的东西……当考夫曼问及此事时，人们解释说：“大人，我们这不是就要到阿姆河了？好在那里捕鱼啊！”

巴尔多夫斯基纵队行走二十五俄里后，于5月4日傍晚六时半到达阿达基里尔甘。这一路上，骆驼几乎没有任何驮载，但仍倒毙不少，还死了几匹马。这些牲畜已经有三昼夜没有喝水了……

工兵马上开始挖掘新井，幸好水不太深。到6日，加上十七眼 238
旧井，共有六十眼井，再多挖已无必要，否则要挖多少就能挖多少。在这个地区那会有什么人因缺水而死亡呢？

还在5日中午，一股土库曼匪徒企图夺取牧场上一些骆驼，但掩护部队占据了近处的沙丘，这股匪徒离去。6日拂晓，土库曼人重新出现，约有二百人，开始从两个方向迫近。巴尔多夫斯基不让发出警报，而在暗中唤醒部队，并派出两排步兵前往沙丘。土库曼人发起了两次进攻，但因遭到排枪齐射，退却到很远的距离之外。

但这样仍然有碍于放牧牲畜，因此为赶走他们而派出了哥萨克，携带几门火箭炮，这才将这些缠扰不休的土库曼人赶到四俄里之外。

跑过来的一个土库曼人供称，这是司迪克率领的一支四百人的队伍，5月5日他们在距阿达姆基里尔甘八俄里的地方过夜。司迪克听信了他所捕获的我方一个驼夫的话，说什么这里只有一百五十个俄国人带着大量骆驼，于是他企图夺取这些骆驼……后来得以证实，司迪克这队人马只有一半人步行返回阿姆河，而且半死不活，其余的或死于缺水，或四散跑掉。在占领希瓦后，司迪克前来请罪时，自己也承认此事。他手下总共有七百名吉尔吉斯人和五百名土库曼人，其中只有三人被打死，而在退往阿姆河途中，因为缺水几乎丧失了队伍的一半。

正当我们运输队伍在"为人们清理出的"井旁休息饮水而感到高兴时，我主力部队试放了大炮。结果发现，炮弹的碰发信管顺利发火，落入沙土。霰弹炮却不断地卡住了：有时弹药从铁盒出来后偏斜地进入接收器内，卡在那里，有时折断退壳器。

每晚，部队的军官都聚集在"俱乐部"，即考夫曼的大本营内，每人都自带一瓶水来。这里不供应来客茶水，但为牌迷准备了打牌的桌子，第三步兵营的乐队一个劲地奏乐，以解除人们的愁闷。马洛夫在一个沙丘上安置了教堂花饰，做起了彻夜祈祷和弥撒。

5月6日，纵队长阿米诺夫在探寻通往商路的道路时，与希瓦的侦察班相遇，相互对射了一阵。傍晚，我方骑手就在军营跟前碰上了十几个土库曼人，夺来了他们的一匹马。5月7日，派往阿姆
239 河附近萨尔达布湖（波斯语，意即冷水湖）侦察的骑手从那里归来，他带来了一束芦苇做为到过该地的证明。这束芦苇当然引起了整个部队的欢腾，犹如鸽子把嫩枝衔到诺亚方舟① 一样！而且处境几

① 旧约神话中所说，大洪水时诺亚为了救他的一家和许多动物而造成的大木船。——译者

乎完全一样：诺亚的周围一片汪洋，大家在寻找一块旱地，而考夫曼的四周是无边无际的沙漠，大家在寻找可随意饮用的水源。人们一下子就把这束芦苇抢光，为随意饮用的水源真的相去不远的这一喜讯留作纪念。对该河附近集结了大批敌群的消息，人们听后甚至大为高兴。

巴尔多夫斯基所率纵队于5月9日晨七时终于将水运回。但是，大家痛心的是，骆驼只剩下一千二百四十头了……这都是走夜路的结果，骆驼都是在夜间反刍，嚼碎已咽下去的树枝、杂草及其他乱七八糟的食物，而差不多从晚上十一时起就要装驮赶路！骆驼整夜负着重载，在不断的鞭打之下进行反刍……反刍需要安静的环境。白天最热的时间把骆驼赶去放牧，也不给饮水，到达宿营地很晚，总是落在部队后面，没有时间喂食，而且骆驼在夜晚总是不吃东西的，刚到宿营地不久，又开始装驮，又要吃新的苦头……什么样的体质也忍受不了。由此可见，在草原远征中，应该关心的不仅是人们，而且还要使骆驼如何更好地趁凉走路。保护好骆驼也就等于保护了水源、保护了骆驼驮着的人们的给养，只要有水，人们甚至在炎热时节也能顺利地克服远征中的各种困难。无水断粮，人们就难免于死，因此宁可在炽热的太阳下生存，总比在阴凉的夜晚因饥渴而死要好得多。

除必不可少的食品、水以及发明者本人当然舍不得扔弃的考夫曼式摆渡船外，部队所有重载迫于形势不得不遗弃在阿尔蒂库杜克，并留下两个步兵连和四门骑炮掩护。其余走运的人于5月10日午后三时吃过午饭后出发，共有十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八门大炮和两门霰弹炮。无情的苍天集起了乌云，刮起了小风。每头骆驼只载重八普特，即使这样，在通往商路的八俄里的荒原行程中也倒毙了不少……以后情况有所好转，到傍晚八时，部队已经走了二十俄里，即每小时行程四俄里。宿营时没有造饭，这已是意料

中事！只供应饮用水和烧茶用水。每匹马发给一桶水。晚间，从
240 潜伏哨传来了小股敌人前来偷袭部队的枪声，这股敌人迅即消失。没有鸣警，只是正面前方的一些部队持枪待命，但为时不长。

这次起床的时间也不太早，在拂晓前半小时。黎明时出发。中午热到45度。炎热的情景，以及在波浪起伏的地段不断上坡下岗使人口渴难忍到何等程度，无须在此耗费笔墨。考夫曼率领卫队和随员奔驰向前，终于在一个沙丘上看到前面远处的三个小山岗。这便是大家所热望的乌奇乌恰克。考夫曼马上派副官向各纵队通知这一喜讯……人们用干渴的嗓门使尽全力高呼"乌拉"。甚至骆驼也受到鼓舞而振作起来。又前进了约四俄里，到十二时停下休息，积蓄力量，以便越过算来已是第四个高耸的山岭，距该处只有一俄里半的路程，但那里可能有敌人等待着。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率参谋总部的军官们前去侦察情况，在山岭之巅他们望见了远处左方蓝色缎带般的阿姆河。

测量人员用交会法确定了到达乌奇乌恰克的距离，原来只有十五俄里，我们一定要走到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有许多敌人正从那三个山岗走下，向萨尔达布湖前进。因而这将是前来祝贺的一次会面！部队吃了面包干，喝了茶，休息了两个小时，便开始最后一站行程。途中不断遇到倒毙的骆驼和马匹，这条路原来是司迪克撤退时走过的。到下午六时才走到距乌奇乌恰克八俄里的地方，也就是说，四个钟头走了七俄里。鉴于人们极度疲累及敌人临近，考夫曼决定停下宿营，以便趁天色未黑时集结部队，设置一个易于战斗的营地。

这时，敌群中大胆的人已向我方射来几枪，但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派出了几个步兵排到正前面和右翼阵地以防万一。营地设置是这样的：方阵的正面设在各沙丘之上，骆驼安排在凹地。大炮和通常一样，架在正面。希瓦人从三面包围了部队，但由于我方别旦

步枪几次有效射击的教训，再也不敢闯上前来。不仅我方的驼夫，甚至士兵都已忘掉了疲劳来欣赏敌人徒劳无益的东奔西跑的慌乱情景。发光的大炮装上了炮弹，射向敌群最稠密之处。大家等着观望射击后的敌人状况。炮弹爆炸后，希瓦人四散逃去，这足以表明炮弹在希瓦人中间引起多大的骚乱。两处兵营中升起了篝火，射击声彻夜未停。5月12日天刚刚破晓，我方吹了起床号。骆驼布成几排队形，部队围在四周，形成密集的方阵队形，开始出动。出 241
发前一小时，从阿达姆基里尔甘赶来的骑兵充当后卫部队。步兵的散兵线由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公爵指挥。骆驼走得轻捷迅快，无一落伍，无一倒毙，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格杰奥诺夫式考验的、健壮的好骆驼，而那些虚弱无力的都已躺在沙漠荒原上了……

当部队开拔时，太阳已高高升起。那时一群希瓦人高喊“乌尔，乌尔”(即杀、杀)向部队扑来。我方各散兵线在四、五百步的距离内，边走边射，很是奏效，敌人迅即退后，撤往河边。到八点钟，部队已走出沙原，踏上硬土地面，向最近的敌人骑兵群发射了两发炮弹以庆贺这一事件，敌骑兵迅即驰去。部队停在湖岸上，尽管人们口渴已极，尽管无限量的湖水如此诱人，在未下达命令前，无一人离队。考夫曼绕行部队一周，感谢大家的努力，祝贺已取得的主要成绩。可以看到，人们根据考夫曼的命令，水瓶装得满满的一直保存到最后一站。大家把瓶中的水倒入湖中。青嫩多汁的芦苇，新鲜清凉的湖水可供骆驼和马匹吃饱喝足，这种丰茂的水草，牲口都已很久未见过了。人们在征途中情况允许的短暂休息时间内，喝饱了，洗好了。以后只将骆驼、驴子和牲畜留在湖边。并留一部分步兵和一个骑兵营掩护。骑兵和其余部队跟随退往伊奇克亚尔的希瓦人向河边前进，希瓦人已在伊奇克亚尔集结了大批渡河的船只。骑兵奉命前去追击，但在此以前骑兵已走了七十五俄里，其中有十

五俄里急行军，马匹已极度疲累，因此追到伊奇克亚尔便停下了。

在河岸上架了火箭炮，准备渡河之用。希瓦人一只小船在距岸边二百俄丈处搁浅。乌拉尔的哥萨克当然自告奋勇前去猎取，他们都当过渔夫，和河水都有深厚情谊，脱光了衣服，背上步枪，子弹袋挂在脖子上，骑着马泅渡过去。卡缅涅茨基准尉也跟上前去。藏在船底躲避射击的希瓦人眼见灾难临头，也向浮水的人开了枪，但是一发也没有命中。当马匹一登上浅滩，哥萨克便抽一人将马匹带回河岸。此时，希瓦人再没有多等，便纷纷跳入水中，向彼岸游去，但其中大部分人沉入河中。在船上还有两头乳牛，几只羊，馕
242 以及其他食物。这是第一批战利品，为此答应给乌拉尔人发给一百卢布赏金。

骑兵留在伊奇克亚尔宿营。所有其余部队则渡过阿姆河露营。人们当即开始洗澡。第四营也开始下网捕鱼。水兵们动手装配考夫曼式摆渡船。傍晚有一只已装配停当。一些军官和祖鲍夫及水兵划船游玩，放声歌唱，科洛科利佐夫的儿子、考夫曼的副官用铜号为大家演奏了舒伯特的著名夜曲“五月之夜”。12日休息。作了谢恩祈祷。晚上派出一名骑手前往塔什干，拍发上奏皇帝陛下的电报，报告部队到达阿姆河及继续向舒拉汉进军的意图。骑手还带去考夫曼向全军区部队发布的一道命令，命令中对其亲信、野战机关的官员以及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和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都表示了嘉奖。

捕获的那只船装载了炮兵和工兵辎重库的四百普特物资，从而腾出了五十五头骆驼，这只船连同三只考夫曼式摆渡船构成了祖鲍夫指挥的未来的区舰队的核心。

14日，整个部队渡到该河右岸，向麦舍克利堡垒的废墟前进。从这里发出了四道命令：通知马尔科佐夫、洛马金、维廖夫金和咸海区舰队司令官西特尼科夫四人，将于5月17日占领舒拉汉和汉

基附近的渡口，以后会师协同向希瓦前进。同时要求通知下述情况：各部队所在地点，采取过何种行动，进一步的行动如何，是否听到过其他部队的情况。上述命令只有西特尼科夫一人收到。给马尔科佐夫的命令没有送到，因当时马尔科佐夫正撤向里海，但该命令却落入维廖夫金之手。他立即将自己的情况和马尔科佐夫的情况回复了考夫曼。5月15日，土耳其斯坦部队越过巴齐尔格扬图盖，从这里发布了安民告示，说明我军只与汗王及其政府交战，因此饬令居民在家安分守己，勿参与战事。告示由我方骑手和所俘希瓦人散发各地，这些俘虏发完告示后，很多人又返回部队，当了向导和信差。

16日，部队越过阿克卡梅什时，哥萨克又顺利地夺来一只船。考夫曼亲自进行了侦察，在七俄里多处，望见河对岸驻有牢固设防的兵营；在丘纽克柳地带谢赫渠的出口处有四、五千军队和四门 243
大炮。在这里指挥的是季凡别基马特·穆拉德。该处河宽四百五十俄丈。敌人发射了大炮和小口径炮，并未对我造成损失。这对考夫曼的许多随员来讲，是第一次经受战火洗礼。有一发炮弹差一点落在并排站着的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和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公爵的身上。为纪念此事，经皇帝陛下批准，将后来在哈扎拉斯普缴获的大炮赏给二人，每人一门。现在(1903年)这两门大炮陈设在塔什干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大公府。又向前行了十三俄里，考夫曼终于在距军营二十俄里处，遇上了区舰队，由于又缴获了九只划船，舰队得到了加强。

17日，命令戈洛瓦乔夫将军用部队的八门大炮（四门骑炮和四门山炮）向敌人军营开炮，以掩护我划行舰队畅行无阻地返回部队。拂晓，这些大炮在人数不多的两个连和一个步兵排的掩护下，部署在希瓦人军营对面，从军营里立即射出了炮弹。我方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炮火射击，希瓦炮兵扔弃了大炮，四散逃跑，敌群其他

部队也随着逃走，不过他们将大炮运走了。我方只发射了五十四发榴弹。我方损失两匹马。炮击结束时，舰队出现了，并在河左岸，即敌人那边，经过战斗顺利夺获了几只小船。这样一来，我方共有可容八十人的大船四只，可容十人的小船十一只，加上三只考夫曼式摆渡船，总共十八只船。

这一天，美国《纽约先驱报》记者麦加恩不顾禁令，从彼罗夫斯克来到了部队。接着，从舒拉汉又来了代表团，他们表示谁先到达那里，就投降谁，在信函中他们坦率地说："谁的谷子首先成熟，我们就做谁的驯鸡。"傍晚，参谋长特罗茨基将军建议，必须改变原订的行动计划，应就地渡河，因为敌人是从这里被打退的，而我部队一切甚感缺乏，渡河以后，沿路前往舒拉汉人口稠密的地区只有二十五俄里远，所缺各物立刻就能得到补充，而且落在后面的部队也容易赶上队伍。

18日上午十时，土耳其斯坦部队开始在希瓦军营对面横渡阿姆河。到这一天，有些部队的面包干已经吃完，糁米早已用尽，肉也是如此，但是承包商格罗莫夫却弄来了马肉，从考夫曼开始，大
244 家都吃了马肉。5月19日，汗王叔父的使者带信来见，并告知说，奥伦堡部队已经占领了孔格勒和霍杰伊利两地。考夫曼在复函中请其送来粮食、大麦和牲畜，以表"和平诚意"。但汗王叔父并未送来何物。

20日，部队继续渡河。居民开始不断送来各种物资，但为数甚微。派出了七百头骆驼到阿尔蒂库杜克运输渡河的重载，但只有三百头运输归来，有二百头因不适用而遣返回去。21日，考夫曼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征集粮秣，凡有骑手的单位，对骑手应加严管，不准掠夺财物，不准侮辱居民，违者将交野战法院惩处。

从谢赫渠到希瓦，一路上果园连绵不断，而军营都设在日晒很热的地方，因而进行一番侦察后，决定将部队迁往就近的各果园中

去。到中午时，魏马恩上校的后勤部队共两个步兵连和两门炮到达渡口。该日正是考夫曼的命名日，因此与顺利渡河一起举行了庆祝。

22 日，鉴于居民已经两天没有出售任何东西了，便指派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带两门山炮作为掩护，前去采办粮秣。掩护队伍受到了袭击，我们的陆军少尉斯克沃尔佐夫和一名军士负伤。该日收到了维廖夫金的两份报告，他将于 23 日进驻新乌尔根奇。

为了占领哈扎拉斯普，23 日晨五时派出一支轻装部队，有九连步兵、八门大炮、一连哥萨克和两门霰弹炮，而在军营中留下两个步兵连，其中一个连是日间随同魏马恩渡河过来的。从舒拉汉来的骑兵为了保护舰队而没有渡河。携带信件的汗王使者在五俄里处脱帽等候考夫曼到来，请求停止前进，以便进行谈判。但考夫曼仍继续前进，在前进的过程中，于卡拉瓦克村附近同一小股人群进行了短暂的互射之后，进入了哈扎拉斯普，该城虽有七俄丈厚的墙，周围又有护城的湖泊，但已被弃之不顾。在城堡内发现有四门铜制的装好炮弹的野战大炮，正是在谢赫渠旁的兵营中向我部队射击的那些大炮。还有四十三门小口径炮，一千普特小麦，八百普特埃及高粱和六百八十普特大米。我方的损失是：一名士兵负伤。最后两天，我方发射了二千五百发子弹和七发榴弹。占领哈扎拉斯普之后，考夫曼下令退到卡拉瓦克村宿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汗王叔父和汗王本人都以为土耳其斯坦部队退兵宿营之事是由于他们所写信件的作用，并通知了维廖夫金，尽管在城堡里我们 245
仍然留驻了三个步兵连和四门山炮组成的驻守部队，而民间甚至传说考夫曼已撤退至皮特尼亚克。卡拉瓦克位于渡口和哈扎拉斯普之间。运输货载所需大车的征集工作进展缓慢，因而考夫曼在该处停留了三日。

用希瓦的大炮、马匹和驭手编成了一个营。傍晚，魏马恩上校

从卡拉瓦克出发前往渡口途中，他的坐骑在飞驰中受惊，骤然闪向一旁，骑者从马鞍上摔下来，撞在土房的墙角上，致使三条肋骨折断，当夜死去，就葬在卡拉瓦克村。

考夫曼估计维廖夫金确已到达新乌尔根奇，便命其前往汉基待命……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维廖夫金，无论考夫曼，他们在与策应部队联系时，经常都是命令别人待命，而他们自己对待命却是想都不愿一想的！……

维廖夫金在占领霍杰伊利后，决定途经遍布灌木和芦苇丛生的阿姆河左岸前去迎接考夫曼。他期望在该处便于了解土耳其斯坦部队的一些情况，并尽快与该部队取得联系。19日，部队从索尤恩迪出动前往杰兰加奇切甘纳克，但希瓦人却利用道路两侧的灌木林向我掩护工兵辎重的队伍开枪射击，工兵辎重是先行派去在宽达六俄丈的深水大渠上架桥的。我方有一名达格斯坦人负伤。

20日，部队向曼格特进发，又重演了在霍杰伊利附近采取的策略，就是说，骑兵和骑炮连走在前面，也被一股骑兵围住，不等步兵到来。但这一次希瓦人在步兵到来之前，就扑向列昂季耶夫率领的奥伦堡骑兵。列昂季耶夫命令奥伦堡哥萨克三个连下马迎战希瓦人，以准确的射击打退了进攻。此后，一群敌人向运输队扑去，在那里进行了白刃战，两名奥伦堡哥萨克阵亡。但希瓦人仍被击退。和上次一样，炮队发射了几发炮弹，也和上次一样，一个代表团在城下欢迎了维廖夫金，接着部队分为两个纵队进入曼格特。一切都很正常，谁也没有想到，几分钟后曼格特将被洗劫一空。

维廖夫金率领纵队的先头部队刚刚通过城市，后边就发出了枪声，这是一些狂人妄想阻碍工兵修复渠上的桥梁。这些人当即被消灭。正在此时，又从房屋里开始向维廖夫金的纵队射击。大家认为这是背信弃义的行动，便前去拆毁篱笆和大门，在院内发现

一些汗流浃背的马匹，这证明马匹主人曾参加了袭击我部队的行动，于是镇压便开始了……

这里又有一支风尘仆仆的车队赶到，杂乱无章，难以照看。各种非战斗人员、骑手、信差和驼夫都跑去抢掠……还有人放了火……维廖夫金派出了一支加强的巡逻队以后，才恢复了平静，现场留下了四百具尸体……

洛马金所率领的左路纵队到达城门时比右路稍迟，当时城中互相射击已经停止。他稍事停留，集结一下纵队，通过城市时没有发生意外，而是在乐曲和歌声中通过的。

那时，俄国人谁也不知道，且没有怀疑过，曼格特人的祖先曾在波尔苏参预过杀戮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属下的俄国士兵，后来移居曼格特。但当地居民却以为俄国人知道此事，于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前来为此复仇。我方的伤亡为：一名军官科洛格里沃夫大尉和两名哥萨克阵亡，四名士兵负伤。

在城外一俄里处宿营。翌日，即5月21日，军队开往基泰城，斯科别列夫则奉命率领两个哥萨克连前去捣毁卡劳兹渠沿岸土库曼人的阿乌尔，因为他们参预了进攻我部队的行动。据斯科别列夫称，他执行这一任务时并非未遇到抵抗。当车队渡过阿塔雷克渠时，敌人发起一次进攻，但被击退，当时，我们的火箭炮却多半在发射架前爆炸……在距基泰城两公里处宿营。扬基亚勃、古尔连、基泰城和恰特等城的代表团前来表示归顺听命。这样一来，汗国的大部分地区已为维廖夫金所降服。

5月22日，部队必须通过遍布果园之间的狭路，那里要遇到民军骑兵的猛烈进攻。因而对车队要格外加以保护。这些设想都为事实所证明。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希瓦伏兵遇上了维廖夫金及其随员，遭到了二十五步距离内的齐射，当即疾驰而去，未对任何人造成伤害。车队受了些损失，三辆给养大车和两头有驮载的骆

驼被抢走，其中有装配桥梁之用的工程材料的驮载。我方有六名士兵阵亡，三名士兵负伤，还有数名车夫受了刀伤。部队走了十六
247 俄里后，在扬基亚勃附近宿营。携带信件的汗王使者来到该地，信中对俄国人无缘无故侵入汗国领地甚表惊异；汗王请求停兵三日，以便进行和平谈判，似乎考夫曼也这样做了。维廖夫金答复说，根据指令，他无权谈判，而且无考夫曼的命令，也无权按兵不动。

在该地得到一个消息说，似乎考夫曼占领哈扎拉斯普已有数日，现正向希瓦城挺进。后来查明，这一消息并不确实。维廖夫金当时听到这一消息，马上决定自己也向希瓦城前进。

5月26日晨六时，部队通过科亚特城开往希瓦城。途中宽达二十六俄丈的克雷奇尼亚兹巴伊渠上的大桥已被敌人烧毁，大渠阻挡了部队的进路。由于工兵大尉克拉索夫斯基的努力，一座新桥到半夜一点就已架好，但到三时，水势开始上涨，冲走了一个木桩。克拉索夫斯基请用人力将车辆及大炮运过桥去，人们非但不听他，而且第一门大炮就违反通例飞驰过桥……桥梁马上就遭到损坏，虽然折损一根横梁，修理只需半小时功夫，但是受了损伤的桥就得不停地修补，现在大家都得听从工程师的指挥，用人力拉运大炮。军队和车队都宁愿涉水过河。

部队在科亚特城下宿营。在这里收到了考夫曼5月21日的信。信中告知说，土耳其斯坦部队自18日起在谢赫渠处渡河，并征集大车经由哈扎拉斯普向希瓦城推进。维廖夫金复函说，他也正向希瓦城前进，并将在其附近停留待命。这种话当然是一种微妙的策略，维廖夫金一分钟都没有想过要在希瓦城下停留，当然，值得他高兴的是，同考夫曼比，他赶到希瓦的路程要近一半。

5月25日，部队向科什库佩尔城进发，该城居民奉汗王之命为保卫希瓦已弃城而走。许多渠道上的桥梁都遭破坏，这对部队行动稍有阻碍，但敌人已不敢冒险前来骚扰部队的行动。部队在

距该城半俄里处宿营。

26 日，部队终于走近了自己的主要目的地希瓦城，距该城六俄里处是汗王行宫奇纳克奇克，维廖夫金决定部队停驻该处。这里有俄国俘虏开辟修整的果园，树皮上刻有俄罗斯人的题字、十字和姓名，表明果园颇有欧洲风味。

军队住在果园外面渠道旁的耕地上。司令部当然驻在宫殿里，前卫部队由两个哥萨克连组成，在斯科别列夫率领下驻扎在两俄里之外。很快从那里传来了枪声。这是前卫部队与一群密集的 248
希瓦骑兵接火后退却的枪声，其余骑兵听到枪声后，在列昂季耶夫和捷尔·阿萨图罗夫的率领下驰往增援。将希瓦人赶至希瓦城下后仍返回原地。我方的损失是两名哥萨克负伤。

5 月 27 日上午九时，希瓦人以遍布的果园为掩护，潜行至我掩护牧放骆驼的前哨散兵线跟前，他们边喊叫边射击，扑向散兵线，抢去部分畜群，赶入城内。离骆驼群最近的是格罗坚格利姆上校的那个营，他们最先赶到报警地区，于是希瓦人抛弃了部分捕获物，但还是把近五百头骆驼赶走了。在途中他们的去路为阿尔哈佐夫中尉率领的阿普歇伦第三步兵连所截断。该连因参加团的庆祝活动从前卫部队放假撤回，他们发出了几排有效的齐射，打倒了不少希瓦人。列昂季耶夫率领的两个哥萨克连也已疾驰赶来，但截夺被抢骆驼的荣誉仍属于前卫部队。斯科别列夫听到身后的枪声后，将一个阿普歇伦步兵连留在原地，自己则率领两个哥萨克连携带几门火箭炮快速经果园前去堵截希瓦人。在果园中行了一俄里许，出果园后他望见上千名赶着骆驼的骑马的人，马上命令哥萨克前去追赶。达格斯坦哥萨克连截住了大部分骆驼，并往回赶。这时列昂季耶夫的哥萨克也赶到了。斯科别列夫将该事交由列昂季耶夫处理，自己则开始打击步行的敌群，在此以前他不顾这群人也在开枪射击，但并未惊动他们。这群人中大部分是以长矛和各种

棍棒武装起来的。达格斯坦哥萨克连从正面，乌拉尔哥萨克连从侧面很快地驱散了人群。他们都逃往果园和沟渠中避难。奥伦堡哥萨克连作为生力军也赶来增援前卫部队，一部分哥萨克下马步行，清除了果园中的敌人。

我方的损失为：一名士兵阵亡，九名士兵负伤，十二匹马负伤，打死和打成残废的骆驼有七十头。接受了经验教训，维廖夫金派奥伦堡第二边防营一个步兵连驻扎在牧场前面。傍晚，斯科别列夫和参谋总部伊凡诺夫大尉奉命率领两个哥萨克连携带火箭炮前往两俄里以内地方进行侦察，以便为前卫部队选择新的驻扎地点，并保证主力部队更加安全。选择地点时也发生了互射的情况。当侦察队伍返回时，希瓦人胆敢如此进逼，使得哥萨克一部分不得不下马步行进行抵抗。前卫部队的步兵听到枪声后，迅速赶来支援，步兵的出现迫使希瓦人从道路两侧的果园中撤走。因为这次前卫部队是全体出动的，所以便开往新的驻扎地点。刚一进入选好的旷地
249 时，斯科别列夫又发现了几伙希瓦人。为了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斯科别列夫将两个步兵连埋伏在旷地入口处的渠旁墙后边，让骑兵佯装退却，引诱希瓦人进入埋伏圈。阿利汉诺夫骑兵大尉自告奋勇率领基兹利亚尔格列宾哥萨克连的五名哥萨克前去诱骗，他们飞马驰向希瓦人群跟前，用不堪入耳的鞑靼话辱骂他们，希瓦人群便向他们扑来，他们当然拚命逃跑，距埋伏圈一百步远时，便向旁边闪去，而希瓦人群却迎面遭到了两排准确的齐射。这样就一下子挫折了他们的锐气，使他们再也没有前来惊扰前卫部队安营扎寨。但到了夜里，他们仍然用步枪和小口径炮不断向部队驻地射击。到早晨，主力部队又向这里派来一个哥萨克连和两门骑炮。5月27日，主力部队整天准备堡篮、束柴和云梯，但材料的质量不行，柳木和杨木易折断，又重，因而此举只得作罢。维廖夫金决定无须作更多的准备便向希瓦城挺进……

第十一章

5月28日维廖夫金将军的部队进攻希瓦都城。他的辩 250
解。阿普歇伦人缴获大炮。布拉弗佐夫少校的错误导致了希尔万人的失败。忘记了必须进行侦察的守则。汗王离开了自己的都城。宣布新汗王即位。维廖夫金负伤。和平谈判。攻城各炮垒的配置。是攻城还是侦察？汗王的使者会见考夫曼表示降服。要求汗王亲自来见。邀请维廖夫金于次日率部与土耳其斯坦部队会师。要是……，就停止射击。5月29日的一出滑稽剧。希瓦人用绳索给我们吊下大炮。波斯奴隶走下城来。无人开放城门。希瓦人给我们掷下砍土镘修筑炮垒。大炮炸开的缺口。沙赫阿巴特城门似乎是经过战斗攻破的。斯科别列夫违背维廖夫金的命令而深入王宫。新汗王在叔父的陪同下会见考夫曼。停留在距希瓦城两俄里处。准备正式入城。听到枪声。给维廖弗金的便函和复函。进城。与维廖夫金会晤。调查。为斯科别列夫报请圣乔治勋章和考夫曼的批示。上奏皇帝陛下的电报。部队的数量。抢劫掠夺。给汗王的信件。6月2日的会见。成立季凡(咨议会)。解放奴隶。没收马特·穆拉德的财产。在宫中的缴获品。卡拉卡尔帕克人要求加入俄国国籍。怎样惩治希瓦？向土库曼人索取赔款。执法行动。7月6日向戈洛瓦乔夫下达了一个著名的指令。揭发者斯凯勒。马耶夫的反驳言论。按契尔克斯人的精神行动。纵火。消灭妇孺。7月13日和14日夜在伊利亚雷附近土库曼人发动的进攻。奥伦堡部队未向射击方向前进。考夫曼到达。魏恩贝格的辩护言论。列非特人①。格罗杰科夫的辩护言论。为何这样

① 古犹太人的教士。——译者

严厉地追缴赔款？没有现金！8月3日准许奥伦堡部队和高加索部队返回。斯科别列夫前往奥尔塔库尤侦察。

28日维廖夫金下达的作战部署只字未提行动的目的，只是简短地说："上午十一时半军队连同辎重队从驻地出发，向希瓦前进。"以后谈的是关于掩护辎重队的指示……

为了在考夫曼面前表白自己，维廖夫金于6月6日向他呈送了一份报告，其中提及5月26日及27日希瓦人连续进攻，表明敌人日益嚣张，扰乱得部队不得安宁，而经过最近十天连续行军作战，部队迫切需要安定下来。敌人的嚣张态度使人不由地想到土耳其斯坦的军队距离希瓦尚远，所传土耳其斯坦部队已从哈扎拉斯普撤往皮特尼亚克村大概也是有根据的。再加上没有收到考夫曼对5月26日报告（这报告一式五份，是通过不同途径呈送考夫曼的）的任何指示，因而维廖夫金决意等待到28日中午，然后开始
251 对希瓦城进行侦察。总之，当维廖夫金起先得到通知说考夫曼占领哈扎拉斯普后，继续向希瓦前进，他便离开了前往新乌尔根奇的道路，也径向希瓦。而现在又得到另一个消息，似乎说考夫曼占领哈扎拉斯普后已向后撤，但他仍然急着去占领希瓦。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变，维廖夫金已是不可更改地拿定主意：他不等土耳其斯坦部队到来便要去攻占希瓦。

格林瓦尔德率领七河省的一个哥萨克连终于在25日和土耳其斯坦部队会师了。关于该连护送运输队的事，在资料中任何地方都没有提过。看来，没有一支军需运输队到达过部队，虽然波尔托拉茨基断言，似乎有一支运输队在格林瓦尔德的护送下到达阿尔蒂库杜克，同来的还有从阿达姆基里尔甘去饮水的驼队，日期是5月9日。但是，九天之后，即18日各连队都已吃完最后一块面包干。根据这一情况可以认为，任何一支运输队都没有来过。从

阿尔蒂库杜克出发的诺沃姆林斯基上校的纵队应于26日到达，从哈尔阿塔出发的德列舍恩少校的纵队应于30日到达。但是他们都迟到了：第一支纵队于6月4日，第二支纵队于6月26日，才到达希瓦。

5月26日，汗王又派一使者持函前来。在信中说，他早已将俘虏放还，不知何故俄国军队又猝然前来，而且三路齐下。他请求考夫曼撤兵，并说明有何需求……考夫曼未作书面答复，而命令来使向汗王口头转达说：谈判将在希瓦都城进行。以后又收到了维廖夫金于23日和25日发来的两个通知，获悉他已占领曼格特，并已转往希瓦城，26日他距希瓦城十至十二俄里，并在那里待命。

布哈拉埃米尔派了新使者来祝贺阿姆河横渡的胜利。

总之，维廖夫金已在距希瓦城十俄里处，而土耳其斯坦部队离卡拉瓦克还有七十俄里之遥。再不能拖延了……征集了近五百辆大车。决定于5月27日晨六时出发。在距哈扎拉斯普十俄里的宿营地，来了一个从希瓦都城逃出来的人。这人说，城郊居民都聚集在城中。城中缺粮、缺水。前一天俄罗斯人和希瓦人发生了战斗，希瓦人战败。第二天，即28日，土耳其斯坦人在扬基渠旁宿营，在该地收到了维廖夫金的一份报告。他说，本想派一侦察班前来与土耳其斯坦部队联系，但获悉土耳其斯坦部队已退往皮特尼亚克，只好作罢。考夫曼复函说，其所率领部队已距希瓦二十俄里，明日，即29日，将推进至距希瓦七、八俄里处，请派一支纵队前来会师。 252

28日上午十一时半，维廖夫金的部队从奇纳克奇克开动。部队走出前卫部队阵地一俄里，踏上了城郊的街道后，便改为纵深队列。街道的路面未曾铺砌，路上灰尘飞扬竟至遮挡视线。队列的整齐已无法保持。距希瓦城六百俄丈处科什库佩尔大路和沙赫阿巴特大路交叉在一起。部队急剧右转，沿沙赫阿巴特大路向沙赫

阿巴特门前进。希瓦人当即开始炮击。我方四门骑炮和两门步炮马上还击，而阿普歇伦的两个连，即第四步兵连和第九边防连在布拉夫佐夫少校率领下通过果园前进。帕尔凡阿塔水渠上的桥已被一批大车堵塞，部队走近桥面时，看见桥后有希瓦人的两门大炮，阿普歇伦人飞跑过桥，不顾从距水渠只有一百二十俄丈远的城墙上发出的步枪和霰弹炮的火力，将两门大炮夺在手中。为此而大惑不解的希瓦人甚至停止了射击。

维廖夫金收到夺缴大炮的报告后，立即驰往该处，炮兵也开了上去。布拉夫佐夫报告说，墓地后二十俄丈处还有一门大炮。阿普歇伦人建议由希尔万人前去收缴。赶上前来的四门骑炮以土堤为掩护架在水渠后面。稍左侧是奥伦堡第二边防营，而希尔万团第二连和第三连则高喊"乌拉"冲过桥去收缴那门大炮。已经缴有战利品的阿普歇伦人尾随其后予以支援。靠近城墙的障碍物以及墓地上许多高大的坟墓将城墙遮掩了起来，使布拉夫佐夫产生了错觉，原来希瓦人那门大炮不是架在城墙前面，而是在城墙上面。我部队刚向前跑了十五步，子弹如骤雨似的向他们倾泻下来。第一批受伤的是布拉夫佐夫少校、阿瓦尔斯基少校和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准尉。人们便伏倒在坟墓后边，但这也不能保护他们，因为在城墙上几乎可以看到每一个人，而在侧面从墓地旁边的经文学校内也不断向他们射击。阿普歇伦团第四步兵连连长别克·乌扎罗夫大尉率领二十人扑向那里，消灭了那里所有的希瓦人。骑兵大尉阿利哈诺夫在此双腿负伤。

我们的炮队对准城墙开炮，炮弹从我部队头上飞过。一发炮弹落在经文学校的一个角落里，炸起的砖头使我数名士兵负伤。费奥多罗夫少尉也负了伤。

由于没有云梯，也不知道在不到二百步远的地方城墙上有一
253 处宽大而易于通行的陷塌缺口（这个情况在两天之后，即5月30

日占领希瓦后才知道），人们当然要退下来。但如何退却？维廖夫金下达退却命令后，因其脸上有一只眼旁负伤，已无法亲自指挥，便把指挥权交给了参谋长萨兰乔夫上校。萨兰乔夫上校命令停在帕尔凡阿塔渠后面的炮队和步兵向城墙密集射击，这样就大大地压低了希瓦人的火力。希瓦人的火力主要是针对将阿普歇伦人夺缴的那两门火炮运送过桥的人。城下的危急处境迫使阿普歇伦人和希尔万人只将伤员运下，阵亡者的尸体都遗弃在战场上。退却得很有秩序，未受到追击。战斗正在进行时，汗王骑马出城，似乎是为了阻止自己人的行动。但其坐骑被击毙，他另换一骑正要策马回城时，发现城门紧闭并已堵塞。他别无他法，只得前往哈扎瓦特山投靠土库曼人去了。汗王的弟弟阿塔江·丘里亚曾被其母指控有害兄之罪而坐牢。现由其亲信从牢中放出并被拥立为汗王。但仍在城中掌权的主要人物不予承认，却表示愿归汗王之叔赛义德·埃米尔·乌尔·奥马尔老人统治。汗王的叔父立即派一代表团往见维廖夫金。

维廖夫金指派洛马金跟他谈判。洛马金提出下列四点必须立即遵行的条件：(1)停战两小时；(2)两小时后必须派遣由最有声望的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前来，并将所能收集的大炮和武器交上；(3)城中首脑应立即前往考夫曼处进行谈判；(4)如果三小时过后不予答复，则城市必将受到炮击。

代表团离去后，军队在射程之外设置了新营地，并为臼炮连和攻击炮连选择了阵地。臼炮阵地距城墙一百五十俄丈，攻击炮阵地距城墙二百五十俄丈。前一阵地上有臼炮四门（炮弹重半普特），后一阵地上有六门骑炮和二门步炮。调派了四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掩护炮兵阵地。到了限定的时刻，因城中部分居民不想投降，城中派出一位使者请求将停火时间延长至次日晨。萨兰乔夫命令臼炮连开炮轰击，共发射了九十二发炮弹，城中三处起火。

此后，才停止轰击三小时。

我方的损失：四名士兵阵亡。负伤的有：维廖夫金中将、布拉
254 夫佐夫少校、阿瓦尔斯基少校、阿利哈诺夫骑兵大尉、费奥多罗夫少尉、萨兰乔夫少尉和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准尉，负伤的士兵三十四人，受震伤的有四名军官、五名士兵，打死马四匹、伤七匹。

如何看待这次作战行动呢？

是一次失利的攻城战吗？但是谁能在城墙高达三俄丈而又没有塌陷的情况下不带云梯前去攻城呢？是一次加强侦察吗？但谁也没有发现什么，甚至没有看到墓地旁边的城墙上有道现成的缺口。知不知道帕尔凡阿塔水渠距城墙有一百二十俄丈远呢？这不需侦察，从泽连宁大尉在1858年测绘的希瓦城平面图上就可看出。知不知道没有云梯爬不上三俄丈高的城墙呢？这也不需耗费人力和火药都可猜到！显而易见，维廖夫金坚信那天要到希瓦城里宿营。他命令整个辎重队紧随部队前进便是明证。要知道，前去攻城也好，前去侦察也好，都不需带上辎重。

维廖夫金显然没有打算前去攻坚。在作战命令中，写得含混不清，说什么："部队正向希瓦挺进。"非常清楚的是，维廖夫金坚信会重演前此数日在各地屡屡发生的事件。比如："部队正向孔格勒挺进"时，他的骑手在前面扬鞭催马驰骋向前的当儿，城中便派出了代表团前来；"部队正向霍杰伊利挺进"时，骑手又在前面显示骑术，城下又出现了代表团；"部队正向曼格特挺进"时，又是那一幕情景，又是来了代表团；"部队向基亚特挺进"时，还是那一幕情景，而且一下子来了四个城市的代表团……这一次怎么能不期望希瓦人也重演那一幕滑稽剧呢？这两天来他们跟我们纠缠不休，只不过为了良心过得去罢了。现在已是到了交出都城的时候了！于是，维廖夫金率领全部人马前去，好似前往万无差错的宿营地一样……

这种错误还谈不上是什么犯罪行为，但不知何故维廖夫金对此错误却耻于承认。在作战报告中，他捏造了种种原由和借口，硬想出了个毫无根据的侦察名称来为自己辩白，实际上却败坏了自己的声誉……就连拿破仑这个人也还犯过错误，而维廖夫金犯这点错误是可以原谅的，何况损失根本不大，战斗结束时并有所缴获。

就是布拉夫佐夫把事情搞糟的，他用那门鬼大炮蒙蔽了维廖夫金和希尔万团。只要派一两个侦察兵潜入墓地观察一下，那门大炮是否真的就象所缴获的那两门一样"随便放在该处"，再有一个灵巧的人向前再走或爬二百步远，就可以发现城墙上那道现成的缺口，那么，当时就能体面地一举占领希瓦城，那么第二天人们对奥伦堡人的无可非议的责难和嘲笑就不会产生了……

当希瓦城下双方对射正酣时，汗王的堂兄弟伊纳克·伊尔塔 255
扎里来到距希瓦二十俄里的扬基渠村附近考夫曼的宿营地，他代表汗王表示无条件投降，请求白沙皇宽大为怀，甚至准备称臣归顺，只是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轰击城垣。

考夫曼要求翌日晨八时汗王亲自前来，在距希瓦六俄里处迎接部队。同时交给伊纳克一张递转维廖夫金的便笺。考夫曼写道："现在汗王派其亲属前来我处谈判，我已答复：明日到达该城，如汗王有意和谈，明日必须亲来欢迎。我将于5月29日晨四时半出发，八时左右将至距希瓦六俄里处。请阁下率所属部队转向帕尔凡渠方面，前往萨雷库普柳克大桥。汗王使者说，约穆德人不听汗王约束，违背汗王意志而动武。我已准许汗王率领随从一百人，前来我方阵地会见。假如阁下于八时以前赶到萨雷库普柳克桥附近，将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城中不再向你们射击、反抗，请您在战与和的问题解决之前，别开枪射击。"

从便笺中可以看到什么呢？明天将有一场人们东奔西跑的热

闹场面，各路部队就要会师了……考夫曼终于成了真正的总司令官……从前傲慢粗卤，几年不予复函的汗王，现在正象一个受人蔑视的败军之将，将带领一支微不足道的随从站到他的面前，俯首贴耳……这一场面将是庄严隆重的，它足以偿还远征中所经受的千辛万苦和苦闷、惊慌……考夫曼一开始会是一副严厉冷酷的表情，继而将变成仁慈宽大的样子……他要向军队发表演说……所有这一切都将登载在报刊上……

凡是知道考夫曼的为人，了解他那种追名求誉、矫揉造作的性格的人，就能准确无误地理解他的便笺的内容。请注意，其便笺最主要之点是停止射击，就是有条件意义的"如果"之后的那句话。

第二天，在考夫曼庄严入城时，汗王也好，维廖夫金也好，都没有前来为他的辉煌胜利增添光彩。他那大失所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伊纳克在晚七时左右返回。维廖夫金收到便笺时炮击已经停止。炮兵奉命对城堡中零落的射击不再还击。

维廖夫金认为，如完全按考夫曼的命令行事，则有所不便之
256 处。他所提出的体面借口中，有一条说：伤员太多，难以转运（我们在此插上一句：毫无任何必要）……因此，只派了两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带了两门骑炮，由洛马金和萨兰乔夫代表自己前去欢迎考夫曼。他和其余部队留在原地。5月29日晨，希瓦城已呈现和平景象。虽然城门上的弹痕已经填塞补好，打坏的城墙垛口已用泥巴修补，但守卫者仍然坐在垛口之间，搭拉着双腿，面对着我们，安安静静地观赏俄国士兵的热闹。俄国人站在城墙跟前，同城墙上面问长问短的守卫者攀谈起来。俄国人收回了昨天阵亡者的尸体，但发现死者的头已被割掉，腹腔都被剖开……

有人向上面喊叫，要他们交出大炮。希瓦人既心甘情愿，又高高兴兴地用绳子给我们放下了两门大炮。只是下述的一个情况稍

稍影响了这种欢乐的气氛。一些波斯俘虏开始从城墙上走了下来，希瓦人以枪声欢送他们，但未加伤害。这些波斯人讲，汗王离城后，城里一片混乱，准备杀掉所有的俘虏，其中有许多是俄罗斯人。这些谈话使我们许多人深为不安。也许这对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有相当的影响。

获悉希瓦城中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好战集团，为了防止在交城时重演曼格特那样的混乱场面，维廖夫金下令占领沙赫阿巴特城门及其两侧的部分城墙。如交城时发生意外，则以武力夺取。

这里一出滑稽剧又开演了……

维廖夫金多次亲自向希瓦人声明他无议和之权，并声称：考夫曼是开进希瓦的各路军队的总司令官，只有他才有议和之权。既然如此，那么，现在当考夫曼已进军到他所指定的会晤地点，即离城六俄里处，希瓦所有官员必将向他靠拢，这是完全自然的，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在中亚各地，城门钥匙一般都由特定官员库尔巴什，即夜间巡逻官（相当于值夜班的警长）掌管。在和平时期，城门只在夜间上锁，而在战时，当然白天也锁城门。如果说到移交城堡事宜，则理所当然，钥匙须交给有受降和议和权的考夫曼。因而，当上述那些坐在城墙上搭拉着双腿的希瓦人听到我方翻译人员向他们喊叫着要求“打开城门”时，只能说：“我们这里没有城门钥匙，所有长官都谒见考夫曼去了。”此外，再不会，也不可能有其 257
它的回答……

但是，我们的人接着就向希瓦人喊道，如果你们不打开城门，我们就把它炸开。

城墙上的人回答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不关我们的事，哈扎拉斯普城门正朝着亚雷姆帕季沙（即半个沙皇或宗主国总督之意，在中亚如此称呼考夫曼）前来的方向，为他敞开着呢！

我们的人又从城下向上喊道：“给我们扔下几把铁锹或砍土镘

来吧。”希瓦人当即满足了这一要求，扔下了几把砍土镘。我们的人便用砍土镘在距城门不远的地方挖土构筑破口炮垒，又从容不迫的量好了与城门的距离，希瓦人仍然平静地坐在城上看着。当炮垒准备停当以后，几发炮弹就将城门炸开一道窄狭的通道，两连（萨穆尔团一个连和奥伦堡第二边防营一个连）人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裂口爬入城内。率领这两个连的是斯科别列夫和骑兵上尉舒瓦洛夫伯爵。希瓦人对此丝毫未加阻挡。于是，沙赫阿巴特城门及其附近的城墙均为我军所夺占，好似经过了战斗，好似动用了武力。但不管怎样，城门是强制打开的。恰在此时，考夫曼所率部队正在另一座城门前列成纵队在军乐声中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呢！

萨兰乔夫离此前往考夫曼处以后，维廖夫金的参谋长由伊凡诺夫大尉代理。他奉命向斯科别列夫送交“原地不动，勿向前钻”的便条时，收到请求说：须调两门火箭炮前来，以防万一。伊凡诺夫回去后，派来了一个火箭炮排，并带来一个便条。后来，斯科别列夫将这一便条呈交给特罗茨基，以证明司令部是赞同他的行动的。伊凡诺夫听到枪声以后，又驰往城门，在那里见到一名哥萨克哨兵，才知道斯科别列夫已率连队进入城内。他在帕尔凡阿塔渠边追上了斯科别列夫，叫他回转，并提醒他已经一次没有执行命令……斯科别列夫却回答说，转回去可怕，停下来危险，只好向前进，占领汗王宫……伊凡诺夫赶忙将此事报告给维廖夫金，维廖夫金大骂起来，并下令转告斯科别列夫，如果他开进王宫，则将处以枪决……当伊凡诺夫再找到斯科别列夫时，他已进入王宫，而舒瓦洛夫率领一些士兵在那里守卫着！

该日晨四时，考夫曼从宿营地出发。沿途村民款待他们。汗王叔父赛义德·埃米尔·乌尔·奥马尔和随从们在距城六俄里处
258 等候。汗王之弟阿塔江·丘里亚躲藏在随从中的最后一排里。赛义德·奥马尔老人向考夫曼脱帽鞠躬，并称，汗王逃往土库曼人那

里去了。

在该处，考夫曼发现了身穿盛装的阿塔江，便问道：这是何人？奥马尔回答说，这是新汗王。新汗王窘困不堪，手足无措，说不出话来……

考夫曼继续前进。在距城两俄里处，与维廖夫金派来的纵队会了面。

实际上两支部队业已会师。部队在萨雷库普柳克桥附近少歇，以便整装后庄严入城。考夫曼要求无条件投降，开放城门，撤除城墙上的大炮，将所有大炮运到哈扎拉斯普城门，考夫曼将率领部队通过该城门入城。赛义德·奥马尔当即派遣亲信执行上述命令。

正在此时（晨十一时），听到了奥伦堡部队方面的轰击声，接着驰来报信者，说那里俄罗斯部队又开始向城市射击……

谁能料想得到，那里正在上演一出冲击要塞的、令人开心的滑稽剧。这个要塞不仅无人守卫，甚至守卫部队还协助进攻者修筑破口炮垒，并拿出挖战壕的工具供给进攻者呢！考夫曼当然立即认为，毫无疑问这是因居民中的某些敌对行为而引起了维廖夫金方面的射击。他昨天还要求维廖夫金不要随便射击哩！于是派遣赛义德·奥马尔亲自前往，采取最坚决的措施立刻制止居民的敌对行动。并给维廖夫金写一便笺，内容如下："我到达阵地以后，受到了萨兰乔夫上校和您属下光荣的部队的欢迎。使我惊奇的是又听到了你们那一方面传来的射击声。马特·尼亚兹前来我处，他令人信服地说，你们的大炮又向城市开始射击。汗王已于昨日随同约穆德人离城而去。当部队的辎重队集结以后，我认为应派部分部队和属下的军队进城，占领城堡和城门。抢劫是禁止的。我希望于二时左右出发。现在比以前更应谨慎，应格外小心戒备。您所派遣的连队、炮队和骑兵已到我处，他们是高加索和奥伦堡两

个军区部队的代表，我将担起责任指挥他们行动。为您取得的胜利祝贺和为您的负伤表示慰问，愿上帝保佑您早日康复。”

259 “为您取得的胜利祝贺和为您的负伤表示慰问”，这里话中是否还有话呢？考夫曼爱讲俏皮话，这在塔什干是一种时髦。维廖夫金复函如下：“在希瓦有两派存在：一派主和，一派主战。主战派不承认任何政权，在城中为非作歹。为了驱散主战派胡作非为之徒，谨防居民们的背信行为，我曾下令用战斗夺占一座城门，业已执行。夺占城门的军队正在城门附近防御阵地等待阁下的命令。对一切抢劫我将严加制止。”

从复函中可以看出：第一，维廖夫金认为那些坐在城墙上、给他吊下了两门大炮并帮助修筑破口炮垒的那些人是主战派，因为对城门发炮受害的只能是他们；第二，他认为这次巧设心计夺占城门的举动是一次战斗……既然是攻占，就应受到战功奖励！

二时左右考夫曼收到该信，当时他正在部队的前面率部入城。

格罗杰科夫在其著作中完全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他以下述语句斥责了维廖夫金玩弄的把戏。他说：“从上述各种情况可以看出，加速夺占沙赫阿巴特城门毫无任何必要，此举只能有一种解释，这就是维廖夫金想借此表明，占领希瓦的是他而不是土耳其斯坦部队。”

我们认为应当补充一句：为了替自己最后这一次的擅自行动辩护，维廖夫金还可以援引给他的指令，那指令曾授权给他在与考夫曼会师之前可以不管敌人与考夫曼之间的谈判，自己也不接受任何条件而便宜行事。我们已经见到，他还亲自率领着所属的大部分部队，真的还没有和总司令官会师，可见还没有完全归总司令官统辖和指挥，因而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考夫曼得悉，希瓦人业已执行他的所有指令，前往汗王宫的街道沿途都已收拾完毕，于是当日二时他在希尔万团军乐队演奏的

达尔金进行曲的乐声中进入城内。随同入城的有九个步兵连、七个哥萨克连和八门大炮。考夫曼本人不是走在最前面，而是和皇族大公及司令部人员走在队伍的中间：他汲取了埃里温的经验教训。考夫曼经常忆及并讲述帕斯克维奇的故事。帕斯克维奇进入 260
埃里温城时，大家都穿远征服装，只有军法官一人头戴三角制帽①。有一个发誓杀害帕斯克维奇的狂人埋伏在城门之上，他把军法官当成了部队的主要长官，果真将他打死了……民众在城门两侧欢迎考夫曼。赛义德·奥马尔老人脱帽站在人群的前面，他的身旁摆放着集中起来的希瓦大炮。所有广场和街头巷尾挤满了载有各种财物、妇女、儿童的大车，这些人是从城郊来此避难的。

顺利摆脱了战争恐怖的人们高呼致意，挤在前面的波斯奴隶伸出自己被镣铐磨坏了手脚兴奋地欢呼，这些人声和进行曲的乐声打成了一片。军队进入城堡后停在汗王宫前。考夫曼绕行部队一周，祝贺获得的胜利，祝贺光荣的远征，并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对军队的服役、战斗和取得的功勋表示嘉奖。

接着派一连人进入宫内担任守卫。随后考夫曼及随员进入宫门。他们在一个窄小、低矮的小门前停了下来，因再往前就不能骑马了。考夫曼下马后，步入铺满地毯的内宫。在敞开的回廊中，安放着汗王的宝座。汗王通常在此正式接待宾客。现在这一宝座保存在莫斯科兵器陈列馆内。

考夫曼在回廊的阳台上接见了城内和城郊的代表团。他对代表们讲，他们无须担惊受怕，并可将此意转告人们，俄国人不会侵犯他们，也不准别人欺侮他们。

由于维廖夫金没有亲自前来与考夫曼会师，遵照穆罕默德的遗训（如果山岳不能走到你跟前，你就要亲自走到它身边去），考夫曼带领一个哥萨克连的卫队，经过沙赫阿巴特城门前往维廖夫金

① 旧时某些官吏所戴的制帽。——译者

的兵营……在这里他也是绕行军队一周，祝贺他们的胜利，对他们的服役表示嘉奖。

维廖夫金大概甚感尴尬。考夫曼对他的最后一次行动极端不满，派人进行了调查，详细询问了看到那出滑稽剧的希瓦官员季凡别基马特·尼亚兹。人们都说，最后这次仿佛用战斗来夺占希瓦的想法出自斯科别列夫……看来好象如此。

由于参谋总长于1873年第4728号批语中指出：关于提请颁发圣乔治勋章事宜应在立功后两周内进行，逾期不再办理，因此许多认为自己值得受奖的人们纷纷呈送报告，描述了自己立功的经过……

261 在野战司令部的第128号卷宗第56及57页是斯科别列夫的奖状及由洛马金和维廖夫金签署的请奖报告。报告内容是："在5月29日希瓦城墙下的战斗中，他在距城二百步的地方修了一个破口炮垒，将城墙轰出缺口，第一个冲入城内，占领并打开了城门，一直坚守到主力部队到达。为此，我建议授予斯科别列夫以四级圣乔治勋章。"

考夫曼在旁边亲笔批道："该事非其一人所为，在一起的有舒瓦洛夫伯爵，他们二人一道冲击并占领了城市。"考夫曼将乔治勋章改为二级斯坦尼斯拉夫勋章。

5月30日是彼得大帝诞辰纪念日，军队中举行了感恩祈祷，并为彼得大帝及希瓦战争中阵亡将士举行了祭祷。是日，派遣了一名骑手携带文件和电文经布哈拉前往塔什干，以便将文件和电文呈交和拍发给皇帝陛下。电文内容是："奥伦堡、高加索和土耳其斯坦三路部队英勇忠诚地克服了(?)大自然在上千俄里广阔地带所设置的难以置信的重重困难，勇敢大胆地挫败了敌人阻止进军希瓦的一切企图，击溃了土库曼人和希瓦敌群在各处的阻击骚扰，于本年5月29日胜利地进入并攻占了汗国都城。5月30日，

当彼得大帝诞辰之际，我军为我皇陛下举行了祈祷，并为彼得大帝和在希瓦战争中阵亡的功臣们的冥灵举行了祭祷。希瓦汗王表示完全投降、自愿归顺并移交汗国，在我尚未答复的时候，他出逃离城外，现隐匿在约穆德人部落中，至今不知他确实在哪里。我皇陛下的军队士气高昂、精神振奋、矫健雄壮。”绝妙的是，专送这一电文的骑手到达塔什干的时候，恰好从维尔纳至塔什干间的电线路刚刚架好，发出的第一封电报就是占领希瓦的消息。在祈祷时齐声为皇帝陛下及皇族祝福，并用希瓦的大炮和希瓦的火药鸣放了礼炮。

在占领希瓦的次日，土耳其斯坦部队沿哈扎拉斯普大道后撤一俄里半，在根德里缅果园附近扎营。奥伦堡部队仍留在通往卡扎瓦特的路旁原驻地。高加索部队已与维廖夫金分开，它驻在这两路部队的中间，在通往乌尔根奇路旁的一个大果园内。这样一 262
来，所有通往希瓦的主要道路都被截断。

我方占领希瓦城的时候，部队的兵力有：291 名军官和 6,674 名士兵，有大炮二十六门和十一门火箭炮。6 月 4 日，诺沃姆林斯基上校的纵队到达，有 458 人和四门大炮。19 日来了一支骑兵部队，有 602 人和四门火箭炮。6 月 26 日，德列舍恩纵队，其中包括最后一个从锡尔河前来的叶西波夫中校的哥萨克连，有 792 人、四门大炮。如果加上孔格勒的驻防部队 424 人和两门大炮，江卡拉的驻防部队 281 人和两门火箭炮，以及舰队的 257 人和十二门大炮，则截至 6 月末为止，在希瓦汗国境内，俄国军队的总数为 9,778 人、四十八门大炮和十七门火箭炮。在后方各堡垒内留驻 2,470 人和八门大炮。总计起来，共动员了 12,248 人、五十六门大炮和十七门火箭炮。

虽然军队自己没有抢掠居民，但驼夫和骑手似乎认为自己是我们的同盟者而有权获得一份卤获物，对此他们不想放弃。获得

解放的波斯奴隶开始惩治原来的主人。为了制止抢掠杀戮，将第一批逮捕的两个波斯人交野战法庭判决。5月31日在广场上处以绞刑。

和通常一样，前来拜见胜利者的有各式各样的代表团。当然，大多数来此是出于好奇心理。其中也有来自土库曼人约穆德部族的代表团。汗王就隐匿在那里，但他们故作不知。

考夫曼为什么不喜欢阿塔江·丘里亚呢？是否因为他在希瓦投降谈判中未能起主要作用，因而说明他缺乏主动精神？是否因为他过分温文尔雅，好似他"身不由主地当上了汗王"，准备随时还给兄长似的？还是因为他身高体瘦，其貌不扬？反正考夫曼不愿和他打交道，而要求出逃的汗王迅速前来请罪。很有可能的是，考夫曼认为，在人民眼中如果他们的合法汗王不来亲自出面低头认罪，那么这个胜利是不彻底的，因为他向希瓦人发出的许多告示中曾多次声称，他不是同全体人民，而是同汗王一人作战。所以在汗王尚未亲自出面，尚未承认战败的情况下，对希瓦之战好似尚未完结。

也很有可能的是，考夫曼对赛义德·穆哈默德·拉希姆汗是否已永远放弃了王位，其弟阿塔江登上王位是否牢靠都有所怀疑。
263 在这种情况下，当旧汗王重返王位时未必能遵守与新汗王缔结的和约。这种情况在中亚是屡见不鲜的。

汗王大概想，由于他蛮横无礼，起码要受到绞刑，因而在没有安全保证以前，他不敢贸然前来。只有当6月1日考夫曼劝其返回掌握"祖先遗留给他的政权"，并保证对他没有恶意时，汗王于6月2日傍晚返回。尽管他到考夫曼大本营时脱了帽，但为了保持过去的一点尊严，他没等让座，便马上自己坐到地毯上了。在资料中记载着"他跪了下去"，这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里人坐的姿态就是这样。

考夫曼对汗王列举了他的罪状，指出他身边的坏人出坏主意而招致这样的结果，许诺他复位，并建议他在果园内已准备好的帐篷里休息一下。就这样汗王开始了光荣的俘虏生活……

6月5日，汗王观看了土耳其斯坦部队的检阅和操练。6日结束俘虏生活。汗王被放回希瓦城，对汗国体制则提出了下述意见：汗王只掌管诉讼之权，行政权力则应交给季凡（咨议会）。季凡由七人组成，其中四人由考夫曼委派，三人由汗王委派。我们委派的四个人是：伊凡诺夫、波扎罗夫和霍罗什欣，还有塔什干的一个萨尔特商人阿尔登·巴伊。汗王委派的三个人是：季凡别基马特·尼亚兹、伊尔塔扎里·伊纳克和授典大臣阿卜杜勒·巴伊。汗王不得不和他的主要谋士分手。他的主要谋士是另一个季凡别基马特·穆拉德和随同汗王逃往约穆德人处的一个官职相当于哥萨克大尉、叫拉赫麦特·乌拉的头目。他们二人都是俄国的凶恶敌人，都被逮捕而押往卡卢加……阿塔江准其所请，前往麦加。但在途中他又改变了主意，在梯弗里斯请求到特维尔龙骑兵团服役。

季凡（咨议会）的第一件事便是讨论解放波斯奴隶的问题。波斯奴隶等待俄国人的来到为时已久。现在他们大多数人都已脱离了原主人，并纠集成帮，在一些地方开始惩治他们原来的地主。那些没有来得及或未能逃脱奴隶生活的人都被他们的主人藏在各种密室里，带着锁链绑在墙上。他们还带着锁链被牵出去劳动。

6月11日，考夫曼请汗王前来，说服汗王趁俄国军队尚未撤离，能予以协助时，尽快解放奴隶。翌日季凡（咨议会）作出了消灭奴隶制的决议，汗王也向各地发出了包括下列内容的告示：

“朕赛义德·穆罕默德·拉希姆·鲍加杜尔汗为对俄国皇帝陛下表示极其尊重之意，命令我汗国所有臣民迅速给予我汗国境内所有奴隶以完全自由。从现在起，我汗国奴隶制度永远废除。让这一博爱事业成为我国光荣的全体人民对伟大的俄国人民尊敬 264

爱戴永世友好的保证。”

“朕要求全民准确无误地执行这一命令，否则严加惩处。从今以后，所有从前的奴隶都是自由民，应与我汗国其他臣民享受同等权利，并在破坏国家安宁和秩序时，将受到同样的处罚和审判。因此，朕号召他们遵守秩序。”

“从前的奴隶愿留在汗国者，有权在我汗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愿离开汗国者可去任何愿去的地方。对愿离汗国的人将另宣布专门措施。女奴隶与男奴隶权利相等，一律解放。凡遇已婚妇女与男人争执之事，皆由法官根据伊斯兰教法典裁定。”

这一告示的笔法本身就表明了它是出自俄罗斯人之手。这样也更好。在汗国境内有近三万名奴隶。约有六千五百人从前为汗王及一些私人所解放。这六千五百人拥有四十四俄亩土地或者说六十五人有近半俄亩，每人只有十六平方俄丈。

愿意返回祖国的人应该集中于集市点(汗国境内有三十七处)先向乡长登记，然后他们自己选出小队长，前往卡塔巴格果园的集中点，北方的则前往库尼亚-乌尔根奇，从集中点以五、六百人为一批送往克拉斯诺伏斯克，那里停有俄国轮船，然后载往波斯。

由于集结进度迟缓，9月前才送走6,337人，在俄国部队撤出汗国之前许多波斯人没有来得及离开，以致许多人以后在土库曼人的打击下丧生……在第二年，即1874年又走了1,750人。

马特·穆拉德被捕，其财产被没收。现款有48,844卢布40戈比小银币，其中一部分是我国所谓的银行硬币(一卢布的、三卢布折合七十五戈比的、半卢布的和四分之一卢布的)。这笔钱全部缴交野战金库。金银珠宝等物价值25,640卢布。但上述各物在汗王宫内并未发现。汗王宫内密室很多。比如，有一次在一个小屋内发现有一块冰，但是过了半小时再去找这个小屋，就怎么也找不
265 到了。人们说，似乎在5月28日混乱之际，王宫遭到平民的抢掠，

但更可能的是，所有财宝都被汗王的妻妾藏匿起来了。大量的贵重武器、许多镶嵌金银的马鞍和包裹以及不少贮存衣料和地毯的库房等，都是抢掠的盗匪不肯轻易放过的。最贵重的马具和武器连同马特·穆拉德的珠宝箱全部运往彼得堡，呈送皇帝陛下及皇族中其他显贵。希瓦汗王的宝座运交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的多棱宫。其余武器和地毯分给了各级军官，衣料及长衫则分发给了部队的士兵。

6月10日前来的代表团当中，有一个是在阿姆河右岸河口地区游牧的卡拉卡尔帕克人的代表团。他们请求接纳他们为俄国臣民。给他们的指示是，要对此事慎重考虑。但两天之后，他们又来重申自己的请求。于是，缔结和约时，考虑了这一情况，把他们的游牧地区和割让给我们的右岸领土连结了起来。

6月底，曾给马尔科佐夫充当向导的阿塔穆拉特来到希瓦城。从他的口中人们得悉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进军失利的详细情节。根据考夫曼的说情，汗王准许他这个可恶的仇人仍在汗国境内居住，条件是规规矩矩，不许惹事生非。

当时，测绘人员进行了地形测量，确定了各地的天文定点，各种专业人员搜集了这一地区的统计资料：动物、植物、人文和历史等方面的资料。为了保护这些考察人员的活动，特别是格卢霍夫斯基上校的侦察活动，也为了奥伦堡部队便于提取运到孔格勒的给养以及为了降低希瓦的物价，将奥伦堡部队移驻于库尼亚乌尔根奇。格卢霍夫斯基应从该处率领骑兵随同地形测绘人员前往萨雷卡梅什。但这么多的考察者却没有进行一件最主要的考察工作，就是说，谁都没有到1717年屠杀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部队的波尔苏去……在四个月的时间内，这完全是可能办到的。直到1874年1月，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伊凡诺夫上校才利用机会组织了一支考察队前往波尔苏，在那里举行了祭祷并鸣放了礼炮三响。

6月23日，乘坐《撒马尔罕》号轮船前往卡扎林斯克的有：尼古拉·康士坦丁诺维奇大公、维廖夫金中将及向皇帝陛下呈送详细奏折的专使凡·杰尔·弗利特中校。20日，在整个远征中伴随部队的布哈拉使者伊萨麦金·米拉胡尔携带考夫曼写给埃米尔对其支援与协助表示感谢的信件和丰厚的礼物返回布哈拉。7月8日，埃米尔新派的使者到达，祝贺占领希瓦的胜利，并赠送了礼物。

266 读者一定还会记得，上面下达的命令是："在惩治希瓦之后，我军应立即从其领土上撤离干净。"没收了汗王宫内贵重财物算是对汗王的惩罚。马特·穆拉德所聚敛的财物已被没收，其本人已同拉赫麦特·乌拉一起遣发到卡卢加。可否认为这便是对希瓦的惩罚？当然这里不能把希瓦只看作一座城市，而是整个汗国。务农经商的居民过去对我们的态度总算是比较平和的。而游牧居民，特别是兼营畜牧业和抢劫生意的土库曼人，一向是骚扰我们部队的每一支袭击队的核心人物。但我们没有能够给他们一次真正深刻的教训，没有一次使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厉害。真的，考夫曼在告示中曾多次宣称，他不是同人民，而是同汗王一人及其大臣们作战。但如何开导这些游牧居民使他们弄通，汗王之所以收容他们在汗国境内栖身避难，条件就是要在战时将他们当作一股力量编入民军呢？如何教训这些盲目跟着他们的主子行动的土库曼人呢？正在此时，即7月间，在哈尔阿塔和阿尔蒂库杜克苦于无所事事的最后一批军队开来了……实际上土耳其斯坦的主力部队没有经历过一次重大的战斗。隔河射击谢赫渠附近的希瓦军营也不能视为一次什么重大的战斗……

土库曼人有近三万五千帐户，男女人口约十七万五千人。土库曼人经常抢掠希瓦近邻，他们也互相抢掠，而且不听汗王管辖。6月3日考夫曼对前来见他的土库曼人首领宣称，再不能容忍他们继续抢掠和不服汗王管辖的行为。再要胡闹，就"决不饶恕你

们。”接着季凡(咨议会)作出决议:所有居民包括土库曼人在内应一律按摊派规定,照价向俄国军营供应粮食。这些牧民不耕、不种、不收,也不在粮仓存粮,需要粮食时就到农民那里去抢,他们怎能提供粮食呢?抢掠已被禁止……可以预先说明,甚至半定居的土库曼人也无力圆满满足这一要求,因为去年收获的粮食他们自己几乎都已吃光,而新粮尚未成熟。

后来,6月18日,公布了汗王解放奴隶的告示。土库曼人的一部分土地主要是种植埃及高粱和苜蓿作牲畜饲料,少部分土地种植粮食,而从事耕耘的根本不是他们自己,他们甚至不愿清理修整渠道,尽管这也是一种徭役。给他们耕地的是俘虏来的波斯奴 267
隶,这是他们从千里之外的不知什么地方抓来的!土库曼人连一个奴隶也没有释放。

对土库曼人这两件违抗命令的事,考夫曼决定课以罚金。罚款限度“以不致使他们彻底破产为准则,但要相当削弱他们的力量,打击他们那种傲慢自矜态度,使他们难以恢复元气,从而达到使他们俯首就范,服从汗王管辖的目的”。特罗茨基主编的《资料》中便是这样记述的。

考夫曼及其共同建立功勋的僚属之所谓“惩治希瓦”,就是惩治土库曼人……在资料中对此是直言不讳的。比如:“否则就没有达到整个远征的目的,因而俄国军队就不能从汗国领土上撤出,这是和皇上‘惩治希瓦’的意志相抵触的”……(见《俄国军队在希瓦汗国》第47页)。

希瓦的赔款定为六十万卢布。其半数应由哈扎瓦特的土库曼人承担。其中十万卢布应于7月7日至17日这十天之内交付。剩余二十万卢布于以后五日内交付,也就是说到22日全部交清……把他们的首领都召集起来并宣布了要求。我们不能再把限期向后拖延,因为八月间我们将动身返回。这些首领还不是全部,直

到7月5日才集合在一起，因而到7日他们未必能将赔款要求通知到自己人中去。于是7月6日释放五位首领，其余十二人留作人质。这也是一种别出心裁的办法，正是把那些应从属下各部落收集所摊派现款的人扣留为人质了！显而易见，此举足以激怒土库曼人，并使之骚乱起来……可以想象得到，解放奴隶的本身其矛头也是针对土库曼人的。

为了逼迫哈扎瓦特的约穆德人迅速无误地交付罚金，向他们派出了一支可以说是前去执法的部队，由戈洛瓦乔夫将军率领，有八个步兵连、八个哥萨克连，带有大炮十门和火箭炮八门。骑兵由勃洛克上校指挥。部队包括占领希瓦后到达的诺沃姆林斯基、德列舍恩、叶西波夫和格林瓦尔德等人。这是为了表示公平，也叫这些后来的部队"尝尝火药味"，为这一"正义"事业出力。当然只有一事令人奇怪：土库曼人尚未表示拒绝交付赔款，却已向他们派出了执法部队……

1873年7月6日向戈洛瓦乔夫下达了第1167号指令。后来考夫曼不得不为此感到惭愧，他多方辩解，似乎指令中非常严厉的词句只不过是修饰文体的一种比喻手法，而执行者却只按其字面意义来理解执行，这并不是他的过错……开头他根本不承认有这
268 个指令。著名作家斯凯勒在给美国公使的报告中描述他在土耳其斯坦军区的见闻时，顺便提及考夫曼曾于7月6日在军队中下过一道有这样内容的指令。该报告刊于北美合众国外交官员官方报告的红皮书中……这一消息引起了非同小可的影响……人们纷纷斥责俄罗斯人，说他们的野蛮习性及残暴行为和匈奴人及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相上下。

我们反驳说，斯凯勒在造谣，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命令。事实确是如此，命令是没有的！曾经有过一个指令，而且完全记在另一个发文簿上！

正当俄国对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兽行大声疾呼的时候，斯凯勒的大作《土耳其斯坦》① 在英国出版了。他指出了俄罗斯人在中亚的同样兽行。列举了1873年屠杀土库曼人和1875年粉碎浩罕两事。俄国刊物对其列举的事实，主要是命令本文表示愤慨。另一个美国人麦加恩所写的通讯中并未提及此事，因此有人将该文与通讯加以比较，对斯凯勒的文章的真实性甚为怀疑，也有人完全相信斯凯勒的文章。

《土耳其斯坦新闻》的编辑马耶夫曾亲自参加过执法部队，但他写的反驳文章软弱无力，对考夫曼、特罗茨基、戈洛瓦乔夫和斯科别列夫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极口称赞说，对他们无须进行辩护，因为"他们都是光明正大、人格高尚、富有才干的人，某些评论家笔下溅出来的污垢无损于他们的声誉"。马耶夫挺身而出维护了整个俄国军队。

马耶夫的辩护文章同样载于《资料》之中。但这是完全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他《资料》中所绝对肯定的正是马耶夫所否定的东西。

当然，马耶夫在文中提到，没有下过命令，军队什么都不知道，只有考夫曼知道向谁发了指令，他知道戈洛瓦乔夫不会滥用职权。马耶夫没有附上该指令的原文，但他说："考夫曼将军在指令中并未下令消灭包括妇孺在内的土库曼居民。在远征中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对此都可加以说明。"这些事件是：(1) 第一次冲突后，戈洛瓦乔夫释放了十五名俘虏；(2) 麦加恩只看到过一个被打死的妇 269
女，当然这是令人十分惋惜的，但也不必为此大惊小怪；(3)军官和士兵对土库曼人"扔弃"在路上的妇孺非常人道；(4)如果戈洛瓦乔夫一个不剩地杀绝了土库曼人，那么7月15日前夜是谁向部队进攻的呢？

---

① 尤金·斯凯勒著：《土耳其斯坦》("Turkistan", by Engene Schuyler)。——译者

此外，如果俄国人残酷杀害土库曼人的妇孺，那么土库曼人一定是憎恨俄国人的，但事实上恰恰相反。他们都认为我们比汗王好，当与汗王有争吵时，总是拉上他到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处去评理。

至于谈到浩罕，我们只是在那里协助汗王，在他的眼前征服了那些不听他话的臣民。所有关于斯科别列夫凶狠残暴的胡言乱语都是毫无根据的谎言诽谤。

总而言之，他为俄国军队进行了辩护！

现在我们将这个有名的指令摘录一段："为了就近监督约穆德人交付赔款一事，请阁下于7月7日率部出发，前往哈扎瓦特，在该处将部队布置在适当地点。如果阁下发觉约穆德人不是收集赔款而是集结起来抗拒军队或有换地游牧的迹象时，则我建议您当立即率部前往约穆德人游牧地区，即沿哈扎瓦特渠及其支渠一带**将这些游牧的约穆德人及其家小完全彻底清除消灭**。其财产牲畜等物全部予以没收。"

问题够清楚了吧？没收土库曼人的财产，消灭土库曼人的家小！

不幸的是，考夫曼将这一指令也送给了萨兰乔夫一份。他接替了奥伦堡军区的代表维廖夫金的岗位。奥伦堡军区的首脑克雷扎诺夫斯基由于和考夫曼的特殊关系，得到这样的文件当然甚为高兴。

萨兰乔夫本人也于7月6日收到了第1169号指令。指令中说，格卢霍夫斯基从萨雷卡梅什返回后，奥伦堡部队应前往克齐尔塔基尔，不必去霍杰伊利。如发现土库曼人有意抵抗或有逃走动向，"则请阁下立即采取行动开赴约穆德人游牧地区，**清除消灭游牧区及其家小**，其牲畜和财产予以没收。"词句上有些不同，用了"采取行动"的字样，但其内容完全一样，即消灭家小，没收财产。

无庸置疑，考夫曼正是想要把这个可恨的部族无论老少统统消灭掉……在资料的第 51 页上引证了考夫曼向首领们讲的话，“惩罚将是残酷无情的，你们本人，你们的家庭和全部财产将遭到毁灭，其罪过全在你们自己……”

假如读到这里，还有人表示怀疑，那么我还可以引证考夫曼的另一道指令，这就是 7 月 10 日他下达给戈洛瓦乔夫的第 1217 号指令，这道指令和前两道一样，附在《资料》里面。

在这个指令中，考夫曼通知说，他只将扣留在兵营中的首领们释放回去，并“对他们宣布，如果居民不从自己的居留地点逃走而在收集赔款，则阁下可暂停破坏其财产，而要监视居民的行动，一旦发现他们有出逃迹象，便请执行我关于彻底消灭不驯服的部族的命令。”

《资料》虽然是 1883 年考夫曼死后刊印的，但其编辑工作却是早已开始了，当然是在考夫曼亲自担任主编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该《资料》第 49 页第 6 行及第 20 行的叙述中，将下达给戈洛瓦乔夫和萨兰乔夫两个指令的措辞修饰得十分巧妙，只将“完全地……消灭……及其家小”等词删除未用。但在附件中这些词并未删去……这已是特罗茨基的功劳了。现在我们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那五个首领于 7 月 6 日离开希瓦城，也就是说，当日傍晚他们的阿乌尔、基什拉克或者游牧人居住区就已知罚款的事，第二日，即 7 月 7 日，就应开始缴纳罚款。那些首领被扣留的乡村也是在当日傍晚获悉罚款的事的，这种消息在游牧居民中传得很快。要知道，是应该给他们考虑和商量的时间，而考夫曼正不想这样做。就在 7 日这天派出了戈洛瓦乔夫率领的部队去进攻土库曼人。考夫曼事前知道，土库曼人根本来不及，也可能不愿交付罚款。“如果您发觉……”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其含义是否是：如果您确信不疑或者已被证实呢？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的意思很简单：

如果您认为……或者换一句话说，如果您找到适当机会，就可加以利用，以便部队为丢弃在进军途中的炮兵贮备找到合理的报销根据。这样一来，部队就可赢得因战功而受奖的权利，而不只是因千辛万苦、历尽艰辛的远征而受奖。

作战行动的表面形式和内幕完全不同。战争时期在司令部当
271 过参谋的军官对此十分了解。如果我们已经越过战场，军队提出的所有消耗及用坏物资并不是都能报销。规定就是如此。但需派遣某部分部队去执行战斗任务时，对上述规定并不提及，而所有部队的长官当然对此心中有数。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几个邻近的基什拉克的土库曼人一定要集合起来商量一下该怎么办。戈洛瓦乔夫从何处，根据什么迹象可以看出土库曼人集在一起不是想换地游牧呢？因此只要他们一集结，就得用武力驱散、打击和消灭……

总之，7日晨四时执法部队出发。8日侦探向戈洛瓦乔夫报告说，土库曼人聚集在布兹古缅，商议后得出结论：他们无处可以换地游牧，与俄罗斯人战斗甚为可怕，在十五日内交出三十万卢布无法办到，因为任何人手中都无现款，而在十五日内卖掉财产也不可能……那些富裕的人都决定到伊斯马穆特去，远离开俄国军队，但绝不能到荒芜不毛、炽热如火的荒野沙漠去，在那里对人们有饥饿、死亡的威胁。那些没有运输工具的人决意留下，但他毫无办法交付赔款。

暂时还看不出土库曼人有什么罪过。但既然他们准备去伊斯马穆特，就不知他们怀有何种目的。戈洛瓦乔夫便认为自己有权开始执法行动……9日晨，他们从哈扎瓦特附近的宿营地出发，八时前便到达布兹古缅。在该地从土库曼人手中逃出的波斯奴隶证实：约穆德人在逃往伊斯马穆特阿塔。戈洛瓦乔夫立即派勃洛克率领五个哥萨克连前去追赶，并派许多小队将沿途村落烧光。

第一个起火的是居民离弃的大村落布兹古缅，该村的长宽各有数俄里。斯凯勒肯定地说，戈洛瓦乔夫曾对勃洛克讲，“要以契尔克斯人的精神去行动”。

斯凯勒在其著作第 2 卷第 359 页上说，在开始行动之前，戈洛瓦乔夫召集了所有军官，向他们宣读了所收到的考夫曼的命令：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不得宽恕。而对高加索的军官加以解释说：“希望你们在执行命令时要拿出契尔克斯人的作风，不用思索，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打死。”高加索的一个年老的上校对此这样回答：“当然，我们一定准确无误地执行您的命令。”高加索的骑兵营，即两个哥萨克连，当时是由克维尼塔泽上校指挥的。就是说，上面提到的那个上校就是他。马耶夫却将此事说成是怀有恶意的、笨拙的虚构。但勃洛克的行动本身恰恰证明了，命令他去干的正是骇人听闻的勾当……绝不应认为，他是出于一时的冲动拿出了契尔 272
克斯人的劲头而干出了这样的卑鄙勾当！比如说，他的一些哥萨克连的指挥官是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莱赫坚贝格斯基公爵、克里德涅尔男爵和冯·格柳恩瓦尔德等人。难道他们是契尔克斯人吗？实际上他们连哥萨克都不是。最后这两个人只不过想要飞黄腾达，找人作靠山，才和哥萨克攀搭上的。

在人们离弃的各个院落里，还有很多没有打场的庄稼，一垛垛地堆在那里。最先付诸火炬的就是这些庄稼垛子。扬基亚勃和别杰尔克特两个村庄也被烧毁了。这两个村庄旁边都有同名的水渠……不久，从前卫部队克里德涅尔男爵的哥萨克连队传来消息说，道路左侧发现有大批牲畜和大车向沙漠方向移动。勃洛克闻讯，立即率领其余哥萨克连驰往前卫部队。土库曼人正向一个湖泊前进。有条水流将该湖与扎伊克什湖连接起来。7 日那天，部队还在扎伊克什湖旁宿过营。这两个湖泊实际上是由哈扎瓦特渠水泛滥集流而成的，水流很急。我们所谈的这个湖并不很宽，只有

几十俄丈，但个别地方相当深。土库曼人想沿着湖岸绕过去，然后前往阿尔曼奇村，此后便是通往伊斯马穆特阿塔的、已被人马踏平的道路。但当他们发现有骑兵向他们追来时，便丢弃了牲畜，从大车上卸下马匹，疾驰而去。当然妇孺和体衰的老人留了下来。一些没有抓到马匹的不幸者守护着他们…… 土库曼人丢弃了财物和家小，当然他们没有想到，俄罗斯人在告示中已经明文宣布平安无事，还会加害无力自卫的妇女儿童。他们还不知道，后面追上来的是盲目执行严酷命令的那些“契尔克斯人”——勃洛克、克里德涅尔、冯·格柳恩瓦尔德等人。

现在我们引述《资料》第 53 页上的一些话：“哥萨克驰过这个车队时，一个人都没有放过，特别是杀戮了随车步行的武装人员。有几个护车的人在哀告求饶时，突然抽出藏在长衫下的匕首和短刀，但只杀死了一名哥萨克……

当哥萨克赶到湖边时，土库曼人的家属正集聚在前面的大车上…… 我们最好还是引述《资料》中的话：“这里一幅可怕的情景出现在哥萨克的面前：水深流急的湖中简直挤满了土库曼人的男女老少，他们都跳入湖中躲避追上前来的哥萨克，绝望地挣扎着向
273 湖对岸游去。土库曼人的男女老少在这里死了约两千人，部分淹死在湖中，部分沉溺在湖旁的沼泽里……”虽然这种场面已经非常可怕，但是不知恐惧的勃洛克又来了个火上加油，下令火箭炮放了几炮……《资料》断言，这些炮弹是向湖对岸发射的，似乎急驰而过的约穆德人和前面游到湖对岸的人从那里向哥萨克开枪射击了。但是，我们知道，该资料是在斯凯勒的揭露已过八年之后刊行的，我们已经看到，有资料企图掩饰考夫曼那种毫无必要的残暴行为，有意将其指令原文中的“完全……消灭……他们的家小……”等词语删去。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资料不会十分信赖。纵使如资料所说火箭不是为了加紧消灭淹在水中之人，但谁能保险，

这些火箭都能达到预定的地点呢？发出吼声带着火尾的火箭炮本身令人望而生畏。火箭在填装时、在远征途中运输时都经常发生故障，因而火箭发射时经常在人们的眼前爆炸，不是炸坏了炮架，就是伤了自己人。所以说，当火箭发出时，只要不在炮架前爆炸而伤了自己人，就已经谢天谢地了，那里还能要求命中目标呢！

还有，湖对岸是一片沼泽地，按资料的说法，浮过湖的人都在那里沉陷而死，那么，又是谁从那里向哥萨克开枪射击呢？

勃洛克打了九炮后，在湖边作了短暂的休息，欣赏了“可怕的情景”，然后转回来把遗弃的牲畜赶集在一块。在休息时，军官和哥萨克探视了负伤的土库曼人，给他们送了水，反正这里有足够的水。给他们裹扎了自己打的伤口……然后把他们留在太阳光下养息……在返回途中，对于幸免于难，坐在车旁的妇孺未再动手……这种仁慈之心已不符合消灭家小的命令，考夫曼未必会因此而嘉奖他们！

在我们已经提到的7月10日的指令中，考夫曼称赞了戈洛瓦乔夫的行动。指令的开头讲道：“阁下的行动明智而又果敢，但我认为，垛积的庄稼及贮存物资似可不必烧毁。在惩治约穆德人之后，留下这些物资，那怕是其中一部分均可变为现款，而现款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戈洛瓦乔夫做过了头，并不是一切行动都是明智的。但是上述指令到他手中时，他已烧光了十三个村庄。这些村庄是：伊什马亚塔凡、叶弗列姆、阿尔曼丘、巴达兰、卡尔佩什雷、阿克帖克、普拉萨尔坦、昌格雷亚勃、大卡拉库拉克、小卡拉库拉克、季列克利和比什基尔①。连同以前烧毁的共十六个村庄。夺获的牲畜有：羊1,925只、牛914头、牛犊355头、骆驼18头、马3匹、驴12条。土库曼人获悉这种蹂躏暴行后，已不再在伊 274
斯马穆特阿塔停留而前往伊兹穆克希尔去了。戈洛瓦乔夫于11

① 文中说十三个村庄，但所列举的只有十二个村庄。——译者

日尾随其后到达该处时，土库曼人已逃往伊利亚雷。13日戈洛瓦乔夫又赶往伊利亚雷。他在距伊利亚雷三俄里处的昌迪尔村宿营。在该地收到土库曼人一封信，他们在信中相当实在地说："我们原拟出卖耕地和牲畜以交付赔款。假如你们能将践踏的粮食和夺获的牲畜折合为现款，其余钱款再给一个月期限我们即可交清。否则，我们确实无力为你们效劳。"

戈洛瓦乔夫将这封信转呈给考夫曼了，因为那是写给考夫曼的。但他自己却复函要求三天之内缴纳十万卢布。如明日，即14日，首领不来报告收集赔款情况，那么他将以民众违抗考夫曼的意志而采取行动。

当日下午三时左右，土库曼人进攻了部队。派去迎战的四个连携带两门霰弹炮击退了正面的进攻，至于迂回的土库曼人群，则由兵营方阵侧翼各方予以迎击。骑兵奉命前去追击退却的敌人，一直追了三俄里半远，直到伊利亚雷为止。晚七时返回兵营。在这次战斗中勇敢的卡缅涅茨基准尉被打死。当日他是骑兵值日官，当他巡查了哥萨克岗哨后，与已经离开土库曼人准备后撤的岗哨重新投入战斗时战死。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四名哥萨克，第五个人受了重伤。卡缅涅茨基的尸体被砍成数段。这个卡缅涅茨基正是在阿姆河上缴获第一条希瓦船只的那个人。

这一夜平静地渡过了。翌日，即14日，首领们根据戈洛瓦乔夫的要求来见。他们仍然坚持以一个月为期限，并应将所有消灭了的和抢夺去的牲畜列入赔款数额之内，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无力偿付赔款。戈洛瓦乔夫以为他们来谈只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便决定继续进攻……

这一天，萨兰乔夫率领的奥伦堡部队从库尼亚乌尔根奇出发，在沙姆拉特渠附近宿营。15日晨，他听到了从戈洛瓦乔夫方面传来的炮声，但他的行动不象考夫曼的属下那样，而象一个同盟

者，他不顾规程中“向射击方向前进”的要求，没有向射击方向开去。他不想消灭土库曼人，至少他不急于去消灭…… 后来，当考夫曼问他为何不向射击方向前进时，他回答说，运载沉重，无力前去，而分散部队则是最大的错误。

戈洛瓦乔夫决定在半夜轻装出发，将重载和骆驼留在兵营，由 275
两个步兵连和一些霰弹炮兵作掩护。

将近夜晚时，从导火绳的火光（土库曼人手中有火绳枪）和马匹嘶叫声判断，兵营周围有土库曼人跑来跑去。他们两次碰上了岗哨，哨兵发出了警报。部队因而推迟到拂晓出发。

黎明前五时左右，天色半明半暗，军队出动了。走在前面的是叶西波夫指挥的两个土耳其斯坦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其后是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公爵指挥的奥伦堡和七河省各一个哥萨克连，再后是克里德涅尔指挥的两个乌拉尔哥萨克连，最后是克维尼塔泽指挥的两个高加索哥萨克连。他们的后面还应有携带四门骑炮和四门步炮的两连步兵。

第一批两个哥萨克连带着火箭炮刚刚拉开队列前进时，等候着的土库曼人猛扑过来。哥萨克当即摆开阵势，火箭连开了火，但三十枚火箭只有八枚射出，其余那些不是在炮架前就是在炮架内爆炸了……五个炮架被炸毁，能用的只剩下三个了。这样的失利情况当然使该连非常沮丧，但其中有一个降职的近卫炮兵名叫克维特尼茨基的人继续发射火箭，鼓舞了大家的精神。后续哥萨克各连迅速靠上前来。

波尔托拉茨基讲，似乎奥伦堡人被打退了。但资料对此避而不谈。炮队还未来得及出发便向右转移了，根据从右边传来的土库曼人尖叫呼喊声判断，那里正是他们的主攻点，于是将第三步兵营的两个连也调往右方。

戈洛瓦乔夫率领步兵前往那一个时运不佳的火箭连，后者明

达事理，让位给步兵。土库曼人怀着不顾死活的复仇心情果敢地投入战斗：两个人骑着一匹马飞奔到最前线，他们翻身下马，把羊皮高帽向额头上一拉，手举马刀和斧头扑向俄罗斯人。第一步兵营两个连在巴特曼大尉和赖瑙大尉的指挥下，象进行操练那样开始了战斗。资料并未谈及他们的战斗，但波尔托拉茨基讲述此事却用了两页篇幅。

这两个连队几乎是顶着枪口沉着地进行齐射的。“预备”的口令发出后，有人在“射击”口令尚未发出时，就忍不住射击了。当即命令“停止”。接着指挥官问道：“这是谁不听命令就放枪？是谁胆敢擅自射击？”接着重新发出了“预备”、“射击”的口令。在旁边另一个连队里，发出“预备”口令之后，还听到了“不要慌……看准目标……射击。”而土库曼人都已疾驰到跟前，由于准确的齐射，他们
276 成百地倒在战场上。但也有一些人冲过了火线，他们都死于刺刀之下。战斗结束后，在连队前沿阵地后面发现这样的尸体近八十具。

这两个军官都生于瑞典，在芬兰武备中学学习过。可以说，他们与士兵同吃同住，几乎没有社交。因而对士兵熟悉得了如指掌，而士兵也了解他们、爱戴他们，并害怕犯有过失。

当步兵来到时，哥萨克连便向后撤离，让位给步兵。正在撤离时，土库曼人便尾随叶西波夫的哥萨克之后冲了过来，叶西波夫在开始袭击时被打死。在战线后面的白刃战中受伤的有：戈洛瓦乔夫手部受伤，参谋长弗里杰中校和马耶夫大尉头部受伤，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公爵殿下的属下冯·麦叶尔上校在向公爵报告土库曼人已到眼前时，他的头部和手部受伤。资料中第62页是这样记述的，但麦叶尔本人却坚持说，他因掩护公爵受了伤。

炮兵摆在兵营的一角，自成一定角度。他们向各方发出霰弹。共有步炮、骑炮各四门。他们按排轮流发炮并靠炮臂变换方向。每个炮营都有一个排靠边，构成一个 П 形阵地。第八边防营负

责掩护炮兵，他们多次用刺刀和齐射打退了进攻。

辎重车垒同样进行了齐射并发射了霰弹炮。总之，整个部队向四面八方开枪发炮，眼前什么都看不到，只听见呐喊声和马蹄声。天一放亮，土库曼人便开始退却，我们的榴霰弹追击了一阵，整个战斗只持续了数分钟之久。土库曼人依仗人数众多，通常总是自夸地说：他们"一定会把敌人踏死"。显然，这句话和我们说的"把帽子投向敌人，都能把他们压垮"是一个意思，只是我们的说法听起来要顺耳一些。在这里土库曼人试图将我们的部队踏死，急风暴雨般奔袭而来，但一见势头不好，便飞驰退回。

我们的部队除两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留在辎重车垒外，都补充了子弹和炮弹，然后，继续经伊利亚雷向克齐尔塔基尔前进，追击逃离的土库曼人。八俄里内平静无事，可是刚一走出伊利亚雷城郊果园，土库曼人便从四面八方围来，但从各方面遭到了应有的回击。就这样，在不断互射的情况下，又走了八俄里，直到阿纳穆拉特巴伊渠边。部队在这里休息到上午十一时。

我方的伤亡如下：一名校官和三名士兵阵亡，受伤的有一名将军、两名校官、两名尉官（除马耶夫外还有哥萨克中尉伊凡诺夫）和三十二名士兵，其中叶西波夫的哥萨克连占最多，有十一名，火箭 277
连六名，可能是因自己的火箭爆炸致伤。土库曼人中仅阵亡的就约有八百人。在休息时，从土库曼人那里逃来的一些波斯人和一个格鲁吉亚人报告说，土库曼人不是在部队的前面，而是在部队的后方和左翼集结，因而出发的时间延至次日，并派一名侦察员前去萨兰乔夫处请他前来。第二天，即 10 日，萨兰乔夫来到这里时土耳其斯坦的部队早已离去。因土库曼人向库克丘克迤逦而去，所以土耳其斯坦部队又转回伊利亚雷，以便从那里前往库克丘克。途中，戈洛瓦乔夫收到了考夫曼签署的一道命令，告知他，已于 15 日从希瓦启程前来增援。

戈洛瓦乔夫派了六个哥萨克连携带火箭向辎重车队又运送了三天的给养。骑兵返回后，他便从伊利亚雷出发前往霍贾格利迪汉渠，并在该地宿营。夜晚，有几匹马挣脱了系马桩，蹬翻了枪架上几支枪，枪支走火，将一名士兵和一名骑手打死，使大家虚惊一场。

这是一种什么枪呢？只有卡尔列式针发枪才是这样的。这种枪当你听到"枪放下"的口令时向地下一墩，就走火了。

17日拂晓获悉，一部分土库曼人已向库尼亚乌尔根奇方向逃去，萨兰乔夫就是从那里离开的。另一部分土库曼人逃往伊兹穆克希尔方面。戈洛瓦乔夫动身前往库克丘克后，发现前方尘土飞扬，于是派遣勃洛克率领全部骑兵追上前去，很快便赶上了这支有三百辆大车的队伍。两个乌拉尔哥萨克连奉命追击，经过短暂的互射后夺得了车队，而且砍杀了近两百人。这些人是否又是妇女和儿童，资料中没有提。但是，那些在昌迪尔附近，夜晚进攻部队的莽汉未必会乘坐这些大车，勃洛克又没有上缴什么战利品，他肯定地说，"哥萨克将所缴冷兵器和发火武器都已就地销毁"（见资料第67页），所以可以比较肯定地认为，这里丧生的又是妇女和儿童。

前行七俄里，赶上了第二支有四百辆大车的队伍。只派了一个奥伦堡哥萨克连前去对付，他们轻而易举地战胜了"敌人"，狠狠地砍杀了一番。再前行六俄里，又追上了一千辆大车。面对这样大量的"敌人"，起先派遣了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亲王率领的骑兵营，即奥伦堡第十七哥萨克连和七河省第五哥萨克连，以后又派达格斯坦人和松任人前去对付这批人。这个大车队全被缴获。

在进攻时，商人格罗莫夫用步枪将一名正举刀向亲王头部砍
278 来的土库曼人打死，从而救了亲王的性命。这一天缴获了119头骆驼和5,237头牲畜。我方有三名七河省人和两名骑手负伤。"敌人"的伤亡甚为惨重。所有大车都被烧毁。勃洛克追击到沙漠边

缘，停下来等待戈洛瓦乔夫率领步兵到来。经过近三个半小时的休息后，部队返回库利亚尼亚巴渠，与萨兰乔夫相遇，便开始宿营。18日部队转往尼亚兹谢赫，并停在那里等待考夫曼，萨兰乔夫则前往伊利亚雷。

7月15日，考夫曼率领十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警卫连，携带八门大炮从希瓦出发。在希瓦还留有六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和两门大炮。18日，考夫曼在伊兹穆克希尔要塞宿营，于19日到达伊利亚雷城。萨兰乔夫和戈洛瓦乔夫的部队都已在该地驻扎。22日，奥伦堡部队调往克齐尔塔基尔。31日，考夫曼前往该地，与该部队告别，并准其返回。自考夫曼到达戈洛瓦乔夫部队后，对土库曼人的杀戮便已停止。

我们根据正式文件叙述了十分出色的契尔克斯人——戈洛瓦乔夫和勃洛克一伙人所建树的全部功勋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这就是斯凯勒并未撒谎。

只是在六年以后，在1879年，亦即在马耶夫辩解之后，才根据手抄文稿刊印了魏恩贝格写于1877年的札记"关于土库曼人和希瓦及阿姆河军分区俄国政权的关系"。这一札记列入了附件。魏恩贝格是外交部一名官员，他接替了获取驻日大使这样重要任命的斯特鲁维的职位。从他的札记中，我们初次获悉屠杀土库曼人的一些内幕材料。对此他是这样写的："侍从将军考夫曼离开希瓦以前和汗王达成了协议。只有汗王能在汗国当家作主，该协议的履行才有可靠保证。但汗王自己承认，如果俄国军队能协助他惩治土库曼人，他才有能力对付土库曼人。按亚洲人的理解，惩治的意思就是屠杀，即使将土库曼人中最主要的部族之一约穆德人惩治一下也好。"由此可以看出，考夫曼仅仅是为了取悦于汗王，便向土库曼人征收赔款，甚至不等第一批缴纳款项到手，便下令灭绝他们。

据魏恩贝格说，土库曼人“长期以来一向在希瓦起着禁卫军即精锐部队的作用……他们一向能左右汗国的大局，能扶植汗王或
279 推翻汗王，是汗国真正的主人。”他还继续说，“考夫曼说服希瓦当前的统治者赛义德·拉希姆汗，要使土库曼人与居住在希瓦绿洲的其他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应向土库曼人照章收税，不应要求土库曼骑兵为汗王服务，也不应将土库曼骑兵视为一个特殊的军事阶层。”

魏恩贝格从哪里能够获知考夫曼和汗王的谈话内容呢？只能从考夫曼本人处听到。谁能担保上述言论不是虚构，不是为了在历史面前进行辩解、为了自圆其说而将日期倒填推迟呢？要知道，从上述言论中可以引出一系列的联想，比如：“土库曼人是汗国的禁卫军或精兵。这支禁卫军或精兵应适时地予以消灭，因而土库曼人也应消灭。消灭这支禁卫军或精兵乃是治国安邦之举，因而谁也不会怜悯土库曼人”……这样一来，考夫曼对约穆德人的无缘无故毫无必要的残暴屠杀便成了治国安邦之举。消灭一个特殊的军事阶层，绥靖汗国恰恰给其他所有盗匪作出了一个榜样，他们对俄国制造的种种事端总要付出代价的……这些言论有多么大的欺骗性啊！

残暴行为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当五执政内阁①授命波拿巴将军前去镇压巴黎造反的平民时，某阁员命令炮队从人头上齐射过去进行威吓。波拿巴对他扬言说道：“您这是干什么？您在饶恕人民吗？要向密集的人群中间发炮！”于是一排炮弹发射过去把人群打散了……暴乱马上被镇压了。假如开始时表现得优柔寡断，那么巴黎必将经受“它那三天劫数”，并将有十倍以上的人丧生。因此一开头就准确射击远比空炮射击人道得多。一次空射必将导致以后上十次的准确射击。这在1862—1864年我们镇压波兰暴乱

① 法国革命时期。——译者

时已亲有感受。至于谈到执行者，那么这是纪律问题，何况还是战时！不得推托，不得拒绝。一切违犯纪律者都应处决……士兵或者说军人是什么人？他们是列非特这样的人。在这里，我们回忆一下圣经《出埃及记》第33章① 第26—28首诗。那上面说，"摩西站在营门中说：'凡属上帝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列非特的子孙都到他那里集聚。他对他们说：'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你们各人把刀跨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各人杀各人的兄弟、同伴、邻舍。'列非特的子孙照摩西的话办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男人。"②

先知者为了一个小金牛犊就这样惩治了自己的子民。不佩戴或佩戴缀带③ 的当代摩西们照样可以指靠当代列非特们的盲目服 280
从。请看一下，在国外不仅对暴动，甚至对普通的罢工工人是怎样镇压的！周身佩有金银饰钮的摩西发号施令，列非特们就去搜寻亲朋兄弟，将他们作为祭品奉献给"社会治安"这个无情的上帝……戈洛瓦乔夫对勃洛克讲："要象契尔克斯人那样行动"，而没有提及列非特，那当然是为了人们便于理解。有谁还能记得中学预备班中听到的神话故事呢？

的确，摩西当时并未提到妻室、姊妹和儿童，而列非特们杀掉的也只是男人……看来，戈洛瓦乔夫比较准确地传达了考夫曼命令的含义……尽管事情已经发生了，但不幸的哥萨克，这些长官意志的盲目执行者，大概认为，与其砍杀这些妇女儿童，不如前去冲击地狱。

在塔什干的档案库里，依然保存着公开称颂血腥屠杀土库曼人的文档：载于1818—1880年第54号秘密文件("有关格罗杰科

---

① 原文如此，显系32章之误。——译者

② 见《新旧约全书》，1935年中文版第129页。——译者

③ 旧俄参谋和副官军服肩上的标记。——译者

夫上校文稿的副本")中。此人从塔什干出发，途经阿富汗和波斯，于1879年3月18日向参谋总部呈送了一份篇幅很长的途中观察报告。在报告中，他描述了阿富汗和波斯的边境地区被土库曼人经常侵袭而破落的凄凉景象后，坚持认为必须消灭阿哈尔和麦尔夫一带的土库曼人帖克部族。按他的意见，"土耳其斯坦部队1873年对约穆德部族采取了军事行动，即无情地消灭途中的进攻者，并向屠杀后残存者索取大量马匹或部分现款作为巨额赔偿。只有采取这种行动对付帖克人，才能取得相应的成效。这将是我皇帝陛下最人道的业绩之一……土库曼人的存在是地球上的一个污点，土库曼人使人类蒙受耻辱。如果说买卖黑人不受各国法律的约束，那么，土库曼人也应置于同等地位。不管斯凯勒一伙怎样描述1873年俄国人如何凶狠残暴地对付约穆德人，我认为，考夫曼将军关于消灭约穆德人的命令是一种最人道的举动。不管这道命令何时发布，其目的都是为了拯救千百万人并造福于他们。"

谈到上述这种对血腥镇压极力维护的语句时，使你不由地得出结论：格罗杰科夫将消灭约穆德人的命令看得比解放农民的宣
281 言还高。当然，这是他个人的见解，但在这儿起码可以看到他不是那种支吾搪塞、否认事实或隐瞒真相的人。显然，这类思想在彼得堡的高级军界中是有人支持的。3月27日，参谋总长格伊坚曾以密电询问考夫曼："派格罗杰科夫归高加索长官指挥，以便按他本人的愿望参加讨伐帖克人的远征。这个指派会否遇到阻碍吗？"28日考夫曼复电称："派遣格罗杰科夫上校一事，已于第815号电报中说明，未遇阻碍"（见第34号秘件第9页）。这一派遣对格罗杰科夫来讲是一个重大的步骤。但众所周知，帖克人并未被消灭得一个不剩，马匹也并未收缴。

综上所述，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无可辩驳地证实关于一个不剩地消灭约穆德人的命令确已下达，并认真执行了……

屠杀后残存的活人当然服从了赔款的要求，但征收赔款达到规定的数量是不可能的。

考夫曼看到哈扎瓦特的约穆德人无力缴纳三十万卢布，便将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并于21日召来了约穆德人以外的其他部族的首领，命令他们缴纳三十一万零五百卢布的赔款，其中一半可以用骆驼偿付，另一半以现金或金银什物偿付。一个左洛特尼克黄金折价四卢布四十戈比，一俄磅白银折价二十五卢布，而一头骆驼连同鞍具折价五十卢布。

前一半应于7月27日前偿付，后一半应于8月2日前偿付完毕。尽管在资料中对此事也流了几滴鳄鱼的眼泪，猫哭耗子假装慈悲，说什么"上自主要长官，下至普通士兵都对我们向土库曼人摊派赔款感到难过，但无论如何，必须将此事贯彻始终。"为什么必须如此呢？据说，因为"我方如对土库曼人作出微小让步，便会显示我们软弱无能"……当然这些话都是写在作战报告中装璜门面的。简单明了地说：这样做之所以必须，就是因为需要现金。军需运输的情况不佳，在这里要购买一切给养，并需贮备部队返回的物资，为此事两个月来考夫曼一直催促着部队的财务出纳，使他们不得安宁。手中的现款有用于军队装备等项的107,175卢布95戈比，还有军需部门拨发的430,882卢布19戈比用于军官及士兵的薪俸和生熟食口粮。这些钱毫不宽裕，而且这是按三个月计算的费用。现在远征已拖长到五个月了，因此财务出纳手中已无现款……

远征部队返回后，于塔什干成立了以参谋总部科罗利科夫上校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清算远征部队的财务出纳的账目。委员会从1873年10月9日开始工作，用了将近四个月的时间也未能 282
将五花八门的账目理清。只是编制了八种表册。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庶务部门的1873年第69号文档中，对此问题提供了非常有趣的材料。

1874 年 4 月 26 日，考夫曼向陆军大臣呈送了附有上述表报的第 1127 号报告。报告中说："支出预算是根据四个月远征时间编制的，而实际远征时间为七个半月。"阿姆河军分区的设置及遵奉至尊的圣谕向军官及士兵颁发的奖金共 92,950 卢布及若干戈比均未列入支出预算项内。超出军需预算的开支尚有 54,017 卢布 19 3/4 戈比。总共支出 982,836 卢布 8 1/2 戈比。但由于锡尔河省居民拒不接受征用骆驼付费，因而该款未发放(对居民则算作预缴税款处理)。这样，这笔 365,000 卢布的款项和用于阿姆河军分区的 92,920 卢布以及曼格什拉克部队所消耗的费用必须从中减去。总起来看，考夫曼断言，似乎国库为希瓦远征只支出了 458,634 卢布 35 1/2 戈比。此外，部队财务出纳还把土耳其斯坦部队组成前的费用共 159,201 卢布 72 3/4 戈比也开销了。这样将上述两个数字加起来便为 617,836 卢布 8 1/4 戈比。这便是财务出纳实际的数字。在远征开始时，它只支取了 538,058 卢布 14 戈比，因而须追加 79,777 卢布 94 3/4 戈比。

但从第八号报表中可以看出，远征结束后，还欠付各级人员及各部分部队 145,411 卢布 43 戈比。就是说，预算中所列各项不仅全部用尽，而且国库还欠下了相当数额的债款。即短缺了 225,189 卢布 37 3/4 戈比。但是，考夫曼请求陆军大臣只拨发 166,108 卢布 47 1/2 戈比。他接着补充说："远征时间的延长以及上述各种情况都使我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增加收入，以满足土耳其斯坦部队刻不容缓的需要和抵偿各式各样的其他开支，以上情况敬请阁下鉴核。"

总之，考夫曼采用各种手段筹集现款是被迫的……这就是从不幸的土库曼人手中勒索榨取钱款的解释。

在这份报告中，考夫曼附了一份耐人寻味的报表。该报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他筹集钱款的一些手段。

283

(1) 根据最初的预算拨发的款项…… 287,300 卢布

(2) 没收希瓦官员季凡别基马特·穆拉德家中的财物…… 48,844 卢布 40 戈比

(3) 进入希瓦城以前希瓦政府赠送给我的礼品…… 1,900 卢布

(4) 曼格什拉克部队在拆毁一间土屋时找到…… 260 卢布 20 戈比

(5) 土库曼人以现款交付的罚金…… 69,827 卢布 30 戈比

(6) 出售抵偿赔款的骆驼…… 2,509 卢布

(7) 从部队各单位及私人手中借款及其他零星收入…… 50,585 卢布 83 3/4 戈比

总计……461,227 卢布 66 3/4 戈比

就是说，他采取一切手段共弄到十七万三千九百二十七卢布六十六又四分之三戈比。

上述报表中所列数字值得解释的只有最后两项。从土库曼人手里接收的骆驼以每头(带鞍具)五十卢布计价，出售地点在卡扎林斯克、土耳其斯坦和塔什干三处。在卡扎林斯克每头售价十卢布三十戈比，在土耳其斯坦每头十卢布八十戈比，而在塔什干则每头为六卢布二十戈比。接收骆驼时计价为四万六千二百卢布，而出售得款只为二千五百零九卢布九十三戈比。诚然，部分骆驼驮载部队重物而在途中倒毙了，而能到达拍卖地点的都已疲惫不堪。接收了共九百二十四头骆驼，卖出的总共只有二百九十八头。

至于考夫曼所借用的现金，从总数中可以看到，四分之三戈比也是很有用的。

从字母 A 表示的表(见第 67 号文档第 21 页)可以看出，从戈洛瓦乔夫将军手中借了五千卢布，从商人久科夫手中借了一万二千五百卢布，军队各单位节余款二万一千三百五十八卢布三十九

戈比，罗曼诺夫上校自杀后遗留了一千七百九十九卢布三十七戈比，收取各种勋章和官阶费及军官和官员使用官家骆驼费共二千七百卢布四十八戈比。在开支项内还有一笔三千卢布，这是发给普鲁士中尉什图姆，作为“他的开支”①的。还给动物学硕士鲍格达诺夫一千卢布。以借用名义发给“美国人麦加恩等人七百五十卢布”。

在字母Г表示的表里（见第 50 页）还列有土库曼人用金银碎块抵交的罚金：有二十八普特三十一俄磅五十二又二分之一佐洛特尼克的白银和七又四分之三佐洛特尼克的黄金。从没收的什物（当然指从倒霉的季凡别基手中）中有两个金手镯各重五十一佐洛特尼克，金丝、金条和金锭重二十佐洛特尼克，十四片金叶、两个梯拉金币，三百七十九个波斯大捷涅加，一个重四俄磅五十三佐洛特
284 尼克的中国银元宝，两个重一俄磅二十六佐洛特尼克的银锭。上述各物重九俄磅七十二佐洛特尼克。除两件妇女饰物送存博物馆外，余均交塔什干省金库。

应该指出，一些宝石并未列入报表，而其中有些是相当贵重的……

这些宝石的下落如何？不得而知。其说不一，而且相当难听……

季凡别基那个很有名声的珠宝匣的下落同样无人知晓。无论何处的收入项内都没有登记这些物品。1897 年无论在税务局或稽核局都无法查出凭据。答案只有一个：“远征部队财务出纳档案业已销毁。”

到了限期，土库曼人还未能将罚款交到特设的委员会。只得延长限期。到 8 月 2 日只交来了三分之一，即以骆驼折价四万六千二百卢布，其他实物折价四万五千五百三十九卢布。为此，还是

① 俾士麦给他在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开了一个四万卢布的户头。

妇女付出了代价：男人们将她们佩戴的戒指、手镯和项圈夺来交给俄国的委员会。考夫曼眼见这种成果，便于8月2日将所有首领召来向他们宣称，他无意使他们破产，限期可不定时延长，但为了确保缴纳工作顺利进行，将扣留二十六人作为人质。为了保证留驻在阿姆河右岸的部队的需要，要求供应四万八千巴特曼面粉。此项供应也由土库曼人分担，以每巴特曼八十五戈比计价，并应运至汉基。

8月3日，土耳其斯坦部队和高加索部队从伊兹穆克希尔动身返回希瓦，6日到达。途中，向返回老家的约穆德人宣布，鉴于他们蒙受的损失（牲畜折价为四万二千卢布），将向他们只征收十万八千卢布罚金。为了确保缴纳工作顺利进行，扣留了十四名首领作为人质。

部队从伊兹穆克希尔向希瓦出发前，斯科别列夫中校建议从伊兹穆克希尔到奥尔塔库尤的侦察工作由他来做。这是前此不久从高加索来的侍从武官米柳京给他的建议。考夫曼批准了斯科别列夫的建议。8月2日夜，有六个全身土库曼装束的人驰往草原。只有纳扎尔、涅费斯·麦尔根和杜尔迪这三个向导才是真土库曼人。他们1870年曾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中在斯科别列夫属下服务过，那时斯科别列夫就了解他们。其余的三人是斯科别列夫、他的勤务兵米什卡·伊格纳季耶夫和特许的乌拉尔哥萨克安德烈·雷斯曼诺夫。他们都化了装。这六人携带有精良的武器。除乘骑外，还有四匹马驮载面包干和埃及高粱。

这伙人行经恰格尔和克齐尔恰克尔井（前者在二十四俄里处，后者在七十八俄里处）时，贮备了饮水，将六个皮囊都灌得满满的，没有饮马，走了一百三十二俄里后到达道杜尔井。但这里无水。奥尔塔库尤距此地还有四十俄里，他们未向奥尔塔库尤前去，而转往相距十九俄里的涅费斯库利。在该地距水井两俄里处，有一个 285

从戈洛瓦乔夫手中逃出的约穆德人的阿乌尔在游牧。从牧人口中获悉，这个阿乌尔曾到过奥尔塔库尤，但在那里遭到了帖克人的袭击：六人被打死，多人负伤，并掳走了一名妇女。于是约穆德人填塞了那里的水井，辗转来到此地。因此斯科别列夫决意不再前去奥尔塔库尤而另选一条道路返回。他们经亚克日杰和亚尔季库姆别特前往克齐尔恰克尔。8月7日到达该地，11日到达希瓦。

波尔托拉茨基根据斯科别列夫所讲的话叙述了下面一回事：当斯科别列夫等六人在一个井区休息时，有一伙三十个土库曼人前来饮水。那三个向导将斯科别列夫安顿在地上盖上毡子。当那些土库曼人盘问时，向导回答说，躺着的人是他们的驼队头目，患了严重的疟疾。但在资料中提到的只有三名土库曼人，他们到恰格尔井来为的是了解到这里来的是些什么人。当时纳扎尔迎上前去向他们讲，他是驼队头目，是带领自己人追赶前往萨卡尔阿加的驼队的。那些土库曼人相信了他的话，就离开了。

波尔托拉茨基接着说，好象在某个伊姆迪库杜克的地方（斯科别列夫的正式报告并未提到该地），我们的勇士们的谈话被一个牧童窃听了。这个牧童就在他们面前汲水后，在离他们不过几步的地方装睡。后来，这个小牧童大喊大叫地向阿乌尔奔去……我们这几个人当即疾驰离开。后面有近百名约穆德人尾随而来。当然并未追上，否则，斯科别列夫就不会讲述此事了。

所有这一切好象是他称颂自己功绩的作战报告。也许正因为如此没有编到资料中去……假定说，斯科别列夫本人和他农奴出身的勤务兵米什卡由于缺乏经验而马虎大意，那么这个牧童奸细怎能哄骗过那三个土库曼向导和饱经世故的老哥萨克呢？怎么没有骑马去追赶逃跑的牧童，以抑制他那种激情呢？总之，这件事很值得怀疑。

不管怎样，斯科别列夫没有到达奥尔塔库尤。但他却根据详

细探询的情况，编制了几页粘合在一起的、关于奥尔塔库尤的略图呈送了上去。如果他是真的到了涅费斯库利，那就是走了二百五十三俄里路，连同返回希瓦的路程共为六百俄里，共用了七天时间。当地圣乔治勋章获得者协会经过全体出席的勋章获得者的热烈讨论，认为“斯科别列夫这次侦察的表现符合勋章颁发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应授予该勋章”。到底如愿以偿了。斯科别列夫一行其余五人各得奖金五十卢布和一枚军功勋章。

第十二章

撤离汗国。和平条约。战争总结。渡河。沙皇恩典。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垒的奠基。寻找从咸海驶入阿姆河的通道。派往布哈拉的使团。同布哈拉签订的条约。在布哈拉仍有奴隶。9月5日土耳其斯坦部队班师。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垒的驻防部队。旧路。格奥尔基堡垒的撤除。布哈拉人在哈尔阿塔，俄国人在治扎克、奇纳兹和塔什干等地欢迎考夫曼凯旋归来。奥伦堡部队平安返回。高加索部队随身带回两门希瓦大炮和八百二十八名波斯奴隶。忘记了过去各种教训。洛马金不可饶恕的错误。早晨九时开始出发，通过七十二俄里的无水地带。牲畜倒毙。人们的灾难。干尸。考夫曼送的礼物——长袍。在金杰尔利修建了远征纪念塔。前往高加索。彼得罗夫斯克的欢迎。彼得一世的预想。外里海铁路的安全。同高加索相比较。我们在阿姆河驻军的作用。各种体面的借口。给伊凡诺夫上校的指令。军队向各处游动。土库曼人向希瓦人征收赔款。《前线部队》的作用。1874—1875年的渡河进击。考夫曼的一道密令。伊凡诺夫彻底征服希瓦的愿望。外交大臣的反对意见。1874年11月10日米柳京的一封信。高加索同土耳其斯坦的竞争。科学考察团。汗王恐慌起来。1877年的进击。约穆德人独具一格的呈文。伊凡诺夫的撤换。英国人的胡言乱语。1878年。英国人和俄国人都做了准备。两个外交代表团。英国人的各种不满。英国人惩罚阿富汗。不要到麦尔夫去。行动的自由。我们每前进一步，英国人也以前进一步作答。

为使会师的各路部队在寒季到来之前返回各自驻防的大本

营，应及早从希瓦动身返回，加之那里又发现了伤寒病。奥伦堡部队以自己的六个正在服役期的哥萨克连调换了土耳其斯坦部队的三个免役连后，便首先出发。8月6日业已到达库尼亚乌尔根奇。8月9日，曼格什拉克部队出发，18日到达孔格勒。

鉴于无法指望汗王实现他许下的诺言，鉴于这次远征所取得的战果不能确保，从而不能保障我国领土不再遭受以前遭受过的种种抢劫牲畜等活动的骚扰，考夫曼奏请皇帝批准将阿姆河右岸希瓦领土并入俄国版图，以免我们将来再进行第二次艰难的远征。

当御批下达后，8月12日，考夫曼便与汗王缔结了共有十八条的和平条约。按条约规定：

（1）汗王承认自己是全俄罗斯皇帝的忠实仆人。未经俄国中 287
亚最高政权机关的许可，汗王不得与相邻各国领主缔约和宣战。

（2）俄国以阿姆河为边界，自该河的库克尔特利开始至该河最后一个支流塔尔德克河，然后再沿该支流而下，直至流入咸海的河口，再向前，即沿咸海南岸至乌尔加角，从此沿乌斯提尤尔特山南麓阿姆河故道一线，即为俄国边界。

（3）阿姆河右岸所有希瓦领地划归俄国所有。

（4）如上述部分领地转交给布哈拉时，则汗王应承认埃米尔为其合法主人。

（5）俄国船只可沿阿姆河自由航行。而希瓦及布哈拉船只须经俄国当局许可后才能行驶。

（6）俄国有权在阿姆河左岸修筑码头。汗国政府应负责保护。

（7）俄国有权在阿姆河左岸修筑贸易圈货栈，汗国政府应为此拨给土地。

（8）俄国商人有权在汗国所有城镇、乡村自由贸易。汗国政府应负责保护商队和货栈的安全。

（9）俄国商人不缴纳任何税捐，不承担任何徭役。

(10) 俄国商人有权免税经过希瓦领土向所有邻国运输自己的货物。

(11) 俄国商人可在汗国各城市设置代办(商队头目),与地方官府办理交涉事宜。

(12) 俄国臣民有权在汗国境内购置不动产。

(13) 俄国人和希瓦人之间的商业契约应严格履行,不应废除。

(14) 俄国人向希瓦人提出的要求由希瓦政府审理,不得拖延。

(15) 希瓦人向俄国人提出的要求由俄国长官审理。

(16) 希瓦政府不得接纳没有合法证件的俄国移民,而对俄国罪犯应负责捕获并送交最近的俄国长官。

(17) 取缔奴隶制和禁止贩卖人口的法令继续有效。

(18) 希瓦汗国应缴纳二百二十万卢布赔款,以抵偿军费。

288 缴纳赔款以二十年为期,到1893年为止。在战争期间,布哈拉埃米尔的行动值得称赞,他曾多次运来给养,予以支援,为此将阿姆河右岸从库克尔特利天然地带起,到麦舍克利为止的土地拨归布哈拉埃米尔,以资奖励。

总之,战争已经结束。我们现在作个总结。

我方的战利品是:二十五门大炮、两门臼炮、六十六门小口径炮、二百六十五支步枪,为数不多的军刀和其他武器。这些武器中除八门大炮外,全部退还汗王。

我方消耗的弹药数量如下:各部队消耗子弹十一万六千零十五发,炮弹七百七十三发,火箭一百七十三枚。

我方的损失是:四名军官和二十九名士兵阵亡,十九名军官和一百一十二名士兵负伤。

8月12日十二时和约签字。过两小时以后,考夫曼已率部出

发，到达汉基渡口。汗王久久地陪送俄国军队并多次表露不安心情，他担心俄国军队走后汗国将要发生骚动和混乱……

13 日，部队开始渡越阿姆河的三个支流。就是说，所有重载要从大车上卸下来搬到船上，再从船上卸下来装到大车上，如此反复装载六次。因此，渡河时间拖了十天之久。

14 日，受封为侍从武官的信使凡·杰尔·弗利特到达部队。他给考夫曼带来了二级圣乔治星形勋章，并当众宣布沙皇的恩典：军官们各奖一年的薪俸，士兵每人六个卢布。军队整装列队，新侍从武官在考夫曼及其随员的陪同下，绕行部队一周，并转达了沙皇对他们的服役和劳务表示慰问。

15 日，考夫曼自己渡河后，组织了两次侦察活动：一次是沿河岸侦察，另一次是向舒拉汉城方向侦察，最后选定了将来修建堡垒的地点。根据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的建议，将该堡垒命名为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以纪念彼得大帝和亚历山大皇帝。20 日划地定线，21 日开工修建。所选地点的两侧各有一条大水渠，距渡口九俄里，距舒拉汉城四俄里。

病员、炮兵器材及其他修建堡垒和返回途中不需用的器材，还有退入预备役的人员均于 21 日用三十一只货船运走，沿阿姆河下驶至咸海区舰队停泊处，该舰队于 9 月 2 日将这些人和物运至卡扎林斯克。

9 月 2 日当天，区舰队将奉派的第八边防营一个连运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9 月 12 日又将伊尔基巴伊的报喜节堡垒 289
中担任驻守部队的该营另两个连运往那里。并为正在修建的堡垒运去一个独角炮排，独角炮的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四门比较好的希瓦大炮也转交到这里。任命伊凡诺夫上校担任新设置的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管辖两个地段，即奇姆巴伊和舒拉汉，约有十万九千五百八十五人。在伊尔基巴伊和哈尔阿塔遗弃的所有贮备，

以及曼格什拉克部队未从乌尔加带走的、奥伦堡军区为他们准备的部分食品给养，都运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集中。

在渡河和修建堡垒的过程中，数批地形测量人员分头进行了路线测量。研究过三角洲的考利巴尔斯找到了一条从咸海通往阿姆河的航道，即从图谢巴斯湾开始，经扬基苏、库科支流、道卡林各湖和库凡什杰尔穆支流这条通路。考利巴尔斯在8月里沿这条通路驶行过，测量了水深，结果表明，这条航路我国轮船均可行驶。1858年《奥勃鲁乔夫》号轮船驶往道卡林诸湖时，曾为扬基苏附近的石滩所阻。现经查明，这些石滩于五年以前就被冲走。考利巴尔斯调查的情况完全属实：1874年，《彼罗夫斯基》号轮船在海军大尉勃柳霍夫指挥下，就沿考利巴尔斯所划定的航路由咸海驰入阿姆河。

8月28日，一个使团动身前往布哈拉。使团首脑是宫中高级侍从斯特鲁维。使团中包括阿米诺夫中校、特兰泽格上尉、日利亚伊上尉和萨多夫斯基医生。护卫队由哥萨克中校格柳恩瓦尔德和哥萨克大尉施塔克尔贝格男爵率领的五十名七河省的哥萨克组成。上述人员中只有两人属俄罗斯族，即日利亚伊和萨多夫斯基。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一些参谋人员，以指引他们途经阿尔蒂库杜克等值得纪念的各地。同行的还有布哈拉的大使，他事前就已将斯特鲁维的嗜好了解得清清楚楚，并买好了几箱香槟酒。因斯特鲁维已任命为驻日大使，所以这一使团已成为一个告别的使团。当时埃米尔正在卡尔希城，后来又前往沙尔。因此，不得不派遣两支运送香槟酒的驼队……在沙尔和布哈拉签订了新条约。该条约中新条款并不多。包括：将阿姆河右岸自哈尔阿塔起到麦舍克利止的沙漠地区并入布哈拉，俄国轮船有自由航行权，有在布哈拉沿岸修筑码头之权，在布哈拉和塔什干二地互派常驻外交机构，引渡罪犯及废除买卖奴隶等等。

但是，必须承认，无论斯特鲁维怎样担保，在第一个条约签订 290
之后，布哈拉的奴隶买卖市场依然兴旺。而在第二个条约签订之后，甚至更加繁荣起来，因为希瓦的奴隶买卖市场已经转到布哈拉。在希瓦当着俄国人的面继续搞买卖奴隶的生意很不方便。

斯特鲁维报告中的错误于1872年被彼得罗夫斯基所发现，彼得罗夫斯基当时是财政部的代表，后为驻喀什噶尔领事，他能够深入到其他俄罗斯人所看不到的市场中去。斯凯勒在布哈拉时，正是1873年8月。他本人曾在市场上买过一个波斯人，但由于政治的关系这个奴隶被夺回。他于是假仆人之手又买了另一个奴隶，最初带到塔什干，后来又带到彼得堡，这就传出了一大丑闻。

9月1日发布了班师的命令：步兵、炮兵和一个哥萨克连应沿原路前往乌奇乌恰克、哈尔阿塔、捷米尔卡布克和治扎克。骑兵包括五个哥萨克连和一个保存下来的火箭排前往伊尔基巴伊和卡扎林斯克。步兵携带的给养只够用到哈尔阿塔，骑兵携带的给养能用到伊尔基巴伊，那里有新的贮备接济他们。骆驼不是雇用的，也没有派差，而是按照奥伦堡人的办法，根据凭单从承包商格罗莫夫手中领来了一千五百头骆驼，每头到达治扎克的运费为二十二卢布。骑兵收到的六百一十九头骆驼是土库曼人作为赔款缴来的。每头骆驼的驮载为十四普特，都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9月5日，由五连步兵、六门大炮及半个哥萨克连组成的第一梯队和骑兵出发。9月6日，由六个步兵连、四门大炮和半个哥萨克连组成的第二梯队出发。

留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担任驻守部队的有：第八边防营第五连、第四步兵营的四个连和奥伦堡的四个哥萨克连，共有二千三百六十五人、四门步炮和四门山炮。

为了武装炮台，配置了两门来复炮、两门炮弹重四分之一普特的独角炮和四门希瓦大炮。以后卡拉卡尔帕克人又从阿克卡拉要

塞运来了曾经射击过区舰队的两门大炮。总共有十门大炮。

考夫曼也随同第二梯队出发，他决定亲自将部队带回塔什干。部队在伊奇克亚尔宿营时，一个被扣为人质的土库曼首领佯装去河中取水而跳入河中企图逃跑。为躲避射击，他不时地潜入水底，但终于被射中，其尸体被河水冲走……从萨尔达布湖开始，部队分为四个梯队，以便通过无水地带。第一梯队于 11 日出发。人们似乎从沉痛的经历中汲取了有益的教训：选用了强壮的骆驼，携带着足够数量的盛水器具。这样，不仅途中饮水充足，而且人们还把阿
291 姆河水一直带到哈尔阿塔，在那里人们还享受用它煮的香茶哩！而且这些天来天气一直阴沉凉爽，不象以前那样口渴。

在哈尔阿塔休整了一天，以便清理来时留在这里的物资并领取到达卡拉克阿塔途中需用的给养。在该地布哈拉外交代表团前来欢迎考夫曼，祝贺他平安到达，并奉献了一顶宽大而带有床铺及各种行军用具的帐篷。司令部其他军官也收到了几顶小帐篷。此外，考夫曼还收到了几匹马、几块衣料和一千二百件长袍。考夫曼将这些长袍分赠给士兵，但只许晚上盖，不许白天穿。

圣格奥尔基堡垒的驻守部队并入第三梯队。9 月 17 日该堡垒便已撤销。所有遗留在仓库中的物资，如：给养、草料、酒精和皮囊等全部列成清单交给商人格罗莫夫，以便运往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从江格尔迪到治扎克这段路程考夫曼率领司令部及担任护卫的一个哥萨克连与大队人马分开单独前进。他们用马匹驮带行装和给养，途经阿尔斯坦别尔库杜克、阿亚克和巴尔塔萨尔迪尔等地，有时顺着有水井的路走，有时直接穿过草原，行程一百四十九俄里，直至捷米尔卡布克。9 月 27 日考夫曼到达治扎克，然后乘驿马前往塔什干，28 日晚到达。可见和步兵一起拖拖拉拉地行军很快就使他厌烦了。

在治扎克欢迎他的有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和阿勃拉莫夫将军、很多军官、民众代表和各城市的代表团。从这里开始了凯旋行进。在奇纳兹第一批欢迎他的是军队。在距塔什干四俄里处架起许多讲究的大帐篷，举行了欢迎宴会，入夜，点燃了以考夫曼姓名第一个字母组成的字花焰火，以志胜利……在塔什干城的入口处竖起了凯旋门，持枪的士兵列队站在道路两旁，不断高呼"乌拉"，欢迎希瓦的征服者。

塔什干的居民无代价地派出三百辆大车前去治扎克欢迎戈洛瓦乔夫率领的部队。部队分成三个梯队于10月11日、12日、13日这三天陆续入城。远征时间整整是七个月。每一个梯队，考夫曼都出来迎接。16日举行祈祷和阅兵，以庆祝远征的胜利结束。阅兵后，过了一个小时，在著名的果园明乌柳克（意为一千棵杏树）① 举行了庆功宴会。宴会是塔什干的各俄罗斯社团和萨尔特 292
社团举办的。在果园内的大厅中为远征归来的军官准备了早宴。晚间在城内俱乐部组织了舞会。就在这一天发布了解散远征部队的命令。

现在我们谈一下奥伦堡和高加索这两支部队是如何返回原地的。

萨兰乔夫从7月22日到8月4日一直驻扎在克齐尔塔基尔，向土库曼人收缴了现款二万零六百八十七卢布五十戈比，七普特三十三俄磅二十左洛特尼克银锭和七百三十一头骆驼。

7月31日，考夫曼前来与奥伦堡部队告别。8月6日奥伦堡部队转往库尼亚乌尔根奇等待高加索部队通过，8月19日出发踏上前往恩巴的归途。顺路撤回了以前留在孔格勒的驻守部队。

---

① 这原来是一座古老的绿荫如盖的大果园。后来计划将园里树木砍掉，修建一个有奇妙样式的新果园。这一工作委托了一个胡作妄为的官员……他砍掉了所有树木，作为烧柴出售，却什么都没有栽种……好端端的一个果园就这样被弄得荒芜了。

途中已无暑热。在乌斯提尤尔特备有毛毡防御夜晚的寒气。到9月25日，各梯队均已于恩巴哨所集结。9月26日远征部队解散，分为三个纵队各按原路分别返回奥伦堡、奥尔斯克和乌拉尔斯克。

奥伦堡和奥尔斯克这两路纵队均于10月12日返归原地。乌拉尔纵队于10月17日到达。

部队中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不仅没有增高，甚至比在奥伦堡军区的和平时期还有所降低。到过军队医疗站治病的病员人数与花名册的人员人数的比例为一比三。住野战医院的病员人数与花名册上的人数之比为一比十七点五。死亡七十八人，即一千人中死去五人。而该军区在1868年和1869年各为十二人，在1870年和1871年则各为十八人。可见，奥伦堡部队用于改善装备和士兵生活的巨额开支起了很大效果。

8月7日，曼格什拉克部队追击土库曼人后，随同土耳其斯坦部队返回希瓦时，发现考夫曼已在该地为他们订制了棉服和皮靴。顶用的骆驼有四百四十四头。短少三十九头，则以大车代替。面包干的贮备只够用到乌尔加角，那里有一支从奥伦堡派给高加索部队的给养运输队在等待着他们。8月8日考夫曼与高加索部队告别。9日高加索部队动身前往库尼亚乌尔根奇和孔格勒，在该地他们撤回了自己的两门山炮。阿普歇伦人在希瓦城下所缴获的两门希瓦大炮考夫曼也交他们带回。其中一门大炮用四匹马拉运，另一门较重，由四头骆驼拉运。但骆驼配合不好，各自拚命使劲，力量却分散到旁边去了。在第一站途中，骆驼就倒毙了。结果，后卫部队的一个连和洛马金本人都随同这门大炮停了下来在
293 沙漠中宿营。洛马金从这里派人到伊萨巴特城去购买马匹。这门大炮只是在第二天中午才赶上了部队。汗王派一个名叫罗曼巴伊的官员护送部队。这人很会细心照应，颇有工作能力。与部队同行的有八百二十八个波斯人。其中有不少半裸体的穷人。暂时把

他们分派到部队各个单位，由各单位供应他们伙食，每个单位二十至二十五人。有三十人被派去运载希瓦大炮。他们的工作是协助装卸驮载和收集燃料等。规定发给他们每人每天二十戈比，但他们只知买好吃的东西。因此，从孔格勒开始就将钱发到连队，由连队供养这批傻瓜。

在库尼亚乌尔根奇，被遣送往麦加去的、曾当过一小时"哈利发"① 的阿塔江·丘里亚与部队碰在一起了。在梯弗里斯，他请求为我们服务，被接受为特维尔龙骑兵团的准尉。从麦加返回以后，他被调到陛下的卫队服务。

部队未去乌尔加角的江卡拉领取给养。洛马金派了一部分人前往该处，只领取了到达库夏塔井的给养，而没有领取全部给养，因为在库夏塔贮存着纳夫罗茨基运来的给养，等待他们取用。

从江卡拉领到的给养装载在购来的五十辆大车上，于8月21日运到伊拉拉科奇坎湖附近。部队自那天中午起就停在该地。许多在希瓦没有弄到长袍的人都在孔格勒买了。还在那里买了羊和鱼。鱼价便宜得惊人(一俄尺长的、有鱼子的鲟鱼价值四十戈比)。

22日部队分为两个梯队继续前进。前面是一段长达七十二俄里的无水路程。根据驼夫和车夫的建议，须把马匹、骆驼饮好，因而直到上午九时才出发。据说驼队就是这样赶路的。

这样安排行军时间几乎把部队毁了……到中午时，热达40°。因为皮囊不够，贮存的水很少……可以想象得到，洛马金已再不认为必须爱惜人力了，因为他们能做的事都已做完，再也不会立功受奖了。晚上八时，部队登上乌斯提尤尔特山，发现有些连队里能跟上队伍的人只有十五人，其余的都掉队了……马匹和骆驼倒毙甚多……相当数量的大车也都抛弃在途中。

---

① 中世纪某些伊斯兰教国家集政权和教权于一身的最高首脑的尊号，埃及和后来土耳其苏丹的尊号。——译者

夜晚一时继续行进。次日上午九时到达独眼井阿利伯克。在这里只给每匹马饮了一桶水。给人们喝的只是皮囊中剩下的水。这里水很少，于是人们群集在井边，甚至为争水而打起架来……许多人不省人事地躺在地上。

距卡拉库杜克总共只有十五俄里。直到午后二时炮兵和步兵才起程，其余部队到下午四时才出发。留在井区的只是那些波斯人。他们一窝蜂似地涌到井边争水。他们的水桶和井绳绞在一起，弄得一滴水也汲不上来。还有六个口渴难忍的人攀着井壁下
294 到井里去喝水，无论如何也不愿爬上来……最后只好又把几个人放下井去，将那六人系在绳子上，然后告诉井上的人把他们拉出来。

从阿利伯克到卡拉库杜克这最后十五俄里路程中，所有拉大车的牛都倒毙了，辎重队的许多马匹和食用牲畜也倒毙了……又有许多人累倒掉队了。

洛马金这次不可饶恕的，甚至莫名其妙的错误有以下三点：(1)他在选择波扎罗夫纵队曾经走过、并遭受苦难的这条道路时，丝毫未考虑到要带较多的皮囊；(2)虽然根据经验早已知道，人马众多的大驼队无法通过无水地带或只有独眼井及深水井的地带，但他仍然率领二支人数众多的大梯队，并带有大量牛、马、骆驼通过这样的地区；(3)根据经验早已知道，正当炎热的时候，应该在休息地休息，傍晚和清晨才是赶路的时候，但他于22日上午九时出发，那时炎热已经开始，恰好在太阳晒得最热的时候赶路。

远征途中所取得的经验对这位老爷来说，有什么用呢？

在卡拉库杜克的水中，芒硝含量甚大。这种水是极好的泻剂。由于洛马金的愚蠢，口渴难忍的人们发狂地猛喝这种芒硝水。喝下去后马上就大泻起来，接着就便血……夜晚寒冷更加剧了腹泻。因而，洛马金下令：从下午五时至早晨八时，如果人们不在活动，便

要穿上军大衣或长袍。

在这个井区的休息地点，收到了考夫曼派专差送来的信函，他说和约已经缔结，并祝贺部队登上了乌斯提尤尔特山后，便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然后说了一些感谢的话，并请求原谅过去对不起的地方。

从这里开始部队分为三个梯队于8月24日及25日分别出发。第一梯队因向导迷了路未能准时到达预定的苏尼亚捷米尔或苏姆别特捷米尔，在这里又休息了一天。在前往阿兰的道路上，骑兵见到了许多干尸，这是5月间部队路过时倒毙的牲畜尸体。太阳的照射和干燥的空气已完全将这些尸体风干了。28日依然分为三个梯队于晨三时出发。下了雨，天气凉爽，道路由软变硬。人们没有掉队，但是套在空车上的马匹甚至有累倒的。于是抛弃了大车，重载驮在骆驼身上。

29日，在前往丘泽姆巴伊的途中，一个哥萨克和一个阿普歇 295
伦人因患伤寒病死去。休息时，将他们二人合葬在一个墓中。8月31日，整个部队到达库夏塔井。率领给养运输队的纳弗罗茨基少校也是前一天刚到该地。高加索长官关心备至地在比什阿克蒂准备了九天的给养，在伊尔捷杰或库夏塔准备了十二天的给养。这里正是从咸海到比什阿克蒂的中途。洛马金自己在从汗国出发前还不清楚将走哪条路：是走北边的新路前往库夏塔，还是走南边的旧路前往伊尔捷杰？因此，那时他从伊利亚雷附近的军营向纳弗罗茨基发出了命令，要求他于8月20日以前在比什阿克蒂将一切准备停当，并在8月30日至9月4日之间，或在伊尔捷杰或在库夏塔准备好一千四百人用的两星期给养、四百匹马的饲料、短皮大衣、皮囊、水桶、二百四十六顶帐篷以及深井取水用的带绞盘的轮子一套。8月2日，洛马金因获悉萨雷卡梅什泛滥而破坏了下面的那条路以后，才最后选定走上面这条路。于是，纳弗罗茨基得到

命令于8月30日前，到达库夏塔井。他恰恰是按期到达了。欢迎的情景热烈而亲切，各路梯队走近时都高呼“乌拉”。31日晚，全体军官聚集在洛马金那里庆祝皇帝陛下的命名日（命名日应在前一天）。音乐歌唱以及人们对陛下的祝贺交织在一起，并发射了六发礼炮。这是用希瓦大炮和希瓦的火药发射的。

9月2日继续前行，7日到达比什阿克蒂。途中有一名哥萨克因患伤寒病去世。从此开始前行的道路便是谢涅克、卡翁迪等站毫无生机的无水地带。部队前次路过这里时受尽了苦难，因而大家都牢记不忘。部队分成五个梯队进发。8日，第一梯队出发，它有两个哥萨克连，护送着一个派往高加索呈送报告的信使。9日下午四时到达金杰尔利。第二纵队有三个哥萨克连，于9日晨出发，10日晚到达。第三纵队有三个半步兵连，于9日午饭后出发，12日晨到达。第四纵队有三个步兵连和三门大炮，于9日午后二时出发，11日午后三时到达，途中有一名萨穆尔人死亡。这个纵队绕着沙漠走的是一条经过修整的、比较短的新路。这条路从谢涅克不是通往昂卡翁迪，而是通往阿尔特卡翁迪的。这是峭壁重叠的山岭中一条起伏不平的道路。麦利科夫公爵授命纳弗罗茨基维修这条道路，纳弗罗茨基就一如既往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正因如此，第四纵队超过了第三纵队，提前了十五个小时。第五纵队有五个步兵连和四门大炮，10日临近中午时出发，也是走的新路，于
296 12日午后三时到达金杰尔利。从库夏塔开始，路上一直是阴天，夜晚很冷。途中士兵们不断叨念着考夫曼所发长袍的好处。

一到金杰尔利，便在骆驼身上打上K字烙印，表示是“官家的”骆驼。然后，将这批骆驼交给吉尔吉斯人使用，条件是不得使骆驼生病或倒毙，听到召唤，马上送来。打上这种烙印的骆驼共有八百二十六头。从希瓦带出的骆驼有四百八十三头。以后买了二十头，纳弗罗茨基带来五百零七头。也就是说，途中倒毙了一百八

十四头。在打上烙印的骆驼中，有一半背上和两肋都有创伤，伤口还有蛆虫蠕动。由于没有药物治疗，这些倒霉的骆驼身上散发着令人难以忍受的恶臭。到1874年2月这批骆驼倒毙了四百零三头。

波斯人都集中于兵营附近的波斯人屯宿地。那里每日每个成人发给两俄磅面粉和八分之一俄磅牛油，儿童减半。9月14日是十字架节，也恰好是第一梯队从金杰尔利开往希瓦的五周月纪念日。为了表示纪念，在五个月前举行临行祈祷的地方竖起了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的基础高达五俄丈，是士兵和波斯人用石头砌成的。上面镶着一块碑石，记述着高加索部队在洛马金上校率领下（应该列举编入部队的各个单位）于1873年4月14日出发进军希瓦，1873年9月12日回师，还记述着希瓦于5月29日被占领，阵亡及病故共二十三人。

从9月22日开始，将部队遣返原各驻防地。第一批返回的有希尔万团的四个连、叶伊斯基哥萨克团的一个连和格奥尔基耶夫的全部骑兵，他们在阿普歇伦团的军乐声和用希瓦大炮发射的礼炮声中登上三条调来的帆船启航。与第一批同行的还有阿塔江·丘里亚和洛马金。23日夜这三条帆船驶入彼得罗夫斯克港口。岸上乐队奏着进行曲，帆船上阿普歇伦团的合唱队唱起了晚霞曲、祈祷文“假如是光荣的”及民间赞美歌等表示回答。当时的场面令人十分感动。光荣不是属于我们的，光荣属于万能的上帝！光荣属于东正教的沙皇！

停泊在港湾内的所有轮船都点起了信号灯火，礼炮声响彻云霄，烟火在飞舞，欢迎的人群高呼的“乌拉”声和归来的人们的高呼声汇合在一起。翌日，如此尽力保证部队胜利进军的麦利科夫公爵以皇帝陛下的名义对英勇作战光荣归来的部队表示嘉奖。然 297
后，举行了感恩祈祷。军队列成分列式，一直走到早宴席前。公爵举行了盛大午宴，招待所有军官。在向皇帝陛下祝福时，希瓦的大

炮装上希瓦的火药不断鸣放礼炮。

最后一个梯队于10月7日到达彼得罗夫斯克。10月12日最后一批波斯人驶离金杰尔利，前往阿斯塔拉。原来看守他们的基兹利亚尔—格列宾团的一个哥萨克连经旱路前往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炮台，担任驻守。到这时，岸上的人马已走完。

所有各梯队和第一批到达的梯队一样，在彼得罗夫斯克受到了同样的欢迎和祝贺。希瓦的那两门大炮安放在伊什卡尔蒂地带的阿普歇伦团的司令部内。每逢有纪念意义的隆重场合，就用它来鸣放礼炮。

*　　*　　*

我们占领了汗国在阿姆河右岸的全部土地，应该认为这是1873年远征希瓦的最重要成果。一条自然边界将希瓦和我们的草原切开。边界这一边处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刺刀，希瓦则顺应了充当附庸领地的平凡命运。实际上按其居民不多而又贫困的情况来说，这一命运对它是很相称的。在远征以前，希瓦只不过是个窝主而已。草原上所有盗贼及抢掠牲畜的匪帮经常将赃物运到希瓦和执政者共同分享。他们逃到希瓦躲避俄国部队的追击。既然这一窝赃巢穴已被捣毁，并在这里设置了岗哨，由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这支威严的部队担任警戒，那么这些匪盗抢劫犯只好改行从事其他营生。这次征剿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我们的草原完全平安无事：这些年来既未听到抢劫掠夺，也未发生骚乱波动。

在希瓦大门口的俄国部队，可以看作是按照彼得一世的遗嘱派去照管希瓦汗王的禁卫军。请读者回忆一下：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遵奉彼得大帝的旨意，应该说服希瓦汗王和布哈拉埃米尔接受俄国近卫军的保护，但别科维奇没有达到目的，考夫曼却达到了。由于接纳了这支俄国禁卫军，希瓦汗王实际上成了俄国的一个县官，他必须迅速而绝对地履行我们的一切要求。经常威胁汗

王本人及一切居民的土库曼人也完全改变了态度。当然，1881 年他们的亲族帖克人被征服以及麦尔夫的自愿归附，对他们也有不小的影响。现在土库曼人已无处藏身，也无处捕捉俘虏，即使他们有这样可以为非作歹的地方，也无处可以销赃。 298

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对土库曼人形成的这种威慑形势，毫无疑问保证了从乌宗阿达开始的铁路和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到撒马尔罕的铁路的安全。高加索已被征服多年，但那里的铁路线不断受到很有组织的、装备有别旦式枪或带弹仓步枪的武装匪帮的袭击。这并不是那里的俄国政权软弱无能，也不是因为当地的民政长官都是胆小怕死的亚美尼亚人，而是因为那里的山岭、峡谷、森林都是匪徒们安全可靠的藏身之处。在这样的地方怎能找到匪徒呢？

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与高加索毫无共同之处，无处可以躲藏隐匿。希瓦这个最后的避难所成了一只捕鼠器。根据和约第十六条规定，必须将捕捉的匪徒引渡给俄国政府当局。“捕捉”这个词用得恰到好处。

当设计外里海的铁路时，各式各样的亚洲“通”多次预言，游牧居民必将偷盗枕木和电杆当木柴烧，因为在沙漠地带木料是稀有之物。他们还多次预言，军人们要把中亚搞成高加索第二，继续不断的远征只是为了猎取奖赏……但事实上一条枕木、一根电杆也没被盗走，而随着 1875 年征服浩罕和 1881 年征服阿哈尔帖克，征服中亚的伟大时代看来已告结束。以后，已经听不到有什么军事远征了。

全部的任务是捣毁混乱无章的策源地，并给窝主带上锁链。

希瓦汗王在同我们的军队告别时，曾预感到俄国人走后在他的领土上将发生动乱。这个预感很快就证实了。我们的军队刚刚越过乌奇乌恰克和哈尔阿塔之间的沙漠地带，在阿姆河一带便出

现了来自麦尔夫的帖克人和萨雷克的土库曼人两股匪帮。一股在哈扎拉斯普附近为非作歹，另一股进犯皮特尼亚克。最后，这两股匪徒竟渡过河来在我方土地上不断袭击驼队和布哈拉的游牧居民。一股匪帮在萨尔达布湖附近袭击了从哈尔阿塔向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为官家运送重载的格罗莫夫的驼队。这次袭击发生在距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百俄里处。伊凡诺夫上校闻讯立即派遣阿杰尔卡斯少校率领三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排前往该地。阿杰尔卡斯率部于10月24日出发后，26日拂晓前在渡口附近与匪帮遭遇。夺回了来不及运渡过河的一部分物资。在这次遭遇中约有一百名土库曼人丧生，一部分死于哥萨克的马刀之下，另一部分在匆忙泅渡时溺死。

汗王把我们驻在阿姆河军分区的部队看作是给他派的维护秩
299 序和镇压不驯服臣民的禁卫军。因此，他不时地向伊凡诺夫请求援助，请他出主意。汗王承认自己对维护秩序无能为力。

对土库曼人的追剿结束后，土库曼人经过思量，认为赔款不应只向他们摊派，汗国其他居民也应负担赔款，土库曼人想要纠正俄国人的错误和处置不当，使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也分摊一点自己的损失。于是，便开始向他们征收赔款……虽然不象戈洛瓦乔夫那样携枪带炮、大喊大叫，但同样是绝对不肯让步的。他们不听汗王的训诫，汗王无力制服他们，而他驻在河对岸的禁卫军，不受俸禄的宪兵又全然不管。

问题在于伊凡诺夫不愿充当汗王的保镖，不愿给他当宪兵。也许他从没读过彼得一世给别科维奇的圣谕，也许他觉得这种角色有损自己的尊严，也许他想要起一种独自主宰汗国命运的作用，也许他以为自己是英国人神经紧张地注视着的重要人物，他将创造历史事件，但他却需要寻找体面的借口，以便在外交交涉中有理有据。英国外交官经常提出数不清的质询、照会和抗议，企图以此

在我们的历史性进军途中设置重重障碍。我们的外交部经常将英国外交官的这些令人讨厌的外交文件的石印副本作为“密件”寄发给边境各军区的长官，其目的同样是竭力遏止我们军事长官的行动，给他们的好战激情泼泼冷水……假如不是这个阻碍，不是这个刹住整个机械运转的制动器的作用，不管英国人发来多少公文反对我们，我们早已进军到边界了。应当认为，这样必将大大减轻外交大臣的工作。

看一下中亚地图，估量一下我们和印度边界的距离，你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中盘算起来，我们的外交官员们为了用官样文章回复这些来文，需耗费多少笔墨纸张！要知道这种敷衍塞责的复文反正是需要的……

考夫曼同样也不赞成彼得大帝的意向，他既不愿将阿姆河军分区部队变成希瓦汗王的御林军或禁卫队，也不想叫它充当宪兵队。考夫曼于1873年9月12日，即在回师塔什干途中从萨尔达布湖附近签发给伊凡诺夫的训令中说：“阿姆河军分区部队驻扎在该河右岸，期望达到的主要目的是：负责警戒和保卫现已加入俄国国籍的右岸居民”。

300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它的次要目的。训令中说：“有关汗国的内政，不言而喻，应该努力设法掌握其最新动向，至于我们对其内政可干预到什么程度，应根据维护新占地区及其居民的利益和安宁的需要而定”。这种措辞相当含混不清。根据这种说法，好似有权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并能渡河到对岸，深入汗国境内以干涉它的内政……得以在体面的借口下负责警戒并保护我们右岸的居民。

训令中另一些话可以证实我们如此理解上述摘录是对的。训令中另一处说：“为达到上述目的，即警戒与保卫的任务，应根据形势需要和当时当地情况，竭尽一切努力采取你们认为必要的那些

措施。”这意味着，随你的便，可以独自采取行动。

为了熟悉新占地区居民的情况，曾建议该地军队应经常到各地行动。这样做可使居民与俄国人相识，而且又可使他们了解，一旦情况需要，俄国人会马上前来保护他们或者惩罚他们。

伊凡诺夫部队第一次出发到各地走动是在1873年10月中旬，地点是阿姆河三角洲和道卡拉天然分界线地带。对行动目的和方向都严加保密。当时河对岸立即声销迹敛，料想俄国人要渡过河去采取某种非同寻常的迂回包抄行动，而行凶作恶……伊凡诺夫在河岸旁边努库斯地带选择了一块修筑另一堡垒的地方以后，于11月12日返回。努库斯地带处在阿姆河三角洲的分叉处，恰好是阿姆河上最好的一个渡口。这个多面堡于1874年建成，派去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驻守，并安置了两门大炮。这个堡垒距离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一百七十五俄里。有大车路可通。河对岸的土库曼人一见吓人的俄国军队这次行动只不过是一次寻常的行军时，他们便又活动起来，向邻居乌兹别克人算帐。于是汗王向伊凡诺夫请援镇压土库曼人的信函又纷纷飞来。

在编入资料的考夫曼签发的训令中，只字未提伊凡诺夫有权渡过阿姆河进入汗国境内。这样的意思不便明言。如同字谜一样，在字里行间隐约可见，我们在前面已作了分析。而且训令还指明，只有汗国的“内政”或准确点说汗国境内的混乱危及我国臣民
301 的安全时才可行动。也就是说，当土库曼人杀戮抢掠非我臣民时，伊凡诺夫不得干预汗国“内政”。

在《资料》的第117页中还直率地阐述了下述内容：“在此应当指出，驻留在阿姆河地区的俄国部队长官有理由和希瓦境内的不法分子土库曼人直接发生关系（即不通过汗王）”。读者还当记得，当俄国军队从汗国境内撤离时，土库曼人还没有向我们偿清赔款……伊凡诺夫上校利用这一先前未曾结清的旧帐，经常不断地或

通过汗王，或直接以自己名义通过属下的人向希瓦的土库曼人提出劝告和训诫，叫他们安分守己，首先是和我们结清帐目。否则，如果他们不履行对我们承担的义务，“继续抢劫掠夺和骚扰汗国居民”的话，伊凡诺夫上校威胁说，那就要重新进行讨伐，并予严惩。

伊凡诺夫顺利而圆满地摆脱了困境！现在考夫曼向他提出的主要目的已大大扩展了：他不仅对我国臣民，而且对希瓦属民都负有保护之责！

伊凡诺夫的部队，就土耳其斯坦军人的理解而论，是一支前线部队，而根据同样的理解，前线部队应该不断地建立功勋，也就是说受勋得奖。因此，所有野心勃勃猎取功名的人都想方设法挤到前线部队中去。这个部队的长官应亲自找寻各种战斗的机会，而在战斗之后，还要以各种各样的、有时甚至是自己编造的体面借口进行辩解……所有这一切取决于前线部队中那些经常出谋划策，制造各种体面借口的长官的头脑是否机敏，是否有随机应变的本领。我们不是为了掩饰什么而提笔写书的！况且前线部队中的这种欲望最后只会给我们带来好处。我们不妨回忆一下阿勃拉莫夫在治扎克前线部队中的那种十足狂妄的行为，它导致了和布哈拉的战争，结果夺得了中亚这颗最贵重的珍珠——撒马尔罕，而后完全征服了布哈拉，并对进军和征服希瓦减轻了困难。

应该说句公道话，《资料》第116页中谈到留驻在阿姆河地区部队的士气时说：“军队都渴望与敌人遭遇，因为一般的战斗行动总能振作士气，并能提高我军的精神威力”。这实在是正确的。凡是亲临其境有所感受或从别人身上有所目睹的军人，对此都深有 302
体会。一个最大的坏蛋当死亡已在眼前的时候就停止作恶了。

总之，军队一直渴望给敌人以创伤……但谁是我们的敌人呢？希瓦人没有和我们战斗，甚至战争还在进行时，他们便抛弃了要塞，听天由命，而现在他们只是对所供应的物资尽力要多索取一些

钱罢了。他们还经常不断地恳求我们的保护，以免遭到土库曼人的侵犯。和我们战斗的只是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显而易见，他们才是敌人，应该再给他们一些苦头吃。

1874 年 1 月间，伊凡诺夫耳闻似乎土库曼人准备踏冰过河，骚扰我国臣民。尽管根本无法觉察骚扰的迹象，资料仍将其称为"公开反抗我们"……伊凡诺夫迅速率领了一支部队前往努库斯，踏冰过河，并烧毁了基普恰克附近的库尔恰尔部族，即卡拉杰尔格尔迪土库曼人的游牧区。这就引起了普遍的惊慌，邻近各地部族的代表团立即来见伊凡诺夫，请求饶恕他们……伊凡诺夫要求他们缴纳欠款、释放扣押的奴隶以及向邻居乌兹别克人退还所抢的全部财物。这时河水将要解冻，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得满足于已起到的影响。看不出有多大实际效果，但不得不撤兵回家转。1 月 29 日，伊凡诺夫返回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没有任何损失。这一事就足以证明，"公开反抗"还没有来得及在土库曼人的头脑中考虑成熟。而是伊凡诺夫本人善于猜测别人的想法。

此后，土库曼人安静了三、四个月，勉勉强强地收集赔款的欠款。但当 4 月末游牧季节开始时，他们估量已能逃脱我们的打击，便又开始抢掠起来。后来几个月中，有时动乱突然中止，这是因为从锡尔河开来的俄国增援部队到达的消息传到了希瓦所造成的影响。这些部队是由新兵和第八边防营、第四步兵营留在卡扎林斯克和彼罗夫斯克看守物资的人员组成的。前来的还有几个换防的哥萨克连。第三步兵营也调来接替第四步兵营。该营从塔什干出发，经旱路到达卡尔马克奇(即二号要塞)，从那里乘轮船和拖船来此。同部队一道前来的，有释放了的土库曼人质。扣押这些人充当人质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事实上第四营的两个连仍暂时留驻，直到 1875 年春。他们移驻于努库斯。土库曼人把所有这些部队
303 调动都看作是加强兵力。于是，引起了种种猜测，似乎什么大祸又

要来临，因而他们一时收敛了一些。当他们探知这些接防的哥萨克连队和营队到达以后，又向锡尔河开去了同样多的部队，于是他们又故态复萌。

我们不必过多地援引伊凡诺夫那些“体面的借口”，要行动不愁没有借口。我们只讲一下，1875 年 1 月间，当阿姆河封冻之时，他又过河到了“彼岸”。部队有六个步兵连、两个哥萨克连，携带六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共一千五百人。1 月 7 日出动，16 日在霍杰伊利附近过河，2 月 1 日在汉基附近过河返回。“整个远征过程中未发一弹，部队在任何地方都未遇抵抗。”——«资料»第 120 页中便是这样记述的。在俄国部队绕行一周，走访土库曼人的十五天当中，他们缴收了三万六千卢布。至于什么蹂躏和烧杀之事正式文件中并未提及。

算起来这是俄国部队第二次平静的行军，好象是在坦波夫省内进行似的。它不能不使土库曼人相信：俄国人在这里如同在家里一样，他们的确是汗王的支柱，你如果不去触犯他们，他们就斯文而高尚地从你身旁走过。

从当时起，土库曼人已经安于这种处境。从前那种人人参与的抢劫掠夺勾当再也没有了。汗王不仅按和约第一条规定成了“全俄罗斯皇帝陛下的恭顺仆人”，而且也成了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的最恭顺的仆人。

这样一来，根据考夫曼所主编的资料的叙述（考夫曼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他极为珍惜自己的声誉），伊凡诺夫自行决定两次过河侵入希瓦汗国领土应由他本人负责。鉴于«资料»的编纂者和他们的领导者都有明显的倾向性，他们费尽心机对未来的历史学家隐瞒考夫曼所发布的命令中语气过激和轻率之处，例如我们在前面那道著名的、关于消灭约穆德妇孺的命令中所见到的脱漏之处。我们认为必须这样去做：如果资料中只

引用某道命令中的个别语句而未将全文引用，那么，一定要把文稿的全文找到。正是在那些脱漏的语句或段落中包含着最主要之点，可以说是解开事件进程之谜的钥匙。

304 这个文件是在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部机要室1871年“关于远征希瓦”的第1号文档中找到的。1873年9月12日下达的第2637号命令订在该档171—174页上。

现在我们将考夫曼提出的有关执行该命令的各种建议姑置勿论，只将考夫曼删掉的内容中最重要的地方摘述如下：

命令的主要之点在于：“在阿姆河左岸希瓦汗国境内的行动中，请阁下只限于惩治拒不缴纳所课罚金的土库曼人约穆德部族巴伊拉姆沙雷人，还要惩治卡拉乔哈人，当我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堡垒的时候，被释放的波斯奴隶曾经控告过他们，说卡拉乔哈人在萨雷卡梅什附近曾袭击过一批从库尼亚乌尔根奇经过萨雷卡梅什前往克拉斯诺伏斯克的波斯人。”接着进一步肯定说，波斯人不会扯谎，他们自己不会提供袭击的任何口实，罪过全在卡拉乔哈人身上，而与其他宗族无关。建议在春季进攻。对摧毁巴伊拉姆沙雷人的行动，建议在冬季进行，那时可以踏冰过河。建议前往哈扎瓦特和兹穆克希尔，亦即伊兹穆克希尔。下面我们还得援引原文：“从哈扎瓦特到兹穆克希尔的往返途中，途经土库曼人约穆德部族住地时，阁下应命令所属，无妨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烧光杀尽。这种惩罚是严厉的，并可作为范例，使他们能够感受到，是出于不履行我们的要求而受到的沉重惩罚，并在土库曼人的其他部族中造成同样的印象。我们在和土库曼人的交往中深知，其他语言他们无法理解。”

经过这样的查对表明，伊凡诺夫并不是自作主张地侵入他国领土前去摧残土库曼人，而是准确无误地根据考夫曼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显而易见，考夫曼是要把不幸的约穆德人消灭干净，因而

他才下令“将途中所遇到的一切烧光杀尽”。

关于这道命令的内容，显然只有远征部队的参谋长特罗茨基将军知道。命令副本既未发送给军区司令部，也未送给考夫曼凯旋回师后在彼得堡逗留期间① 代理他管理边区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科尔帕科夫斯基不知道授予伊凡诺夫的全权，自然就无法理解这位上校的行动缘由。这一情况在他向陆军大臣呈送的报告 305
中都有所反映。

由于这份报告，考夫曼最后不得不从彼得堡将他向伊凡诺夫下达命令的三份副本寄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即远征司令部于 1874 年 10 月 29 日发出的第 1890 号公函）。

考夫曼在函中附有以下几句话：“从您呈交陆军大臣先生的报告中得知，阁下手中没有我在去年给阿姆河军分区司令官下达的命令的副本，为使阁下熟悉情况和便于领导，我认为必须将我于去年 9 月 12 日和 20 日给伊凡诺夫上校的第 2637 号和第 2748 号两道命令的副本，以及 10 月 29 日给他的第 1891 号命令副本随函奉寄阁下。”

只是在 1874 年 12 月 3 日科尔帕科夫斯基才收到这份公函及其他附件。他批示后转给司令部。他的批语是：“遵令办理，命令内容直到今天以前我都不清楚。”

关于帖克人抢劫格罗莫夫驼队的事件，从 1873 年 9 月 20 日给伊凡诺夫的命令中只提到下述内容：“责令您通过马特尼亚兹或者以自己名义致函汗王，叫他向土库曼人宣布，如果他们肯为汗王效劳，协同消灭敌视他的帖克匪帮，则汗王将向考夫曼说情，使土库曼人免缴所欠的赔款。总之，要说情赦免他们，并释放他们的头目。请向汗王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必将满足他的请求。因为土

① 每次远征以后，比如，远征撒马尔罕、希瓦和浩罕之后，考夫曼总要前往彼得堡闲住很长时间，因而引起了俄国报纸的谴责。

库曼人能忠诚地为汗王效劳，则是他们品性端正的明证，本人对此将不胜欣慰。”

从冯·考夫曼 1874 年 10 月 29 日发出的第 1891 号命令，亦即从第三道命令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提出了占领整个汗国的问题。

“参谋长向我呈递了阁下致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信件的副本、希瓦汗王信件的译稿、您给汗王的复函以及告希瓦绿洲土库曼部族书的副本等等。上述各件中提供的情况是令人不安的。汗国内部的现状并不乐观。土库曼人仍未安分守己。看来经过一年来的各种努力，希瓦绿洲土库曼人的问题并未取得所期望的成果。汗王公开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无法使属下的土库曼人就范。因此，我
306 并不完全否定阁下在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的信中所表达的看法，即希瓦汗国事态进程也许促使我们得出必须结束希瓦汗国自治的结论。现在我认为可以将这一问题上奏政府最高当局裁决。

“政府最高当局对此问题将如何裁决，我现在无法预料。但为了做好我的呈文获得批准的准备，我要求您提出意见：需要多大兵力及军费？您将以何种方式解决占领希瓦及汗国其他部分的问题？

“但我认为，即使政府最高当局能批准我占领阿姆河左岸，实现这一任务的时间无论如何不应早于面临的 1875 年秋季。在此以前，应严格遵照我个人多次给您的指示和书面训令中所确定的、并到目前为止经您多次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行动原则，来处理阿姆河左岸的事务。也就是说，如果您向希瓦绿洲土库曼各部族发出的告示不产生效果，不受理睬，土库曼人的举止言行依然和去冬一样，则阁下应再次进击左岸土库曼人游牧地区，击溃他们，并予严惩。在这一行动中，你们可以根据我就此问题下达的多次命令以及你们在 1874 年 1 月间进行的完全成功的搜索进军中所取得的经验行事。

"类似的进击必不可免。它可能产生不必忙于占领汗国的效果。

"正如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在其命令中对此所作的说明那样，抢掠匪帮越河进入我方领土当然可能是你们进击左岸地区的主要理由，但我认为，假如你们事前完全能够肯定土库曼人确有骚扰俄国属民的明显迹象，我准许你们采取预防措施，防止这些匪帮进入我境。在这种情况下，准许你们采取进攻行动以期用一切措施保障我右岸居民免遭土库曼匪帮的骚扰和抢掠。"

但是，考夫曼完全占领希瓦的呈文受到了外交大臣的有力反 307
对。外交大臣认为：第一，汗国内部情况并非"危急到这种地步"；第二，应遵奉皇上的旨意："即使需借助我兵力使土库曼人就范，也应保全希瓦的独立性"。陆军大臣侍从将军米柳京于1874年11月10日第12号函中向考夫曼传达了上述两点意见，同时他自己写道："就我本人讲，我赞同外交部的意见，我首先不能不注意我阿姆河军分区境内几乎完全没有发生混乱情况这一事实。希瓦汗国境内发生的骚乱到目前为止并未酿成反对汗王的普遍暴乱或触犯我国直接利益的希瓦内讧。因而我们对希瓦可以保持较为不介入的关系。"接着米柳京认为，"我们向阿姆河左岸的临时进军较之于将希瓦并入帝国总是要少一些累赘麻烦。阁下业已知晓，合并是和政府的愿望矛盾的。"

这样一来，戈尔恰科夫和米柳京两位大臣保护了不幸的希瓦汗王，而向伊凡诺夫提出要他惩治土库曼人。

我们已经见到，伊凡诺夫毫不迟延地利用了这个决定，以完全没有根据的理由于1875年1月进击对岸，未遇任何抵抗。土库曼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无力与俄国人相抗衡，因而屈服了。而在斯科别列夫击败帖克人，特别是兼并麦尔夫以后，草原上的抢劫就完全停止了。1875年帖克人选出了一个总头目努尔·维尔迪取代了

四个汗王及一个伊尚。从这时起我们便开始注意他们。帖克人抢掠了约穆德人及前往里海的驼队后，促使伊凡诺夫和洛马金这两位前线部队长官的认真考虑。必须过问帖克人的事务。高加索长官已经计划远征阿哈尔帖克，并采取措施排除土耳其斯坦当局的干预。

对考夫曼呈文中提到的伊凡诺夫关于必须干涉帖克人内部事
308 务的种种设想，陆军大臣指出，小规模的抢劫、掠夺并非什么特殊重大事件，“我们毫无任何必要充当邻近的游牧居民的警察署长，否则必将招致接连不断的冲突，我政府现在正力求避免这样的冲突。”（见考夫曼于1876年1月23日从彼得堡发来的第47号命令，存于队列部分第12号文档内）。

1876年4月4日，伊凡诺夫因处理希瓦事务有功而晋升为将军，但在5月他收到指示禁止他和帖克人发生联系，甚至通过希瓦汗王也不行。

但当高加索当局以“学术考察为目的”，计划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开始，经过萨雷卡梅什进行一次新的侦察，以对阿姆河的故道进行水准测量，并调查研究是否能将阿姆河引入里海时，考夫曼对高加索方面在阿姆河左岸库尼亚乌尔根奇附近修一堡垒的意图表示反对。显而易见，这样一来，对希瓦汗国施加影响的活动将转向高加索方面了。在第12号文档中没有考夫曼给米柳京那封信函的副本，因此反对高加索以“学术考察为目的”染指希瓦的理由，我们暂时还不清楚。但在第143—147页有一份于1876年9月25日发出的另一封信函的副本，里面恰恰提到：

“我不能对阁下大人避而不谈，希瓦汗王之所以心情紧张和缺乏自信，按我的看法，这是汗王知道我们采取的那个措施以后产生的后果。对该措施我在上信中已申述过反对意见，这是指我们占领了希瓦汗国境内库尼亚乌尔根奇附近的一处堡垒点而言。”

还在1875年底，洛马金曾从克拉斯诺伏斯克去过阿特腊克一次。但在这次侦察过程中未发一弹。计划中似乎并未列入任何一项科学考察。但当电报传来关于浩罕汗国于1876年2月8日归并于俄国的消息，克拉斯诺伏斯克和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这些地方的"前线部队"的野心立即强烈起来。伊凡诺夫和洛马金当然可以认为从前不准他们向前进取的禁令业已取消。因而，他们二人将内容相同的报告和信函纷纷寄往各自的长官。2月21日洛马金写给高加索山区公署署长的第417号信中说，必须执行高加索总督拟就的向阿哈尔帖克进军的决定。信中还援引了萨菲汗的书面声明："当伟大的阿克帕季沙赫[1]的旗帜未在帖克上空飘扬之前，这片草原一直会混乱不安，抢劫掠夺也不会止息。"当进军 309
阿哈尔帖克的计划遭到彼得堡拒绝时，高加索长官立即拟议向希瓦进行学术考察。5月1日洛马金第一次将此事通知给伊凡诺夫，6月22日通知了详细情况，并请在库尼亚-乌尔根奇为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准备一千六百普特面粉、五百普特大米、四十普特奶油、六十普特盐、二十五普特葱、八普特蒜、二千七百普特大麦、一百头牛或六百只羊。上述各物应于8月底以前准备停当。显然斯捷勃尼茨基少将关于考查乌兹鲍伊的必要性的短笺为此提供了理由。5月23日洛马金收到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一封电报，内容是："向您下达今年的行动命令如下：部队由六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炮队组成。行动目的是：考察向萨雷卡梅什引水的道路，选择堡垒修建点和对阿姆河故道进行水准测量。部队应返回克拉斯诺伏斯克过冬。暂无支援。部队到达当地后，可在汗国筹集给养。"

在给洛马金的指令中说："在萨雷卡梅什与汗国之间一带，应亲自去视察，选择好修建堡垒和贸易圈的地点"（见第12号文档第

① 即白沙皇。——译者

121 页)。测量人员和沿途掘井技术人员均由佩特鲁谢维奇上校指挥。伊凡诺夫当然以严厉的口吻请求汗王下令在库尼亚-乌尔根奇准备给养,而自己却打算建议将希瓦并入俄国。

1876 年 8 月 30 日,他发出标有"绝密"字样的第 3305 号信函给考夫曼(见第 12 号文档第 138—141 页)。内容是:"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阁下:邻近汗国的内部形势急转直下,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某种惨变,届时我们不得不出面干涉,也可能由各方提出将汗国归属俄国。我认为这两种情况都是可能的。但政府最高当局对此问题的观点我一无所知。故须将此事预先禀呈阁下,请予指示。

"在 8 月 9 日第 3100 号报告中,我荣幸地向阁下报告:希瓦汗王坚决要求与我会面。为了满足他的这一愿望,我应允在我乘轮船驶往阿姆河上游进行侦察抵达汉基时,请他到该地晤面。本月 18 日我会见了汗王。汗王首先谈到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向阿姆
310 河进军并在他的领地修建要塞和驻军的事,还谈了我们拟议向该河故道引水问题,等等。汗王谈及这些问题时竭力使人明瞭,这些措施并不合他的心意,向该河故道引水必将对该河三角洲地带乃至汗国北部土地造成灾难等等。我就此回答时,极力安抚汗王并向他声明,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是遵奉皇帝旨意行动的,其唯一目的是修建和保护经常有驼队往来的商路,在商路北侧建有驻扎我驻防部队的要塞,目的只是为了确保商路畅通无阻。至于从阿姆河向故道引水之事,暂时还谈不到。随同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前来的,有科学考察人员,他们将详细考察该河并将研讨能否将河水引入劳丹,如经研究引水确有可能,这对汗国土地和我岸一侧土地都不会有什么坏处。无论如何,在采取引水措施之前,首先必将告知汗王,并与之进行商讨。

"谈完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的进军和科学考察的问题以后,汗

王转了话题。他说，他身为汗王却无力维持汗国秩序。他声称，土库曼人，尤其是约穆德人不听他的话，对他傲慢无礼，无视他的一切坚决要求和主张，既不向汗王缴纳萨尔格特税，也不缴纳阁下课予他们的赔款的欠款。汗王并称，他没有办法使土库曼人听他的话，没有钱款装备所需数量的军队以镇抚和管治土库曼人。汗王讲完这些话以后补充说，他自己全心全意忠于皇帝陛下，并随时准备执行一切谕旨。又说，他完全理解，并十分珍视1873年他从希瓦出逃以后所受到的恩惠：阁下不仅将他召唤回来加以安慰，并恢复其位，而且将部队留驻阿姆河右岸，以部队的武力支持他的政权发挥作用，鉴于自己无力对付土库曼人，汗王征询我的意见，他将致函阁下提出请求：或者俄国军队常驻汗国境内以惩罚土库曼人，或者为此目的给他拨发经费，或者由皇帝陛下完全直接地统治汗国，而对汗王自己及其家属拨发赡养费用。对于汗王这些话，我除 311
答以"请您将此意上书阐明，但您这一请求的结果如何将取决于皇帝的意志"外，实难准确答复。

"汗王是否已决意采取上述坚定步骤，我无法知晓。但从表面上看来，讲完这些话以后，他有些畏惧，因他开始问我："如果皇帝愿意占领汗国，将准我住在何处？是否准我留住在原地？将给我多少赡养费用？我和我的家属是否够用？"等等。显而易见，我对上述所有问题的答复只能有一个，我说，俄国皇帝甚至对沙尔伯克和基塔勃伯克这样胆敢反对他的人都不使其受委曲，自然，汗王请求如蒙陛下仁慈相待，予以采纳，则汗王这样一个忠于陛下的人更不会受到委曲。

"看到汗王不安的情绪，除对他给以安慰外，我认为向他提些建议是有好处的。我首先让他慎重考虑自己的想法，但绝不应向任何人泄露。如果想写类似内容的信件，应亲自动手，不要让别人代笔，以免引起一切不必要的谣诼和议论。

“汗王离去后，直到现在我仍未收到有关上述谈话内容的信件。

“27日，我从阿姆河上游旅行归来，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遇到从左岸来的两个土库曼人，呈送了土库曼约穆德部族和伊姆拉雷部族的头目的两封信。现随信将上述两封信的译文副本呈送阁下。一封信上盖有八个头目的印章，另一封信上没有印章。两封信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在一封信中抱怨汗王及其政府对土库曼人的种种压迫，并说俄国当局准许汗王这样做，俄国当局只信任汗王。土库曼人请求准许他们可不通过汗王，有事前来此地直接找我。第二封信的内容比较简短，没有盖章，他们请求准予离开汗国换地游牧，或准许他们服从我的管辖。对上述两封信我未作书面答复，我只让送信的两个土库曼人向头目们转告我的意见：他们的请求我将转呈阁下；土库曼人是俄国当局所承认的希瓦汗王的臣民，因此，我无权越过汗王与土库曼人发生任何联系，故不准他们有事直接找我。至于谈到土库曼人对汗王的抱怨，他们连自己
312 都不敢讲自己的品行是端正的，他们一向不服汗王管辖，并纵容自己的亲族进行抢劫，便是明证。

“上面援引的与汗王的谈话和土库曼人两封信中的要求，虽然语气各异，但却有紧密的联系和很大的共同点：汗王的谈话与土库曼人的请求表达的是同一个想法，即将希瓦并入俄国。是否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现在就来解决这个我们迟早要解决的问题，即将汗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并且现在就将它占领？

“敬禀阁下，汗国现状确不正常。姑且说土库曼人的抱怨并不全有根据，汗王处决了几个土库曼人，却并非毫无缘故，汗王的官员纵然敛钱肥私也绝不象土库曼人说的那么多。尽管如此，土库曼人的处境却很困难。他们已经习惯于在那里主宰一切，现在他们不能迫使自己俯首听命、顺从一个他们认为是无能的政权的统

治，因而也不能尊重这个政权（在信中他们以明显的轻蔑口吻称之为萨尔特人的政权）。

“汗王直言不讳，承认自己无能为力。如果说，不管怎样他还能应付一些工作，那只是由于我们的力量和对他的支持。我所统辖的部队于 1874 年和 1875 年定期向左岸进军，支持汗王节制土库曼人，如果今年不向左岸进军，汗国就要崩溃了。部队再向左岸进军并不困难，而且也应该考虑再一次的进军问题。如果需要，预料将同 1875 年那次一样不费一枪一弹，但我认为，这样的进军对我国有害无益。土库曼人吃一堑，长一智，深知自己无力与俄国抗衡，因而从 1874 年起他们一次也没有出现直接反对我们的无礼举动。我们的军队由于是土库曼人所憎恨的希瓦政府的保护者，自然会引起他们对我们的恶感。而土库曼人对我们的态度从上面援引的两封信件中可以见到，他们自己甘心情愿臣服于我们。

“无庸置疑，汗国迟早必将并入俄国。问题在于寻找一个有利的时机。据我看来，这一有利时机已经到来。

“向阁下申述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并期望您给以指示，以便在土库曼人再次提出类似申请时知道如何 313
行事。

“完全忠于阁下的最恭顺的仆人谨向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伊凡诺夫（签字）”

考夫曼在复函中授命伊凡诺夫再去对岸一次，而自己则于 9 月 25 日致函陆军大臣。我们在前面已经引了该信中有关库尼亚乌尔根奇那一段。考夫曼还写道，他不能完全同意伊凡诺夫的意见，因为这样做需要大量的经费。

毫无疑问，当时合并希瓦不管在内政和外交上都不会出现任何难题，因为合并的要求可由汗王主动提出。占领费用可由希瓦自行解决。只要将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驻防部队调往汗国

都城，从撒马尔罕另派一个营前去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接防就行了。

这样做并不需要巨额的经费。而且这样做还能使我们在征服阿哈尔帖克人时节省大量钱款，因为希瓦一旦失去独立地位后，土库曼人也就不会那么固执倔强了。

当然，于 1877 年占领希瓦为时已晚，因为当时我们已在和土耳其打仗，而更为遗憾的是，这事没能在 1875 年乃至 1876 年占领浩罕时一并解决。……关于汗王要求俄国部队进驻他的都城一事，应该予以支持。这样做虽然还不是将汗国并入俄国，但是彼得一世关于俄国禁卫军驻在汗王身边的愿望却可实现了。如果切尔尼亚耶夫或者甚至阿勃拉莫夫遇到这种机会就绝不会错过，而且无须请示批准。我们还当知道，1875—1876 年间奉行的正是戈尔恰科夫公爵所宣布的“行动自由”，或者说行动不受拘束的政策。切尔尼亚耶夫攻占了塔什干，阿勃拉莫夫占领了亚内库尔干，而出名的涅维利斯基占领了阿穆尔河口都是未经任何批准，完全自行作主的行动。结果怎么样呢？奖给切尔尼亚耶夫一支镶钻石的佩剑，阿勃拉莫夫晋升一级，而为涅维利斯基竖立了纪念像！甚至由于擅自行动，伟大的苏沃罗夫将要被送交法庭审判时，伟大的叶卡捷琳娜却说：“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并且奖励了自己的忠实仆人。

英国人同样对于自己富有进取心，并获得成果的人物不胜感激，而他们却不承认我们有这种权利。

当时，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于 8 月 5 日出动，30 日便已进入
314 希瓦境内，而且这支由年轻士兵组成的部队堪称模范地通过了一百三十俄里长的无水地带。汗王代表用五十头骆驼驮载着送来的礼物和甜食（约有六百普特）在杰赫恰井等待着洛马金的部队的到来。洛马金赏给布哈拉的使者和仆人们一百五十个切尔沃涅茨①

① 旧金币，每个十卢布。——译者

金币。并开始在无水站口钻井。9月5日，洛马金到达距库尼亚乌尔根奇三十五俄里的萨拉尔宾等井。伊凡诺夫将军率领一支由二十五名哥萨克组成的卫队，携带火箭炮一门也到达这里。

众所周知，科学考察团没有将水引入无水地带，阿姆河的河水没有改流，希瓦边境上的要塞也未修建。但伊凡诺夫却没有放弃已得到准许的行动。他无视彼特鲁谢维奇上校的未发现任何匪帮的保证，仍然向上级报告，说在我境内发现盗贼匪帮活动的情况。他等寒流一到，便于1877年1月29日踏冰登上阿姆河左岸。部队有四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四门大炮、四门火箭炮。2月1日在加扎瓦特会见了汗王。路经约穆德人各住地时未发一弹，2月12日部队返回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在2月15日第727号报告中，伊凡诺夫关于这次行军及他个人印象的陈述都倾向于他以前所提出的建议。这份报告就是一份反对汗王的起诉书。我们在此将其简述如下：(1)不仅土库曼人，而且还有汗王的高级官员都不听汗王的话，也不怕他；(2)希瓦官员并不追捕窃贼和强盗；(3)由于征税人员贪污受贿，汗王与土库曼人的银钱账目无法清算；(4)软弱无能的邻居无所作为，对我们极为有害；(5)希瓦人抢掠我国臣民的账目无法清算，我们的威望下降；(6)如果我们插手这些事务，“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土库曼人和一切希瓦政府(这个政府很不可靠而又腐败)所指出的人烧光杀绝，那么俄国人在中亚享有的公正名声必将受损，必将在所有居民眼中黯然失色”。伊凡诺夫从他所指控的各点得出这样的结论：“总之，无论从那一方面看待此事，其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尽可能快地占领希瓦。这是我所能指出的唯一措施。这一措施能够彻底扭转大家都感到的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

伊凡诺夫在报告中还附上了他在对岸游逛时所收到的土库曼人呈文的译稿。呈文中独具一格的比喻颇能使人发噱。我将它引

述出来，即使供大家作笑料也好。呈文中说：

315 “约穆德民众向白沙皇委派的长官提出下面的请求：

“我们的汗王象一只虎，大官们象一群猪，而头目们却象一群豺狼。请来保护象绵羊一样的可怜的居民吧！请来解救他们，使他们能脱离这群贪污受贿者和狡猾奸诈的人们……我们害怕你们的惩罚，吓得哆哆嗦嗦象芦苇一样，一直不得安宁……请为我们主持公道吧！我们的思想就会解除束缚，象鸟儿那样展翅飞翔……”

考夫曼将伊凡诺夫这份报告的副本呈交给陆军大臣时附带说明：“欧洲局势如此，使我不敢建议采取这个无疑需要加强兵力的最后办法”，但是“无论何时占领希瓦都无困难，因此只要陛下谕旨一下，随时都可付诸实行。”陆军大臣于5月19日向考夫曼发出了第185号命令作为答复。命令内容如下：

“阁下3月23日第2469号报告关于阿姆河军分区为确保边区和希瓦汗国境内的安宁拟采取措施的内容，业已奏禀皇帝陛下。关于该军分区前任司令官伊凡诺夫少将所陈述的占领整个希瓦汗国的情由，皇帝陛下授意告知接任的新司令官：以前的圣谕依然有效，不得采取任何足以导致我军必须占领希瓦的行动，类似的行动是完全违背皇帝陛下目前的愿望的。”

在这道“不得动手”的禁令之后，特别是伊凡诺夫被撤换后，占领的欲望立即消失了。已是处于灭亡边缘的希瓦又平平安安地延续到第三个十年，甚至部队再没有踏冰过河，到对岸去！

伊凡诺夫调走以后，汗国的情况有所好转，汗王的权力有所加强。这是因为在此以前伊凡诺夫这个深受考夫曼信任和持有广泛权力的萨雷萨卡尔（黄胡子之意，当地人这样称呼伊凡诺夫）以傲慢的态度压制了汗王的权力。伊凡诺夫的继任者注意到皇帝坚定不移的意志，不敢象前任那样用命令口吻对待汗王。这种情况当然马上为汗国的高官显贵所察觉，并传到了民众耳中。

前线部队多次到对岸游逛，几乎毫无损失，但所受奖励却相当可观：伊凡诺夫在 1873 年是一名中校，而在 1876年 4 月已晋升为将军了。

应该公正地指出，认为直接占领希瓦汗国比经常派部队到那 316
里去游逛为好的伊凡诺夫，虽然在第一次游逛时，为了取悦考夫曼，不分青红皂白残酷无情地将约穆德人的村镇尽行烧光了，但在以后几次，当土库曼人手捧礼品欢迎我们的部队时，再就没有将他们烧杀炮击了。伊凡诺夫直截了当地向考夫曼报告说，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土库曼人烧光杀绝是不公正的。我们多次到对岸“游逛”时虽然未发一弹，但这样的游逛只会对我们有害，因为我们所保护的是一个为民众所憎恨的政府，保护他将会引起一直哀求臣服我国的民众的日益增长的恶感……伊凡诺夫甚至把土库曼人看作是“俄国未来的臣民”(见 1877 年 2 月 16 日给考夫曼的信)，他满有把握地认为，考夫曼一定能说服皇帝陛下同意将希瓦并入俄国。

我国政府由于卷入了与土耳其的战争，也不知道英国所抱的态度，自然不想使事态复杂化，为英国提供不满的口实。从米柳京谈到的皇帝陛下现在的愿望的语气中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是否值得援引一下英国报刊就我占领阿姆河右岸刊载的一切胡言乱语？英国外交官们利用当时俄国大使舒瓦洛夫伯爵许下的某些诺言，不断提出荒诞无稽的质询、傲慢无礼、吹毛求疵的照会，实在给我们的外交大臣带来了大量繁重的工作。最后终于查明，为了安慰这些惊惶不安的店铺老板，舒瓦洛夫对他们说，我们不在希瓦久留，惩罚希瓦以后我们就撤离。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我们没有在希瓦境内驻留，恢复了傲慢无礼的汗王之位，向他收缴了赔款，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设置了阿姆河军分区作为他的守卫队，并派伊凡诺夫作为他的训导员和管家，然后便从希瓦撤出

了。这一切都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英国人却对俄国在取胜的战争中获得普通的成果都不能容忍！

这些老板们大胆妄为、十分固执。他们一向自行其是，从不征询俄国外交官员们的意见，因而也不用难以履行的诺言来束缚自己的手脚。1874 年和喀什噶尔的毕条勒特阿古柏伯克缔结同盟便是他们对征服希瓦的第一个反应。接着，谁都不感到突然的是，他
317 们占领了从赫拉特通往印度的门户基达，后来又趁埃及混乱的机会，不宣而战地炮轰亚历山大，并占领了埃及。他们竟然违背自己提出的等该国平定和恢复秩序以后撤出的保证，在那里发号施令几十年……而我们，确切点说，我们那些好象是出身于宫中少年侍卫的外交官们，惯于信口开河，预先就把我们的行动措施到处传播。在最近这一次和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以前，这些老板们又来和我们作最后的讨价还价，终于取得了我们不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许诺……我们迟早也要将它夺到手中，但为此需要重新付出上亿的开支和几万人的性命。

当我们每进一步时，即使不是直接朝着印度(比如说，希瓦就完全处于另一个方向，但征服希瓦却保证了继续前进)，却使得英国人表露出明显的担心。这一情况应该引起俄国人的深思：我们这个老对手不是平白无故就大喊大叫的。看来，他们比我们清楚他们的危险所在。由此得出一个真实的结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英国人公然与我为敌的话，我们应该在印度捅一捅英国人的痛处……英国人就是怕在印度捅他们的痛处。

1878 年当我们为争夺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而与土耳其交战时，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根据已订条约的规定，禁止中立国船只驶入别齐克和马尔马拉海，但英国舰队却在这里多次出现。这种含有敌意的示威却给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因为英国许多军舰在那里出现的本身就被认为是破坏中立、公然加入敌人行列的举

动。马根斯教授从阿格莱利公爵所著《东方问题》① 一书中第 76 页上所叙述的情况，证实印度政府于 1878 年初曾准备派三万军队经过阿富汗进犯俄国。布特列尔和涅皮尔这两位大尉曾被派往土库曼人中煽动反俄。显而易见，英国想用阿富汗保持中立的种种高谈阔论哄骗我们，现在又因未能得逞而恼羞成怒。

还在 1876 年我们不得不把浩罕并入俄国。无须讳言，此举完全出自我们的心愿。读者在有关章节中会看到，占有浩罕汗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我们在这里要说的是，占领浩罕确实朝印度方面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自己都感到意外，英国人竟然未来得及张口提出抗议。

在 1878 年，无论土库曼沙漠或麦尔夫都未被我占领，但我们 318
当时已能向印度前进而无须多大冒险。指定远征的部队已在边界地区安排停当：在费尔干纳省、在希瓦绿洲和贾姆等地总共集结了六十个步兵连、二十六个哥萨克连、五十门大炮和十二门火箭炮，共有两万多人。这些部队当然并不算多，而英国人只有七万军队对付他们压迫下的三亿人民，其余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则大有问题。总之，我们不怕英国人，英国人却怕我们。

当各路部队向边界前进的同时，派出了以斯托列托夫将军为首的外交代表团。斯托列托夫为人果断坚决，他曾准备率一营步兵前去攻占希瓦。当在克拉斯诺伏斯克驻扎时曾冒险派遣一名军官进行长距离的道路侦察，这个军官正是斯科别列夫。此外，斯托列托夫还会讲波斯语。

关于这个外交代表团及其使命我们将在有关章节叙述，但不言而喻，它不是派去游逛的。

英国人立即组织了他们的外交代表团。这已成为他们的常规惯例：只要我们前进一步，他们也就前进一步作为回答。这对我们

① 英文名为《The Eastern Question》。——译者

是有利的。

7月29日，斯托列托夫隆重进入喀布尔，十二天后，即8月11日返回，代表团其余人员均留在该地。埃米尔拒绝接待英国外交代表团。应该指出，英国人占领基达使埃米尔甚为不快，俄国外交代表团就是在此之后到达的，因此阿富汗人接待俄国代表团时伸出两支胳膊来拥抱，而对英国人却没有放过，这是不足为奇的。过了半年以后，我们的代表团才离开阿富汗。和俄国人一齐前来塔什干的埃米尔希尔·阿里于1879年1月8日去世。当时正是由于拒绝接待英国外交代表团而引起阿富汗同英国人的战争激烈进行的时候……

1878年9月间，斯托列托夫从塔什干奉召前往利瓦吉亚。柏林条约已经签字。对英国作战的准备已经停止。

看来，事情很简单：如果英国人准备对我们进行战争，那么我们也应该进行战争准备。如果英国人认为他们在海上无隙可乘，那么我们就应该寻找他们的薄弱环节，即所谓的致命之点。这个点我们早就找到了，这就是印度。不管什么装甲保护带，也不管什么缓冲地带，我们都应该把主要打击力量调到这里。英国人把自己的装甲舰都用厚实的钢板沿吃水线以上围护起来，但这并不意味
319 着装甲舰不会被我们的大炮和水雷所击中。同样，英国人想要借用别人的身体组成防御地带来抵御我们的打击也毫无作用。

但是，英国人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认为："你们俄国人如敢进犯印度，我们就将在所有的海域打击你们，将不宣而战地轰炸你们沿海的所有城市。"这一次他们到底还是不敢冒险向俄国宣战，而是下定决心消灭阿富汗……

战争是1878年11月开始的。其结果是：新的埃米尔亚库布汗放弃了撇开英国单独进行谈判之权，同意英国在喀布尔设有常驻代表，并将包括开伯尔通道和米申通道在内的部分领土割让给英

国。英国答应偿付六拉克① 卢比，即相当于五十五万卢布。埃米尔就这样成了英国女皇的忠实奴仆，犹如希瓦汗王是我皇陛下的忠实奴仆一样。

我们将不在此援引英国报纸上所载针对我们的一切超出常规的狂妄言论，说什么俄国允诺不干涉阿富汗内政，不把阿富汗划入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但是俄国没有履行诺言。对这种种言论只要用一句话答复就足够了：在和平时期确是这样，但在战争时期请勿见怪！

唯一的重大指责是，我们将那位不幸的埃米尔希尔·阿里拉入了反英攻守同盟，但当英国人侵入阿富汗时，我们却未能派兵协助他。这样一来，斯托列托夫办的糟事，却由他一人承担了。对这一指责我们暂不作答，我们将在有关章节加以回答。在此我们只想提及一点：在我们占领阿姆河右岸的希瓦土地时，英国人马上提出了什么要求？当时的英国首相格伦维尔勋爵曾经引用过舒瓦洛夫伯爵的坚决声明："皇帝陛下不仅没有占领希瓦的意愿，而且发布了有重大意义的谕旨，以防止占领希瓦的可能性，并多次下达谕旨反复叮咛，无论如何对希瓦的占领时间不能持续很久。"马根斯在《俄国和英国在中亚》这本小册子里，引述上面这段话时，竭力为俄国辩护。他说："俄国在决定出兵远征希瓦的时刻，并无占领希瓦的意向"（见该书第 57 页）。俄国并不需要这种辩护。俄国严格履行许下的诺言，并未在希瓦站住不走，并未将希瓦据为己有。我们只是将希瓦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凶恶匪帮每年闯入我国境 320
内的大门封锁了，并在大门口布置了守卫队监视他们。其实阿姆河部队的作用就是如此。希瓦仍然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王位继承制仍然保留，丧失的只是危害我国的可能。从我们方面讲，这只不过是一次理所当然的自卫行动，世界上谁也不能不准我们进行

① 印度语，十万之意。——译者

自卫。

我们在希瓦总共才停留了两个月，以后就撤离了。让英国人自己将此事和他们占领埃及之事比较一下吧！他们的短期占领已经拖长几十年了。让他们再想一下，埃及并没有得罪他们，而希瓦在一百多年的过程中总是想方设法搞我们。

当我们与希瓦签订的和约公诸于世时，格伦维尔勋爵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于1874年1月7日向大不列颠帝国驻彼得堡大使发来一封紧急函电指出，如果俄国军队继续前进，即反对土库曼人和麦尔夫，则必将危害两国的亲善和睦邻关系。换言之："喂，你们已经占领了希瓦，那就算了吧！再不要前进了！"他们自己向我们指点着该走的方向……

1月21日，戈尔恰科夫答复说，土库曼人的命运由他们自己决定，我们不能替他们安排。英国人遭到了反击。

格伦维尔在2月里倒台。继任者是犹太人狄斯雷利。他千方百计采取各种措施来危害俄国。紧急函电和备忘录雪片似的飞来。终于使戈尔恰科夫感到厌烦了。他于1876年2月3日的紧急函电中委托舒瓦洛夫伯爵向狄斯雷利内阁的外交大臣戴比勋爵转达说，他认为公认"实际意义甚小"的关于中间地带的谈判业已结束。他赞同"所做的结论，双方内阁按此结论……在完全保持自己行动自由的同时，将遵照双方意愿，正视他们的相互利益和需要，尽可能避免彼此成为直接毗连的邻国。"英国人对此未予反驳。戈尔恰科夫宣布在中亚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并许诺尽可能不接近印度边界。这样终于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们采取自由行动的第一个措施便是在当年① 合并了浩罕汗

① 马根斯在其著作第28页里断言，似乎浩罕是在1866年合并的，但当时只是占领了霍占。此外，他把浩罕汗王和希瓦汗王都叫做埃米尔也是不正确的。在第86页里，将行动对象和基地混为一谈了。

国，这是宣布自由行动后过了两个星期的事。

作为对此事的回答，英国人想把阿富汗并入印度。英国人完 321
全不顾埃米尔的坚决抗议，在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身上找不到任何借口的完全和平的情况下一举占领了基达。埃米尔对此曾向土耳其大使说过以下的话:“英国人在我自己房屋的后门布下了岗哨，为的是在我睡觉时侵入室内。”英国人以同克拉特苏丹签订的条约为自己辩解，但该城远从艾哈迈德·沙赫·杜兰尼时期起，就属阿富汗所有，因此他们的辩解是不值一驳的。

在同我们谈判阿富汗边界时，英国人竭力坚持将巴达克山和瓦汉这两个独立的领地并入阿富汗。这两个领地从前曾隶属于希尔·阿里的祖先。我们同意了这一要求。这样一来阿富汗的领土已延伸到阿姆河。为什么英国人现在谈到基达时，不和阿富汗交涉而同克拉特苏丹打交道呢?

后来接着发生了尽人皆知的 1878 年的争执(对此我们在前面已有所叙述)，以及阿富汗的部分领土并入东印度。

我们抵御英国人的进一步措施便是 1881 年征服土库曼人和 1884 年占领麦尔夫。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开始用自己的经费巩固了赫拉特，并组成了一支有四千人的阿富汗部队。英国人亲自指挥这支部队的行动。结果在库什卡河一战，科马罗夫将军把阿富汗人打得一败涂地，而教唆他们的英国人却首先撤离战场，弃甲而逃。

现在我们正站在阿富汗的大门口……不久以前在划分边界时终于和英国人在帕米尔相遇了……现在让他们去对话吧!

第十三章

322 河对岸的地方。列举一下各个时期的征服者。苏丹巴别尔。第一个汗王阿利姆·马达利。希尔阿里是个懦夫。希布察克人是护卫军。穆苏尔曼·库尔。胡多亚尔汗。对希布察克人的屠杀。处死穆苏尔曼·库尔。各种捐税。1858年至1862年在位的马利亚汗。阿利姆库尔。胡戴·库尔是一个卖宽腰带的商人。1866年胡多亚尔重新上台。向罗曼诺夫斯基派去的一个使团。新的捐税。向考夫曼派去的一个使团。公开的外交关系。和考夫曼的通信往来。米尔扎·哈基姆大使。斯坦尼斯拉夫星形钻石勋章。汗王的效劳。引渡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们。1871年和1872年向俄国军队运送粮食。通过汗国与喀什噶尔的往来。1868年英国外交代表团在喀什噶尔。1872年男爵考利巴尔斯大尉的外交代表团。英国人寸步不让。1873—1874年英国的另一个外交代表团。1871—1873年间希布察克人的多次暴乱。斯凯勒先生的建议。1875年的一次暴乱。汗王的儿子和兄弟参与阴谋。魏恩贝格率外交代表团去浩罕。斯科别列夫率外交代表团去喀什噶尔。胡多亚尔在使团卫队掩护下逃往霍占。霍占和库拉明二县的混乱。8月8日进攻各驿站。预备役士兵亚科弗列夫的功绩。远征浩罕的各部队的编制和装备。与新汗王的信函往来和打发胡多亚尔前往奥伦堡。征集给养储备。县官们愿意战斗。从8月9日开始进攻霍占。勇敢的玻璃匠。两支快速部队前往库拉明县。在塔什干采取的一些措施。

从前曾经属于基尔和达里所奠立的波斯帝国的阿姆河彼岸的土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后来冠以阿拉伯语称呼马维兰纳格尔，即"河对岸的地方"。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以后，这个地方并入希腊-巴克特里国。该国于公元前二世纪末在帕列扬人和中亚各游牧民族的不断打击下解体。后来，八世纪时阿拉伯人在这里出现并较稳固地占领了该地，而在此之前他们曾常来侵袭。阿拉伯人的军队牢固地占领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和阿拉伯人同时入侵的还有土耳其人塞尔柱部族，但他们直到十世纪末才将阿拉伯人彻底赶走……后来到了十三世纪初期成吉思汗的乌兹别克大军又涌入该地。由于乌兹别克人的九十二个部族中最有势力的是蒙古、鞑靼和诺盖，因此我们将该汗国军队统称为蒙古人或诺盖人或鞑靼人。我们说的成语"蒙古人的桎梏"和"鞑靼人的桎梏"含义相同。但在我们的立陶宛、克里木、喀山、阿斯特拉罕和高加索等地定居的鞑靼人绝不是蒙古人，而是我们现在正在征服中的中亚 323
乌兹别克人①。

塔麦尔兰② 这个征服者将上千块分散的土地联接成的大帝国存在了还不到一百年。他去世六十二年以后，他的曾孙阿布·赛义德汗同波斯交战失利而阵亡，帝国马上开始衰落。在北部丧失了塔什干，在南部丧失了赫拉特，在东部丧失了费尔干纳。阵亡的埃米尔只给他的儿子艾哈迈德·米尔兹苏丹遗留下一个布哈拉。而艾哈迈德·米尔兹的弟弟，即著名的巴别尔苏丹的父亲，宣布自己为费尔干纳的独立领主。埃米尔艾哈迈德苏丹死后，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都发生了争权夺利的内讧，直到 1500 年才结束。当时尚武的舍伊巴尼夺占了撒马尔罕，一个新的王朝便开始了。巴别

① 持有这种看法的有 A. 霍罗什欣（见《土耳其斯坦边区问题》第 490 页）。B. 纳利夫金也有这种看法（见《浩罕汗国简史》）。

② 即帖木儿趔，见第十章原文 219 页脚注。——译者

尔苏丹在费尔干纳继承了父业，徒劳无益地同舍伊巴尼进行了斗争，失败后放弃了费尔干纳逃往吉萨尔，到南部去碰运气。在这里他时来运转，占领了阿富汗和上印度一部分领土。费尔干纳则为舍伊巴尼汗所夺取。从那时候起这个地区有时不受布哈拉的统治，有时又重新遭到压制，其历史无任何突出事迹可讲。因此我们就直接了当地从浩罕汗国与俄国发生直接关系的时期开始讲起。

费尔干纳的统治者称为比伊。一个叫阿卜杜·拉伊姆的比伊于1732年在伊斯基库尔干村原址修建了一个小堡。1740年阿卜杜·拉伊姆比伊死后，其权力转入他的弟弟阿卜杜·克里姆比伊手中。阿卜杜·克里姆比伊从霍占迁至伊斯基库尔干居住，并将新的驻节地称为浩罕。阿利姆在其父纳尔布特比伊死后，于1808年第一个在此接受汗王称号。该地的原名"费尔干纳"从这时起改为"浩罕汗国"。

1821年，年仅十二岁的穆罕默德·阿利(简称为马达利)继承了王位。小汗王年纪轻轻便独自当家作主，不知节制自己，过早地迷恋酒色。他到处抢夺少女，糟蹋自己臣民的女孩，仍不满足。1831年，他终于和他父亲的寡妇名叫汗·帕德莎·阿伊姆的这个美女结了婚。这件事在民众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马达利对于发
324 怨言的臣民处以极刑。1840年，布哈拉埃米尔纳斯鲁拉作为土兰伊斯兰教徒首脑，根据伊斯兰教法典条例规定，拟定了里瓦亚特(即决议)，宣布马达利汗为基亚菲尔，即非法与父亲的妻子结婚的异教徒。这个里瓦亚特送到了浩罕的马达利汗手中。使者当即被捕，过了几天又释放回去，并令其转告埃米尔，说他是个傻瓜……马达利并立即率领军队向治扎克进发。

经过各种意外的、错综复杂的周折，马达利于1842年落入了布哈拉人手中，并在他自己的宫中被处死。埃米尔将浩罕汗国并入布哈拉领土后，在当地设置了全权代理人，但当布哈拉军队刚一

撤走，浩罕汗国内部便开始动荡，酝酿拥立已故汗王的堂叔希尔阿里为汗王。他曾在吉尔吉斯人希布察克部族中闲居，因而希布察克人组成了他的卫队的核心。希布察克人将他们的傀儡希尔阿里扶上汗位以后，便开始获取有利可图的各种职位，如征收捐税的官吏和其他职务。这样一来就排挤了从前一向担任这些职位的萨尔特人，因此引起了一系列的流血事件，最后使浩罕丧失了独立。希尔阿里是浩罕所有的比伊及以后所有的汗王中唯一对刽子手的屠刀感到厌恶的人（这里处死刑时割断咽喉），因此民众把他叫做“阿塔利亚、沙夫利亚、普斯塔克”，即头脑简单、毫无能力而又优柔寡断的人。由自己的首领穆苏尔曼·库尔所统辖的希布察克人竟拒不执行派出民军的命令。当霍占的哈基姆（相当于县长）认为布哈拉人走后收复所失城镇的时刻已经到来，便命令希布察克人派民军去夺占乌腊提尤别要塞和治扎克，而希布察克人却拒绝听从。

汗王的许多亲信以及汗王本人都认为必须对希布察克人严加管束，于是爆发了内战。在第一次冲突中，汗王的军队被击溃。这是1845年夏季发生的事。明巴希（即总司令官）是萨尔特人，被打死，汗王之子胡多亚尔被俘。希布察克人的首领们占领都城以后，宣布汗王仍为希尔阿里，但委定穆苏尔曼·库尔为总司令官。不久新上任的总司令官前往奥希镇压吉尔吉斯人。由于他离开了都城，一些阴谋家通过自己的喉舌在浩罕集市上宣布，将住在乌腊提尤别、属于汗王家族的穆拉德伯克立为新汗王……紧接着穆拉德带着一支人数不多的护从跑了进来，这伙人穿过集市以后，向乌尔达（即城寨）跑去，那里便是汗王宫殿所在地，这伙人捉住了汗王及其家属，掠夺了王宫。第三天希尔阿里被处死。穆拉德梦寐以求的宿愿是“那怕当两天汗王也好”。过了十一天，他自己也被穆苏尔曼·库尔杀死了。穆苏尔曼·库尔和胡多亚尔一道从奥希返 325
回。明巴希没有理会胡多亚尔的两个哥哥，便宣布立胡多亚尔为

汗王。在当时的情况下，希布察克人残酷地镇压了他们深为厌恶的萨尔特人，将其店铺和房屋洗劫一空。年纪轻轻的胡多亚尔不言而喻只是安于左右亲信对他的尊崇和恭维，而全部权力都落到了摄政王穆苏尔曼·库尔手中。希布察克人开始明目张胆地胡作非为：将学生从学校赶走，焚烧了书籍，没收了萨尔特人的房屋和庭园等等。

摄政王多次向乌腊提尤别和塔什干进军失利，希布察克人的首领们认为摄政王无能统帅军队，便撤换了他，将他封到一个小县去，委任另一人接替。这个人因在塔什干城下战斗失利，很快被赶下台，又将穆苏尔曼调回。在希布察克人内部也有争吵。塔什干被占领了。乌腊提尤别城下失利后，摄政王又被撤换下来。就这样，摄政王时而取得阿勃雷克封地，时而取得丘斯特封地，时而取得安集延封地，有时又遵照一小撮有权势的希布察克人的意愿被调回参与统治。穆苏尔曼就这样维持局面到 1851 年。那年希布察克人的民军在同塔什干的战斗中和汗王胡多亚尔一起投靠了敌人，摄政王就抛弃一切，跑到奇尔奇克河对岸，拒不返回浩罕。胡多亚尔亲自执政以后与萨尔特人密谋串连，于 1853 年 10 月间开始杀戮希布察克人。屠杀到处都在进行。只有来得及逃往安集延的人才得以免遭杀害。穆苏尔曼·库尔也到达该地。但在那里希布察克人不久又被击溃而四散逃跑。被捉者甚众，足以显示胜利，而主要的乃是捕获了原摄政王。

所有俘虏都送往浩罕。在那里，当胜利者入城时，每隔五百步便在街头杀掉一批俘虏。穆苏尔曼·库尔被绑在广场上的一根高柱上，一连三天，叫他亲眼看着每隔两小时在他眼前杀掉一批俘虏。最后他也被绞死。萨尔特人在汗国所有城镇的集市上都屠杀捕获的希布察克人。这些费尔干纳的护卫军总共被杀的约有二万人。萨尔特人开始掌权，连续当政八年。胡多亚尔开始放纵起来：

他占据希布察克人的全部土地后，命令萨尔特人以半价收买这些土地，对胆小者以杖鞭笞……同时他还对金、银、铜等物，最后乃至对驮载的牲畜如骆驼、驴等都课税。汗王的贪婪之心毫无止境。1853 年俄国人占领了阿克麦切季(今名为彼罗夫斯克)。此事引起了对汗王的普遍不满。1858 年初，胡多亚尔同布哈拉作战，形势混乱，胡多亚尔的哥哥马利亚汗趁机起来争夺汗位。当时追随 326
他的首先是希布察克人，其次还有大量平民。胡多亚尔战败，逃往布哈拉。

马利亚汗命令购买希布察克人土地的萨尔特人将一半土地退还希布察克人，因为他们购进时只付了半价。另一半土地以后亦应退还，但须收回地价。这笔账相当混乱，以致二十年后俄国人占领汗国时，还是一笔糊涂账。

到 1860 年俄国人已顺利地占领了阿拉木图(今名维尔纳)、托克马克和皮什彼克等地。汗王经常出兵，时而反对布哈拉人，时而反对俄国人。这终于引起了他自己的主要亲信如明巴希阿利姆库尔等人的不满。这些亲信在一个夜晚进入王宫，趁汗王睡觉时将他打死。这是 1862 年 3 月间发生的事。被打死的汗王之侄十四岁的沙·穆拉德被宣布为汗王，阿利姆库尔为摄政王。在布哈拉的胡多亚尔马上也开始活跃起来。他在布哈拉人的支持下占领了塔什干、霍占和浩罕，又在浩罕重新恢复了王位。但阿利姆库尔却顺利撤往安集延，在那里集结了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民军，对前来进攻的胡多亚尔予以迎头痛击。胡多亚尔战败。

与此同时，同浩罕结盟的布哈拉埃米尔穆扎法尔将浩罕洗劫一空，然后撤走。阿利姆库尔当即占领了都城，很快地几乎将汗国全部领土据为己有。但埃米尔又转了回来，阿利姆库尔逃往山中。埃米尔宣布将浩罕汗国并入布哈拉，将塔什干封给胡多亚尔。当布哈拉人离此前往撒马尔罕时，阿利姆库尔宣布苏丹·赛义德为

汗王，而自己仍为摄政王。新汗王是被阿利姆库尔打死的马利亚汗的尚未成年的儿子。当时俄国人已继续向前推进，于1864年占领了奥利耶阿塔、土耳其斯坦和奇姆肯特，并于1865年进军塔什干。

阿利姆库尔一无所获地同我们较量了。他最后一次在塔什干附近的舒尔提尤别地带的战斗中受了致命伤。在进攻塔什干的前夕苏丹·赛义德逃出了塔什干，应埃米尔的邀请前往布哈拉。但好客的布哈拉统治者下令将这个客人在途中杀掉。该令在治扎克附近执行了。从塔什干城下逃脱的阿利姆库尔属下的一大群希布察克人宣布拥立明格① 王朝后裔的一个青年为汗王。这人是一个贩卖过宽腰带的普通小商人，名叫胡戴·库尔。被立为汗王后称为别尔·巴克奇汗(意思即是卖宽腰带的人)。这个小铺老板一开始就以同俄国人进行圣战为借口，要求平民缴纳十万梯拉，折合俄币为三十八万卢布。缴款甚为困难。这个商人将已收缴的钱款携带
327 在身，与希布察克人一同逃出浩罕。他根本没有准备同我们打仗！后来布哈拉人又出现了，他们第三次恢复了胡多亚尔的王位，奉埃米尔之命在浩罕抢了三百名姑娘，就回撒马尔罕去了。追求王位者一个接一个登台表演，新的内讧一起接一起发生。毫不奇怪，任何一个新汗王一上台，在该地第一件事便是将所有远近亲属斩尽杀绝……他们前辈的惨痛教训教会了他们这样行事。

1866年，俄罗斯人占领了霍占、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这样便将布哈拉和浩罕永远分开了。胡多亚尔对此事相当满意，他甚至派一个外交代表团向罗曼诺夫斯基将军送交了祝贺信，尽管霍占被俄罗斯人占领时并不属布哈拉而属浩罕！对于浩罕来讲，长久和平的时期来到了。而对胡多亚尔来讲，大肆勒索、发财致富的时机也来到了。除了原有的捐税外(这些原有的捐税是：齐亚克特税

① 按原文(Династия Минг)音译。——译者

——对牲畜、货物及商人资本按财产本值征收四十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点五的捐税、赫拉吉税——根据收成好坏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的所得税以及塔纳普税——对棉花和菜园征收的捐税），还想出了一些新的捐税，比如：果树及其他树木的栽植税、用山林树木烧制木炭税、收做燃料的一切杂草、枯枝、刺草、芦苇税、运到都城的干草税，集市上还要向成交的买主和卖主收几个切卡（半个戈比），所有上述税捐再连同五金税和驮载牲畜税等便是贪得无厌的汗王的无穷无尽的财源，同时也是被汗王搜刮得一无所有的臣民对汗王的怨恨无可消除的根源。这些捐税的名目是一个叫伊萨·奥利耶的人想出来的。伊萨·奥利耶一词的意思是圣徒，这个人因而从一个普通的录事提升为大官了。

1867年12月1日新任总督冯·考夫曼到达塔什干以后，浩罕汗王猜测，按从前统治者的惯例，考夫曼必将夺取那些设防不好的城市，因此他开始在边界上集结军队准备抵抗。1867年12月3日，汗王派遣一个外交代表团前去答谢考夫曼发来的慰问信。代表团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汗王在致考夫曼的信中写道："我们都是上帝的奴仆，我们怀着纯洁的心灵经常作祈祷。所有的人都是亚当所造，因此，各国国君之间洋溢着温和友好的气氛。上帝吩咐我们，彼此要和睦相处。为了遵照创造我一万八千居民的上帝的圣训行事，我倡议：和睦与友谊就是美酒，谁尝上一滴，谁就能忘却一切愁苦和一切不满，就会尝到乐趣……"汗王对军队的集结解释说："每年检阅军队是我们这里的惯例，检阅时夏季发夏服，秋季发冬服。"

考夫曼在充任维尔诺总督时就大出风头，讲话坚决、坦率，为 328
人们所注目。那时他公开向波兰人讲述了当时还署有"机密"字样的训令中的政府意图。他决意在同毗邻汗国各汗王的交往中依然保持这种作风。当时他对浩罕使者回答说："我不会触犯那些珍视

伟大俄国友谊的人，但那些不懂得爱好和平的白沙皇的仁慈意愿的人必将尝到苦头。皇帝陛下的军队将按照我的指挥随时惩治那些不安分守己的邻居，那时任何要塞、任何军队都无法拯救肇事的罪魁。”12月19日考夫曼为浩罕使者送行时，给汗王带了一封信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关税问题的条约草案。条约草案总共有五条：第一条，关于我国商人在汗国各城市通行的权利；第二条，关于在汗国各地设置商队旅舍的权利；第三条，关于在汗国各地任命商队头目的权利；第四条，关于俄国商人和穆斯林商人缴纳同等关税的问题；第五条，关于俄国商人经浩罕前往与浩罕毗邻各领地的自由通行的问题。

我们的使团前往浩罕进行谈判。汗王只对第一条和第五条未表示同意。其借口是：他对具有宗教狂热的臣民无法担保，因而无法保障俄国商人的安全。此外，他想迅速在彼得堡达成协议，如果这一点办不到，他恳请白沙皇赐以加盖御玺的敕令，如同奥马尔和马达利等汗王得到的敕令一样，不管总督的调换怎样频繁，汗王却把这种敕令视为仁慈、善意和良好关系始终不渝的可靠保证。因此，尽管汗王对我们颇为尊崇，但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三年的时间内调换了四个总督的事实！况且其中每个人都各自提出过自己的条件……显然，汗王将切尔尼亚耶夫、罗曼诺夫斯基和克雷扎诺夫斯基等人都计算在内了。

考夫曼答称：“那些抗拒您的命令、损害俄国商人的居民应该听从我的处置……共同的安宁要求他们服从您的或者我的管辖。”考夫曼向使者说：“假如我想占领汗国，那么我就无须浪费时间和口舌，我只要向军队下一道命令前进，一切早就迎刃而解了。”

为了使浩罕人取消派使者前去宫廷的打算，给他们看了金字圣谕。这一圣谕授于考夫曼及其继任者有在当地决定一切事务以及宣战媾和之全权。将该圣谕的抄件送给了汗王一份。

这种态度对汗王起了作用。2 月 24 日，汗王派人送来签了字 329
的条约文本。

考夫曼向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送呈条约抄本时写道，他从经验中得出一种看法：真心实意、果敢坚决和温和中庸是同亚洲人交往中取得成效的主要条件。戈尔恰科夫在复函中对此表示："我对这一看法深表赞同，无论同东方打交道也好，同西方打交道也好，这一看法一向是我的政治活动的指针。"

此后不久，我们同布哈拉的关系十分紧张，致使我们不得不动干戈，使之和缓冷却下来。这时撒马尔罕和卡蒂库尔干并入了俄国……如果说浩罕的庶民曾经激烈反对过俄国，要求他们的统治者出面干涉，以挽回"国土的颜面"，即拯救撒马尔罕，汗王本人则谨慎从事，没有那么做，甚至还两度委派著名的官员哈基姆出使，前去祝贺。后来哈基姆在我国获得了四等文官的官职，并改姓乌米多夫。他经常出使俄国办理商务，俄语说得很好，而主要的是他深知浩罕与俄国之间的差异。

宫廷召见了哈基姆，嘉奖他的良好表现，赐给了他二级安娜钻石勋章。对汗王本人则赐以一级斯坦尼斯拉夫钻石星形勋章。汗王获得星形勋章以后，便下令在汗国各地的集市上当众宣布，正如他在给考夫曼的信中所写的，这样做为的是"使亲者快，使仇者痛"。

胡多亚尔现在认为自己已被正式承认，似乎是个公认合法的汗王，再也不害怕任何人来抢夺王位了，他经常引用考夫曼最初寄来的一封信，即 1868 年 1 月 29 日寄来的那封信中的话："伟大的俄国沙皇永远不准与我毗邻各国内发生汗王与民众间的不睦与纷争。"汗王经常拿这些话来平息自己臣民的不满。汗王将逃匿到浩罕的两名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引渡给了我们。这虽破坏了一向好客的惯例，但并未产生任何纠纷与不和。

其实胡多亚尔本人及其前辈们向来很少遵守这些惯例，他们往往是把人请来赴宴，不费多少口舌就将来客杀掉。

1870 年我们的庄稼歉收，到冬季粮价空前飞涨。这时，汗王有组织地向我们运送粮食。而在 1871 年夏季及 1872 年全年，汗王甚至承担了向我们驻在浩罕边境上的全部边防部队供应给养的任务。因为他亲自经营贸易，对此事他是一清二楚的。

330 汗王这种有目共睹的恭顺表现，使考夫曼产生了帮助他征服喀什噶尔的想法。这样做，我们只会得到好处：我们免得和阿古柏伯克这样一个好斗的统治者为邻，而且将来我们无须再同两个汗王打交道，和我们交往的只剩下一个汗王，而且是一个恭顺贤明的汗王。但是，胡多亚尔的优柔寡断阻碍了这一计划的实现。

可能是，汗王担心这样会陷入冒险政策之中，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臣民极不顺从。在他去喀什噶尔的同时，会失去浩罕。这种情况完全可能出现。也许，这正是考夫曼的一种巧妙安排：把胡多亚尔安置在喀什噶尔，而把浩罕夺在自己手中！……胡多亚尔显然盘算得清清楚楚，这种交易无利可图，因而他只建议自己充当与喀什噶尔发生外交关系的中间人。这样做，对他自己来讲在某些方面也有损失，因为他视阿古柏伯克为自己的臣民，不愿和他平起平坐。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阿古柏伯克曾经是浩罕的一名将军。他在 1852 年打退了勃拉拉姆贝格对阿克麦切季的进攻。后来胡多亚尔派他到喀什噶尔恢复以布素鲁克汗为代表的和卓政权。但阿古柏伯克却将布素鲁克汗投入监牢，自立为汗王。1867 年阿古柏伯克接受阿塔勒克哈孜① 的称号，后来接受了毕条勒特（即洪福之王）的封号。由于他排挤我国商人，迫使考夫曼发去几封信，但并未产生任何效果。阿古柏伯克给胡多亚尔的复信生硬粗暴、不顾

① 即宗教的卫护者。——译者

情面。他请考夫曼不要再通过胡多亚尔这个中间人与他交往，可直接派人到他那里去，即使派一个牧人前来也好。必须指出，在这里互派使团就是承认独立地位的一个举动，也就是说承认一个政权的合法存在。我们和中国保持着和平的关系。同邻国的睦邻关系约束我们不能承认喀什噶尔是一个永远脱离中国的独立国家。我们同阿古柏伯克接近的任何一个步骤当然都会引起北京当局的不满。但在当时，英国人却毫不介意地承认了既成事实，于1868年他们和阿古柏伯克就互换了使团，并向阿古柏伯克赠送了一个速射炮连的装备和一千支快枪。英国人这种举动，按他们的意见说，是想要在塔什干和撒马尔罕被俄国征服以后壮大他们自己的声势。接着，土耳其方面也派出使团，承认了阿古柏伯克的这个新国家。土耳其苏丹赐予阿古柏伯克以埃米尔封号，并接受为土耳其的采邑属地，于是在喀什噶尔所铸的硬币上便铸制了苏丹阿布都拉·阿齐斯的名字。

阿古柏伯克排挤我国商人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迫使土耳其斯 331
坦总督与至今尚未被承认的统治者发生关系。

英国政府特派的使者道格拉斯·福赛思受到阿古柏伯克极其隆重的接待，为英国商人获取了种种特权，后来他又来彼得堡谈判有关承认喀什噶尔为独立国家、主要承认为中立国家的问题。阿古柏伯克由于有了这样一个靠山，对于俄国官员的态度非常傲慢。比如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写信时不提封号，而以"你"相称。他的侄儿沙季·米尔扎是派来向考夫曼送交信件的信使，这时考夫曼已去彼得堡，不在当地，因此沙季·米尔扎被阻留在维尔纳了。

科尔帕科夫斯基将此事通知了阿古柏伯克，指出他举止无礼，并要求他引渡抢劫了托克马克县县长扎格里亚日斯基少校的盗匪，这伙盗匪还俘虏了两个人逃往喀什噶尔。阿古柏伯克逮捕了这伙盗匪，但在沙季·米尔扎返回之前没有引渡，只将两名俘虏放

还了。考夫曼准其派一使者前来彼得堡，使者递交的信件解释说，禁止俄商活动的原因是国家非常贫困，不会给俄商带来任何好处。考夫曼复函时建议双方签订一个誓约，其内容与胡多亚尔汗所签订的相同，并根据1864年和中国所订条约规定，提出了关于七河省的边界问题。

这封复函不仅没有结果，甚至连回信都没有。我们的贸易依然被禁。匪盗没有引渡。阿古柏伯克在与东干人作战中获得了一系列新的胜利，这使他更加骄傲自负、自命不凡。这种情况迫使考夫曼向浩罕汗国建议联合起来摧毁喀什噶尔。胡多亚尔汗胆小怕事，阻碍了这一计划的实现，因此这件事就在信函往来之中完结了。

当彻底搞清阿古柏伯克蕴藏在内心的愿望是想要在喀什噶尔见到俄国使团时，考夫曼便决定派遣参谋总部大尉考利巴尔斯男爵和土地测量学家沙尔恩戈尔斯特大尉出使该地。谁也没有指望这一使团在政治方面会获得特别的好处，但地形测量工作却得到了很好的保证。

该使团于1872年4月底从托克马克出发，5月6日，在恰蒂尔湖东三十俄里处受到了阿古柏伯克派来迎接的人们的欢迎。接待非常讲究，谈判却拖拖拉拉。6月10日条约签字，但应考利巴
332 尔斯之请所填的日期提前了。将6月10日填为5月21日，这一天恰恰是考夫曼的命名日。阿古柏伯克当然对俄国教堂历法是一窍不通的。

该约的条文和布哈拉及浩罕两约的条文毫无二致。比如：通商贸易的权利、设置货栈、领事馆和商队头目代办处的权利、减少关税、按商品成本四十分之一、即百分之二点五抽税、最后是过境运输，即货物经过喀什噶尔境内运往其他国家的权利。

阿古柏伯克派遣一个信使与我们的外交使团同来。信函开头

突出之点是:“终于也轮到我了”。毕条勒特显然认为,我们向他派去使团是他的外交胜利。

但他的愿望还不止于此。他还请求准其使者入宫谒见。他说:“这将对我是最大的恩典,希望你们把我这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引导到阳光里去,我便会承受到一滴海水一样的恩泽!”

但考夫曼答复说,这样的恩典和荣誉必须用以后的行动来争取。就这样他的请求被拒绝了。

英国人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和阿古柏伯克的一切往来。他们对于我们的进展不能不做出反应。于是他们组织装备了一个大考察团,仍由那个福赛思率领。1873 年 12 月 11 日英国使团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毕条勒特在欢迎时发表了长篇讲话。讲话末了说:“英国女皇对我来说,如同太阳一样,当我面向这个太阳时,她赐福给我这样的穷苦人。”看来,以太阳作为比喻,是喀什噶尔统治者喜欢使用的词汇。

讲究排场的英国使团当然使质朴的俄国使团黯然失色,而新提供的旧式武器牢牢地巩固了毕条勒特与英国人的友谊和不公开的同盟。俄国的贸易又冷落。1874 年 2 月 12 日福赛思缔结了正式条约。喀什噶尔归入英国势力范围是对我们征服希瓦的回答。

以后,我们根据条约规定,派遣炮兵中校赖因塔利为驻喀什噶尔领事官,但他因病未在喀什噶尔驻留多久。与此同时,浩罕汗国内部事务混乱依然如故:各种捐税不断增加,征税官员所收税款数量不少,却都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汗王觉得征收的税款不多,而人民的看法却与此恰恰相反。

为了“实际检查”收税情况,曾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当谢尔克尔(即征税官员)携带税款返回时,在半路上将他们团团围住,悉数截取其钱款,连一个戈比都不给留下。最后将这些官款都送到了汗王那里!

结果发现，所收税款确实很多。但设置这种圈套，捉拿征税官员只能搞上一次。而征税官员的这次损失总会设法得到补偿。

在委派有利可图的职位时，偏向萨尔特人，当然要引起不得其位的其他人对萨尔特人和汗王的怀恨。虽然萨尔特人也在吃苦受难，但是他们面前总还有一线希望：指靠有一天好事会降临到他们头上，利用各种有利可图的机会来发财致富，因而他们比较能忍受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

希布察克人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经常闹事作乱。1871 年春，由于苛捐杂税的过度负担，在胡多亚尔的亲属巴蒂尔汗领导下爆发了一次大骚动，但由于一个同谋者的告密，出卖了十七个主要领导人，他们都和巴蒂尔汗一道被投入汗王宫中池塘深渊里……

1873 年，一次新的暴动爆发了。一个不知名的普拉特汗冒充阿利姆汗的小儿子，开始召集打家劫舍的人为他夺占王位。纳曼干的吉尔吉斯人当即响应。这个僭称为胡多亚尔汗的堂祖父的行动开始时颇为顺利。胡多亚尔汗向俄国军队请援镇压叛乱，但遭到了拒绝。他确实靠自己的手段对付了这一暴动，因之对俄国人的指望多少有些冷淡下来。俄国人在行动上没有给予帮助，其援助也只限于提些建议，建议汗王要节制贪欲和减少捐税，这种建议他是无法接受的。

汗王的军队是由阿弗托巴奇① 阿卜杜拉赫曼指挥的，他是被处死的穆苏尔曼·库尔的儿子。普拉特汗被赶入山中。

当时，我们之所以对胡多亚尔听任不管，由其本身力量应付局势，是因为我们和他所订的条约，除降低入口货物关税这一条以外，均未实行。在汗国境内我们没有安置一个商队头目，俄国商人没有感到有着特别安全的保障；而且，更主要的是，当时我们正和希瓦交战，不能因浩罕问题把我们的处境搞得更加复杂化。

① 阿弗托巴奇是宫内的一种职位——宗教净身时提水壶的人。

1873 年，正当远征希瓦期间，我们在本书前面有关章节中提到过的美国大使馆的秘书斯凯勒曾经在浩罕镇压了那次暴乱之后 334
到过浩罕。他在他所写的关于中亚的那本书中曾建议采用英国的方式对待浩罕。他说，要用“不声不响而又体面”的手段占领浩罕，无须招惹英国方面多余的议论、外交照会或抗议。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应“向浩罕派遣俄国驻扎官，并有哥萨克负责警卫，其经费由俄国政府或者浩罕政府承担。这样，俄国商人便会自然而然地聚集在驻扎官的周围，浩罕人熟悉了俄国人，就再也不敢欺负和排挤他们了。浩罕政府本身也会通过总督代表慢慢地养成服从总督意志的习惯。这样的政策执行若干年以后，当汗王去世（或者更早一些），一旦情况需要，便能顺利地使浩罕并入帝国。”

这个建议很好，而以英国为例则更妙。但这种曲意奉承、狡诈伪善的手腕是和俄罗斯人的性格不相称的。我们斯拉夫人的单刀直入的办法要比这好得多。此外，胡多亚尔汗不管臣民怎样经常作乱，他一意孤行，继续盘剥臣民，对反抗分子象对牛羊似地加以屠杀。这一切将直接导致自身的崩溃，我们只要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就是了。

对于汗王的后继人赛义德·纳斯尔·埃金也不能抱什么希望。当然他在他们那些粗野人中间还算是进步的人士，他给自己修了一座俄罗斯式宅第，也有相当的酒量，能大喝香槟酒。但在1872 年他到塔什干时，拜访了从前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这两人那时已被任命为俄国的中校。赛义德·纳斯尔·埃金对二人表示同情，说什么他父亲将他们引渡给俄国人一事，在真正的穆斯林眼中是一种羞辱……这种胡言乱语绝不是被迫而信口开河，可能有借此博得声望，抬高身价之意，而不管是否有损他老子的名声。人们只能这样来解释他的意图。

也可能是在塔什干期间对他的盛情接待和沙皇赐与他的荣耀

地位冲昏了他的头脑。他开始对俄国有些傲慢起来。实际上对他的接待确有过分之处。

总之，浩罕汗国的混乱骚动此伏彼起，接连不断。汗王不顾一切一味盘剥压榨、搜刮民脂民膏，而民众愈来愈憎恨汗王及其走卒……

1875年到了。谋反者直接潜入汗王宫内。汗王的左右亲信如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和狡猾的伊萨·奥利耶策划了一个周
335 到的密谋，王位继承人赛义德·纳斯尔·埃金也参与其事了。如果连长子和继承人都决意催促他父亲退位让路，那就意味着爸爸太好啦！当然儿子也同样是太好啦……

谋反者和普拉特汗建立了联系。我们的官方报告中将普拉特汗叫做福拉特伯克，这是因为当地人对Ф和П这两个字母在使用时区别不开而造成的。还可举出这样的例子，比如：努拉塔山北麓有个小地方叫帕里什，当地人叫成法里什。他们在书写时把"皮沃"（即啤酒）写成"菲沃"。这次阴谋做到了绝对保密。如果汗王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就更不待言了。因此，在总暴动的前夕，我们还派遣一名外交官员前往浩罕，这是情有可原的。六等文官魏恩贝格奉派前去浩罕，是为了向汗王传达总督对汗王的不满意见。总督多次指出，汗王的治国方法很坏，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我们也十分有害，总督曾不止一次地建议汗王改变国内政策，但汗王对此一直不予理睬。

汗国境内连续不断的混乱骚动对我国边境各县的游牧居民颇有影响。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来约束我边境游牧居民，不准他们直接卷入他们的浩罕同族人所挑起的纷争中去。这是我们对汗王的善意帮助，汗王看样子对此举是不以为然的。

魏恩贝格于1875年7月间出发。参谋总部上校侍从武官斯科别列夫也一道前往。斯科别列夫奉派经浩罕前往喀什噶尔，名

义上是去谈判，主要任务是测量道路。为此目的给斯科别列夫配备了两名地形测绘人员及由二十二名哥萨克组成的卫队。使团于7月13日到达浩罕。勿庸置疑，俄罗斯人在汗国都城的出现加速了暴动的进程。毛拉、伊尚和杜凡等宗教人士纷纷公开煽动说，一切灾祸都是俄罗斯人带来的，俄罗斯人一直支持和庇护可恶的汗王，假如没有他们的支持，汗王是不敢这样残酷掠夺人民的……哥萨克队伍的到来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这表明汗王立意借助俄国的武装力量来镇压民众。因而人们纷纷计议组织志哈德（即全民武装）起来进行反对基亚菲尔(指异教徒俄罗斯人)的圣战。当时汗王毫无觉察，仍派他的可靠奴仆伊萨·奥利耶和阿卜杜拉赫曼率军前去镇压普拉特汗。

7月17日，一名急使跑回浩罕，带回一个前所未闻的出人意外的消息：两个指挥官率领四千人的部队投降了敌人……情况还不止于此，汗王的继承人纳斯尔·埃金率领安集延的全部城防部队五千人也投降了敌人！奥希、纳曼干、安集延和阿萨克等城市都落入叛乱者的手中，敌军正向马尔格兰前进…… 20日传来的消息 336
说，马尔格兰的统治者、汗王之兄穆拉德·伯克也投降了……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胡多亚尔本人当时为了忙于摆脱穆苏尔曼·库尔的监护，对其兄很少防范。阿弗托巴奇的父亲穆苏尔曼·库尔是被胡多亚尔在屠杀希布察克人时残酷处决的，因此在胡多亚尔眼中，阿弗托巴奇的叛变是为他的父亲报仇，但伊萨·奥利耶一向受恩于汗王，并为民众所憎恨，他的叛变却是个猜不透的谜……

马尔格兰离都城总共只有七十六俄里，因此胡多亚尔闻讯后立即整装，准备出逃。

斯科别列夫不顾边区的骚乱，仍决意于7月20日前往喀什噶尔，但魏恩贝格要求他不要离开。他认为情况危急，力量本来就很单薄，不宜再分散，护卫队应该留下来保护魏恩贝格。这样斯科别

列夫就放弃了原来的打算，留下等待事态进一步的发展。毫无疑问，即使没有魏恩贝格的请求，斯科别列夫也无法动身，因为通往喀什噶尔的一切通路都为叛乱者的军队和成群结伙的盗匪所占领，但他似乎很想表现一下勇敢无畏精神，只是由于谨慎的外交官的请求，他只好抑止了自己。关于上述事件的全部情况，魏恩贝格已于7月19、20日两次发函向戈洛瓦乔夫作了报告，并根据汗王的请求，请从霍占派一支部队来保护汗王。

22日，塔什干收到这两封信后，马上给当时在维尔纳的考夫曼发了电报。但戈洛瓦乔夫没等考夫曼的指示，便命令霍占的驻防部队做好准备，以便在使团归途遇有危险时，派一营步兵、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炮兵分队前去迎接。

9月21日，汗王的骑手们从使团驻地窃出一部分器皿逃走……22日前夕整夜全城人声嘈杂……鼓声、喇叭声都可听到。汗王的一半军队(约四千步兵)和汗王的次子穆罕默德·阿利姆伯克都投向叛变者……22日浩罕城内居民暴动。汗王将自己财产装载了近八十辆大车，在八千名军队和六十八门大炮的掩护下顺着通往霍占的道路出发了。我们的两个使团，即魏恩贝格和斯科别列夫所率领的二十二名哥萨克、六名骑手和九名商人也跟着汗王的队伍同行。浩罕的叛变者紧跟在汗王队伍的后面。在离城六俄里处，汗王想叫自己的属下回击一下，以教训教训他的忠实臣民。结果，他的全部军队带着所有的大炮都投向叛变者。汗王便带
337 领余部投靠塔什干使团的队伍……带着眷属向马赫拉姆逃生①。我们使团在汗王队伍的后面，无疑受到了枪击和炮轰。他们认为自己是来使，须保持中立，因而退走时未予退击。不过也有几次翻身下马作出威吓的样子，这样也真的迫使进攻者停了下来。汗王冒着枪炮等待着使团人员，过了半小时，他们会合在一起，以后

① 下面原文语法错乱，显系有脱漏。译时删去了文句不通的半句话。——译者

就一道前进，未再分离。使团人员有时在后卫，有时和汗王的卫队在一起同行。夜晚追击停了下来。第二天(即 23 日)，在比什阿雷克和马赫拉姆之间，虽然不太猛烈，但仍继续追击。我方被打死的只有一名骑手和商人的一名童仆，汗王身边的人被打死八名，受伤九名。但属于使团的行装的大车二辆和汗王的钱款大车四十辆都落入了叛变者之手。还在 22 日，距浩罕十二俄里的途中，魏恩贝格就派一名骑手向霍占县县长男爵诺利杰中校送去一封便函，内称："汗王的军队已全部投向叛变者，现在跟踪我们，向我们射击。请向通往马赫拉姆和比什阿雷克的道路上派来援军，那怕派一个哥萨克连也好。现在我们正同汗王一起在撤退途中。1875 年 7 月 22 日五时三刻写于距浩罕十二俄里处。"同时，23 日斯科别列夫又写信给诺利杰。内称："七时三十五分，在马赫拉姆城下，已能见到追击者，不得不掩护汗王的家属。请向马赫拉姆派来援军，即使一个哥萨克连也好。"上述两封便函于 23 日上午十时和十一时半先后收到。按照戈洛瓦乔夫的命令，诺利杰男爵立即从土耳其斯坦第七边防营抽派了五十名步兵，在集市上从当地人手中抢夺了马匹，便驰往马赫拉姆。随同骑马的步兵还派了二十名骑手和霍占俄罗斯人居民中的一些志愿人员。至于西伯利亚哥萨克第六连，当时留营的只有四个人。其余的人都因公外出，而且半连人员已经免除了兵役(诺利杰于 7 月 23 日呈送的第 2132 号报告，见军区司令部 1875 年第 40 号档案第 22—24 页)。

继这支骑兵队伍之后，诺利杰又派第七边防营全部和第二炮兵连一个分队前去，统一由该炮连连长萨夫里莫维奇上校指挥，他奉命前去保护汗王和使团，并在后退途中，在距霍占二十五俄里的科斯塔科兹村留下两个步兵连和两门大炮作为前线部队。同时，诺利杰还向乌腊提尤别下令，从那里调出第二边防营两个步兵连前往霍占，向第四边防营营长下令，从塔什干派出一个步兵连前往 338

奇尔奇克后面的捷利亚乌堡垒，该地大致位于通往浩罕道路的中点。23 日这一天，汗王携带家眷、跟随我们的使团越过边界，在我国的伊斯帕萨尔村停下过夜。叛乱者耳闻一支俄国部队已从霍占出发前去救援汗王，因而对汗王的追击从马赫拉姆开始便已停止。24 日傍晚六时，逃亡的汗王到达霍占，带有女眷七十人，随从六百四十三人，家私财物四十大车。在县长的宅第接待了汗王家眷，随从人员住在商队旅舍中。每天为这些浩罕人的给养，县上要开支二百卢布官款。汗王坚持要求布置俄国岗哨守护他的财产，因为他已不完全相信自己的忠实属民了。

很快得到了消息：纳斯尔·埃金被立为汗王。新汗王立即下令以五千名萨尔巴兹人和十门大炮加强马赫拉姆的驻防部队，以抵御他父王的反击。胡多亚尔确信不疑，考夫曼会象布哈拉埃米尔从前所做的那样，一定会恢复他的王位，因此他对于前往塔什干的体面邀请连听都不愿听。他向魏恩贝格声明，他已将自己和他的汗国献上，请皇帝陛下施恩（见“魏恩贝格的信函”第 40 号档第 33 页）。魏恩贝格还说，“一百二十俄里的路程困难很多，不无危险，但是上帝保佑，虽然浩罕都叛变了，但我们并未将它的合法的统治者遗弃不管。我认为，这一次俄国人的名声和俄国军队的尊严得到了维护。”我们在上面已有叙述，汗王也没有遗弃落在后面的使团，他冒着炮火等待我们的使团赶上来。

大概信函中下面那句话是指这件事的，信中说：“对于我们，他的举止是非常高尚的。”

因为诺利杰手中没有多少闲款，不能长期养活那么多人，而且这些人荷枪实弹整天在城中转来转去，颇多不便，考夫曼根据诺利杰上呈的报告，于 7 月 27 日从维尔纳发来一封电报，下令将汗王送往塔什干，将其他随从尽量压缩。由于汗王为所发生事件所惊吓，生了病。汗王认为，要恢复自己的王位，最好是留驻在霍占。起

码这里较近，可少走一百四十五俄里路。此外，按他的意见，远远离开边界，意味着他再也不能返回浩罕了。而且这样一来，叛变者马上会动手将他的财物、王宫及其他一切抢劫一空。而现在，叛变者还怕他回来，因而还没敢这样干。直到27日以前没有削减随从。供应给养的是六百四十三人。为此，我们每天付出四百一十 339
一卢布(见诺利杰的报告第66—69页)。汗王声言，他不能撵走自己的忠实奴仆，但他可以向奴仆宣布：愿意返回浩罕者，准其返回。而他自己在尚未收到考夫曼给他的复函以前，将在原地不动。只是到了8月3日，汗王才向县长表示：再过一天，即于8月5日他将动身前往塔什干。考夫曼已于8月1日从七河省返回塔什干了。

8月8日，汗王到达塔什干。眷属和随从超过四百人。护送汗王的是原先从塔什干派出的半个哥萨克连，有一百人。后来，由于得到了一些报警的消息，又从托伊提尤别派出两个步兵连前来迎接。

显然，浩罕人在监视着汗王的行动。他们清楚地知道，汗王已准备5日动身。如果由四百名萨尔特人组成的汗王随从队在他们留住的商队旅舍中准备行装，那就很难保守即将动身上路的秘密。8月5日和6日，几股强大的浩汗人队伍从山上开下来了，涌满了库拉玛县附近的各村庄。下午五时，一支队伍占领了阿勃雷克村。另一支队伍出现在捷利亚乌堡垒前，在这里驻扎着第四边防营一个连和西伯利亚哥萨克半个连。还有数量很多的小股队伍，总数约万人，分散在安格连河流域各村庄，他们的目的是将以库拉玛的名称而著名的半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动起来，切断霍占与塔什干及撒马尔罕之间的交通联系。6日夜晚，汗王正好在比斯肯特宿夜(俄罗斯人错误地将比斯肯特说成普斯肯特，这完全违反了突厥语系诸语言的语音规则，突厥诸语中词首不得有三个辅音连缀，甚至

两个辅音连缀都不行），这就是说，宿夜处距离正在搜索他的、那些由其忠实臣民组成的匪帮，约有二十俄里远……。深夜二时，阿勃雷克和捷利亚乌的消息就传到了塔什干。经过四小时后，戈洛瓦乔夫将军已率领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团四个半哥萨克连向捷利亚乌进发。再过两个半小时，即晨八时半，第二步兵营和一个骑炮分队也开往该地。这样一来，汗王继续前行的道路得到了完全的保证。于8日晨到达塔什干。

当浩罕人不断进犯塔什干时，他们多次蹂躏库拉玛人，库拉玛人对此记忆犹新，因而这一次当匪帮一出现，库拉玛人立即通知我们，并把阿弗托巴奇散发的进行宗教圣战的告示也缴了上来。俄国人根本没有触犯他们的宗教。只是一些边远村庄由于害怕报复而投向了浩罕匪帮。

浩罕各路匪帮虽然分散，而不集中，但其行动显然是根据统一
340 周密的计划安排的。他们的总指挥官是阿弗托巴奇和纳曼干的希布察克人祖尔法卡尔。祖尔法卡尔曾指挥过一支六千人的庞大队伍在安格连河流域活动过。在8月8日这天，许多驿站受到攻击，最先遭到袭击的是霍占和乌腊提尤别之间废弃了的瑙堡工事旁边的一个驿站。接着，霍占和塔什干之间，距离霍占最近的三个驿站穆尔扎拉巴特、江布拉克以及乌拉尔斯卡亚三处均被烧毁。第三步兵营退役士兵斯捷潘·亚科夫列夫（他的出身是普斯科夫省农民）是穆尔扎拉巴特驿站的站长。邻居吉尔吉斯人将匪徒出现的情况告诉了他。驿站的车夫都骑上驿马逃跑了，并曾建议亚科夫列夫同逃。但他决意在驿站进行自卫。驿站四周筑有高墙，墙角修有两个炮楼。

该驿站是一个小炮台。这里如有一连人防御，则十分有效。只有经过大门才能进入牢固设防的驿站院内。亚科夫列夫是个身材魁伟的人。他先锁上大门，再用各种车辆木柴将门洞堵塞起来，然

后又用各种家具及木柴将驿站所有的窗户堵死。他这样等待不速之客的到来。驿站内有两支火枪和一支步枪。亚科夫列夫爬上一个可对准大门射击的炮楼，当浩罕人大喊大叫着跑到门前时，他打了三枪，弹无虚发，都命中了目标。浩罕人向后猛退，拥进离驿站不远的一些房屋里准备谈判。亚科夫列夫不承认什么军使，把浩罕人派上前来的军使一一打倒。天黑时，浩罕人从掩蔽体中出来，从四面扑向驿站。一些大胆的家伙乘此机会向墙跟前爬去。由于装填子弹需要时间，亚科夫列夫的射击自然有中断之时。进攻者利用射击的间歇时间，冲到门前，将大门打破一个缺口。这时，亚科夫列夫从炮楼上下来，跑到缺口处用刺刀捅倒两三个从堵门的大车底下钻出来的大胆进攻者。浩罕人又开始退却。但是，亚科夫列夫整夜都在对准大门射击，无法修补大门上的缺口。第二天早晨，浩罕人运来一些干苜蓿，将点燃的干草从缺口塞入门内，从墙外掷进院中。亚科夫列夫藏入驿站房内……这使他犯了错误，他最好还是留在炮楼上，从那里可以看到院内的情况，并能多放几枪。浩罕人爬上屋顶，打穿了顶棚，把点燃的苜蓿成捆地掷入屋内。这时，亚科夫列夫下决心冲出去，他想穿过人群到水泉那里 341
去，水泉上有个圆顶小棚，只有一个入口。总共只需跑四十步远就到跟前。我们的勇士冲出了大门，但在距目的地还有十五步远的地方身中数刀倒在地上。他也打死了几个人。后来他的头被砍下来带走了。

1877 年，在亚科夫列夫英勇牺牲和埋葬他尸体的地点，立了一块沙石板，上面的题词是："土耳其斯坦第三步兵营长期退役士兵斯捷潘·亚科夫列夫之墓。

1875 年 8 月 6 日，为保卫穆尔扎拉巴特驿站被浩罕匪帮杀害。

为了纪念土耳其斯坦勇敢的战士，过路人于 1877 年集资建立。"

一些歹徒，无疑是些浩罕人砸碎了这块墓石。第三步兵营的军官和士兵集资用银色花岗石修砌了一个崭新的、十分精致的纪念碑。碑上镶一个大理石十字架和一块生铁板，板上的金字题词是：

“献给斯捷潘·亚科夫列夫

为反抗浩罕匪帮的进攻、保卫穆尔扎拉巴特驿站，经过两天战斗，于1875年8月6日英勇牺牲。

土耳其斯坦第三步兵营全体军官和士兵

1895年立。”

在英雄光荣牺牲二十周年之际，该营一个志愿队，包括一些军官和步兵旅的神甫来到英雄的墓地举行了立碑仪式和追悼会。鸣放了三排枪纪念沙皇和祖国的忠诚勇敢的仆人。原来那块被砸碎的石板用水泥粘好，牢牢地砌在新纪念碑的基石底上。

1875年8月8日进攻一些驿站之后，当日傍晚约有一万五千浩罕人向霍占城进犯。有些俄罗斯族的车夫和站长被杀害，另一些人被俘。从乌腊提尤别前往霍占的第二边防营医官彼得罗夫和司库员瓦西里耶夫准尉也被杀害，而医官的一个六岁女孩被带往浩罕。第二边防营的士兵科卢索夫斯基和埃赫戈尔姆二人从塔什干前往霍占，从穆尔扎拉巴特驿站动身后也被捉去，带到马赫拉姆后交给了阿弗托巴奇，这两人的一名车夫被杀害，总共抓走俄罗斯人十八名，后来都送还了。第二天，最先放回了埃赫戈尔姆，其余的人则在马赫拉姆战斗之后才放回。

戈洛瓦乔夫的部队出发后，为了加强霍占的城防，又开去了一
342 个步兵营和另一个骑炮连的一个分队。

戈洛瓦乔夫在获得浩罕发生骚动和进攻使团的第一批消息后，便向以下各地部队下达了准备进军的命令：从奇姆肯特派出第三团两个哥萨克连，从塔什干派出步兵旅，即第一营和第二营八个连、第四边防营两个连、一个工兵连、第一炮连一个分队以及一个

火箭队。此外，从乌腊提尤别调第二边防营两个步兵连前往霍占，而从奇纳兹将该营另一个连调往乌腊提尤别。

命令炮兵长官配备两套基数的炮弹筒、炮弹和子弹。用节余的粗麻布为部队准备活动帐篷。下令已免除兵役正在归途中的奥伦堡第三团和西伯利亚第一团留在奇姆肯特和塔什干两城待命。

7月26日，考夫曼亲自从维尔纳发来电令，要准备四千人三周用的面包干（已有三周用的给养二百二十七俄石贮存在塔什干的仓库里，九十二俄石贮存在霍占的仓库里），并下令准备六周用的糖和茶叶。面包干的准备由塔什干省营四个连、第四边防营两个连和第四步兵营四个连负责。面粉发到连队，各连每周做好的面包干不得少于七十俄石。决定雇用大车，以每辆每月三十卢布的运价运给养和军队的重载。只有火箭炮和一部分给养用数量甚少的雇用骆驼驮载。情况急转直下，尚未等到面包干烘制停当，部队就出动了。携带了八天给养和一套基数弹药和子弹装备。另一套基数弹药装备和十五天给养由辎重车队运输。粮秣用量按四千五百人和一千五百匹马供应。行军医院设有病床一百五十张。

由于雇用车辆耽搁了时间，最后一批部队延至8月20日才出发。共雇用了一百五十辆大车。

正在此时，考夫曼收到了新汗王的照会。照会通知了发生政变的情况，表示了与俄国和睦相处的愿望。考夫曼答复说，如果新汗王同意下列两点意见，则俄国准备承认年轻汗王的合法地位。意见内容是：(1)新汗王保证恪守其父王所签订的和平条款中规定的义务；(2)满足我国属民在这次叛乱中所遭受损失的赔偿要求。考夫曼认为胡多亚尔汗的政治作用已经完结，并建议他前往奥伦堡定居。弗里杰上校于8月11日给巴尔多夫斯基将军的信（第144 343页）是说明此事的唯一材料。信中说："明日阿米诺夫率一个梯队直接前往普斯肯特。康士坦丁·彼得罗维奇·考夫曼欢送汗王也

于明日动身。”

由于塔什干城防军大部分出发远征，该地留守部队很少①，民间已发现有动荡迹象。8月6日傍晚，一名士兵就在塔什干市长宅第附近被人用火枪击伤。于是下令发给各机关所有录事和混合队人员每人一支枪和二十发子弹。将调来塔什干的一批新兵也提前每五人发给步枪一支，他们共有一千六百人，全都留在塔什干城里了。从塔什干通往奥利耶阿塔和霍占的驿路上的所有驿站，从奇纳兹通往乌腊提尤别和治扎克的驿路上的所有驿站，也都各发七至十五支枪，每支枪带有二十发子弹。贮存在塔什干城外的军火工场仓库里的枪支弹药，全都搬入城内。最后，决定将所有请长假和短假的人员召集起来，但在他们未分配到部队各单位以前，暂不发给枪支，这是因为请长假者声誉不好的缘故。这批人约有六百名。

在奥利耶阿塔和托克马克两县境内也出现了许多浩罕匪帮。按当时的规定，各县县长在军事时期也是各县境内驻军的长官，这些县长都热衷于指挥军队……每一个县长都由一个负责治安的官员一变而为前线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是当七河省省长提出要保护与喀什噶尔、浩罕及伊犁相邻的边界时，每个县长都不愿错过这个机会。奥利耶阿塔县县长格鲁阿少校和托克马克县县长利索夫斯基上校迅即将军队调往边界。奥利耶阿塔县县长肯定地认为，似乎有一万浩罕人的队伍从恰特卡尔向他这里开来，因此他便率领步兵和骑兵迎上前去，而他的步兵总共只有七十名，骑兵只有六十二名哥萨克……虽然他征集有约八百名的卡拉吉尔吉斯人，但装备甚差，而且他认为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8月21日，格鲁阿在电报结尾写道：“如果我率领自己的部队将敌人从恰特卡尔赶走，就还要进攻盘踞在边界外乔纳什山口的

① 有两个步兵营、一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和六门大炮。

敌人。我需要援军才能进行这样的远征。”

至于利索夫斯基，他于 8 月 21 日向七河省省长报告说，他已率领一个半西伯利亚哥萨克连越过边界前去骚扰安集延及纳曼干之敌，俟夺取阿弗托巴奇的马群以后，将与我主力会合，即开往 344
霍占！

关于上述情况当时七河省军队司令官米哈洛夫斯基将军曾于 8 月 25 日来电补充说：“利索夫斯基已远离我处。我的命令不能制止这种极不合适的行动。利索夫斯基既不听我的指挥，也不听从省长的命令。因此，对他的一切行动，我概不负责。”

所有这一切，当然象是一出滑稽戏。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些人的真正勇敢精神。格鲁阿一股匪徒也没有碰上，便返回原处。利索夫斯基越过边界转了一圈，夺来了一万四千只绵羊。

霍占县县长诺利杰男爵在浩罕匪徒出现在霍占城下时，立即宣布全县特别戒严，并开始行使独立军团指挥官的权力。

9 日晨二时，浩罕人开始进攻霍占。虽然在围城前一天傍晚，已在通往浩罕的大路七俄里处布下了由阿尔瓦尼塔基大尉指挥的第二边防营第二连和四十名哥萨克的一支队伍，而将第七边防营第二连布置在上述道路靠城门附近，但浩罕人却不知不觉地突然来到了城边。其实派出上述两支队伍以阻止武装匪徒入城的原定目的丝毫没有达到，因为这个浩罕式的旧城墙在许多地方都已塌裂，有的地方已完全倒塌。偷偷地穿过果园，然后从城墙倒塌处潜入城内并不困难。人数不多的一股浩罕匪帮于晨二时潜入军队菜园，将一个种菜的人打死，但其余二十多名县军种菜人开火射击，将这股匪徒赶跑了。

拂晓时，一大群浩罕人向阿尔瓦尼塔基大尉指挥的连队攻来。守在城门附近的这一个连当即行动起来，开始射击。向这里又派来了第七边防营的两个步兵连和第二炮兵连的一个分队。诺利杰

中校将整个部队委托给炮兵连长萨夫里莫维奇上校指挥，他自己立刻指挥部队向前进攻，迫使浩罕人退到果园后很远的地方去。

敌人没有排成正规队形，也没有按连、营的队列编制，而是聚在一堆的人群。这就无法弄清数量。根据目测估计，约有一万至一万五千人。这样算毫无任何害处：算得越多，就越好。

继这次进攻后，在锡尔河右岸又出现了一大批骑兵队伍。这
345 是从浩罕人已在7日占领的萨姆加尔村开出来的。他们向锡尔河上一座木桥奔来。这座木桥是弗拉维茨基上校投资修建的，其目的是有效益地使用资本。根据目测计算，这一股骑兵有六千到一万人。诺利杰派哈米切夫斯基准尉率第二边防营一个连跑上桥头，接着又派别洛泽罗夫上尉率第七边防营的一个连及一个炮兵排赶上前去。

经过我方短时间的火力射击以后，敌人向后猛退。

人们传说，阿弗托巴奇曾有这样的愿望：占领霍占后，在这座桥上坐一坐，然后放火烧掉。这座桥是从塔什干进军的我军主力通往霍占和浩罕汗国的唯一交通要道，因此保住桥梁是特别重要的任务。

桥边的战斗还未结束，从后方，从通往瑙堡工事大路的城门方面又传来了敌人的胜利欢呼声。格里亚兹诺夫上尉马上奉派率领县军一个排跑步前往。格里亚兹诺夫的队伍跑到城门前时，见城门已为浩罕人占领，格里亚兹诺夫于排射之后拚上了刺刀，终于将浩罕人赶出城外。

傍晚时分，敌人退下，在城四周各高地上设下了强有力的岗哨。我军留在所占阵地上过夜。同时，浩罕人的许多小股匪帮已通过城墙坍塌处直接威胁俄罗斯居民区。击退这些股匪、保护驻防部队眷属的预备力量一点也没有。因此，建议眷属们搬进城寨。霍占的军事长官沃林大尉将已经发给武器的炊事员、面包师傅、录

事及其他非战斗人员集合起来，就在这支可观的队伍的掩护下，军官、文职人员和士兵的眷属安全地搬进了筑有牢固城墙的城寨。

终于从桥头将第七边防营的一个连调回城内广场，将第七边防营第四连和萨夫里莫维奇上校的部队的一个炮兵排调到通往瑙乌堡垒的城门边。这两支部队作为预备队比较牢靠。沃林还将商人、商铺店员和渡假的士兵组成一个志愿队，将第七边防营留下的不成套的枪支发给他们。志愿人员的职责是保卫处于防御状态的城寨。所有炮座上都架起了大炮，一门独角炮（其炮弹重半普特）346
在半个排步兵的掩护下架设在医院附近的锡尔河岸高处。

当天傍晚，该城保卫者中又增加了十六个人。这些人是距城十二俄里季格麦村商人伊萨耶夫开办的玻璃工厂的工人。有一股三百人的匪徒袭击了工厂。工人们认出了匪徒中有些是季格麦村居民。工人们在工厂内一个住房中紧紧关上房门，坚持战斗到傍晚五时，无一伤亡。进攻者损失近二十人以后，将工人丢在一边，把工厂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了厂房。工人们却安全地逃到了霍占城。这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即 8 月 10 日，只是从通往浩罕和瑙乌堡垒的两个城门方面可以听到微弱的射击声。午后二时，斯卡里亚京少校率第二边防营第四边防连从乌腊提尤别方面开来。他们在长达二十五俄里的路途上击退了浩罕敌群。这个连被调到城里作预备队。原作预备队的第七边防营的一个连调归萨夫里莫维奇指挥。11 日，浩罕人又重新企图占据木桥，但被击退。12 日拂晓，萨夫里莫维奇率部向科斯塔科兹村进发，叶弗列莫夫中校率第七边防营在其左翼向伊斯帕萨尔村推进。浩罕人的队伍被我炮队的有效轰击所击退。中午战斗结束。傍晚时分部队返回霍占。这一天部队行军近五十俄里。这天，从塔什干开来了加尔诺夫斯基中校指挥的第一步兵营和一个骑炮分队。一天后，增援部队替换了守卫在所有险要据点上业已疲惫的驻防部队。随着援军的到

来，浩罕人停止了攻击。

8月14日，第二营的一个半连携带大炮二门从霍占出发，前往乌腊提尤别，进行了一次搜索。结果表明，敌人进攻乌腊提尤别的消息是虚假的。虽然瑙堡仍在敌人手中，但搜索部队往返路过该地时未发一枪。与此同时，除进攻霍占这一令人不安的消息外，考夫曼还听到了另一消息，说许多浩罕股匪向距塔什干只有四十俄里的帕尔肯特开来。因此，考夫曼下令迅速准备运输车辆，他打算亲自出征，并下令戈洛瓦乔夫：尽快肃清库拉玛县境内的敌人，以保证继续进军时与塔什干的联系畅通无阻。同时，于8月10日夜晚，向帕尔肯特方面派出了由斯科别列夫上校指挥的两个哥萨克连和火箭炮分队组成的一支快速部队。这支队伍转遍了该县的整个东北部，未发现任何浩罕股匪，最后到了卡拉苏驿站。该部队用两天时间行军一百七十五俄里，其中有五十俄里的山路。考夫
347 曼收到戈洛瓦乔夫的报告说，祖尔法卡尔的六千人队伍已被击溃，逃入浩罕境内，我方无一伤亡。这个捷报立刻向塔什干、奇姆肯特和奥利耶阿塔的居民宣布了。

考夫曼准备出征时，委派步兵旅旅长巴尔多夫斯基少将代理他的军区司令官职务，委派他的办公厅主任戈姆津少将为军政公署署长。

如前所述，运输车辆到11日夜晚才准备停当，因此考夫曼随同担任掩护运输队的男爵阿米诺夫上校的梯队出发。这天，不幸的胡多亚尔汗携带妻妾钱财前往奥伦堡。这个贪婪人的后来命运很有意思：他被准许到麦加朝圣，已经到了阿拉伯，他被自己的奴仆盗窃一空。他只能留住在麦加，靠人们的施舍度日。

这样，考夫曼于8月12日出发。13日，在卡拉苏宿营时，他命令在库拉玛县组织两支快速部队，各由一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一支从捷利亚乌出动，从山区方面保卫驿路。第二支

活动在克列乌奇、比斯肯特和江布拉克各驿站之间，直接保护驿路。当日，收到了戈洛瓦乔夫的一份新的报告说，他派去搜索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四个连，在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一团团长叶尔加什京中校的指挥下，11 日夜晚在山谷中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一股八百人的浩罕匪帮。敌人几乎全部被消灭，在原地遗弃了五百具尸体，夺获了大量武器。这个消息也在塔什干用当地语言刊印出去，散发给当地居民。8 月 14 日，在比斯肯特休息时，考夫曼收到了霍占县长关于抗击浩罕匪帮，保卫霍占城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由哈米切夫斯基的一个步兵连专程送来。该连是每六个人乘一辆大车前来的。在前往第一个遭到破坏的穆尔扎拉巴特驿站途中，二十五俄里路上他们不停地向进逼的浩罕匪徒射击。考夫曼向塔什干、撒马尔罕、奇姆肯特、奥利耶阿塔和维尔纳各地发布了以下告示："侵入我国境内库拉玛县和霍占县的浩罕匪帮已在各地被击溃，逃回浩罕境内。在库拉玛县一股匪帮全部就歼。大量敌人从 348
四面八方进攻了霍占城，但霍占的驻防部队打退了敌人的一切进攻以后，开始追击浩罕匪徒，直至边界。"

8 月 15 日，阿米诺夫所率梯队到达乌拉尔斯卡亚驿站，在这里与经过卡拉苏从捷利亚乌前来的戈洛瓦乔夫的部队会师。上面提到的两支快速部队尚未组成，便另派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一支部队代替。将这支部队交由库拉玛县县长古尤斯上校指挥。我们刊印的告示公布了初步战果，安定了塔什干城和库拉玛县居民的情绪。只是在萨姆加尔村，由于距我部队甚远，而且难以接近，还残留了一大股浩罕匪帮。8 月 18 日，从穆尔扎拉巴特派出一支由两个哥萨克连和火箭炮分队组成的快速部队，在斯科别列夫的率领下前往萨姆尔加。但这支部队在那里只遇上匪帮的残余。就连这些残匪也迅速逃往奇尔马哈拉马渡口，紧随匪帮渡往左岸，逃入浩罕境内。

我们的主力部队沿着驿路、翻山越岭开往霍占。这已是最后一站路程了。到达锡尔河边以后，便停驻下来，以便让辎重车队先行到达霍占。从这里沿河岸左侧出动了两个步兵连和四门骑炮，在侍从武官伯爵鲍尔赫上校的指挥下，也开往萨姆加尔去增援斯科别列夫。这个措施看来是毫无必要的。两支部队深夜回到霍占。斯科别列夫走了七十俄里，鲍尔赫走了六十俄里，两支部队都白跑了一趟。考夫曼于中午一时进入霍占，穿过城市以后，将部队驻扎在距城七俄里处的所谓浩罕田野上。从前萨夫里莫维奇的部队就在这里驻扎。

前一天，亚菲莫维奇上校率领的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炮队也从撒马尔罕开到霍占。这支部队用三天半的时间走了二百八十俄里。行军时部队情绪非常饱满。途中未受惊扰，只在瑙乌堡垒附近看见过敌人，他们在各个山头设置了岗哨。

8月19日，整个部队休息了一天。敌人未在城郊出现，也没有骚扰我们的营地。

阿勃拉莫夫还从撒马尔罕派出一个连步兵，前往克柳乔维堡垒(在治扎克附近)加强防守。

在塔什干，巴尔多夫斯基将军感到哥萨克不够用，于是命令第
349 四步兵营从每连选出五十名优秀射手。但怎样为选出的人配备马匹呢？他和参谋长谢季宁上校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要求代理省长召集一百名骑手，由每个骑手带来三匹马，一匹自骑，两匹给挑选出来的士兵。这批征募来的骑手中有些人原归警察局管辖，另一些人原归民政机关官员管辖，这些当地人武装起来以后，又以原来的身份在城里骑着马东奔西跑，很令人怀疑。因此，下令骑手们不得结伙乱跑。如有侦察任务，须在警官指挥下行动。但是受征募的骑手一般都不是富有的人，对他们来说，一匹马就已是全部财产了。因此，要征募上百名带有三匹马的骑手是根本不可能的。代

理省长埃列尔少将同意库拉玛县县长古尤斯上校的意见，他提出建议说，步兵被派出差时，过境村村长应和步兵同行，并按站提供所需马匹和骑手。这一建议得到了赞同。但谁也没有去打扰过村长，因为该县境内的秩序未遭到破坏，同霍占的驿路联系已经恢复。

这样一来，事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我们的防卫已经完结，敌人被赶出我国领土之外。摆在面前的任务是好好教训一下浩罕人，使他们以后不敢突然袭击手无寸铁，无法自卫的驿站车夫和过往行人，不敢再象窃贼一样偷袭我们。

第十四章

350 进军部队的组成。8月21日的互射。8月22日马赫拉姆的战斗。第一步兵营费奥多罗夫的第三连和第二步兵营拉瑙的第三连。冲击要塞。骑兵的行动。战利品。汗王派来的使团。8月29日占领汗国都城。皇帝陛下的电报。9月3日考夫曼在部队护送下拜见汗王和米尔扎·哈基姆。并不需要的车队。卡利京和阿勃格拉利所率领的两支快速部队。向马尔格兰进军。不战而降。斯科别列夫率领一支快速部队追击阿弗托巴奇。被扔掉的大炮。占领奥希城。四个城市派来代表团。阿塔库尔和哈立克·纳赛尔投降。阿弗托巴奇狼狈而逃。从麦加带回的圣战旗帜已被藏起。吉尔吉斯人对占领奥希城甚为惊愕。征收物资和马匹作为军税。各个代表团实际上都是暗探。要求交出阿弗托巴奇。斯科别列夫返回马尔格兰。穆拉德伯克投降。新汗王的到来。9月23日的条约。俄国获取了纳伦河右岸土地及纳曼干城。部队开往纳曼干城。

为了进入浩罕汗国，在霍占集结的部队有：步兵由一连工兵、第二边防营三个连、第四边防营两个连、第七边防营两个连及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的八个连组成；炮兵由第一步炮连一个分队、第二步炮连、奥伦堡哥萨克第三骑炮连及火箭炮连组成；骑兵由八个哥萨克连组成。总共有十六个步兵连、二十门大炮、八门火箭炮和八个哥萨克连。

骑兵司令官派斯科别列夫担任，副司令官是考夫曼的副官阿杰尔卡斯中校。骑兵分为四个营，每营各辖两个连。根据居民和

侦探提供的情报，阿弗托巴奇的主力部队占据的加固阵地在马赫拉姆要塞附近，距霍占有四十四俄里。鉴于敌人骑兵的狂妄，并考虑到远征的目的只在于打垮阿弗托巴奇统率的一群敌兵和占领浩罕等情况，考夫曼决定轻装进军，只用极少车辆装载医药物资、行军炊具和弹药等物。命令所有军官只准携带最为必需的东西。给养发至每人手中，供四天之用。炮弹和枪弹只带基数一套。8月20日拂晓，部队向马赫拉姆进发。行军二十二俄里半，到达锡尔河边。这里就是边界，于是停了下来。21日拂晓，部队继续进军。行进的顺序是：步兵和炮兵沿大路前进，车队随后；骑兵、骑炮分队 351
和火箭炮连稍后，不走大路。

在步兵纵队中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连工兵，其后是第一步兵营。第二步炮连走在该营各连之间，再次是第二步兵营，接着是第二边防营第三连和骑炮连的分队，再后是医院的辎重和哥萨克的辎重，辎重的后面是第四边防营的两个连和第一步炮连的一个分队。第七边防营的两个连走在最后面。步兵以排纵列行进，炮兵按分队前进。炊事车及弹药随同所属各部队前进。

如上所述，骑兵在稍右侧与步兵并行。在第一线上行进的是四门骑炮，骑炮的两边各有一个以排纵列行进的骑兵营。火箭炮连摆在右翼。在第二线上是其余的两个骑兵营并行。两线的间隔是五百步。

在边界外六俄里处，出现了敌人的第一批岗哨。部队当即改变为战斗队形。萨夫里莫维奇的第二炮连立刻拉了开来，其左右各有加尔诺夫斯基中校指挥的第一步兵营的两个连。安德罗索夫中校的第二步兵营调到右侧拐角处，与前线正面呈直角。各部分的辎重车辆列为一个纵队，其前面是工兵连和男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的第二边防营一个连和一个骑炮分队。伯爵阿米诺夫上校的第四边防营两个连、叶弗列莫夫中校的第七边防营两个连

和第一步炮连的一个分队组成了后卫部队。

改变成战斗队列以后，从第一线第二营的乌拉尔哥萨克连中抽调了一个排为骑兵散兵线，以防止敌人骑兵的突然袭击。但后来发现散兵线必须加强，便又从第二线的四个西伯利亚哥萨克连中各抽了一个排。派乌拉尔哥萨克部队霍罗什欣① 中校指挥散兵线的行动。

部队列成这样的战斗队形前进。晨八时许，敌我双方的突击骑兵激烈地开了火。浩罕的骑兵很快地包围了我右翼和骑兵的后方，主要是挤压第二线，因为在那里没有使浩罕人害怕的大炮和火
352 箭炮。斯科别列夫估计明日在马赫拉姆城下将有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为了保存乘骑的力量，不准哥萨克拼刺刀，而立刻将右侧变为前方，命令大炮和火箭炮开火。只射出了五发炮弹和四枚火箭，浩罕的骑兵匪帮就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他们急驰地逃往山中。那时我方骑兵又按原来的方向改变队形，继续前进。只是加强了面对敌人的侧翼的散兵线。后来，敌人又企图靠人多势众挤压骑兵的侧翼和后方，又用了四发炮弹和三枚火箭就将敌人赶跑了。此后浩罕人未敢再扑上前来。他们一直保持与我们间隔相当大的距离，用小口径炮和步枪向我哥萨克进行完全无害的射击。

与此同时，步兵却一枪未放就走到卡拉奇库姆村前的水沟旁。原定在该地宿营，但发现无论在这条水沟里或在村中其他水渠里一滴水都没有。第二天我们才知道，原来浩罕人在马赫拉姆附近堵截了水流，修了一条土堤，挖了一条水沟，土堤和水沟前面的地带全被水淹了。

因此，只将后卫部队留驻在卡拉奇库姆，其余部队又向前走了一俄里半，在锡尔河岸上宿营。在突击骑兵的掩护下，按梯形列队

① 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是关于土耳其斯坦边区的很多优秀论著的有名的作者。

退下的骑兵也在此宿营。在通过卡拉奇库姆村旁的深沟时发生一些混乱是很自然的，但浩罕的一群骑兵却想要利用这点，他们不知道该村的果园已为后卫部队和第一步兵营的一个连暗中占领。两股敌骑受到了别旦枪狠狠地一顿射击以后，抱头鼠窜而逃，遗弃了许多具尸体……绕到斯科别列夫后面的另外几股敌人正撞入阿米诺夫后卫各连的瞄准圈内，也是马上逃散了。这样一来，与敌人首次接触的特点是骑兵交手。到中午一时，我骑兵的行动结束，我方无一个伤亡。发射了九发炮弹、七枚火箭和二千七百九十五发子弹，其中哥萨克消耗的有一千八百六十发，这些子弹或多或少是白白浪费的。

当骑兵越过水沟到达指定的宿营地点以后，后卫部队和第一步兵营一个连也过沟与大队一起宿营。

下午五时，一群骑兵又在卡拉奇库姆附近出现。但当他们发现通向我兵营的路上有股飞扬的尘土时，又急忙逃跑了。这是我们出动的两支队伍：一支有四个步兵连和两门大炮，另一支有六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两支部队没有碰上敌人就回来了。一夜 353
平安无事。

从河岸的宿营地有两条道路通往马赫拉姆：一条路直通要塞，另一条路绕过浩罕人牢固设防的阵地，通往要塞右边与要塞同名的一个村落。就是没有侦探提供情报，也可以想到，如果这里不向卡拉奇库姆放水，则马赫拉姆附近必定泛滥成灾。从一些报告中可见，考夫曼也好，戈洛瓦乔夫也好，参谋长特洛茨基也好，他们都没有想到这种情况。但不管怎样，我们的部队也并未陷入浩罕人巧妙安排的水洼之中，因为考夫曼决定不直接向敌人的前线战壕（据侦探报告，那里架有二十四门大炮）进军，而是绕过浩罕阵地的左翼包抄过去。部队从卡拉奇库姆开出后，以战斗队形向右，对着前面一个山岗的方向前进，山岗的前方远处有一山岭。考夫曼和

特洛茨基一直在注视着部队的准确的进军方向。预计用这种迂回行动达到两个目的：躲开从正面进攻时所无法避免的敌人大炮的轰击，避免这种无谓的损失，如果行动得手还可将敌人压到河边去。这两个目的后来都完全达到了。

8月22日晨五时，部队从卡拉奇库姆附近的宿营地动身，列成了战斗队形。在第一线展开阵势的是萨夫里莫维奇的第二炮兵连，间隔很小；它的右面是第一步兵营，左面是第二步兵营。工兵紧随炮兵连之后，其后是第二边防营的两个连和第一炮兵连的一个分队，再后是车队，七辆车并排行进，共有十二排，驮载也在这里。车队后边是第二边防营一个连，接着是第四边防营的两个连和一个骑炮分队，殿后的是第七边防营两个连组成的后卫部队。

骑兵和前一天一样，走在主力队伍的右侧，战斗队形也照旧。不同的只是与后卫部队平行，而不是和先头部队平行。

部队刚一开动，就有大量的敌兵迎面扑来，直插左侧（从我方看来是右侧）。显然浩罕人有意重复昨天的行动，包抄我右侧骑兵。大量浩罕敌兵不仅包围了右翼，而且绕到后方，甚至从那里还绕到了左面，我部队不管这种情势继续前进。只有前方正面尚未
354 发现敌人，其他三面，无论从那方面望去，所有空间都挤满了大量骑手，但最稠密的地方还在右翼。亚洲的骑士对我们的哥萨克不象对步兵那样害怕。野蛮的呐喊声、古老的大喇叭声，还有步枪和小口径炮的劈劈啪啪的射击声交织在一起，这就是浩罕人欢迎我们的乐曲大演奏。

由于我们没有还击，浩罕人的劲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向我们方面靠拢。他们围着我们打转转，忽而尖叫着围上来，忽而向四面八方溃散开。我们有时派一小队步兵对付一下大胆攻上前来的敌人。如果敌兵跑进了大炮射程以内，就发射一枚炮弹或火箭，敌兵马上就掉头鼠窜了。

敌兵在正前方只出现过一次。萨夫里莫维奇的大炮立刻从前车上卸下，只发射了四发炮弹，这群人就四散奔跑，飞驰到三俄里之外去了。

我们的部队就这样不时地向四方还击，排着整齐的队形缓缓地前进。头上尘土飞扬，不仅影响呼吸，而且也妨碍视线，看不清作为部队前进目标的前面的小山岗，因而有时得暂停一下等尘土消散以后再向前进。路上遇有无水沟渠，坡陡难行，辎重车辆须得推拉，才能过去。

部队在前进方向的左侧终于看见了锡尔河岸上的马赫拉姆要塞，要塞右边是牢固设防的阵地。阵地从要塞开始，一直延伸到马赫拉姆村的果园。这个村庄离山岭的斜坡不远。在这样一个地带，浩罕的骑兵当然有些拥挤，因此他不由自主地收缩，密集起来，而且向我右翼的进攻开始迅猛起来。这时，斯科别列夫将骑兵调上前去和步兵队伍的头部拉齐。于是，希布察克人、卡拉吉尔吉斯人和突厥人（山中的部族）全部进攻都压到他们身上。炮弹和火箭象昨天一样发挥了作用，迫使敌人退到相当远的地方。担任后卫的第七边防营的几个连队，列成散兵线打退了从后方包抄过来的敌人。第四边防营和第二步兵营的连队打退了从左面包抄过来的敌人。辎重车队由六个连分别在左边、右边和后方掩护，每面各有两个连。

到达原定地点，该向敌人阵地侧翼向左急转时，考夫曼命令部队右翼包抄过去。浩罕人立刻从他们战壕侧翼的炮眼中向外开炮射击。地形测绘人员迅速测定了基准线，从两端的交合点算出到达敌方阵地的距离为一千零十五俄丈。敌人的炮弹飞不到我们跟前。敌人看到我们不是从正面，而是从侧面进攻，他们便将几门大 355
炮从正面拖到自己战壕的侧翼，这样他们可以用十门大炮开火，最后他们又拖过来三门大炮。

我们的部队绕过将要进攻的阵地的正面，将自己队伍的正面向左转了四分之一圈。第一炮兵连的一个队已从后卫调了上来与第二炮兵连并列起来。接着二十门大炮一齐对着敌方阵地开火。第一排炮击后，戈洛瓦乔夫指挥两个步兵营攻上前去。大炮装上前车，紧随步兵前进。炮队曾经两次在新阵地上轰击敌人的战壕。在距敌战壕一百俄丈处，戈洛瓦乔夫将步兵改编为连纵队，并下令冲锋。第一步兵营营长命令第二连和第四连穿过果园向敌方阵地右边冲击，命令第一连和第三连在卡利京少校指挥下向正面进攻。但是第一连连长约诺夫大尉认为他那连最好也是穿过果园。于是也转到那里。在报告中说，约诺夫这样做，是为了不妨碍我们炮队的行动。当时炮兵最后一个阵地距敌方前沿一百俄丈。当炮兵前面有进攻的步兵队伍时，炮队怎能开炮呢？但无论怎样，约诺夫自作主张指挥他那个连从侧翼过去，使费奥多罗夫上尉的第三连不得不孤军作战。这个连并未因势薄力单而畏缩不前，他们越过水沟，冲上敌阵，消灭了敌人的炮手，夺来了十三门大炮！

第二步兵营在第一营的左边前进，同时也掩护着第一营的左翼，当他们接近敌炮队右面的工事时，便向前冲击。拉瑙少校的第三连冲在最前面。又有八门大炮落入我手。其实，整个战斗只用了一刻钟时间。

敌人的大炮刚停息，考夫曼就料到我们的进攻已经得手，于是命令其余部队和车队立刻前进。

与此同时，戈洛瓦乔夫派第一步兵营前去夺占马赫拉姆要塞。该营布置了密集的步兵散兵线，全营列队从要塞的南面和东面向前推进，部队的侧面受到了要塞方面猛烈的射击，但该营对此毫不在乎，包围了要塞，砸开了要塞内外的城门，冒着从土房中射出的迎面火力，顺着主要街道，紧跟着似乎在前面带路的敌人奔向炮
356 座。登上炮座后，占领了要塞的左右两面，立即对准向河岸逃跑的

敌兵奋力射击。整个河岸很快躺满了敌人的尸体，想跳河逃生的都在水中溺毙……过了一小时，要塞中一个活着的敌人也没有了。城墙上升起了该营的旗帜。射击停止了。勇敢的第一营在这次战斗中，通过两处敌堡完成了侧翼的包围，所受的损失也大于其他部队。夺占牢固设防的敌方阵地时没有伤亡，冲击马赫拉姆要塞时，第一步兵营阵亡两人，负伤五人。在炮战时，整个部队中只有一名士兵和一名骑手阵亡。

检查已占领的阵地时发现，战壕中有二十四门大炮，要塞中还有十六门大炮。阵地正面前方和要塞前面的所有地面都被水淹没，中间也有些狭长的乾地，但要冒着四十门大炮和密集的步枪的炮火，通过这二百俄丈的狭窄地段，不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那是不可能的。可见考夫曼包抄阵地的迂回办法拯救了不少俄罗斯人的性命。

现在谈一谈骑兵的情况。如前所述，骑兵调上前来，为的是保证正在进攻的步兵部队右翼的安全。一开始骑炮轰击了侧翼牢固设防的敌方阵地，用火箭炮打击了游牧人的骑群。冲击开始时，斯科别列夫决意包抄敌人阵地的后方，以便截断阿弗托巴奇步兵部队的退路。他从第一线留下半个哥萨克连掩护炮队，而自己则带领第二营（奥伦堡一个哥萨克连和乌拉尔两个哥萨克连）向马赫拉姆的果园奔去。越过又宽又深的沟渠后发现，敌人的步兵和骑兵打着许多迎风招展的旗帜和旌节，带着一些大炮，正穿过高粱地沿着锡尔河缓缓地退却，斯科别列夫不顾敌我力量之悬殊①，便向敌方猛扑过去。斯科别列夫、营长哥萨克中校罗戈日尼科夫和一等骑兵司务长克雷莫夫都第一批冲入惊惶失措的敌群。克雷莫夫从一个浩罕人手中夺了一个旌节。在斯科别列夫身边按这里的惯例有数名卫兵跟随，卫兵中有个名叫明·格列钦科的，原是逃亡的龙

① 斯科别列夫报告说，根据可靠消息，这里光是骑兵就有六千人。

骑兵①。

阿勃拉莫夫大尉的火箭队很快便赶到了，他们曾奉命跟随第
357 二营前进。舒宾上校的第一营也奉命前进，但在渠沟边受阻，不得不去找较浅的地方过沟。……火箭队和哥萨克一起在敌兵中砍杀起来。

浩罕人完全没有想到，刚刚在山中看见的俄国骑兵能够这样迅速地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因这里岗峦起伏，尘土飞扬，一开始浩罕人误将哥萨克当成了自己人。但当这些"自己人"冲入人群，举刀砍杀时，才从四面八方发出了"敌人"的惊叫声。哥萨克利用他们惊慌的机会夺来了两门大炮，一门由跑在弟兄们前边的一伙哥萨克和斯科列夫及其卫兵夺得，另一门由哥萨克大尉日加林率乌拉尔哥萨克夺得。哥萨克将这群人追赶了近十俄里，又得了一门被抛弃的没有套具的大炮，由于无法带走，就从河岸上推到河中。斯科别列夫发现在峭壁下，岸边的岩堆上有急于渡河的约两百名步兵，当即调一部分哥萨克前去，他们勇敢地从悬崖上飞奔下去，在一瞬间就砍杀了这群人中的大部分。

到了中午三时已经人困马乏了。我们的骑兵也好，浩罕人也好，都颇为散乱，有时相距很近……忽然一股生力军冲下山来增援正在撤退的敌军……逃敌停了下来，可以料想，他们会掉转头来进攻。斯科别列夫这才看到，在他身边的部队，算上火箭队只有三个哥萨克连，不知第一营在什么地方……斯科别列夫下令停止追击，吹号集合。最后第一营也赶上来了。斯科别列夫立即派该营的奥伦堡哥萨克第五连沿河追击，以彻底清除沿河岸四散奔逃的敌军步兵。他自己带领奥伦堡哥萨克第一连、第二连和乌拉尔哥萨克第二连共三个连和火箭队，继续急驰，向前追了三俄里。这三俄里

① 明·格列钦科曾于1855年逃往浩罕，当我们的使团与胡多亚尔退却时，他曾预先向我们报告了当地民众要向我们进攻的情况。

地段中有一部分是使人马下陷的盐沼地，马匹下陷到深及肚腹的泥浆中。这时斯科别列夫突然看到，在他面前一俄里处，按他的估计约有一万二千名敌军骑兵。这股敌人正奔向疲惫不堪的哥萨克，他们想从河边包抄过来，将哥萨克赶往山中……斯科别列夫犹豫不决地停下马来……到了十分危急的关头……突然火箭队全体兵员未等下令飞奔向前，跑到靠浩罕人最近的射击点上，对准他们发射了十五枚火箭。浩罕人迅即掉头而逃。

在这次接触以后，就可以"光荣"撤退了。于是，骑兵部队在骑兵散兵线的掩护下，慢慢地撤回马赫拉姆。 358

由于不知斯科别列夫的下落，考夫曼派第二线的骑兵，计有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一连、第二连、第四连和第六连，并带两门火箭炮在阿杰尔卡斯的率领下前去援救。阿杰尔卡斯率部沿山岭前进时，驱散了正在向前面第一线部队的后方包抄的敌兵。当追击结束时，与第一线部队会合在一起。

哥萨克部队中阵亡的有霍罗什欣中校① 和一名哥萨克。三人负伤，其中一人是重伤。斯科别列夫的膝盖上边也受了轻微刀伤。

和哥萨克一道前去追击的还有从前的沙赫里夏勃兹的那两个伯克朱拉比伊和巴巴比伊，还有从前的克什图特的赛义德伯克。考夫曼根据他们的请求，准许他们参加远征，派他们在骑兵司令官身边。他们三人一直没有离开过斯科别列夫。

我们的战利品有：三十九门大炮（不包括推到河里的那一门）、一千五百多支步枪、很多小口径炮、马刀及各种刀剑、五十多个旌节、旗帜、小旗，在要塞内缴获大量火药、炮弹和枪弹、一千九百一十普特面粉、八百三十七普特大米、三百二十普特高粱，还缴获了

① 据人们所知，霍罗什欣阵亡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紧张的追击中，他由于尘土飞扬，未能完全搞清战斗情况，离开了自己的散兵线，赶到了其他哥萨克的前面，只身陷入敌兵中心，当即被砍杀。

二百二十四匹马。

我方的全部损失是:阵亡六人(一名校官、四名士兵、一名骑手),伤八人(一名校官和七名士兵)。敌人的伤亡可能有一千二百人。

消耗了一百四十九发炮弹、二十九枚火箭和九千三百八十七发子弹。

战斗结束以后,考夫曼从塔什干向皇帝电奏战斗胜利的消息及我方的战利品和伤亡等情况。电文的结尾是:"敌人已彻底溃败,此次胜利对汗国居民的影响巨大。但马赫拉姆城下战斗的全部后果现在无法完全查清。目前正等待从霍占开来的运输队,然后继续向浩罕进军。皇帝陛下的军队勇敢战斗,表现很好。整个战斗干净利索。"该电全文也向全军区宣布了。考夫曼下令在塔什干举行了一次谢恩祈祷会,从城堡中发射了二十发礼炮。

后来,根据希布察克人自己供认,在马赫拉姆城中,单是他们和吉尔吉斯人就约有五万之众。对此数字汗王也予以证实。如果
359 再加上步兵、骑兵以及各种纠集在这里的人,完全可以认为,集结在马赫拉姆之敌有六万人之多。阿弗托巴奇本人一直在射程以外的地方,他是最先向浩罕方向逃跑的一个。但在途中,他的亲近伙伴们逐渐离开了他,只剩下五百人的残余部队。这样,他不敢贸然进入都城,只在城郊磨蹭……

我们在马赫拉姆城堡安设了据点和仓库。留下了两个连和二十名哥萨克为驻防部队。派拉德焦夫斯基大尉为城防司令官。用22日夺来的浩罕大炮装备起来。行军医院的一部分也留驻于此,有八个病员和三个伤员。部队在马赫拉姆驻扎了三天,以等待从霍占开来的军需和炮兵辎重运输队的到来。补充炮弹和子弹以后,于8月26日出发,向浩罕前进。部队还是每人随带四天给养和一套基数弹药,轻装前进。车队只增加了五十辆大车,运载两天

的面包干和糁米。军官的行装用驮子运载。在距马赫拉姆数俄里的路上，考夫曼遇上了携带礼物和信函的新汗王的使团。考夫曼没有接受礼物，对于幼稚可笑的致歉信也未予答复，只吩咐来使法齐尔·艾哈迈德·马格祖姆口头转告汗王，他一定要在浩罕城下亲自与汗王谈判。使团前来的途中，狡猾的伊萨·奥利耶凑到使团里面了，考夫曼对此严加申斥，并令将他扣押起来，因为汗王的信中并未提及此人，所以不能认为他也享有来使的不可侵犯权。

这个萨尔特人显然比希布察克人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明智。他马上看到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应当前来认罪。如果说，按俄国方式牢固设防的马赫拉姆阵地，前面可凭水险据守，又有六万人防守，但竟在一刻钟内就被攻下，那么，他们再没有任何希望了①。考夫曼要使者向浩罕军民宣告，他们要殷勤接待我军，如有敌对行动，全城将受到应得的惩罚。

考夫曼认为马赫拉姆的伯克领地已被永远征服，便下令征收赫拉吉税和塔纳普税，并将收税的事责成浩罕常驻使者米尔扎·哈基姆办理。此人随同部队前进，扮演着一个很不明确的角色。他又象是自己祖国的叛徒，又象是俄国沙皇的忠实奴仆，他既不是预见到只有臣服强有力的俄国才能拯救汗国境内相互敌视的各个部族的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又不是为游牧居民遭到屠杀而幸灾 360
乐祸的一个普通萨尔特人……从委派他充当收税官员的事实本身表明，他在我们这里被认为是一个忠实可靠的人。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又委派了七等文官库恩和麦利古诺夫二人协助他去征税。

第一站走了二十俄里，在沙伊丹马扎尔村附近宿营。第二站走了二十五俄里，在比什阿雷克附近宿营。这里距浩罕只有三十五俄里路程。沿途果园和树林绵延不绝，如同公园一样。从 8 月

① 伊萨·奥利耶不久被发配到俄国北方的一个省居住。和普拉特汗相比，他总算占了便宜。

23 日到 27 日，即到比什阿雷克宿营以前的这些天，郊区许多居民携带果品和甜食（按当地习俗的奉献之物）经常来到部队驻地。向他们发给了考夫曼的告示，请他们安份守己，安居乐业。

8 月 28 日，从比什阿雷克出发前往霍什库佩尔的进军变成了庄严的阅兵。居民们列队站在道路的两旁，带着礼物欢迎部队。浩罕城内一个商人代表团也前来欢迎，他们带来了汗王送上的丰盛的多斯塔尔汗（敬客的美味食品），并送还了最近在各驿路和驿站抓去的俘虏。

从瑙堡驿站（彼得罗夫和瓦西里耶夫就在该驿站被杀害）的一些车夫口中得悉，原来这些不幸的人们在驿站中被浩罕匪帮包围，一直坚持战斗到子弹打完。以后他们被匪徒捆绑起来杀害了。彼得罗夫医官的小女孩亲眼看着她父亲的头被割下。匪徒们把吓破了胆的小女孩从驿车中拉出来送到了浩罕。现在又把她送还部队。从发生可怕事件起，到现在已经过了二十天，但她仍然没有从惊恐中清醒过来。她总以为现在又要杀她了。

医官身后还留下了比这个女孩更小的两个婴儿。皇帝陛下诏令首都一个孤儿院用官费将他们抚养大。

我们的被俘人员陈述，由于汗王本人和老人伊纳克·图尔松·穆罕默德的关心，他们在浩罕受到了很好的照顾。男人都住在老人那里，妇女和小孩都住在汗王宫中女眷院内。

前往霍什库佩尔这一站只有十八俄里半路。离汗国都城越来越近了。部队中有一份精确的浩罕城图（包括五俄里内的郊区）。
361 图上的路线延伸到距城十俄里处。全部城墙、各个炮楼、所有城门和每条进城的道路都测绘得一清二楚。这是斯科别列夫和他率领的测绘人员的工作成果。他们同使团驻在浩罕期间，尽管居民动荡不安，他们并未因此而空渡时光。根据这份地图及所附的有军事意义的说明，最有利的进攻点是靠近萨雷马扎尔城门的那段城

墙。在距城三俄里处，有个吉尔麦切季村，8月29日，考夫曼通过小路将部队调往该地，以免靠近城墙行走而受到射击。派斯科别列夫率领两个哥萨克连和火箭队预先将道路侦察一番，和居民指给的另一条道路作了比较。结果表明，那条道路较差，又远了四俄里。8月29日，皇帝陛下亚历山大二世命名日前夕，部队行军十二俄里，到了浩罕城下。

戈洛瓦乔夫奉令率领六个步兵连和一个炮兵分队（配备有炮弹重十俄磅的大炮）立即占领萨雷马扎尔城门及两侧的一部分城墙。考夫曼率领两个哥萨克连和一个骑炮分队紧跟在后，向浩罕城开来。戈洛瓦乔夫正当中午，占领了城门，未发一枪一弹。

考夫曼走近浩罕城时，收到皇帝陛下的一封电报。电报中皇帝陛下为马赫拉姆的胜利嘉奖了考夫曼和整个部队。考夫曼就在浩罕的城门旁，当着刚刚出来欢迎他的汗王的面，向整个部队宣读了这封电报，向全军转达了"沙皇的恩典"，全军热烈高呼"乌拉"，表示谢恩。接着考夫曼同汗王一起进入城内，沿街走了一段路便返回露营地。汗王也被邀到了露营地。这样做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亚洲人在绝望的时刻，一向会干出意料之外的卑鄙勾当，而抢夺当地主要长官的职位是最有诱惑力的胜利标志……

在被占领的城门附近驻扎了四个步兵连和一排炮兵。城门上有一个连，在两边各七百步远的城墙上布置了岗哨。其余三个连带着大炮，驻扎在紧靠城门的地方。

从8月29日到9月1日，部队在吉尔麦切季附近露营。从部队驻扎到这里的第二天起，城区和郊外居民携带牲畜、面粉、馕饼和饲料纷纷前来营地，还划出了一块地方供他们进行集市贸易之用。在居民相安无事的情况下，我们的地形测绘人员走遍了城区和郊区，测绘了全部城墙及北郊和东郊地区约六十五平方俄里的地图。

纳斯尔·埃金汗几乎每天都到考夫曼处，象一个普通的警察局长那样报告城中平安无事。当我们的军队驻扎在城下时，这种
362 平静和安宁是不言而喻的。重要的是需要知道汗国其他偏僻城市此时此刻在干什么，但是，得不到有关这方面的任何消息。考夫曼已分别向马尔格兰、纳曼干、沙里汗、阿萨克、安集延、奥希及其他各城发布了告示，召唤各地首领和有名望的人士，但任何地方都没有来一个人。8月30日，终于收到了汗王之叔马尔格兰的统治者穆拉德伯克苏丹寄来的一封信。他表示自己忠诚不渝，并请一如既往，和睦相待。第二天寄来了希布察克人、吉尔吉斯人的七十名代表的集体签名盖章的信，代表中还有阿弗托巴奇本人。这些老爷们宁愿"用空话支吾搪塞"，而不执行亲自前来请罪这一要求。他们在集体来信中说，命运的安排使俄罗斯获得了胜利，穆斯林遭到了失败，既然俄国人已经饶恕了浩罕城，那么他们也请求赐给他们和平和安宁。考夫曼复信时重新召唤首领们前来谈判。但对此没有收到任何答复。而正在此时，纷纷传说不甘失败的阿弗托巴奇占据马尔格兰以后，又在那里招兵买马，重新集结军队。他已向通往浩罕的沿途安设了岗哨，截断了一切联系。

年轻的汗王自己既不能安抚自己的臣民，也不能担保他的臣民以后会怎样对待俄国人。因此，在叛乱祸患未清除之前，不能和汗王进行任何谈判。

要继续进军须待留在马赫拉姆的运输队到达。此外，还要等待8月26日从塔什干出发的、由参谋总部拉兹戈诺夫上校率领的第二炮兵辎重队。拉兹戈诺夫还为部队带来了九万一千卢布现款。该队随带第二套基数的炮弹和子弹，在库拉玛县一支快速部队的护送下到达霍占。由于霍占没有空闲的部队替换库拉玛的护送队，拉兹戈诺夫只得将库拉玛县这支有一个哥萨克连和一排炮兵的护送队留在身边，于9月1日到达浩罕。

为了把面包干留下来，以备在荒无人烟的地带行军时食用，下令当地的承包商每日向部队供应新鲜馕饼，每日发给每个士兵六个馕饼。这一份给养是足够的，而且也大受欢迎。部队在马尔格兰城下时，同样也由当地承包商供应这种萨尔特人的馕饼，大家很是满意。

在吉尔麦切季附近露营时，由于秋季夜寒，病员增加，于是催 363
促运输队从霍占运来了帐篷、铺毡和军官的行装。

这样一来，部队运输队的车辆大大增加。宿营处地势低而潮湿。在这种条件下，发现病员中有伤寒病患者。在行军日记中曾经记载过，部队已在该地驻扎了五天，大量人员和马匹挤住在一块潮湿的地方，使得营地空气很坏，染上了瘴毒，病势有所发展。应该承认，我们远征时营地管理工作一直是很蹩脚的。仅从垃圾箱和厕所散发出来的强烈气味来看，我们的兵营和布哈拉任何一个兵营都是不能相比的，在我们这里的垃圾箱和厕所整周地大敞大开着，而他们那里倒垃圾的人马上就随手关闭上了。

9月3日，考夫曼将部队转移到卡加坦城外，位于萨雷塔尔地带的新营地。和从前占领萨雷马扎尔城门一样，也占领了卡加坦城门。这个新营地是在前一天责成斯科别列夫选择的。他率领四个哥萨克连、四门骑炮和一个火箭连通过了城市。这是大批的俄国军队第一次开过汗国都城。关于行军的目的预先通知了城内居民，因此一切都很顺利。9月3日，全部军队开往新营地，同样穿过了都城。车队是在三个步兵连和一排炮兵的掩护下沿着城墙开过的。

在汗王宫前广场上，军队停下休息。考夫曼率领随员和司令部人员拜见了汗王。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参加宴会和参观王宫后，考夫曼返回部队，继续率领部队前进。途中，考夫曼还前往米尔扎·哈基姆府中拜访，以后再未停留，直抵新的营地。

看样子，原来是打算利用转移营地来进行这些拜会和一次武装游行，因为在新的营地总共只住了一天半！为了一天半而从驻扎不久的营地搬迁是很不值得的。

4日，打发十七名病员和部分车队返回马赫拉姆，这部分车队在向马尔格兰轻装进军中完全可以不要。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不要，为什么还将这些大车和重载从霍占和马赫拉姆拖到浩罕来呢？

轻装就轻装吧！但这需要事先考虑周到，而无需叫这些大车来回转游一百六十俄里。车队由第一步兵营卡利京少校的一支快速部队护送到比什阿雷克，这支快速部队由一个步兵连、两个西伯
364 利亚哥萨克连和一排炮兵于4日组成，目的是驱散在马赫拉姆和卡纳巴达姆之间我们边界村庄伊斯帕拉附近山中出现的一股一千人的浩罕匪帮。过了比什阿雷克以后，派了不属于快速部队的半个西伯利亚哥萨克连护送车队前进。

但是，从霍占方面来的、由县长助手阿勃格拉利少校指挥的一支快速部队比卡利京提前到达了伊斯帕拉。他那里有第二边防营的一百零六名配备有马匹的步兵、十二名哥萨克和一些骑手。9月4日他从霍占出发，5日晚上在伊斯帕拉附近一个山谷中遇上了三百名吉尔吉斯匪帮，当即将他们驱散了。

卡利京少校率领部队留驻伊斯帕拉，而阿勃格拉利少校于9日接到命令，命他经浩罕通往马尔格兰的道路，前往巴格达德村。

9月5日，我主力部队也从浩罕城下开往马尔格兰。在浩罕通往马尔格兰所有的三条道路上，敌人安设的一、二百人的岗哨未与我军接触，而是随着我军前进的步伐逐渐向后退却。9月8日我军接近马尔格兰，并在距城东南方向半俄里处露营。阿弗托巴奇曾在马尔格兰前面四俄里处顽强地坚持着，到了7日中午一时，当他获悉俄国军队的露营地离他只有二十五俄里时，他的勇气顿时消失了。他抛弃了部分营房和帐篷，只顾带上自己的四门大炮

匆匆忙忙地朝阿萨克城方向狼狈逃窜。随同他逃走的只有三、五千个希布察克人，其他歹徒都各自回家了。马尔格兰人当即派一个代表团到考夫曼处请求宽恕。第二天中午，我们的部队到了距马尔格兰城半俄里处，扎营尚未停当，马尔格兰人已从城内拖来了九门大炮，摆在考夫曼的帐篷前面，表示俯首听命。

傍晚九时，由六个哥萨克连、乘坐大车的两个步兵连、四门骑炮和一个火箭连组成的一支快速部队在斯科别列夫的率领下从宿营地出动。骑兵和火箭连先行出发，其余部队由第八边防营罗江科少校指挥。斯科别列夫的任务是经由科坎德和尼亚兹巴蒂尔两个村庄，沿通往阿萨克的方向追击阿弗托巴奇。骑兵队伍立刻飞驰前进，八小时走了四十八俄里，早晨五时就到了尼亚兹巴蒂尔，远远超过了步兵。结果发现，原来阿弗托巴奇并未前来阿萨克，而是进了它的右边山区明提尤别地带。骑兵当即转向该处驰去。斯 365
科别列夫听信了向导格列钦克的话，说距明提尤别只有十二俄里，但实际上却有二十俄里。骑兵从马尔格兰出发，到早晨七时已经跑了六十八俄里的路，途中只有两次十分钟的休息，因而马匹已相当疲累。于是派冯·勃列维恩中校的第三营（包括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一连和第二连）在阿杰尔卡斯指挥下继续追击，而斯科别列夫带领另两个营缓步前进。

阿杰尔卡斯在卡什卡尔村追上了因大车拖后而受阻的敌人后卫。村中尘土飞扬，哥萨克即对准弥漫的尘土开枪射击，接着就冲上前去。结果缴获了四面小旗、二十五支枪、很多刀箭长矛、一些马匹和十辆大车的财物。我方没有损失。敌人遗弃了四十具尸体。

马匹已极度疲累，不得不停止追击。而阿弗托巴奇已将自己的马匹喂得饱饱的，在他出发之前已将运载大炮的主要车队派往奥希城。这意味着，现在不可能追上他们了。因此，斯科别列夫在

一个刚占领的村中一直停留到半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一下，吃喝了点东西。9月9日半夜，部队向奥希城进发。罗江科也奉命率领步兵和炮兵前往奥希。

途中，哥萨克侦察班在拂晓遇上了敌人的岗哨，捉了一个舌头。从舌头口中得知阿弗托巴奇在库尔普村过夜，其身边只剩下四百名骑手和四门大炮。斯科别列夫当即率领在马赫拉姆城下之战中表现突出的罗戈日尼科夫的第二营驰往该村。命令其余骑兵和火箭连随后缓步跟上。跑了十二俄里以后，哥萨克发现了敌人遗弃的一门大炮，接着又拾到两门大炮。在库尔普村中发现有匪帮遗弃的许多疲惫不堪的马匹。阿弗托巴奇的家眷在奥希，斯科别列夫想要抢在阿弗托巴奇的前头，赶到该地，于是马不停蹄地继续前进，到晨九时赶到城边。该城不战而降。斯科别列夫等到其余哥萨克连赶到以后，于上午十时穿过集市，到了官衙，以考夫曼的名义接见了该城的官吏。

两小时过后，骑兵通过城市，在通往卡拉苏的道路上宿营。事实上，阿弗托巴奇没有到奥希来，而是绕过奥希到卡拉苏去了。他身边只剩下一百名骑手了……

我部队未经战斗而占领了马尔格兰以及斯科别列夫先后向明
366 布拉克和奥希城方向的勇敢搜索，都在民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弗托巴奇的威信扫地了，反抗俄罗斯人的最后一线希望也随之而破灭了。从9月9日开始，安集延、巴雷克奇、沙雷汉和阿萨克各城的代表陆续来见考夫曼。10日，阿弗托巴奇的两个重要助手阿塔·库尔·巴蒂尔·巴希和哈立克·纳赛尔也前来投降。哈立克·纳赛尔和阿弗托巴奇以及伊萨·奥利耶三人是抗俄的志哈德，即圣战的首脑。

阿弗托巴奇本人的处境相当不妙。他身边的微不足道的百人随从既不能博得沿途居民的尊敬，也不能给他们造成威胁。这位

横行一时的人物不久前还威风十足，而现在居民们已经不再给他苜蓿和馕，也不拿着奉献之物出来迎接他了！10日，从卡拉苏前来拜见斯科别列夫的首领们都说，天亮时他们听见过马蹄声，并看见在大路右侧阿弗托巴奇夹在人群中间急驰而过，这一行人中几乎有一半是两人合乘一骑。阿弗托巴奇已经把他那面有名的从麦加带来的小旗① 藏了起来。逃跑时未带这面旗。人们甚至说，他简直把这块招惹灾祸的无用的破布扔掉了。这面小旗也完全可能和其他许多小旗一样已落入了哥萨克手中，他们根本没有予以任何特殊注意，如果没有用作包脚布，那么它可能混在其他战利品中而存放在某个仓库里。

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都非常重视奥希城。奥希是他们的都城。浩罕汗王的萨尔巴兹人从未到过这里。在占领奥希的那一天，吉尔吉斯人的比伊苏兰拜见斯科别列夫时声称，游牧居民对这种古怪的事变感到非常惊异。

斯科别列夫向该城征收了军税：六千六百捆苜蓿、四千七百个馕、六十巴特曼大麦、三头牛和一百一十四匹马，还要求交出武器。征收马匹是为了运载缴获的大炮和更换骑兵中精疲力竭的马匹。斯科别列夫还命该城官府将那些在马赫拉姆城下和我们作过战的以及追随阿弗托巴奇出征的居民的马匹都收交部队。显而易见，这些马匹都是经过严峻考验的好马。

随后，斯科别列夫向民众及其代表宣布，自9月10日开始，该城无条件听从俄国部队主要长官的意志行事，甚至当我骑兵部队 367
离开后，也应该执行俄国长官的一切命令。如果他们愿意和平与安宁，就应该交出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这一告示经过一个希布察克的比伊也送到了乌兹根特。但对他讲的话是否如实转达

① 他于1874年到过麦加，用重金买了一小块先知者盖棺的丝绸。他在那里他便向所有的人宣称，他将用这块丝绸缝制一面反对异教徒俄罗斯人的圣战旗。

到，就不得而知了。一般说，所有这些亚洲人的代表团，有时所有这些冒充首领的人，实际上都是暗探。我们这里一向不采取防范暗探活动的措施。比如，有的人运来五捆苜蓿，故意索价索得高得出奇，以此大摇大摆地走遍了整个兵营。叫卖馕、鸡蛋、牛奶等物的商贩在露营地到处都是。骑手、车夫和驼夫经常和居民有来往，他们随便出入兵营，不受任何阻拦。总有一天我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考夫曼除赞同斯科别列夫为要求交出阿弗托巴奇而发布的告示以外，他亲自派专人分别前往卡拉苏和乌兹根特两地宣布，如果居民圆满履行这一要求，就能得到彻底的阿曼(即宽恕)。但是民众非常了解，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反抗行动，俄国人也不会对他们怎么样，因此，他们也不急于捆绑自己的统帅。当时我们手中拥有对付阿弗托巴奇的比较有力的手段，这就是在奥希扣押他的家眷。但斯科别列夫不知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档案对此也未说明。

与此同时，留在赴奥希途中的快速部队的步兵，9月10日在奈曼涅村附近发现了一小股敌人，当即驱散了他们，并抓了四名俘虏。看来阿弗托巴奇已藏在什么地方了，捕捉不到他了。斯科别列夫牢记了考夫曼不要因追击而走得太远的指示，于9月11日离开奥希，13日率领快速部队经阿萨克返回马尔格兰。阿弗托巴奇白白地拿走了民众手中的所有储存，因此在归途中民众把部队看作是将他们从阿弗托巴奇手中解救出来的人而给予了相当热烈的欢迎。

紧随部队之后，14日穆拉德伯克苏丹率领随员前来表示归顺。这样一来，暴乱的祸首中只有阿弗托巴奇和普拉特汗(又叫富拉特伯克)二人逍遥法外，下落不明。看来暴乱已平息，暂时平安无事了。人数众多的代表团一批接一批地从各地来到马尔格兰表示归顺，并对我们承认纳斯尔·埃金为汗王表示满意。

考夫曼认为远征的目的业已达到，可以开始商谈和平的各项条款。于是，邀请汗王前来马尔格兰。9月23日条约签字。纳伦 368
河右岸汗国北部土地（即锡尔河上游一带）连同纳曼干城划归俄国。当天，部队便开往该城。皇帝陛下于10月17日批准了这一条约，将新合并的汗国土地划为纳曼干军分区。

9月25日，部队在明布拉克附近渡过锡尔河，26日到达离河十二俄里的纳曼干城，在附近扎了营，立即占领了城寨。

第十五章

369 安集延的动乱。库恩和彼得罗夫二人出差。是否宣布了加扎瓦特（圣战）？特罗茨基将军向安集延进军。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和普拉特汗已作好迎战的准备。斯科别列夫的一次侦察。阵地选择不当。斯科别列夫试图沿安集延赛小渠的河谷进入城市。鲍尔赫伯爵拯救了斯科别列夫。微不足道的损失。10月1日的冲击。徒步的哥萨克夺占了第一道鹿寨和一门大炮。又夺来三门大炮。用许多大车做的障碍物。努杰夫斯基和哈米切夫斯基。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遇上的五道鹿寨。占领乌尔达(城寨)。城寨的防守。居民的顽强进攻。我们部队的撤退。麦列尔率领后卫部队放火烧房。继续撤退。斯科别列夫率领的后卫部队。在距安集延七俄里处宿营。麦列尔的后卫部队。在穆拉瑟村和塔贝尔迪村的一次接触。10月5日夜袭汉纳哈瓦特村。与赶来援救的考夫曼会师。我方的伤亡。考夫曼在特罗茨基的作战报告上的批语。认为对安集延的惩罚不能令人满意。奖赏。斯科别列夫将军担任纳曼干军分区司令官。考夫曼启程。皮丘金的部队。浩罕的一次新政变。汗王逃往霍占。10月11日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一行遭到意外袭击。捷利亚乌的部队。由于路远没有前来援救。考夫曼的一份电报。考夫曼给斯科别列夫下达的关于剿歼希布察克人的指令。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份电报。斯科别列夫从纳曼干出动。纳曼干的暴动。炮轰。11月12日猛攻巴雷克奇。考夫曼的批评。斯科别列夫的答复。冬季远征的计划。纳曼干军分区内的匪帮被肃清。在乌尔吉巴伊和伊斯帕拉附近的一次小接触。1876年1月8日炮轰安集延并开始猛攻。占领阿萨克。1月24日阿

弗托巴奇投降。阿弗托巴奇给考夫曼的电报。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复电。为什么斯科别列夫返回纳曼干？斯科别列夫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连串电报。

我们的部队肃清汗国其他地区的敌人后刚刚渡河离去，汗国境内马上开始了新的动乱。中心点是纳曼干附近距我军营地只有六十俄里远的安集延城。谁也没有料到，在各种各样的代表团纷纷前来，多次提出保证并表示归顺之后，居然还有这样胆大妄为的行动。按考夫曼的意见，马赫拉姆的胜利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他对这种影响，对戴着各种代表假面具的暗探们的俯首贴耳和花言巧语如此深信不疑，甚至在安集延发生暴动的前夕，他还从马尔格兰派遣库恩和彼得罗夫前去该城。库恩的任务是搜集古代的手稿和统计资料，彼得罗夫上尉的任务是进行目测。他们是由我们的一些骑手和汗王侍从中的一些骑手护送前去安集延的。纳斯尔·埃金给库恩发了一道手谕，这是宣喻所经各城伯克的一道公开函令。不过汗王预先说明不要走得太远，他不能保证在乌兹根 370
特和奥希两地安然无事……

和平的旅行者圆满地参观了阿萨克以后，抄着乡间小路前往安集延，为的是避开出没在所有主要大路上的普拉特汗的匪徒。城市当局对库恩和彼得罗夫两人的接待非常客气，将他们安置在谢尔克尔(即收税官员)的家里。但到了第三天，有人告诉他们说，城里已发生暴动。他们趁混乱之际在伯克的保护下顺利逃出城外①。但是，库恩对此却未置一词，似乎他们是安集延宣布加扎瓦特(即圣战)的目睹者，而特罗茨基在 10 月 15 日第 4 号作战报告(见第 40 号文档第 399—428 页)中，就说他们是目睹者。这是为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干涉辩解时所需要的，似乎正如库恩亲眼所见，

① 关于费尔干纳谷地的一些情况，见阿·库恩著文，载于《军事文集》，1876 年第 4 期。

安集延人不是为反对新汗王和新伯克，而是为反对我们而掀起暴动的。这便是我们进行一次新的干涉的理由（见《军事文集》第433页第2—3行）。尽管同汗王已签订了和平条约，考夫曼仍然决定对汗王的安集延居民进行惩罚，惩罚他们口是心非，背信弃义的欺骗行为。

9月28日晨七时，特罗茨基少将率领的一支部队从纳曼干城下的兵营出动了。这支部队包括五个步兵连，一个工兵队（八十六人）、三个半哥萨克连、一个骑炮连和一个火箭分队，总共有一千四百人、八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步兵乘坐大车，每辆大车六人，携带子弹和炮弹各基数一套及八天的给养。共有大车二百三十辆和四轮货车二十辆。

特罗茨基在此以前还没有独立自主地发号施令。在马赫拉姆城下的战斗是戈洛瓦乔夫指挥的，斯科别列夫也部分地指挥了战斗，此后的行动中显露的总是斯科别列夫一人。但在部队中盼望好差使的却大有人在。好差使的分配取决于考夫曼的恩典。考夫曼不问一个人的才干大小而将好差事分给他看得上眼的属下，为他的飞黄腾达敞开一个方便之门。所有的人都把分得一件好差事看作是非常荣幸的事。

军事行动的迅速结束中断了轮流独立指挥部队作战的原定计划。因而，考夫曼认为“安集延人背信弃义的行为不能不受到惩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独立指挥部队的差事轮到特罗茨基头上了。特罗茨基率领部队在卡帕附近涉水渡过纳伦河的两个支流，又在巴雷克奇附近渡过卡拉河，在奇纳瓦塔附近停了下来。
371 这一段路程长达三十俄里。再走二十四俄里，下一个宿营地就在卡拉卡尔帕克村附近。该村距安集延城有六俄里半的路程。一切迹象都表明居民的敌对情绪：沿途各村空无一人，有些地方不时可以见到敌人。斯科别列夫从前卫部队派出的骑手曾多次受到追

踪，甚至有一名骑手的头部还受了刀伤。最后，在宿营以前，前卫部队遇上了一股有三百人的敌兵，并对射起来。

随同部队前进的有：沙里汗城的伯克和安集延的潘萨德（即五百户长）。他们在宿营地获得了安集延城为迎战我军所采取的相应措施的各种情况，并向我们作了报告。消息说，安集延城的十二条主要街道上都设置了鹿寨。从四郊将能够作战的男人都赶入城内。这样，在阿弗托巴奇阿卜杜拉赫曼的指挥下的城市保卫者有近七万人。在城外还有普拉特汗带领的一万五千名吉尔吉斯人。所有大渠（如穆苏尔曼库尔大渠和汗王大渠）上的桥梁都已彻底破坏。

由于听到这些消息，特罗茨基决定在向安集延城进发之前，派遣斯科别列夫率领一个半哥萨克连和火箭分队前去侦察一次。任务是察看所有进城的道路，并为炮队和辎重车队选好地点。9月30日拂晓，斯科别列夫向安集延城推进。汗王大渠上的一座大桥已被拆毁，因此斯科别列夫沿卡拉河左岸前行，一直走到城北，在那里找到了一条通往该城集市的道路。向导都对他讲，沿河再向前行，有一处适于车队通行的地点，那里近旁有一条名叫安集延赛的小渠，易于越过，可进入城内的集市。斯科别列夫立即前往向导指引的地方，选择好了地点。整个部队收到斯科别列夫所派骑手送来的侦察报告后，立即出发前往斯科别列夫所选定的地点。这个地点选择得很不适宜。当时斯科别列夫懒得绕城侦察一遍，只是轻信了向导的话。当然，这些向导在军事知识方面是一无所知的。两个月以后，斯科别列夫自己出来指挥惩治安集延人时，就在城东为炮兵阵地选择了一块城北无法与之相比的合适地点，因而取得了圆满的成效，而且损失也大为减少……

在特罗茨基率领部队到来以前，斯科别列夫忽然想要顺着安集延赛小渠的谷地前行，靠近城市。这一谷地很窄，小渠两旁岸

372 上筑有土房，并与果园的土墙相连，渠道弯弯曲曲，有些地方地势很低。利用这样的地形行军是不利的，当你沿谷底而行，子弹却从岸上的土房里和果园里居高临下倾泻而来，那自然不是滋味。这就是向导们所介绍的，斯科别列夫为特罗茨基所选定的一条路。这块谷地的外形好象一个瓶子。当我们的部队在这里作了一次不愉快的行军以后，这块谷地的瓶子称号就流传下来了。

顺着这条路前行半俄里以后，斯科别列夫在靠近城郊处遭到了迎面的齐射。步行的和骑马的敌兵不断地向我军冲击，我军便开始后撤。根据斯科别列夫的计算，这股敌人至少有六千人。斯科别列夫不断地发射火箭，一再转退为攻，在那狭谷地段坚持了约两个小时，他四面受围，子弹从土屋和果园纷纷射来，情况逐渐危急起来。忽然间，鲍尔赫伯爵率领两连哥萨克飞驰前来营救。哥萨克都下了马，将谷地两岸土房和果园中的敌人赶出，利用敌人进攻暂时减弱的时机，在赶来援救的主力步兵部队的保护下，上马离去。

特罗茨基毫不迟延地将骑炮队调上前来，工兵队和第四边防营第一连从大车上跳下，掩护骑炮队进入阵地。他们立即开炮，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后来又有一连步兵前来增援，整个阵地由鲍尔赫伯爵负责，一直坚持到傍晚。各哥萨克连都顺利地脱离了埋伏圈，实际上付出的代价很小。尽管敌人一点也不吝惜子弹，我方只是三个哥萨克负伤，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损失。这不只是作战报告中的记述，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在同土著居民的对射中，我方损失甚少，其原因是土著居民一般都深深地躲藏在掩蔽物的里面，他们自己往往看不到射击的对象，他们坚定地相信命运："人射击，上帝掌管子弹的方向"。

10月1日拂晓，部队开始分三路纵队进攻。斯科别列夫指挥的第一路纵队包括部队中所有哥萨克（也就是说两个哥萨克连），

他们都排成步兵队列，还有二十名工兵，一门骑炮和一门火箭炮。男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指挥的第二路纵队包括第二边防营和第四边防营的两个步兵连、二十名工兵、一门骑炮，还有一门人抬的火箭炮。主力部队由男爵阿米诺夫上校率领，包括有上述两个边防营的两个步兵连、四十名工兵和四门骑炮。特罗茨基也 373
在这一路纵队当中。各路进攻纵队的总指挥是侍从武官伯爵鲍尔赫上校。好差使也轮到了鲍尔赫了。从以下进一步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这种指挥权纯粹是形式。各路进攻的纵队在前进时，鲍尔赫并未随行，他是和特罗茨基一道骑马前进的，但他在主力部队中也根本没有发号施令。斯科别列夫的第一路纵队及其后面的主力部队应沿昨天那块谷地向集市前进，而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的第二路纵队在右侧两俄里处沿另一条道路也向集市前进。

辎重队留在宿营地，由特拉夫洛中校负责，有一个步兵连、两门骑炮和两门火箭炮掩护。各路纵队刚刚出动，走出了不过三百俄丈，普拉特汗的吉尔吉斯人队伍疯狂地尖叫着向辎重队扑来，但两门大炮的火力使他们陷入困境，他们便立即退走，以后再也没有来打扰我们的辎重队了。特罗茨基命令炮兵向城市开炮，并预先通知各路纵队说，一听到“停止炮击”的信号，各纵队就当立即开始进攻。停炮号声一响，哥萨克纵队随同志愿步兵布成密集的散兵线，沿着城郊一些狭窄的街道冲上前去。这个城市没有城墙，四周是连绵不断的果园，这些果园都有一人高或更高一些的围墙。

在我们的测绘人员所绘制的、保存在军区司令部的军事测量档案库中的平面图上没有标注任何城墙和任何城壕，也没有城门和炮塔。那么，关于1月8日第二次攻击安集延的一些报告中怎么会出现城墙和城壕呢？当然，斯科别列夫给考夫曼的第19号报告是1876年3月12日写的，也就是浩罕被占领后过了两个月才写的。可能在记忆中已经忘掉了当时的情景，斯科别列夫本人未

必需要如此夸张地记述这次军事行动，说什么用八普特重的圆木当作攻城槌推倒了城墙！

斯科别列夫在进攻的作战命令中只字未提城墙或城壕。他不屑于美化词句，但司令部里作战日志和作战报告的撰述者们显然不愿怜悯敌人。

在一条大水渠的桥前，哥萨克遇到了正面和两侧的火力。敌人特别是从包围纵队右翼的小墙之后纠缠不休地进行射击。纵队中唯一的大炮向那里打了两发霰弹。在弥漫的硝烟中哥萨克没有
374 看到桥后的高大鹿寨和一门大炮。哥萨克和志愿步兵们冲向前去夺来了大炮，冲到了城里。第二步兵营努杰夫斯基少尉率领士兵最先冲入鹿寨，他们抢在整个部队的前面，冒着强大的火力排除了鹿寨。在这道鹿寨前面不到六十步远的地方还有一道这样的鹿寨。哥萨克攻破了第二道鹿寨后，又冲过了两道鹿寨才进入市场，但又遇上一道新的鹿寨，这是用粗木将许多大车连结在一起排成两列放在这里的。为了减少损失，还是向鹿寨放了几发炮弹，密集的守敌立即四散逃开。哥萨克跑上前去排除了街垒，接着便冲过市场，经过战斗占领了乌尔达(即城寨)和宫殿。

紧随第一路纵队之后的主力部队，同样与两侧和后面的敌人进行了战斗。前面的哥萨克也是从敌人间隙中穿过去的。敌人的一股骑兵直接扑向我们由一个步兵连和两门大炮组成的后卫部队。阿尔瓦尼塔基大尉叫连队停下，掉转大炮对着跑上前来的吉尔吉斯人开了两炮。吉尔吉斯人向后猛退。后卫部队在后边步兵散兵线的掩护下继续前进。

继哥萨克之后，主力部队也进入了城寨。过了半小时，从侧面街道上转过来的第二路纵队也到了。第二路纵队在前进途中也占领了五道鹿寨和一个内堡。不得而知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是怎样理解内堡这样一个大名的。反正特罗茨基也跟着他这样称呼。

特罗茨基在其报告中只列举有五道鹿寨。其中第三道最大，前面有一道又深又宽的壕沟，还架有一门大炮。第一个冲进所有这五道鹿寨的是在保卫霍占大桥战斗中就已闻名的哈米切夫斯基准尉。看来，解开谜底的钥匙就在报告中以下几句话里。报告中说："第二路纵队在进攻途中，除了占领五道鹿寨外，还不得不用战斗夺占许多进行防御的土房和一座牢固设防的清真寺。清真寺里敌人的抵抗十分顽强。"可能是他们把这座清真寺夸大成为内堡了。

占领宫殿之后，搜查了靠近广场的院落和地窖。在地窖中发现了三百普特的火药。将大部分火药烧毁了，一部分在原地做成了火把，用来引火烧掉所有建筑、市场和一切可以点燃的东西。

为了防御通往我们已占领的城寨的各条通路，向三条街道的方向布置了三门大炮，其余的大炮架在广场中间作后备之用。广场、城寨和宫殿都分配给各路纵队，各纵队在邻近的建筑物顶上布置了密集的哨兵线，他们从屋顶上向从四面八方攻上来的敌人发 375
射强大的火力。与此同时，他们也多次转入进攻，用刺刀将占据土房的敌人赶走。不久又发现，宫里一些庭院内还有些武装的敌人，就镇压了他们。这些敌人是从城中的一些后门潜入到这里来的。这样又得去占领这些后门。敌人冒着迎面直射的火力，不顾重大伤亡硬往这些后门里冲。

在城寨只停留了半个小时，特罗茨基甚至无意去占领一个官办的机械兵工厂①，便决定退回辎重队那里……显而易见，安集延人绝不认为自己已受到惩罚，没有认为自己已被战败，他们中间谁都没有乞求宽恕，他们不是手捧美味食品，而是用子弹欢迎我们。

我们退回时只列成一个纵队，哥萨克在前，接着是主力部队，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的纵队为后卫部队，他们负有放火烧毁所

① 该兵工厂是一个在东印度受过教育的阿富汗工程师修建的。这个工厂的情况是库恩从安集延返回后提供的。（见《军事文集》1876年第4卷第432页）

有建筑物的任务。

敌人一直不停地射击，以表示对我部队的送别。与通常撤退时的情况一样，敌人不断地向我后卫部队包抄上来。后卫部队由于要纵火烧房，远远落在中间纵队的后面。当然，这间隔地带很快便被敌人占领了。因此，向导只好将后卫部队领到另一条路上，在其他部队的右边出了城。此时追击逐渐减弱，因为居民都匆忙赶着救火去了。

部队返回辎重队驻地两小时以后，特罗茨基又调六门大炮到城边去，大炮在两个哥萨克连的掩护下，向市场和起火处轰击，目的是阻碍居民救火。在三个小时内每门大炮发射了十四发炮弹。城里已无任何回击的力量，因此特罗茨基完全言之成理，他在报告中写到："在此时间内敌人已经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显然，这是痛创敌人之后所出现的局面。"

这一天的战利品是用战斗夺来了两门大炮。我方的伤亡是：八名士兵阵亡，负伤的有三名军官①、三十名士兵和五名骑手，受
376 轻伤的有三名尉官和十五名士兵。伤亡总数为六十四人。在马赫拉姆城下的战斗中伤亡只有十四人，但战果却比这次辉煌得多。

晚间有几个犹太人从城里偷偷溜到兵营，他们说，敌人的伤亡巨大，大部分守敌都逃散了，而且阿弗托巴奇本人也跟着一起逃走了。当炮轰开始时，特别是正当他们举行马斯拉哈特（即会议）讨论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时，一颗带火光的俄国炮弹落在开会的人群中，打死打伤十四人，剩余的守敌就纷纷逃散了。翌日，10月2日上午十一时，四门大炮在两个步兵连的掩护下又进行了一次新的炮击。指挥炮击的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来到昨天的炮兵阵地时，发现阵地附近又设置了一道新的鹿寨，邻近的一些土房已被敌人占领，他们正用步枪和小口径炮向我们的部队射击。我们的

① 马特维耶夫大尉、伊瓦尼茨基大尉和扎伊采夫准尉。

人便用刺刀将他们赶走了。麦列尔向城里发射了四十发炮弹后返回兵营，归途中有步行和骑马的敌兵尾随追踪。用了一些榴弹便将他们打退了。午后二时麦列尔返回宿营地，有四名士兵负伤。

犹太人和另外一些从城里逃出来的人说什么城中守敌由于害怕，都已四散逃跑了。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但是特罗茨基却认为自己惩罚安集延城的任务业已圆满完成，便于10月3日率领部队经巴雷克奇返回。这一次由斯科别列夫率领哥萨克和火箭队担任后卫。

特罗茨基虽然认为"部队已圆满完成了任务"，但预感到"由于害怕而四散逃跑的敌人"仍然要追击我们的部队，于是命令步兵不要乘坐大车，而要列队步行前进。部队刚从宿营地出动，这个预感马上就变成现实。敌人骑兵成群地在部队附近转游，特别是不断进逼只有哥萨克和火箭队的后卫部队。斯科别列夫得到特罗茨基以骑兵进攻敌人的命令后，带领马申的西伯利亚哥萨克第四连冲入敌群，马上就有一人阵亡，六人负伤。特罗茨基在作战报告中说，该连"虽然受了一定损失，但仍将敌人打退了，"接着又说，"在得手的搏斗以后，不得不下马以抬回一名阵亡者和六名伤员。这时又重新陷入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可以想象得到，受伤的人也和阵亡的人一样落下马来，为了把伤亡的七人从地上抬起，叫全连都下马是毫无必要的。在经过骑兵的一场得手的搏斗之后，又出现了"被打败的敌人"马上将胜利者包围起来的场面，这简直是前 377
所未闻的奇事。不管怎么说，敌人在特罗茨基和斯科别列夫面前并不特别感到害怕，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事实。

负责主力部队和后卫部队的鲍尔赫伯爵和哈米切夫斯基准尉二人，一个率领哥萨克驰来，另一个率领自己的步兵连跑来援救，这个不幸的哥萨克连才算摆脱了敌人。

部队就是这样边打边走，用了八小时走到距安集延七俄里处

宿营。过夜之后继续前行。扎营时营地周围的土房、谷仓、果园和庭院的围墙全被拆毁破坏，以免被敌人利用来骚扰部队。还派出了一支别动纵队负责烧毁附近的全部村庄，到日落时完成了上述任务。

这一天我们的伤亡是：阵亡一人，负伤者中有士兵八名，军官两名①。

10月4日进军中，整个部队只分做前卫和后卫两个部分。前卫部队之后是哥萨克的车队和部队司令部的车队，一个半哥萨克连和两门浩罕的大炮担任掩护，由鲍尔赫伯爵指挥。后卫部队中有：一个步兵连，接着是全部车队，后面是两个哥萨克连，再后是一个步兵连、四十名工兵和四门骑炮，最后面的是一个步兵连和努杰夫斯基指挥的手持火把的放火队。作战报告中没有提及火箭队放在何处，可能是在后卫部队中随同两个哥萨克连前进的。后卫部队由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指挥。看来，斯科别列夫和鲍尔赫两人在这天的行军中没有担负什么任务。

行军的道路是沿穆苏尔曼库尔渠右岸前进的，而沿河对岸一带土房和围墙连绵不断。由于水深及河岸陡峭无法涉水过渠，因而未被我们烧毁破坏。敌人便藏在这些掩蔽物后面，把前卫部队和车队放过，以后从五十步的距离内向后卫部队猛烈射击。他们认为在渠岸后边完全保险，可以避免我们步兵的攻击。我们加强了左翼的散兵线，后卫部队的一个连经几次齐射，迫使敌人的射击停了下来。

再向前行的道路渐渐离开渠岸，开始沿着开阔的草原直到塔贝尔迪村，接着便走上了这个空无一人的大村庄的街道，两旁是连绵不断的果园和一片片茂密的高粱地。刚进入塔贝尔迪村时，敌
378 人并未惊扰，后来敌人又开始向后卫部队进攻。但是后卫部队是

① 鲍若尼奇大尉和柳鲍米罗夫准尉。

由三个兵种组成的能够独立作战的部队，不仅有能力打退敌人的进犯，而且有时也转为进攻。我们在塔贝尔迪村后面设了一个埋伏圈，前面的一群吉尔吉斯骑兵就陷入其中了。

我部队在穆拉瑟村前半俄里处休息时，敌人占领了该村，并向休息的部队开了火。哈米切夫斯基的步兵连和一排工兵奉派打退了敌人。斯科别列夫作为部队司令部的一个长官，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自行加入了这个步兵连的行动，他带着半个排冲进卡拉河岸上一个商队旅舍的院内，发现这里很多没有马匹的吉尔吉斯人，他们正向墙外射击，斯科别列夫和半排人马上将他们刺杀了，躲过刺刀的都淹死在河中。斯科别列夫他们这一仗是怎么打的，不得其详，在作战报告中只是简单地说："敌人被刺杀和溺毙"。

正在此时，马申的西伯利亚哥萨克第四连和阿夫杰耶夫的奥伦堡哥萨克第五连的半个连疾驰越过村庄，扑向希布察克人，然后从另一条路返回。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和斯科别列夫想去支援哥萨克，他们走出村口后，未见哥萨克的踪影，不知哥萨克已经返回，以为他们一心追击跑到前面去了。于是这两个上校率领一百四十名步兵向塔贝尔迪跑去，从这村中涌出了一股人数众多的敌骑，对着他们迎上前来。这些骑兵当即亮出马刀向我们人数甚少的步兵扑来……将敌骑放近到一百五十步时，步兵发出了齐射，这股敌骑不顾伤亡人员，掉头就往回跑，追击他们的是连续不断的齐射。忽然马申率领的哥萨克连也出现在步兵面前了，误会立即解除了。特罗茨基在休息地集结了整个部队，然后转往瑟尔马克村宿营，总共走了十五俄里。我方这次战斗的伤亡是：一名士兵阵亡，四名士兵负伤。

为了教训追踪部队的敌人，特罗茨基决定对敌营进行一次夜袭。根据侦察兵的报告，敌人的宿营地在汉纳哈瓦特。斯科别列夫奉派率马申的一个哥萨克连和阿夫杰耶夫的半个哥萨克连，麦

列尔-扎科麦利斯基奉派率领哈米切夫斯基的一个步兵连前去夜袭。指派的各部队秘密集合，10月5日凌晨二时步兵跑步出动，哥萨克也飞驰而出。跑在最前面的是连长马申，其后是阿夫杰耶夫和斯科别列夫，再后是麦列尔率领的步兵。马申在村口杀死了四名岗哨，闯入村中敌骑兵的宿营地，便开始砍杀起来。敌人措手不及，甚至未想自卫，便纷纷四散奔逃，马匹也都挣断缰绳逃散。
379 斯科别列夫及时赶到这里。完全打败敌人之后，他便下令吹号集合。接着一个步兵连也跑上前来，但战斗已在几分钟内结束。我们的战利品是：一个旌节、十九面旗、四个大铜号、一百九十八支枪、二百五十把马刀、一百六十八支长矛和二十五支笞杖。战场上丢下了一百具尸体和二千条穆斯林男人的缠头巾。缠头巾是一种装束之物，根据它的数量只能用来推断四散奔逃的这股匪帮的人数，但在作战报告里却把这些缠头巾列入战利品之中了。我方一名骑手奉命从安集延前往考夫曼处，途中落入希布察克人手中，成为俘虏。在我们部队夜袭的当晚，他正在敌营，据该骑手所述，似乎阿弗托巴奇已逃出安集延。他的部队有半数失去了乘骑。作战报告的作者便以该骑手的这些话为依据，认为这股匪帮的人数恰恰比缴获的缠头巾的数量多一倍。我们的部队在这次夜袭中无一伤亡。10月5日，整个部队安然无恙，从宿营地起身继续前进。再也见不到敌人的踪影了。上午九时，前卫部队看见从纳曼干方面有一支部队迎面而来。这是考夫曼派来支援的部队。会师的两支部队一起在吉蒂卡什卡村附近宿营。6日休息一天。7日涉水渡到卡拉河右岸，8日经巴雷克奇返回纳曼干。

从9月30日起到10月4日止，我们的伤亡总数是：阵亡九人，三名士兵因伤死亡，四十六名士兵负伤，此外还有五名军官和五名骑手负伤。说实在的，给了安集延人一些什么惩罚呢？使他们受到损失了吗？是放火烧了他们的家园吗？但在主要的战斗中

我们自己也受到了损失，而当地土房的泥土屋顶根本燃烧不起来。如果说确实烧掉了什么，那只是空空如也的市场、准备过冬的燃料、干苜蓿垛和尚未打谷脱粒的粮食。兵工厂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摊贩和商人是最顺从的民众，通常他们在一切暴乱和事变中对灾难临头早有预感，因而早就把自己那些数量不多的货物从店铺中搬回各自的家中而将店铺上了锁。我们根据这些迹象可以判断民众的心理状况如同根据晴雨表判断气候一样。没有任何理由使他们破产。敌人追击部队有两天之久，这也不是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因此，我们不能认为部队的任务已经毫无疑问地圆满完成了。还好，特罗茨基本人在其作战报告（第 40 号文档，第 427 页）中对所取得成绩的估计也是比较谦虚的。特罗茨基说："阁下交付部队的使命已竭尽可能予以完成。"这样估计是公允的，能做的都做到了。有过错的不是整个军队，而是因为侦察工作不利，炮兵阵地选 380
择得不当，第一天撤退时又只调派骑兵担任后卫部队……

尽管有上述种种错误，考夫曼在特罗茨基的报告上仍然作了下面的批示。批示说："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战绩是在陛下的侍从将军、我的参谋长特罗茨基少将的直接领导和指示下取得的。特罗茨基少将指挥有方，沉着、勇敢，为所有受委指挥部队的人员树立了极好的榜样。特此报呈陆军大臣先生，请授与该部队司令官三级圣乔治勋章，以资奖励。"考夫曼在呈文中当然不惜笔墨使用了赞扬之词，而"在自己人中间"却认为进攻是被打退了。应当不仅仅到达市场，而应走遍市场，还要在城里住上两天。只有这样，当地的人才会认为取得了胜利。12 月 3 日，考夫曼给斯科别列夫的训令（第 40 号文档，第 2 卷，第 56—62 页）中写道："因为按浩罕人的说法，去年 10 月远征安集延时，我们对安集延惩治得还不够，因而利用拟议中的进军时机，对安集延进行惩罚并使之毁灭，当然是我们所期望的事情。"在土耳其斯坦边区供职的俄罗斯人的看法

也是这样。切尔尼亚耶夫为永远占领了奇姆肯特而获得三级圣乔治勋章，而特罗茨基却因占领安集延未果而被奖给了同样的三级圣乔治勋章……斯凯勒将此事向他们的公使作了报告①。斯凯勒说，总司令官已将安集延之战作为一次出色的攻击曾多次电告彼得堡，因此特罗茨基将军获得一枚三级圣乔治勋章和一把镶金军刀。

很快又收到了对马赫拉姆战斗的嘉奖电。斯科别列夫晋升为将军并委派为陛下的侍从武官。

如上所述，汗王所割让的纳伦河和锡尔河右岸的土地并入俄国后，命名为纳曼干军分区，10 月 17 日委派斯科别列夫将军为该军分区司令官。

安集延失利的消息在新占地区的希布察克居民中间迅速传开。希布察克人离开自己的乡村结成许多匪帮，为首的叫巴蒂尔·丘里亚，以前他是纳曼干的伯克。我们派一些快速部队追逐巴蒂尔·丘里亚毫无结果。他经常狡猾地避开我们的追击而进入汗国境内。考虑到居民的这种情绪，考夫曼开始加修纳曼干的城寨，以
381 利防守。撒马尔罕的经验他还没有忘记。但当大部分工程结束时，关于巴蒂尔·丘里亚的传闻便再也听不到了。10 月 16 日考夫曼启程前往霍占，但为了保证路途中的安全，还在 10 月 10 日就向沿途派出了两支部队。参谋总部皮丘金上校率领三个哥萨克连和两连步兵从塔什干出动前往萨姆加尔。步兵乘坐大车前行。这支部队中的两个哥萨克连布置在通往纳曼干的途中过冬地点阿克库杜克，任务是对纳曼干、捷利亚乌和萨姆加尔等方向进行侦察工作。命令携带两周的粮秣，以后部队的给养由霍占仓库供应。给部队人员都发放了棉衣。考夫曼从纳曼干出发时，还不知道浩罕发生了一次新的政变。塔什干也仅仅在 10 月 12 日才得到这个消

① 斯凯勒著：《土耳其斯坦》第 2 卷，第 296 页。

息，而当时同纳曼干的联系已被切断。

10月10日这一天对于霍占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几乎是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最先送来了浩罕汗王纳斯尔·埃金的一封信，说他已在俄国人的保护下脱险，接着是布哈拉使团给考夫曼送来了礼物，最后是浩罕汗王本人带着六十名随从到了霍占。中午十二时收到的信中汗王告知诺利杰男爵说，前一日即9日晨，浩罕城内居民暴乱，进攻王宫，汗王抵抗了三个小时，最后带领极少的随从脱险逃走。收到信后过了两个小时，汗王自己到达霍占。他讲，阿弗托巴奇散发了传单，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汗王并与俄国人进行斗争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而爆发了这次叛乱。

汗王获悉马尔格兰发生暴动后，派其叔父苏丹穆拉德伯克率领军队前往镇压，击溃了乌腊提尤别从前的伯克阿卜杜勒·加法尔① 所领导的暴乱。但在后来，大概穆拉德伯克本人也加入了暴乱的行列，他解散了军队，而且没有回到汗王身边，潜藏在都城近郊……汗王在王宫内自卫时，发现其随从中有暴乱迹象……随从中有些人为暴乱者打开了正门。于是汗王不得不带领一些亲信从另外的大门逃出。他在萨姆加尔上边涉水渡过锡尔河，暴乱者紧紧跟踪，直至河边。汗王在萨姆加尔休息了几个小时，向霍占发了一封信，以后就自己前来霍占了。他来时只带了手头的东西，甚至钱款都未能随身带走。

诺利杰当即向治扎克下了命令，叫从阿姆河军分区前来的第 382
三步兵营营长迅速到霍占来，还命令自己在治扎克的副手卡卢金少校将所能看到的大车都收集起来交步兵乘用。将第二边防营一个连从乌腊提尤别调来。10月11日向霍占传来了普拉特汗在浩罕窃居王位的消息。普拉特汗自称是胡多亚尔的旁系远亲，而实际上他是一个普通的吉尔吉斯人。

① 该人曾住在塔什干，靠我官府发放的津贴生活。在混乱时，他潜往浩罕。

在这一天，8 日从霍占出发前往纳曼干，以第三步兵营的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上尉为首的十二名哥萨克在蓬甘村附近受到了一股匪帮的袭击，他们退往捷利亚乌山中。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派三名骑手给捷利亚乌堡垒的军队长官亚力山德罗夫少尉送去一个便条。亚力山德罗夫本已准备率四十名步兵前来援救，但后来考虑要走很远的路，便又返身回去了……10 月 17 日，从塔什干向霍占派来了新兵补充第三步兵营，新兵们随带一套基数的实弹，还有一个工兵车队，在第四步兵营一个连和半个哥萨克连的掩护下前来。步兵都坐着大车。

总之，库拉玛县又出现了一些股匪……当即从奎柳克向捷利亚乌抽调一个哥萨克连。奎柳克距塔什干有八俄里远，那里有一座跨越奇尔奇克河的永久性桥梁。古尤斯率领一支快速部队也到达捷利亚乌。古尤斯派出一个侦察班前去寻找不幸的米尔斯基那一伙人①。10 月 19 日一支由第三步兵营第一连和第二边防营的第二步兵连组成的部队在沃林大尉的率领下从霍占出动，沿通往马赫拉姆的大道向汗国边界前进。

考夫曼从纳曼干来到霍占以后，下令占领马赫拉姆。这个命令未经交锋就完成了。委派了罗江科少校为城防司令官。10 月 28 日，从霍占派一信使将考夫曼的一封电报送到塔什干，从塔什干再拍发给陆军大臣。电文内容是："我将斯科别列夫将军及其率领的一支能独立作战的强有力的部队留驻在纳曼干和图斯等城后，已返回霍占城。在该地区安定以前，霍占与纳曼干之间的交通只靠商路上的护卫队维持。为了保证霍占县的安全，马赫拉姆要
383 塞未经交锋已被占领。汗王及其随从住在霍占以等待汗国境内形势进一步发展，我现在无意派军援助汗王恢复王位。"

出于很普通的原因，考夫曼不打算对浩罕进行一次新的远征。

① 只是到了 12 月才弄清，米尔斯基受伤被俘，被解往浩罕。

考夫曼长期担任过米柳京的办公厅主任，他利用米柳京对他的好感，竟能在每次远征之后得到去彼得堡的许可。在远征撒马尔罕和希瓦之后，他都去过彼得堡。现在他也有这样的打算。因此，可以理解，上述种种混乱使他深感不快。正当形势紧张的时候，一个边区的主要长官远离职守，总是不很妥当的……

在纳曼干的斯科别列夫属下留驻的部队有：第一和第二步兵营、第二边防营三个步兵连和第七边防营两个步兵连，一个骑炮连、第二骑炮连一个排、一个机动排和一个火箭队，两个奥伦堡哥萨克连、两个西伯利亚哥萨克连和七河省哥萨克军的一个半连、二十名工兵、工匠队和工程队各一个。六门浩罕大炮架设在纳曼干的城寨里。总兵力有：十三个步兵连、三个队、十八门大炮、四门火箭炮和五个半哥萨克连。在 10 月底，部队又增加了皮丘金率领的两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这支部队驻扎在萨姆加尔上边的阿克朱渡口。

考夫曼离开纳曼干之前，给斯科别列夫下了一道训令，这道训令的精神和远征希瓦后给驻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的伊凡诺夫的指示一样。那时他认为，为了自身的安宁必须消灭约穆德人，而现在他要求粉碎希布察克人，同样也是在冬季行动。因此，命令于 12 月中旬，在希布察克人最为集中的地方（纳伦和卡拉两河的中间地带）开始行动，消灭希布察克人及其家小，然后攻打安集延或别的希布察克人的集结地点，最后返回原驻地。上述训令的文稿在任何文档中都没有找到，但这种如同在希瓦一样灭绝妇孺的野蛮行为，可以从 12 月 22 日考夫曼从布祖卢克发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封电报中推断出来。考夫曼前往彼得堡的途中收到一些电报，他从电报中获悉，斯科别列夫碰到的希布察克人的村庄全是空无一人，考夫曼复电说，“如两河中间地带的居民已将家眷迁走，则部队向该地进军的行动不会取得任何成效。斯科别列夫大

概会直接前往安集延。看来无须再作明确指示去限制他的行动。”
384 (第 40 号文档,第 2 卷,第 49 页)科尔帕科夫斯基立刻向霍占拍发了一封德文电报(第 144 页,电报译文在 149 页)转寄给斯科别列夫,但在电报中却以坚决的命令限定斯科别列夫在击溃集结起来的匪帮后即结束远征。德文电稿的译文是:“如该族居民业已离开,那么出征两河中间地带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效。”

希布察克人在浩罕汗国所起的作用如同土库曼人在希瓦一样。谁登王位都得由他们作主,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扶植或推翻一个汗王,他们任意抢劫定居的居民……无怪乎考夫曼对希布察克人也采取了彻底消灭的那种办法。

斯科别列夫在他主管的纳曼干成了拥有全权的唯一主人。当他刚刚听到丘斯特城(即图斯城)方面出现一些匪帮的第一批消息时,便向该处派出了相当数量的部队,有三个步兵连、一个半哥萨克连和四门大炮。在距纳曼干十二俄里处,丘里亚库尔干镇附近,斯科别列夫和巴蒂尔·丘里亚的一股匪徒相遇。10 月 23 日将这股匪徒击溃,并在战斗中将该城镇摧毁。我方有五名士兵负伤和一名士兵受轻伤。次日,部队开往丘斯特。10 月 24 日这一天,纳曼干的居民趁斯科别列夫不在、驻防部队减弱的时候,在希布察克人的支持下进攻了城寨防军和靠近城市的其余部队的兵营。当时相当数量的希布察克人已将城市包围了。城寨防军在防御设施尚未完全准备就绪的情况下,连续三天抵御着敌人疯狂的进攻。第三天即 10 月 26 日,由于得到兵营的支持,出击奏效,扫清了市场及其附近之敌。这时,进攻者便转移到城中有许多支渠的地区,以便控制水源并在街道上布下了许多障碍物。

斯科别列夫于 10 月 25 日在丘斯特附近得悉暴乱的消息。他立即带兵返回纳曼干。26 日中午他进入被围的城寨,然后到达兵营,他察看了地形,选择了炮击城区的地点并下达了准备冲击的命

令。27 日十六门大炮开始轰击希布察克人和居民们盘踞的那一部分城区，敌人立即作鸟兽散。于是准备冲击的部队已无事可做了。

根据斯科别列夫的计算，敌人的伤亡近三千八百人（对于文字和那些伊斯兰异教徒有什么好吝惜的！）。这三天中，我们的伤亡是：六名士兵阵亡，二十九名士兵和三名军官负伤①。 385

这次暴乱也有它好的一面。第一，民众已经看到了，和我们开玩笑是不行的。第二，经过战斗被占领的城市就丧失了和平占领的特点。部队马上就能利用那些完整无损的砖石房屋，在那里面过冬是很好的。

但这次的教训对希布察克人并未起到多大作用。刚过几天他们就在纳伦河对岸的巴雷克奇城附近又集结起来了。在该地他们早已准备了许多给养仓库。他们集结了近两万人。在该地四周还有几股人，每股都有三、四千人之多。

11 月 1 日，一支数量很大的希布察克骑兵队伍涉水渡过纳伦河进入我境内。其先头部队驻扎在克佩村，距纳曼干十二俄里。11 月 2 日，斯科别列夫前去反击敌人，将敌人打退到纳伦河对岸。从此以后，希布察克人再也没有进入我境内布置岗哨，只限于派遣密探单独活动。11 月 9 日，我们在一个村庄侦察时，捕捉了一个携带武器的密探，立即将他在该地绞死。根据斯科别列夫的命令，给密探的胸前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每一个携带武器为敌效劳的人在俄国土地上的下场。"

我们的敌后侦探报告说，巴蒂尔·丘里亚已离开托达前往丘斯特。在托达只剩下了步兵，但这不是手持棍棒、笞杖和长矛的一伙歹徒恶棍，而是以刺刀、步枪武装起来的正规军队。这群萨尔巴兹或阿拉曼约有四千左右。他们的兵营用大车设防连接成防御工

① 鲍里索夫中尉、波波夫少尉和费奥多罗夫准尉。

事，好象我国古代的游垒① 或捷克的车垒一样。巴雷克奇附近之敌是瓦利汗·丘里亚指挥的。在锡尔河上的明布拉克附近还有四千名希布察克人。斯科别列夫认为追逐上述各地所有匪帮是徒劳的，于是决定攻击他们的总预备队，即瓦利汗·丘里亚指挥的这伙敌人。11 月 11 日晚九时，他率领部队出动。这支部队有四个步兵连、四个半哥萨克连、一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六门大炮和四门火箭炮。带了一昼夜用的面包干，还有三辆伤员用大车。步兵是骑在哥萨克的坐骑的臀部渡过浅滩的。次日晨六时许，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指挥的前卫部队走近卡拉河的一座桥时被敌人发现，敌人马上动手拆桥，但很快被我击退。第二边防营第四步兵连
386 当即跟踪追击，冲入巴雷克奇城，占领了敌人兵营和车队。日出时，炮队涉水渡河后向城里开炮轰击。斯科别列夫很快便率领第二边防营第二步兵连和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冲上前去，并命令所有骑兵带着火箭前去包抄该城，以截断敌人的退路。进攻的纵队冲过三道障碍后占领了市场，就在这里一条狭窄的街道上和一大批敌骑突然相遇，他们被自己所设障碍物堵塞住了。我们的射手在不过二十步的距离内开枪射击，挤在一起的希布察克人整排整排地倒了下去，尸体塞满了整个街道。那些从这座地狱中最后得以逃脱的人，又受到了包抄的哥萨克的截击，哥萨克无情砍杀，并追击了两俄里之远。

我方的伤亡是：一名士兵阵亡，八名士兵负伤（其中三名是重伤），三名士兵震伤。斯科别列夫断定敌人的伤亡有两千人。

战利品有：九个旌节，二十五面旗，五把大军号，几面鼓和数量很多的各式各样的武器。部队在桥边休息了两小时以后动身返回。从兵营里夺来的大量牲畜和一百五十辆大车拖慢了部队前进的速度。部队顺利地渡过纳伦河返回我方领地，在克佩村受到了

① 俄国古代装有车轮或滑木的作战工具，周围有木护板，上有炮眼。——译者

一群好奇的居民的欢迎。骑手们在该地捕获了一名逃跑的吉尔吉斯人。这个人原来是给巴蒂尔·丘里亚运送过传单的我们的库拉玛人。斯科别列夫当即下令绞死了这个爱国者，在他胸前挂了一块书写有上述内容的字牌。巴雷克奇的歼灭战使所有匪徒丧胆。巴蒂尔·丘里亚已不敢再来骚扰丘斯特，逃往纳伦河对岸去了。这些匪徒害怕夜袭，经常改变自己的宿营地点。

考夫曼收到关于上述战斗的报告后，给斯科别列夫复函提出了"批评"。考夫曼认为，不应该这样迅速地从巴雷克奇撤出，为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损失，应该夺取敌人的全部财产、贮备物资和武器，或者加以销毁。事实上，一看战场的布局就可以知道，所有的障碍物都是为了保护市场而设置的。显然，市场区是最重要的致命地点，应该在这里给以敌人更严厉的打击。当然，我们的伤亡不大，如果从旁边街道采取迂回行动，可能会减少这些伤亡。考夫曼在批评的同时，还将他刚从布哈拉埃米尔处得到的一匹马送给斯科别列夫作为礼物。为了评价斯科别列夫这个人，将他于 1875 年 11 月 22 日给考夫曼复信的开头和结尾（第 40 号文，第 2 卷，第 8—10 页）原样不动地摘引出来，很有必要。

"康士坦丁·彼得罗维奇阁下：

387

您 11 月 18 日、19 日两次来函，我于 11 月 12 日① 在丘斯特收悉。您对我充满厚意的批评，对我来说，无疑是最为宝贵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在阁下面前我将不惜生命效犬马之劳。

"我以儿女般的感激心情接受您的"批评"，并将它视为不可或缺的座右铭。我感到非常幸福的是，您能对我——您的学生说出您想说的话。我为此而心情振奋，绝不辜负您对我的高度信任。

"阁下的批评完全正确。关于巴雷克奇的战斗我将要谈一下自己的看法。这并不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只是为了讲清战斗的情况。

① 原文如此，显系 21 日之误。——译者

当时在攻击之后，我意识到必须留在巴雷克奇并将一切夺取到手。关于此事我曾向一些军官谈过。但是该地的诱惑力非常强烈，我发觉军队的欲望已越来越旺……为了避免阁下所痛恨的类似场合下的混乱及意外的伤亡，晚上我决定退回纳曼干。

“既然决定当天必须离此返回纳曼干，我就来不及在武器、物资和棉衣三者之间进行选择了。手头的运输工具只有一些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大车。当时我就挑选了棉衣。我再一次向阁下重复，我说明上述情况，不是要表白自己，只是想说明一下事实真相。我如果有丰富的经验，就可以把这一问题解决得好一些。”

接着，斯科别列夫在信中报告了部队的调动、关于敌人活动的传说等情况。该信的结尾是这样的：

“阁下的礼物已收到。那匹马无论就躯体、品种和毛色来说都是上好的，而且更主要的是这是您的惠赠。因此我将永远珍视这个纪念之物。

“如果根据上帝的安排我将参加激烈的战斗，乘上此马，我确信将会有好的运气。

“能做一个忠于阁下的人无限荣幸，不胜感激。斯科别列夫敬上。”

12月初，考夫曼的这个“学生”呈送了一份拟在冬季远征的详细计划。斯科别列夫认为远征的目的有四：（1）对所有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课以罚款；（2）要求交出所有首领；（3）取得人质；（4）没收武器。考夫曼将第三项取得人质这条勾掉了，因为要供养这一批人，需付出相当高的代价，但所得实惠很少。罚款规定每户交出一梯拉金币。

38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斯科别列夫打算直接向乌兹根进军。他将占领该地，在那里驻留十天，收缴罚金，然后返回，途中摧毁安集延城。按此计划整个远征需三十八天。部队的兵力有九个步兵

连、六个哥萨克连、十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总共有二千五百六十五人，一千零七十一匹马。部队携带的给养有：二十天用的面包干、十天用的糁米、三十天用的糖和茶叶、五天用的草料。牲畜的饲料也只够五天之用。其余的给养准备从居民手中夺取。上列各种给养的重量为：面包干二千五百六十五普特，糁米三百二十普特，茶叶十九又四分之一普特，糖五十七又四分之三普特，大麦一千三百八十普特。因此，运输工具应该有：二百一十七辆大车运载给养，八十八辆大车每辆运载帐篷三顶，二十五辆大车运载炮兵辎重，三辆大车运载工兵辎重，二十五辆大车运载医院设备，五十二辆大车运载短大衣和铺垫用毡。这样一来，除军队重载如厨房、军官什物等外，部队需有四百一十辆大车。

考夫曼认为：（1）远离辖区三十八天是相当危险的，因而将远征的路程缩减一半；（2）在途中九个步兵连保护四百一十辆大车颇有困难，因为这些大车在通常情况下要拖五俄里长，遇上坏路还要拖十俄里长；（3）铺垫用的毛毡和被子比帐篷实用，而且二百六十顶帐篷用八十八辆大车运载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斯科别列夫的远征设想中，大车会起重要的作用。他想在宿营时用大车设置牢固的防御阵地。我们在上面摘引的信件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制订了携带帐篷如同携带整个城镇一样越过纳伦河的进军方案，我认为足能保证部队不受潮湿和寒冷气候的影响。非常多的大车（最多有三百辆）并不使我耽心。道路有的是，而且在宿营时大车完全可以保障部队免遭敌人的突然袭击。"

考夫曼没有等到这次远征的开始，就于12月6日启程去彼得堡了。他命令将边区发生的一切情况用电报向他报告。电报可发至他前去彼得堡的沿途各城"留局待领"。

斯科别列夫在开始远征前，注意清剿了辖区境内的一切匪徒。对这次清剿作了如下的分工：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负责丘斯特一

带，皮丘金负责阿克贾尔一带，斯科别列夫本人负责纳曼干一带。12月18日皮丘金在阿沙勃山村一带粉碎了一股人数众多的匪帮，该村遭到了彻底破坏。调到山里的这支部队总共有一个半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我方的伤亡是：三名士兵阵亡，十一名士兵负伤。

因失败而被激怒了的希布察克人的首领们想在我们的被俘人
389 员身上报仇泄愤。他们也可能打算借此为灰心丧气的属下鼓鼓气。11月21日，在马尔格兰举行了俄罗斯人加入伊斯兰教的庄严仪式。他们将俘虏带到广场，毛拉们通过翻译进行训诫。刽子手也站在那里……

我们的被俘人员默不作声，但第二步兵营士兵福马·达尼洛夫的反抗十分强烈。和达尼洛夫一起的人都被一般地杀死，大概其中也包括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和哥萨克骑兵中尉库兹明。但达尼洛夫被杀之前却受到了残酷的折磨：砍断他的十指，割下他背上的肌肉，把他放在炭火上烧烤等等。受刑的达尼洛夫始终宁死不屈。

达尼洛夫是萨马拉省布古鲁斯兰县基尔桑诺夫卡村人。皇帝陛下颁给孀妇每年一百二十卢布的抚恤金，给他的一个女儿发给官费入学读书。萨马拉省地方自治会募款一千三百二十卢布赠给孀妇。

由于宗教信仰的关系而对我们一个普通的、忠于天职和誓言的人残酷折磨，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这一事件只是经过两个月后俄罗斯人才得知。

11月29日，斯科别列夫向左岸的古尔提尤别村进行了一次搜索，该村为一支有二千人的匪帮所占据。匪徒事先得到消息，所以我们仅仅消灭了匪帮的尾巴。但是，部队却夺来了全部牲畜，烧毁了村庄。斯科别列夫将牲畜送到纳曼干以后，于12月2日又

重新出动。这次他率领一个步兵连、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三个半哥萨克连、两门大炮和两门火箭炮，经过克佩渡河到对岸的冬季牧场乌利吉巴伊，在该地附近发现了身穿红制服的一营萨尔巴兹，他们掩护着通往陶达村的大路上的大车队。坐在大车上的是敌人的步兵。因为我们的步兵和炮兵还在后面，斯科别列夫只率领哥萨克向前冲去。红衣营的一部分人被砍死，但大部分人，其中甚至有些没有受伤的，却躺在地上装死。事实上，哥萨克骑兵已向前冲去。但当半个骑马的步兵连赶到他们跟前时，装死的狡诈花招被识破了，于是这些人都死于刺刀之下。

哥萨克结果了这个萨尔巴兹红衣营以后，便进攻坐在大车上的步兵队伍。步兵也同样受到了马刀的狠狠砍杀。部队夺得牲畜，烧毁三个村庄之后，胜利返回原地。当日有一名军官即哥萨克中尉纳利夫金负伤，士兵中负伤的有二十一名，其中两名重伤。战利品是：六门小口径炮、四百一十支枪、八面旗、四面鼓、一只号角，还有许多没有收缴起来的其他武器。

斯科别列夫的冬袭行动是瞒不过浩罕人的。浩罕人只是不清 390
楚，入侵是单单来自纳曼干方面，还是也来自霍占方面。因此，他们在整个边境线上都布下了侦察部队。12月4日，马赫拉姆的城防司令官罗江科在距伊斯帕拉不远的一个山谷里就和这样一支有二千五百人的部队相遇，罗江科击溃了他们。我方只有三名哥萨克和一名当地人受伤。就在这一天，纳斯尔·埃金的弟弟穆罕默德·阿明带着一个仆人从浩罕秘密逃出，到了伊斯帕拉。

12月14日，普拉特汗庄严进入浩罕城。从马赞尼克村开始，一直到王宫的道路上，都铺上了地毯和厚绸。

12月25日，期科别列夫的部队终于出动了。共有二千八百人，携带帐篷和五百辆大车。司令部由下列人员组成：副司令官是第二边防营营长男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参谋长是皮丘

金上校，骑兵司令官是奥伦堡哥萨克军中校斯米尔诺夫，炮兵司令官是奥伦堡哥萨克骑炮旅第三连连长奥勃罗姆帕利斯基中校，工兵大尉采尔皮茨基为工程师，参谋总部的军官有土耳其斯坦第一步兵营库罗巴特金大尉和近卫骑炮军鲍戈柳鲍夫上尉。

26日起，气温降至零下15°。斯科别列夫在进军中破坏了居民逃离的所有乡村，最后在破坏了两河之间的主要居民点派托克以后，他又派出一支强有力的纵队向希布察克人携家带产逃迁前来的各个山村开去。一部分希布察克人眼看无法得救，便派出一些代表团前来求饶。斯科别列夫要他们交出加扎瓦特(即圣战)的首领和缴纳罚款。代表团接受了这些条件，他们的村庄得到了赦免。1月2日部队到达穆苏尔曼库尔大渠并开始架设桥梁。在该地进行侦察时，鲍亚利斯基少尉胸部受到贯通伤。1月4日，斯科别列夫向安集延的北面和东面进行了侦察。6日又向其南面进行了侦察。7日，将部队调到南面占领了控制全城的制高点阿克奇克马兹。根据官方的其他资料，这个地方叫做阿克恰克马克。

安集延的城墙不是要塞式的，但该城四周的果园却围有四俄尺高的土墙。在作战报告中将这些土墙有时夸张为"小城墙"，有
391 时为"城墙"①。1月4日，库罗巴特金在侦察时，甚至对一个壕沟进行了测量。

从米尔拉巴特宿营地迁往新营地时，采尔皮茨基在渠道上把一些大车联结起来，架成了活动桥梁。将十辆大车一辆紧靠一辆联在一起，前面套上一匹马涉水拉过河去。

晚上，在进攻之前，采尔皮茨基做好了四个云梯，各长五俄尺，宽一俄尺半，重四普特。还有八个攻城槌，各重八普特。准备了一百二十捆束柴，各重十五俄磅，直径为十五俄寸。向进攻的纵队各

① 见谢列勃列尼科夫著：《关于远征浩罕历史》，载于《军事文集》，1901年第10期。

发了二十把斧头、十把砍土镘、一个云梯、两个攻城槌、二十五捆束柴。给预备队发了三十把斧头、六十把砍土镘、十把十字镐、两把钻、四俄磅钉子、十个长钉、五把凿子和四百条麻袋。

各路纵队奉命携带引火材料、火把和火柴。每路纵队的尾队必须放火烧光所有的土房。向该城送去了两道命令要他们投降。在送第二道命令时，连骑手也被杀了。因此，在8日晨祈祷以后，十二门大炮开炮齐射一次，哥萨克大尉施塔克尔贝格男爵指挥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半哥萨克连冲上前去占领了该城近郊的村庄叶斯基利克并开始炮轰安集延城。发射了五百发炮弹。正当中午，一群骑兵进攻了我们的辎重队。但这里的指挥官拉瑙少校非常出色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分别由皮丘金上校、侍从武官骑兵大尉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男爵和第一步兵营约诺夫大尉率领的三路进攻纵队，在男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的统一指挥下开始出击。走在进攻纵队后边的是斯科别列夫亲自指挥的预备队。获取战功的机会这次落在约诺夫的身上，因为他这一路进攻纵队前进的路程最短，但行动的目标是占领最重要的据点古尔提尤别山岗。

为了不致超过约诺夫这路纵队，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曾经两次阻止了自己的兄弟所率的另一路纵队，让他们停留在城里的街道上。这是土耳其斯坦军队中罕见的范例。通常在土耳其斯坦部队中每个人都想竭力超过自己的同僚，并在他的眼前夺缴引人嫉妒的战利品。在这里，战斗是按既定计划进行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立功的机会。甚至斯科别列夫的卫队也在施塔克尔贝格身旁占领了一道墙垣。预备队拨给库罗巴特金一个步兵连去打通通往巴巴萨迪克街的道路，库罗巴特金用攻城槌和十字镐把霍贾塔克墓地的墙壁推倒，冲入了巴巴萨迪克大街。

进攻纵队兵分三路冲入街道，都碰上了一些街垒障碍。敌人 392

原来以为主攻的方向是来自北面，即安集延赛谷地，那里正是三个月前我进攻纵队进军的瓶形地带，因此敌人在这一方面投入了全部力量，使用所有材料设下了许多障碍物。当敌人觉察到自己的错误以后，很快地针对我三路进攻的纵队设置了一些障碍物。但进攻的纵队都轻而易举地冲破了障碍，然后占领了城中心区和各个市场，同时古尔提尤别高地也为约诺夫全部占领。工兵上尉采尔皮茨基立刻在高地修好了十一门大炮的炮垒。午后三时起开始轰击，彻夜未停。

9日，各路纵队继续进城侦察和采办粮秣，但未受到抵抗。傍晚起又通夜开炮轰击。我方的伤亡只有：两名士兵阵亡，两名军官（哥萨克少尉鲍亚利斯基和上尉萨迪列夫）、六名士兵和一名骑手负伤。这次进军安集延的侦察工作认真可靠，没有走进瓶形地带。对城市的占领也比较彻底。事实上这次进军的兵力较强，恰恰是上次特罗茨基所率部队的两倍。在作战报告中，除上面提到的军官以外，还有哈米切夫斯基准尉、鲍戈柳鲍夫上尉、尔热佩茨基上尉、索洛维约夫准尉、杜勃罗文哥萨克大尉、安德列耶夫准尉、埃维尔特上尉、茹拉夫廖夫中校。但获得圣乔治勋章的只有约诺夫一人。

阿弗托巴奇的敌兵和居民都逃往阿萨克。1月10日斯科别列夫迁入宫中，并在宫内举行了谢恩祈祷。有些大树妨碍炮兵从古尔开炮射击，采尔皮茨基将这些大树砍了近二百棵，并在古尔又修了六门大炮的炮垒，从炮眼向外开炮。周围清除出了一块六十俄丈方圆的开阔地带，清除了一个池塘，用鹿寨将两道射击墙连接了起来。这样一来，构成了一个架设着十七门大炮的内堡。11日，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率领纵队奉派前去纳曼干提取给养和炮兵贮备。从11日这天起，居民不断返回城内，并开始缴纳罚款的工作。

1月18日，斯科别列夫率领两个步兵连、一个配备马匹的步兵连、五个哥萨克连、四门骑炮和一个火箭连向阿萨克城推进。部队向敌人盘踞的城市、城寨以及城东的一些高地进行炮击以后，涉水渡过赛水（人们将流经深谷的溪流称为赛），在离城一俄里半处登上了陡峭的高地。骑兵大尉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指挥的骑兵射手下马步行，走在最前面。高地棱线被占以后，哥萨克将大炮拉了上去，接着约诺夫率领的哥萨克和一个步兵连来到了。斯科别列夫已将希布察克人赶到通往马尔格兰的大路上去了。在距城四 393
俄里处的果园后面，发现有一股八百人的萨尔巴兹的队伍。这支队伍在两个哥萨克连的攻击下四散奔逃。追击九俄里后，部队停了下来，然后返回阿萨克，未经战斗便占领了阿萨克，因为当我部队前去追击时，该地居民已纷纷逃散。我方的损失是：十名士兵和一名骑手负伤。

部队在这里过了一昼夜，于19日返回安集延。这意味着我们不准备撤离这个已被攻占的城市。安集延是8日被我们占领的，到了20日，阿弗托巴奇看到我们已在安集延站稳脚跟，认定自己的败局已定，便派出代表前来谈判投降。1月24日，他亲自来到距安集延八俄里远的金杜村，会见斯科别列夫并进行谈判。就在这里他同巴蒂尔·丘里亚、伊斯凡佳尔、努尔·穆罕默德及其他二十六名首领投降了。投降的还有一支由四百名武装骑手组成的卫队。考夫曼对巴雷克奇城下之役所作的“批评”给他的“学生”带来了好处。

1月28日，阿弗托巴奇从霍占向在彼得堡的考夫曼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内容是：

“由于感到无力反抗白沙皇的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军队，同时愿意结束毁灭我的祖国的战争灾难，我已向斯科别列夫将军投降，希望世界上最强大的白沙皇以仁慈相待。同时，我满怀热望向您

——仁慈的边区庇护者恳请，不要把我引上不幸的道路上去。斯科别列夫将军的许诺我完全相信并希望您对此给予仁慈的关注。”

在原文上盖有阿弗托巴奇的印章。在译稿中有哥萨克中尉巴伊托科夫的签字。

斯科别列夫也电告说，他曾向阿弗托巴奇许诺，保证他本人及其家属的安全。

2月1日，科尔帕科夫斯基收到了考夫曼的复电。内容如下：“向皇帝陛下呈奏阿萨克之战及阿弗托巴奇投降之事后，圣上极表满意。请向斯科别列夫将军及光荣的部队转致深切的谢意。现正等待最近所有战斗的详细报告。对阿卜杜拉赫曼·阿弗托巴奇及其所带眷属和动产，在可能时间内送往俄国塔什干，按陛下的旨意让他在该处安居。对投降的长官可分类处理。象巴蒂尔·丘里亚、努尔·穆罕默德这样的叛徒列入第一类，象阿弗托巴奇这样在战争开始时就同我们进行公开斗争的人列入第二类。第三类中有的可以留在边区任其自由，有的应迁离边区。请阁下对属于第一
394 类的俘虏严加管押，送交法庭定罪，对第二类人员和阿弗托巴奇一起送往塔什干，对第三类人员可酌情处理。望将请功受奖报告呈报军区司令部。”

剩下的事就是捕捉普拉特汗了。只要普拉特汗还在自由行动，就不能指望安宁。希布察克尝到了我们沉重打击的苦头，已经屈服了。但普拉特汗的吉尔吉斯人现在还没有这种体会。斯科别列夫似乎对于自己已取得的荣誉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于是将普拉特汗交给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去解决。斯科别列夫自己于1月26日返回纳曼干。同时，传出消息说，似乎他返回纳曼干是为了安置从塔什干派来的大量援军（见他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的信，文档第292 — 302页）。马克舍耶夫在其所著《土耳其斯坦历史概述》一书第342页中说，斯科别列夫率领一支快速部队返回纳曼干，“目的

是接近霍占，以便接受电报指示。”1876 年第 3 期《军事文集》中根据官方材料编写的浩罕远征概述一文里并未提及此事，而对后来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的全部行动在概述中都解释成为按照斯科别列夫的命令行事。斯科别列夫对功名贪得无厌，对长官阿谀奉承，且狡黠诡诈，他表面上写着在等候上级长官的命令和教导，实际上他并未等候命令，而已在那里发号施令。因此可以推测得出，他返回纳曼干，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1）无论考夫曼本人，无论代理考夫曼职务的科尔帕科夫斯基都多次向斯科别列夫下达过书面命令，坚决命令他在惩办安集延后结束远征，返回纳曼干。看来他似乎是执行了这些命令。自己返回纳曼干，但几乎把全部军队留在安集延交给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指挥。他向上级长官却报告说，他担心，“不要把最近对敌作战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得而复失”，因而听任新占地区自便是非常不合算的。为绥靖汗国，或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或将其并入俄国，现在正是最合适的时机……

斯科别列夫为了巴结科尔帕科夫斯基，于 12 月 24 日给他写信说，“我大胆地向阁下提出，希望不要拒绝给我指教和训示。阁下的指教和训示我将十分珍视。这不仅是职责所在，也是因为您在边区工作多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我对此深表敬佩。”

但是，这些谄媚的语言丝毫也不妨碍斯科别列夫对科尔帕科夫斯基进行彻底的哄骗或“愚弄”，斯科别列夫在科尔帕科夫斯基的眼皮底下将浩罕从他手中夺了过去……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与 395
“军事计谋”的经验相比较相形见绌了。

1 月 19日，科尔帕科夫斯基致电斯科别列夫，准其停留在安集延，以待局势发展，因浩罕求和来使已抵霍占，这样一来，冬季远征的期限拖长了。但斯科别列夫并未留在安集延。

（2）毋庸置疑，斯科别列夫同彼得堡的上层显贵互拍电报，来

往甚密，因此他早在科尔帕科夫斯基之前，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浩罕并入俄国的问题已成定局。斯科别列夫原是一个普通农民的孙子，这个农民入伍当兵后由于杰出的才能晋升为将军。斯科别列夫还由于父亲的婚姻关系，是阿德列尔贝格伯爵和巴拉诺夫伯爵的外甥。后来，他的美丽的姐姐齐娜伊达·德米特利耶芙娜嫁给了公爵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莱赫坚贝格斯基，获得了鲍加尔尼娅公爵夫人的称号，这样又使斯科别列夫和沙皇的家族攀上了亲戚关系。可见，斯科别列夫和显贵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再加上他还是皇帝陛下的干儿子。

假如他没有关于决定占领浩罕的各种宝贵情报，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普拉特汗交给副手去解决。甚至斯科别列夫还知道，为了奖励科尔帕科夫斯基的长期坚持精神，已决定将占领浩罕的任务交付给他。有关这一情况在斯科别列夫于 1876 年 1 月 31 日致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信中(文档第 292 — 302 页)可以看到。在该信中斯科别列夫说，他于 2 月 1 日从纳曼干出发，在吉尔吉斯库尔干附近渡过锡尔河，正在占据着古尔提尤别村，从这里有一条大路直通浩罕。

斯科别列夫的这一支部队有第二步兵营的两个连、配备有马匹的半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四门骑炮。斯科别列夫在信的结尾这样写着："如阁下一旦愿意下令派遣我们的部队占领浩罕汗国，则我分布在马赫拉姆、阿克贾尔、古尔提尤别和安集延等地的部队完全符合同时进攻的目的。"我们从以后的情况中可以见到，斯科别列夫所不愿意的正是这个同时进攻。斯科别列夫就是这样用非常巧妙又狡猾的手段欺骗了轻信的科尔帕科夫斯基。科尔帕科夫斯基还不清楚他是在和谁打交道。

现在清楚了，斯科别列夫为什么需要留在霍占电报局的附近，以应万一之需。

在这最后一封信以后，斯科别列夫便用一连串的电报轰击起科尔帕科夫斯基来了。

1月31日，斯科别列夫向科尔帕科夫斯基来电说："汗国面临 396
的混乱局面对我们颇为不利。现在正是不用战争手段使汗国归附最高当局管辖的最为有利的时机。我大胆地坚决请求，准予前往浩罕支持纳斯尔·埃金汗王。上述办法可为我们赢得时间并能确保汗国免遭混乱。在军事方面我甘愿承担责任。"

2月1日，斯科别列夫来电说："整个汗国表示俯首听命，等候阁下对其命运作出决定。我留在安集延是必要的，但鉴于采取某种行动颇有困难，因此我将在纳曼干恭候您的命令"……

2月2日，斯科别列夫又来电说："汗国的问题必须解决。在此时刻，军队集结在安集延和纳曼干对我们统治整个汗国来说，是牢靠的保证。必须刻不容缓地建立一个置于我们直接监督之下的政府或者由我们的军队占领汗国。我担心，人数众多的圣战派的拥护者们，对于我们如此强大的安集延部队的无所作为，将会作别种解释，他们也许会从我们的手中夺去我们依靠上帝的仁慈和我军的勇敢精神所取得的辉煌战果。"

最后在2月3日斯科别列夫又来电说，他收到了纳斯尔·埃金的一封信，信中告知他已返回浩罕。又说，有一个代表团从浩罕前来征询意见：是否应该接待汗王？电报还说，斯科别列夫准备在第三步兵营和尚未参加战斗的第二机动排到达纳曼干时，就将他们并入驻在古尔提尤别的部队。

就这样，一方面在电报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汗国正在等待您决定它的命运，请尽快决定，我不敢采取任何行动，恭候您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他实际上已开始向浩罕推进，率领一支强大的部队停留在古尔提尤别，该地恰好在纳曼干和浩罕之间。

科尔帕科夫斯基虽然还不很衰老，但处事已一点也不果断了，

唯恐不在跟前的上级长官对他有所不满，自己不顾承担任何责任。2月3日，科尔帕科夫斯基终于收到了考夫曼关于归并浩罕的电报。从此以后，斯科别列夫的不休纠缠才终止了。显然，他同样收到了自己某个靠山的电报。与此有关的情节将在以后适当的章节里叙述。现在应该回过头来讲一下安集延部队的行动以及从撒马尔罕和乌腊提尤别方面前去搜索山中村镇的情况。

第十六章

游击战。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男爵。在乌奇库尔干的一次战斗。克基斯坦的骚乱。在沙鲍特基巴利亚和奥布尔丹附近的战斗。乌腊提尤别部队的进军。纳斯尔·埃金汗离开了都城。决定占领汗国。给斯科别列夫的一封电报中说:"米沙,不要坐失良机!"为什么科尔帕科夫斯基的远征未能成行?浩罕不是2月19日,而是2月7日占领的。普拉特汗被骑手捕获。向奥希和古里察进军。在一些隘口附近的接触。克里姆汗逃出霍占。考夫曼对县长诺利杰男爵不满。审讯结果发现了诺利杰的犯罪行为。向阿赖山地区进军。阿赖山区的女王。近卫军官斯波拉特鲍格。阿赖山区和帕米尔。库罗巴特金所率前往喀什噶尔的使团未能成行。阿卜杜勒克里姆指责我们出尔反尔。和喀喇提锦订的条约。同喀什噶尔谈判边界问题及库罗巴特金奉派前往喀什噶尔。谈判的结果。阿勃拉莫夫评论新的边界线。新的边界线带来的好处。胡多亚尔汗及其子孙们的命运。

397

正当斯科别列夫镇压安集延人时,在他的后方紧靠纳曼干城附近,一些吉尔吉斯人的小股匪帮却活动得颇为得手。1月16日有一股匪帮在萨姆加尔附近袭击了商人格罗莫夫的驼队,这支驼队是给我部队运送给养后从纳曼干返回的。匪帮夺走了三百头骆驼和所有驼伕和骑手共五十人。在此以前我们在有关章节提到的阿卜杜勒·加法尔的儿子阿克布塔率领的另一股匪帮,从乌腊提

尤别方面越过奥布尔丹山口到了泽拉夫尚上游一带的山村中，并在阿乌奇村里抓走了当地居民出身的、县长的第二助手穆拉特伯克，他是奉派到该地监视阿乌奇山口和巴斯马克亭村的村长法伊扎的。县长第一助手阿勃格拉利少校率领一支快速部队前去追击这股匪徒，但未能追上。在途中发现了穆拉特伯克的无头尸体，并遇上了匪帮放回的法伊扎。据传说，似乎是马恰的居民将阿克布塔请来担任自己的伯克，以代替他们认为无力同俄国人作战的卡连达尔伯克。在萨姆加尔上边的阿克贾尔渡口，从皮丘金所部自安集延部队调走后，驻扎着科马罗夫中校指挥的第三步兵营。零星的小接触及追击涉水渡河的吉尔吉斯匪帮的行动几乎每天都有。我方没有伤亡。当1月26日斯科别列夫刚一离开安集延，好差事"轮到"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的头上，他立刻使用起一
398 个前线部队司令官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了。

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是在浩罕事变中被提升的。浩罕事变的前一年，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因杀害自己的客人县法官卡尔戈波利采夫曾被塔什干军事法庭委员会判处服苦役。他的父亲是华沙第三近卫师师长和侍从将军，经过他父亲在各方面奔走，按亚历山大二世皇帝陛下的旨意，该案件交最高军事法院重新审理。根据该案唯一旁证人公爵克拉波特金中尉提供的情况，子弹不是穿过房门而是用枪口顶着射击的，因为太阳穴上有烧伤痕迹，并在伤痕周围印上了火药点，审理时对上述情况未予理睬，重审结果认为是误伤致死。麦列尔无论如何也要报答赐与他的恩典……并与同僚言归于好……还必须提拔一下侍从武官的弟弟，正是因为他才发生了上述不幸事故。

为阿弗托巴奇及其主要同谋者的投降所激怒了的普拉特汗，在马尔格兰下令杀死库佳尔·米尔扎、阿弗托巴奇的三个兄弟、他的儿媳妇和一些俄罗斯俘虏，然后出城逃走，几乎将全部大炮都

遗弃了。在斯科别列夫启程返回纳曼干这一天，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获悉了这一野蛮屠杀的消息，他立即派遣他的弟弟率领由两个步兵连、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六个半哥萨克连组成的一支部队携带四门大炮和六门火箭炮前往阿萨克。运输队有七十辆大车，随身携带了四天的给养。骑兵大尉的任务是从阿萨克出发，前往马尔格兰，以获取被遗弃的大炮。1月27日，他将行动不便的步兵留在阿萨克，派遣一百五十名骑手先行前往马尔格兰收缴大炮，自己亲率骑兵随后出动。

在途中，他从两个给我们送信的马尔格兰人的口中得知，普拉特汗已前往阿赖山，现正在乌奇库尔干宿营。骑兵大尉马上向左转往山中。这一天行军八十四俄里，傍晚十时到了乌奇库尔干附近。当即将哥萨克布置在各条道路两旁，敌人可能要经此退往喀喇提锦。接着，便派遣下马步行的半个骑马的步兵连和一个下马步行的哥萨克连在参谋总部大尉库罗巴特金的指挥下，向这个设有牢固工事的、带城寨的村庄推进。四天以前和阿弗托巴奇一道投降的伊斯凡佳尔自告奋勇担任这个纵队的向导。

这个纵队对从梦中醒来的萨尔巴兹的零星枪声没有回击，也没有高喊“乌拉”，只是急速向前推进。他们终于碰上了敌骑兵，只用了几排齐射便夺占了城寨和五门铜炮……还缴获了一个旌节和普拉特的盾牌、一百门小口径炮、二十只羊、二百头骆驼和汗王的 399
全部财产。非常可惜的是，在黑暗中很难沿着无人熟悉的小道追击四散逃窜的敌人。整个部队只好在城寨里过夜。普拉特汗得以脱身了。

我方的损失是：负伤六人，其中有骑手二人。轻伤有五名士兵。

28日夜晚十一时，部队返回阿萨克。29日，马尔格兰的伯克和骑手从马尔格兰运来了十五门大炮、一门臼炮以及汗王的一些马车。就在这一天，部队携带全部战利品返回安集延。经过这次

成功的战斗，在浩罕汗国境内进行的为时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即已宣告结束。29日，进行圣战的首领之一图尔松库尔又携带几门大炮前来投降。

位于泽拉夫尚河上游的山区被称之为克基斯坦(波斯语，即群山之国)，这个地区于1870年归并于俄国。这里分为马恰、法利加尔、法恩和亚格诺勃等伯克领地。由于交通不便，过去这里经常发生暴乱反对布哈拉埃米尔委派的伯克。暴乱者赶走原有伯克，安置上自己人，并在山区的沟壑峡谷中多次打退布哈拉军队。因此，布哈拉的埃米尔也一般不去惹山里的人，任其独立行事，而山里的人不断地撤换自己的伯克，挑选更为合适的人。这些伯克们都不愿服服贴贴地自动让位，于是经常发生内讧。新老伯克都各有一派势力，他们互相抢掠和烧毁对手的村庄。所有这一切使得人们日益贫困起来，贫困又引起了盗匪的活动。因此山里人的名声颇为不佳。

经过我们五年的管治以后，混乱局面稳定了，山里人开始恢复了元气。俄国当局没有干扰他们，没有使他们讨厌。山区乡村的管理人员自己住在品吉肯特，每年到所辖山村巡查一次，听取各种申诉，就地加以解决。这是一项困难的、不是没有危险的差事。但是半开化的居民已习惯于同俄国当局的代理人打交道，老老实实地服从兼有司法和行政权力的阿姆利亚克达尔① 的管理。从1875年起，行政和司法两权分开，分别由行政管理人员和卡兹担任。

1875年夏，管理人员巡视自己所辖各村，一直到了波利达拉克和伊斯坎德尔。他随身只带了二十名哥萨克。这样做是冒着危险的，但一路都顺利。税捐缴纳得很正常，顺从的态度堪称典范。遇上某个山里人闯下什么祸时，管理机关只要派一名骑手前去传唤，犯罪者便服服贴贴地跟着前来，甚至他自己也知道将要受到严厉

① 即乡长。——译者

的惩罚。

1875 年 8 月间，山里人收到了从浩罕传来的各种檄文，鼓动 400
他们为信仰而战，但他们立即将这些檄文交给了俄国当局。喀喇提锦的伯克沙·穆罕默德唆使居民前往乌腊提尤别，以便经过帕基什山口到马恰去，但当阿连达连科上尉率领一个哥萨克连到达马恰后，一切就都平息下来了。沙·穆罕默德则写信保证表示顺从，并指斥各种谣言。

但在 11 月 8 日，山区居民中最任性的马恰人逮捕了村长米尔扎·哈基姆，而在波利达拉克逮捕了宗教法官毛拉和卓，大批人马离此逃往浩罕投奔普拉特汗和以前的乌腊提尤别伯克阿卜杜勒·加法尔。关于阿卜杜勒·加法尔的阴谋活动和派遣奸细等情况，早在五月间就有所了解。曾任马赫拉姆长官的托赫塔梅什是阿卜杜勒·加法尔的儿子，在第二次占领马赫拉姆之后，他把三百五十名在浩罕的马恰人派到波利达拉克去，这些人很快便将当地居民煽动起来了。卡连杰尔·米拉胡尔曾在 1874 年当过十七天的伯克，这次马恰人又把他选为伯克。卡连杰尔·米拉胡尔伯克不仅向法恩、亚格诺勃和法利加尔各地，而且向马基安、克什图特等地，最后还向撒马尔罕附近的乌尔古特散发和张贴檄文，但是受诱骗的只是马恰附近的一些村庄。这些村庄以实物和钱款缴纳了派给他们的那份勒索。当来自撒马尔罕的俄国军队出现时，卡连杰尔堵塞了通往奥布尔丹和维沙勃的道路，并加固了阵地。

泽拉夫尚军区司令官阿勃拉莫夫少将得到上述消息后，派遣阿连达连科率领一支部队进山，这支部队包括有科涅夫斯基上尉的第三边防营第三步兵连、十名哥萨克和一门山炮。该部队出发之前，还从品吉肯特派出三十五名哥萨克，占领了从前曾是一个伯克独立管辖的乌尔米坦村。11 月 14 日晨八时，阿连达连科从品吉肯特出发，途经维希斯特、乌尔米坦、达尔达尔和沙鲍特基巴利亚

各村，六天行军一百二十一俄里。当时气候干燥，适于行军。

雇了七十五头驴和六匹马驮载装备、山炮和十只箱子。只带了二十五天用的面包干和酒精。途中只有驮载两只箱子的一匹马跌入深渊，取上来后箱子都已损坏。法利加尔的居民在当地热烈欢迎我们的部队，而马恰人却已在瓦尔齐明诺尔乡里发号施令。由半个步兵排组成的前卫部队在沙鲍特基巴利亚村前受到了枪击。
401 在上述村落中只剩下了十五名居民，其他的人当我们的部队在维沙勃村附近出现时，便随同敌人骑兵队伍撤退到四俄里以外去了。所有的隘口都用石头设下障碍，每座山头都布下了射击手和掷石手。因此，阿连达连科决定沿山脊前进，辎重和山炮则随着敌人的被扫清，逐渐沿小路前移。

我们一面从山坡阶地上击退敌人的伏兵，一面向山脊攀登。在前进的过程中，我们的伤亡有：九名士兵阵亡，两名军官（即阿连达连科上尉和金格利亚特中尉）和七名士兵负伤，三名士兵轻伤（被石头砸伤）。在前面的山脊上又看见了一道巨大的鹿寨，有八百人在附近守卫，并有一支援军正开到他们跟前。

又长又陡的山坡使人们疲惫不堪。代理长官指挥部队的杰特科夫中尉发出了退却的信号……敌人立即跳出埋伏点扑上前来搏斗。然而，准确的排射和刺刀发挥了作用。接着部队与预备队会合。我们又有两名军官（即杰特科夫和格柳恩塔利准尉）和四名士兵负伤。部队重新进入沙鲍特基巴利亚村后，布置了防御工事。20日夜晚打退了敌人的袭击，以后在21日、22日和23日一连三天的夜晚都作好了迎战的准备，但在第一次袭击时遭受重大损失的敌人不敢再来了。

21日，阿勃拉莫夫获悉部队失利的消息后，派遣施皮茨贝格大尉率领三十五名哥萨克从品吉肯特前来援救，并命令他催促已于早晨出发前往该地的一支由五十名步兵掩护的给养运输队。

23 日，施皮茨贝格到了沙鲍特基巴利亚，他沿着难行的山路，在不到两昼夜时间内走了一百三十俄里。部队中的伤员使部队在山中进军颇为困难，因此，什皮茨贝格将尚未复原的全部伤员都送回品吉肯特。

当敌人发现我一支纵队由山中返回，以为是整个部队撤退，便从四面八方向我阵地扑来。这次敌人遭受了重大损失，但我方无一伤亡。

26 日，亚菲莫维奇上校率领一个乌拉尔哥萨克连前来增援。从此，所有部队都由亚菲莫维奇指挥。根据考夫曼的命令，从乌腊提尤别调阿勃格拉利的一支不大的纵队经奥布尔丹雪山口前来增援。亚菲莫维奇知道阿勃格拉利所部已在途中，但因各部队之间无任何联系，他完全不知阿勃格拉利此时此刻在哪里，也不知他能否到达。但敌人却是清楚的，他们已经放弃了自己在维沙勃前面 402
的阵地。亚菲莫维奇利用这一情况，于 27 日晨开往居民离弃的维沙勃，并在该地宿营。28 日继续前进到沙姆季奇村，想在该村等待乌腊提尤别部队的消息。亚菲莫维奇一到该村就探听到消息说，阿勃格拉利还未走到奥布尔丹时就碰上了敌人，现正被阻于山中。亚菲莫维奇马上动身前去援救阿勃格拉利，将车队留在原地，由五十名哥萨克和半个步兵排掩护。敌人在奥布尔丹前面沿着山坡路设置了许多障碍，手持步枪和石头等待我军到来。

派了半排步兵和二十八名哥萨克从左边包抄，将另外半排步兵和二十五名哥萨克放在右边，科涅夫斯基指挥一排步兵和五十名哥萨克居中，向敌人阵地迎头冲去。当然，部队的人数并不多，但仗还是打得很激烈，因为和敌人是不能开玩笑的。

山炮开始向山上轰击。接着科涅夫斯基向前冲去。从山上滚下许多大石块，将碰上的东西都推下了山底的深渊，渊底蜿蜒着泽拉夫尚河。进攻者一个又一个地占领了用石头堆成的鹿寨，占据了

两个山顶，并在该处宿营，以便其余人员和车队能够顺利前往奥布尔丹。我们的伤亡有：一名军官①和三名士兵阵亡，十六名士兵负伤。敌人所受的损失非常之大，他们撤离了阵地，丢弃了奥布尔丹，最后终于给乌腊提尤别部队敞开了一条通路。乌腊提尤别部队于11月29日黎明前占领了奥布尔丹，太阳出来以后，在阵地上向下看到了亚菲莫维奇的撒马尔罕的部队。当时亚菲莫维奇还不知道在奥布尔丹已无敌人。两支部队就这样会师了。

现在，我们看一看乌腊提尤别部队是怎样到达这里的。11月24日，阿勃格拉利得到命令，率领别克丘林中尉的第三步兵营第一连、潘齐列夫大尉的第七边防营第四连的六十五个人和二十名西伯利亚哥萨克前往奥布尔丹。阿勃格拉利在等待从霍占前来的上述部队时，集结了六十五名骑手，购买了一些斧头，从工程仓库领了一些铁棍、十字镐和铁锹，定做了一些带有绳索的、形同小锚的四爪钩，准备用它营救跌落到深渊里的人员。还买了些毛毡作官兵宿营用的铺垫。25日凌晨三时，调派给部队的步兵从霍占乘大车来到。他们随身带有八天用的面包干和糁米、十五天用的糖和茶叶，每支枪配有一百发子弹，还带有当地的羊皮袄、粗毛的包脚
403 布和手套、十人用的铜锅十二口、铜茶壶每五人一把、药品两箱、外科手术器械一箱。当日，部队吃完早饭稍事休息后，即于晨十时动身前往阿乌奇。部队于26日拂晓从宿营地出发，将重载从大车上卸下来，驮在准备好的毛驴身上，四十名劳工在前面用砍土镘清除积雪开辟道路，部队随着前进。离开阿乌奇走了十俄里，刮起了暴风雪，迫使部队停在途中。劳工从山上砍伐了一些树木，部队燃起了篝火，做了晚饭。

27日晨八时暴风雪停息，部队继续沿山间小路向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山口前进。快到山顶时，由于小路路面结的冰很滑，九条

① 科涅夫斯基上尉受重伤后，第三天死去。

毛驴滑进了深渊，一名步兵也被撞倒而滑了下去，但被救了上来。在离山顶只有四分之一俄里处，潘齐列夫跌倒，失去知觉，军医官勃拉日耶夫斯基也喘不上气来，无力救护潘齐列夫，部队只好就地宿营。掉队的毛驴也都赶到这里。向山口派出了一支二十名步兵组成的哨卡。没有什么东西可用来生篝火，而且狂风还在怒吼。11月28日晨，阿勃格拉利检查部队后发现，除潘齐列夫和勃拉日耶夫斯基以外，还有三十人，其中包括五名哥萨克，不能继续前行。只好派十二条毛驴和十五名劳工将他们送回乌腊提尤别。部队只剩下了二十一条毛驴，其余的或已倒毙，或已精疲力竭。给养也都扔掉了。剩余的这些毛驴都用来驮载羊皮袄、完好的铁锅和挖战壕工事用的工具。人们从被遗弃的给养中捡出面包干，塞满了所有的口袋。就这样动身向前了。走到山顶以后，大家狂呼"乌拉"！

下山时人们象散步那样开心：一会儿扑到雪堆上去，一会儿哈哈大笑地向下滚去。下坡时，离山麓四俄里的地方有几处带围墙的拉巴特(即休息处)。部队便停在该处休息，喝足了茶，烘干了身上的衣服。雪在羊皮袄上融化后，羊皮袄散发出一股酸味，因而人们只有在通风的地方停留时才肯把它穿在身上。11月29日凌晨二时，阿勃格拉利动身，距奥布尔丹只有八俄里。阿勃格拉利来到时，该村空无一人，他便穿过该村与亚菲莫维奇会师。12月5日凌晨二时，乌腊提尤别来的部队经维沙勃山口返回。当晚七时到达阿乌奇，6日回到乌腊提尤别，未发生意外。

马恰人已退往波尔达拉克。老实说，隔着高达一万一千英尺的山峰和高达九千五百英尺的维沙勃山口，他们不可能给我们制造什么了不起的麻烦。但是，在不远的地方正在战斗，慷慨的奖赏不断地颁发下来，面对这种情况，阿勃拉莫夫就坐不住了。他故意派遣出一些人少力弱的部队，然后再以部队失利和进军缓慢的漂亮借口亲自向那里出动。1月11日阿勃拉莫夫写道，他现想去山

区各村并在拉尔扎会见亚菲莫维奇的部队，看样子想以一个关心工作的省长和一个和平旅行者的身份出现。他还担心，山里人的暴动会不会波及撒马尔罕，在沙赫里夏勃兹驻有重兵的布哈拉埃米尔会不会图谋干涉浩罕的事务……

埃米尔的可疑行动给布哈拉驻在塔什干的使者提出了警告，布哈拉军队驻扎在边界一事会给浩罕人和我们的山里人造成一种印象，他们会以为这是对他们那种荒谬幻想的支持，因而也是对暴动的支持，使者对此表示同意。埃米尔听从了信上的意见，遂率部队返回布哈拉。

与此同时，阿勃拉莫夫率领一支由二十五名哥萨克组成的卫队到达部队，后又继续前往波尔达拉克。1 月 19 日夜晚，在马德鲁什卡特附近宿营时，阿连达连科的骑手们在居民的协助下进攻了卡连达尔伯克，并将他捕获，后者率领不多随从潜入泽拉夫尚河下游某地。阿克·布塔获悉阿勃拉莫夫亲自出马的消息后，便越过阿乌奇山口（或称为奥布尔丹山口）跑掉了。

我们的部队在继续前进途中未发一枪一弹。居民纷纷前来表示俯首听命并交出了武器。27 日，考夫曼在彼得堡收到关于卡连达尔伯克已被捕获的电报后，当即下令将他在撒马尔罕处以绞刑。于是，当阿勃拉莫夫返回时，卡连达尔伯克便同时被押送到撒马尔罕。

这样一来，在我们国境内，几支小型的快速部队便能恢复某种程度的安宁。但在浩罕国境内我们所见到的却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从 10 月份起住在霍占的纳斯尔·埃金一直指望着俄国军队的支持，他忽然想要利用斯科别列夫冬季远征安集延这一机会，于 1 月 2 日离开霍占，率领一支俄国卫队到达俄国军队重新占领的马赫拉姆。1 月中旬，浩罕都城的一个萨尔特人代表团到了马赫拉姆。萨尔特人讲，普拉特汗和阿卜杜勒·加法尔的吉尔吉斯人

以胜利者掌有的权力向萨尔特人发号施令，萨尔特人对他们讨厌透了。21 日，纳斯尔·埃金同他们一道离开马赫拉姆，在比什阿 405
雷克又有一个新的代表团前来欢迎。他们带来了五十匹供换乘的好马和一头骆驼，驼背上搭着一条具有历史意义的白毡。在他们的欢呼声中将汗王抬上驼背，坐在白毡上。不知何故，可能是因为身边的骑手太少，汗王未进入浩罕城，而停在浩罕附近的奈曼恰村。从 1 月 23 日到 27 日这几天，纳斯尔·埃金一直停在该地无所事事。后来，普拉特汗安置在浩罕的阿卜杜勒伯克率领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向他进攻了。纳斯尔·埃金被击溃，损失近二百人，他率领一千乘骑逃往马赫拉姆。但在第二天，在没有汗王的情况下，萨尔特人自己动手在城里开始屠杀希布察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并重新向马赫拉姆派出了一个代表团。1 月 30 日纳斯尔·埃金返回自己的都城。反对过他的有罪之人和普拉特汗的奴仆们都出来欢迎他，他们将绳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请罪求饶，汗王对他们都开恩赦免了。

汗王一方面见到俄国没有公开支持他，只是叫他靠自己的力量和本领行事，另一方面他这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没有声望正是因为他和俄国人有了往来而造成的。于是，汗王为了把事情办好，并博得民众的同情，决定起用从前的暴乱者为自己效劳，人们还传说，汗王在狂热的宗教界人士面前曾书面保证，他将成为圣战的首领。汗王还不知道，他的命运这时正在遥远的涅瓦河畔安排决定呢！

我们已在上面有关章节中提到达斯科别列夫与彼得堡往来电报联系的种种猜想。但除此之外，斯科别列夫还收到了官方决策的消息。当考夫曼电告科尔帕科夫斯基占领汗国的决定时，在彼得堡的考夫曼的远征司令部参谋长特罗茨基也将上述内容电告斯科别列夫。斯科别列夫收到的一封电报以“米沙，不要坐失良机”

这句话为结束。人们说这是特罗茨基发的。官方的远征史却写作“陛下的侍从少将斯科别列夫奉命率我国军队占领汗国都城”。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为了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我们认为从第40号文档第2卷第306页和312页中将原电全文引述出来很有必要。

2月2日晚十时三十分，考夫曼从彼得堡给塔什干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发来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塔什干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

“俯念浩罕全体民众欲求加入俄国国籍之情，并鉴于别无他策
406 安抚居民，皇帝陛下诏令接纳汗国全体民众加入陛下的国籍。责成您亲自率领部队占领汗国。行动部署是：第四边防营和第七边防营的三个连、第二炮兵连、四个哥萨克连均在比什阿雷克集中，并从那里开往浩罕城。部队的预备队也应迅即调往该地。从塔什干应调来六门轻便大炮及所能调集的哥萨克、部分工兵、第四步兵营一个连，以及炮弹和一套基数的子弹。另一套基数的子弹运往霍占。在马赫拉姆留下一个步兵连和两门大炮。命斯科别列夫将军经阿萨克和马尔格兰向浩罕推进，沿途可向民众宣布陛下接纳他们加入俄国国籍的圣谕。斯科别列夫所部数额由其自定，除留下安集延城防军外，斯科别列夫部队中应包括第三步兵营。我拟将该营连同第四营，并以第七营的两个连加强后，留驻浩罕城内。

“请您带领鲍加耶夫斯基上校立即前往，以加固浩罕城寨。请将塔什干管理边区及军队的职权交给戈洛瓦乔夫将军。我完全信赖您的调遣指挥能力，并等待着您下一步行动的军事报告。

“原浩罕汗国改称为费尔干纳省，省长为斯科别列夫。纳斯尔·埃金暂留塔什干。

考夫曼”

这封电报是3日凌晨三时收到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发布了一些相应的命令后，于4日通过霍占向斯科别列夫拍发了下面引述

的电报，他不知斯科别列夫已收到了特罗茨基拍给他的同样内容的电报。

“霍占　陛下侍从将军斯科别列夫

“圣旨命我占领浩罕汗国，改称为费尔干纳省。任命阁下为省长。我谨向阁下致贺并通知：向浩罕的进军令命您率部从东面向前推进，部队数额您可根据需要自行决定，但应包括第三步兵营，该营将与第四边防营一起留驻浩罕。从西南方面向前推进的部队有第四边防营、第七边防营三个连、第二炮兵连和四个哥萨克连。这支部队在2月16日左右将集结于比什阿雷克。请在安集延留驻守军后，可经阿萨克和马尔格兰进军，以便于2月19日与西南 407
路进军部队同时到达浩罕。请向民众宣布陛下接纳他们加入俄国国籍的圣谕。详情细节将由鲍戈柳鲍夫斯基转达。科尔帕科夫斯基”。

总之，从上面两封电报中可以看到，占领浩罕的使命不是授给斯科别列夫，而正是授给科尔帕科夫斯基去完成的。但是，斯科别列夫为了不再受到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任何命令的限制，他自己采取了措施。为此，他在收到科尔帕科夫斯基的电报之前，于2月6日晨十时率领哥萨克、配备有马匹的步兵和火箭队从古尔提尤别疾驰前往浩罕。他率领的部队有两门移动大炮、两门火箭炮、两连步兵、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七河省一个哥萨克连和奥伦堡一个哥萨克连。命令自己部队的其余步兵和骑炮兵随后接应。在动身那天他电告科尔帕科夫斯基说，他于5日收到了考夫曼关于汗国并入俄国的一封电报，为了不让浩罕人组织抵抗力量，他准备开往汗国都城，预期于2月12日到达瑙布哈拉大门对面的库什阿雷克。但他并未说明将于何时出动。

6日晚九时塔什干收到上述电报。在路上，斯科别列夫又向科尔帕科夫斯基发了一封未注明日期的电报，科尔帕科夫斯基于

2月7日收到。该电说，安集延平安无事，根据准确资料，该城在几次炮轰中，死在残垣断壁之下者约有两万人，随着天气转暖，冰雪融解，这些尸体已开始腐烂发臭，因此他已将部队调回兵营，最后，他请批准将落入我手中的两名吉尔吉斯强盗处以绞刑。斯科别列夫在来电中对其动身前往浩罕一事只字未提。每个处在科尔帕科夫斯基的地位的人都会以为斯科别列夫正老老实实地呆在纳曼干准备出发，但实际上，这时他早已到浩罕了。

科尔帕科夫斯基原打算把占领浩罕和宣布归并汗国的日期安排在2月19日这一天，即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登极的日子。但由于斯科别列夫的这种匆忙的劲头，他自己也开始忙起来了。但是，即使急速进军，部队也来不及在12日以前，从塔什干集结到比什阿雷克。因此，于1月8日①，科尔帕科夫斯基电告斯科别列夫，叫他不要太急，不要在14日以前到达浩罕。科尔帕科夫斯基自己准备于10日从塔什干动身，12日前到达比什阿雷克。9日科尔帕科夫斯基电请考夫曼拨给十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卢布的预算款，作三个月远征之用，其中包括自己的额外用款三万卢布和给自己和其他军官的补助费三万六千一百卢布。

同时，斯科别列夫叫科尔帕科夫斯基放心，说他不会在12日
408 以前到达浩罕。当时，他坚信不疑科尔帕科夫斯基自己也必定忙了起来。因此，可以说，他竭尽了全力兼程前进。7日一天走了八十俄里路程，到上午十一时已到了距浩罕四俄里的地方。向我们投诚的明·叶夫格拉福夫被派到汗王那里通知部队行动的消息。汗王来到亚基毛拉村欢迎。接着，斯科别列夫未发一枪便占领了浩罕城及其城寨，立即逮捕了伊斯兰教主教、宗教法官和普拉特汗的全权代理人阿卜杜勒·穆门。收缴了所有七十三门大炮。

7日傍晚，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的骑兵队伍从安集延开到

① 原文如此。——译者

了。有奥伦堡哥萨克第一连和第二连、西伯利亚哥萨克第一连和第二连、六门火箭炮、六门骑炮和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他们在两天内走了一百五十五俄里。

2月8日，第七边防营两个步兵连、奥伦堡一个哥萨克连，奥伦堡的两个步炮连也来到了。

9日，七河省的五个步兵连和半个哥萨克连也从安集延来到这里。

这个消息如同一声霹雳，使那些在塔什干、准备远征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和所有的人都大为震惊。2月9日，科尔帕科夫斯基呈送给考夫曼的第42号报告，详细叙述了同斯科别列夫往来电报的全部情况。最后还请求给准备从塔什干出动参加远征的军官发给补助费，因为他们已经为准备远征而花费了钱款。至于他自己的额外开支款项及远征中立功受奖的打算当然是落空了。

就在2月9日这一天，科尔帕科夫斯基收到了斯科别列夫的一封电报(见369—371页)，看样子是2月8日从浩罕发出的，该电内容如下：

“谨禀告阁下，2月5日遵照考夫曼的意愿及进军浩罕的要求组编了两支部队。您2月4日快电于7日收到。遗憾的是，当时已到了距浩罕十六俄里的地方，并业已获悉，汗王正在前来欢迎我们的途中。我们在亚基毛拉村会见。我们的突然出现，使前汗王甚为吃惊，他表示愿意服从向他宣读的圣谕。昨日从浩罕送交二十九门大炮，其余大炮均在浩罕的我军手中。

“部队进军时，向沿途各村居民宣读了陛下关于接纳他们入籍的圣谕。他们听到后无不欢欣鼓舞。我们是晚间到达鲍利迪村的，村民们获悉并入俄国的消息以后，在村路上点满了篝火，到处一片欢腾。昨日，奥伦堡一个哥萨克连、半个配有马匹的步兵连携带两门火箭炮占领了瑙布哈拉大门。2月8日十一时进入浩罕 409

城。共有四个步兵连、四个哥萨克连、一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一个火箭连和六门大炮。已占领城寨，加固工事，采取了一切军事措施，我们有充分把握对付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委定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为浩罕城防司令官，委派了亚斯特尔热姆勃斯基少校为市长。

“浩罕城居民对归并一事，很少在街上表示欢迎。这种情绪是由于纳斯尔·埃金和圣战的拥护者们交往过密所造成的。纳斯尔·埃金将最敌视俄国的人物请到身边予以任用。如现隐藏在浩罕的阿卜杜勒·加法尔伯克、阿卜杜勒·穆门和其他许多声望较小的人，将明显敌视俄国政权的萨尔巴兹都集聚在一起，也可能都是前汗王所需要的。

“明日，我将打发汗王去马赫拉姆，还有阿弗托巴奇。他们将交由罗江科少校负责。巴蒂尔·丘里亚和今天在浩罕捕获的阿卜杜勒·穆门已关押起来。尽管赞成归并的人很多，其影响很大，但我认为纳斯尔·埃金可能会有敌对行动，这一担心颇有根据，如果给他以时间，他是会干出这种勾当来的。

“汗国的彻底安抚只有在阁下，俄国政权在中亚的最高代表到达浩罕时才能实现。

“迫切等待阁下的来临，以便得到在费尔干纳省建立牢固秩序的指示。

“昨日，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指挥的安集延部队的骑兵前卫部队已与我会师。他们用三十一小时行军一百四十一俄里。阿萨克和马尔格兰，民众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并入俄国的公告。马尔格兰的居民请求部队进城，这一请求得到了满足。城内的街道和市场上都张灯结彩，一片欢腾。沿途各村居民都出来热烈欢迎，到处摆上了敬客的美味食品。

“前来与我会师的绍鲍洛夫中尉的第二机动炮兵排在进军途

中的情况也是相当好的。他以一昼夜的时间行军一百多俄里。

“科马罗夫中校指挥的纳曼干部队的步兵于2月6日晨九时到了吉尔吉斯库尔干，在渡过达里亚河和萨雷斯河时耽搁了八个小时，行军五十俄里，当日午夜一时到达鲍利迪。

“阿克贾尔部队现已到达。我时刻在等待着安集延部队五个 410
步兵连的到来。费尔干纳省平安无事。”

总之，“遗憾的是”，斯科别列夫得知2月19日以前不得开到浩罕的禁令时，他已在限期的十二天以前把浩罕占领了！或者说电报来晚了，或者说他的动作太快了。他还豁达地恳请“俄国政权在中亚的最高代表”乘坐驿马前来浩罕，并令人相信，似乎这样才可彻底安抚汗国！斯科别列夫毕竟未能将自己的丑事掩饰得一点破绽都不露……

可以想象得到，科尔帕科夫斯基对斯科别列夫有多么愤恨！他采取了这样一个报复手段：1875年12月1日以后，他未给任何一个在战斗中表现突出的士兵发奖，也未给斯科别列夫及其他军官请功。科尔帕科夫斯基在给考夫曼的一些报告中将这次放弃请功归咎于没有收到考夫曼的任何指示。考夫曼对此回复说：“这次我未向您发指示是有根据的。法令上已经规定了暂行代理军队司令官的权限。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指令将是多余的。斯科别列夫将军、整个纳曼干部队以及斯科别列夫将军的助手们的英勇战绩我引以为骄傲。应该积极地为他们请奖，以表彰他们的战功（第40号文档，第394页）。”

占领浩罕的参加者们所讲述的占领过程与斯科别列夫在其电报中所讲的颇有出入。实际上，斯科别列夫仅仅率领一个哥萨克连和半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随带两门火箭炮飞驰前往浩罕的。步兵和炮兵都落在他后边相当远的地方。

斯科别列夫意识到自己干的是冒险行动，所以当奉派前来迎

接的人问及此次匆忙进军的原因时，他避而不谈自己前来的目的，而声称到汗王处来作客。在浩罕城前也未向他缴送任何大炮，汗王也未产生任何怀疑。斯科别列夫在接近城市后便占领了瑙布哈拉大门，但他并没有带领如此微不足道的部队冒险进入城内。

第二天，当斯科别列夫得到消息，知道带有大炮的安集延部队的前卫部队离城只有二十俄里，他才前去王宫正式会见汗王。

汗王在殿内接待了斯科别列夫，向贵宾敬以美味食品，并与之会谈了政治问题。但使参加接待的人甚感奇怪的是，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人给客人送来便条。客人看完后就藏到衣袋里去了……这原来是斯科别列夫事先与麦列尔以及从古尔提尤别开来的那个梯
411 队的长官约好了的。送来的便条是部队距离浩罕城还有多远的报告。汗王终于问道，这是什么意思？斯科别列夫回答说，他的运载礼物的车队落后了，他在等待着他们。最后，当斯科别列夫收到步兵和炮兵已到达城门跟前的报告以后，马上站起来高声宣布：奉皇帝陛下的圣旨，浩罕汗国已并入俄国。

当翻译官将“贵宾”的这些话译完以后，汗王竟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伤心地嚎啕大哭起来。斯科别列夫久久等待的部队很快进入了城寨。这是上午十一时的事。全部城墙都被占领，布置了岗哨，收缴了六十二门大炮，并有大量的火药和炮弹。

还有另一种说法。谢列勃里亚科夫在 1901 年《军事文集》第 10 期第 71 页上确信不疑地说，“关于浩罕汗国命运的决定，纳斯尔·埃金于 2 月 4 日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在斯科别列夫到达浩罕的三天以前便知道了。尽管浩罕没有电报局，他比斯科别列夫知道得还早！

到底相信那一种说法呢？不得而知！

2 月 15 日，科尔帕科夫斯基将军到达浩罕都城，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科尔帕科夫斯基向欢迎的人们宣布了早已家喻户晓的

圣上关于将汗国并入俄国的敕令。这道敕令在俄国的其他地区只是在2月19日，即在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登极二十二周年的日子才宣布的。

此后不久，科尔帕科夫斯基得到消息说，我们的三十名骑手和阿弗托巴奇的卫队（这个卫队由卡拉吉尔吉斯人组成，是和阿弗托巴奇一起投降的）受斯科别列夫的派遣，前去追捕普拉特汗，他们于2月18日夜晚在阿赖山中遇上了普拉特汗，并在马尔格兰和奥希骑手的协助下俘虏了他。根据考夫曼的命令，在马尔格兰，即普拉特汗残酷屠杀我们被俘人员的地方将他处死。

2月23日，科尔帕科夫斯基派遣斯科别列夫率领九个步兵连、六个哥萨克连、两个配备有马匹的步兵连并携带十门大炮前去占领奥希城。

纳斯尔·埃金和阿弗托巴奇一道被送往欧洲俄罗斯。

科尔帕科夫斯基返回途中，3月24日在马尔格兰得到消息说，一股有一千人的卡拉吉尔吉斯匪帮集结在兰加尔，他们选举了一个曾住在沙马尔金村墓地、鼓吹过圣战的人为汗王。这人是巴达克山人，名叫胡戴·库尔，意即上帝的奴隶。他自称是沙赫·穆拉特的亲戚。所有幸免于难的普拉特的同伙都聚集在他的身边。科尔帕科夫斯基将此事通知了在奥希的斯科别列夫，而他自己于3月25日派出了由参谋总部科罗利科夫上校率领的一支部队前去镇压，这支部队包括五十名骑马的步兵、一个哥萨克连，还携带大炮一门。 412

26日，斯科别列夫从奥希也派出了阿米诺夫上校率领的由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连组成的部队前往该处。从浩罕派出了施塔克尔贝格哥萨克大尉的一个哥萨克连前去堵截匪徒的退路。匪帮获悉科罗利科夫的行动后，便退往索赫，科马罗夫上校从浩罕将列杰涅夫的一个哥萨克连也派往索赫。斯科别列夫不在浩罕时，

由科马罗夫暂行代理军队司令官的职务。3月26日，越过一些山岭后，科罗利科夫发现大炮无法继续前行，于是命列杰涅夫率三十名步兵和二十名哥萨克带着大炮绕路前往索赫，而他自己亲率二十五名步兵和四十二名哥萨克向卡拉基耶进发。在该地他们和一股匪帮相遇。匪徒守在牢固设防的阵地上。阵地正面，以一条小河的泥泞不堪的河岸为掩护。一个侧翼是陡峭的悬崖，另一个侧翼是五十俄丈长的工事，它也和陡直的峭壁相连。下马步行的哥萨克和步兵开枪射击，接着便向前冲去。

科罗利科夫率领一个号兵和杰夏托夫中尉第一批催马登上悬崖，他们左方的所有军官也都攀上了峭壁。敌人开始逃往马杜特村，在那里同样遭到我方部队的射击，没有立住脚跟便四散逃跑了。战利品有：三个旌节、两门小口径炮和许多枪支。这些枪支，马上就地销毁了。我方无一伤亡。敌人伤亡近百人。

但是，这次战斗对卡拉吉尔吉斯人所起的作用甚小，他们从闹事以来还没有遭到过严厉的打击，他们对难以攀登的高山作为自己的屏障还抱有强烈的希望。

在距奥希城六十五俄里的古里察地带，集中了强盗胡多亚尔·哈利培[1]的一股匪帮，吉尔吉斯人成群结伙地占据了喀喇提锦的所有道路，他们截获了萨雷姆萨克和卓[2]和伯克江率领的两支骑手队伍。这两支队伍是斯科别列夫派去捕捉瓦利汗·丘里亚、阿卜杜勒伯克等人的。阿卜杜勒伯克是有名的马尔曼甘·达特哈的儿子。属于这个吉尔吉斯女财主管辖的有两个在阿赖谷地东部地区的部族，一个是有3,145帐户的阿迪金部族，另一个是有1,225帐户的蒙古希部族。

马尔曼甘·达特哈有几个在“绑架牲口”和袭击中以勇敢闻名

① 此人不久就被活捉处决。

② 史书上又称萨木萨克和卓，即大和卓布罗尼都的儿子。——译者

的儿子。她拥有数量很大的大畜群。当然这是一个颇有势力的女人。需要她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以支持的人或害怕她的儿子的 413
人，都不断地到她面前来致意，好象都承认她的力量和作用。胡多亚尔汗赐予她达特哈①（即将军或统治者）的封号。她的儿子当中最好斗的是阿卜杜勒。阿卜杜勒曾经带领自己的吉尔吉斯人支持过僭称为王者。萨雷姆萨克顺利地捕获了瓦利汗，但在返回途中自己也被捉住并被杀了。伯克江在夺获了阿卜杜勒伯克的一个畜群后，也遭到了和萨雷姆萨克同样的命运。

这种混乱局面应该结束了。3 月 31 日晚十一时，斯科别列夫率领三个哥萨克连和一个步兵连向古里察进发，4 月 1 日晚到达，但匪帮已不在该地了。于是，动身返回。在古里察留下了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哥萨克连，命令他们在此筑好工事。当即有六百帐户的安份守己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在正修筑工事的部队的保护下迁来游牧。但与此同时，那些不安份的卡拉吉尔吉斯头目们却在距此二十五俄里的扬基阿雷克隘口，占据了一处牢固的阵地，目的是阻止另一些保持和平关系的卡拉吉尔吉斯人前来换地游牧。斯科别列夫将哥萨克大尉施塔克尔贝格指挥的两个骑马的步兵连和一个火箭排从浩罕调往奥希，而他本人不知何故却于 4 月 18 日发布了第 51 号命令，摆脱了指挥军队的责任。

鉴于斯科别列夫此举违反了费尔干纳省军事管理暂行条例第 6 款的规定，科尔帕科夫斯基对他的第 51 号命令未予批准（见 1876年第 22 号文档第 17 页）。4 月 22 日，上述各部队从奥希城开往古里察，斯科别列夫自己也随同前往了。4 月 24 日，斯科别列夫又率部从古里察出发。这一部队中有第四边防营一个连，共一百二十人；一个工兵队，共三十人；一个骑马的步兵连，共一百二十九人；一个火箭排，共二十三人；八十五名哥萨克，其中五十五人是配

① 旧译大通哈或达德华。——译者

给步兵的饲马员。总共有三百八十七人。他们在古里察河岸上宿营。

24日午夜一时，半连步兵和火箭排沿着侧翼的小路前去包抄敌人的阵地。其余部队于次日凌晨三时半顺着大路开始行动。前行至十二俄里处，有一块宽阔场地，于是将七十八匹马组成的车队留在该处，派半排步兵掩护。到早晨十时，部队到达扬基阿雷克的谷口附近。一些骑手奉派前去侦察，参谋总部鲍戈柳鲍夫上尉跟随其后。在距谷口二百步远的地方，敌人对侦察队猛烈射击。原来在接近隘口的所有山崖上，都布上了障碍物。

斯科别列夫布置了步兵散兵线后，为了包抄两翼，派施塔克尔贝格带三十名步兵向右翼、鲍戈柳鲍夫带十五名士兵向左翼分别行动。敌人为了对付施塔克尔贝格，早已从两侧的障碍物那里集
414 拢了很多人。施塔克尔贝格本人很快负了重伤，但他仍然继续指挥自己的步兵战斗。曾两次派三十名士兵前去支援施塔克尔贝格。以后，当发现敌人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被吸引到两翼时，斯科别列夫便率领部队中剩下的约一百二十人开始从正面进攻，还有半个排共三十人作预备队。石块纷纷从各个障碍物处急滚直下，子弹迎面飞来。第一道山脊是拼刺刀占领的，接着便是另一山脊，第二道鹿寨。斯科别列夫等工兵队从障碍物的侧面上了山，攀到比障碍物高的地方时，便自己率领正面的纵队开上前去，第二道鹿寨也被占领了。越过第二道鹿寨以后，便看到了第三道以及设在桥那边小河旁的兵营。斯科别列夫从各个山头对占据兵营的敌群扫射以后，便将所有部队调上前去，占领了兵营。然后，又前进了几俄里，同包抄的部队会合到了一起。包抄的部队没有遇到什么严重的战斗。参加这次战斗的卡拉吉尔吉斯人近一千五百名。我们的战利品有：三个旌节、八门小口径炮、近八十支步枪。我们的伤亡有：一名士兵和两名骑手阵亡，施塔克尔贝格男爵受重伤，另有

八名士兵负伤，鲍里索夫中尉及十二名士兵被滚石砸伤。阿卜杜勒伯克逃往阿赖山。

前汗王胡多亚尔的侄子阿卜杜勒·克里姆伯克在动乱之前曾住在霍占。当科尔帕科夫斯基听到人们把他列入卡拉吉尔吉斯人的首领之一时，便在自己动身离开浩罕之前，把他找了来，但发现他并未参加3月暴乱，又将他送回霍占。同时命令县长诺利杰男爵对他严加监视。阿卜杜勒·克里姆迁居经文学校，而后就不见了：他真的成了暴乱者的首领，吉尔吉斯人拥立他为汗王。斯科别列夫于5月18日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责备他轻率地把这个有害的冒险家遣送到离费尔干纳最近的城市。斯科别列夫一再坚持，应将胡多亚尔所有的亲属，甚至远亲，迁往俄国本土僻远的地方。同时他反复强调，必须远征与喀什噶尔毗连的阿赖山区，以便使阿赖的吉尔吉斯人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现在斯科别列夫发给科尔帕科夫斯基的所有信件中的署名不象从前那样了。现在的署名已经有些官样化了，他署成："阁下恭顺的奴仆米哈伊尔·斯科别列夫"……以前用的那些尊敬、忠诚和敬佩长官丰富经验等词语已不再提了……

考夫曼在从彼得堡返回塔什干的途中，5月29日收到了科尔帕科夫斯基关于阿卜杜勒·克里姆事件的一封信。考夫曼批示说："如果诺利杰男爵有罪，我将撤掉他的县长职务，因为从霍占放 415
跑政治上的危险人物这已是第二次了。这是作为地方当局，不可饶恕的罪过。"曾有过传说，似乎诺利杰拿了管押人的钱款而放走了他们。这是完全可能的……

1877年，根据当地居民关于向他们征收额外税捐的多次控诉，开始了审理工作。结果发现，诺利杰释放了所有缴纳了罚款的、那些和浩罕人一起参加过进攻霍占而被关押的人。他用这笔罚款弥补了自己所欠的、数达一万三千卢布的公款。他用按户分

摊的办法向边境居民每户，即每一帐幕收了两卢布五十戈比。

1878 年 6 月 27 日，诺利杰和所有他的从犯都交由法庭审判。主要从犯是他的助手伯爵杰维耶尔中尉。关于逮捕和释放暴动者的过程，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当考夫曼率领部队前往浩罕以后，诺利杰将边境各村五十户长召集起来宣布说，边境村民由于经常支援浩罕人而犯下了杀头之罪，但是他已将他们的罪过担在自己身上，并在亚雷姆帕德沙面前替他们求了情，因此他们现在必须尽心竭力。接着便把这些人派到总务科长沙季·米尔扎那里。沙季·米尔扎对他们说，诺利杰在考夫曼面前为他们奔走说项，因而他必须经常宴请考夫曼，为此耗费了一万三千卢布。所有罪人必须补偿这笔款项。代表们都同意补偿，并作了分摊。杰维耶尔前去征收偿款，当遭到拒绝时，便将爱喊叫的人抓来装在大车上，再送到霍占。居民终于屈服了，收聚了款项。这时才释放了被捕的人……

“我们还需要粮食，”诺利杰这样说，并攫取了大量的浩罕银币。“多亏阿弗托巴奇，上帝保佑他健康。现在可真方便了！”于是，想出了一个新的花样来弄钱。

1880 年 2 月 15 日，省署以伪造手段盗用公款九万零二百零八卢布二十五戈比和使用暴力进行勒索的罪名判处诺利杰八年苦役，判处杰维耶尔终生流放，骑兵大尉苏洛夫被流放到托木斯克省，十四等文官利德斯基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还判处了六个当地人：一人苦役，二人流放，三人强制劳动。诉讼费用为四千九百一十八卢布。考夫曼根据检查程序将上述案件呈交参政院审核时请求给诺利杰减刑。考夫曼的理由是，诺利杰在此以前没有过失，作过好事，1875 年当浩罕入侵霍占县时他的表现勇敢、坚定，因此曾赏给他饰金佩刀一把。在谈到苏洛夫好的方面时，说他亲自检修了自己的住宅，说他上交了伪造的单据，以证实各项开支费

用的真实情况。考夫曼请求改判诺利杰为永久流放，苏洛夫为监 416
禁。但参政院还是判处诺利杰服苦役，杰维耶尔为永久流放，苏洛夫开除军籍，利德斯基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省，而将六个当地土著人判处不同期限的徒刑。陛下于 1884 年 12 月 10 日批准了判决书。参政院于 1885 年 1 月 18 日将上谕下达给省署。

参政院拒绝给诺利杰减刑的理由是很有趣的（见指示第 146 页），其理由是：

“虽然总督认为诺利杰男爵立有战功应予减刑，但其战功虽足以证明其骁勇，与其在执掌县政期间的营私舞弊行为毫无内在的联系。”

是否应该这样理解，勇敢和能干确乎与犯罪行为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吗？比如强盗总是大胆地袭击抢劫，侵吞公款者总是坚决果敢地从官家的铁柜中盗取钱币等等。如果是这样，则诺利杰诚可宽恕，因为他在四年之内就捞了十万卢布。

诺利杰后来的命运是相当悲惨的。他自以为从前曾是男爵而高傲自负，不能甘心忍受对他的粗暴待遇……他先受过树条的抽打，后来还受过鞭打……他给在塔什干的家属和帮助过他的人们写信时就是这样写的。他没有活到刑满就死去了。

现在回过头来叙述斯科别列夫的情况。

斯科别列夫以少量的部队占领了科斯塔科兹、伊斯法拉、索赫、瓦季尔、乌奇库尔干和瑙卡特等所有这些从山中通往费尔干纳谷地的出口之后，以安集延、奥希和古里察等地的驻防军组成了几支快速部队，交由自己的助手、侍从武官男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上校率领，自己则亲率两个步兵连、半个哥萨克连，携带一门山炮和两门火箭炮，从奥希出动前往阿克布拉河隘口，并派约诺夫少校的两支迂回纵队经塔尔德克山口向右行动，派侍从武官公爵维特根施泰因上校率领两个哥萨克连从克齐尔库尔干向左行动。但

是，当6月18日斯科别列夫准备进攻敌人阵地时，敌人没等他们来到，便四散奔逃，遗弃了畜群。维特根施泰因公爵对卡拉吉尔吉斯人跟踪追击。阿卜杜勒伯克逃往帕米尔，潜入阿富汗境内。其母则带领许多畜群顺利迁往喀什噶尔游牧，但当地居民为报复她
417 的儿子们从前多次劫掠，也抢掠了她。她受了劫掠之后，返回阿赖地区，碰上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以后，便投降了。

她被遣送到斯科别列夫那里，受到了斯科别列夫的殷勤接待，得到了丰厚的礼物。当时她表示：她自己、她的儿子们和属下，都决心做白沙皇的臣民。

达特哈一词翻译过来是“寻求公正裁判的人”的意思。但斯科别列夫在作战报告中却给她冠上了“阿赖女王”的大名。可是，阿赖西部有七万人口的伊奇基利克部族，就不听从她的管辖。这样的女王，即拥有两万农奴的女地主，我们俄国在农奴解放以前并不少有。这个吉尔吉斯女人的儿子们后来都当了乡长，只有她的大儿子因杀害海关巡查官被捕，并按军法判处了死刑。

除一些侍从武官① 被调来支援可怜的土耳其斯坦部队打击浩罕人以外，还调来一些近卫军官。斯科别列夫在7月7日给考夫曼的信（见第22号文档第200页）中曾提到过一个近卫军官的名字。现将有关该军官的话摘引下来。信上说：“在阁下面前，我向来是无所隐讳的。提起斯波拉特鲍格大尉的部队参加战斗的情况，我甚为惋惜。现将这次战斗的情况简述如下：斯波拉特鲍格大尉没有等待他所要求的援军（由鲁达诺夫斯基率领，共四十人）到来，便带领八十人向难以接近的牢固设防的敌人阵地正面冲去。一进入战斗，我们这位近卫军官（sic）② 当时觉察到情况不是象他

---

① 除维特根施泰因公爵、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骑兵大尉以外，参加浩罕远征的还有多尔戈鲁科夫。

② sic，拉丁语，意为原文如此。——译者

以及许多和他一样的人所渲染的那样，似乎在土耳其斯坦地区只要自己一出现，敌人就会望风而逃。斯波拉特鲍格所部没能攻到敌人障碍物跟前，伤亡不大的情况表明他们也不是特别努力冲向目标的……该部回到了索赫，未能打退敌人。”

考夫曼授意告知斯波拉特鲍格，他对这种轻举妄动的胡闹行为甚为不满。

在向阿赖山区远征的同时，以参谋总部库罗巴特金大尉为首的一个使团奉派前往喀什噶尔谈判费尔干纳省和喀什噶尔的边界问题。7 月 17 日，在从奥希前往古里察途中，库罗巴特金和他的兄弟（炮兵大尉）率领六名哥萨克离开了使团的车队远远走在前 418
面。使团中还有八名哥萨克。走在前面的库罗巴特金一行在兰加尔地带遭到了一股匪帮的袭击，匪徒约有四十人，他们放了一排枪，便举刀冲上前来。疾驰在前的一名吉尔吉斯人被小库罗巴特金用手枪迎面打死。但他的哥哥、使者库罗巴特金的右臂却中弹受重伤，所幸子弹未伤及骨头，因此这一使团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斯科别列夫向卡拉吉尔吉斯人散发了告示，要他们降服，并允诺赦免他们，而且通过阿卜杜勒·克里姆的弟弟与阿卜杜勒·克里姆接了头。这个新的王位追求者接到要他前去请罪的信后回答说：“我们靠真主及其先知者的保佑已经集结了力量并采取了抗御的措施。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你们自己违反了所缔结的条款。比如：亚雷姆帕德沙已将浩罕汗国交给纳斯尔·埃金全权治理，但后来又变卦，将纳斯尔·埃金迁往西伯利亚。而您斯科别列夫将军也是这样。您和受到人民尊敬的阿弗托巴奇也订过一些条款，曾答应他住在浩罕，但后来也把他同我们的另一些首领一起迁往西伯利亚了。凡此种种都是引起我们害怕的缘由。正因为这种恐惧心理，我们才四散奔逃，逃往山中。

“因为无法相信你们提出的任何一个条件，我们才同宗教人士

磋商，决定进行坚决的抵抗……假如你们真能完全恪守诺言，我们就绝对不会反抗。我们这些游牧居民，既不需要钱币，也不需要财产。我们是靠真主的赏赐谋生的……

“从托克马克开始，你们征服吉尔吉斯人、希布察克人和萨尔特人时，一向都是遵守诺言的，但自从占领浩罕之后，便改变了这一做法。正因为如此，才发生了一切动乱……假如你们的主张始终如一，动乱就不会发生了……”

由于阿卜杜勒·克里姆和吉尔吉斯人的其余首领都逃往喀喇提锦避难，所以斯科别列夫开始向考夫曼多次写信和拍发电报，请考夫曼准其前往喀喇提锦。该地同沙赫里夏勃兹从前一样，一半听从布哈拉埃米尔的节制。斯科别列夫想仿效沙赫里夏勃兹的做法，一再提出这个先例。他认为应先征服喀喇提锦，然后再把它完全交给埃米尔管辖。但考夫曼只向埃米尔写去一信，要他训诫喀喇提锦的伯克，不要使该地成为叛乱分子和逃亡罪犯的避难所。

9月初，侍从武官上校维特根施泰因和多尔戈鲁科夫两位公爵率领两支快速部队，开往山中守卫山隘出口。9月7日，在索赫
419 河旁的马扎尔村附近，维特根施泰因的部队和阿沙尔毛拉的一股匪帮相遇而开起火来。当时，部队不得不冒着从山上纷纷飞下的子弹和乱石的危险前去夺占一些普通的鹿寨。我们的伤亡有：八名士兵受重伤，二十七名士兵、十八名骑手和四名军官受轻伤和被乱石打伤。这四名受伤的军官是维特根施泰因、采尔皮茨基大尉、巴伊托科夫哥萨克大尉和格罗姆勃切夫斯基准尉。敌人遗弃了五十一具尸体。没有战利品。夺得了许多牲口。

喀喇提锦的伯克派了一个非常驯服的使者来到部队，这个人是伯克的弟弟索菲汗，这一作法也许是埃米尔训诫的作用，也许是受斯科别列夫似乎是“应邀前来亲见伯克”的急速行动的影响。索菲汗同意了斯科别列夫的一切要求，甚至关于边界的问题。在

地图上标明了与胡多亚尔当政时期完全相符的边界线。8月28日，斯科别列夫与索菲汗商定并签署了边界条约。同喀喇提锦的争执完全结束，于是部队返回冬季营地。

11月9日，考夫曼向陆军大臣呈交斯科别列夫关于远征阿赖山区的详细报告时，附带加了说明。考夫曼写道："我认为，无论就部队所遭受的重重困难来讲，还是就部队司令官斯科别列夫的指挥才能来讲，或者就所获取成果的重要性来讲，这次远征阿赖是土耳其斯坦部队所建树的最卓越的功勋之一"（见文档第420页）。但是应该承认，任何成果也未获得，给费尔干纳省并未增添什么东西，吉尔吉斯人也没有吃多少苦头。

也许只有侍从武官和近卫军人才能讲述所获成果的重要性……这次远征的成果是微不足道的，从以下情况便可见到。虽然斯科别列夫在报告中说，似乎所有山中的吉尔吉斯人都已降服，但在所有山隘通往平原的出口处都得派驻一些部队防守。这似乎是同不安份的邻居划定了一条内部边界线……这样一来，吉尔吉斯人的臣服就象大肆宣扬的阿赖女王的归顺一样可用来修饰文句了。受到长袍赏赐的女王的随从们并不代表游牧居民，这些牧民在夏季还到阿赖山的后面喀什噶尔境内的天山山麓去放牧。尽管这样，随着远征阿赖的结束，浩罕汗国并入俄国的事实际上已告结束。

阿赖山谷总长一百二十俄里，宽仅十五至二十俄里，好象一个大木槽横卧在两条平行的山岭中间。这里青草虽小，但很茂盛，没有杂草。因此，最瘦弱的马匹只要在此放牧两个星期就可上膘。420
高耸入云的雪山环抱着这个世外的山谷，象是巨人般的强大队伍守卫在它的四周。阿赖本身的词意是队列或团队。土耳其人说的米尔阿赖就是团长的意思。这并不妨碍科斯坚科将阿赖叫做天堂的说法，好象卡拉吉尔吉斯人就是这样叫的（见皇家地理协会通报

1877 年第 249 页)。后来有人将帕米尔这个词译为天堂或世界屋脊等等。波斯语中帕或派的意思是脚、脚掌和脚下,在土耳其语中它的意思是部分或封地,而阿拉伯语中米尔、麦尔是人的意思,米伊尔是王公、老爷和长官的意思。米尔阿赖(团长)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塔克特的意思是王位。如果将合成词派塔克特("京城"之意)拿来和派米尔这个词比较一下,那么比较准确地翻译过来,派米尔的词意是一个人所得的一部分、老爷的足迹、王公的封地或一个人的地方等等。无论如何也译不出世界屋脊的意思。一些东方作家经常写成派米尔,而不写成帕米尔。

阿赖山脉不是再好不过的天然边界吗?从防御的意义上讲确是这样,但从进攻的意义上看却并非如此。这一条出奥希城经古里察前往喀什噶尔及印度的唯一便于行走的山隘,对于步、骑、炮三个兵种的行动仍然有相当大的困难。辎重队沿着狭长的山檐上行进时必得拉成长条,甚至拖长数十俄里。只要行军的部队稍微大一些,往往其前卫部队已经走到了新的宿营地,而后卫部队还没有从前一天的宿营地动身……在这种条件下,敌人用极少量的部队就能挡住我军的进路,使我无法走出平地。因此,考夫曼很有远见并满有根据地决定占领山隘的出口。这就是比康斯菲尔德所谓的"科学"边界,或者按照劳林森的说法,叫做"不要边界的特权"。在这里,我们比英国抢先了一步。在胡多亚尔当政时期,浩罕汗国的边界就在越过阿赖岭的地方,山区吉尔吉斯人的游牧区也属浩罕。这一情况是我们占领的依据。近几年来,阿古柏伯克无视胡多亚尔提出的、没有武力后盾的多次抗议,竟向阿赖山脉那边的全部地区派置了许多巡查队。如前所述,当时胡多亚尔拒绝了我们派军队支援的建议。

库罗巴特金大尉奉派出使前去进行恢复原有边界的谈判,第十一边防营上尉斯塔尔采夫也奉派前去执行测量道路的任务。

我们在前面已有叙述，库罗巴特金于7月27日身受重伤，返 421
回奥希城。只是到了10月7日，他才带领护卫队从该城动身，13日到达铁列克达坂山麓。14日越过此山。15日在科克苏河受到喀什噶尔的一个巡查队的欢迎，并在一个叫做伊克伊克齐亚克的地方，在喀什噶尔人安置的帐幕中宿营。以后的宿营地点是：伊尔克什他木①、业金② 和乌鲁克恰提。从古里察到伊克伊克齐亚克这段路最难行走。好几匹马倒毙了，一匹马从陡坡上滑了下去。根据气压表测出，山隘的高度为12,926英尺，气温已达列氏零下15°，只能在帐幕中宿夜。喀什噶尔巡查队的长官们对使团非常殷勤，他们送来了帐幕、草料、燃料及食物。

从最后一个宿营地动身后，还要走高达七千英尺以上的120俄里长的山路。其中一个叫舒尔布拉克的山隘高达九千五百英尺。出山以后距喀什噶尔还有三十七俄里的路程。但最后的九十五俄里道路经过整修，可算是大车路。从奥希到喀什噶尔的距离总共为373俄里，其中从古里察到库尔加申卡尼一段为210俄里，若要修成车路，需费大量的工程。

10月25日，使团到达喀什噶尔。27日拜见了阿古柏伯克的儿子比克巴恰，送上一支手枪、一块金表、一把带套的短剑、四条小地毯和七件长袍。阿古柏伯克本人当时不在喀什噶尔。当时一些和卓和哈希姆汗·丘里亚等人把不满苛捐杂税的人们集结为强大的军队，反抗阿古柏伯克。阿古柏伯克正同他们作战。此外，中国人也终于集结军队，占领了玛纳斯、西湖和乌鲁木齐等地。阿古柏伯克率领自己的几乎全部军队开往乌鲁木齐方面。他进军以后，将哲德莎尔交由比克巴恰管理。这个临时执政者对于考夫曼没有写专函给他十分不满。他用"你"称呼库罗巴特金，没有用尊称

① 又译为伊尔克什坦。——译者
② 又称为叶干、伊根。——译者

“您”，对翻译官苏纳尔古洛夫上尉提出了批评，叫他坐好一点。使团的人都是蹲在那里，确切一点说，坐在自己的马刺上，叫人甚感难受。苏纳尔古洛夫得到比克巴恰的允许后换了一个坐的姿势，但比克巴恰很不喜欢这个坐姿。

比克巴恰和库罗巴特金纠缠了三天，想要叫库罗巴特金把考夫曼写给阿古柏伯克的信函交给他。他不断地提出保证，说其父授权给他谈判。但库罗巴特金对此断然拒绝，并要求准其前去阿克苏与阿古柏伯克会面。否则，库罗巴特金表示，将动身返回，不再谈判。第三天，比克巴恰背着库罗巴特金派了一个使团见考夫
422 曼去了，并从此再也没有打扰库罗巴特金。库罗巴特金逛集市、去澡堂、看兵营、观操练等均未受到特别限制。

11 月 18 日，终于收到阿古柏伯克准许使团前去他那里的来函。于是，使团于 21 日动身前往阿克苏。该城距喀什噶尔有 440 俄里。使团沿喀什噶尔河河谷走了二十天，于 12 月 10 日走完了这一段路程。在 1875 年的地图上，这里是一片接连不断的沙漠，而现在发现，沿路两旁生长着茂密的树林，几乎延续了一百二十俄里。使团连同休息在内又用了二十四天时间，经过了十九个站口，走了四百九十俄里，于 1 月 10 日到达库尔勒城。11 日拜见了阿古柏伯克，过了几天开始边界谈判。库罗巴特金根据考夫曼的指示，要求将七河省的边界线划在乌鲁克恰提堡垒处，并将此堡垒及其后面的纳奇拉恰勃迪、希恩和伊尔克什他木等哨卡都争取到手。阿古柏伯克回答说，他清楚地意识到，在强大的俄国面前，他是软弱无力的，因此应当无条件地接受总督的一切决定，但请以宽大为怀，条件不要过苛。1 月 31 日谈判结束。阿古柏伯克在大尉的强硬要求下屈从了，但他却用书面通知说，他将派出自己的使者随同大尉返回，以便“请求威严的亚雷姆帕德沙宽大为怀，将我苦心经营了十四年的地方仍留给我。如果对我所请不予同意，则我将完

全遵从土耳其斯坦总督的裁夺，边界将划在他所需要的地方，我完全接受他的一切决定。”

毫无疑问，谈判之所以能取得成效，是受了毕条勒特处境困难的影响。当时，甚至他的亲信都不断地投向中国人，最后连他的财政官也携带钱款逃跑了……

使团于2月6日告别，7日动身沿原路回返。原拟返回时经伊犁及维尔纳，以便对没有走过的道路进行测量，但未果。一因库尔勒或喀喇萨尔与伊犁之间冬季道路不通，二因毕条勒特坚决请求使团经喀什噶尔返回，以便使人们知晓谈判已圆满结束，否则，人们不见使团返回，会以为谈判破裂。当然这是外交辞令。阿古柏伯克非常了解，我们所有使团沿途都测量道路，显然，他是想阻止库罗巴特金测量另一条道路。但是，库罗巴特金于2月24日到 423
达阿克苏以后，将苏纳尔古洛夫及六名哥萨克和一名医士从使团分出，前往乌奇吐鲁番① 和卡拉科尔，而他自己休息三天以后，仍按原路返回喀什噶尔和奥希。

库罗巴特金还在库尔勒时，就从一个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派在阿古柏伯克身边的土耳其官员处获悉了有关我国著名旅行家普舍瓦利斯基的一些令人感兴趣的情况。他的姓氏在我们俄国人中间不正确地被读作和写作普尔热瓦尔斯基。毫无疑问，这是彼利瓦利斯基波兰化的结果。波兰人将普尔热这个音节读作普舍。这个名叫扎曼汗的土耳其官员操一口流利的俄语，当普舍瓦利斯基在库尔勒留住期间，阿古柏伯克曾委派扎曼汗接待过他。扎曼汗和我们的旅行家很要好，他们一起住了两个月，扎曼汗成了旅行家的由衷的崇拜者了。在1876年的复活节前，扎曼汗和旅行家一起去过罗布泊，就在该地两人分手了，因扎曼汗不想在冬季的条件下去荒山考察和猎取野骆驼。

① 今新疆乌什县。——译者

苏纳尔古洛夫应当在 1877 年 3 月 15 日前从卡拉科尔乘驿马到达塔什干。库罗巴特金自己则于 4 月 6 日到了塔什干。库罗巴特金在几封信中（见 1876 年第 25 号文档）详细叙述了阿古柏伯克的正规部队、部队的编制及装备等各种令人感兴趣的情况。在装备上除有英国造的后膛炮和英国赠送的斯奈德快枪以外，还有中国的泰富尔炮。这是一种担在两人肩上的轻炮，在射击时抬炮的两人就是一副活动的炮架。炮手也是两个人，一人手持擦炮通条，另一人手拿点火杆。第一个人用通条擦好炮膛，装上炮弹，第二个人瞄准和射击。在中国军队中，泰富尔炮的炮手都有人掩护。为了吓唬马匹，掩护者身披虎皮，手持小旗、枪矛和弓箭。阿古柏伯克没有这种配备，他给每门泰富尔炮配了一名火枪射手。每五门泰富尔炮配有一面旗帜。这样的炮兵队大约有二十八个，共有泰富尔炮一百四十门。据库罗巴特金计算，在泰富尔炮队中起码有七百个汉人和东干人，就是说，每门炮有五个人，共一百四十门炮，每五门炮有一面旗，共二十八面。

阿古柏伯克派往塔什干的使团取得了我方的一项重大让步：考夫曼同意将乌鲁克恰提堡垒划归喀什噶尔统治者管辖。以伊尔克什他木为界，距山隘又近了三十八俄里。使团带走了条约草案和地图，但在当年，直到阿古柏伯克死去，考夫曼未收到任何
424 答复。毕条勒特的后继人伯克·库里伯克[①] 对考夫曼的信也未答复。实际上他已顾不上这些了，因为那些和卓们现在都起来反抗了，原来他们在曾是他祖先的可怕的浩罕移民面前是要吓得发抖的。中国人则利用了这种混乱局面，终于占领了喀什噶尔。考夫曼不想同中国人进行新的谈判，因为他确信，中国人应该接受我们和阿古柏伯克政府所确定的边界线（见 1878 年 7 月 8 日考夫曼给陆军大臣的第 186 号报告，存于第 25 号文档，第 142—145 页）。

① 史书上旧译为伯克胡里。——译者

但是，中国人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根本不想了解我们同一个篡夺政权者所订的条约。他们对这个篡夺政权者从来没有承认过。中国人通常采取扣留我们商队和禁止贸易的手段来迫使我们谈判或作出让步。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商人一到乌鲁克恰提就被扣留，对向我商人购买东西的人则以处死刑相威胁，下令将所购各物退还卖主，并令我商人退还价款。中国人不断说，从中国逃跑出去的人经常扮成商队或随同商队一起从费尔干纳潜入境内，他们以此为自己的行动辩解。

考夫曼迅速向伊尔克什他木调派了部队，并在该地修建了堡垒。当时费尔干纳省省长是阿勃拉莫夫。因为斯科别列夫获悉我们正准备同土耳其开战的消息以后，赶忙请假回彼得堡，以便参加到作战部队中去。假如这次伊尔克什他木的远征还是由斯科别列夫负责的话，我们同中国人的这次不睦事件将怎样结局，是难以预料的。很有可能，他不等什么命令下来，便击败中国人，夺占喀什噶尔城，然后敷衍塞责地随便向考夫曼交差！

7月3日，阿勃拉莫夫率领五个步兵连、三个哥萨克连和一个骑兵山炮连向伊尔克什他木进发。他们应在冬季来临之前在那里修建成一处堡垒，并将两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及四门大炮留在该处。贮存的粮秣给养可用到1879年5月1日。

阿勃拉莫夫到达该地，派出几个测量队，对库罗巴特金根据多方打听到的各种情况而标在地图上的各个山隘进行了测量以后，他完全否定了原拟的边界线。在7月26日发出的一封长达一千零三十九个词的电报中（见第25号文档第157—165页），阿勃拉莫夫谈到的边界线如下："库罗巴特金所划定的从苏约克开始沿山脊到顿加尔玛的这条边界线是不清楚的。应该将所有的山隘标上名称划归我们。顿加尔玛这个山口根本没有，但在顿加尔玛河的上游地带却有一个卡拉恰勒山口。其次，沿顿加尔玛河和科克 425

苏河，直至穿过该河的铁列克达坂的道路的这段边界极为不便，因为沿着河流划分边界，必将河流的河谷割成两半。这样必将限制我国游牧居民的活动，必将引起许多误会和争执。

“再向前，边界走向伊尔克什他木并从此转而向南。现在查明，伊尔克什他木本身并不存在，只有一条名叫伊尔克什他木的小河，沿这条小河划界很不恰当，而从前的那个哨卡的废墟已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地方太小和其他原因①，在伊尔克什他木堡垒无法安置下两个步兵连及一个哥萨克连。我将在这里修建一个不大的堡垒作仓库用。”……

阿勃拉莫夫在8月7日的一封电报中说，这里是沙石土，抹砌堡垒别无他物，因此，连贮存物资的小堡垒也修不成。于是，他决定修复喀什噶尔的一处已废弃的哨卡，并在附近的一个高地上修建了一个能架设两门大炮的掩体碉堡。

在评论这条边界线时，阿勃拉莫夫深知，库罗巴特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罪责，因为他一直坚持必须选择一块较好的地方来修建未来的堡垒，以便驻扎强大的部队。乌鲁克恰提正是这样的好地方。现在中国已从那里将我们的商人赶走，把货物都扔到商铺外面了。这是亲自在塔什干谈判的考夫曼的罪过，他对阿古柏伯克故作谦虚的态度，太宽容了。

在斯科别列夫当权时期，尽管从古里察开始的一些山路的某些路段已经炸宽，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在这里沿主要山口的山坡上，还没有地方修建堡垒。

无论在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到1878年我们才真正感到它的迫切需要。

在叙述远征希瓦的最后一章中，我们附带提到过，我国政府因英国政府在1877至1879年土耳其战争期间的行动而威胁英国的

① 这是一条狭小的峡谷，没有饲料和燃料，但在乌鲁克恰提一切都是应有尽有。

种种原因。现在我们再谈一些详细情况。

将费尔干纳省这样一个在所有方面都是最富饶的地区并入我国，不仅绰绰有余地补偿了占领费用，而且还带来了另一种极为重要的好处，这就是我们取得了进攻中国，甚至攻击英国属地东印度 426
的一个最好基地。我们获得了从这一方面通往这两个国家的唯一通道。我们已经两次尝到这种好处了：一次是 1878 年当我们和英国关系紧张的时候，第二次是 1879 年就归还伊犁问题而与中国发生争执的时候。此外还有一点，经过费尔干纳我们可以进入帕米尔地区。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还要提一下这最后一个汗王王朝成员的命运。胡多亚尔汗被送往奥伦堡后，在抢掠牲畜的盗匪阿兹别尔根的帮助下，从该地逃往希瓦。

希瓦没有收留胡多亚尔汗，他又经过麦尔夫到了赫拉特，并同费尔干纳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接上了关系，但不久便死去了。

他的儿子纳斯尔·埃金汗死于塔什干，留下四个儿子。这四人于 1899 年起都领取俄国发给的补助金，长子每年领取 1,164 卢布，次子每年 564 卢布，其余两个儿子每年各 360 卢布。此外，两个孙子（长子的两个儿子）也是每年各 360 卢布。这样一来，长子和他的孩子一起每年领取 1,884 卢布。

在 1898 年，纳斯尔·埃金汗的后代上升为贵族。

他的一个儿子与从前的沙赫里夏勃兹的伯克，即现在的上校朱拉比伊的女儿结了婚，而一个孙子和他的侄女结了婚。

以前各王朝汗王的后代，他们各式各样的旁亲故戚以及那些冒名者都不断地在费尔干纳冒出来，他们妄图象自己的祖先那样当上汗王，即使当一个小时也好。

但是，追随者为数甚少，只能拼凑零星股匪在各乡大道上拦路抢劫。

第十七章

427 针对东印度的示威行动。斯托列托夫将军的使团出使阿富汗。阿勃拉莫夫提出的费尔干纳部队的预算。各路部队的编制。秘密的示威不可能达到目的。各路部队集结在贾姆。费尔干纳部队无法越过各个山隘。下令解散各路部队。同中国人的交往不能令人满意。斯托列托夫从途中寄来的一些信件。亚沃尔斯基医官的著作可作为补充材料。宿营时有阿富汗士兵在四周担任守卫，斯托列托夫对此还有顾虑。夜晚行军无法测量路线。使团带来了死亡和毁灭。隆重进入喀布尔城。斯托列托夫已经知道进攻性的条约已不需要。埃米尔忆起了维特克维奇及他的祖父多斯特·穆罕默德因俄国人的到来所遭到的不幸。由于哥〔哈〕萨克这个词而产生的误解。很不象样的礼物。埃米尔回送了现金。斯托列托夫拒绝接受现金。这些现金的下落如何？斯托列托夫和埃米尔二人单独进行的谈判。王储的死亡。关于英国使团的消息。建议不要接待英国使团。仪仗队成了看守队。8月9日同埃米尔签订的条约。条约的片面性。条约签订一天后斯托列托夫突然离去。这位"外交家"的诚实态度。拉兹戈诺夫上校难以忍受的处境。对阿富汗施加保护的想法。10月18日利瓦吉亚特别会议后下达皇帝陛下的一个诏令。考夫曼给米柳京的一封信。密电和指令。斯托列托夫给阿富汗外交大臣的信。考夫曼的固执和米柳京的答复。陆军大臣认为，不是我们使喀布尔的埃米尔陷入迷雾之中。

在1877年我国与土耳其交战期间及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英国的极端挑衅行为自然而然地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利用

我们在中亚新占领的一些地区与英属东印度领地比较接近的条件，可以经常给英国制造相当多的麻烦，借以转移英国对别国事务的干涉。英国一支由许多大装甲舰组成的外表强大的舰队，时而靠近希腊海岸演习，以防希腊向土耳其宣战，时而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面上出现，以阻止我们占领君士坦丁堡。上述两个目的他们都达到了。只有在和土耳其的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才获悉，英国当时尚未作好参战准备。它那种可怕的架在雷公式装甲舰上又重又大的三十八吨阿姆斯特朗来复线大炮在演习射击时，一个接一个的自己爆炸，炸死了炮手。

终于酿成了暴乱，水兵拒不使用这种大炮……但是英国人镇静自若，把这场行将临头的灾祸平息在装甲舰内，他们在外表上和以前一样，象中国人那样装模作样地继续在海上航行。 428

英国人经常以金钱和弹药援助土耳其，这对任何人来讲都不是秘密。土耳其以贷款形式用英国现金购来数十万支步枪和千百万发子弹，在英国建造的一些装甲舰同样以贷款形式交付土耳其使用。一些英国军官指挥着穆赫塔尔国王在卡尔斯① 的部队。按英国人的理解所有上述一切行为和国际间的中立法规毫无矛盾之处。

为了回敬英国舰队的示威，我们决定向东印度这个英属领地中最薄弱部分的边境派出陆军部队，进行一次示威。从当时我们所占的地区出动，我们须经布哈拉领地和阿富汗才能到达印度。布哈拉的埃米尔早已安于俄国一个省长的地位，因此会无条件地允许我部队开往阿富汗边界。剩下的问题就是和阿富汗的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商议了。

英国人占领了卡拉特和基达。他们力求的阿富汗中立化就被

① 卡尔斯是土耳其的边境城市，1878 年俄国占去，1921 年归还土耳其。——译者

他们自己这一行动所破坏了。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中已有叙述，这件事引起了阿富汗人的强烈不满。同时也意味着为我们所要进行的谈判提供了一个基础。

彼得堡派了参谋总部的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斯托列托夫少将出使阿富汗。我们以前在谈到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时，已经熟悉斯托列托夫这个人了。

冯·考夫曼将军在1878年5月26日签署的第4407号命令中向斯托列托夫作了几项指示，其中规定使团的目的为巩固我们同阿富汗埃米尔的友好关系，向埃米尔说明"这种友好关系将会给他带来的一切好处"及"当我国一旦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如有可能则同他缔结同盟"的问题，接着，在提及由于卡拉特和基达问题而产生的埃米尔和印度政府之间的不睦情况时，考夫曼接着说："在事态发展的这种情况下，委派阁下出使到阿富汗埃米尔处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埃米尔对英国人的行动的不信任态度，鼓励埃米尔继续抵抗英国人在阿富汗立足的企图。阁下可向希尔·阿里汗说明，帝国政府一向把阿富汗看成是反对英国向中亚各独立领主推
429 行侵略政策的堡垒，并对埃米尔反对这种侵略的一切意图给以支持。不言而喻，这种支持在和平时期表现为：我们将向伦敦内阁提出必须保持阿富汗领主的独立地位。而当我们同英国发生武装冲突时，我们则会给予实际的支持。因此对我们在阿姆河地区集结部队一事，埃米尔不应看作是敌视阿富汗的示威行动，而应看作是同阿富汗友好的一支力量。如果埃米尔愿意利用现在这一对他非常有利的形势，制止并结束英国人对阿富汗内政的继续侵犯和干涉的话，他可以大胆地依靠这支力量行事。"接着又向斯托列托夫建议：要向埃米尔阐明俄国和英国在政策上的差别，我们既不收买统治者本人，也不收买统治者的主要亲信，不谋求在政治上和工业上征服邻国，相反，我们一向支持和我们保持友好关系的汗王的合

法政权，我们不会把他们废黜为靠津贴过活的人；对英国人的慷慨好施不仅不能相信，而且应该担心；阿富汗可能变成一个英属的总督辖区，但如果埃米尔善于利用我们同英国之间的冲突，就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穆斯林王国的首脑，继承土耳其苏丹的作用和地位。由于最近几位土耳其苏丹的大臣和亲信为英国人所收买，苏丹在穆斯林世界中已失掉了这种作用和地位。

虽然我们认为收买统治者对双方来讲是一种侮辱行为，“但这绝不意味着，当我们的同盟者一旦有所需要时，我们不愿意或无力向同盟者提供金钱援助”……当我们同英国的冲突顺利结束时，埃米尔可以指望恢复阿富汗东部的旧边界线，并使俾路支从属于他。

接着还谈了一些次要的指示，诸如需要使埃米尔认清自己在国内的作用，需要为我国军队准备好三万人和五千匹马需用的给养和粮秣。最后提到的是收集情报和资料，这是任何一次侦察中都要做的事情。

斯托列托夫应该努力寻找“那些有能力为我们充当密使的人，要他们去发展和扩大敌视英国人的那个派系集团。”

还指示斯托列托夫说：“到达喀布尔并向埃米尔阐明我国同埃米尔的关系以后，……应亲自返回向我报告……然后，您大概还须 430
回到喀布尔。可以说，在那里不仅要保持，而且还要扩大我们的影响。”

最后不仅准许斯托列托夫可以经常提出损害英国的建议，而且还要负起指挥阿富汗军队的责任。有关此点在指令中是用这样的文字表述的：“而且要自己能够统领或指挥该国的一部分实力，即您同埃米尔共同认为无论在防御方面抑或在进攻方面最能用来对付英国的那一部分。”

为使使团显得体面和有代表性，同时也为了切实有效地履行其使命，参加使团的还有：参谋总部上校拉兹戈诺夫、医官亚沃尔

斯基、高级地形测绘员宾杰尔斯基；翻译官有：纳齐罗夫少尉和扎曼·伯克，此外还有文官马列文斯基及医士一名、哥萨克二十二名。上述这些人员中到底谁是使使团显得体面的，谁是干实际工作的，是难以弄清的事。

规定的旅费少得可怜：斯托列托夫三百五十卢布，拉兹戈诺夫二百五十卢布，其他官员每人二百卢布，医士八十卢布，哥萨克分文不给。斯托列托夫每日出差费十卢布，拉兹戈诺夫五卢布，其余各员每人三卢布，医士和哥萨克军士每人各五十戈比，哥萨克兵每人三十戈比。宾杰尔斯基还有三十卢布的买表费。发给斯托列托夫额外开支费三千卢布和礼品费一千卢布。总起来，发给整个使团的钱款共五千四百六十卢布。这就是根据规章发给的差旅费，是派往一个了解甚少的国家第一个使团的经费，而这一使团肩负的任务是破坏富有的英国的影响。

以后我们可以见到，俄国使团的寒酸装备导致了英国人对阿富汗的入侵，给这个不幸的国家带来了灾难。

上面我们着重强调的指令中某些内容，看来已经清清楚楚地向斯托列托夫指明，他可以向埃米尔许诺，一旦我们同英国发生冲突时，我们愿意向他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而当阿富汗自己同英国发生冲突时，我们的全部援助仅限于斯托列托夫为他们出谋划策，在万一的情况下，他可以指挥阿富汗的军队……

从斯托列托夫和希尔·阿里汗所签订的条约中，我们可以见到斯托列托夫对上述指示是怎样理解的。

在一封应由斯托列托夫交给埃米尔的信中讲了以下的话："我们现在同英国的关系对贵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我由于没有机会同您会面，特派遣斯托列托夫少将为代表出使贵国。我自己非
431 常了解斯托列托夫将军，在最近一次同土耳其的战争中，他的表现尤为突出。我们至尊的皇帝陛下对他也很了解。斯托列托夫必将

向您转达我的一切想法。他向您讲的一切话，请您详加考虑。请您相信他的话，他的话就象我的话一样。请您听过这些话后，一定通过斯托列托夫给我以答复。我在此只向您提及一件事，如果说同你们结成真诚友好的同盟将对我们有利的话，那么这个同盟对你们的好处将多几倍①。”

使团的任务首先是谋求允许我国军队通过阿富汗领土。原拟的三条路线是：一条从浩罕出发，经过喀什噶尔，另一条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喀布尔，还有一条从希瓦和克拉斯诺伏斯克出发，经过麦尔夫、赫拉特和坎大哈。最后这条路最长也最难走。但是，在远征希瓦之后，无论漫长的路程、无水的戈壁或是野蛮的游牧居民都吓不倒我们。我们的使团留在喀布尔长达半年，为了不断叙述阿富汗的事态发展和谈判过程，我们先叙述一下我们向印度进军的军事准备情况。这种军事准备早已开始，而且在使团到达喀布尔之前，已经不再需要。实质上，我们对印度的佯攻取消以后，已无需派遣使团。如果说当时没有电报联系，无法通知使团回转，那么也应当紧跟着下达一道新的指令。关于取消远征的事，考夫曼在7月9日就知道了，而使团是29日才到达喀布尔的。专使信差从撒马尔罕到喀布尔只需两周时间。这就是说，要阻止斯托列托夫的外交活动还是有可能的。

不管怎样，原先预计向喀什噶尔、阿富汗和麦尔夫分别出动三支部队：第一支部队出费尔干纳省，经阿赖岭；第二支部队从撒马尔罕方面出动，经贾姆前往克利弗和阿姆河上的希拉巴德；第三支部队从希瓦出发，溯阿姆河，经查尔朱。各个主要指挥官之间出发前的一切联系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考夫曼所下达的命令大多数都是亲笔书写，有时由于情况需

① 关于斯托列托夫这一使团的全部来往文件都保存在土耳其斯坦总督府办公厅1878年第63号文档中。

要还用密码。这时斯科别列夫已经不在边区了。当我们准备同土耳其开战时，斯科别列夫就请假前往彼得堡，并加入到准备同欧洲土耳其作战的军队中去了。费尔干纳省新任武官省长阿勃拉莫夫
432 少将在 1878 年 3 月 20 日的信中向考夫曼报告说，远征喀什噶尔需时两个月，这支包括八个步兵连、五个哥萨克连、八门骑兵山炮、一个火箭队的队伍，连同司令部人员和炮手等共有 2,300 人和 1,200 匹马，共需：

面包干每人二俄磅 ……6,900 普特

糁米按三十分之三加尔涅茨算 ……1,725 普特

大麦按十俄磅算 ……18,000 普特

各种给养总共重 26,625 普特，需要 4,437 匹马驮载。此外弹药、生活用具、医院物资等需要驮载马 470 匹。总共需要马 4,900 匹。

在山路上行军时，马匹只能一个跟着一个走。每匹马连牵马的人以两俄丈计算，驮载的队伍就得拉长到二十俄里。这样，就要由半个部队的人员来掩护运输队，当前卫部队已到达新的宿营地时，后卫部队才从前一天的营地动身。显而易见，这样的行军序列全然是不行的。因此，阿勃拉莫夫建议只携带人员所需的一个月给养，少带大麦、草料，依靠放牧。甚至给养也不用带一个月的，可只带二十天的。这样一来，面包干只带 3,450 普特、糁米 863 普特、大麦六千普特，总共 10,313 普特，需 1,718 匹马驮载。而加上运载弹药、医院及其他物资共需 2,188 匹马驮载。这当然考虑到可以利用喀什噶尔的物资以弥补贮备之不足。但为了在意外的情况下确保部队的需要，应在部队从古里察出发后的第七天，从奥希派出第二支具有同样规模的运输队。将物资运到距古里察 133 俄里的乌鲁克恰提堡垒，使该地成为一个据点，其驻防军应专门从部队调出一个步兵连、一个哥萨克连和一个火箭队组成。这个由 350

人和二百匹马组成的驻防军也还需要两个月的给养，即需面包干1,050普特，糁米262普特和大麦三千普特，总共4,312普特，需717匹马驮载。这样一来，第二支运输队所需要的驮载马匹是1,718匹加上717匹，总数是2,435匹。为了给部队和第一运输队雇用2,188匹马，每月需款65,000卢布，而为第二运输队雇用2,435匹马，驮载的全程是从奥希到乌鲁克恰提，以十八天计算，需款36,000卢布。假如还需将一个月的贮备从该地运到喀什噶尔，按六天行程和1,718匹马计算，还需10,500卢布。每天的运费是每匹马一个卢布，这是费尔干纳省内的最高标准。这里没有计算那些每天卸掉驮载空出来的马匹，由于部队每天都在消耗给 433
养，卸去驮载的马匹需要放回。在部队和第一运输队里每天大约可放回马七十五匹。

此外，需用绳索、口袋和毡片等物制备驮子，需款一万至一万五千卢布。

为了使部队所属各部分将来都能得到受奖的机会，阿勃拉莫夫从第二、第七和第十六边防营各抽调一个连，从第四、第十四和第十五边防营各抽调两连组成了两个混合步兵连，从奥伦堡第三哥萨克团和第五混成哥萨克团各抽调三个哥萨克连组成了哥萨克部队。阿勃拉莫夫认为所有上述各部在接到命令后十五天内能够集结于古里察，并请求在指定期限十七天前向他下达命令。在奥希和安集延的仓库中现只有面包干七百俄石，即三千六百普特，所有抽调的步兵连应从原单位提取各月份的给养贮备，不足部分可从上述仓库中领取。参加远征的各连，为了补充八天的给养，应立即开始烘制面包干。这些步兵连和哥萨克连应在各自驻地雇用驮载给养粮秣等物的马匹，这样可以便于行动，因为仅靠奥希一个县是无法按规定价格提供所需的全部马匹的。这样调派，各部前往古里察途中尚需补充开支如下：

从浩罕出动的一个步兵连，十四天的途程
……1,050 卢布
从安集延出动的一个步兵连，八天的途程 ……600 卢布
从纳曼干出动的一个步兵连，十四天的途程
……1,050 卢布
从奥希出动的两个步兵连，五天的途程 ……750 卢布
从马尔格兰出动的四个步兵连，十天的途程
……3,000 卢布
从马尔格兰出动的三个哥萨克连，十天的途程
……1,800 卢布
从安集延出动的三个哥萨克连，八天的途程
……1,440 卢布

总计……9,690 卢布

在进军路线规定的时间以外，还增加了两天作远征的准备。炮兵所需要的粮秣和驮马将在奥希领取。

部队从古里察开始分为两个梯队前往乌鲁克恰提，在该地卸下多余的重载，留下驻防部队，然后带上十七天用的给养，经过六个站口前往喀什噶尔。在该地将再带上七天的给养，如果在喀什噶尔弄不到给养，则等待从乌鲁克恰提开来的运输队。

434 为了不使大麦的价格因部队仓库中短缺而上涨，阿勃拉莫夫请准在奥希、安集延和马尔格兰三地开始陆续购买。在部队所属各部烘制三千五百普特面包干的工作也请准马上开始。上述一切安排都得到了考夫曼的批准，但是减去了三个步兵连和三个哥萨克连，而且根据上级的新指示，考夫曼改变了原定的进军路线：费尔干纳部队在马尔格兰集结以后，不再前去打扰喀什噶尔，而是经过喀喇提锦，同样前往阿姆河，向阿富汗方面推进。4 月 10 日和 13 日米柳京转达了皇帝的诏令，内中提到要组织一支部队并派往希

拉巴德和麦尔夫，以及加强土耳其斯坦边区的部队，同阿富汗缔结条约和向阿富汗、东印度派遣密使等问题。根据4月10日米柳京的第一封电报，考夫曼立即下达了集中预备兵和进行动员的一些密令，然后于5月7日向参谋总长拍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调派奥伦堡和西伯利亚的哥萨克团，以加强土耳其斯坦边区部队的情况。5月13日考夫曼收到一封密码电报，内称，如有需要，将给他派来几个免除兵役的哥萨克团：两个奥伦堡哥萨克团和三个西伯利亚哥萨克团。次日，考夫曼向全军区发布了组织三支作战部队的命令：主力部队在撒马尔罕，由特罗茨基少将指挥，费尔干纳部队在马尔格兰，由阿勃拉莫夫少将指挥，阿姆河部队在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由格罗坚格利姆上校指挥。

主力部队中有：土耳其斯坦的第三、第五、第六、第九边防营、一个混成营①、西西伯利亚的第三边防营、土耳其斯坦第十七边防营的两个连、由四个营组成的一个步兵旅、一个工兵连、奥伦堡第四混成哥萨克团（包括奥伦堡第二和第三哥萨克团和西伯利亚第一哥萨克团的四个连）、第五混成哥萨克团的一个连、土耳其斯坦的第一炮兵旅的第一和第三炮兵连、第二炮兵连的一个分队、一个机动的炮兵教导连、第一和第五奥伦堡骑炮连和一个火箭连。

费尔干纳部队中有：由各边防营中抽来的六个步兵连、第五混成哥萨克团的三个连、六门骑兵山炮、一个火箭队。

阿姆河部队由六个步兵连和两个哥萨克连组成，带有四门 435
大炮。

主力部队前往撒马尔罕以南六十四俄里的贾姆；费尔干纳部队经瓦季尔前往克孜尔苏，须经喀喇提锦领地；阿姆河部队前往查尔朱。所有这三路部队以后的行动“按下达的指示行事”，其指示

① 根据阿勃拉莫夫的选择，从费尔干纳省第十四、第十五边防营中抽调四个连组成，步兵营也包括四个连，边防营则包括五个连。

的内容口头上没有透露。

命令所有部队带上最必需的服装，每人备用皮靴两双、一条一俄尺半长的毡子、八天的面包干……英国军队的服装很讲究，现在我们上那里去，不能象去希瓦一样穿得破破烂烂。

这一天还向格罗坚格利姆下令：如果希瓦平安无事，他应率部从右岸前往查尔朱，重载可装在《撒马尔罕》号轮船和《彼罗夫斯基》号轮船及其拖船上运送。他的部队应与洛马金少将的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取得联系，现洛马金部队正沿波斯北部边界向麦尔夫推进。如果格罗坚格利姆在查尔朱得到高加索部队占领麦尔夫的消息，则可前往该地。如果高加索部队尚未到达麦尔夫，则格罗坚格利姆应溯阿姆河而上，前进至克利弗，并在该地待命。为了在克利弗附近渡过阿姆河，轮船逆流上驶时，应将所有考夫曼式摆渡船带在拖船上，并尽量多带一些平底木船。

考夫曼在发布上述命令之后，又请陆军大臣拨发一套三百四十俄里长的电报线路设备，以便部队与撒马尔罕建立联系。19日考夫曼收到米柳京密电，内容是："拟议中的克拉斯诺伏斯克部队有四个营和六个哥萨克连。该部队将在一个半月以后，即7月初准备就绪。该部队较弱，无力进行长途远征，因此现在更谈不上去占领麦尔夫。总之，各路部队的行动目的是：维护我国疆界和进行示威。格罗坚格利姆同样也无须采取长距离的冒险行动。特别要注意我于4月13日第10号口头命令中所说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意见。我们和阿富汗建立友好关系，比我们部队的任何行动都更能使英国害怕。"

这样一来，土耳其斯坦人的一切奔忙操劳都付诸东流了……疆界用不着去维护，因为英国人并没有准备作出什么严重的行动，而要进行示威，就更不需要严守机密和密码行文，相反，应该尽一切可能予以宣扬。二十名鼓手在阿尔科尔城下锣鼓喧天，确实转

移了奥地利人的注意力，使他们离开了真正的进攻点。“十个人说 436
话的声音比一万个沉默不语的人的声音要大”，拿破仑一世就经常这样说。

为了减少已发动的佯攻费用，考夫曼向卡尔希的布哈拉埃米尔派出了一个外交官魏恩贝格。魏恩贝格应说服埃米尔不仅允许我国部队通过他的领地，而且能够提供给养和饲料，以免我们的部队在山路行军中拖带庞大的运输队。为了同阿富汗确立友好关系，派出了以斯托列托夫少将为首的使团。

5月24日，考夫曼密电报告米柳京：

“我派到布哈拉埃米尔那里的外交官魏恩贝格报告说，赛义德·穆扎法尔欣然同意我的一切要求，部队可以自由通过他的领地，他将提供给养和饲料。各梯队于6月1日开始向贾姆进军，先头部队集中后，于7月1日从贾姆向阿姆河前进。从费尔干纳经阿赖的部队拟于6月20日出发。阿姆河部队的出发日期尚未决定。沿阿姆河上驶的区舰队已准备就绪。斯托列托夫使团的一部分人已从撒马尔罕动身前往喀布尔，剩余人员今日动身。”

和通常一样，随同我们部队进军的还有一个科学考察团。考察团中有动物学家奥沙宁和园艺学家涅维斯基。给他们每人派了三名哥萨克负责保护他们，并收集标本。

但是，费尔干纳部队不是6月20日，而是6月16日出动的。根据阿勃拉莫夫的报告，不能将二千六百匹驮马多留四天，因为没有饲料，而卡拉卡兹克山隘有积雪，不能在一个夜晚通过六百以上的马匹。对此考夫曼起先同意了，但过了九天，又发来另一封电报：“天气不好时，强越山隘是不行的，整个部队应立即返回，将马匹放回。没有紧迫行军的必要。明天我将往撒马尔罕。如有必要，我将调部队去撒马尔罕。现尚无必要。请将宿营地设在马尔格兰附近。”

有关山隘的新情况引起了这一变化。曾派遣一些土著前去清理山隘通路。但突然在6月中，特别是17日这天降了大雪，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一夜大雪毁掉了整整一个白天的劳动。只有在早晨三时到七时这段时间内可以行路。在这段时间内可用人力将近三百副驮载抬过去。这样，整个部队的驮载需时十天才能通过，
437 而且只有在不起暴风雪的条件下才能如此。如起暴风雪的话，在这一万四千四百英尺高的山上定会遭受灾难。

阿勃拉莫夫亲自视察了卡拉卡兹克山隘，他发现，若将所有重载都由人抬运，则既累人又费时。他利用两个晴天把两个步兵连和工程材料运了过去，其余部队则返回奥希城，途中又把炮兵辎重和一个步兵连留在瓦季尔了。随后，他根据原先的打算，从奥希出动向喀什噶尔进发，经过古里察准备在伊尔克什他木修筑一处堡垒。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国边境当局的敌意。

6月26日考夫曼到达撒马尔罕，在该地受到了布哈拉埃米尔的儿子即古扎尔的伯克丘里亚·江及边境地区其他伯克的欢迎。

6月初从塔什干和撒马尔罕出发的最后一些梯队于7月5日到达贾姆。塔什干部队在奇纳兹附近耽搁了一段时间，该地筑有渡口，但缆绳因绞盘卷得太紧而拉断，摆渡船被远远冲到三十俄里以外。以后，塔什干部队分为十个小梯队出发，以便越过奇纳兹到治扎克这段饥饿草原，这样就不会特别感受缺水的困难了。经过饥饿草原后便到达阿加奇塔驿站，该地有一条淡水渠，每个梯队到这里以后，便将发给他们的皮囊和小水桶，用驿马送回奇纳兹，交给下一个梯队使用。

由于费尔干纳部队未能成行，只能从贾姆和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向阿姆河调动部队，共有五十四个步兵连、二十二个哥萨克连、六个炮兵连（四十四门大炮）、一个火箭连和一个臼炮连（炮弹重半普特）。在两支部队中都有随军医院，第一支部队的医院有

一百六十张病床，另一支部队的医院有五十张病床。此外，在撒马尔罕还有备用医院一所，它也有一百六十张病床。土耳其斯坦红十字会还向撒马尔罕医院赠送了一百张病床的全套用具。就是说，除军医院以外，将来可供伤病员使用的床位共有四百七十张。仓库和部队各单位的子弹和炮弹各有三套基数，哥萨克则有四套基数。由预备役士兵组成了十五个步兵连：其中在塔什干和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各有两连，在撒马尔罕和维尔纳各有四连，在费尔干纳有三连。

这样一来，原订计划的一部分已经完成。但是，拖带重载驳船的轮船无法逆流而上，致使阿姆河部队耽搁到7月15日，而且还得雇用土著用纤绳拖曳一批平底船。至于谈到同阿富汗埃米尔的 438
关系以及派遣我们的密使等问题，考夫曼在5月15日给米柳京的第4073号报告（见第28号文档第3—7页）中是这样写的：

“还在9月间给阿富汗埃米尔去函一封。除一般寒暄外，也是为了加强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近日，收到埃米尔的一封特别客气的回信。尽管在1月间我给希尔·阿里汗的信中曾提到过他和英国的关系问题，但他在这一复信中对此无任何表示。

“虽然希尔·阿里汗收到了我1月的去信，但他却只回复了那封没有涉及任何问题的去年9月的去信。在书信往来方面拖延是希尔·阿里汗的惯用手法。在新使者到达之前，他是不会有别的回答的。

“我打算在斯托列托夫来此以后派他前去喀布尔，授权他向喀布尔的埃米尔尖锐地摆出他和我们确立友好关系的问题，说明和我们友好和结盟对他的一切好处。与此同时，打算将部队调往希拉巴德或阿姆河。如果希尔·阿里汗的答复不合我们的心意，也就是说，如果他拒绝和我们友好和结盟，我们手中显然有一个象阿卜杜拉赫曼汗这样一个与他斗争的有力工具。为了在精神上支持

这个觊觎王位的人，我们向希尔巴德的推进可能还要延伸，这样将会有更大的意义。在阿富汗，特别在阿富汗的北部，阿卜杜拉赫曼汗的名字是家喻户晓的……

“关于派遣密使一事，我应该向阁下说明，在边区内没有一个能担负起如此重大政治使命，能在印度西北部活动而卓有成效的人物。那里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情况对这里的边区居民来讲几乎是一无所知的。

“如果希尔·阿里汗和我建立起友好关系，很可能他会找到这样的人材，或者是当这种人材亲眼看到我们在阿姆河地区的威严阵势时，他自己会挺身而出。

“我已将两批人员派往阿富汗，他们在以下方面相当可靠：他们将能探知部队的行动，如调动和集结等情况，还能探听该地的一切传言。此外，我将依靠我们在阿富汗的使团，使团可能就阁下的
439 要求顺利地作成某些事情。”

在这方面英国人胜过了我们。当我们的官方正在谈论最好派些人去教唆他们进行暴动而又无人可派的时候，两个英国密使早就在帖克人中间四处游说，在努力调解阿哈尔和麦尔夫之间的关系，说服他们加入英国国籍。对我们各路部队的集结，他们说成是我们企图从三个方面向帖克人进攻。如果帖克人同意成为英国女王的臣民，他们就答应派一万五千名阿富汗人前来援助。

在贾姆部队中，野战司令部参谋长由格罗杰科夫上校担任，步兵司令官是巴尔多夫斯基少将，炮兵司令官是波卢宾斯基上校，工程兵司令官是鲍加耶夫斯基上校，野战军需官是尼古拉耶夫上校，野战军医检查官是苏沃罗夫医官。

7月8日埃米尔的一个使者从布哈拉前来通知说，已经向边境地区的伯克们下令，叫他们无偿地为俄国部队供应给养和饲料。9日米柳京来电：“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政治形势，原定土耳其

斯坦及克拉斯诺伏斯克等部队的进攻行动，可能要取消，关于解散这些部队的诏令很快就要下达。”

7月19日，在撒马尔罕就收到了这一诏令。

由于我们的示威，柏林会议顺利结束。但军队却甚感失望。因为上自司令官，下至普通士兵，都希望和这个比较有威力的敌人较量一番。他们在贾姆虽然腹泻得很厉害，但他们感到这样还有好处，在山路行军时将会轻便些……

现在集中全力叙述一下阿勃拉莫夫的情况。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到过，阿勃拉莫夫发现在伊尔克什他木不能修筑堡垒，并一直坚持认为，必须占领乌鲁克恰提，或者起码也要占领业金。管理乌鲁克恰提居民的伯克是费尔干纳的吉尔吉斯人乌马尔和鲁斯塔姆，他们在五个月以前遵照喀什噶尔一个将军的命令，扣留了商人尼基京和其他一些人的商队。因而，他们请求在我们占领该地后，准予他们返回费尔干纳，并请赦免他们从前犯下的反抗俄罗斯人的罪过，为了表白自己，他们向阿勃拉莫夫送交了中国巡抚的命令原本，内容是：“兹因俄国人未向我国送回逃犯，故在引渡逃犯之 440
前，切莫放商队通行，前往屯木伦者均需令其返回。”此后不久，上述二人来见阿勃拉莫夫，并声明不回到中国人那里去。考夫曼准许以他的名义宣布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对于阿勃拉莫夫打算修改边界的意见，考夫曼于7月18日经由马尔格兰来电称：“勿占领乌鲁克恰提，占领该地即为俄国向中国开战，应予避免。如中国人侵入我国境内，则当别论……关于向乌鲁克恰提迂回运动一事，将在收到关于伊犁和喀什噶尔情况的报告后再予定夺。”

稍早几天，即在7月13日，考夫曼曾向在维尔纳的科尔帕科夫斯基去电，内称：“关于谈判归还伊犁一事，确已委派我驻北京公使办理。在未履行我国的一切要求以前，显然此事必将拖延数年而无法实现，也就谈不上归还伊犁河谷地的问题。”

“至于白彦虎，我不能视其为贼盗。整批居民到我境内求救，白彦虎为该批居民首领。该居民全体已为我方所接受，已为其安置了居留地点，彼等随同白彦虎恪守我国法律，因而彼等已不能作恶害人。无论根据我国法律，或出于仁爱之心，我都不能将白彦虎引渡回去。”

正是由于没有引渡白彦虎及其同来的人，中国人就禁止和我们通商了。

我国商人出售的货物都被退回，买主也受到了杖责，由于没有钱款，我国商人无法将自己的货物运出乌鲁克恰提，因此他们到阿勃拉莫夫处请求援助。阿勃拉莫夫考虑到我们的部队就驻扎在附近，还要根据部队长官的命令从乌鲁克恰提将这些货物运出，这种行动会被中国人和我们吉尔吉斯人看成是我们软弱无能和听从中国官府命令的表现。因而阿勃拉莫夫拒绝给以援助，并建议他们将货物放在原处，将保护货物之责加在中国官府的身上。考夫曼在7月27日的来电批准了这个意见。但是，关于边界问题他再一次说明，不要占领乌鲁克恰提。考夫曼好象是在阿勃拉莫夫面前
441 对边界地点选择不当进行辩解似的，他写道：“根据库罗巴特金的报告，在通往喀什噶尔的主要道路上，我将边界点定在伊尔克什他木，”在电文结尾又补充说：“从您的报告中可以断定，库罗巴特金在同喀什噶尔确定边界时，犯了错误。来年春季成立俄中双方参加的边界委员会，将在我方部队的威胁下，改正这个错误。那时就可以确定修建堡垒的地点。”（第25号文档第140—141页）

按考夫曼的意见，代替阿古柏伯克的中国人“应该根据国际法，接受我们和阿古柏伯克之间确定的边界线。当我们尊重我们所确立的边界时，我们就是站在合法的立足点上。中国当局实际上已在乌鲁克恰提行使权力，我们如占领该地，就将丧失这个立足点，也可成为俄中之间从伊尔克什他木到东海岸上漫长的边界上

全面开战的导火线，这个战争可能延续若干年。”

费尔干纳部队驻留在伊尔克什他木并未取得中国人对我国商人的任何让步，只得于 10 月 1 日动身返回费尔干纳的冬季营地。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失败……

关于我们对印度军事佯攻的叙述到此结束，现在谈一下我们的使团在喀布尔的不幸遭遇。

考夫曼在使团离开之前接见了斯托列托夫并告诉他说，到达喀布尔之前，他的主要任务是测量道路，因此，晚间不要赶路，因夜晚测量人员什么也看不到，而且在晚上人马都需要休息。需要迅速将拉兹戈诺夫和宾杰尔斯基派回，因为他们将要率领部队沿着测量过的标在地图上的道路进军。下面我们看一看，斯托列托夫是怎样执行这个指示的。

拉兹戈诺夫来晚了，我们的使团等了几天，只是在 6 月 2 日，使团才从撒马尔罕启程，经贾姆前往卡尔希。布哈拉埃米尔夏季就住在这里。在离城三十俄里处，埃米尔派出自己的三驾轿式马车(车内装饰着弹性丝绸褥垫)前来迎接。斯托列托夫和拉兹戈诺夫二人登上了马车。6 月 7 日使团拜会了埃米尔穆扎法尔埃金，埃米尔在伯克的府宅招待了使团，并赠送了珍贵礼物。

在军区司令部和总督府办公厅的档案中，只保存有斯托列托夫从路上发来的六封信，因此有关使团活动的详情细节，我们只好靠亚沃尔斯基医官所写的、1882 年出版的两卷著作《俄国使团漫游阿富汗和布哈拉两汗国》来了解了。可敬的作者把“amicus Plato. sed magis amica veritas”(意思是：柏拉图虽为我友，但真理重于友情) 这句名言当成自己的座右铭。因此在亚沃尔斯基的书中斯托列托夫和拉兹戈诺夫都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他们二人并未在刊物上反驳过，这样我们就应该完全相信亚沃尔斯基的一切叙述。亚沃尔斯基提供的情况，曾于 1879 年在扎曼伯克和宾杰尔 442

斯基处详细核对过。他们二人所提供的这种或那种情况，我们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中加以引述。

6月8日，使团动身前往距卡尔希五十俄里的丘扎尔。第二天住在丘扎尔时，斯托列托夫向前来接待的御马监表示了对当地的伯克埃米尔的次子的十分不满，因他没有前来拜见。斯托列托夫派纳齐罗夫去看伯克，似乎不相信伯克得了铁线虫(几内亚虫)病……后来得知，伯克真的得了病，但他仍然前来拜见发怒的使者。斯托列托夫对他非常冷淡，并当面申斥他疏忽无礼。亚沃尔斯基肯定地说(见其著作第1卷第66页)：好象斯托列托夫对伯克讲："关于您的行动，我本来已决定写信告诉您的父亲埃米尔，要知道他会马上给您一顿狠狠的教训的"。好象斯托列托夫说此话的时候还用了丘布克(即棍子)这个词。扎曼·伯克对此否认了，但宾杰尔斯基却肯定地说，他亲耳听得清清楚楚。使团是在那里作客，竟然用这种粗暴的腔调对待埃米尔的儿子。这种举动很可能把以后的外交活动断送掉……亚沃尔斯基肯定地说，似乎在斯托列托夫讲这些话的时候，伯克的随从中有几个人已经伸手握住了刀柄……

当时伯克没有申辩。御马监替伯克道了歉。斯托列托夫才温和了些，并向伯克和他的随从赠送了荣誉的长袍。招待茶点后，伯克返回，回送了礼物。事情到此结束。

宾杰尔斯基还证实，后来斯托列托夫甚至经常以此事自夸地说："应当教训他们"。据宾杰尔斯基说，斯托列托夫有时很沉不住气，好发脾气，无缘无故地骂人，甚至对寡言的拉兹戈诺夫当着大家的面骂不绝口……他患有疟疾，亚沃尔斯基曾多次暗下说过，他用白兰地酒服用奎宁，是不是由于这些缘故呢？我们真不了解斯托列托夫这个一向以温和有礼闻名的人。

13日使团到达希拉巴德。途中，遇见了贾马达尔这位八十岁的老人，他于1877年，在阿古柏伯克还在世的时候当过喀什噶尔

炮兵司令官，现正从塔什干前往麦尔夫，和使团相遇，同路前行。斯托列托夫从这里向考夫曼和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洛伊纳勃① 希 443
尔·季利汗发出了第一封信。他对希尔·季利汗讲，在他所辖的省里谣传说，前来的不是和平使团，而是追求王位者阿富汗的阿卜杜拉赫曼汗，这些话是毫无根据的。他向考夫曼建议，为了保持通信秘密，信上所有划上着重线的地方都不是秘密，而不划着重线的地方则需要保密，而且在每隔两个词之后还加有一些毫无意义的或多余的词，此外，用法文书写的，应从反面理解。

从这天起，斯托列托夫所有信件除结尾表示尊敬或客套话以外，都密密麻麻地划了着重线，根据约定的条件，这些客套话也应该只相信其三分之二。

15 日，使团从希拉巴德出发，在离使团住处几步远的地方，遇见了三个阿富汗人，他们送上恰尔省省长希尔·季利汗的一封信。斯托列托夫不顾送信人的请求，拒绝立即拆阅，而将封着的信件交给了翻译官。

到了二十俄里远的宿营地才拆看信件，原来阿富汗省长从撒马尔罕省长伊凡诺夫将军的来函中获悉使团到来的消息后，已向喀布尔作了报告，但准许使团通过的命令尚未收到，因此他来函请使团在阿姆河岸等待十天。斯托列托夫对此未表同意，他记起了 1873 年也是用同样手段，将从喀什噶尔前来的英国使者道格拉斯·福赛思阻留在边界上，后来对他要求经过巴达克山前往喀布尔一事完全拒绝了。因此，斯托列托夫经阿富汗的信使致函希尔·季利汗，声称留在阿姆河河岸等候许可一事有辱于俄国的名声，因此他甚至准备不带护卫队和随从，只身前去，并不担心被害、被抢或被俘，因为这样对他来讲一点也不感到耻辱，但是他不能因为没有埃米尔的亲笔信，而使使团被阻不前。

① 地方最高长官，即省长。

16日使团来到阿姆河，在丘什卡丘扎尔村稍上面一点的地方。派翻译官纳齐罗夫带着上述信件的副本前去马扎里沙里夫见希尔·季利汗。但翻译官被阻留在阿富汗一侧河岸上，和翻译官同时派出的还有使团的驮子，那是用布哈拉平底船摆渡过去的。
444 18日晨得到阿富汗人的许可，允许我使者前往马扎里沙里夫，于是纳齐罗夫持信前去该城。接着，我国使团也渡河到达阿富汗一侧，前往临近的一个村庄，午后三时前来该地欢送，表示敬意的有：负责民政的省长第一助手蒙希·穆罕默德·哈桑汗和城防司令官塔赫塔普尔及由一百五十名正规骑兵组成的护卫队。亚沃尔斯基说，骑马的约有二百人，步行的约有一百人，但在以后描述行进的序列时又没有提到步兵。可能是在最初欢迎时有步兵在场，是从边防岗哨调来的。使团骑着马匆忙赶路，步兵无法随行保护，这是不足为怪的。

四时，阿富汗的一些将领前来拜会斯托列托夫。其中最大的是哈桑汗，官阶是克姆纳勃，职务是达比尔·乌尔·穆利克①，他附带通知说，使团应该在此等待二三日，以便马扎里沙里夫有时间准备欢迎，并使居民和军队平静下来，因为他们都以为到这里来的不是一个使团，而是一支强大的俄国部队。希尔·季利汗给使团送来了几箱葡萄酒，但是斯托列托夫佯称俄国人不喝酒而拒绝收下……因此可敬的克姆纳勃哈桑汗在途中好好地喝了一番。

傍晚，阿富汗人在使团驻地四周布下了岗哨，但是斯托列托夫对这些岗哨并不放心，自己又布置了两个哥萨克岗哨，并命使团其他成员轮流值夜班，每人一个半小时……

总之，在阿富汗的土地上行进的时候，斯托列托夫特别小心谨慎，不使使团受到侵犯：他不许地形测量员宾杰尔斯基在他那本小黑书上做过份明显的标记。这本书宾杰尔斯基是当作祈祷书携带

① 国务秘书。

在身边的。他也不许宾杰尔斯基离开驻地到一旁去用罗盘（和表一起拴在表链上）测定道路的方向。宿营总在天黑以前安置好，但他经常下令拆除哥萨克卫队的帐篷，而将他们安置在自己的帐篷周围露宿。在山隘或潮湿地带宿营时，这样做对哥萨克的健康危害甚大，亚沃尔斯基医官对此提出了看法，但斯托列托夫认为，他这样提意见是违反纪律的（见亚沃尔斯基的游记，第1卷第248页）。按斯托列托夫的意见，所有能引起阿富汗人猜疑的一切都是"危险"的（见同书第202页）；斯托列托夫不管什么事都害怕和阿富汗人顶嘴，"阿富汗人怎么说就怎么好"（见149页）；使团驮载着 445
折叠式的家具，但斯托列托夫不许使用，怕损害阿富汗人的自尊心，似乎这样做"显得他们太贫穷了"（见同书第150页）。

所有上述种种表现和他所佩带的表示他的"勇敢精神"的圣乔治勋章有点不太相称……

斯托列托夫不顾考夫曼只许白天行路的命令，根据阿富汗人的要求，多次在傍晚六时出发，晚上赶路。而从宿营地出发时，按照阿富汗人的号声，天亮以前就上路了。因此，许多路段的测量，宾杰尔斯基完全是胡乱猜测绘制的，只是在使团返回途中才做了核对，那时斯托列托夫不和使团在一起，因此宾杰尔斯基可以公开做上标记。斯托列托夫离开喀布尔时，将绘制的道路地形图也带走了。只是过了两年之后，通过参谋总部才将这份绝密材料从他手中要来。

19日，斯托列托夫回拜了阿富汗的将领，他们也好象正等待着他的拜会。克姆纳勃对他讲，可以准备上路了。晚上六时出发。走了四十俄里以后，在一块沙漠地带宿营。宿营的时间不长，没有架上帐篷。清晨继续前行，6月23日走近马扎里沙里夫时，使团受到了恰尔省（即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军队司令官费兹·穆罕默德汗省长的儿子克姆纳勃霍什·季利汗和负责民政的省长第二助手

等人的欢迎。阿富汗的四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连出来列队欢迎。步兵担任护卫，炮兵发射了礼炮。前来迎接的将领道歉说，省长本人因病未能前来欢迎。

24日使团接见霍什·季利汗时，斯托列托夫对他说，他父亲想陪同使团到喀布尔去，但使团不能长时间等待他父亲恢复健康。霍什·季利汗立刻派一专差前去喀布尔请示，如其父病体不愈，谁可陪同俄国使团前往？

6月26日，他的父亲病故。这对阿富汗人来讲是一个令人极其不快的预兆。俄国使团给阿富汗人带来了一系列不幸……事实上确是这样：使团到达喀布尔后第六天，王储阿卜杜勒·江去世，再过几个月埃米尔希尔·阿里汗自己也去世了。由于俄国使团的到来，英国人侵入阿富汗，占领了好几个省……

斯托列托夫向考夫曼报告到达马扎里沙里夫和省长去世的消
446 息时，使用了他所设想的互相联系的密码，但仍旧在信中各行下划上了着重线。

7月4日，从喀布尔发来了指示：死者的儿子继任省长，俄国使团由穆罕默德·哈桑汗陪同前来。

我们的使团在仪仗队的守卫下住了十天，没有和人交往，得了一场疟疾，好了以后终于在7月6日继续前行。新省长把使团送出城外，在城外又有军队列队欢送，炮兵鸣放了十六响礼炮。

前行途中遇上了格亚尔姆西尔（即热风）和捷巴德（即卷着细沙的热风）的侵袭。下午三时气温上升到摄氏44°，虽然随身携带有消暑解渴的酸果汁和冰，但人们仍然感到特别难受。因此，决定在夜晚走那前往塔什库尔干的下一站路，尽管晚上也同样闷热。人们冒着酷热一直走到山跟前，即盖伯克村，从这里开始，便是盖伯克山谷。

这里的气温降到摄氏28°，稍晚又降到24°，在高达九千英尺

的山隘上已经非常凉快了。

7月14日，使团在鲁伊受到了巴米安省长利亚尔·穆罕默德汗的欢迎。

7月20日，使团走下巴米安山谷，进入巴米安。在该地休息一日。22日继续前行，沿途参观了著名的巴米安石窟，这些石窟雕凿于悬崖峭壁之上，有数层。还有更为著名的高达一百四十英尺(二十俄丈)的一些偶像，同样雕凿于悬崖的奇特壁龛之中。27日，宫廷大臣阿卜杜勒汗前来欢迎使团。28日外交大臣(维齐尔)沙赫·穆罕默德汗前来迎接，带来三头大象供使团乘用。翌日，使团庄严地进入喀布尔城。当日晚，非常及时地收到了塔什干的邮件。斯托列托夫除收到考夫曼的信外，还收到了一封从彼得堡发给考夫曼的电报，内称，柏林会议已结束，结果是：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地区的从属公国，塞尔维亚和黑山[①] 独立，边界依旧，赔款四亿。

关于此事，考夫曼写道："如果电报中的消息准确，则是十分可悲的。"电报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电报中没有提及卡尔斯和巴统这 447
样重要的地方的并入，以及克里木战争后从我们手中夺走的比萨拉比亚的归还等问题。

鉴于国际会议已和平结束，考夫曼建议斯托列托夫在同阿富汗政府谈判时不要作出任何有决定意义的许诺，总之，不要象以前预计要和英国开战那样走得太远。

还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作礼物用的银制品，这是斯托列托夫在途中请求寄来的。

7月29日晨七时，我们的使团乘在象背上前往喀布尔。走了八俄里，埃米尔的兄弟锡尔达尔[②] 哈比勃·乌拉汗骑着大象前来迎接，大象的獠牙上装着金饰，鞍具也是镶金的。还有一团披甲兵

① 即门的内哥罗。——译者

② 即酋长或首领，也叫萨尔达尔，中近东各国的封建衔名或总司令衔。——译者

跟随着。斯托列托夫换骑和锡尔达尔合乘他的大象，整个使团又重新安排了坐骑，两个人合乘一象，一个是俄罗斯人，一个是阿富汗人。全部卫戍部队都列队于喀布尔城前，步兵在中间，两翼是骑兵，正面的前方架设着大炮。鸣放了礼炮三十四响。步兵担任守卫，旗手举旗致敬。总之，俄罗斯皇帝的代表受到了应有的欢迎。接着乐队奏波斯进行曲，军队举行了分列式。居民群众热情地欢迎我们使团。使团进城以后，停留在埃米尔王宫旁边的巴拉喜萨尔，这里是为使团准备好的住地。30 日斯托列托夫单独一人，甚至未带翻译官，前去向埃米尔递交考夫曼的信件，但很快返回，因为埃米尔想要会见使团全体成员，甚至包括所有哥萨克。

在会见使团时，埃米尔说，他很高兴在自己家中接待俄国使团，但是他很担心，希望使团不要带来火和剑，就象他的祖父多斯特·穆罕默德那时一样。在维特克维奇之后，跟着就出现了英国人，毁灭了阿富汗。亚沃尔斯基在其所著的书中第 324 页上断言，这句话只是对英语翻译官马列文斯基一人开的玩笑，埃米尔称马列文斯基是英国通。但扎曼·伯克却一再肯定地说，这句话是对整个使团说的，埃米尔检阅了哥萨克以后，表示要看看我们的步枪操练，我们这些哥萨克都是好中挑好的小伙子，个个身强体壮。他们在纳齐罗夫的指挥下做了各种各样的操练表演。

斯托列托夫在 8 月 1 日的信中，向考夫曼简短地报告了第一次接见时和埃米尔谈话的全部情况，其中有埃米尔提出的一个问题，埃米尔问道：

你们的军队里全都是俄罗斯人吗？我听英国人讲：你们那里有很多哥〔哈〕萨克①，哥〔哈〕萨克是属于另外一个民族的。

448 斯托列托夫"以自己指挥的队伍为例，使埃米尔相信，这种说

① 关于Казаки 一词的含义及翻译时的处理办法，见第 1 卷第 3 章的译者注。——译者

法是不正确的。”

亚沃尔斯基认为，这次谈话，时间是在8月9日以前。当时只有马列文斯基一人在斯托列托夫身边。所以他是从马列文斯基那里得知的，内容稍有不同。当时陪同埃米尔的有一个白沙瓦迁来的人阿卜杜勒·卡杰尔法官，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该法官常和马列文斯基交谈，有一次他问马列文斯基，在俄国住着哪些民族，沿卡扎林斯克驿路有哪些民族？

马列文斯基请示斯托列托夫怎样回答最后这个问题。斯托列托夫说，在该地居住的只有俄罗斯人。法官继续问，他们信仰什么宗教？斯托列托夫通过马列文斯基回答说，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埃米尔对此大吃一惊，他又通过法官问道，“吉尔吉斯人早就成为基督教徒了吗？”

亚沃尔斯基继续说：“这个问题使马列文斯基以及将军都有些难为情。”亚沃尔斯基认为他们这样回答是睁眼说瞎话，于是他在书中附带说：“我指出这段琐事唯一的理由是，读者还会多次遇到与此相类似的（qui pro quo）①情况，但比这种情况却重要得多。”（见342页）

另一名翻译官扎曼·伯克将上述情况解释成一次普通的误解。因为吉尔吉斯人也自称哥〔哈〕萨克，而其他的亚洲人对这种叫法是很清楚的，因为他们知道：“吉尔吉斯”只是他们的许多部族中间一个部族的名称。误解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埃米尔和法官在询问有关哥〔哈〕萨克的情况时，指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吉尔吉斯人，而斯托列托夫在回答时，说的是信仰基督教的哥萨克。

毕竟是很奇怪的：一个参谋总部的军官，而且又是通晓许多东方语言的人，为什么不知道“哥〔哈〕萨克”一词在东方是理解为吉尔吉斯人的呢？

① 拉丁语，意为张冠李戴。——译者

8月1日晚，喀布尔张灯结彩，喀布尔人放了焰火，在城郊各个山头燃起了篝火。

根据斯托列托夫的报告，7月31日（按亚沃尔斯基的说法是8月2日）给埃米尔送了礼物，礼物很薄。这些礼物是总督办公厅庶务官尼古拉耶夫负责在塔什干置办的。他买来一些只适于骑手穿的质量低劣的粗呢长袍，几块质量低劣的锦缎，但每俄尺都付出了五十到一百卢布，还有几件锦缎和丝绒袍服，一根镶有土耳其玉的长杖和镶有这种玉石的腰带。到这里来还不得不把布哈拉埃米尔送的东西做为礼物送上，共有三匹带有华丽鞍套的马和一些丝绒袍服，此外还加上使团成员一些东西，如猎枪和左轮手枪各一支，
449 别旦式军用步枪和马枪各一支……总价值约为五千卢布。①

第二天，埃米尔派外交大臣送来十一个装满卢比的小口袋，每袋一千卢比（每枚硬币值六十戈比），总共一万一千卢比，按当时行情折合一万卢布。外交大臣向全体成员、所有哥萨克、骑手和仆役转达了埃米尔的问候，请他们收下礼物，分给每一个人。斯托列托夫代表自己和大家谢绝礼物。但外交大臣举埃米尔本人为例说，埃米尔到英国人那里作客时，就接受过英国人的现款，外交大臣令人信服地说，这些钱实际上是送给大家购买食品、糖果、水果等物的，如拒不接受，埃米尔必将感到难为情……总之，斯托列托夫最后收下了这些钱。尽管他有过表示，将这些钱交给当地的慈善机关，但最后还是他自己贮藏起来，换成了黄金，以便于带走，并没有分给任何人……但他在给考夫曼的所有信件和个人汇报中有关此事都明智地只字未提。考夫曼一向严禁派往亚洲各国的使者接受各国统治者赠送的现金礼物，毫无疑问，斯托列托夫对此是十分清

① 给阿富汗人所选送的这些礼物是令人感到奇怪的：长袍他们不穿，烟卷他们不吸，葡萄酒和伏特加酒他们公开不喝，然而给他们又送长袍，又送纸烟盒，又送高脚酒杯，又送小酒杯……最后这几种东西对穆斯林来讲简直是一种不成体统的嘲弄。

楚的。

斯托列托夫在没有翻译官在场，跟埃米尔单独谈话时，向埃米尔所作的许诺他都隐瞒了。只是唯一在他从喀布尔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中提到埃米尔时，他用以下的话似乎做了暗示。他说："我没有发现埃米尔贪财以及想要从我们这里获取钱财，相反，他的看法完全与此相反。他倒是时时都流露出希望我们派军队来帮助他，"斯托列托夫在信的结尾补充说："我没有胆量来评议国家最高利益，但是认为申述以下的意见是自己的神圣职责，我想，新的关系赋予我们以新的义务，因此土耳其斯坦军区内应该驻有相当数量的部队，不应少于阁下计划中的数字，并应准备停当，以防万一。"

斯托列托夫对使团成员也隐瞒了他的一些许诺，因为在他离 450
开以后，我们的人从埃米尔提的许多问题中才知道，斯托列托夫答应过，将率领三万军队很快返回。

这个诺言是斯托列托夫收到考夫曼的信后作出的。这封信，他是在进入喀布尔前夕收到的。考夫曼在信中坚决命令他不得给予埃米尔任何有决定意义的许诺。关于这封来信，斯托列托夫自己曾写过这样的话："在喀布尔前的卡列卡齐收到阁下的来函和供作礼物的东西，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我把它看作为显而易见的天意相助。"只是他没有好好地利用这种天意相助。

埃米尔请求向考夫曼转达他的要求："将他的极端忠诚和深切谢意电达皇帝陛下。"考夫曼满足了这一请求，电禀在利瓦吉亚的皇帝陛下："8 月 1 日斯托列托夫从喀布尔报告称：希尔·阿里汗请求将他对您的极端忠诚和深切谢意电达陛下。斯托列托夫及整个使团所受到的接待是极其隆重和亲切的。看来，会谈是诚恳的，对陛下的强大和真诚充满了敬佩之情。"（见办公厅文档第 63 号第45 页）

应当指出，斯托列托夫在他的任何一封信里都没有提过有关

“真诚”的事。这个词是考夫曼加上的，他确是一个真诚的人。电文是考夫曼亲手拟定的，上面有许多涂抹和改写的地方，在“真诚”这个词的前面，将“俄国的”这个词抹掉了。我们认为，考夫曼这样做是想使斯托列托夫可能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兑现，但是他不知道，这位外交家许下了一大堆无法兑现的诺言。

8 月 3 日午后四时左右，亚沃尔斯基医官被召前去抢救突然病倒的王储阿卜杜勒·江，他已在谵妄之中不省人事。经查明，他得了腹膜炎。因医治无效于半夜逝世。亚沃尔斯基认为王储得病身死是中毒的缘故(见其著作第 2 卷第 291 页)。

埃米尔坚强地忍受了这一损失，他说：“这有什么办法呢？上帝送来的人，现在上帝又召回去了。”

不久他就收到了英国印度政府关于派使团前往喀布尔的一个通知。亚沃尔斯基写道（见其著作第 1 卷第 335 页注释）：希尔·阿里汗在对英国印度政府作出最后答复之前，首先向斯托列托夫请教在这种情况下当如何行事。斯托列托夫建议埃米尔不要在喀
451 布尔接待英国使团。

斯托列托夫这一建议的含意只能这样来理解，就是说只是不要在喀布尔接待英国使团，因为俄国使团在这里住着，如果拿它和阔绰豪华的英国使团比较，当然是很不利的。这一建议也体现了俄国使团的一个老规矩：在任何地方也不要和别的使团在一起。但在这种事态中特尔斐神谕的语言①当然是没有用处的。

斯托列托夫坚决主张，我们的使团闭门不出。他怕的是英国人所收买的走狗或者密探采取某种侮辱性的举动……这完全不象 1837 年到这里来的维特克维奇，那时维特克维奇身穿军官制服，不带卫队，随便在城里走动。

---

① 特尔斐，古希腊城市，宗教中心，因阿波罗神庙的神谕而出名。神谕的语言由女祭司(巫女)宣布。——译者

斯托列托夫借口说，这是埃米尔多次建议和警告的缘故。后来测量员宾杰尔斯基有一次登上使团所在宫殿上面的平台时，险些没有叫阿富汗一名哨兵用枪打死。阿富汗人就是这样“保护”我们使团的。人们不禁要问：哪一种情况使俄国使团更为难堪一些呢，是来自可恶的密探的袭击呢，还是来自仪仗队的袭击呢？

8月8日收到了从塔什干寄来的邮件。考夫曼通知斯托列托夫说：在阿赖岭、贾姆和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集结部队并准备进攻的行动业已取消，现正等候解散这几支部队的命令。

但这个消息并未妨碍斯托列托夫在第二天，即8月9日和埃米尔签订下述条约：

“(1)俄罗斯帝国政府认为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汗的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并愿意根据多年的友谊，与之保持同其他许多独立国家一样的友好关系。

(2)俄罗斯帝国政府认为阿富汗为一已经奠定了秩序和政权的国家，该国君主拥有足够力量在必要时战胜国内敌人，因此俄罗斯帝国政府将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假如发生阿富汗埃米尔或他的继承人(继任的埃米尔)遭到国内外任何敌人进攻的危险，那时根据埃米尔或他的继承人(继任的埃米尔)的请求，俄罗斯帝国政府甚至要以适当的援助对其内部事务采取行动。

(3)俄罗斯帝国政府按照其他国家现行的惯例，愿意承认阿富 452
汗埃米尔选定他的儿子锡尔达尔阿卜杜勒汗为阿富汗王储。埃米尔已将此事郑重通知土耳其斯坦总督，土耳其斯坦总督已代表俄罗斯帝国政府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郑重通知。

这样一来，承认选定的继承人，无异于承认继承人世袭继承一事成了确立阿富汗和俄罗斯帝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关系的一个条件。

现在由于上帝的旨意，指定的继承人逝世，俄罗斯帝国政府按

照以往惯例，将对埃米尔选定合适的王位继承人，以既定方式予以承认。

(4)在阿富汗和其他外国之间一旦发生某种复杂情况时，如果埃米尔有所请求，俄罗斯帝国政府将应其所请，采取必要方式和手段来消除不睦和冲突，或者对威胁阿富汗的外国直接施加影响或者借助其他国家来施加影响以消除不睦和冲突。

(5)一旦发生了我们所不愿发生的情况：某个外国以武力入侵阿富汗并占领它的领土时，如果阿富汗埃米尔向帝国政府请求军事援助，帝国政府通过和平方式劝告无效时，为了顾及俄阿两国友谊，将提供军事援助，以消除武装冲突。如果事态酿成战争时，俄罗斯帝国政府仰仗全世界至高无上的造物主的洪恩，根据阿俄的友谊，通过军事援助，将以胜利的宝剑首先夺还阿富汗埃米尔原来统辖的、为另一个国家所侵占的领土。

(6) 万一发生第五条中所谈到的情况，有关俄罗斯帝国政府提供军事援助的一切问题，诸如规模、方式和计划等详情细节，阿富汗埃米尔将同土耳其斯坦总督洽谈。土耳其斯坦总督负有全权代表俄罗斯帝国政府满足埃米尔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之责。

453 (7) 由于阿富汗和俄罗斯帝国政府之间的友好关系，阿富汗君主可以选派人员前往俄国研究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专门知识。有关每次派遣人员事宜，阿富汗埃米尔将与土耳其斯坦总督接洽。

(8) 俄国有关军事和民政机关依据俄罗斯帝国政府的命令，对于根据上述第七条前来俄国的阿富汗人，作为一个友好国家的君主所选派的人员，将予以协助、接待和尊重(sic)。

(9) 假如阿富汗君主对包括军事在内的各种专门人材有所需要，则帝国政府对此应提供一切援助。

(10) 鉴于俄国和阿富汗之间的友好关系，俄罗斯帝国政府以土耳其斯坦总督为代表和阿富汗国政府根据双方一致的意见，竭

力设法鼓励发展相互贸易往来，并简化手续和保证安全。

（11）由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各种形式的相互往来将日益频繁，因此两国必须经常交流双方感兴趣的各种情报和消息。

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汗的朋友同样应当是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朋友，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汗的敌人应当是俄罗斯帝国政府的敌人，反之亦然。

因此，根据所有上述各点，俄罗斯帝国政府从今以后永远认为，将根据自己的想法采取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内部的或外部的，适当而有益的并为两国所确认的一切必要措施，向阿富汗国埃米尔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以土耳其斯坦总督为代表的俄罗斯帝国政府和阿富汗埃米尔希尔·阿里汗之间友好关系的各项准则业已归结(sic)在上述十一条内，由斯托列托夫详细书写成文，并在土耳其斯坦总督属下的九等文官扎曼伯克的帮助下从俄文译成波斯文，附有为皇帝陛下效忠的尼古拉·斯托列托夫少将的签字盖章。454
1878年8月9日于喀布尔城。”

从形式上看这个根本不能实现的条约是健谈的阿瓦昆① 的处女作。“友谊”和“友好关系”这两个词重复了九遍完全是多余的。这份文件除了斯托列托夫的签字和亚洲式的线装文本外，再也没有任何特征，足以说明文件是经过埃米尔签字盖章批准的。9月9日给陆军大臣的一封信（第51—56页）上附有这个文件的副本，也就是说订在该函（第57—66页）之后的。我们在上面引述的文件的副本就是条约的本文，但没有埃米尔的批准和签署。如果这就是副本，虽然没有标题注明，但无论如何在文本上也应该注明有双方的签署。

从内容上看这个协定是一个单边条约。条约规定了所有义务

① 阿瓦昆是17世纪俄国旧正教拥护者、教长。其著作以文笔优美、按近民间语言著称。——译者

都由俄国承担，诸如：俄国要协助埃米尔击溃国内外的敌人，俄国允诺承认埃米尔所选定的继承人，俄国有责任消除阿富汗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纠纷，俄国有责任用胜利的宝剑夺还埃米尔被侵占的省区，俄国负责训练阿富汗人掌握各种专门知识，并向埃米尔派遣俄国专家。总之，俄国"从现在开始，今后永远向埃米尔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只有最后的第十、第十一两条关于鼓励贸易和互通情报两点才体现了相互的原则。最后一条谈到，缔约一方的敌人和朋友应当看做是另一方的敌人和朋友，这一点是和互通情报一事完全无关的。条约中没有规定埃米尔承担任何直接的责任。他没有许诺在同英国人作战时帮助我们，也没有许诺我国军队通过他的领土。这样一来，该文件是一个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盟约。只有当共同的敌人侵入阿富汗国土或者发生内乱时，我们才能派遣军队。

在条约里那么多的许诺当中，有一条至少可以说是明显的毫无根据的许诺，这就是第六条。斯托列托夫向埃米尔担保说，一旦发生了我们所不希望发生的情况，即第五条中所述的情况，埃米尔
455 将"向土耳其斯坦总督"要求援助以反对自己的敌人时，土耳其斯坦总督当然要满足埃米尔的请求，因为他拥有帝国政府所赋予的"应有的各种全权。"

这完全不符合真实情况，后来因此给考夫曼带来了许多烦恼和羞愧。

实际上，可以说电报线指挥着考夫曼，有关集结部队和解散部队的事都是从彼得堡和利瓦吉亚给他下达的电令。显然，同英国印度政府开战势必引起欧洲战争，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不可能授权给一个土耳其斯坦总督裁夺。而这里普遍认为，斯托列托夫骗了可怜的埃米尔。埃米尔把斯托列托夫看成为"考夫曼本人"一样，相信了他，完全和英国人闹翻了，从而吃了苦头，他还不断地、

毫无结果地根据条约和口头上对他的许诺向不那么有"全权"的俄国半个沙皇恳求派军队来援助……

此外，条约和给斯托列托夫下达的指示本身也有矛盾之处，指示中谈的是一旦我国与英国发生冲突时和阿富汗的联盟问题，而在斯托列托夫的条约中却只谈到一旦阿富汗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的情况。

斯托列托夫建立了他的外交功勋，用阿富汗卢比购买了许多好象是供塔什干博物馆陈列用的披肩、丝绒、绸缎、皮袄和用金线缝制的便鞋以后，预先没有告诉使团的其他成员，突然于8月11日离开喀布尔，也就是说在该地只住了十二天。在他离开前夕，前来拜会的陆军大臣问，斯托列托夫是否很快返回喀布尔？使团成员从这个问题中才了解到他准备离开的这个意外消息。该大臣走后，斯托列托夫向大家宣布，为了赢得时间，赶快办事，他将一人离去；阿富汗一个使团和埃米尔的一个孙子随后也要动身前往，"我使团的其他成员留在喀布尔的唯一原因是等待该使团的组成，因目前该使团尚未准备就绪"（亚沃尔斯基的著作第1卷第347页）。他对埃米尔讲，不久就回来，而对使团的人讲，不返回了。最后，从考夫曼给陆军大臣的一封信中（见第63号文档第53页）可以见到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根据埃米尔本人的请求，使团才暂时留驻在喀布尔的，因为按希尔·阿里汗的意见，"现在俄国人住在喀布尔，在自己臣民和印度半岛居民的心目中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当考夫曼问斯托列托夫，当我们声东击西的行动已经取消 456
时，为什么还要签订这样一个使我们受限制的条约？斯托列托夫答称，关于改变行动的信件他是在条约签订之后，离开喀布尔前往塔什干的途中收到的。但是正如我们在上面所叙述的那样，根据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1卷第340页上所提供的材料证实，这封信正是在喀布尔收到的，时间是8月8日，是在斯托列托夫动身的

前三天，也就是在他签订这个条约的前一天。就是按时间推算一下也是这样的：考夫曼收到取消声东击西行动计划的第一封电报是7月9日，有皇帝诏令的第二封电报是7月19日。如果考夫曼只是在收到第二封电报之后才向斯托列托夫发出这封信，甚至是7月20日发出的，那么该信从考夫曼当时所在的撒马尔罕送往喀布尔需时十四天，也就是说8月3日或4日可以送到。在这段路上骑手们传递信件往往只需十天时间，我们是按最长的时间估算的。

考夫曼在陆军大臣12月6日给他的信上作了边注（第63号文档第220页），从中可以看出，他认为阿富汗的一切灾难都是由于他给埃米尔的建议和给使者的新指示耽搁延误造成的。

考夫曼写道："问题全在时间上面。陆军大臣关于解散我国南部边界上部队的通知是7月8日送达的。我给斯托列托夫的通知是他从喀布尔返回的途中收到的。"

考夫曼不是从斯托列托夫本人那里，又能从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呢？从陆军大臣10月27日发自利瓦吉亚的信件所附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便笺中（同上文档第128—132页）可以看出，10月18日召开了有皇帝陛下参加的一次特别会议，我们的大使舒瓦洛夫伯爵也从伦敦被召回参加了会议，在这个便笺上（上述文档第129页背面）写道，希尔·阿里汗"决定不向英国政府让步，并说服斯托列托夫将军前往塔什干土耳其斯坦总督处请求庇护"，稍后在第130页上写道，斯托列托夫离开之后"埃米尔派遣了一个特别使团前往塔什干"。

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斯托列托夫从喀布尔离开是在考夫曼向斯托列托夫下达指示之前决定的，而且在斯托列托夫走后，埃米尔并没有派遣过任何一个使团。当11月同英国人开战之后，12月1日希尔·阿里汗就放弃了喀布尔，叫它听天由命去了。他自己

随同我们的使团前往马扎里沙里夫，1879 年 1 月 19 日他是从这里派出了一个特别使团和我们的使团一起前往的。

这就是说，这个特别使团正好是在利瓦吉亚的特别会议之后 457
过了三个月、斯托列托夫离开喀布尔过了五个月之后派出的！

由此可见，斯托列托夫对事实肆意歪曲，毫不感到羞愧。当他奉召前往利瓦吉亚，在皇帝陛下面前也是如此。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甚至都是无法解释的。最低限度不应该在“外交方面有这样表现”。这简直是一种病态。

两周以后，当代理使臣职务的拉兹戈诺夫向埃米尔问及“阿富汗使团何时动身前往塔什干”时，埃米尔感到非常惊讶，这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拉兹戈诺夫在进一步说明情况时被迫说出了从谁那里听到这个新闻的。亚沃尔斯基将斯托列托夫这一捏造称为误会(见其著作第 2 卷第 80 页)。

斯托列托夫离开时，随身带走一半卫队和亚沃尔斯基医官，由于留在喀布尔的人需要医官，斯托列托夫答应迅速将亚沃尔斯基派回。但他和通常一样，也骗了人……使团就这样又住了四个月，身边没有一个医官，大家都病得够呛了。

当英国人向埃米尔宣战以后，埃米尔自然而然地要求使团代表拉兹戈诺夫履行斯托列托夫许下的诺言。关于此事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 2 卷第 83 页上是这样写的：“使团不知道斯托列托夫将军对埃米尔许诺了什么，没有许诺什么。但是埃米尔却一再肯定，斯托列托夫曾许下诺言，将率领三万军队返回喀布尔。”这同样是误会。在拉兹戈诺夫 12 月 15 日给考夫曼的信中说(见第 63 号文档第 226 页背面)：“据外交大臣说，斯托列托夫少将临走时，曾向埃米尔许下诺言，阿富汗的所有问题或者通过外交谈判解决，或者率领军队前来援助。”

斯托列托夫甚至没有向拉兹戈诺夫留下什么指示，而拉兹戈

诺夫也不知道该把真象对埃米尔讲到什么程度，才不致和斯托列托夫的话有出入，不致为斯托列托夫和自己感到羞愧，因此拉兹戈诺夫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当他说："我不知道"时，埃米尔反驳说："要知道，您是俄国的使臣，您恰恰是应当知道的。您不知道，谁还能知道呢？

当拉兹戈诺夫的回答和斯托列托夫从前讲的话有矛盾的时候，埃米尔经常这样问：

"你们两个人谁讲的是真话？"

和斯托列托夫一起走的还有埃米尔派的"陪送者"，他们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克姆纳勃穆罕默德·哈桑汗，自己的副官古拉姆·海杰尔汗和两名校官。途中宿营时，哥萨克还是被安置在斯托列
458 托夫的帐篷周围的露天下，派两个岗哨。

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1卷第359页上写道："在随行的十个哥萨克中只有一名上等兵，他整夜都不能睡觉。将军在分配任务时问道，整个卫队中是否只有一名上等兵？当他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还说："你还是通夜不能睡"。站岗的勤务只有六名哥萨克承担，不久四人得了风湿病，还有两人给斯托列托夫当了传令兵而免除了站岗的勤务，这样站岗的勤务就得由病号来承担。医官出来替病号说话，因此而受到了申斥……

8月31日，斯托列托夫抵达撒马尔罕，在当地为了对"陪送"的阿富汗人表示尊敬，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列队在街头的军队响亮整齐地高呼"乌拉"以示欢迎，炮兵鸣礼炮三十响。

9月5日，阿富汗人随同斯托列托夫到达塔什干，6日拜见了考夫曼。

斯托列托夫报告说，使团过着舒适愉快的生活，什么也不短缺，埃米尔自己想把俄国人留在身边，以提高自己的声望。考夫曼根据斯托列托夫的报告，决定使团无限期留在喀布尔。

许多人担心我国使团的命运，尤其是使团本身，这是完全有根据的……关于这个问题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 2 卷第 61 和 62 页上是这样写的："如果俄国坚决拒绝给埃米尔希尔·阿里汗以军事援助，更有可能的是，如果阿富汗军队遭到彻底失败，我们的使团由于斯托列托夫的罪过可能要扮演一个"晚祷祭品"的角色。这个罪过是不可原谅的，斯托列托夫向埃米尔许下坚决给予军事援助的诺言是毫无任何根据的，是背道而驰的。关于柏林会议结束的消息和考夫曼将军相应的指示送达使团手中的时间是再凑巧不过了，正是在使团到达喀布尔的前一天，即 7 月 28 日送到的。

由于斯托列托夫明智地隐瞒了埃米尔所盼望的三万军队的事，考夫曼不清楚斯托列托夫在阿富汗给埃米尔许下了多少诺言。尽管如此，考夫曼也摸清了他保护阿富汗的意思。考夫曼在 9 月 9 日的信中向陆军大臣请求"调来边区的军队不应少于两个步兵师和四个哥萨克团，调动应于今冬开始。"

考夫曼接着说："这就是我们保护阿富汗所应负起的责任。从另一方面看，推诿这种保护就意味着不仅拱手让阿富汗处于英国 459
势力之下，甚至可能使它完全从属于英国。不能不意识到，事态如果这样演变，必将危害我国在东方的地位。我们拒绝对阿富汗给以保护，必然使得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和阿富汗再发生任何关系，因为英国照样也能迫使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履行他被迫向他们许下的诺言。"

"所有这一切都将向阿富汗和印度的居民表明英国的力量强大和我国相形之下的软弱无力。这样一来，在和英国决裂的情况下，我们将自己放弃我们在中亚的活动舞台。但我们坚信，在这一活动舞台上，只有与阿富汗结盟，才能狠狠打击英国。我们未必能使英国畏惧，除非我们保持一条从阿姆河到印度边界畅通无阻的通道。而要取得这一条件，中亚的活动舞台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

义。我们必须确保有着这个活动舞台，以便将来彻底解决东方问题。如果在亚洲不能坚决地打击英国，那末将来到了继续解决东方问题的时候，或者重新陷入僵局，或者在欧洲复杂的政治影响下问题的解决将对我们不利，而对英国有利，我们就要冒这个风险。”

该信的开头部分充满了斯托列托夫多次谈过的他和埃米尔的各种会谈情况，通过以上举出的一些例证，我们不能认为这部分的内容是确实可靠的，因此我们不再赘述了。

9月6日，考夫曼收到米柳京来电，皇帝陛下命令斯托列托夫前去利瓦吉亚，在所有问题解决之前，阿富汗使团留住我国，我国使团留在喀布尔。

10月19日又收到他的密电，内容如下：

“奉皇帝陛下关于阿富汗问题的旨意：第一，因有可靠的情报表明，尽管埃米尔的答复很不客气，英国再次表露出有和解之意，所以要向埃米尔建议，应该言归于好，以避免这场不适时机的冲突。非常必要的是，您的建议必须赶在英国的前面；第二，从更新军备中留下的针发枪和弹药应集中在便于向阿富汗运送的地点，一旦情况需要，便向阿富汗运送。这些命令的目的应严加保密；第三，现已到达塔什干向皇帝陛下送信的一些阿富汗人或留在塔什
460 干，或遣回喀布尔，您可酌情决定。他们所持信函可送往利瓦吉亚，该函内容应先电告利瓦吉亚；第四，关于留在喀布尔的我国使团一事应等待另外的命令。详细情况由信差送达”（文档第71—72页）。

考夫曼于22日作了如下答复：“阿富汗埃米尔函称，他正等待开战，但自己不先动手，他请求给以关心和友好援助。在阿富汗历史上有过类似情况：派遣维特克维奇和现在这一使团都导致了同英国的冲突。该信将由信差送达。”

21日派哥萨克大尉马申为信差，除带有埃米尔的信件外，还

有考夫曼给米柳京的一封信(第 76 — 77 页)。现在把该信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段引述如下。

"我对事态的理解是这样的：我们只有同阿富汗友好，才能对英国造成威胁。否则，我们就难以接近印度。我认为，在埃米尔没有表示同我们友好，甚至请求我们保护之前，印度是难以接近的。

"这种保护是很吸引人的。有了这种保护，我们一切就好办了，在该地部署足够的力量，用不少于两个师的步兵，我们就可以将英国掌握在手中，要它按照皇帝陛下的意志行事。

"不言而喻，保护不以武力为后盾，就没有实际的意义，而且一遇到不利的情况，便会影响我们的名誉，这种保护本身将会自行失去作用。希尔·阿里是个聪明人，他懂得，我们不愿向英国人让步，他懂得，如果他站在我们这一边，印度是我们能够威胁英国的唯一地方。因为他憎恨英国人，害怕英国人并吞一切的政策，所以要利用时机，紧紧依附于我们，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

我最担心的一点是："如果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态的总结局将是阿富汗落入英国的势力范围，那时我们将丧失我们已在中亚取得的感召作用，将丧失这里周围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我们的无限信任。这种尊敬和信任是经过长期坚持贯彻到底的政策和始终如一踏踏实实的工作所取得的，但这种尊敬和信任一旦有所动摇，就很不容易恢复过来，而且永远也恢复不到从前所达到的这种高度。"

陆军大臣 11 月 14 日从利瓦吉亚密电答复此信，复电对考夫曼的正确论断只谈了以下一句话："就政治事态总的进程来看，我们应该特别谨慎行事。皇帝陛下业已核准有关这一问题给您的 461
指令。"

这个指令就是上面已经谈到的，"有关阿富汗问题的便笺"，它由专差送达，作为对 10 月 18 日电报的补充。我们略去导致阿富汗和东印度政府之间冲突的历史过程的叙述，仅将便笺的结尾部

分摘引于下。

便笺中提到埃米尔向我国建议的同盟(实际上不是他向我们建议，而是我们向他提出的)，说它根本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和政策的方向，“皇帝陛下不予赞同”，但为了商讨向英国政府施加外交影响，以保护希尔·阿里汗的问题，将舒瓦洛夫伯爵从伦敦召回。便笺中继续说：

“在皇帝陛下参加的会议上，既分析研究了军事，又分析研究了政治方面的问题。

“会议注意到：阿富汗距我疆界甚远，我们无法迅速在土耳其斯坦集结军队，无法为在阿富汗准备大规模的军事远征筹集庞大的军费，以进行公开的干涉。此外，埃米尔指望在印度发生反英起义，这事虽为斯托列托夫所赞同，但只不过是一种可能性，它并不能排除事态发展的另一面，另一种可能性。最后，还注意到我们在欧洲政治方面的各种困难。鉴于上述情况，会议作出了结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由于英国目前同阿富汗的冲突而直接同英国进行战争。

“不公开地、秘密地向希尔·阿里汗运送武器对我们有许多不便之处，起码在目前是如此。这种作法也不能避开英国人的注意，而且在亚洲人的心目中也有损我国的尊严。我们与英国的秘密活动相反，一向公开活动，这在亚洲人中都习以为常了。他们从这种活动中看到了我们的力量和政治上的光明正大。因此秘密援助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一种手段。

“在这样的困难处境中，我们的做法只有一个，这就是竭尽全力促使目前的冲突得到和平解决，然后，使英国人陷于从前的那种
462 孤立地位①。尽管埃米尔已向英国作了坚决的回答，但现有一切情况仍有利于事态的和平解决。英国已对和解作出了第二次的

① 考夫曼在此划了加重线和问号。

尝试。

“根据上述各点，皇帝陛下命电示土耳其斯坦总督，令其劝告埃米尔同意媾和，以避免不适时机的战争，并力争赶在英国建议之前使希尔·阿里汗知道这一劝告。

“另一方面，皇帝陛下命令侍从将军舒瓦洛夫伯爵对当前阿富汗的冲突不主动解释，英国的大臣们至今对此问题也在注意回避。舒瓦洛夫应利用时机，向英国的大臣们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通过和平途径调解现在不列颠政府同希尔·阿里汗之间的冲突，但是俄国在亚洲的利益是和维持阿富汗的独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根据以前我们和英国的谈判，我们双方曾保证维持中亚各国独立的局势，阿富汗的独立即是这一局势的一个主要条件。1875 年和戴比勋爵的书信来往是这方面的最有力的根据。

“现在我国在喀布尔的使团仍应留在该地，根据与英国内阁谈判进展的情况看，彻底召回该使团的时机尚未到来。

最后，上述会议决定：由于更新武器装备而留在土耳其斯坦军区的针发枪支和弹药应集中放在适当的地点，以便在今后情况发展有所需要时易于运往阿富汗。此令应暂时列为绝密。”

总之，当形势发展到万不得已时，秘密援助武器还是允许的。而外交斗争则应延迟到英国大臣们自己和舒瓦洛夫谈及与阿富汗的冲突之时。

这一会议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斯托列托夫和阿富汗埃米尔签订的条约。这个条约是和俄国的利益和政治方向格格不入的。但是，可怜的希尔·阿里汗当然从斯托列托夫的话中以为他是深为俄国沙皇信任的要员，他完全以为斯托列托夫所签署的条约已将事情办妥，考夫曼只有照章执行了！

条约被彻底否决之后，斯托列托夫不再给考夫曼写信，当然也 463
不准备返回喀布尔了，那里都把他了解得清清楚楚了……而且皇

帝陛下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这从 11 月 26 日陆军大臣的一封电报中就可见到(见文档第 138 页)。假如利瓦吉亚知道，结盟的建议不是埃米尔，而是斯托列托夫提出的，而且斯托列托夫还以皇帝的名义答应给予军事援助，那末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是另一种情况。这是很有可能的。显而易见，斯托列托夫在向皇帝呈送的条约文本中并没有注明条约本文是用俄文书就，又由他译成波斯文的。假如是由希尔·阿里首倡的，当然条约的文本要用波斯文写成，以后才将它译成俄文。在阿富汗是把斯托列托夫当作白沙皇的使者接待的。他以皇帝陛下崇高的名义进行谈判，提出结盟的建议……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变：似乎是希尔·阿里提出了结盟的建议，而俄国皇帝却没有接受!

考夫曼对斯托列托夫毫无声息颇为不满，于 11 月 12 日向斯托列托夫发了一封电报，内称：“为何不来信来电？对情况一无所知。克姆纳勃甚为苦恼，不懂沉默之意。请电复或来信。”但这封电报没有到达斯托列托夫手中，他已出国休假去了。米柳京把前面提到的指令寄给考夫曼时还发去一信，该信是米柳京委托斯托列托夫写给阿富汗外交大臣的，信的内容是根据会议决定的精神写的。该信用波斯文书就，在喀布尔我们的翻译官和阿富汗人共同努力，整整用了一星期时间才把它读完，说明信中错误之多和文理不通达到何等程度。有关此事的情况，将在喀布尔收到此信谈及阿富汗的事情时详加叙述。

不管怎样，这封信是不称职的外交家和阿富汗军队总司令官的最后杰作。

我们以为，考夫曼要求迅速调派两师步兵之事，也是有损于事业之举。这个要求简直使参加会议的人大吃一惊，与会者认为，迅速将这些步兵调往土耳其斯坦是不可能的，而且调动之后必将需要庞大的费用。

11月13日，考夫曼收到了机要信差送来的拒绝这一要求的信件，他意识到自己的失策，立即放弃了调派两个步兵师的请求。11月19日便向陆军大臣复信，仍交原机要信差带回，信上说“如果民众对希尔·阿里汗仍然忠诚，他当然还有胜利的机会。如果 464
上帝保佑他能将斗争拖长到明年夏天，并以此证明自己有力量，那时我们就能够冒着风险派兵支援，这支部队自然将少于斯托列托夫在便函中所提出的我所估算的数量”(见文档第137页)。

考夫曼在发挥自己原来的主张，采取比较强硬的进攻政策时，又写道：

“我在最近的一封信中说过，英国人的胜利对我们非常不利。的确，十年来我同阿富汗的统治者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在我的一切交往中，无论同布哈拉的埃米尔，同已故的喀什噶尔的阿古柏伯克，同希瓦汗王，或同他们所有的代理人谈话，我甚至避免使用“英国”，“英国人”这两个词。我不理睬他们，给阿富汗埃米尔写信时，除问候健康和表示同他保持友好关系的意愿外，别无其他内容。

“在各邻国政府和人民中间形成了这样的概念：我们和英国人毫无任何关系，虽然我们同英国人和平相处，但对于他们的胜利和失败，我们不感兴趣。今年我们初次采取了一个步骤，打开了亚洲人的眼界，使他们觉察到，我们同英国人处于敌对状态，我们的竞争者在亚洲处于优势，他们采取了一个非我们所愿的前进步骤，根据大家的理解，这个步骤证明了英国强而有力，换句话说，我们软弱无能。通过外交途径是否能够制止英国征服阿富汗或者将阿富汗变成英国的附庸国，我仍然无法断定。关于欧洲政治事务的发展情况，我没有足够的资料，公爵大人在11月14日的来电中对此曾有指示，但我仍大胆设想：我们在欧洲的各种事务中现在遇到的和可能发生的一切困难都是来自英国方面，这些困难可以在这

里解决。只要我们在中亚能够及时地壮大我们的势力，我们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就能取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如果英国人在印度的事业能够处置得当，能够在那里完全保证防止任何
465 外部的意外事件①，他们必将提高自己的要求，当然，就不会对我们作出任何的让步。

“但愿我对此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虽然这里的事务我很熟悉，但我的眼界不可能超出亚洲边界，陛下诏令我都丝毫不差地予以照办，在严格遵照皇帝陛下的神圣意志办事时一点也不许超出规定的范围，这都是不言而喻的。我之所以议论，只是因为最近以来我对这一切深感痛苦，部分地也是为了详细阐明一下事情的状况。”

在结尾，考夫曼又重新请求准予前往彼得堡，以便亲自说明情况。

斯托列托夫这一不可饶恕的行为使得希尔·阿里汗和考夫曼二人都非常难堪和左右为难。而舒瓦洛夫却并未积极设法将希尔·阿里汗从灾难中和将考夫曼从困境中解救出来。12月3日，考夫曼收到了总理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的密电，从中可以了解到舒瓦洛夫的情况，电文中说：“由于英国的大臣们向我国驻伦敦大使肯定地保证说，英国人将维护阿富汗的独立”，舒瓦洛夫才终于找到机会替可怜的希尔·阿里汗说了情。

接着通知了皇帝陛下关于召回我国使团和送走阿富汗使者的诏令。并称“陛下不准备亲自复函埃米尔，命您派一信差，给埃米尔送信，告诉他，陛下愿意继续和他保持友好关系，但在措词方面必须特别注意，以免埃米尔对我们的任何物资援助抱有希望”（见文档第157页）。

12月26日，收到了米柳京12月6日的复函，这是对11月19

① 仿宋体是根据考夫曼自己加的着重符号排印的。——译者

日考夫曼最后一封信的答复。米柳京在信上说，他已给皇帝陛下读了这封信，现在特转给外交部一阅。下面我们引述米柳京信中的原话:“阁下关于亚洲现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与英国政策的总进程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无论皇帝陛下或总理大臣都不否认它的正确性，英国人在印度边界上取得的胜利必将使他们在欧洲事务中更加烦恼，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欧洲的和平一直要保持到最后一刻，绝不允许从我国方面提供同英国彻底决裂的口实，皇帝陛下的 466
这一坚定的意向并没有改变。

“在各种情况对我们极端不利的形势下，我们同这个强国在亚洲发生冲突，很可能成为一场全面的、连续不断的战争的信号。只有在同英国的决裂不可避免时，支持阿富汗埃米尔同英国进行争斗才是适宜的。这是指今年年初我们准备战争时的情况。但现在就我们来讲不可能采取任何积极措施。如果埃米尔下决心同英国开战并指靠我们的物质援助的话，那末我认为使埃米尔陷入前面提到的那种错误之中的不是我们，也不是在喀布尔的我们的使团。”

考夫曼在这里打上一个问号是完全有根据的，显而易见，关于此事米柳京自己也陷入大错之中，我们并不怀疑，就是使希尔·阿里汗陷到错误之中的那个人把米柳京也引到错误里去了。

以后米柳京继续说，自从解散集结的部队和复员军队的诏令下达以后，经常不断地将皇帝的旨意送达考夫曼；要埃米尔别和英国发生冲突，考夫曼在页边空白处加了很长的边注，说明收到所有这些旨意和建议后都立即送往喀布尔，但经常迟缓耽搁，未能及时送到。考夫曼标注的开头部分，即有关延误了似乎是给斯托列托夫关于解散部队的通知，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并且证明了将考夫曼引入错误之中的是那个非常不稳重的、故弄玄虚的人，就是他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去匆匆，往来于塔什干、喀布尔和利瓦吉亚之

间，他把所有的、那怕是与他说过一句话的人都一个不漏地“弄到错误之中”去了。

米柳京在信末通知说，皇帝陛下认为在阿富汗的事态明朗化之前，考夫曼不宜前来彼得堡。

这样，从本章所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通过斯托列托夫之口向阿富汗埃米尔许诺了军援和外交上的援助之后，却让阿富汗自己去对付。没有给予任何援助，不但未派军队，而且在英国政府面前都没有替它说情。至于埃米尔象“相信考夫曼本人一样”地相信了斯托列托夫的问题，那是自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第十八章

拉兹戈诺夫的信件。我们的使团受冻，患疟疾，无现款。 467
考夫曼对此并不相信。斯托列托夫的活动露了马脚。拉兹戈诺夫预见的正确性。使团的绝望处境。拉兹戈诺夫同样在保守秘密。拉兹戈诺夫向埃米尔提出的一些建议极其有害。翻译官纳齐罗夫的品行。对拉兹戈诺夫的评价。英国的使团。拥有两千人的一支卫队。1877年的谈判。最后通牒和限期十四天答复。为什么拉兹戈诺夫违背考夫曼的意见而建议不要接待英国使团？在挨饿的俄国使团心目中的英国金币。埃米尔按照拉兹戈诺夫的建议写给皇帝的一些信件。斯托列托夫的高明建议。在官方公文中使用华丽的辞藻是否合适？橄榄枝。拉兹戈诺夫作了修改。对最后通牒的答复为时已晚。埃米尔的苦恼。复函的译稿。11月9日战争开始。对开伯尔人的收买。拉兹戈诺夫大吃一惊。拉兹戈诺夫的一份照会。英国人散发的告示。考夫曼给米柳京的电报。英国人的庞大车队。骆驼的倒毙。英国人分三路纵队进军。埃米尔的一个在监禁中的儿子被释放。向埃米尔建议离开喀布尔前往俄国。晚上从喀布尔出发。拒绝接待埃米尔。考夫曼开导戈尔恰科夫。布拉采利中尉任性妄为，造成误解和混乱。同意在塔什干接待埃米尔。令人不快的解释。埃米尔不知道该信任谁和不该信任谁。对考夫曼来函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埃米尔拒绝前往塔什干。使团离开马扎里沙里夫。埃米尔患病和逝世。预料将要发生内讧。亚沃尔斯基医官和翻译官秘密离去。派遣参谋总部马特维耶夫上校前往东印度边界。派遣格罗杰科夫上校取道赫拉特和波斯前往。

留在喀布尔的我国使团的首脑拉兹戈诺夫上校已于8月30日晋升为少将。不知为什么他依然认为自己是斯托列托夫的属下，不断给斯托列托夫写信，信中不厌其烦地提醒斯托列托夫关于医官、药品、礼物以及召回使团等问题的许诺。斯托列托夫不仅自己不写回信，甚至亚沃尔斯基医官托他寄往喀布尔的信件也留在身边不寄……在第2卷第80页中，医官对此曾有过抱怨。只是到了9月10日，斯托列托夫前往利瓦吉亚那天，他终于写了一封短信对拉兹戈诺夫的九封信作了答复。信中说："皇上谕令，在我们同阿富汗关系的各种问题彻底解决之前，您和使团的其他成员应留在喀布尔，以便巩固我们已占领的阵地。"喀布尔是在九月底收到这封信的，此后拉兹戈诺夫未再打扰斯托列托夫，他那滔滔不绝的言谈便转向考夫曼了。

拉兹戈诺夫10月4日第一封信和10月5日第二封信于10
468 月25日到达塔什干（见文档第78—85页）。他书写随便，不注意正字法规则，在不需要ъ这个字母的地方往往随便写上。但应该指出，他的信写得详细而有条理。在这方面比斯托列托夫胜过好多倍。

拉兹戈诺夫为了反驳使团应该留在喀布尔以便保住阵地的意见，反复证明，为了使使团的工作取得成效，恰恰相反，应该尽快召回使团。他说，至于谈到我们的阵地，"只要埃米尔的政权不倒，我们的阵地总归是我们的。只要英国人一加劲，积极行动起来，埃米尔的政权大概就会倒台。我对英国的军队并不怎么担心，我最担心的是英国的金币。我担心他们会掀起内乱。分而治之，这是他们始终不变的口号。当然在世界上谁也不能象英国那样善于把这一口号应用到实际中去，特别是在亚洲，英国人正需要在那里制造和煽动内乱。因此，保持阵地，按我的意见，就是尽一切可能保持埃米尔政权的巩固，尽一切可能消除和防止产生损害该政权的一

切现象和表现。”

“目前最为需要的就是削弱英国人采取行动的决心和劲头，因为我们的援助还相距很远。我们停留在喀布尔就是促使英国人行动的一个最有力的刺激因素……三天以前外交大臣又重复了他已说过多次的话：‘英国人经常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你们把俄国人从喀布尔弄走，我们就放心了’……

“就这样，可以认为使团在喀布尔的有效活动业已全部结束，我们继续留在该地在目前来讲只会对事态的发展有害，它必将引起易于激动的英国人的顽强行动，必将加快他们的军事行动和其他行动，而这绝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拉兹戈诺夫对于事态的发展理解十分正确，一个月后，他所预见的情况就已十分清楚。但考夫曼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拉兹戈诺夫在描述似乎在监禁中的、无所事事的使团的不幸命运时说：“这里的房屋都不适于过冬，根本没有炉子，即使有也毫无用处，因为每间房子的四壁都是用小块木板钉成的，透孔的护窗板向上开着。在这里过夏倒挺舒适，但是要过冬，一顶较好的毡帐篷也比这种房子好，因为冬天住在这种房子里，只能穿着皮大衣，整天围在炭火盆前烤火。” 469

为了不再回头重谈这个问题，这里顺便将拉兹戈诺夫 11 月 8 日的另一封信的一段话引述在下面(文档第 136 页)：

“我们住的宫殿旁边的水塘结了冰。疟疾病减轻了，但仍未中止。每天夜里我们屋子里的水都结成了冰，在屋子里只好把皮大衣穿上，衬衣和外衣都有点潮湿。为了对我们的住处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我只谈一点就够了：桌上的蜡烛只能放在带玻璃罩的烛台上，遇上刮风，蜡烛就被风吹熄，根本无法工作，屋子里到处都是风。除此以外，还冻手，弄得写字都很困难。”

为了补充说明居住的情况，再回过头来谈一下第一封信。

拉兹戈诺夫继续说:“被水塘地区恶性疟疾和伤寒病折磨得疲惫已极的病人们,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上没有任何方便之处,无医无药,还几乎没有钱,甚至不能在新鲜空气中活动散步,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条件下过冬……至于说,使团留在这里总能带来某种好处,那么必须有金钱,有影响,而这些我们现在都没有,更主要的是要有军队。英国人为了让他们的使团开展工作已经支出了三十万卢布,他们早就在这里打下了基础,军队就在边界线上,距喀布尔只有三百俄里”。

喀布尔位于海拔六千四百英尺的高山上,城外三面都是沼泽地,只有一面靠山岭。沼泽使全城居民遭受疟疾和伤寒病的折磨。使团所住的宫殿就座落在沼泽岸上。拉兹戈诺夫讲了这些情况后继续说:“的确,使团在喀布尔城中这所最好的住宅里,在疟疾瘴毒的侵袭中幽禁了十个星期。这种幽禁生活当然是光荣的,但简直是严酷的……斯托列托夫少将在喀布尔总共只住了十一天。在他行将离开的时候,大家都染上了疟疾,包括斯托列托夫本人、使团里几乎所有的军官、医官以及大部分哥萨克和勤务兵。斯托列托夫走时,带上了最健康的哥萨克十一名、医官和部分药品,还拿走了所剩现款的一半①。这种病没有任何预防的办法,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发病多次,次数都数不清了。”接着拉兹戈诺夫对斯托列托夫写给考夫曼的报告提出了反对意见。斯托列托夫说什么使团住地很好,非常符合健康的要求,拉兹戈诺夫认为这个报告是不真实的。他说:“斯托列托夫在喀布尔停留的时间不长,只有十一天,因此,使团住地周围的不良环境很可能还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人们经常患病的情况,他可能解释为某种暂时的偶然原因的所造成的。”拉兹戈诺夫对斯托列托夫的大谎话这样温

① 这里指的是使团临时支出费及使团成员和士兵的旅差费结余,不包括给埃米尔的礼品费。

和地反驳以后，他请求派一名医官和再派一名医士充实使团的编制。接着又说:“至于提到使团的物质需要，也是必须加以补充的。医药、现金和送礼的物品我手中都没有。斯托列托夫少将走的时候，曾答应派医官来，答应送来现金和礼品，但显然他已把这些事忘记了。

“斯托列托夫离开时，把我们这里所有可以用作礼品的东西都带走，以应途中送礼之需，甚至连使团某些成员的私物也拿去了。这样一来，我除了自己的一块金表和一支猎枪外，没有任何一点送礼的东西。长袍还有几件，但不顶事，因为这类东西只能送给小官吏。现款已经用完，如果照数发放使团人员的薪俸，则还有亏空。不管怎么说，预计中的开支数额还是很大的。要返回，途中需要用钱，要留在喀布尔过冬，就更需要用钱。”

宾杰尔斯基告诉我们，考夫曼复信时说，根据他的了解，使团的处境绝不像拉兹戈诺夫所描述的那样悲惨，当拉兹戈诺夫收到这封复信时，甚至都哭了。

在第二封信中，拉兹戈诺夫再次请求将亚沃尔斯基派来，他已经用埃米尔的名义了，埃米尔正在害着慢性咳嗽病。信中还报告说:“阿富汗埃米尔已准备向印度拉吒①和领主们发出呼吁书，在呼吁书的结尾他透露说，英国人再也哄骗不了他了，又说，他与其乞怜于犬，不如被猛虎（暗指英国）撕碎或被大象（暗指俄国）压死。”

我们讲了使团的物质状况以后，现在再看一下使团的精神面 471
貌。拉兹戈诺夫在11月8日的一封信中附带写道:“阁下知道，离开塔什干时，我没有得到任何指令、任何指示，更不用说任何权力和全权代表身份了。斯托列托夫少将的职权有多大，在开展工作时他遵循什么原则和根据，对我来讲是秘密。斯托列托夫少将向

① 印度中世纪以后的公爵，古代印度奴隶制国家的国王。——译者

阿富汗人讲了些什么，许诺了什么，对我自己以及对使团所有成员也都是秘密，因为斯托列托夫少将和阿富汗人谈话时没有用翻译官。这种情况在以后引起了许多出人意外的事，令人十分不快，使我的处境很是难堪。只是在斯托列托夫离开以后，外交大臣多次对我讲，将军对他许诺了许多事，但究竟许了些什么，我到现在也不清楚。斯托列托夫走得十分仓促，行前他宣布：除医官外，整个使团都留在喀布尔，交由我来领导，他一到塔什干就立即召回使团。并说，马上就给我们派来一名医官，送来现款和礼物。

“我请求他将一切指示和指令留给我，以备万一时作为行动的依据，斯托列托夫对此回答说：‘完全不要干预政治，对所有政治问题，建议您等待塔什干的通知和说明，你们不再需要任何指令’”（文档第 161 页）。

就这样，拉兹戈诺夫成了俄国的代表、使臣，但是不具有全权，甚至指示他不要干预政治！

脚下没有一个立足点，处于远离塔什干一千俄里之外的地方，从那里得到对自己所提问题的答复，在通常最顺利的情况下也需要三十六天的时间，而形势不断变化……这样的处境确实相当困难。拉兹戈诺夫讲得完全正确，他说：“再没有比我们使团在喀布尔那种更为不利的处境了。”

在 11 月 20 日的信中（第 182 页背面），拉兹戈诺夫报告了他同外交大臣就使团离开喀布尔的问题的谈话。埃米尔不同意放走使团，除其他原因外，外交大臣谈了这样一点：“斯托列托夫将军向我们许诺了许多事，后来他象鱼儿跳入水中那样不见了踪影了！你们留在这里，还有希望得到你们的援助。”

显而易见，使团是被当成保证物扣押下来的。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和不可能有的事，一个使臣离开时，竟不对他的接替人讲清他所订下的条款！而从拉兹戈诺夫的言语中清楚地表明他对此一

无所知，也不知在商定的条款中许下了什么诺言，不知在被询问时 472
刻回答什么，而承认一无所知又感到羞愧。因此，往往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咀，经常陷入窘境。

陆军大臣从利瓦吉亚发来过一些电报。拉兹戈诺夫提到利瓦吉亚时心情很沉痛，言辞讥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拉兹戈诺夫在 10 月 26 日的信(在文档 124 页背面和 125 页上)中这样说："毫无疑问，在利瓦吉亚不可能了解，就俄国的利益来讲，在喀布尔的事务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隔了五行又写道："在利瓦吉亚更不能想到，我们使团在喀布尔的卫生状况多么严重。"在 11 月 8 日的信(在文档第 162 页上)中他又说："来自利瓦吉亚的命令使我们有根据这样想：在利瓦吉亚的人们认为，我们的使团象张伯伦勋爵的英国使团一样，受到明确的委派，并负有一定的全权。他们认为我们使团的地位就象某国驻在柏林或维也纳的使团的地位一样。在利瓦吉亚没有人会想到，我们象一个精疲力尽的水手正处在从自己的轮船船舷边被推开的状态之中。"

11 月 15 日，当时英国和喀布尔之间的战端已开，拉兹戈诺夫来信说："接待俄国使团和俄国人在喀布尔长期驻留，极大地激怒了英国人，使英国人无法忍受……我在所有的信函中都说到，我们的使团必须从喀布尔离开，而且越快越好……我没有胆量就使团为什么要在喀布尔留到此时此刻，去妄猜最高当局的意图，但我害怕错过满载荣誉撤离喀布尔的极好时机。我们也可能迫于形势，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从喀布尔被挤走……"(文档第 155 页)。

在 11 月 27 日的一封信(文档第 187 页)中他写道："现在我们使团的处境非常糟糕，他们无视我多次声明和抗议，坚决不让使团离开此地。我直截了当地让外交大臣报告埃米尔，这样对待我们会恶化俄国和阿富汗之间的友好关系，无论对埃米尔，无论对皇帝陛下，都不可能感到愉快。外交大臣总是回答说：在战争开始之

前将使团放回是容易办到的，而现在埃米尔的谋士们和人民都不同意这样做，他们都说，俄国人给国家招来了不幸，而自己却想离
473 开。外交大臣本人却主张：我们必须迅速离开此地，返回塔什干。

“他安慰我们说，只要埃米尔活在世上，我们就安然无恙。我对此补充说，或者说在埃米尔丢下我们仓惶逃出喀布尔之前，我们是安全的。这两种情况不管出现哪一种，我们的不幸命运将是肯定的……阿富汗的事态发展到今天，是使团从 8 月 11 日起留在喀布尔的直接后果……我们毫无必要留在喀布尔，好象是专为了撩惹英国人似的，而结果却亲手损害了我们的事业……至于谈到我们使团现在这种毫无出路的处境，阁下当然会同意我的意见，这是利瓦吉亚的命令的必然结果。我预见到这种情况，并在所有的信件中恳请从喀布尔使团召回。我说过：现在撤退还有时间，何况我们留在此地也于事无补。皇帝的两次诏令将我羁留于喀布尔，我已不能再多说什么。如果上帝不加保佑，使团一旦灾祸临头，我是问心无愧的。当地人民可能由于受了英国走狗的挑唆，强烈反对我们，甚至我们的穆斯林骑手到城里去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危险的。他们经常受到侮辱”……

需要指出，这一封信是使团已得到上级准于撤离喀布尔的命令后写的。现在是阿富汗人不放使团离去。拉兹戈诺夫的种种担心以后都成了现实。不久，我们的使团不得不在一个夜晚从喀布尔悄悄溜走……

由于“最高当局的意图”，使团留在喀布尔成了俘虏。这个意图的痕迹在所有的档案中都没有见到。但在这方面利瓦吉亚的错误不象拉兹戈诺夫所说的那么大。在这方面犯有错误的首先是考夫曼。是考夫曼在使团临行接见他们时，准许斯托列托夫立即从喀布尔返回而让拉兹戈诺夫和扎曼伯克留在该地的。在斯托列托夫返回以后，是考夫曼指令使团留在喀布尔等候下达撤出命令的，

是考夫曼对拉兹戈诺夫的任何一个抱怨都没有听进去。

考夫曼将拉兹戈诺夫的大部分信件都以副本形式上报给米柳京和戈尔恰科夫了。当他们看到对利瓦吉亚所发命令的埋怨意见时，未必会感到高兴，因为在这些命令中恰恰也有他们的错误。

但是也应该指出，导致使团处境的恶化，拉兹戈诺夫也有不少错误。他也象斯托列托夫那样对使团成员保守秘密。每当阿富汗的一个什么大臣到来，他总是让聚集在大厅里的所有使团成员退出去，只留下翻译官纳齐罗夫，好象其余的人都是间谍似的。纳齐 474
罗夫是高加索的波斯人，有好几次阿富汗人发现他翻译得不正确，因而有一次进行谈判时，埃米尔拒绝让纳齐罗夫翻译。埃米尔邀请使团全体人员，纳齐罗夫向拉兹戈诺夫翻译成只请他们二人，这时使团的其他成员已开始听懂一些波斯语，对他译错的地方提出反对意见时，他根本不理睬。埃米尔为此而生了气，又重新派人将其余成员请去。当我们从喀布尔逃往塔什库尔干后，在该地第二次奉派出差的亚沃尔斯基医官又和使团会合在一起了。12月29日邀请这位医官和翻译官马列文斯基到生病的埃米尔处去，这次纳齐罗夫又翻译成要求大家都去，于是大家全部挤到埃米尔的小帐篷中了。埃米尔对此深为不满。

拉兹戈诺夫把撤回使团的命令对大家隐瞒了很长时间，关于撤回一事他通过纳齐罗夫翻译和外交大臣进行了谈判，要他报告给埃米尔。

当关系极度紧张时，也是根据拉兹戈诺夫的建议，做出了拒绝接待英国使团的决定。

可见，拉兹戈诺夫完全正确，俄国使团留在喀布尔一事大大激怒了英国人。如果我们的使团不在那里，那里就不会有拉兹戈诺夫，因而也不会有那些毁灭性的建议了。假如没有这些英明的建议，本来怎么也能将事情应付过去。

由于没有任何指令，拉兹戈诺夫同埃米尔谈话时总是闪烁其辞，提一些建议自己得担风险。只是在他快要离开之前，才收到了考夫曼的一个什么指令，但当时已不需要了。当时为毁掉阿富汗所要做的一切工作都已彻底做了。

我们的使团曾同埃米尔一起到马扎里沙里夫去住，在使团将离开该地的时候，拉兹戈诺夫认为有必要将阿富汗的各种情况向留在患病的埃米尔身边的亚沃尔斯基交代清楚。拉兹戈诺夫提到，在这四个月中，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事，要说什么话”，他不想使医官也陷在“这种难堪的、不愉快的处境”中，所以他指着一封信补充说，这是他“不久前收到的考夫曼的类似指示的东西”（见亚沃尔斯基的著作第 2 卷第 153 页）。

“他继续说，我很长时间不知道，也不能理解俄国想作什么。是让阿富汗听天由命呢？还是需要支持它呢？只是在考夫最后一封信中，我才看到了某种明确的东西。”

475 最后的谈判是由马列文斯基担任翻译的，而把纳齐罗夫放在一边了。马列文斯基将俄语译成英语，然后由法官将英语转译成波斯语。这样反复两次翻译，当然很不方便，但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 2 卷第 166 页中谈到此事时，并未说明一个自然而然产生的问题：为什么要撇开纳齐罗夫这个波斯人呢？

亚沃尔斯基的书中只是说，尽管马列文斯基和法官在转译双方的谈话时，无意之中也有一些错误，“但拉兹戈诺夫认为用这种方式同埃米尔交涉比用另一种方式即通过纳齐罗夫翻译要好。”

宾杰尔斯基证明说，当斯托列托夫还在使团中时，纳齐罗夫就认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了。而在拉兹戈诺夫面前他就更加自命不凡，把自己看成是真正负有谈判使命的使者，而拉兹戈诺夫不过是在场作陪罢了……纳齐罗夫不断回答埃米尔的问题，反驳埃米尔的意见，向埃米尔论证一些问题，而一点也不把谈话内容翻译给在

场的拉兹戈诺夫。当拉兹戈诺夫问他“埃米尔说什么”时，他才非常简短地说一下谈话的内容。纳齐罗夫讲了半个小时，而译给拉兹戈诺夫时，只用十来个词，就说完了。

由于纳齐罗夫以往这些不良表现，使团所有成员都认为他是个滑头，因此完全将他排除在谈判之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很可惜以前没有这样做。

在结束对拉兹戈诺夫这个人的评价时，还应该补充一句：亚沃尔斯基认为拉兹戈诺夫不是那种头脑灵敏的人……当战争激烈进行，埃米尔已失去了三分之二领土而呆在马扎里沙里夫时，有一次他对拉兹戈诺夫说，当年强大的法国现在被德国击溃，它已完全软弱无力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拿破仑第三的谋士不好。”埃米尔在讲到最后这几个词时特意加重了语气，似乎在暗示他自己现在的处境。

拉兹戈诺夫没有领会到话中的含意，表示同意埃米尔的说法。于是埃米尔把所说的话变了一下，用一种更令人明白的方式说：“所有灾难落在法国头上都是由于拿破仑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出的坏主意造成的。”

“但是拉兹戈诺夫将军这时仍然没有明白埃米尔的意思，再次表示同意埃米尔的话。于是，埃米尔和他的大臣们都笑了起来”（见亚沃尔斯基的游记第2卷第151页）。

他的头脑迟钝，在行动中也有所表现，比如：“除了礼节性的问候以外，他为了向埃米尔转达一件什么事，往往需要想好长的时间”（见同书第二卷第158页）。阿富汗人对拉兹戈诺夫的智能评 476
价不高……人们都当着面跟他开玩笑，这就够说明问题了！

阿富汗人对斯托列托夫的道德品质的看法还要坏。他们多次把这种看法讲给使团的成员听。

应当承认，我们所选派的这些使臣是很不称职的。

我们现在来叙述一下拒绝接待英国使团的各种原因。上面已经讲过，我们使团的规模和装备极为寒酸简陋，10月初使团呆在喀布尔时，手中几乎没有一文钱……正在此时，坚持着俄国人每前进一步，自己也以前进一步相回答这一固定原则的英国人，很快也组成了一个由张伯伦将军率领的庞大使团，甚至没有问一声埃米尔是否愿意接待这个使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几年以来埃米尔对此一直加以拒绝。

使团集结在白沙瓦边境，有庞大的卫队和大量的随从。很可能传说的数字有些夸大，但在喀布尔都认为集结起来的"客人"有两千人。人们还说，似乎卫队中不仅有步兵和骑兵，而且还有炮兵。这样大规模的卫队不能不使埃米尔和他的大臣们担心，特别是和俄国使团的卫队比较一下，俄国使团的卫队总共只有二十二名哥萨克。

还在1877年，埃米尔的首席大臣赛义德·努尔·穆罕默德·沙赫同印度-不列颠政府的代表就增加补助费问题进行了谈判，埃米尔同意：(1)拒绝和其他国家直接交涉和往来；(2)接纳常驻喀布尔的公使及驻赫拉特和坎大哈两地的领事；(3)由英国人选择阿姆河上一个据点，英国人准备在该地建立自己的舰队，以支持将来在喀布尔的公使，并向布哈拉和希瓦扩大自己的势力。这是因浩罕汗国并入俄国而采取的一个对策。

但是，阿富汗这位大臣去世了，未能将谈判进行到底，而俄土战争又迫使英国人暂时把自己有关阿富汗的计划搁置起来，虽然作为这一要求后盾的英国军队已经准备就绪。

事情很清楚，当英国人企图在喀布尔设置使团的消息刚一传来时，埃米尔就非常了解张伯伦将军将要带来那些建议，也知道英国人不是前来请求的，而是来下命令的，还知道英国军队已准备就绪，正集结在越过兴都库什的三条通路上准备入侵阿富汗。在英

国的所有要求中，埃米尔最怕的就是派来公使，因为他非常了解，477
对印度所有独立国家的奴役通常都是从设置英国公使开始的。

埃米尔向斯托列托夫求教的时候，斯托列托夫支持埃米尔上述看法。他建议不允许英国使团入境……斯托列托夫在给考夫曼的许多信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但当使团其他成员在场时，埃米尔曾多次向拉兹戈诺夫提及此事，因此这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

当埃米尔提出，如果拒绝英使，英国所作的军事准备将是一种威胁时，斯托列托夫答应从塔什干调来三万名俄国军队。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埃米尔根据考夫曼的介绍，就象相信考夫曼本人那样相信了斯托列托夫，他为斯托列托夫的诺言所鼓舞，于是不需再对英国人讲究客气，他下令，甚至不让英国的普通信使持函进入境内。但是，由于一个边防哨所长官的错误，一个名叫涅瓦德·古兰·加桑的印度人于 8 月 22 日竟到达喀布尔了。此人根据拉兹戈诺夫的建议，受到了接见，他带来了印度总督表示友好的信件，他来时只带了九名护兵。8 月 29 日他被接见以后，于 9 月 12 日被放回。埃米尔答复说，由于王储新丧不能接见使团，况且这个使团带有庞大的卫队和众多的随从。他是根据拉兹戈诺夫的建议，这样答复的。10 月 17 日从西姆拉给埃米尔送来了一份最后通牒（见文档第 90—105 页），开头是这样称呼的：

To

His Highness

Amir Scher Ali Khan

Wali of Kabul and its

Dependencies.

我们在引述最后通牒的译文之前，在此先请读者注意一下“瓦利 (Wali)”这个封号。英国人从前给埃米尔的信中从来没有这样

用过，这次大大刺伤了希尔·阿里汗的自尊心。瓦利就是地方长官或总督的意思。在原信中还两次强调了属地或属邦这个词。

下面就是英国最后通牒的译文：

“致喀布尔及其属地的瓦利希尔·阿里汗埃米尔殿下：

“尊敬的和亲爱的朋友，殿下交由涅瓦德·古兰·加桑汗托带
478 的信已收悉。

“大概殿下还当记得，我到印度以后，当即准备向您派遣友好使团，以便使您相信不列颠政府的善意，并消除以前指出的各种误会。

“对此建议长期未见答复，最后您拒绝了它，其理由是：不能确保任何一个欧洲使团在贵国的安全和接待不列颠使团可能成为俄国迫使您接待俄国使团的借口。

“尽管这样拒绝接待一个友好使团与结盟国家之间的惯例格格不入，但是不列颠政府为了不使殿下为难，仍然接受了您的歉意。

“而现在，殿下在自己的首都已经接待了俄国使团，并且是在人们认为俄、英双方互相敌对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这样一来，您的行动不仅和殿下指出的不能接待不列颠使团的种种原因相抵触，而且表明您的行动是出于对不列颠政府怀有敌意的动机。

“在这种形势下，不列颠政府由于不忘从前和殿下父亲的友谊，并愿意和殿下保持友好关系，仍然决定在殿下的家庭遭到的悲痛过去以后，向殿下派出由纳维尔·张伯伦爵士率领的一个使团。张伯伦爵士是殿下所熟知的我国政府所信赖的一个优秀军官。使团的卫队不超过二百人，在数量上比殿下前来不列颠时的卫队为少，也并未超出我们的使节的尊严所要求的数额。通常各友邻国家之间互派这种使团，除已有敌对企图的情况以外，任何时候都不会遭到拒绝。我派遣使者致函殿下，我们为此目的所派的使团具

有友好的性质。因使团急需处理自己的事务，故其启程日期不应耽搁。

“殿下收到我的信以后，无视上述情由，竟不加考虑地命令自己的边防当局使用武力，撵走使团……

“对于这次敌对行动及对印度女王所派使者的侮辱，您的来信 479
既未说明理由，也未加以澄清，对我提出的两国政府之间达成一项完全坦率的协议一事，也未予答复。

“由于殿下的这种敌对行动，我已将女王陛下的军队集结在您的边境上。

“但我愿向殿下最后一次提供避免战争的机会。为此，您必须书面提出相应的充分的理由，并由相当高级的军官送达不列颠领土。要使不列颠使团在阿富汗受到同样对待（应该理解为和俄国人一样），殿下必须同意在您的领土上接待不列颠常驻使团。否则就不能保持两国之间令人满意的关系。

“其次，还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您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加害于那些充当我使团向导的部族，殿下要赔偿他们蒙受的损失。如果殿下对他们有任何损害行为，不列颠政府将马上采取措施，保护他们。

“如果上述条件殿下不能完全接受，如果表示接受条件的答复不在 1878 年 11 月 20 日（旧历 8 日）以前（包括 20 日）送达我处，则在这种情况下，我将迫于形势，认为殿下的意图怀有敌意，将殿下视为不列颠政府的最坏敌人而采取行动。

“向殿下顺致崇高的敬意

殿下的真诚朋友

印度总督李顿（签字）

1878 年 10 月 29 日

于西姆拉。”

俄历 10 月 25 日或新历 11 月 6 日，埃米尔收到这份最后通牒。复函的限期包括送到的那天在内只有十四天。虽然在这份最后通牒中，“殿下”这个尊号提了二十四次，但丝毫也掩饰不了给埃
480 米尔加上个什么“瓦利”（长官）这种名称所带来的侮辱，也掩饰不了要求接受四个条件的严格命令，而且要刻不容缓地给以答复。10 月 26 日拉兹戈诺夫关于此事在信中（第 118—127 页）是这样写的，他说：“埃米尔不能不注意到，英国人称他为朋友时，并没有称他为阿富汗埃米尔，而是称他为“喀布尔的长官”。他作为埃米尔，印度女王可以以朋友相称，但无论如何，不能出自总督之口，而且不列颠的印度总督现在已经是用统治者的语言对自己的属国讲话了。”

总之，李顿的最后通牒不只是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激怒了埃米尔。

埃米尔又前来向拉兹戈诺夫请教……阿富汗历史上一个危急关头来到了。英国军队停在大门附近等待着信号，在军队的后面可以看到一个携带丰厚礼物的、人数众多的“友好”使团。按照“英国人甚至带着礼物出现时，都令人感到恐惧”这一含有哲理的说法，埃米尔对于使团的丰厚礼物不仅不想接受，而且简直感到害怕……从遥远的俄国边界方面，既看不到军队，也看不到礼物……但是一个俄国使者曾许诺给予武装援助，为此，甚至签署了一个协定，埃米尔手中还保留着一份。在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危急时刻，还要向谁请教呢？

9 月 17 日考夫曼给拉兹戈诺夫一信，这信于 10 月 11 日到达喀布尔，这在埃米尔收到最后通牒的两周前，亦即李顿定的最后限期的一个月前。考夫曼的信上说：“如果这样做有助于避免战争的话，埃米尔似乎应该接待英国使团。况且英国人声言，他们派遣使团是为了巩固友谊。埃米尔现在并不清楚英国人对他的要求是什

么。只是不要和英国人签订任何协约。”这段话我们是从拉兹戈诺夫的复函中摘引下来的，因为考夫曼给斯托列托夫和拉兹戈诺夫写信时从来不打底稿，也没有副本存档。

从拉兹戈诺夫 10 月 26 日的复函中可以见到，斯托列托夫对拉兹戈诺夫隐瞒了他已经知道的有关英国使团的情况以及他向埃米尔提出不要接待英国使团的建议。拉兹戈诺夫在第 122 页上这样写道：“斯托列托夫少将离开以后，我才知道了英国人组织使团前来阿富汗的消息”。开头，拉兹戈诺夫想建议接待英国使团，“但进一步了解情况以后，我认为必须拒绝英国使团前来喀布尔，其理由如下：

（1）埃米尔拒绝英国来使，已坚持了十年之久，并没有引起 481
战争。

（2）使团向埃米尔提出的各种条件都是早已知道的。这些条件还在 1877 年初就已在白沙瓦拟就，当时还准备进行一次军事远征，一旦有所需要，便以武力迫使埃米尔接受这些条件，以使阿富汗成为印度-不列颠政府的一个属国。

（3）我使团驻留喀布尔未必能够改变这些条件，使之对阿富汗和我们有利。

（4）英国一旦到阿富汗来，就一定要把事情搞到底，决不会轻易离开。我确信，任何一个条件，埃米尔也不会接受，因而很快便要决裂。

（5）由于英国人会带来大量金币，他们在喀布尔又有许多走狗，通过当地的不满分子，很快会掀起相当严重的内乱，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将推进到阿富汗境内。这样一来，随着英国使团来到喀布尔，决裂之势更将不可避免，危机更将加速到来。只有完全无条件接受一切条件，并使我国使团迅速离开喀布尔，埃米尔才能和英国人保持和平关系。”

拉兹戈诺夫就是用这些根据甚少的理由，决定向埃米尔提出自己的建议的。其内容恰恰和考夫曼的意见完全相反！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埃米尔使用武力威胁，以阻止边界上的英国使团之后，李顿向埃米尔所提出的要求，实际上还是公允的，不难满足的。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最后通牒中提出的那些条件：(1)提出书面道歉；(2) 11 月 20 日(俄历 11 月 8 日)前派相当官阶的军官，而不是派普通骑手，将道歉信送到；(3)与接待俄国使团一样接待英国常驻使团，使其代表机构相同；(4)开伯尔人经常帮助英国人，他们在英国人通过著名的危险山口时担任过向导，对开伯尔人不能迫害。

上述这些条件中有什么值得拿国家的存亡来作赌注呢？

当拉兹戈诺夫向考夫曼复信时，他已经知道这些条件的内容了。显而易见，李顿趁机，在最后通牒中阐述他的使者张伯伦带来
482 表示友好信件一事。

由于这些条件而向埃米尔报警并促使他同英国人开战根本没有任何根据。显而易见，在拉兹戈诺夫的五条理由之外，还有他没有提到的理由。而且这五条理由实际上说明了什么呢？说什么十年来拒绝英国使团而英国也未开战，因而现在在上帝的保佑下，也会顺利对付过去。要知道十年来俄国根本没有插手，而现在却有一个俄国使团住在喀布尔，已经住了四个月，按英国人的猜想，这已经是常驻使团了。英国人想向喀布尔派驻同样的常驻使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完全公道的。他们决不会让步，使阿富汗完全落入俄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已集结了军队，做好了战争准备，但拉兹戈诺夫仍然不相信会开战！

1877 年，在白沙瓦确是拟定了一些条件。但有什么根据认为在 1878 年底英国人还要坚持这些条件呢？那时英国人公然准备联合土耳其向我宣战，而现在我们同土耳其的战争业已结束，柏林

会议也在没有新的战争的情况下结束。英国人有什么必要在阿姆河上占领一个据点，并在它的水域上升起自己的国旗，以此来刺激俄国呢？而拉兹戈诺夫却相信条件起码还是从前那些……列在最后通牒中的这些条件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些了，但拉兹戈诺夫依然还是那样自信。

我们用以上几段的叙述足以驳倒拉兹戈诺夫所提出的前四条理由。拉兹戈诺夫以这几条理由为根据，擅越职权作出了拒绝英国使团的建议，这是不可饶恕的。剩下的就是“英国金币”这一条了。

关于金币之事，世界上不知有过多少议论！诸如：英国人秘密收买了外国的大臣和大使，英国的金币酿成了宫廷的倾轧，挑起了他国臣民反对自己的国王，引起了宫廷政变，英国的金币还掀起了公开的暴动，导致了暗杀等等。总之，普遍认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要知道，对我国怀有恶意的外国人，不都认为巴尔干半岛和奥地利的每次混乱都是“俄国卢布”的作用吗？他们不知道，在当时的俄国，这种神秘的卢布在白天都需要打着灯笼去找哩！

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当一家著名的英国银行摇摇欲坠时，俄罗斯国家银行把它从暂时的困境中拯救了出来，此事使大家感到 483
多么吃惊！这纯粹是命运的嘲弄……

一些家族惊人的豪富与下等人民的赤贫并存的现象，未必能够表明英国的殷实。至少，关于源源不断的英国金币的巨流，在这个到处能够找到通贿者的世界上所能起到的作用的传说，无论如何有些过份夸大。

但是，拉兹戈诺夫对于英国金币却既迷信，又害怕。在 10 月 4 日他就向考夫曼写信说，给张伯伦的拨款是三十万卢布，而现在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不难想象，对埃米尔及其政策不满的英国使团人数众多，至少拥有金卢比百万（六十万卢布），会在喀布尔城搞出很多名堂来的！”按一个卢布合六十戈比的行情计算，百万卢比

甚至不是六十万，而是一百万卢布。为了迎合埃米尔的心理，英国人将使团的随从和卫队的人数从两千减到两百，但可以看出，钱款却增加了。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在喀布尔可以用金钱来增加使团的奴仆。在最后通牒所限日期的最后一天，即 11 月 8 日，也就是英国军队开进开伯尔山口开始战争的前一天，拉兹戈诺夫在信中写道："英国使团所进行的是一种表面上看不见的战争，用的是特洛伊木马计，这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如果张伯伦爵士的第一个使团拥有一百万卢比，那么第二个使团可能会拥有二百万卢比和一切应有的全权。在这里人们经常把我们和英国人拿来在各方面进行比较，甚至将给埃米尔写信用的纸张也拿来对比。阿富汗总归是一个亚洲国家，外表形式在这里仍然在起作用。请阁下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的使团和英国的使团进行竞争是相当困难的……阿富汗人将我这种不能令人羡慕的处境和英国全权代表的处境对比之后，将会怎样想呢？"（见同书第 162 页背面）。

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真实的，也是唯一的理由，这就是无法竞争！我们的使臣以此为依据，坚决向埃米尔建议，不要将英国使团放进喀布尔。如果也给我们的使团一百万卢布，他们也会表现一番的！他们当然就不会闭门不出，也不会在四面透风的帐篷里受冻，也不至于挨饿了……

谈到我们使团所过幽禁生活的最后几天的情况时，亚沃尔斯基在他的著作第 2 卷第 96 页和 97 页上说了下面一些话："我们的使团住在宫殿中，虽然没有受到当地人的公开侮辱，但是在给养方
484 面，几乎和驮夫、使团的驮马和乘马同样感到十分短缺……应当承认，埃米尔所提供的给养并不比以前少，想必是各级"司库员"、"茶房"、"草料员"远未把全部东西送到使团手中。使团简直是在饥饿之中，何况还有几人患着疟疾，一名哥萨克患着伤寒。"

真的可以这样来考虑，拉兹戈诺夫由于幽禁生活而想报复一

下阿富汗人，故意给他们出了一个再坏不过的主意！也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这就是9月17日考夫曼在信中所提到的，一旦战争公开化，我们的使团应向埃米尔请准离开，就是说，使战争开始得越快，我们的使团就可能越快从可怕的处境中脱身。

但是，我们不必作种种猜测，白纸黑字的材料就足以说明问题：我们这个穷使团已被彼得堡养尊处优的大臣们所遗弃，听任命运摆布，他们担心真正富有的英国使团会对俄罗斯人的自尊心给以最厉害的打击，因而坚决主张拒绝接待英国使团……

考夫曼在10月1日的信中通知拉兹戈诺夫说，利瓦吉亚命令他收到特别命令之前，一定要留在喀布尔。该信于10月17日送到。但从11月20日拉兹戈诺夫的信中可以见到，他对该信内容决意不加理睬（见63号文档第180—184页）。拉兹戈诺夫只是引证原来的命令中说的战争开始即可离开。他写了一个便笺，请外交大臣转报埃米尔，便笺的内容如下：

侍从将军考夫曼在信中写道：

“埃米尔殿下已经知道，冬季不能派兵支援，因此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场不适时机的战争。但是尽管埃米尔殿下作了一切努力，而英国人仍要开战时，你们就要征得埃米尔殿下的同意返回塔什干。这是因为你们留在喀布尔对埃米尔殿下并无好处。更主要的是，在阿富汗已经开战这样一种特别严重的形势下，尤其在冬季，我很需要您对当前形势发展进程的详尽而完整的报告，以便将详细情节上奏皇帝陛下，这对阿富汗和俄国共同事业的利益来讲都是完全必需的。”1878年11月20日于喀布尔城。签名的是拉兹戈诺夫少将。

考夫曼是不会给拉兹戈诺夫写这封信的，这是拉兹戈诺夫自己编造的……

总之，在收到非经特别许可不要离开喀布尔的命令一个月后，485

拉兹戈诺夫竟违反命令开始行动起来……

在阿富汗问题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考夫曼的际遇多么令人伤心。他通知斯托列托夫说，柏林会议已顺利结束，并指示他要回避任何有决定意义的许诺，但是斯托列托夫却把恰好在抵达喀布尔前夕收到的这个指令置诸脑后，给埃米尔许下了一大堆诺言，甚至还答应派来三万军队，接着便象"泥牛入海"那样不见了踪影！考夫曼给拉兹戈诺夫发来了指示，要他建议埃米尔接待英国使团，而拉兹戈诺夫却无视这一指示，提出了一个恰恰相反的建议！考夫曼又向这个拉兹戈诺夫下了命令，叫他在未得到特别指示之前留在喀布尔，但他对这一命令却置若罔闻，准备在阿富汗惹够了麻烦之后溜之大吉……

这两位不够格的外交家总是推行一条和政府意图背道而驰的、别出心裁的政策。

还有，拉兹戈诺夫于9月底建议埃米尔给我们的皇帝陛下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招致了许多麻烦：开了很长时间的会来研究复信问题，并就该信的问题在伦敦举行了会谈。只是到了12月3日，考夫曼才收到总理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一封密电，我们对此已经述及。密电内称，"皇帝陛下不想亲自复函埃米尔。"拉兹戈诺夫又向埃米尔建议前往彼得堡谒见皇帝陛下，请求召开会议解决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的纠纷问题。这个建议惹起的麻烦更多。这两项建议都毫无任何结果，只是成了给埃米尔造成更多的毫无必要的苦恼的根源。拉兹戈诺夫在给考夫曼的任何一封信中，都没有透露埃米尔是按照他的建议而采取这两个措施的。但他却千方百计地说服考夫曼奏请皇帝复函，并邀请埃米尔前往彼得堡。

亚沃尔斯基从英国官方的文献资料①②中引述了埃米尔这封

① 见 Central Asia, correspondence, inclosure №36.

② 《中亚通讯》，第36号附件。——译者

信(见其著作第 2 卷第 83—85 页)。该信内容如下:

"出于友谊和善意的愿望,应该将某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和事件告知贵国皇帝陛下,因此请允许我写信给您。自从贵国皇帝陛下强有力的政府和真主庇佑的本国政府之间发生友好往来,友好关系之门敞开以还,不列颠政府的官员感到自己受了侮辱。他们很长时期以来,做出了许多违背睦邻原则的令人不快的 486
行动,使真主所赐我们政府的仆人不胜其纠缠打扰之苦。正当英人对我包藏祸心气焰未尝稍息之际,陛下的使团来到了我的国都喀布尔城。贵国使团把我们两国友好情谊的珍珠串连在一起,从而加强了英国人的反对和敌意。自从陛下的使团来了以后,英国人日益公开流露出敌对情绪,不断使用各种手段,采取各种卑劣行径,以示敌意。首先,他们率领许多随行人员来到我们的边境地区贾姆鲁德,他们将这些随行者称为向导,其实负有某种使命。他们为了加害于我国政府,竟想不经允许进入我国都城,以实现其侮辱陛下使团的目的。

"受真主庇佑的我国边防哨所长官和官员对他们讲,依仗武力以求友好往来和派遣人数众多的使团进行骚扰,是与各民族的传统作法相违背的。我国官员的拒绝打击了他们前来的意图,这些人于是返回了白沙瓦。现在他们正忙于准备远征阿富汗,向各个角落包括所有偏僻的地方散发了战争檄文并竭尽全力破坏阿富汗国的基础。

"尽管如此,真主所赐的我国政府官员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不友好或者敌视的行动,而把他们的首次敌对举动看作是轻率的鲁莽行为。但事实却是,我们越退让,他们就越敌视。

"不列颠政府现在对阿富汗的态度和四十年前一样。那时光荣的俄国政府的使者和不列颠政府的代表都来到了阿富汗。具有卓见的已故埃米尔接受了贵国皇帝陛下的友谊而舍弃了不列颠政

府通好之情，由此，阿富汗遭受了众所周知的苦难。

“简言之，英国人决意开战。真主所赐政府的臣民将尽最大的力量，以保卫自己的疆土、生命和财产。我们将会看到真主怎样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为了避免战争，他又会赐给我们什么。

“以上便是对事态发展真实情况的坦率陈述。我从头到尾将
487 此情况报知陛下，我盼望陛下给以盛情援助，提供与陛下的威严相称的帮助，借以保持阿富汗的安宁”。

考夫曼将该信的简要内容电告利瓦吉亚，信件本文则派信差送达，当时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著名会议已对提供援助一事予以否定了。

在上述有关章节中我们已经谈到，斯托列托夫奉命根据会议决定的精神向喀布尔写了一信。亚沃尔斯基在他的著作第2卷第85页上写道：“埃米尔和整个使团几乎用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读完该信，好不容易才弄懂信的内容。信中有“我们的政府象鸽子那样纯朴，象蛇那样聪明”这样一句话，使阿富汗人特别费解，因为在他们那里蛇和鸽子都不是聪明和纯朴的象征，在他们的概念中新生儿象征纯朴，而阿弗利亚通（即柏拉图）象征聪明。

当时斯托列托夫请外交大臣向埃米尔转致敬意，“我昼夜忙于事务，靠上帝保佑，这种操劳不是没有成果的。伟大的皇帝陛下是埃米尔和阿富汗的忠实朋友，陛下认为必要的事，他都能完全作到。”接着一连串的废话谈的是高山，从高山上可以望见全国的山脉、平川和河流，“因此凡是我们的政府给您建议的一切，您都应当照办。老实对您讲，我们的政府象蛇那样聪明，象鸽子那样纯朴。”斯托列托夫又肯定地说：似乎“你们光荣的宗教的敌人”正想通过土耳其苏丹与阿富汗人缔结和约（顺便插一句，这件事没有人提过）……“因此你们应该经常注视居住在河对岸的你们的朋友的行动（应该理解为注视俄罗斯人）。假若上帝使他们强大，将战争的

宝剑交在他们手中，那时你们就呼叫着上帝的名字向前出动，换句话说，你们应该象蛇那样，表面上主张和平，而在暗地里却准备战争”……接着又说，假如敌人的使者“想进入贵国”就好了（好象他不愿进入似的！）。“你们自己最好能派出一个能干的使者，他应该有象蛇一样的舌头，非常会施诡计，这样才能用甜言蜜语迷惑敌人，把敌人的思想搞乱，以达到放弃和你们作战的目的。”

阿富汗人从这些胡说八道的语言中能理解出什么呢？俄国政府在聪明和智谋方面可以与蛇相比，而这种蛇一样的聪明要有一副和平的外表，暗地里却应准备进攻，用甜言蜜语和狡猾手段来迷 488
惑敌人。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些话真值得称赞！

斯托列托夫还夸耀什么他所取得的成就呢？他的条约已经报废了，他同埃米尔结下的同盟也被否定了。

斯托列托夫根据什么建议埃米尔等待住在河对岸的朋友的援助呢？为什么他要建议开战呢？难道大臣委托了他这样的使命吗？难道这一切符合会议结论的精神吗？

不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斯托列托夫个人的政策。这是和政府最高当局的政策相违背的。他的这种行为真可说是糟糕已极。

从埃米尔的告军民书中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理解斯托列托夫这封糊涂信的。

“我们在谢尔切什麦驿站收到了总督和斯托列托夫将军的来信。斯托列托夫在利瓦吉亚见过皇帝陛下，他在信中写道：‘皇帝视你们如同兄弟一般，在河对岸居住的你们也应该表现出兄弟般的友好情谊。英国政府正想通过苏丹的调解和你们达成协议，并希望你们接受英国人的建议，但是，皇帝陛下却不愿意你们接待英国人，你们应该和去年一样，要施巧计设骗局来对付他们，当寒冷的季节过去以后，上帝的意志将向你们表明，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将对你们说：上帝保佑吧！上帝将帮助你们……”下面的话显然是

摘自拉兹戈诺夫的多次“照会”，都是他从考夫曼的信件中凑成的。我们所摘引的告军民书的开头部分来自亚沃尔斯基的著作（见其著作第2卷第146页的注释）。

其实，斯托列托夫的这封信于11月13日才到达塔什干，转到埃米尔手中时，埃米尔已离开了喀布尔，战争已在激烈进行。因此各种象蛇一样明智的建议都迟到了。

斯托列托夫用波斯文著述实在太蹩脚了。谁对他讲过，公文之中非要使用这类比喻、借喻和东方辞令不可呢？所有这些只能用于闲谈之中。什么洗耳恭听呀！什么坐上等待之席呀！什么以困惑的手指托着思索之额呀！等等。但在严肃的官方公文中这些词都是不用的。英国的最后通牒写得简明易懂，文句中没有任何含混不清、令人费解或另有其他含意之处。让我们的外交家以这种笔法为范例学习学习吧！

489 考夫曼在给埃米尔的最后一封信中，建议他向英国人伸出“橄榄枝”。阿富汗人为了弄懂这个典故的含意，费了好大力气。关于橄榄枝的典故，他们当然毫无所知，于是他们努力在考夫曼的这个建议中猜测暗含的意思。他们知道有那么一种树，魔术师用它的树枝驯服蛇，但用它是不能制服英国人的！假如有这种能够制服敌人的神奇大树，那么可以从上面弄下一根很好的木棍，用它在英国人身上试一试。这样才能为阿富汗人所理解，并乐于接受。只是考夫曼写给埃米尔的波斯文信件总是附有俄文原文，拉兹戈诺夫和使团的翻译官向阿富汗人解释了橄榄枝的意思，他们才理解为：“从和解的树上折下的树枝”。

阿富汗人把我们和英国人对比之后，会对我们怎么看呢？

俄国人是废话专家，而英国人严肃、能干。俄国人出尔反尔，说话总不算数。斯托列托夫大言不惭，许下了那么多难以兑现的诺言，而拉兹戈诺夫却总是既不说是，也不说非，模棱两可，摇摆不

定。在回答问题时，竟象古希腊的杰利菲的预言家一样闪烁其辞。显然，阿富汗人很快便对俄国人失望了。

拉兹戈诺夫在 11 月 8 日的信中抱怨说(见文档第 161 页)：因为没有指示，对斯托列托夫的谈判和诺言又一无所知，所以处境十分困难。

“我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酌情行事，自己负责。我经常致力于加深和扩大对英国人的憎恨和怀疑，我努力牢固地树立一种毫不动摇的信念，这就是强大俄国不可战胜，俄国皇帝陛下精神伟大，他的谕旨直率有力。此外，我努力做到，不要用任何话语，任何肯定的答复或者诺言束缚自己的手脚……在这种严重的危急形势中，只能在短暂时间内，而不是十五个星期内，象奥林匹斯山① 预言家那样确保体面。

好吧，就算没有指示，就算没有人指导，就算丝毫没有搞政治，办外交的素养，但一个人的正常理性认识到哪里去了？

要知道，我们同英国的敌对关系不管怎样是以达成协议而结束的。这一点拉兹戈诺夫是知道的，他还知道：我们军队声东击西的行动已经取销，部队已返回兵营过冬；我国边界距喀布尔有七百 490
俄里远；即使我们想要派军队支援，但在第二年夏季，高山隘口积雪融化之前，是无论如何无法实现的。最后，他也知道考夫曼希望英国使团受到接待，然后易于拖延谈判，哪怕是拖上两个月也好。所有上述种种情况拉兹戈诺夫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为什么他还要自作主张，向埃米尔提出一个与考夫曼意见完全对立的建议呢？还有，为什么他不和使团其他成员，如宾杰尔斯基、马列文斯基，甚至扎曼伯克等人商量呢？他们都是很有学识的人，一点也不像拉兹戈诺夫胡涂、愚蠢。曾经有过一个事例，埃米尔亲自请求拉兹戈诺夫和这些人商量一下……

① 在希腊，古希腊神话中为诸神居住之处。——译者

10月19日考夫曼收到命令，要他建议埃米尔与英国人讲和。当时他还不知道，喀布尔已经收到了英国的最后通牒，因此没有急着去办，只是到了10月22日才把建议信送走。他的信送得很快，11月6日便送到喀布尔，但为时已晚。这一天正是埃米尔要答复最后通牒的限期，所派的人应疾驰三百俄里，于8日傍晚以前将答复送到，以免超过最后限期。考夫曼在信上通知说，埃米尔的信已派专差到利瓦吉亚送呈皇帝陛下，接着他写道："此外，我认为必须通知贵汗王，我已确悉，英国人准备再作一次同你们和解的尝试。我作为您的朋友，从长远着想，特向贵汗王建议，如果英国人确如我的可靠消息表明那样，作出一个和解的步骤，那么请您向他们伸出橄榄枝。"

考夫曼写给拉兹戈诺夫的信内容相同，并加以补充说，因为没有皇帝陛下的诏令，所以无法派军队支援埃米尔，并命拉兹戈诺夫建议埃米尔从狱中释放他的儿子亚库布汗，以便将他人数众多的拥护者争取到自己这边来。

拉兹戈诺夫将此信作了摘要，连同波斯文的译稿交外交大臣转送埃米尔。如拉兹戈诺夫本人在文档第164页中所说，考夫曼信上的措辞坚决，他认为要缓和一下影响，必须改变措辞，因此拉兹戈诺夫这个照会的语调已经和考夫曼的坚决笔法很少相似了。下面便是拉兹戈诺夫所作的摘要。

"根据多方面的可靠消息，英国有意作出和解的尝试，[1] 为了避免同英国人发生这场不适时的冲突，应该言归于好。

491 "假如英国人的目的是要使他们的临时使团得到接待，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其使团卫队只有二十至二十五人，则这一要求不必拒绝。主要是埃米尔大人不要承担那些足以削弱自己的独立与

① 拉兹戈诺夫没有理解到，考夫曼指的是最后通牒，而当信在途中时，最后通牒已经发出，现在拉兹戈诺夫又反复要埃米尔相信，似乎英国还要作出一种尝试。

自主的各种义务，以束缚自己的手脚。

“如果英国人决意采取新的和解步骤，那就意味着他们不想进行战争。如果他们采取这一步骤，则可以俯就他们，对他们表示可能的客气，但没有理由继续让步。

“因此埃米尔大人应避免同英国人发生这场不适时的冲突，但不要用任何条约束缚自己的手脚，比如，接纳英国常驻使团、准许英国军队在阿富汗的某个城中驻防或者其他类似的条件(sic)。

“埃米尔大人要记住，他是，而且应该是阿富汗的独立的国君。

“埃米尔大人要记住，英国人总是得寸进尺，你给他一个手指，他会咬掉你整支手！”

照会中“可能的”、“可以不必拒绝”之类的句子完全不是“应该接待英国使团”的意思。这种句子重复，文理不通的照会，当然无力将阿富汗人引上和解的道路。

对英国人最后通牒的答复业已书就，复文中用的是严加拒绝的口气。现在应该将复文改写一番，使语气缓和一下……这就使答复拖延下来了。

第二天，即 7 日那天，太阳尚未露头，外交大臣就把拉兹戈诺夫叫醒，接着一整天，埃米尔各个方面的官员不断前来打扰拉兹戈诺夫，要求解释清楚考夫曼信中费解之处。原来考夫曼的译员的波斯文相当蹩脚(第 158 页背面)，弄得波斯文信稿完全无法理解。阿富汗人向拉兹戈诺夫指出，他带着“可能，可以”这些字样的“照会”与考夫曼的语句迥然不同，“这种有条件的提法，是给埃米尔的信中所没有的。”这样一来他们揭穿了拉兹戈诺夫的不忠实于原意的杜撰，便向拉兹戈诺夫提出了坚决的要求，正如拉兹戈诺夫本人对此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他们非常坚决要求我将书面文件交给他们，说阁下的话他们完全能够正确理解，说为了按照阁下所表示的坚决愿望办事，英国使团将受到他们的接待。我拒绝了他们的上

述要求。”

拉兹戈诺夫谈到他拒绝的原因时解释说，假如发生什么来自
492 英国使团的灾祸，阿富汗人的手里就掌握了“证明文件”，会把全部罪责推到俄国人身上。

拉兹戈诺夫继续写道：“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对您信中冷淡严厉的口气特别感到忧虑……埃米尔说：‘这封信真使我的心都碎了……信上那怕是说上一句表示安慰和赞许的话也好，那怕是向我说：请放心吧，我们对此颇表关心，我们能做的一定能做到，对我说上这样一句话也好……我为了自己人民的独立和英国人斗争了整整一生，而在你们来此以前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尽管我没有向你们寻求友谊，没有召唤你们前来，而我一向就是你们没有见过面的朋友。但是，强大的贵国的伟大皇帝亲自向我们表示友好，我由衷喜悦地立即接受了这一友情，并以骄傲的心情向人民宣布，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伟大的完全可以信赖的盟国。如今，我可能在人民的眼中蒙受耻辱，同时也成为敌人的笑柄，这就是我所担心的事！’

埃米尔问我：‘您是怎样想的，这个耻辱是否也会落到俄国身上？俄国皇帝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后来，大约在 11 月 20 日左右，埃米尔给考夫曼的信上也用了这句话，他写道：“真主保佑，我的国家不要遭受任何灾难，如果有灾难临头，其尘埃也不要落到贵国皇帝陛下的衣襟上”（见亚沃尔斯基的著作第 2 卷第 100 页）。在塔什干的档案资料中没有这封信，原因是和阿富汗往来的全部信件都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考夫曼的写字台里，考夫曼死后，他的办公室的许多官员费了好大力量才将这些信件整理出来。

由于和拉兹戈诺夫多次毫无结果的争论，对李顿的最后通牒的答复只是到了 11 月 8 日清晨才写好。在第 63 号文档中保存着这一答复的两份译稿：由纳齐罗夫翻译的一份在第 166—167 页

上，伊勃拉基莫夫翻译的另一份译稿在第176—177页上。两个译稿的文理特别不通，尽管同一内容，但叙述上大有出入。伊勃拉基莫夫在魏恩贝格死后曾接替死者的外交官职务，他有十年的翻译工作经验，因此我们认为伊勃拉基莫夫的译稿较好，我们在引用时只改正了一些语法错误和用词不当之处，下面便是该译稿的内容：

“我们曾托贵方来使纳瓦布·古拉姆·哈桑汗送上一信，对该信的复函已经收悉。复信内容我们理解甚详。复文开头谈到了不列颠的友好使团和英国人的善意。

“您是上帝的奴仆，在您的卓越智慧和诚实品格面前人人无不 493
崇拜。特向您陈述：做为一个朋友，只是口头上表示善意是不行的，还不能令人相信和指靠，这一点您自能明鉴并同意。如果需要事实加以证明，则可指出以下各点：在最近几年中，您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各种愿望，使得我们简直无法一一履行。请您举出一个事例，借以证明您的善意。比如，您多次提到我的那个儿子穆罕默德·亚库布，他不可能当我的继承人，您多次提到，如果能将他释放出来，就可以确立你们同阿富汗的友谊。不管您撒出了多少各种各样的鲜花，但是闻不到这些花的芳香，因此也体会不到什么善意。你们的一切操劳只能在真主所赐的我们国家中引起各种疑虑和怨惧。

“接着您在信中说：‘不同意接待不列颠的使团，就证明你们愿意开战。’

“阁下将会清楚，阿富汗政府拒绝接待不列颠使团，绝不是想成为你们的敌人和同你们开战。我们丝毫也不想和不列颠政府结仇，也不想贬低或者侮辱不列颠政府的代表。我们只是担心，怕不列颠使团的到来会削弱我这块国土统治者的政权，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是自己人民的拥有全权的国王。我们怕的是，这个存在多年

的和平大厦将遭到破坏。

“我们只是从您的信中获悉英国人现在的意向。人民对不列颠使团的到来的恐惧和不安心理长期以来就已根深蒂固。目前，在您的使团到来之前，这种恐惧和不安更加增长。

“您在信中还说：‘我们有责任保护那些随同使团前来的人们，如果他们受到任何危害，我们自己就要保护他们。’①

“假如危险性不那么大，假如派来的使团不附带这么多的条
494 件，不引起这么多的议论，当然我们就无权加以拒绝，而应按照各国的惯例予以接待。

“开诚布公地对阁下说，诚恳地向阁下致书申明，阿富汗对不列颠无任何敌意，毫无挑起争端、扭头不理和进行反抗之意，直到现在仍然坚持原来的友好态度。我以为，深知自己国家强大的不列颠的代表们，也应该避免给自己的忠诚的邻居惹起灾难和不快，也不要向自己忠实的朋友提出许多苛刻的要求，而应和我们的真主所赐的国家保持原有的友好关系。

“根据现行的国际惯例，如果不列颠政府想要向我们派出一个友好使团（纳齐罗夫加上一个“临时”二字），所带卫队象俄国使团那样有二十——三十人的话，则这一使团将受到我们的接待，是不能遭到拒绝的（纳齐罗夫的译稿中在“接待”一词之后，增加了一句：“在我所在的地方”）。

“我们除了友情之外，别无他意。1295年助勒盖德月②25日”。

纳齐罗夫在其译文中还加上了注解，如：“埃米尔同意其身边有维护英国利益的代表，但只能是印度的穆斯林，”看来这句话出

① 可以想象得到，李顿是用这些话为自己派来的人数众多的卫队辩解的。纳齐罗夫把这句话翻译成：“如果陪同英国使团担任向导的那些民族受到埃米尔惩办和排挤的话，则英国立即负起保护他们的责任。

② 即回历11月。——译者

自纳齐罗夫之口。

与此同时，英国人一直空等到限期截止，于 11 月 9 日晨越过了阿富汗边界。

恰好在一个月以前这一天，位于开伯尔山口中的阿富汗的阿利麦切特要塞(距边界线六俄里)的司令官收到了英国代表卡瓦格纳里少校从白沙瓦寄来的一份通知，上面说:“战无不胜的英国军队很快便要向阿利麦切特进军,将埃米尔大人的官兵从该地赶走。因此,请您费兹·马麦德汗收到此信后,将阿富汗官兵从阿利麦切特要塞撤出，以免与英国军队及随同英国军队的开伯尔的阿富里基人① 发生冲突……”

但防军司令官向宣战以前就要求交出要塞的这位性急的少校作了以下的答复:“您为了到喀布尔去,要我交出阿利麦切特要塞,您还说,你们的军队将向这里推进,我们告诉您,阿利麦切特有它自己的主人,如果你们决意前来,就请来吧。”但少校没有决定前来(见文档第 115—116 页)。

这位无人知晓的少校的狂妄行为只能说明他自命不凡和妄自尊大,这是英国人一般所具有的特性,是过分夸大了英国的万能和 495
低估了当地小王公的微不足道的后果。几个月以后，这位卡瓦格纳里便遭遇悲惨了……

英国人显然在竭力挑起战争，但是阿富汗人没有为此提供任何口实,于是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狡滑的办法:要求派遣一个庞大的友好使团。一个不富裕的国家是无力供养处于使团地位的整个一支部队的，所以阿富汗也绝不可能接待这个庞大的使团。而拒绝接待使团将是对印度女王的一种侮辱行动，由此便可以诉诸战争了。

俄国驻伦敦武官,陛下侍从将军戈尔洛夫少将于 1878 年 9 月

① 阿富汗西北部少数民族,又叫阿福里底。——译者

28 日给陆军大臣的第 29 号信（见文档第 87—89 页）中说："在 9 月 23 日（10 月 5 日）的外交备忘录上证实了我在第 27 号信中所呈报的情报：英国人事先就已清楚，它的使团在阿富汗是不会受到接待的。"

同年 10 月 19 日，英国报纸《印度论坛报》第 43 期上刊载了"即将发生的战争"一文，文中说："早在十八个月以前，当时正是白沙瓦会议失败之后，假如那时在欧洲没有爆发俄土战争，这场战争就开始了。1877 年春季，在科哈特集结部队，其目的是迫使希尔·阿里汗接受刘易士·佩利爵士带来的条约，当时因为俄国人已开始进攻其世世代代的敌人土耳其人，集结在科哈特的部队才未向喀布尔推进。

"在欧洲奠定了和平以后，英国人便认真推行起白沙瓦会议上所默认的政策，这是所有了解委派李顿为印度总督的真实原因的人深信不疑的。好容易才结束了柏林会议的工作，英国外交部就马上宣布向喀布尔王宫派遣一个使团。

"这个声明很明显地表示出，不管埃米尔是同意还是拒绝接待使团，对政府来讲都全然是无关重要的事。没有问埃米尔是否接待使团之事，只是派特使前去通知埃米尔，使团业已接近，请他下达相应的命令，以保证使团安全通过他的国土。

"没有等到埃米尔给总督复信，使团便奉命越过边界，因此，当然不准使团继续前行。政府收到了它所期待的侮辱性的复函，并
496 以此为依据，当一切准备停当，便向阿富汗宣战了。"

我们对此需要补充几句，他们的主要准备是收买开伯尔的阿富汗人阿富里基部族，要他们不要象 1841 年对付英国军队那样，要他们不仅不来消灭英国使团，而且要帮助英国使团越过这座著名的山口。从上面引述的卡瓦格纳里的信中可以见到，勇敢的山区居民在英国金币面前放下了自己的宝剑。英国人的目的达

到了。

开伯尔人向英国人指出了四条包抄阿利麦切特要塞的山中小路，并且当了他们的向导。拉兹戈诺夫在 11 月 20 日的一封信（见文档第 180—184 页）中说，这是穆门部族干的，他们出了一万名民团兵帮助了英国人。

埃米尔于 11 月 8 日派出传送最后通牒复函的信差只是在 10 日才到达阿利麦切特，那里正在进行最激烈的战斗。信差没有想到应举起军使的白旗或任何一条白手帕，可能不想冒着子弹的危险前去送信，便持信返回喀布尔。但由于拉兹戈诺夫一再坚持，又重新派去送信，于 19 日才送到，这已是超过限期十一天了……

李顿在最后通牒中清楚地表明，限 8 日以前给以答复，超过限期他将认为埃米尔是“最坏的敌人”，而且要采取行动。尽管如此，拉兹戈诺夫对英国人的开战还天真地感到惊奇，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一点。

11 月 5 日，我们这位表示不满的使者在信（见文档第 153—156 页）中这样写道：“对英国人 11 月 9 日开始进攻的事，我实在难以理解。不管怎样英国人早在收到埃米尔的复函之前就已开始了敌对行动，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显而易见，我们的使者那时完全不懂得，最后通牒的限期是什么含意。指明限期是要你考虑、决定和答复的。然后，视答复的情况，或者开战，或者开始和平谈判。

考夫曼给拉兹戈诺夫的信中这些话的旁边作了下述注解：“英国人在许多方面是有罪的，但在此处归罪于他们未必公允。他们发出了限期为 11 月 8 日的最后通牒。他们的最后通牒在喀布尔是 10 月 25 日收到的。说明答复“同意”或“不同意”有相当时间。而答复是 11 月 8 日才从喀布尔发出的。”

扎曼伯克肯定地说，复函受到耽搁是马列文斯基的罪过，复函

497 的英文稿由他书写，他并未赶写出来。但是，假如复函于 6 日以前送出，那末我们知道复函的内容是断然拒绝。这样一来，战争还是不可避免。我们甚至认为，不管阿富汗的大臣们和拉兹戈诺夫、马列文斯基等人拟出一个什么样的复函，不管复函送去多早，英国人总是要在某种难以料到的借口下越过边界线的。

拉兹戈诺夫在该信中还写着："关于这次已经开始的战争，我只能补充说，埃米尔比任何人都希望避免这场冲突。我提出必须同英国人保持和平来往，起码也要保持到春季之前，埃米尔对此答称："不管现在或以后，我根本不想同英国人作战，但是现在英国人自己闯入我国领土，我又当做什么呢？我不能甘心情愿地同意叫他们把奴隶的枷锁套在我的脖子上。"

拉兹戈诺夫弄出的麻烦事留给了阿富汗人，要他们自己去收拾。11 月 15 日埃米尔宣布进行神圣战争，并下令在市集上向居民发放武器，释放在押的各种罪犯，向穷人发放了不少补助金，命令各城居民把眷属迁往山中，而王室眷属，则动用了九头大象和两千匹马在一个步兵营、两个骑兵团和四门大炮的掩护下送往马扎里沙里夫。拉兹戈诺夫在获悉这一情况以后，18 日和外交大臣进行了非常秘密的会谈，请他严格保密，除翻译官纳齐罗夫以外，只可叫埃米尔一人知道。在这次会谈中，他向外交大臣递交一份从考夫曼的旧信中摘抄的、准许使团返回塔什干的"照会"。有关这份"照会"的原文我们在谈到他违反指示，擅自行动时已经引述过了。

这样神秘地递交"照会"，使外交大臣产生了怀疑。关于此事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 2 卷第 98 页上是这样写的：

"这种神秘的作法，只是使外交大臣怀疑考夫曼是否向拉兹戈诺夫寄来过这样内容的原信。他曾要求拉兹戈诺夫将军拿出考夫曼将军的原信……但是很清楚，这个要求根本无法满足。事实上，

怎么能够将两个月以前写的信拿出来呢？……当您刚收到考夫曼的指示时，为什么不前来告知？对于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拉兹戈诺夫将军该如何作答呢？

埃米尔听到这一情况以后，不无根据地认为，俄国使者简直 498
是胆怯了，于是第二天便命他的所有亲信和外交大臣一起到拉兹戈诺夫处，他们千方百计设法鼓励这位不幸的使者，叫他相信"使团是有安全保证的，担惊受怕毫无必要，只要有埃米尔在，您这位将军就不要担心自己的安全等等，等等"。

此后，埃米尔向考夫曼写了信，表示了自己的担心，恐怕"他的灾难的尘埃会落到俄国的衣襟上，"因而请求从塔什干派出"您现在手下所能指挥的军队，您有多少就派多少，"在信的结尾补充说："我还想补充一句，威名赫赫的国家的使臣拉兹戈诺夫向我讲，他曾收到过这样一道命令：如果英国人和阿富汗人的战争激烈起来，他应取得埃米尔大人的准许，返回土耳其斯坦。事实上，他曾向我请求准其返回。

"我是您的朋友，我在权衡了两国的利益之后，根据某些明显的情况，我不认为能够允许他返回。"

在发出这封信的同时，埃米尔向自己的在塔什干的使者穆罕默德·哈桑汗也发出了一封信，通知他请求考夫曼"根据双方政府友好的各种需要，在这种急需的时候，再也不要拖延调派军队予以支援……正如当着您的面，斯托列托夫所说的那样，可以向阿富汗土耳其斯坦派军三万二千人，这批军队已准备停当，只要我有所要求，随时都能调派前来。我允许您日夜不断地向土耳其斯坦的俄国政府当局提请援助之事，万勿拖延。"

战争一开始，英国人就通过他们的秘密走狗向阿富汗各个城市散发了用波斯文印的告示。上面讲道：十年以前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在英国人的资助下，经过长期的各种努力和多次战争，才奠

立了自己的王位。他的政权是不稳固的，和各个邻国的边界尚未确定。他请求会见总督，总督便在安巴拉诚恳地接见了他，慷慨地赠送了礼物，并且不带任何条件地提供了金币和武器。总督在以此巩固了他的政权之后，开始注意边界问题，坚持要求俄国承认同布哈拉和浩罕之间的新边界。英国政府不顾俄国的反对，又一次提供了武器，并将瓦汉和巴达克山并入阿富汗。阿富汗的臣民经
499 常在印度自由贸易，受到不列颠各种法律的保护。

“对待所有上述一切，埃米尔回报的是一些忘恩负义的行动：(1)由英国一名高级军官率领的使团从邻近的汗国归来(指福赛思之事)，他不许通过他从英国手中得到的巴达克山；(2)他禁止英国臣民进入阿富汗；(3)他没收了不列颠臣民商人手中的货物；(4)他判处了自己臣民中那些仅仅怀疑与不列颠政府有联系的人；(5)他竭尽全力在印度煽起反对英国人的仇恨并引起暴动；(6)他将不列颠的军官和驻扎官从阿富汗驱逐出境；(7)他拒绝接纳不列颠的使团；(8)他对总督的许多表示友好的信件不予答复；(9)他拒绝了英国人为同他们恢复友好关系所作出的一切努力；(10)他知道俄英之间关系紧张和阿富汗不属俄国势力范围，却在喀布尔隆重而热烈地接待了俄国一个使团；(11)尽管俄国使团已受到了亲切的接待，他再一次拒绝接待英国使团；(12)最后，他对总督附有缔结和平协约各项条件的最后一封信拒不作答。

“埃米尔希尔·阿里汗将英国的长久忍耐视为软弱可欺，对他的惩罚是他自取的。民众没有丝毫罪过，因此向其余的人建议：如果不愿蒙受灾祸，就要保持和平”。

下面的话是对我们说的：“不列颠政府不准任何别的国家干涉阿富汗的内政，”在结尾又补充一句：“埃米尔希尔·阿里汗以敌视取代了同英国友好这一抉择已经成了他的累赘”。

考夫曼在收到埃米尔请派援军的信件后，于12月17日电告

米柳京，顺便也讲到了拉兹戈诺夫向埃米尔提出的请求，说“拉兹戈诺夫认为战争业已开始，使团继续驻留毫无益处，并援引了在收到要他留在喀布尔的诏令之前我给他的信中的话，作为请求的根据，但埃米尔却答称，为了两国的利益，不能将他放走。现在我正准备根据总理大臣向我转达的最近给他的一道诏令的精神向他复信。现在我仍重复和解的建议，借以保障自己的独立，是否同意？”第二天便收到了表示同意的复电。

这样一来，战争便开始了。英军分三路侵入①。(1)拥有一万 500
六千人的白沙瓦纵队在布朗中将的指挥下经开伯尔通道向杰拉拉巴德和喀布尔推进。该纵队于 11 月 9 日越过了边界。(2)拥有六千人的库腊姆纵队在罗伯茨少将指挥下从科加特（距白沙瓦三十六俄里）出发，经由庇瓦尔山口，然后翻越叔塔尔加尔丹山口，在第一路纵队的左侧进军，仍以喀布尔为目的地。(3)拥有一万一千人的南路纵队在斯图尔特中将指挥下从基达出发向坎大哈推进。第二路纵队是 11 月 18 日出发的，第三路纵队是 12 月 20 日出发的。

根据俄国人的建议，阿富汗人在英国军队的后方开展了游击战，给英国的各路军队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罗伯茨这路纵队在庇瓦尔山口遭到了一次失败，于是，对位于进军路线左侧霍斯特谷地的一些部族罗伯茨想进行一次报复，烧毁了他们十一个村庄，但又遭到几次失利，这更加触怒了罗伯茨，他竟然下令消灭九十名被捆绑的俘虏和近四百名妇孺。后来在许多记者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下，人们追究他的责任时，他公开承认了这一切情况，只是对所消灭的妇孺的数字减少了一个零。他以必须进行严惩来证明自己无罪，他的顶头上司也为他进行了辩护。

非常讲究的装备和大量的服务人员要求部队拥有一支庞大的

① 我们在下面叙述有关这一军事行动的所有情况，主要引自 1882 年出版的索鲍列夫所著《英国和阿富汗的纠纷》一书。

运输车队。英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在克里木战争期间是大成问题的，这次还有这个缺陷。因为骆驼已经吃不上青草饲料，草料需从印度运来，但是阿富汗的游击队员并没有睡大觉，甚至收买了的穆门（即穆斯林）也经常准确有效地抢劫运输车队……骆驼开始倒毙了。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倒毙了近六万头骆驼。由于给养没有接上，部队开始挨饿，曾经出现过四十八小时内人们没有食物进肚的情况，不得不动用武力从居民手中抢夺食物。南路纵队因此不得不解体，近七千人返回印度，其余四千人在斯图尔特率领下，仍然继续向坎大哈进军。

我国驻伦敦武官戈尔洛夫少将于1879年1月1日给参谋总部的报告中说：炮兵的装备很坏，罗伯茨这路纵队的一些炮兵连就连摩擦管也没有，因此他们改用了旧式的办法，用火绳捻点炮（见文档第278—283页）。

501 英国人将正规军队的俘虏放回，每人发给五个卢比。向所有居民宣布，现在他们归英国管辖，免交赋税三年（见文档第186—189页拉兹戈诺夫11月27日的一封信）。埃米尔根据考夫曼的建议，于11月25日从监狱中释放了自己的儿子马麦德汗。大约此时得到消息说，罗伯茨所率纵队在庇瓦尔山口遭到初次失利后，于11月20日已将阿富汗人从阵地上打退，越过了山岭。接着拉兹戈诺夫说："埃米尔在喀布尔城下还有十四营步兵，他打算进行最后一次决战，我认为取胜的希望很小，对此毫无隐瞒，现正竭尽全力让埃米尔放弃这种很危险的意图"。

对有关放回使团的一切坚决要求，拉兹戈诺夫的信中说，外交大臣在答复时表示，"在战争开始以前，将我们放回是很容易的，但是现在埃米尔的谋士们却不许如此行事。他们说，俄国人将灾祸指引到国土上来，自己却想溜之大吉。"拉兹戈诺夫在脚注上补充："外交大臣说，埃米尔对我们的要求不予考虑，但他却说担心我们

在途中的安全，因此愿我们同他在一起。”外交大臣说，只要埃米尔活着，俄国使团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从他这些话里得不到多大安慰。俄国使团怕的就是埃米尔抛开他们逃离喀布尔，把他们抛在不满的民众和更加不满的英国人之中听任命运摆布。拉兹戈诺夫想出一个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他建议埃米尔退往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然后前往俄国会见我国皇帝。这样一来，我国使团既能同埃米尔在一起，又能安然无恙地离开喀布尔，前者是埃米尔的心愿，后者是拉兹戈诺夫的希望。虽然没有得到彼得堡的指令，撤离喀布尔仍然具有合法的性质，可以说，这是按照埃米尔的命令行事的。

在喀布尔城下，有广阔设防的阵地和一些炮台，埃米尔的第一个设想就是在喀布尔城下给英国人以决定性的打击，而那时英国人正在忍饥挨饿，几乎动弹不得，毫无疑问，这种打击本来能奏效取胜。但阿富汗人的打击显然晚了，当时英国人已渡过饥饿的难关，恢复了元气，而阿富汗人已失去了设防的阵地，只得在开阔的田野里作战，条件对阿富汗人已是很不利，当喀布尔城下的炮台已经落入英国人之手后，阿富汗人还痛击了英国人！

应该说，坚决捍卫自己都城的想法本身就是完全符合一个独立国家的君主的尊严的。但是这时拉兹戈诺夫却成了一个能言善辩者……他向埃米尔陈说，整个俄国将以何等隆重、豪华的礼仪接待他，皇帝将怀着何等喜悦的心情会见他；为使他不往彼得堡而去 502
伦敦，英国人要付出多么高昂的代价啊……最后，将英国人拉到国际会议上审判该是多么好啊！

在 12 月 15 日的信（见文档第 224—227 页）中，拉兹戈诺夫转达了埃米尔这样的话：“我十分珍惜皇帝陛下的友谊，纵使我们遭受十次毁灭，我也绝不背弃这种友谊。”接着拉兹戈诺夫为向外交大臣递交要求使团离开的照会而辩解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混

乱的时期，必须准备启程离开，但不经埃米尔允许又不能成行。在四、五日内，英国不仅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喀布尔，而且能从霍希踏上谢尔切什麦和格尔坚吉瓦尔之间的巴米安大路，我们所能掌握的时间甚少，在喀布尔坐待英军的到来诸多不便，其原因很多。然而，在埃米尔命令于12月1日动身之前，我一直是呆在喀布尔的。”

是的，拉兹戈诺夫留下来了，但了解下述情况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不许他走，更主要的是不给他卫队，他怎能不留下来呢？可见，他的功劳不那么大！

但是，他并没有白白浪费这几天时间，一个劲地说服埃米尔前去俄国而丢下喀布尔任其听天由命。他发现，埃米尔对这一看法颇为赏识，而且迟早会按俄国使者的建议决定这个问题。外交大臣终于在11月27日秘密告知拉兹戈诺夫说，埃米尔将于日内率军前往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将喀布尔留给英国人。于是我们的使团也开始了上路的准备，如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2卷第101页中所记述的，当晚将所有马匹都牵到“使团的驻地”，钉上脚掌。这样做是为了向阿富汗人严守秘密，因为业已发现，民众对给他们招灾惹祸的俄罗斯人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

11月28日，埃米尔向民众宣布，他将前往彼得堡谒见俄国皇帝，命其子马麦德·亚库布汗为摄政王，并拨给了一百八十万卢比。埃米尔将其动身之事也通知了英国的将军。实际上，这一着做得很好，因为英国人曾经宣称，他们只是同埃米尔希尔·阿里作战，现在既然希尔·阿里已经退离统治地位，离此前往俄国，意味着英国人交战的对手已经没有了。如果英国人还要继续作战，则只能证明他们横加在埃米尔身上的各种罪状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2月1日前夕，阿富汗人终于撵走了我们的使团。凌晨三

时，我们的使团在两连步兵和一连骑兵的掩护下尽量不声张地偷 503
偷离开所在的监牢式的宫殿，经过侧面的街道，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沉睡的城市。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二卷第 102 页中说："使团离开喀布尔的情景完全是副逃跑的样子，这时人们不由地忆起了就在这年 7 月该使团进入喀布尔时的隆重场面。"

埃米尔也在 12 月 1 日出发，但在下午，他率领了一支人数不多的步兵卫队，在第一个宿营地和使团会合在一起。但是，在整个途中，拉兹戈诺夫都在埃米尔的后面，离得远远的，以便避开那些他不会迅速恰当地回答的问题……

只是在 12 月 6 日，拉兹戈诺夫才从金都库赫的卡卢要塞将上述事件告知考夫曼。考夫曼于 12 月 23 日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电告陆军大臣和总理大臣。翌日，收到戈尔恰科夫的复电（见文档第 210 页），电文内容是："埃米尔的彼得堡之行无任何益处。皇帝陛下的意愿是要您依据我 12 月 2 日去电的内容，尽力设法加以劝阻。如果希尔·阿里已经越过阿富汗边界，则您需酌情向他建议，停留在某一合适的地点。请告知，拉兹戈诺夫现在何处。谨此电达。戈尔恰科夫。"

总理大臣援引 12 月 2 日的电报，我们在第十七章的末尾已经提过，在此我们再提醒一下，该电中谈的是，英国的大臣们保证过尊重阿富汗的独立，皇帝对埃米尔的来函不予作答。

年迈的总理大臣对来自塔什干的任何呈文总是以"不准"作答，这样的固执态度使考夫曼感到非常苦恼。于是考夫曼想开导一下这位久享盛誉的可敬的老人。现在，我们把 12 月 25 日考夫曼给戈尔恰科夫公爵的信中一些主要段落摘引如下：

"看来，埃米尔是想请陛下当调停人。他这一请求的结果如何，我不敢妄评。但是，希尔·阿里汗认为我国伟大的君主对他的同情是自己得救的唯一途径，同时在全世界，特别是全中亚把我国

皇帝看成是中亚一个强国命运的决定者，这种情况当然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如果对希尔·阿里汗不以盛礼相待，对他反英行动的各种缘
504 由不予听取，则我们在这方面威胁英国的良机必将丧失。因为只有阿富汗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时候，才能对英国造成威胁，所以对此加以拒绝必使我们永远断送同它的关系。

"在欧洲，特别是俄国最近处在一个伟大而艰苦的时期，所有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灾祸都是英国人玩弄阴谋诡计造成的。

"现在我们在亚洲的名望很高，清白无瑕，未受任何责难，但是英国人却远远没有受到他们所要获得的那种敬意，至今也没有对他们表示敬重。阁下当然清楚，我们一向真心实意，毫不躲躲闪闪，经过长期努力才在这里获得了这样崇高地位，现在要退却下来实在令人感到沉痛。而且拒绝向阿富汗政府提供它所期待于我们的那种道义上的援助，最终我们就有在整个亚洲人的心目中贬低自己的危险。我们必将丧失对别国的吸引魅力和别国对我们的尊重，这二者正是我们国威的表现。

"我认为，希尔·阿里汗前来彼得堡请求皇帝陛下仲裁这一事实，将向我们提供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不陷入这一方，也不偏袒另一方，就是说，不把英国逼得走头无路，同时保持我们同阿富汗政府的友好关系……看来英国人很想尽快结束同阿富汗人的争执，他们将讨价还价到无法再坚持下去的地步，最后他们必定要作出让步，特别是印度的形势确实并不太妙。

"希尔·阿里汗本人从喀布尔出走的事实使英国人陷入一个很为难的境地，他们是轻易摆脱不了的。他们过去干了坏事，现在还正在干，将来还要干，如果我们不乘机把他们的困难处境再加深一点儿，则是很可惜的"……(见文档第 212—214 页)。

考夫曼同时也向陆军大臣写了信，但信中没有说服性的词

句。突出的有这样一句话:“随函附上希尔·阿里汗和拉兹戈诺夫给我的信的抄件，我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圣上的贤明。”

显而易见,考夫曼对阿富汗的事务十分关心,他甚至已经同希尔·阿里汗分不开了。考夫曼和希尔·阿里汗一样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圣上的贤明，而对圣上的亲信幕僚的贤明提都不提了。

不言而喻,考夫曼当时也给希尔·阿里汗写过信,向他建议尽快同英国人缔结和约，不需要离开自己的国土,“因汗王驾临俄国领土只能使事态复杂化。”

还在12月12日，阿富汗的使团就在考夫曼的私人副官布拉 505
采利哥萨克中尉的陪同下离开了塔什干。12月25日考夫曼致函埃米尔,建议他不要前来俄国,送交函件的骑手在过了撒马尔罕前往希拉巴德的途中赶上了使团。

布拉采利擅自作主毫无意义地从骑手那里把信件拿过来，转给阿富汗使者了。假如由骑手亲手将信送到埃米尔手中，起码要比行动迟缓的使团早到一个礼拜。由于这个哥萨克无名小军官竭力讨好的瞎搞,发生了很大误会,我们的使团不得不去听任不少令人感到侮辱的话。事情是这样的,12月28日考夫曼收到了戈尔恰科夫内容简短的密电，其内容是:“皇帝陛下要您请埃米尔暂时留在塔什干。”

事情是很清楚的,考夫曼马上电告撒马尔罕,要求从撒马尔罕派人前去追赶第一个骑手,以便把那表示拒绝的第一封信收回。但这封信早已落入阿富汗的官员手中，虽然第二个骑手也递交了撒马尔罕长官的便笺,但布拉采利感到将信索回有损于他的自尊心,因而将第二个骑手赶走了。与此同时,从塔什干派了急使送交12月29日邀请埃米尔前来塔什干的另一封信,急使奉命快马加鞭地追赶,各站派出的人都马不停蹄,但仍未能追及阿富汗的使团。最后一站的骑手将信送到马扎里沙里夫的埃米尔手中还是晚了。这

样一来，埃米尔今天收到拒绝的信，而明天收到邀请信！

布拉采利擅自作主的第一件事还是碰巧带来了好处，因为他把引起埃米尔不快的信件阻留了几天，起码是使埃米尔的苦恼缩短了时间，但这个不大聪明的、骄傲自大的中尉所干下的第二件事（即没有索回已不需要的第一封信）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行为。布拉采利把自己装扮成什么人呢？他仅仅是一个陪同阿富汗使团的人。但他却象一个全权大使在发号施令！

亚沃尔斯基医官于 11 月 18 日从塔什干奉派再一次参加使团，12 月 9 日到达马扎里沙里夫，他在塔什库尔干迎上了使团，并同它一起作为埃米尔的随员于 1 月 5 日返回马扎里沙里夫。所以亚沃尔斯基医官是考夫曼自相矛盾的两封信到达前后整个过程的见证人。他已将全部过程记述在自己的著作第 2 卷第 143—155 页中了。

506 埃米尔到达马扎里沙里夫三个小时以后，从塔什干返回的阿富汗使团也来到该地。克姆纳勃给埃米尔带来了考夫曼的两封信：一封是布拉采利从骑手身上夺下的，其内容我们已经知道了；另一封是考夫曼在临别会见使团时亲手交给他的。这封信中有下面几句话："贵国汗王请我派出身边所有的军队前去……因无至高无上的皇帝陛下圣谕，我不能向汗王派兵。愿将来会出现这种有利时机，这将由上帝决定。"信中建议即刻放回我国使团。

这样一来，不幸的埃米尔一天当中就在出访俄国和请派援军两方面都遭到了严重打击。1 月 6 日埃米尔要求使团全体人员到他那里去，当着使团的面命人宣读了上述两封信。

埃米尔然后向拉兹戈诺夫问道："您对信中所谈的一切如何理解？这是否意味着就是坚决彻底的拒绝，或者还需要等待什么？"

拉兹戈诺夫答称，按他的意见，埃米尔前去俄国现在是有所不便的，向彼得堡既然已经派出了信差，也就是说，还要等待……

埃米尔继续说:“就两封信的内容来判断，俄国和阿富汗的关系正在断绝中，因为不仅拒绝给我军援，而且拒绝我经过俄境前去彼得堡……现在考夫曼将军又平白无故地遣返我的使团，而且要把你们召回。凡此一切不是完全拒绝又意味着什么呢?”

埃米尔没有听拉兹戈诺夫的答话继续说:“事情很明显，俄国现在不能和英国交战，因此让阿富汗完全听任命运摆布……考夫曼将军建议我同英国缔结和约。假如我愿意同它缔结和约，那末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人建议，都可以做到。但是，您要记得斯托列托夫将军对我讲的话。斯托列托夫向我建议，不要接待英国使者，如果发生战争，他允诺给以军援。斯托列托夫也是本此精神从利瓦吉亚给我写过信。而现在，当需要兑现诺言的时候，您说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真理在哪里呢？应该相信谁说的话呢?”

拉兹戈诺夫反复强调说，考夫曼的几封来信中并无坚决拒绝之意，因为已派信差前往彼得堡，现在也无需军援，因为英国业已 507
允诺保持阿富汗的独立，所以召回我们的使团是符合埃米尔本身利益的……

但是，由于谎言被当场揭穿而被触到痛处的拉兹戈诺夫完全突如其来地补充说:“考夫曼将军在给我的信的末尾说，最好埃米尔不要太相信我关于同英国缔结和约的正式建议。”(见亚沃尔斯基著书第 147 页)。

在此以前，拉兹戈诺夫由于提出关于使团离开喀布尔的“照会”而受到过考夫曼的申斥，因为“不许将不便公开的通知搞成照会”(见亚沃尔斯基著书第 105 页)，而现在他又脱口说出了考夫曼的更为机密的话，让大家都听见了……

亚沃尔斯基证明，12 月 31 日拉兹戈诺夫还向外交大臣读过这句话(见其著作第 122 页)，但用的是另一种措辞，即:“假如埃米尔实行不了我关于同英国缔结和约的正式建议，那就好了。”这种

措辞与考夫曼的文体颇相似。加之考夫曼一向强调他的真诚老实，并以此博取亚洲人的信任。因而尽管考夫曼上述建议是按照不符合他的信念的命令提出的，他也不会希望他的建议得不到信任，这是理所当然的！至于建议不能实行则是另一回事。考夫曼可能有这样的愿望。

当埃米尔听到这句话时，可以想象出他的惊奇！

埃米尔问道："我应该听从哪一个建议呢？是考夫曼亲自给我说的，还是他给您讲的？"

接着，埃米尔命人取来并宣读了劝上书，这是由他的儿子马麦德·亚库布、锡尔达尔们、赛义德们、[1]宗教及军商各界呈上的。书中拥护埃米尔前往彼得堡，以促成与英国谈判的会议，他们还庄严保证：将维护国界和国内秩序，如同埃米尔在时一样，直至埃米尔回国。

埃米尔说："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是根据民众的愿望前来马扎里沙里夫，以便经此前往彼得堡。谁知突然又收到了拒绝信！假如我不是决意前往俄国，就无须来到这里，也无须将王室眷属来往转送了。现在我应该向赞成我这次出行的民众讲些什么呢？"

508 拉兹戈诺夫对此无言可对，只好沉默不语。埃米尔又接着说：

"当斯托列托夫将军到达喀布尔时，我曾向他伸着右手问，他是否象很久以前的维克特维奇一样又要给阿富汗带来战火呢？斯托列托夫将军对此答称，我是为保护阿富汗免受英国的欺侮而来的。结果怎样呢？结果就是由于俄国使者们的诺言使得阿富汗正在遭受第二次毁灭……我曾有两千万的收入，我国拥有六万军队保卫自己，我们过着太平生活，别无其他需求，但是俄国使者一到来就接二连三地许了一大堆诺言……我自己把打开印度大门的钥

① 赛义德是伊斯兰教人对穆罕默德后裔的尊称，有时用作对王者的尊称。——译者

匙交到俄国手中，但其结果是自己的国家遭到了毁灭。而你们……你们现在自己拒绝掌握这把钥匙！”

拉兹戈诺夫照旧重谈他那句老话：现在不是时候，需要等待……

但是，埃米尔越来越激动，他继续说：“现在我已受到凌辱……看着自己的朋友和自己的人民，看着自己的敌人英国人，我深感羞愧……他们将要问我：‘怎么样呢？俄国人给了你一些什么援助？你不是一心一意投靠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吗？我们曾一再对你讲，俄国是软弱无力的，他不会向你提供什么援助，而恰恰相反，只要他的军队敢于越过阿姆河，他就会尝到我们的威力！我们曾常用这些话警告过你，但你却置之不理，一意孤行！’……现在我通过事实已经完全信服了：英国人完全正确……你们在英国人面前，简直是一些小学生！可是现在我还不知道，你们三人之中谁在扯谎，是您，是考夫曼将军，还是斯托列托夫将军？”

接着便是读者已经熟知的一段插曲，谈的是拿破仑三世听信了蹩脚的谋士和背信弃义的朋友的话而断送了法国的故事。拉兹戈诺夫只是随声附和，只没有意识到这些话是暗指他说的……

翌日中午，外交大臣、法官和埃米尔的首席秘书来到了使团住地，将一封拆封的信交给了拉兹戈诺夫。原来这是刚收到的考夫曼邀请埃米尔前往塔什干的信。尽管这个消息显然使阿富汗人高兴，但是在一夜之间这样迅速地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却使阿富汗人产生了某些疑虑……他们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秘书甚至用阿富汗语问外交大臣：俄国使团手中是否有考夫曼将军的印信？我们的一名翻译官已能听懂一些阿富汗语，这样，这一侮辱性的猜测也为不幸的使团所知道了……

事态要求查明原委。结果弄清，所有这一切都是布拉采利搞的。11日就打发布拉采利回塔什干去了。

扎曼伯克证明，埃米尔还讲过以下的话："如果俄国不能派军援我，不愿和英国启衅，那么请作个样子，那怕派一个营的军队到阿姆河来也好。那时我好作出拒绝接受援助的表示，从而可以向人民作个交代。这样我就能体面地摆脱困境，不致在自己属民眼前丢脸，他们就会以为，不是拒绝给我援助，而是我拒绝了援助！……"

拉兹戈诺夫在1月18日最后一封信中对于此点也有所暗示（见文档第249—252页）。埃米尔曾向拉兹戈诺夫讲过他的顾虑，他担心到了塔什干后，不让他到彼得堡去，更担心到了塔什干或彼得堡后会对他讲："请您利用尽可能于己有利的条件自行处理同英国人的事务吧。"埃米尔接着补充说："那时，我除了一死别无他路。"

拉兹戈诺夫继续写道："埃米尔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损伤，对于从俄国方面多少接受一些实际有效的及时援助已不抱希望。在埃米尔的历次谈话中都流露出这种调子。"

还在以前，在11月27日的信中拉兹戈诺夫就曾引述了外交大臣的话，"对于人民来讲，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援助，假如有五千或一万俄国人渡过了阿姆河，那么人们就会一下传说成是十万俄国人。这不仅能把整个阿富汗，而且甚至会把印度鼓动起来。"

亚沃尔斯基在其著作第177页上说，埃米尔提出以俄国向希拉巴德派驻四个营的观察部队作为自己前往塔什干的条件。

1月16日埃米尔召见使团。因他左脚剧痛，刚刚入浴完毕，故在浴室脱衣间接见了使团。埃米尔向拉兹戈诺夫表示，根据业已提出的各种想法，还考虑到英国接连占领城市，根本不想履行维护阿富汗独立的诺言等情况，他决定不去塔什干了。

尽管拉兹戈诺夫使尽力气加以解释，埃米尔仍然坚持己见，并于18日最后声明，由于足疾他不拟出行塔什干。除医官外，允许

使团人员离去，同时派四名高级官员代替自己前往塔什干。

19日，我国使团启程。2月10日到达塔什干。拉兹戈诺夫不相信埃米尔有病，埃米尔自己认为得了痛风病，亚沃尔斯基诊断说是神经痛。实际上是膝下动脉栓塞引起了左足坏死和坏疽病。2月8日埃米尔去世。还在1月22日，即使团启程后第三天，亚沃 510
尔斯基就断定埃米尔的病已无治愈希望，但他没有告诉埃米尔。他的左脚冰凉，任何办法也不能使它温暖起来，任何部位都听不到脉搏跳动，血液循环业已停止……当地医官认为病情无关紧要，用他们自己的办法治疗。最后，亚沃尔斯基建议截去坏足，他们群起反对说："对于一国之君不能施行这种手术。"

病情不断恶化，阿富汗医官们用尽了一切治疗方法，甚至用刚刚宰杀的公山羊的内脏将病足包裹起来也不见效。亚沃尔斯基的声望也随着病情的恶化而提高起来，但"为时已晚"。埃米尔和他的医官们对亚沃尔斯基每次提出的治疗方法，总是过两三天以后才表示同意，但那时已要求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了……在医疗过程中，亚沃尔斯基从宫廷主治医官处获悉，埃米尔滥饮酒精饮料由来已久。法官经常同汗王一起饮酒，因此他在埃米尔身边所起的作用比外交大臣，甚至埃米尔的亲兄弟都大得多。亚沃尔斯基在给拉兹戈诺夫的信（见文档第341—349页）中写道，1月22日他曾建议放血和拔火罐或敷用斑蝥硬膏，但埃米尔本人"指手划脚地反对这项建议"，而他的亲信们竟然吵嚷起来……到了25日，埃米尔已经要求用火罐、放血甚至贴膏药了！但这些疗法已经无用，放血已放不出来了。

埃米尔希尔·阿里汗逝世前数日，在马扎里沙里夫就已盛传他已死去，似乎由于各种原因官员们对此秘而不宣。因为王储死后，新的王位继承人没有指定，于是大家便忙着挑选适合于填补王位空缺的王子。王子们都在家中闭门不出，武装自己的家仆，怕的

是相互进行攻击。他们甚至在埃米尔死前的最后两天内都没有前去看望埃米尔。

为了应付即将爆发的内讧残杀，所有店铺都匆匆忙忙地关上了门，商人们将自己的货物、钱款都藏匿起来或运到别处。埃米尔刚刚咽气，他的大儿子易卜拉欣和孙子艾哈迈德就带上了所能收集起来的现金，急驰最近的要塞塔赫塔普尔，两人都向这里的士兵宣称，如果他们拥立自己为埃米尔，就给他们提前发放半年薪饷。但是要塞的防军早已商定拥立埃米尔的侄儿马麦德·加什姆汗了，因而当埃米尔的儿子打开他的驮载皮箱准备散发金币时，士兵们扑上前去夺走了金币。埃米尔的儿子带着六只未被抢走的皮箱急忙跑到巴尔赫，将驻在那里的三营军队煽动了起来，他们立即开
511 到塔赫塔普尔，并开始杀戮掠夺者。军官们的调解徒劳无益，他们反葬送了性命：一名旅长和另几个军官被打死。

最后，已故的埃米尔的兄弟尼克·马麦德汗说服大家拥立摄政王亚库布汗为埃米尔。士兵们却利用埃米尔缺位这段时间惩治那些他们平素不喜欢的长官、军官和团长们……

民间传着谣言，埃米尔准备前往俄国时，已将自己的全部金钱交给了俄国使团。亚沃尔斯基医官和扎曼伯克的处境每时每刻都越来越危险。虽然他们的卫队有所加强，但卫队本身也决定在9日晚上抢掠他们。在俄国使团内供职的马英汗提醒这些坏蛋说，俄国人是他们的客人，新埃米尔将会给他们报仇的。最后马英汗还说，俄国人的十二支别旦式枪等于他们的二百四十支步枪，因为别旦式枪发射二十发子弹时，阿富汗的步枪才能发射出一发子弹。由于马英汗从中调解，亚沃尔斯基拿出四百卢比送给了卫队，这样他们才算罢休。

2月10日午夜，亚沃尔斯基和扎曼伯克丢下了折叠式的家具、帐篷、器皿包扎材料等物，在由乌兹别克人和萨尔特人各占一

半的卫队的保护下秘密离开马扎里沙里夫。2月11日他们渡过了阿姆河，才算脱了险。

我们使团的奇异经历就这样结束了。从反面来看，这是非常有教益的，从其否定的成效看，又是非常令人伤心的。

但是，有关通往印度边界的最近道路，我们所掌握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不清的情报。在采取某种决定之前，必须对这些道路进行侦察。参谋总部上校马特维耶夫自告奋勇接受了这个任务。1878年9月14日考夫曼发布了考察团出发的命令。组成考察团的人员是：皇家科学院动物学家鲁索夫、塔什干物理天文台代理台长天文学家施瓦茨和土耳其斯坦第一步兵营陆军准尉特罗茨基。此外，还有两名译员、两名步兵、两名骑手和七名哥萨克，总共十七个人。预定要考察从我国边界前往印度的一条最短道路，经撒马尔罕、瓦尔齐米诺尔，渡过伊斯坎德尔湖，前往吉萨尔、库利亚布、巴达克山，并沿科克奇河前往英多库沙，然后翻越阿格拉姆、哈尔季扎克和努克桑三个山口到达奇特拉利，再翻越拉戈里山隘直下迪尔，沿英国边界前往喀布尔。返回时，走另一条经过巴米安隘口的道路。高山上8月时节就已降雪。显而易见，每个山口都很 512
难越过，但在制定考察路线时却忽略了这一点。

给马特维耶夫发了用英文、萨尔特文和波斯文写的证明。他是9月21日启程的。在撒马尔罕获悉，早在8月中旬，穆里山口就被大雪封住，无法前往吉萨尔。这样一来，刚动身就不得不改变原定的路线。9月30日考察团从撒马尔罕出发前往基塔布，拜见了在此避暑的布哈拉埃米尔。鲁索夫认为他完全不能在冬季搞出有益的事，于是在两名哥萨克的保护之下，返回撒马尔罕，因而考察团在前进途中就减少了一名成员。只是他本应干脆留在撒马尔罕不走，省得白白地减少了卫队的人数，卫兵的人数本来就很少。9月22日，从库利亚布派出一名译员带着信件前往鲁斯塔克。这

里的阿富汗人没有收到上司的命令，不允许他们渡过阿姆河。但马特维耶夫还是在30日过了河。他们虽然受到了礼遇，但好走的道路却没有指给他们，带他们走的是一条绕弯的乡村土路。在考察团的宿营地周围布置有阿富汗人的散兵线，不准萨尔特人和塔吉克人走近步枪射程之内，以阻拦他们和俄国人发生不合阿富汗人心意的联系。11月7日，马特维耶夫到达巴达克山的首府费扎巴德。在该地他看到了十五名博洛尔人(又叫基亚费尔人、西亚普希人)①，但是谁都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他在该地获悉，所有山口都被大雪封死，无法前往奇特拉利，因而转往昆都士，再去塔什库尔干、马扎里沙里夫。11月23日，在帕塔吉萨尔附近渡过阿姆河，12月12日返回撒马尔罕，徒劳无益地浪费了时间和公款，可惜没有学鲁索夫的样……

另一个考察者是参谋总部格罗杰科夫上校，他负责勘查从撒马尔罕到赫拉特的一条比较绕弯的路。格罗杰科夫是继马特维耶夫之后，自愿为考夫曼效劳的。格罗杰科夫认为侦察这条道路对我们非常有利，因为从塔什干到赫拉特的距离几乎和到喀布尔的距离相同。事实上确是如此，但只是喀布尔距印度近在咫尺，而赫拉特距印度却有一千俄里之遥，况且从高加索前去占领赫拉特当然要比从塔什干前去容易得多。总之，应当承认，侦察这条道路不甚需要……阿富汗人对格罗杰科夫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不领他走大路，而只走盗贼行走的小路，有时根本没有道路。这样做的借口也一样，即避免同准备打死一切外国人的敌对部族碰面。如果
513 说侦察这样一条盗贼出没的小路对于俄国部队的进军毫无裨益的话(俄国部队无论何时都不会光临此地)，那么关于这次旅行的描述(见《亚洲旅行资料集》第5卷)倒是充满着深奥的见解和预言。作者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在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为阿卜杜拉赫曼

① 即非伊斯兰教徒。——译者

汗花费了二十六万四千卢布，所有的礼物还不计算在内，而从1878年起用于他新来的三个亲属的钱款又增加了九千卢布，因此最好还是将他放回阿富汗去寻找幸福。他当然是需要金钱和武器的。应该给他这些东西……希尔·阿里汗逝世以后，我们应该把“自己的衬衣更贴身”这句话当作口号。随着阿卜杜拉赫曼汗的上台，在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就可以畅行无阻地进行考察活动，如果和印度发生战争时，它将成为我们的进攻基地，我们的部队将在这里得以休整，象在布哈拉一样得到广泛的支援。

众所周知，这个预言完全没有兑现。

派遣这两个军官前去考察，不是在准备进攻印度之前，而是在解散了为进军印度所指派的军队以后……当然由于向印度边界的进军未能实现还节省了大量资金。但是，考夫曼是能够把这笔钱用得比较合理的，即使是充作我们驻喀布尔的不幸的、经常挨饿的使团的经费也好……

514

第十九章

从米柳京和戈尔恰科夫的函件看政府最高当局的意向。彼得堡建议将阿卜杜拉赫曼送往阿富汗。政治领导人的调换：比康斯菲尔德、戈尔恰科夫和舒瓦洛夫三人分别为戈兰斯顿、基尔斯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所取代。英国人伪造的、称之为在喀布尔所缴获的一些考夫曼的信件。考夫曼对这些伪造信件的核实。"英国之友"舒瓦洛夫。舒瓦洛夫关于阿富汗事务的一些紧急情报。科学边界。节制政策和行动政策。对麦尔夫问题的指示：以打击对付打击。关于阿富汗独立的谈判。是否答复埃米尔给皇帝的来函？1879年1月11日戈尔恰科夫的一份紧急情报。舒瓦洛夫的答复。建议暂时不要触动麦尔夫。英国人最初遭到的一些失利。与新埃米尔进行的谈判。驻扎官卡瓦格纳里。阿富汗人的不满。喀布尔的暴动。消灭英国使团。罗伯茨是一个复仇主义者。坎大哈的暴动。占领喀布尔。城堡的爆炸。处死。埃米尔退位。一些埋藏的宝物。罗伯茨搬到军营里去。阿富汗人在科赫伊阿斯麦山上的胜利。阿卜杜拉赫曼的出现。伯罗斯将军在梅旺德的失败。英国人返回印度。冈德里和李鸿章。

上一章充分地阐明了土耳其斯坦总督就我国对待阿富汗和东印度的政策的看法。考夫曼发现我们这位高龄的总理大臣戈尔恰科夫公爵对这一事态还不够了解，特于1878年12月24日写了一封信予以启发。考夫曼的副官科列斯尼科夫少校被派为信差，他奇迹般地从塔什干前往彼得堡，快马疾驰，只用十三昼夜就跑到了

(那时人们作梦都没有想过要在里海以东修筑铁路)。

1月7日,戈尔恰科夫将收到的信呈奏给皇帝,9日发了密码复电,电文内容如下:

"星期二。您的12月24日来函收悉。从以前多次下达的通知中,皇帝的意志您已清楚,在英阿事件中我们应该以息事宁人的精神行事,以免由于阿富汗问题而与英国发生冲突。最近舒瓦洛夫伯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交换了正式函件,互相保证遵守以前的各项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如您所知,我们对阿富汗的事务将不能再进行任何干涉。因此,埃米尔来彼得堡,也不可能使我们充当他和不列颠政府之间的仲裁角色。您要隆重地接待他,但遵照12月25日电报精神,在接到进一步的指示之前,应将他留在塔什干。详情 515
由信差送达。"(文档第234页)

这样一来,经过考夫曼的讨价还价,埃米尔进入俄国之事总算得到了允许,这本来是戈尔恰科夫以前竭力反对的事。但是,现在埃米尔快要死了,他已无须前去俄国……

电文中提到的信差还是那个科列斯尼科夫少校,他给考夫曼送来了米柳京的一封信和总理大臣的一份紧急情报。上述两份文件于1月11日发出,1月28日送达。就是说途中走了十六个昼夜。米柳京在信中写道:

"您的副官科列斯尼科夫少校飞快地到达彼得堡(1月7日),送来了阁下12月24日的信件及有关阿富汗埃米尔的行动的、颇为有趣的附件。因为总理大臣也收到了同一内容的报告,我们共同上奏皇帝陛下,做出了决定,其内容总理大臣将用紧急情报通知您。两个文件均由科列斯尼科夫少校带回塔什干。可以期望,皇帝陛下的诏示将在最快的时间内送到您的手中,可能在希尔·阿里汗到达塔什干之前就能到达。

“我认为重复阁下将在总理大臣的紧急情报中所能了解的一切已无必要，我只能附带说明一下，根据事态发展的总的情况，无论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我们应当避免造成同英国公开决裂的任何借口。在这个总的目的面前，所有局部的问题无论多么重要都应退居次要地位。而且，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阁下一定能够接待好希尔·阿里汗，并向他解释清楚：中断他的旅行绝没有拒绝他前来彼得堡之意。

“近日格罗杰科夫上校来此，带来了他经过阿富汗和波斯领土前往阿斯特拉巴德途中所得的非常有价值的情报。马特维耶夫上校也交上一份报告，报告的重要性也不亚于上述情报。参谋总部这两位军官是完全值得嘉奖和表彰的。他们勇于进取的旅行大大地充实了我们关于这些邻国在地理方面的情报内容……”（下面我们省略了对他们奖励的设想。）

“兹将戈尔洛夫少将得到的关于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的情报通知给您。核实这些情报，特别是有关英国人企图在我们熟知的、叫
516 做卡菲里斯坦这个山区建立自己统治的情报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这个地区的各种情报来判断，那么似乎难以置信，英国一些军官，即使在印度大君的支持下，能够象戈尔洛夫少将所说向北方顺利深入得那么远。

“非常遗憾，现在千头万绪的亚洲事务耽搁了您的彼得堡之行。但我想，在春天来临之前我们能在彼得堡晤面。趁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克雷扎诺夫斯基侍从将军和乌拉尔哥萨克军统领戈利增公爵都在这里时，对一些重大问题当面会商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有：(1)来年夏季外里海边区的行动计划；(2)彻底解决遣发到土耳其斯坦边区的乌拉尔哥萨克的命运；(3)使阿姆河河水流入故道的问题；(4)改组边远的亚洲各军区的部队的问题，以使将来一旦有所需要时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加

强;(5)伊犁问题。

"所有上述问题都需要立即解决,不得再拖延。我还没有提到早已被搁置起来的关于土耳其斯坦边区的管理章程草案。此事停滞不前好象是注定的了。

"顺致敬意　　米柳京伯爵"。

在这封信中(文档第 261—264 页)最重要之处是我们标上着重线的地方。从中可以看出,将来总会准许埃米尔到彼得堡来,而没有到一定时间以前,要叫英国人放心。现在已经在外里海边区为英国人准备一个很好的陷阱,这就是占领土库曼草原。

我国外交部对阿印纠纷的观点,在我们上面说过的总理大臣的紧急情报中阐述得相当详尽。它是以信函形式用亚洲司的公文用纸书就,注有"绝密"字样(见文档第 256—260 页)的。现在我们将该文件全文引述如下:

"康士坦丁·彼得罗维奇阁下:

"我荣幸地收到阁下去年 12 月 24 日来函。鉴于所谈情况的重要性,我认为应该将该函上呈皇帝陛下核阅。

"我遵奉圣旨,急于 1 月 9 日密电向您回复。由于埃米尔希 517
尔·阿里即将到达我国境内,密电中向您概括地传达了,在当前我国和英国的关系中,帝国内阁在阿富汗问题上的行动意图的指示。

"我认为应该将外交部制定上述行动计划的各种设想介绍给您,以对密电作一补充。

"埃米尔在喀布尔给予我国使团以热情友好的接待,向使团成员多次作了关于友谊和对帝国政府无限忠诚的保证,这在某种意义上将道义上的责任加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也要以德报德,这是毫无疑问的。当他进入我国时,我们也要象他对待我们使团那样,给以同样的荣誉,予以殷勤的接待。我们以此在道义上支持埃米尔,正如您的信中所说,这一点也正是他所希望于我们的。而在埃

米尔本人和亚洲其他国家统治者的心目中这种道义上的支持又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证明俄国政府对忠于它的和向它寻求保障和庇护的人们不会弃之不顾而听任命运摆布的(考夫曼在页边加了以下的批注:'怎么不是弃之不顾呢？现在阿富汗正在遭受毁灭，任何人对这句话都不会相信')。这样一来，在中亚人们的心目中我们将保持着(考夫曼批注:'未必！')象英国那样一个强盛大国的影响，但它和他们的关系却遵循着一条真诚而公正的政策(考夫曼批注:'但却是无能为力的')。

"但是，现在的政治形势以及目前我们和英国内阁的关系等种种条件要求我们对埃米尔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应特别小心谨慎。我们不应过分沉迷于中亚具有头等意义的那种远景；只要我们能够赢得阿富汗统治者和大部分居民的好感，我就能起这种重要作用。但是，亚洲统治者这种好感是非常不可靠的，是摇摆不定的，可能使我们陷入更加复杂的政治局势之中，可能使我们和英国的决裂成为无法避免之事(考夫曼批注:'不管这种好感多么摇摆不定，但在现时对此也应加以利用，只要能从这一好感得到好处，就能为将来保证友好关系奠定基础。因为从我们的支援中，阿富汗人可以
518 看到我们的力量和政治上的诚恳态度，而力量与政治上的诚恳态度却是唯一能够确立和巩固睦邻关系的因素，特别在亚洲尤其如此。这里的人民不管多么滑头，但比欧洲人头脑简单，在欧洲，国家利己主义已经达到了顶点，到了极限")。

"据此，皇帝陛下决意不将事态导向这种结局。理智要求我们在对阿富汗埃米尔承担某种义务之前，应对迄今尚未完全弄懂的许多情况了解清楚，在埃米尔离开他的领土之前，必须将阿富汗的情况搞清。从阁下来函的附件，即拉兹戈诺夫少将去年12月6日报告的副本中只能见到，埃米尔向自己的官民宣布将亲自前来彼得堡与皇帝会见，希望借此摆脱由于英国人的阴谋和入侵给他造

成的困境。反俄派对此深感不快，持有各种反对意见，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原意，决定在他不在国内期间授命他的儿子亚库布汗管理国家。但是人人知道，埃米尔希尔·阿里在阿富汗本国人民中间并没有威信，得不到特别爱戴(考夫曼批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不喜欢阿富汗人的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所居住的阿富汗北方各省讨厌他')。在战前曾经有过企图推翻他的王位的一派，而战前不久刚从监禁中释放出来的儿子对他的忠诚态度又很值得怀疑(考夫曼批注：'直至目前为止并没有背叛他')。

"根据英国各报登载的许多消息判断，在战争中阿富汗人对敌人的抵抗非常无力(考夫曼批注：'抵抗无力显然是因为不会制定作战方案和没有能干的军官，而阿富汗的军队打得并不坏')，在这种条件下，埃米尔在战争期间突然离开喀布尔一事必将造成一种影响，使人推测，埃米尔本人的地位非常不稳，他可能预见到自己的垮台已势不可免，于是丢下自己的国家前往俄国，指望借助这一行动来维持自己摇摇欲坠的地位(考夫曼批注：'可能如此，但对此还有更正确的解释。尽管有过邀请，但不管怎样他尚未前来俄国')。

"即使说这一推测并无充分根据(推测是否正确只有靠拉兹戈 519
诺夫将军给您提供的详细情报才可验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谁能担保，埃米尔的儿子亚库布汗不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登上王位，在英国人的庇护下彻底巩固自己的地位呢？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手中所剩下的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阿富汗统治者，他在自己国内将不会再起任何作用，而会成为我们的障碍，不是我们可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考夫曼批注：'这类判断显然是以不干涉阿富汗事务为代价来换取免于和英国冲突这样一项决定的果实。如果帝国政府作出了这一决定，那么就不应该用种种不合逻辑的推论来自己欺骗自己')。

“因此，在埃米尔到达塔什干之后(如果这种情况无法避免的话)，则必须象我在12月25日的密电中荣幸地通知阁下的那样，劝他放弃前往彼得堡会见皇帝的意图，并竭力进行说服，使他确信，如果他不能留在阿富汗国土之上，那么为了观察其国内形势的发展，他必须留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地方。

“要使埃米尔相信，皇帝对他的好感是始终不渝的。如果战争的结局对他不利的话，皇帝陛下允许在俄国境内给他一个避难之处，但与此同时，必须使他对取得我们的某种物资援助以继续进行战争不抱幻想。但是，根据事态发展情况和您将从阿富汗方面所获得的各种情报，可以让埃米尔了解，假如英国提出了过苛的媾和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通过外交谈判的途径尽力支持他。

“随同本信差将交给阁下外交部和我国驻伦敦大使的一份通信抄件，您从中可以充分了解我们和英国内阁关于阿富汗问题的谈判情况。关于阿富汗，我们须重新履行以前我们所做的保证，同时，关于布哈拉，要求英国方面同样遵守以前所做的保证(考夫曼批注：‘这就不对了。这就会长期断送我们在这里的事业。如果突
520 然发生某种偶然事件，就是上帝的侍者尼古拉祭司也无法挽救。其实，英国对我们采取的这种行动给了我们行动自由，我们完全有权利用阿富汗政府对我们的好感与它结盟，从而将亚洲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如同英国在欧洲那样。现在要求英国不干涉布哈拉的事务毫无必要，因为布哈拉不是阿富汗。这个要求是多余的：布哈拉是在我们手中，没有这个要求也是如此’)。

“舒瓦洛夫伯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就此问题已交换正式文件。事态发展到如今，正如您所确认，如果我们不冒着破坏这一协议的风险，我们已经无法担负进行某种调停和保护阿富汗埃米尔的利益的责任(考夫曼批注：‘这是很大的风险吗？’)。

“最低限度，我们将要观察、等待阿富汗形势的演变，了解英国

政府对阿富汗的真实意图。如果发现英国的意图是占据大片领土，而且是阿富汗领土的那些邻近我国中亚领地的部分以及属于我们的直接势力范围的地区，则毫无疑问，我们必将采取相应的措施，以便使我们在中亚的势力与英国将能取得的势力保持均衡（考夫曼批注：'大片领土这句话应怎样理解？比如，坎大哈、杰拉拉巴德，库腊姆谷地……赫拉特等地是不是邻近我国领土的地区？如果英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想要在坎大哈、喀布尔、赫拉特和巴尔赫等地设置领事馆，当然他们绝不会将这种行动说成是占领行为，但这种行动的后果，显而易见，当然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

"顺致崇高的敬意和对您表示无限的忠诚

戈尔恰科夫"

总之，我们看到了戈尔恰科夫的紧急情报和米柳京信件的不同之处，戈尔恰科夫没有允诺埃米尔前来彼得堡。

收到这封紧急情报之后，考夫曼已经不再把阿富汗放在心上，再也没有打扰米柳京和戈尔恰科夫。他在总理大臣的紧急情报的页边上所作的批注是他唯一的抗议表示，就连这一点也不过是为了自慰或是为了垂教于未来的史料研究者。

2月20日，他电告戈尔恰科夫和米柳京关于希尔·阿里汗逝 521
世的消息。3月19日，他收到了参谋总长格伊坚伯爵一封电报，内容如下：

"1月27日，圣上决定向阿卜杜拉赫曼的三个兄弟发给每人每年三千卢布的生活费。您是否认为可以一次发给阿卜杜拉赫曼五千卢布的津贴，以代替每年的生活费呢？在阿富汗的目前形势下，您是否认为阿卜杜拉赫曼和他的兄弟们前往该地是有益的呢？"（见文档第408页）。

考夫曼于3月22日复电如下："我不清楚，阿富汗的什么样的形势需要阿卜杜拉赫曼及其兄弟返回该地。我现在知道的是，亚

库布汗愿意继续战斗，人民支持他。在需要使用阿卜杜拉赫曼的时机尚未到来之前，似乎应勿使其返回该地，无须大加恩宠”。

3月25日，因公在彼得堡的办公厅主任、宫中高级侍从卡勃卢科夫也从彼得堡发来密电，内称：

“送阿卜杜拉赫曼前往阿富汗的建议大概是英国之友授意的。英国人的后方遭到了袭击，虽然已被打退，但遭受了损失，因而推向喀布尔的行动业已暂时中止”。（见文档第409页）。

考夫曼在这封电报上写道：“我早就这样想过。”

人们知道，“英国之友”指的是我国前任驻伦敦大使舒瓦洛夫伯爵……

此后，直到1880年10月31日，在文档中看不到考夫曼写的任何东西。在这段时间内，以色列的犹太人比康斯菲尔德被迫让位于“伟大耆宿”戈兰斯顿，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伯爵代替舒瓦洛夫为我国驻英大使，基尔斯代替戈尔恰科夫掌管外交事务。

“伟大的耆宿”急转直下地改变了这个以色列犹太人的那条厚颜无耻的政策。此举也使得我们要作出各种效劳。洛巴诺夫收到一批外交来往文件，这些文件被说成是英国人在喀布尔从埃米尔的文件中找出来的，而实际上，这不过是东印度的政客们的无耻伪造罢了。洛巴诺夫就把这些文件转寄给考夫曼核实。

1880年10月31日考夫曼在写给基尔斯的信（见文档第417—423页）中通知说，自1870年3月30日起到1878年12月29日止，他给已故的希尔·阿里的信共有二十封，他将这些信的副本都附在信中，以证明在任何一封信中都找不出唆使埃米尔去反对英国的暗示，而东印度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千方百计地用伪
522 造的文件大作文章。

加之，这些信件中有些是用英文、突厥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写的，以防发生误解。在派遣斯托列托夫将军前往喀布尔之前的信

件里，除表示亲善和介绍土耳其斯坦的一些事件外，没有任何重要的内容。

考夫曼写道："对斯托列托夫将军以及拉兹戈诺夫将军同喀布尔当局来往信件的内容我极不满意，但是追回、制止或纠正这些信件实无可能，因为我知道得太晚……在我给希尔·阿里的所有信件中，即使在混乱时期内，每句话都不是不安抚他那激动的情绪的。我是这样做的，尽管此人的坚定信念和对我们、特别是对皇帝陛下的热爱，以及他本人遭遇的不幸，都深深引起我对他的同情。

"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纯洁的，而且凭据俱在。要阴谋的事不合我的心意，不管什么样的阴谋，我一向在一切问题上光明磊落……至于说到什么在阿尤布汗① 的军队中发现了一些俄国的萨尔特退役军官，甚至什么俄国军官武装亚洲军队，以及他们指挥或训练这些军队作战之事，所有这些说法简直和我本人的信念格格不入，而且在我们军队中没有萨尔特军官，这个事实陆军大臣是十分清楚的。在我的军队中，不必说萨尔特军官，就连萨尔特士兵也没有过。萨尔特人在军事方面甚少才能，我是不会去训练他们的……在整个土耳其斯坦军队中有两名吉尔吉斯现役军官，他们尚未退役，即使我有意派他们二人前去指挥阿尤布汗的那支亚洲人大军，他们也未必愿意前去。我认为，在这里用当地土著居民组成民团队伍都是有害的，陆军大臣对我这一意见十分清楚。我宁肯以一当十，率领我的土耳其斯坦部队去同任何一支亚洲大军作战，也不愿增添当地的民团而使部队臃肿不堪，这样的民团只会消耗战备军需物资，而不能给作战带来多大好处……我们这里甚至 523
找不到格伦维尔勋爵所揭出的有关阿尤布汗军队情况的那种材料"。

① 他是亚库布汗的一个兄弟，曾在坎大哈附近迎头击溃了斯图尔特的部队。英国人一再证实说，在阿尤布汗的军队中有俄国的萨尔特军官。

接着，考夫曼写道："自从阿卜杜拉赫曼离开塔什干，越过阿姆河去寻找幸福之后，我同他已无任何往来，因在此期间，比康斯菲尔德的内阁已垮台。"以后，考夫曼又忆及1876年冬季，当李顿勋爵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之后，他曾向舒瓦洛夫表示过，印度总督和土耳其斯坦总督进行直接交往将是有益的这种想法，那时考夫曼也曾向陆军大臣呈上一个密简，里面谈到过他的各种看法，比如："我们和英国在亚洲有共同利益，同时也有共同的敌人——伊斯兰教和野蛮行为，如果亚洲人打败英国人，必将于我们不利，而亚洲人战胜我们，也必然会置英国人于死地。在里面我还讲过用新式武器武装亚洲各国统治者及训练他们同欧洲人作战的危害性，因此在亚洲的事务中我们应同英国携手并进。"

当时已将这一手简的内容通知舒瓦洛夫，为的是向英国大臣们散发，但舒瓦洛夫却只将其简要摘录交给了当时的外交大臣戴比伯爵一人……这是由于维尔诺时的旧账使舒瓦洛夫对考夫曼一直怀恨在心所致……

现在根据考夫曼的说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在大使馆的文档中找出了这一文件并普遍散发了。这一文件因为附有考夫曼致希尔·阿里汗的二十封信的副本而起了作用。1881年1月23日考夫曼高兴地收到了基尔斯的来电。内容如下：

"洛巴诺夫公爵通知说，他根据您提供的材料，对喀布尔所发现的一些文件作了解释，格伦维尔勋爵对此完全满意。格伦维尔甚至认为应该公布这些文件，以便向反对派证明：希尔·阿里倒向我们一边是比康斯菲尔德内阁的错误政策的后果。"（见文档424页）

这件事情就以这封电报收尾了。不久考夫曼得了麻痹症，因此我们就在这里同考夫曼告别。

现在我们认为，讲一下考夫曼的政敌的情况是颇为适宜的。

我们这里指的是那位“英国之友”彼得·舒瓦洛夫伯爵，这个政敌所担任的职务对阿富汗问题的进程影响很大。

舒瓦洛夫当了几年宪兵司令官。在这几年当中，他有权有势，524
受到亚历山大二世皇帝的信任，博得了皇帝的欢心，以至人们讲，有一次他竟敢说，现在统治俄国的不是亚历山大二世，而是彼得四世……可能这句话是仇视他的人编造的，但是我们不止一次地从到过彼得堡的许多人口中，而且从考夫曼那里，听到过这种说法。

可能这种话传到了皇帝耳中。起码是过后不久他的权势开始下落。

从舒瓦洛夫给总理大臣戈尔恰科夫及其副手基尔斯的报告中便可见这个人及其思想和手段。下面我们从舒瓦洛夫的紧急情报中摘引几段，可以突出表明他对阿富汗问题的看法。

在1878年11月26日第148号紧急情报（见文档第293—297页）中他写道：

“英国的大臣们讲，别看取得了许多胜利，他们自己的愿望是尽快地结束这场本来就不得人心的战争，他们绝不想并吞阿富汗。毫无疑问，他们讲这些话时是有诚意的，但现在看来，要实现他们这种温和的愿望远比他们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假如反对派能够推翻现内阁，他们就易于摆脱困境：可以将李顿撤回（此人在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是轻举妄动的，又暴躁、又粗心大意），然后再告诉埃米尔说，他对英国的态度是不成体统的，蔑视英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不受到惩罚。

“要求埃米尔接待临时使团，在白沙瓦赔礼道歉，于是以绥靖示威换得和平，然后各自回家。

“现内阁不会这样做。尽管它对李顿不满，它也不能将他撤回，因为李顿一回英国，就不再有必要宽容任何人，他一定会对自己原来的上级进行攻击，使其受到很大的损害。

“要作到这点，只要把那些秘密指示的内幕揭开就足够了。他可以证明，一开始就指示他对埃米尔要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但以后，当伦敦内阁变得温和时，要想和希尔·阿里保持亲善关系为时已晚。

“李顿勋爵将要说，既要使阿富汗相信英国绝不威胁阿富汗的独立，同时又要求他接待事实上束缚自己手脚的不列颠的驻扎官，
525 这显然自相矛盾……正是这个要求恶化了希尔·阿里同印度政府的关系，这就是导致发生这一事件的原因之一。

“还有另一个能够影响和迷惑大臣们的原因。这就是比康斯菲尔德爵士，他的华丽而形象的辞藻。首相庄严地宣布了科学修改边界的必要性。

“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难道科学边界的概念竟无一人懂得？人们一再对我肯定地说，似乎这一措辞的提出者本人也不能向他的同事解释清楚……

“按权威人士的看法，只要占领一些通道和山峰，就不可遏止地非导致占领和兼并整个阿富汗不可。英国在印度和俄国在土耳其斯坦的全部历史一再证明：一旦想要干什么就无法遏止。

“反对派首先要求大臣们不要修改边界，修改边界就会完全改变问题的性质。按反对派的看法，修改边界必然会使英国不停步地向前推进，必然会促使俄国也照此行事。这样，迟早要引起双方的冲突。反对派补充说，如果发生冲突，英国现有边界上的阵地要比它占领阿富汗以后的阵地坚固得多。”

在第二天即11月27日的第149号紧急情报（第298—299页）中，舒瓦洛夫说：

“我认为在俄国面前有两条互相对立的政策：节制政策和行动政策。节制政策就是遥遥无期地保持沉默，以等待发生一种似乎对整个事件能起很大作用的那种意外情况。一句话，节制政策就

是不要再去关心阿富汗的命运。这种政策自然而然会消除和英国发生冲突的各种缘由，但是除去把我们放在意外情况控制之下这一不足之处外，还有两点不便之处:(1)这一政策在俄国很不受欢迎;(2)我们在中亚的势力将会受到打击，而且在阿富汗被吞并之后，在那里将形成一个推动力量，也就是说，在英国和我们之间充当棉塞的不再象现在这样是阿富汗，而将是布哈拉了。在中亚事务中这样重新布局的后果将是不良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行动政策就是我们照常继续向前推进。 526

"在同斯托列托夫将军谈话以后，我不认为我们以吞并布哈拉作为对英国人的回击[①]是合适的。我们这样做就要重犯英国人那样的错误。我们将会失掉人民的好感，我们将把埃米尔推翻，按斯托列托夫的说法，埃米尔只不过是俄国的一个总督，而且是不要钱的，无须行政方面的麻烦的。

"我们前进的方向应该是麦尔夫。占领麦尔夫是我们应该坚决去做的事情。

"在道义上讲，我们不能当一个阿富汗被征服的冷酷无情的见证人，我们要以打击对付英国的打击。在实际利益方面，我们将赢得帖克人的完全臣服。如果说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克制自己没有去远征麦尔夫，那只不过是出于对英国的尊重，避免和它发生冲突罢了。

"但我记得并经常听说，远征麦尔夫而不兼并它是很必要的，我们迟早得这样做……我得出的结论是赞成行动政策，但有一点保留条件:只有在英国人占领喀布尔或赫拉特的情况下，我才建议采取这种行动。过早地威胁麦尔夫必将招致与我们愿望相反的结果，必将加速促成对阿富汗的占领。为要达到目的，现在我们在伦敦不应正式提及麦尔夫。这里所以有"正式"二字，是因为我并不

① 作者认为这是斯托列托夫的想法。

放过机会就此事对他们有所透露。用法语来讲就是 de leur mettre la puce à l'orelle（在他们的耳朵里放进一只跳蚤。）

尽管这一形象的说法较之比康斯菲尔德的辞藻绝无逊色，尽管舒瓦洛夫本人似乎认为自己关于麦尔夫的连篇废话对俄国颇为有利，但我们不能同意他的意见。我们对麦尔夫的意图是绝对保密的。在整个俄国，可能知道这一意图的只有十五至二十人，而其他人正式得知的只是向阿哈尔-帖克方面侦察，这和以前每年从里海出动的历次侦察是一样的。人们不禁要问：我们对谁保守秘密呢？事情很明显，这是针对英国人的。为的是叫他怎么也探听不出来，不要让他们象通常那样大喊大叫，不要引起徒劳无益，但令人不快的公文往来。而现在当俄国还没有任何人知道麦尔夫之事的时候，整个英国已纷纷议论麦尔夫了……是谁把这一国家机密泄露给英国了呢？是俄国驻英大使！

在彼得堡收到了希尔·阿里汗给皇帝陛下的信后不久，基尔
527 斯向舒瓦洛夫发了一封经皇帝陛下批阅的电报（见文档第 323 页）：

“第四号电。阿富汗埃米尔致书皇帝陛下请求援助和庇护。这是非同寻常的事件。希尔·阿里汗从来没有给皇帝陛下写过信。鉴于目前的特殊形势，皇帝陛下愿借此机会，复函埃米尔，劝他与英国缔结和约，以结束此场冲突。但只有当大不列颠向埃米尔作出尊重阿富汗独立的保证时，陛下才能这样作。为了证明自己的胸怀坦白，我们至尊至上的皇帝陛下拟将其复函本文通知英国政府。您对此有何看法，请告知。如索尔兹伯里赏识这些建议，您就可以允诺：在皇帝的调停建议受到积极反映之后，我国使团将立即撤出阿富汗。”

11 月 29 日，舒瓦洛夫向基尔斯发了第 150 号紧急情报（见文档第 300—302 页），对上述电报作了答复。

“您的第四号电向我传达了皇帝陛下就希尔·阿里致书皇帝一事的敕令，这就加速了事变的进程并促使我和索尔兹伯里勋爵商谈了我本想在国会会议结束之前暂不提出的问题。如果这些建议得不到赏识和采纳的话，我请首席国务大臣对我们的建议严加保密。接着我向首席国务大臣宣读了简短的备忘录，在备忘录中我大胆地将您来电中的语句改变得和缓了一些。原电中称：‘当向埃米尔提出保证时，陛下才能这样作’，我改为：‘只有得到保证时，陛下才能这样作’。这样改得缓和一些无损于您来电的内容，因为我国皇帝得到英国政府的保证后，总是能够转告埃米尔的。我认为这也是为了我能够顺利进行谈判所必须的。在急功好利的英国人眼中，要他们的皇帝保证埃米尔的独立地位，简直是对英国威势、声誉的致命打击。

“读完我的备忘录，片刻之间彼此感到惊奇。索尔兹伯里勋爵惊奇的是不知道我们的使团仍留在喀布尔，他以为我们的使团两个月前就已离开了，而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他竟不知此事。这种情况使我们的谈话变得活跃起来。索尔兹伯里认为，在柏林会议之前，我们所作的准备工作有其效用，但是自从和平得到保障以后，我们的使团继续留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理由了。这已经不是 528
对英国的友好政策。因此，我们应该无条件地将使团立即召回，即使为了改善埃米尔的处境，我们也应该这样做。我们的使团留在喀布尔，使埃米尔的处境困难。

“我回答说，柏林会议以后我们确已下达了解散已集结部队的命令，并想召回我们的使团，但因在英国突然掀起了一场喧嚷，又向埃米尔宣了战，我们才停下步来。如在这一时刻召回我们的使团，别人定会认为是英国把我们吓倒了。我补充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仍然回到事变以前我们所遵行的政策上来。但是，还需弄清：英国政府方面是否还承认这一政策以前的一个原则，即保持阿富汗

在英国势力范围内的独立？现在的形势为我们阐明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性。如果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我们的使团留在喀布尔一事颇感不快的话，那么现在我已向他提出了以令人满意的方式结束这一困难局面的建议。

“侯爵反驳说：‘但是我们要商定，尊重埃米尔的独立这句话应该怎么理解呢？独立和完整这些词在土耳其曾引起过各式各样的解释’。

“我答称，‘独立’这个词不是我们想出来的，这是因为戴比勋爵在回答 1875 年 5 月 11 日戈尔恰科夫公爵给我的紧急情报中使用过这个术语，我们才用了它。这是他提出的我们在中亚的相互政策的根据。从此以后，我们就把独立理解为 status quo ante bellum(战前的那种状态)。

“索尔兹伯里勋爵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应当从‘独立’这个词的含义中摒除以下两点：(1) 修改边界，其必要性您在国会中已听过；(2) 向喀布尔派遣常驻使团。关于此事我们早就同埃米尔开始了谈判。这是由我们在喀布尔所应起的、并为你们所承认的作用所决定的。我们不惜通过战争的途径来达到这个目的。

“当时我利用了 11 月 26 日第 148 号报告中所叙述的一切论据，提请侯爵注意修改边界的危险性。

529 “既然英国内阁否定完全兼并的整个计划(不管完全兼并的程度如何)，那么又向这个方向跨出第一步是不很明智的。

“索尔兹伯里勋爵非常强烈地反驳了我所说的担心。按他的看法，占据几条通道绝不会导致我所指出的那种占领。未来的事实必将证明，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本身证实了现存的边界诸多不便，必须加以改变。

“如我所料，索尔兹伯里说在他同比康斯菲尔德勋爵和昌布鲁克勋爵二人商议之前，不能对阁下来电内容发表意见。因为我们

皇帝陛下给埃米尔的答复不能不定期的拖延下去，所以我请他迅速回复，随后，便告别了。”

三天以后，索尔兹伯里口头回复舒瓦洛夫，答应再过几天对他的备忘录给以书面答复。从11月30日舒瓦洛夫第152号紧急情报中（见文档第303页）可以见到这一口头回复的内容：

“英国内阁不能接受皇帝的建议。这是对英国和阿富汗之间的冲突的干涉。陛下给埃米尔出谋划策也就等于在施加俄国原先已经放弃了的那种影响。这就意味着用俄国的影响取代英国的影响。指令俄国使团在喀布尔按这些计谋行事，这就是对我们两国原来所承诺义务的破坏行动。基尔斯对不列颠大使讲，这个使团的派遣是特殊情况造成的一个临时措施，但是柏林条约签订以后，这种特殊情况已不存在，最好是毫不拖延地将这个使团召回。”

毫无疑问，上述回复早在舒瓦洛夫送出的紧急情报之前，就已电告了，否则第二天（即12月1日）舒瓦洛夫收到那封电报，就无法解释了。该电内容是：“我们接受英国对不干涉阿富汗独立所作的保证性的表示。至于英国驻喀布尔使团，乃英国政府与希尔·阿里之事，我们不予干涉。只能对保证补充一句：陛下不认为这个使团是常驻的”。

接着，12月2日在伦敦又收到了一封电报，这似乎是为了赶在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许诺的书面答复之前预先将条件通知一下，该电内容是：“因英国政府正式宣布，它将保持阿富汗的独立，故已下令拉兹戈诺夫率领随员离开喀布尔，您可同索尔兹伯里互换文书，确认互相恪守双方原有的各项协定。只有一事仅通知您：皇帝 530
不给希尔·阿里答复。”

可惜的是，最后这个决定只是通知舒瓦洛夫一个人了。相反，应该把这个决定告知英国内阁。那时英国内阁的书面答复也就不需要了。英国人就无须为粗暴的拒绝选用客气的措辞而大伤脑

筋。皇帝陛下也就可以避免那些多余的伤脑筋的事了。

下面就是12月5日（见文档第313页）索尔兹伯里的书面答复：

“您在星期三早晨惠寄给我的贵国政府电报的抄件，已交与我的同僚加以研究。贵国皇帝陛下基于仁慈博爱之心作了结束战争的尝试，并以这种尝试证实了对英国的友好情谊，我的同僚认为这种仁慈博爱之心和对英国的友好情谊是完全正确的。”

“但他们甚为惋惜，认为他们必须致答，女王陛下政府不能承受这种牺牲。皇帝陛下给埃米尔筹划的计谋，都涉及到埃米尔同英国的关系，在英国人的眼中，这是放弃俄国所签订的协约的表现。而阿富汗不包括在俄国势力范围之内，这是向来为俄国所承认了的。皇帝陛下的主动建议诚然表现了对英国的友好之情，然而它仍然带有干涉俄国范围之外事务的性质，这一范围也早经俄国所同意，我没有必要重复我们根据相同理由反对俄国使团无限期驻留阿富汗（来电曾提及此事）的那些意见。因在个别交往中我曾有机会向阁下详谈过女王陛下政府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2月7日，舒瓦洛夫将这一封信送呈总理大臣，并附言说，在看法上同英国政府一致要比在表达这种看法的方式上一致容易得多……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了解了舒瓦洛夫和索尔兹伯里的看法，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戈尔恰科夫公爵于1879年1月11日给舒瓦洛夫的紧急情报（见文档第322—325页）。我们只将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摘引如下：

在解释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向阿姆河派遣部队和向喀布尔派遣使团的各种原因以后，戈尔恰科夫补充说，“比康斯菲尔德伯爵承认这些措施是正当的，并称，他如处在我们这种地位，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

紧急情报中接着说，似乎皇帝陛下敕令赋予我们使团的性质 531
是纯礼节性的。“我们使团所得到的指示，绝不是去干涉埃米尔和印度政府的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是给以调解性的和安慰性的建议。”

但是，我们知道，停在阿姆河上去同英国作战是不可能的，必须到达印度边界，即通过阿富汗的国土才行。为此，必须请求埃米尔准许我国军队通过阿富汗。这正是我们派遣使团的主要目的。如果认为我们请求准许放行，只是出于礼节的需要，本来没有准许也是可以通过的，那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一点，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摘引过给斯托列托夫下达的命令，因而从中得知，命令内容和戈尔恰科夫所谈的并不吻合……

戈尔恰科夫接着写道：“当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认为必须采取严厉措施反对喀布尔的埃米尔时，我们便避免了对它同阿富汗的纠纷的任何干涉。我们使团的首脑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已被召回。”

但就我们所知，斯托列托夫不是被召回，而是根据授与他的权力，为了亲自报告在喀布尔的工作成效，自己认为有必要暂时从喀布尔回到塔什干的。斯托列托夫走后，拉兹戈诺夫成了使团的首脑，他也不是在战争开始之前，而是在阿富汗军队遭到一些失利之后离开喀布尔的。

谈到埃米尔前往彼得堡的意图和他关于此事给考夫曼的信件时，戈尔恰科夫补充说：“埃米尔没有等到答复，就越过奥克苏斯，到了俄国领土之上了。”

这样说也是不正确的。埃米尔只是到了马扎里沙里夫，该地距俄国领土还有三百俄里远。埃米尔在该地患病，放弃前往俄国的打算，后去世。

戈尔恰科夫在结尾中说，我国政府同意改变英阿边界，“但相

反，如果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出于尊严、安全或者威望等方面的某些考虑(我们对此将不加评论)，认为自己有权或有责任发展通过战争和军事胜利所取得的结果(包括在版图方面的成果)而和我们原来的各项协议的文句和精神有所抵触的话，您将负有全权按皇帝的敕令通知英国政府：皇帝陛下内阁方面将认为自己恢复了行
532 动的自由。”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舒瓦洛夫对英国政府的特别好感。我们暂时所见到的舒瓦洛夫，是一个了解英国人急功好利的性格并为了取得一定成就而能够宽容英国人自尊心的、有理智的人。我们不喜欢舒瓦洛夫的，只是他在私人谈话中泄露了我们对麦尔夫的意图，而且这一点已为著名的反俄分子劳林森所利用，他将这情况刊载在一个杂志的文章中……舒瓦洛夫自己在12月2日的紧急情报中曾将这篇文章的简要内容报告了基尔斯。

但是，从收到戈尔恰科夫1月11日的紧急情报时起，舒瓦洛夫由于不断地攻击考夫曼的诱惑力和一切赞成考夫曼观点的人而成了英国的保护者。受到他攻击的有斯托列托夫、拉兹戈诺夫，甚至还有驻伦敦武官戈尔洛夫。

舒瓦洛夫在1879年1月21日给戈尔恰科夫第6号紧急情报(见文档第359—360页)中又写道：

“我不能忘记，斯托列托夫将军给我们送到利瓦吉亚的各种情报是多么不符合实际情况”。接着他列举了这些情报，比如：埃米尔有一支优良的军队，虽然武器不是远射程的，但在山区战斗，这无关紧要；他属下各部族的首领也具有埃米尔那样的尚武精神；印度各部族答应在英国军队的后方起事；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必将受到严重的打击等等……“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情况所产生的后果……这些最令人欣快的幻想竟然又出现在考夫曼将军给您的呈文里。他也在继续认为英国人在印度的处境并不牢靠，当前这场战

争可能对他们有危险……

“诸如此类的推测一点儿也没有得到证实。事变的进程所证实的恰恰与此相反。从前印度军队开往土耳其时，这里有人认为，土著人可能拒绝离开自己的家乡去和英国人一道作战。

“结果怎样呢？这些土著人非常高兴地响应了号召！当前的军事行动一再证明，土著军队认为和不列颠军队一道作战是他们自己的共同任务，英国军队对他们的协助是赞不绝口的。考夫曼将军终于说出了完全合理的愿望，这就是我们不想丧失我们在中亚所起的道义上的作用。我认为，我们不应紧紧抓住希尔·阿里这一事件来维持这种作用，而要干自己的事，准备采取行动。”

尽管对老老实实地呆着、干自己的事、不要管人家闲事的这个 533
建议，考夫曼一声不响地接受了，也没有在页边加上什么批注，但是我们要替他说句公道话，他不是凭自己的意志去干涉阿富汗的事务的，而没有舒瓦洛夫的建议，他自己的事也干得相当不错。最后还应说，如果我们总是仅仅限于准备行动，那么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行动呢？

接着，舒瓦洛夫从考夫曼给戈尔恰科夫的信中又摘引了另外一些话，即考夫曼谈到的必须给希尔·阿里汗以隆重的接待，以免在这方面长期丧失威胁英国的机会。舒瓦洛夫引述了这些话以后，便用以下各种理由批驳了考夫曼：

“首先不应继续将希尔·阿里和阿富汗这两者混淆。我现在可以设问：埃米尔是否还能代表这个国家？种种事件向我们证实，埃米尔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国君，也就是说，他不能统帅自己的军队，不能领导自己的人民，他只不过是一个在危急关头被遗弃的、不受欢迎的部族联盟的首领。他借口将自己的事务交由皇帝处理而逃离国土以后，是否能够返回原地，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真的是随身带走了自己一部分财宝，那么就失去了自己臣民的尊

敬了。

“总之，首先应该认为，希尔·阿里和阿富汗这两者是全然不同的。”

现在按顺序该轮到拉兹戈诺夫了。

“最后，我从拉兹戈诺夫12月6日来信中见到，对埃米尔的出逃，他特别加以赞扬，认为这是我们在喀布尔的影响的好结果，照他的看法，这一影响必将随着我们给予希尔·阿里汗以相应的接待而日益扩大。按拉兹戈诺夫的看法，埃米尔这种朝圣行为是我们的胜利，而英国如要得到这种去伦敦的朝圣的可能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绝不能把从战场上逃跑歌颂为朝圣行为，这至少是希尔·阿里在喀布尔的地位十分不稳走向失败的表现。”

舒瓦洛夫在谈到戈尔洛夫的报告时肯定地说，那都是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实这些报告”，接着舒瓦洛夫在谈到这些情报是虚假的原因时说，可惜的是，这个出色的军官身体不好已有一年了，这就迫使他离开了英国。大概这些情报是他用金钱
534 从一些不知名的间谍手中弄来的。“我不相信，似乎是女王和加利斯基亲王怂恿比康斯菲尔德向前走的。女王和可能的王位继承人对东方问题特别热心，但在阿富汗问题上，他们并没有流露出象戈尔洛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加给他们的那种感情。”

接着，舒瓦洛夫将戈尔洛夫关于英国企图占领阿富汗一些领土的情报说成是不足为凭的伪造，同时一再肯定，英国的行动只限于合并开伯尔山口、库腊姆谷地和坎大哈。

但就我们所知，开头由于俄国的交涉，后来由于阿富汗的胜利和他们无法保护交通线的缘故，英国人的贪婪之心就逐渐收敛起来。最后，连根据和平条约占领的地区，英国人甚至都要放弃而返回印度！因此，舒瓦洛夫关于坎大哈的情报同样可以说是伪造的。

对此我们还要补充说，戈尔洛夫有关入侵部队的编制、远征计划和战斗过程等方面的情报后来都完全得到了证实，一些非常重要的机密材料表明，他交往的人不是那些盗卖国家机密的愚昧无知的人们，而是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

舒瓦洛夫就这样为女王、为"可能的王位继承人"和不列颠女王陛下的大臣们辩护一番，而对每一个不管怎样妨碍过英国安宁的人鞭打一阵之后，又把话题转到"行动政策"上，重行谈起麦尔夫的事，又建议将占领麦尔夫之事拖到英阿战争结束和缔结和约之后。

"和约条件的公布(这些条件暂时尚不清楚)将使我们能够说，阿富汗的独立和不可侵犯业已遭到破坏，因此我们就可恢复自己的行动自由，开始向阿特腊克或麦尔夫进军。既然和约已签字，英国政府就难以马上去撕毁它，难以再把自己的边界往前推移。"

当时米柳京认为，立即永久占领麦尔夫是不可能的。当把这一意见通知舒瓦洛夫时，舒瓦洛夫又说："那么我们除了当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见证人之外，将无所作为。米柳京伯爵所指出的障碍，我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想起了，临时或永久占领麦尔夫一事曾经是一个热烈争论的问题，我在彼得堡时曾经参加过这个争论。当时我曾竭力维护我国和英国的关系。对弗兰基尼将军、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公爵① 以及其他人我尽力设法解释，从俄国的利益看，同女王政府保持友好关系要比进军麦尔夫而 535
争得影响和威望这一问题重要得多……威望不是白白就能获得的，它要求付出金钱和流血的代价！"

舒瓦洛夫接着流露出这样的想法：现在"当我们自由行动的主观幻想还不可能转为现实的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表露给英国大臣们还为时过早，"但是麦尔夫就是现实"。

① 他们是从高加索前来参加会议的。

下面就是舒瓦洛夫的结论性的最后意见。他说:“在当时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向英国内阁解释,这种解释不会改变事态的现状,只能使关系恶化。”

这一紧急情报在一次皇帝参加的特别会议上成了充分讨论的题目。戈尔恰科夫在1月31日的复信(文档第370—377页)中通知舒瓦洛夫说,不要将主观幻想表露给别人,向伦敦内阁的大臣们作解释应该选择一个最有利的时机,只有当英国人从梯弗里斯或德黑兰,从他们自己的外交官处获悉我们的准备情况时,我们才可以提及远征麦尔夫之举,即使如此,也只是反复说明,这是一次普通的侦察行动。

此外,舒瓦洛夫还争得了一项有利于英国的许诺:如果英国在阿富汗仅仅是获取开伯尔山口、库腊姆谷地和坎大哈,以及获取在喀布尔、赫拉特及其他地方派驻扎官的权利(!?),“虽然在这种条件下,阿富汗的独立将只徒具虚名”,我国政府将不提出抗议。

但对于继续推迟远征土库曼之事,皇帝陛下未予同意,并命令春季开始远征,不管那时英阿战争是否结束。

戈尔恰科夫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对即将进军麦尔夫作了辩解。他写道:

“最后,我们想要保有一块可靠的基地,以便从里海方面通向土库曼草原的中心。在这个地区一旦出现向我们进攻的威胁时,我们便可以摆开自己的防御力量。英国在中亚的政治行动一再有力地迫使我们采取这些防御措施。以前在我们面前仅仅是一些野蛮人,他们象他们所处的荒漠中的沙石那样浮动不定,我们不由地被
536 引诱向前,顾不上搞好自己的交通线和基地。现在英国人已经逼近我们跟前,我们面对着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考虑防御问题。”

我们就以这些确实合乎道理的话来结束对这份紧急情报的引

述。除这份紧急情报以外，戈尔恰科夫作为补充又发了两份紧急情报，其中之一的内容如下："关于纳皮尔大尉和另外一些英国军官被派往霍腊散，以及他们与最敌视我们的那些土库曼部族开始往来的情况，业已通知您了。现在我们手中掌握着有关这些往来的目的和情况的许多书面证据……根据以前协议中的各项条款，我们作出过不将麦尔夫合并的许诺，英国政府曾许诺负有责任利用自己在喀布尔的影响，劝阻埃米尔不给土库曼人以任何鼓励和支持。现在当印度政府已在阿富汗实际上实行统治的时候，履行这种许诺之责已落在印度政府身上。我们有权对此加以声明。"

所有上面的引述给我们描绘了一副完整的图画：执行我国外交政策的那些人物优柔寡断，胆小怕事，俯首屈从。只有舒瓦洛夫一人十分清楚他自己的作为，他拿出英国大臣来吓唬戈尔恰科夫和基尔斯，我们的外交官员便完全屈服在他们的面前。舒瓦洛夫说，我们越纠缠英国和埃米尔的事就越对埃米尔不利，于是便给他发去一道命令，让他在英国人自己不开口谈到埃米尔之前，不要提埃米尔的事。当埃米尔给皇帝陛下寄来一信，马上就派信差飞驰前往伦敦求问：皇帝陛下能否用这个意思给以答复？英国人不许这样答复……后来埃米尔准备前往彼得堡的消息传来，又派一信差飞驰前往伦敦，那里的回答还是："不许！"以后谈起行动自由的话，舒瓦洛夫又写信说，为时过早。

没有一个英国大臣能象这位奇怪的俄国大使这样袒护英国的政策！

舒瓦洛夫和英国的贵族结亲以后，完全按英国的样子改变了家庭的生活方式，俄罗斯的女仆不用了，最后连思索也使用英语了。只是仍然没有改掉俄罗斯人的饶舌……因此，在我们的最高阶层中很快便给这位外交官起了一个"英国之友"的绰号。当然他在彼得堡只是周旋于这个最高阶层之间。这个绰号很快也在第二

流阶层中传开了，当时这位英国之友拟在彼得堡购置一所房屋，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英国金币。这样一来，各种议论和揣测更是没
537 完没了……

有关阿富汗问题的外交方面的评述到此结束。现在我们谈一下希尔·阿里汗死后阿富汗的一些情况和英国人的军事行动，对后一问题我们只能做简要的叙述。

希尔·阿里死于 2 月 8 日夜。我们已经谈到过拥护不同争位者各方军队之间的斗争，也谈到过军队中殴打不受爱戴的军官的情况。我们在这里要提到的是，当时已故的埃米尔的兄弟尼克·穆罕默德汗酋长设法向各团送去了秘密情报，说好象有人要进攻他们，这些情报使他们彼此害怕起来，直到此时这种残杀械斗才告结束……他们才返回兵营，准备还击来犯者。后来又在尼克·穆罕默德汗的坚持下，军队宣了誓，表示效忠于亚库布汗。

与此同时，英军由于给养不足、驮畜倒毙而进攻不力、行动迟缓。布朗的第一纵队占领了靠近卡菲里斯坦边界的杰拉拉巴德以后，调来了克什米尔大君的军队，共有十个步兵团、五个骑兵团和五个炮兵连，并委派有军事天才的比杜利夫少校为拉达克的英国驻扎官。这样一来，布朗纵队的右翼方面的安全也得到了保障，但是他的后方却受到了开伯尔山口里山民的袭击。

在战争开始之前，英国人自吹自擂地说，这次远征只是一次从一个胜利到另一个胜利的凯旋式进军，两个星期就可以结束战争。开头，他们迅速向前推进，冒冒失失地一直向前，没有考虑到辎重车队行动缓慢的情况。他们前进时相当疏忽大意，因而不断遇到出乎意外的事故，遭受了损失。英国将军们在为他们最初这种失利辩解时，将罪责推到军需和自己军队的数量不足上面（他们军队有三万五千人，但还嫌少），最后又归咎于为了和土著打交道和收买土著而向各部队配备的“政治军官”……在 1840—1841 年的

战争中和1854年在卡加特，这种收买工作起了很大作用。现在英国人仍然对自己的金币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整个战争进程就是为了易于进行收买工作的一系列阅兵和游行所组成的（见文档第282页上的1879年1月1日戈尔洛夫的第1号报告）。

为了避免误会，我们在这里需要作一解释。英国人在印度有一百零九个步兵团，但团的编制不能按欧洲的概念来理解，前二十 538
五个团各由两个营组成，其余各团除第六十团外都只有一个营。只有第六十团有四个营。在大君的部队中也是这样的编制。

新的埃米尔亚库布汗在喀布尔一收到希尔·阿里逝世的消息，就前往喀布尔与杰拉拉巴德中间的甘达马克会见了李顿，进行了和平谈判，并在事先拟就、向他提出的一切条件上签了字。英国人获取了库腊姆、比辛和西比三个州，但“这三个地方将认为是让渡区，还不应认为是永远脱离了阿富汗国领土的地方。这三个州的各种税收，除掉行政管理费用支出以外的余款，仍然上缴给埃米尔殿下”。该约由特别委派的外交官员卡瓦格纳里少校、李顿和亚库布汗签字。卡瓦格纳里被委派为喀布尔驻扎官。英国人还给赫拉特和坎大哈派出了城防部队。

这个条约在阿富汗引起了普遍不满，特别是在喀布尔建立驻扎官官府的时候……到8月，英国人派出了一支运输队，向赫拉特为自己将来的城防部队运送新式枪械。阿富汗一团军队从赫拉特前来喀布尔途中碰上了这支运输队，将它抢劫一空。打开包装检查时发现有大量《圣经》和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毛拉们一再肯定地说，这个《古兰经》中刊印着故意造成的错误，英国人显然是要在这里扩大自己的信仰。

与此同时，喀布尔的各团已经很久没有领到薪饷，他们齐集在王宫前面叫喊吵嚷。埃米尔预告卡瓦格纳里说，可能发生危险

……8月22日，有三团人没有携带武器集合在使团宫殿前面领取一个月的薪饷。士兵们要求再发一个月的。他们得到回答说，埃米尔国库中没有钱。

士兵们认为没有钱是英国人造成的，因为在英国使团到来之前，情况一直很好。于是，开始向使团的英国卫兵投掷石头，卫队开枪回击……士兵们回到兵营取出枪械，开始将使团包围起来……到傍晚，驻扎官的木头房子被放火烧毁。

过于自信的卡瓦格纳里在早些时候无论如何不听别人劝告，不愿转到砖石建筑中去，如果去了，便可避免火烧，还可能坚持上几天时间。到了庭院已被进攻者占领时，他才想要潜往砖石建筑
539 中去，但为时已晚。他和他的跟随者们全被杀害。只有外出运粮秣的二十二人和十一名土著仆人得了救。也有人推测这些人是投降了……你们看，威望就是如此！

傍晚时分，埃米尔还不知道卡瓦格纳里已死，派人前去杰拉拉巴德通知英国人关于士兵攻进英国使团的消息。第二天他还向那里送信，说他已被民众包围，请给以援助……他自己在招引英国人哩！

这时，苦于霍乱流行的白沙瓦纵队已经返回印度，只有力量单薄的几个部队分散驻在沿开伯尔山口一带。库腊姆纵队还要在被吞并的这个谷地各处担任守卫。南路纵队几乎全部回到印度，最后两千人随同斯图尔特应于8月27日撤离坎大哈。罗伯茨奉命率七个步兵团(即七个营)、两个半骑兵团和三个炮兵连前去喀布尔，但其中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团因病不能出发。布莱斯将军也奉命率六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和三个炮兵连从白沙瓦开往喀布尔。为了补充各部队缺员，从英国调来了二千一百名基干官兵，另外还有两个营和六个炮兵连。还从下非洲调来了两个步兵团、两个骑兵团和三个炮兵连。

东印度人经常吹嘘说，他们能够调出三万军队对付俄国。这次为了进军阿富汗他们勉勉强强才凑集了一万五千人，而且其中八千人还是从英国和非洲运来的！

由于上次战争中罗伯茨以残酷闻名，获得了刽子手这样一个不好听的称号，所以这次将他选派来复仇……他的纵队应于距白沙瓦五十五俄里的科加特出动，沿去年的道路前进。这条路比从白沙瓦出动的道路长一百五十俄里，但司令部认为这次是在去年征服的自己的土地上进军，因此这里的居民不会象可恶的开伯尔人那样仇视他们……司令部只是忘记了，亚洲人一向是怀有复仇心的，他们正是要对罗伯茨报复一下……

这一次英国人是轻装前进的，几乎没有辎重，用驮牛代替了无用的骆驼。这支快速复仇纵队由三营英国人、五营当地人、十一个骑兵连和三个炮兵连组成。在这里初次使用的回光通讯机，给了英国人以极大的帮助。

8月26日，总督致函埃米尔说，已向他派出了一支强大的援军，请予协助。埃米尔答复说，他和家眷勉强保全了性命，一定要 540
严惩杀害卡瓦格纳里的凶手，以表明自己对英国的真诚友好态度，但他对请英国军队前来喀布尔一事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24日在坎大哈也有三个团因未发薪饷而发生暴动。省长被杀。这就是说，斯图尔特自己的麻烦事也是相当多的。

罗伯茨同吉尔查依人签订了翻越山口后供应驮载牲畜的合同，将戈登和四千人留在库腊姆谷地，以保证交通线的安全，自己除由个人随身携带的给养外，没有辎重，没有给养，于9月10日率部越过叔塔尔加尔丹山口。到19日他的快速部队已全部越过山口。正在此时，戈登已被英国的新臣民团团围住，所有交通联系及向罗伯茨派送给养的运输都告中断，而这时罗伯茨已经把最后一块面包干吃完了！

但复仇者是坚决果断的:他放弃了自己的基地向喀布尔扑来,以便从那里与白沙瓦部队取得联系,获取给养。9月15日傍晚埃米尔亚库布汗和他的儿子及二百五十人组成的卫队到达快速部队的前卫部队的驻地,那是翻越山口后的第一个村庄库希。对埃米尔来说,这是一次非常不慎重的举动。17日为他举行了杜尔巴尔,即盛大欢迎会,以迎接国王的规格鸣放了礼炮。接着给他派来了仪仗队,但仪仗队立即变成了守卫队……当埃米尔想要返回喀布尔时,已经不放他了……

从库希到喀布尔总共才有七十五俄里的路程。埃米尔的许多官员被派到沿途各村去为英国军队搞给养。这支快速纵队勉强向前爬行着,因为吉尔查依人食了言:他们先收了钱款,但并未按要求的数量提供驮载牲畜。罗伯茨的部队每天前进七俄里;他只有一千五百只驮骡、八百头牛和一些大象。

9月24日,在距喀布尔十二俄里处,英国军队终于在恰拉西亚同阿富汗的军队相遇。显而易见,这些军队已不服从降英的埃米尔而自己采取了行动……这支阿富汗军队被击败,损失了两面旗帜、十二门炮。此后,罗伯茨贴出了告示,要求和平居民携带妇孺或远离他去或前来英国军营,而对非和平居民及身带武器的被俘者则以惩处威胁。9月26日,罗伯茨未经战斗占领了喀布
541 尔城北两俄里处的谢尔普尔军营。在这里发现有七十八门大炮,其中有英国人赠给希尔·阿里汗的阿姆斯特朗式来复线大炮十七门。

阿富汗军队退往加兹尼。罗伯茨命令:凡被俘时带有枪械者一律枪决……到28日已经收缴了一百一十门阿富汗大炮。30日占领了巴拉喜萨尔城堡。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亚库布汗拒绝前去恭维罗伯茨的胜利,没有参加。这成了他的一条罪状……英国人从巴拉喜萨尔宫的阳台上发表了讲话,宣布十英里(即十五俄

里)地区内实行军事戒严；对居民课以罚款；命令五英里范围内的枪支于一星期内全部交出，违者将处以死刑。悬赏缉拿杀害英国使团的凶手：士兵凶手五十卢比(如以一卢比折合六十戈比计算，恰好是三十个银币)，大尉凶手七十五卢比，校官凶手一百二十卢比。

在城堡中发现有八十五门大炮和大量炮兵贮备。决定于10月2日隆重举行进入喀布尔的入城式。亚库布汗又没参加。这又给他记上了一笔账……2日这天，城内居民涌向街头，店铺开门营业，水果商贩无偿地将水果送给士兵们吃。

这一天，阿富汗人进攻了占据叔塔尔加尔丹山口的英国部队，虽然阿富汗人被击退，但英国人也向喀布尔方向后撤了。10月4日阿富汗人点燃了城堡里的两个火药库而发生了爆炸，炸毁三百七十二普特火药和八百万发子弹。爆炸时只有一名军官及二十一名士兵死亡。由于在巴拉喜萨尔还有近五千普特火药，而且不乏准备牺牲自己用这些火药炸死可恨的英国人的爱国者，于是罗伯茨把军队调出城堡。

此后，报复行动开始了。10月8日由英国法庭判决，绞死五人。其中有大毛拉一人，阿富汗的将军二人。

阿富汗人逐渐弄清了形势，他们看到罗伯茨的援军未到，便将军队逐渐向喀布尔集拢。白沙瓦纵队重返故地后又发现了霍乱病，因而进军异常缓慢。罗伯茨迎上前去，于10月26日和白沙瓦纵队会师。罗伯茨因获得了辉煌战果而晋升为中将。

埃米尔所有大臣都被逮捕，并送交法庭审判。尽管埃米尔对残酷惩治英国使团一事并未赞助，也未同情，而且在起事前夕警告过这种危险，并亲自召请英国前来援助，他仍被指控有罪。埃米尔 542
终于退位，让位于自己的儿子。

这并不是什么机智巧妙之举，因为他自己接着就被关押起来

了……亚库布汗为了使这些刽子手们温和下来，也为了维护他父亲的身后名声，免得英国人责备他父亲运走了全部国库，向英国人透露了两百万金卢比的埋藏地点。英国人将埋藏的宝物挖出据为己有，并开始在各个地方挖掘。又发现了一些各式各样的贵重物品。罗伯茨报告说，在埃米尔的国库中发现了近三万俄国金币①，并说俄国金币还大量地流通在集市上和藏在酋长们的手里。

总之，我们大喊大叫地指责英国的金币，而英国人也在为俄国的金币吵吵嚷嚷！12月19日，将亚库布汗送往白沙瓦，后又送至穆苏里。他在该地很快就得了一种躁狂病。他害怕被毒死，怕得只能靠喝女人的奶生活。为此雇了近三十名奶妈，如同乳牛一样挤奶给他喝！

当时居民交出了近四千支枪，但按英国人计算，他们手中还有四万支枪。

处决在继续进行着。为了加剧恐怖气氛，将被处死者的尸体用火烧掉，因为按民众的迷信说法，被烧掉后肉体没有了，上不了天堂……被处死者约有五百人。英国人创立友好和独立的国家的方式就是这样。

应该对英国人赞扬一下。英国许多报纸不断揭露“罗伯茨将军的残暴行为”，经常报导残害俘虏的身体和点燃俘虏身上的衣服等情况。

1881年，加里森在«The Fortnighthy Review»②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就该问题曾这样说过：“我们的军官半是刽子手，半是警察密探，几乎向来如此……英国军队比任何其他军队都更经常地对俘虏采取绞死、枪杀和其他消灭的手段。”

但大量的处决无助于缓和阿富汗人对英国人的憎恨。很快又

① 每个金币合十卢布，1897年改为十五卢布。——译者

② «双周评论»。——译者

开始发生屠杀英国人的事件，只要碰上英国人，无论成批的或零星的均予以屠杀。事态发展的结果是英国人被迫撤出喀布尔，迁往谢尔普尔军营。在这里他们又被阿富汗人团团围住，从12月2日一直封锁到12月11日。12月2日，英国人想从最近的科赫阿斯麦山上的阵地打退阿富汗人，他们冲出军营后遭到了惨重的损失，伤亡近千人，失去三门大炮。在这里指挥阿富汗人的是最优秀的炮兵军官穆罕默德·江。

由于"友好国家"臣民这种奇怪的举动，英国人将其防守通往 543
白沙瓦大道的军队调来喀布尔，放弃了对赫拉特的占领，并命令斯图尔特也放弃坎大哈而向喀布尔靠拢。但在冬季，所有谷地都为冰雪所覆盖，这种调动是难以执行的。阿富汗人也无法长期露营，便渐渐散去。就这样过了冬，到了1880年。英国人陷在阿富汗不是两周，而是两年的时间……

正在这个时候，阿卜杜拉赫曼汗在他的二百五十名随行人员得到别旦式枪的装备并在塔什干购买了许多手枪以后，于1879年12月14日晚从塔什干出发。沙赫里夏勃兹的前伯克、1896年的我国上校朱拉比伊证实说，阿卜杜拉赫曼住在塔什干时是他的邻居，临走时还曾到他那里去告别。他的离开毫无秘密可言。别旦式枪是军火库发给的。他前往乌腊提尤别，翻越大山，到了品吉肯特，后经布哈拉领地到了阿姆河。

在正式报告中对此事是这样谈的：阿卜杜拉赫曼请准前去费尔干纳探望亲属，从该地出逃……

1880年2月，阿卜杜拉赫曼占领了巴达克山，接着占领了昆都士，在该地截获了一个印度商队，得到了商队的十二万卢比的赎金。3月，他统占了阿富汗土耳其斯坦的全部地区。4月7日，罗伯茨收到了阿卜杜拉赫曼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宣称他准备听从英国人，并断然否认有关他得到了俄国的金钱与人力的援助等种种谣传。

当冰雪融化、道路可以通行时，斯图尔特率领自己的大部分军队从坎大哈开往喀布尔。4月8日占领加兹尼，两次击败了阿富汗人，到达喀布尔以后，于4月20日向阿卜杜拉赫曼派了一个使团。给他以埃米尔称号。但是，阿卜杜拉赫曼并不急于接受。他是想叫他们来恳求他，不是由他们提出条件，而是由他向他们提出各种条件，因此他拒绝到英国军营中去会见，以免被俘。在复信中他说，他应该领有他祖父多斯特·穆罕默德所有的全部领土。显而易见，他对亚库布汗所作的让步，对将坎大哈分离出去成为特别领地的事都不予承认，而这些都是英国人已经弄到手的。他并向英国人宣布，他已被所有部族推选为埃米尔。

英国人现在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开他们已感到讨厌的阿富
544 汗，怎样才能顾全自己的面子，脱身回家。应该将所占的地区，可以这样讲，凭财产目录交给某个人，并且要和能够将权力掌握在手中的任何一个阿富汗人签定某种契约。同亚库布汗签订的条约，从他退位和幽居在穆苏里以后，已经完全丧失了效力。阿卜杜拉赫曼现在是唯一能够与之进行谈判的人。他能够使他们摆脱困境。索鲍列夫在其著作第1卷第419页上这样写道："俄国利用阿卜杜拉赫曼汗为大不列颠帮了大忙。"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考夫曼反对将这位汗王的亲属放走不是平白无故的。他准确地预感到，在这当中俄国不会得到什么，反而会受到很多损失。

英国人把阿卜杜拉赫曼看成是最后的希望，把他紧紧抓住不放。7月10日，他们在其所在的谢尔普尔军营举行的杜尔巴尔①上宣布：印度女王维多利亚承认阿卜杜拉赫曼汗为埃米尔。此后不久，英国人收到一个不好的消息：他们留在坎大哈的军队被亚库布汗的二十四岁的弟弟阿尤布汗迎头击溃。阿尤布汗在他父亲未去世时，和他哥哥一起活动，后逃往波斯得救。在亚库布汗即位后，他

① 隆重的政府会议。——译者

回到了赫拉特。在斯图尔特爵开坎大哈后，阿尤布汗马上从赫拉特出动，以便从那里将英国人的傀儡省长赶走。英国人迎上前来，在距坎大哈六十二俄里处的库什克-纳胡德(即梅旺德)附近相遇。英国人的军队是由伯罗斯将军的一个旅和这个省长的五千五百人的部队组成。在路上，省长的部队就声言不想同阿尤布作战……7月2日，英国人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当时省长的全部军队携带英国人赠送的大炮从英国兵营旁边走过投向敌方。英国人扑上前去追击叛军，但是只夺回了有六门大炮的一个炮兵连。

7月15日，在梅旺德附近发生了战斗。伯罗斯一个旅被迎头击溃，损失两面旗帜、八门大炮和全部辎重。击毙二十名军官、四百名英国列兵和八百名印度人。活着的人头也不回地拚命逃跑，高级军官跑在最前面……英国人把这场惨败怪罪于浓雾迷漫和敌人的炮火优势。他们只有十二门大炮，敌人却有大炮三十六门，而且还象拿破仑在瓦格拉姆那样架在一个阵地上向英国人开炮。第六十六团是由二十名军官和五百名士兵组成的，而被打死的有十三名军官和二百六十二名士兵，受伤的有两名军官和三十名士兵。此外，当他们逃往无水的沙漠时，这个团还有一百人失踪……这就是说，这个团剩下有用的人只有一百零八名。在官方电报中谈到 545
全部缺员时说，被打死的为一千二百二十一人，还说抛弃了全部子弹和炮弹，扔掉了一百支枪。

英国人把自己看得比阿富汗人高明得多，因而无论如何不甘心承认正是阿富汗人把他们打败这一事实。现在放出了一种聊以自慰的传闻，似乎阿富汗人是受俄国军官指挥的！英国人认为败在俄国人手中，虽然也并不愉快，但总归少难堪些！后来又开始流传着：军官是俄国训练的，是一些萨尔特人①。

① 使他们更为难堪的是，在1898至1902年间打败他们的不是军人，而是种田的布尔人，在1903年打败他们的是野蛮的索马里人，但现在英国人已习以为常了。

考夫曼对此传闻的反驳意见，我们在本章有关段落中已作了引述。

阿富汗人跟踪追击逃跑者，直至坎大哈城，并将普里姆罗斯将军围困在该城。从7月24日起，阿富汗人甚至挖开了堑壕。8月4日，英国军队突围，顺利地占领了一块高地，但仍然没有守住，又退了下去，白白地受了损失：一名将军(即布鲁克)、七名军官和一百八十名士兵被打死，此外还有三名军官受重伤，两名受轻伤。

当梅旺德附近失败的消息还未传到喀布尔的时候，喀布尔的英军已开始动身返回印度。他们开动时恰恰是7月15日，即伯罗斯战败那天……失败的消息于25日传到，罗伯茨于27日率领一支九千人的部队前往坎大哈营救。7月30日，其余各梯队从喀布尔出发返回印度。直到此时，新埃米尔阿卜杜拉赫曼才前往英国军营，祝斯图尔特一路平安！

同时，他好象是从英国人的手中接收自己的首都，好象这些英国人是他撵跑的。这无疑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的作为。如果早一些时候他在这里出现，首都所见到的是一个处于受屈辱地位的统治者，是一个次要人物，而他本人见到罗伯茨这个刽子手时，也得向他伸出手去握手……而现在，当英国兵营内只剩下一小撮英国人时，他来到那里，已经不用担心自己的自由，甚至同斯图尔特讲话时可以用保护者的口气，答应协助他解决途中给养和驮载牲畜。只是好象在说，老兄，快点走你的吧！

罗伯茨同普里姆罗斯会师以后，部队人数为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人，还有勤务人员一万二千人。9月1日，他率领这支队伍前
546 去攻战阿尤布，但阿尤布没有应战，遗弃大炮退走了。英国人收集了三十二门大炮。

这时，斯科别列夫远征至格奥克捷佩的消息传到了英国人的耳中。英国人说，斯科别列夫以后还要到赫拉特来，因此他们决定

不从坎大哈撤走。但是到了1881年春天，他们到底还是撤了。在新占领的开伯尔山口驻扎的军队中经常流行各种疾病，这也迫使英国人撤出这个山口。英国人同阿富里基人订立了契约。英国人将自己的全部要塞、兵营和仓库交由阿富里基人保管，付给巨额的保管费用。保管者方面则答应不抢劫过往的英人和商队。在英国人手中只剩了一个库腊姆谷地。

英国在这次远征开始时，为时过早地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延续了不是两个星期而是两年半的远征，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犹太人比康斯菲尔德所发明的"科学边界"使英国人流了那么多鲜血，又给英国带来了那么多的耻辱，到头来仍落得个空头的图纸。

土库曼和麦尔夫为我所征服是英国这一企图的直接后果。从此我们同阿富汗在该地区的边界推进到麦鲁恰克城，距赫拉特总共只有一百三十俄里。

英国人由于感到来自这个方面的主要危险，便决意从另一个侧翼向帕米尔推进，以便在该地同中国建立联系，期望假中国之手，从火中取栗。冈德里在其所著«China and her neighbours»(«中国及其各邻国»)一书中揭露了这些期望。他说，英国军官训练中国军队掌握现代战术的全部精微，"由英国军官训练和指挥的中国士兵的战斗本领将不亚于哥萨克"，而当英国军队将来在坎大哈城下同俄国军队作战时，中国舰队必将从西伯利亚的东岸发动进攻，这是毫无疑问的……

英国人付出了那么多的钱用于赫拉特的设防，但为什么该书作者向我们指出的战斗是在坎大哈城下，而不是在赫拉特？作者对于中国的期望未必可靠：一个小小的日本的行动就已证明了这个古老的巨人衰弱不堪，而且中国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李鸿章在旅游欧洲时已向欧洲各国介绍了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这就是：

“以毒攻毒”。

547 在中国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视为敌人。应该挑唆他们互相争斗，自相残杀，而中国自己则不参预其事。因此非常明显，英国指望中国的帮助是大错而特错了。但是从帕米尔方面来看，英国占领坎巨提、斯瓦特和奇特拉利以后，其边界又向我推进了四十俄里。阿富汗领土的狭窄地带在这里仍然起着中立地带的作用。

1898 年开始瓜分中国的行动未必能使英国有可能利用中国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我们。倒是由于在“远东”能够取得更好的结果，我们在中亚和英国的竞争将退居第二位。

英国人也嗅到了在远东对自己有某种不利的情况，就忙于同日本结盟，以期应付局势。按英国人的看法，日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的大门口可以起到守卫者的作用。英国人现在正向法国频送秋波，法国的潜水舰队已在威胁着英国的水面舰队，还威胁着要从英国人手中夺去“海上霸王”的荣誉。

附 录

人名译名索引

A

Ааб 阿布
Абадзиев 阿巴齐耶夫
Абадзиез 阿巴齐耶兹
Абас-хан 阿巴斯汗
Аббот 艾博特
Абграль 阿勃格拉利
Абдель-кадер 阿卜杜勒·卡杰尔
Абдерахман 阿不都热合曼
Абдрахман Байтоков 阿卜德拉赫曼·巴伊托科夫
Абду-гафур 阿卜杜·加福尔
Абду-джалил 阿卜杜·贾利尔
Абду-кагар 阿卜杜·卡加尔
Абду-керим-бей 阿卜杜·克里姆·别伊
Абду-раим-бей 阿卜杜·拉伊姆·别伊
Абдукадыр 阿卜杜卡迪尔
Абдул-азис 阿卜杜勒·阿齐斯
Абдул-бай 阿卜杜勒·巴伊
Абдул-бек 阿卜杜勒·伯克
Абдул-гафар 阿卜杜勒·加法尔
Абдул-гафар-бек 阿卜杜勒·加法尔·伯克
Абдул-джан 阿卜杜勒·江
Абдул-кассым 阿卜杜勒·卡瑟姆
Абдул-магмет /Абдул-махмет/ 阿卜杜勒·马哈茂德
Абдул-мумын 阿卜杜勒·穆门
Абдул-насыр Субганкулов 阿卜杜勒·纳赛尔·苏勃甘库洛夫
Абдул-феиз 阿卜杜勒·弗伊兹
Абдулла-хан 阿卜杜拉汗
Абдурахман-хан 阿卜杜拉赫曼汗
Абдуррахман-бек-багадур 阿卜杜拉赫曼伯克·巴加杜尔
Абиль-огля 阿比利·奥格利亚(译者注:即艾拉汗)
Аблай 阿布赍(中帐)
Аблай 阿勃莱(小帐)
Абламов 阿勃拉莫夫
Абрамов 阿勃拉莫夫
Абрам Эппы 阿布拉姆·埃佩
Абрамс 阿布拉姆斯
Абу-саид-хан 阿布赛义德汗
Абул-гази 阿布尔·加齐
Абул-гази Баядур хан 阿布尔·加齐·巴亚杜尔汗
Абул-гази Каипов 阿布尔·加齐·凯波夫
Абул-хаир 阿布尔·海尔
Аварский 阿瓦尔斯基
Аввакум 阿瓦库姆
Авдеев 阿弗杰耶夫
Авдей Пивцов 阿弗杰伊·皮弗佐夫
Авраам 亚伯拉罕
Агабеков 阿加别科夫
Агапов 阿加波夫
Агафон Никитин 阿加方·尼基京
Агафонов 阿加福诺夫
Аграиль 阿格莱利
Адам 亚当
Адам /Жульета Ламбер/ 亚当(儒尔埃塔·朗贝)
Адеркас 阿杰尔卡斯
Аджи-ходжа 阿吉和卓
Адиль 阿季利
Адлерберг 阿德列尔贝格

Адольф Шлагинтвейн 阿道夫·施拉京特文
Адорацкий 阿多拉茨基
Азбергень Мунайтасов 阿兹别尔根·穆奈塔索夫
Азбергень-мунайтпасов 阿兹别尔根·穆奈特帕索夫
Азизляр 阿齐兹利亚尔
Азрет-хаджи-ахмет-ясава 阿兹列特·哈吉·艾哈迈德·亚萨瓦
Аилчи 艾尔奇
Аитов 阿伊托夫
Айдар-ходжа 艾达尔和卓
Айтмагомет 艾特马戈麦特
Айчувак 艾丘瓦克
Ак-бута 阿克布塔
Ак-верды 阿克·维尔迪
Ак-джар 阿克·贾尔
Ак-мурза 阿克·穆尔扎
Акрем-хан 阿克列姆汗
Аксаков 阿克萨科夫
Алайяр-хан 阿赖亚尔汗
Алейников 阿列伊尼科夫
Александр I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Александр-бай 亚历山大巴伊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кович-черкаский 亚历山大·别科维奇-切尔卡斯基
Александр Великий 亚历山大大帝
Александр Гумбольдт 亚历山大·古姆鲍利特
Александр Лызлов 亚历山大·雷兹洛夫
Александр Македонский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亚历山德罗维奇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亚历山德罗夫斯基
Алексеев 阿列克谢耶夫
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
Аленич 阿列尼奇
Али 阿里
Али-бек 阿里伯克
Али-ислам 阿里·伊斯拉姆
Алим-ахун 阿利姆·阿洪
Алим-бек 阿利姆·伯克
Алим-мадали 阿利姆·马达利
Алим-хан 阿利姆汗
Алимкул 阿利姆库尔
Алисон 艾利森
Алиханов 阿利汉诺夫
Аллакул-хан 阿拉库尔汗
Алтын-бай 阿尔登巴伊
Алтын-хан 阿尔登汗
Алхазов 阿尔哈佐夫
Альбедиль 阿利别季利
Алькок 阿尔科克
Аманджул 阿曼朱尔
Амантай 阿曼泰
Аминов 阿米诺夫
Амурсана 阿睦尔撒纳
Ана Ивановна /Иоанновна/ 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Иоанновна/ 安娜·伊凡诺夫娜(约翰诺夫娜)
Анарбай 阿纳尔巴伊
Андаш 安达什
Андрей Борисов 安德烈·鲍里索夫
Андрей Лысманов 安德烈·雷斯马诺夫
Андроников 安德罗尼科夫
Андросов 安德罗索夫
Анисимов 阿尼西莫夫
Аничиков 阿尼奇科夫
Аниеков 安年科夫
Антон Сабенин 安东·萨别宁
Антонов 安东诺夫
Анфонус 安福努斯
Анчоков 安乔科夫
Апраксин 阿普拉克辛
Араб-мухамет-хан 阿拉勃·穆罕默德汗
Араблинский 阿拉勃林斯基
Аран-махмет 阿兰·马哈茂德

Арандаренко 阿兰达连科
Арванитаки 阿尔瓦尼塔基
Аргутинский-долгоруков 阿尔古京斯基-多尔戈鲁科夫
Арди-швили 阿尔季·什维利
Арендаренко 阿连达连科
Аржанухин 阿尔让努欣
Арзыкул 阿尔兹库尔
Аристов 阿里斯托夫
Арслан 阿尔斯兰
Арслан Джантюрин 阿尔斯兰·江丘林
Артем Гондаревский 阿尔捷姆·冈达列夫斯基
Артюхов 阿尔丘霍夫
Арунгази 阿伦加齐
Архаецкий 阿尔哈耶茨基
Арцишевский 阿尔齐舍夫斯基
Ас 阿斯
Астанакулу-диван-беги 阿斯塔纳库卢·季凡·别基
Ата-мурад-хан 阿塔·穆拉德汗
Атабек 阿塔伯克
Атаджан-тюря 阿塔江·丘里亚
Атакул 阿塔库尔
Атакул-батыр-баши 阿塔库尔·巴蒂尔·巴希
Атамкул 阿塔姆库尔
Атанияз 阿塔尼亚兹
Атласов 阿特拉索夫
Аттила 阿提拉
Афанасьев 阿法纳西耶夫
Афлятон 阿弗利亚通(即柏拉图)
Ах-верды 阿赫·维尔迪
Ахмат 阿合马
Ахмет 艾哈迈德
Ахмет-джан 艾哈迈德江
Ахмет-мирз 艾哈迈德·米尔兹
Ахмет-хан тюря 艾哈迈德汗·丘里
Ахмет-шах-дурани 艾哈迈德·沙·赫杜拉尼
Ахметджин 艾哈迈德江
Ашун-мухамед-хан 阿顺·穆罕默德汗
Ашур-бек 阿舒尔伯克
Аюб /Иов/ 阿尤布(约夫)
Аюб-хан 阿尤布汗
Аюка-хан 阿玉奇汗

Б

Баба-бий 巴巴比伊
Баба-назар-аталык 巴巴·纳扎尔·阿塔雷克
Бабан 巴班
Бабатай 巴巴泰
Бабер 巴别尔
Бабер-мурза 巴别尔·穆尔扎
Баби-хан 巴比汗
Бабич 巴比奇
Багратион 巴格拉季昂
Бажин 巴任
Базай 布才
Базилевский 巴齐列夫斯基
Базинер 巴齐涅尔
Бай-мухамет Айчуваков 巴伊·穆罕默德·艾丘瓦科夫
Байзак 巴伊扎克
Байков 巴伊科夫
Байкадам 巴伊卡达姆
Баймухамедов 巴伊穆罕默多夫
Байсент 巴伊先特
Байток Канаев 巴伊托克·卡纳耶夫
Байтоков 巴伊托科夫
Байтык 巴伊蒂克
Бакир 巴基尔
Балашов 巴拉绍夫
Балицкий 巴利茨基
Балта 巴尔塔
Балта-салдыр 巴尔塔·萨尔迪尔
Балычев 巴雷切夫
Барак-хан 巴拉克汗
Баранкин 巴兰金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
Барановский 巴拉诺夫斯基
Баранок, Алексей Никитич 巴拉诺

克,阿列克谢·尼基季奇
Баранэк 巴拉奈克
Барбот де-марни 巴尔博特·德·马尔尼
Бардовский 巴尔多夫斯基
Барклай-де-толль 巴克莱·德·托利
Бармин 巴尔明
Бартенев 巴尔捷涅夫
Бартош 巴尔托什
Барч 巴尔奇
Барятинский 巴里亚京斯基
Басманов 巴斯马诺夫
Батман 巴特曼
Батурин 巴图林
Батый /бату/ 拔都
Батыр-басы 巴蒂尔·巴瑟
Батыр-тюря 巴蒂尔·丘里亚
Батыр-хан 巴蒂尔汗
Батыр-ша 巴蒂尔·沙
Батыршин 巴蒂尔申
Бахметев 巴赫麦捷夫
Башкай 巴什凯
Бег-мухамед 别格·穆罕默德
Бегер 别格尔
Безак,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влович 别扎克,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
Безносиков 别兹诺西科夫
Бек-марданов 别克-马尔达诺夫
Бек-мурад 伯克穆拉德
Бек Узаров 别克·乌扎罗夫
Бекачи 别卡奇
Бекджан 别克江
Бекчурин 别克丘林
Бекчуров 别克丘罗夫
Бел-бакчихан 别尔·巴克奇汗
Белобородов 别洛鲍罗多夫
Белозеров 别洛泽罗夫
Белявский 别利亚夫斯基
Беляков 别利亚科夫
Бендерский 宾杰尔斯基
Беневени флорио 别涅维尼·弗洛里奥
Бениславский 别尼斯拉夫斯基
Берг 贝格
Бергбоум 贝格鲍姆
Бергштрессер 贝格施特列塞尔
Берды-яба 别尔迪-亚巴
Бердыш 别尔迪什
Беринг 贝林
Бернатович 别尔纳托维奇
Берри 贝里
Бехер 贝歇尔
Бжезицкий 勃热齐茨基
Бзрук-хан 布素鲁克汗
Биан-ху 白彦虎
Биби-ханым 比比·哈纳姆
Бибиков 比比科夫
Бидульф 比杜利夫
Биейко 比耶伊科
Бизянов 比齐亚诺夫
Биконсфильд 比康斯菲尔德
Бирон 比隆
Бишмарк 俾士麦
Благовидов 勃拉戈维多夫
Блажиевский 勃拉日耶夫斯基
Бланкенагель 布兰克纳格尔
Бларамберг 勃拉拉姆贝格
Блок 勃洛克
Блюхер 布吕歇尔(布律赫)
Бобринский 鲍勃林斯基
Богаевский 鲍加耶夫斯基
Богданов 鲍格达诺夫
Боголюбов 鲍戈柳鲍夫
Боголюбовский 鲍戈柳鲍夫斯基
Богомазов 鲍戈马佐夫
Богомолов 鲍戈莫洛夫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鲍戈斯洛夫斯基
Богуславский 鲍古斯拉夫斯基
Бодиско 鲍季斯科
Божонич 鲍若尼奇
Бонапарте 波拿巴
Борис Гадунов 鲍里斯·戈都诺夫
Бориславский 鲍里斯拉夫斯基
Борисов 鲍里索夫
Боркин 鲍尔金
Борковский 鲍尔科夫斯基

Борнс 伯恩斯
Борнсдорф 博恩斯多夫
Бородаевский 鲍罗达耶夫斯基
Бородин 鲍罗金
Боротальский 鲍罗塔利斯基
Борроуз 伯罗斯
Борх 鲍尔赫
Ботлер 巴特勒
Бояльский 鲍亚利斯基
Брайс 布莱斯
Браун 布朗
Бреверн 勃列维恩
Бржезицкий 勃尔热齐茨基
Брико 勃里科
Брикфорд 布里克福特
Бритиков 勃里季科夫
Бродовский 勃罗多夫斯基
Бродо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勃罗多夫斯基，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
Броневский 勃罗涅夫斯基
Брук 布鲁克
Бруннов 勃伦诺夫
Брюхов 勃柳霍夫
Брянов 勃里亚诺夫
Буг 布格
Будагов 布达戈夫
Буемский 布耶姆斯基
Буканан 布卡南
Букей 布克伊
Букенбай 布肯巴伊
Буксгевтден 布克斯格夫堡
Булацель 布拉采利
Булгаков 布尔加科夫
Булыгин 布雷金
Бульмеринг 布利麦林格
Буняковский 布尼亚科夫斯基
Буравцов 布拉夫佐夫
Бурматов 布尔马托夫
Бурнашев 布尔纳舍夫
Бутаков 布塔科夫
Бутенев 布捷涅夫
Буттлер 布特列尔
Бутурлин 布图尔林
Бухарбай 布哈尔巴伊
Бухарин 布哈林
Бухголец 布赫戈列茨(布赫哥列兹)
Бушаев 布沙耶夫
Бушен 布申
Бушри-гаупи 布什里·高皮
Быков 贝科夫
Быковский 贝科夫斯基
Быкын 贝肯
Бычков 贝奇科夫
Бэр 贝尔
Бюцов 布策(又译:比尤佐夫)

В

Вагак 瓦加克
Вали 瓦利
Вали-хан-тюря 瓦利汗·丘里亚
Валиханов 瓦利哈诺夫
Валихан-ходжа 倭里汗和卓
Вамбери 瓦姆别里
Ванновский 凡诺夫斯基
Ванюшин 瓦纽申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
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 瓦西里·伊凡诺夫
Василий Тёмный 瞎子瓦西里
Василий Шуйский 瓦西里·舒伊斯基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Васильчиков 瓦西里奇科夫
Ваулин 沃林
Вахович /Омер бей / 瓦霍维奇(奥麦尔别伊)
Вахрамей Истомин 瓦赫拉麦伊·伊斯托明
Вачабов 瓦恰鲍夫
Вачнадзе 瓦奇纳泽
Веймарн 魏马尔恩
Вейнберг 魏恩贝格
Веллингтон 威灵敦
Венюков 维纽科夫
Веревкин 维廖夫金
Веретеников 维列坚尼科夫

Верещагин, Василь Васильич 维列夏金,瓦西里·瓦西里伊奇
Вержбицкий 维尔日比茨基
Веселовский 维谢洛夫斯基
Ветберг 维特贝格
Вехеб / Вехем/ 瓦哈布
Виктория 维多利亚
Вильд 维利德
Витгенштейн 维特根施泰因
Виткевич /Витковский/ 维特克维奇(维特科夫斯基)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Владимиров 弗拉基米罗夫
Владыкин 弗拉迪金
Влангали 弗兰加利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沃兹涅先斯基
Воинов 沃伊诺夫
Волженцев 沃尔任采夫
Волков 沃尔科夫
Волконский 沃尔康斯基
Вольф 沃尔夫
Воробьёв 沃罗比约夫
Воронец 沃隆涅茨
Воронин 沃罗宁
Воронцов-дашков 沃隆佐夫-达什科夫
Воропанов 沃罗帕诺夫
Воротынцев 沃罗登采夫
Вороц 沃罗茨
Ворошенков 沃洛申科夫
Вревский 弗列夫斯基
Вроченский 弗罗钦斯基
Вуд 伍德
Вуиз-нияз 武伊兹·尼亚兹
Вульферт 武尔费特
Вышнеградский 维什涅格拉茨基
Вязмитинов 维亚兹米京诺夫

Г

Габбе 加别
Гагарин 加加林
Гадд 加德
Газыбай 加兹巴伊
Гаиб-назар 加伊勃·纳扎尔
Гаиб-ходжа 加伊勃和卓
Гайдаров 盖达罗夫
Галдан-церен 噶尔丹策零
Галдинский 加尔金斯基
Галкин 加尔金
Гальский 加利斯基
Гамбетта 甘必大
Гарновский 加尔诺夫斯基
Гаррисон 加里森
Гарфорд 加尔福尔德
Гастов 加斯托夫
Гасфордт 加斯福尔特
Гафур Калбин 加富尔·卡尔宾
Гебауер 格鲍耶尔
Гедеонов 格杰奥诺夫
Гейден 格伊坚
Гейман 盖曼
Гейфельдер 格伊费利杰尔
Геке 格克
Гельмерсен 格利麦尔先
Генри Норман 亨利·诺曼
Генри Раулинсон 亨利·劳林森
Генс 根斯
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夫
Герман Кирилов 格尔曼·基里洛夫
Герман Янцен 格尔曼·杨增
Герн 格恩
Гернгросс 格恩格罗斯
Геруа 格鲁阿
Герценберг 格岑贝格
Герцулин 格尔楚林
Герштенцвейг 格斯滕茨威格
Гетшель 格特舍利
Гилев 基列夫
Гилль 希尔
Гильде 基尔杰
Гинглят 金格利亚特
Гирс 吉尔斯(格尔斯,基尔斯)
Гладстон 格拉德斯通
Гладышев 格拉迪舍夫

Глуздовский 格卢兹多夫斯基
Глуховской 格卢霍夫斯科伊
Гнядовский 格尼亚兹多夫斯基
Гогоберидзе 戈戈别里泽
Гойер 戈伊耶尔
Голанстон 戈兰斯顿
Голицын 戈利增
Голов 戈洛夫
Голова 戈洛瓦
Головацкий 戈洛瓦茨基
Головачев 戈洛瓦乔夫
Головков 戈洛夫科夫
Гольдич 霍尔迪奇
Гомзин 戈姆津
Гондри 冈德里
Гордон 戈登
Горемыкин 戈列梅金
Горлов 戈尔洛夫
Горчаков 戈尔恰科夫
Готто 戈托
Гочкис 戈奇基斯
Гребенкин 格列宾金
Гребенщиков 格列宾希科夫
Гревениц 格列维尼茨
Грек 格列克
Гренвилль 格伦维尔
Грехов 格列霍夫
Греценк 格列钦克
Григорьев 格里戈里耶夫
Гримм 格里姆
Гринвальд 格林瓦尔德
Гриневич 格里涅维奇
Гринёв 格里尼奥夫
Гриников 格里尼科夫
Гринфильд 格林菲尔德
Гриппенберг 格里片贝格
Гродеков 格罗杰科夫
Громбчевский 格罗姆勃切夫斯基
Громов 格罗莫夫
Гротенгельм 格罗坚格利姆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
Грюнвальд 格柳恩瓦尔德
Грюнталь 格柳恩塔利
Грязнов 格里亚兹诺夫
Гудима-левкович 古季马·列夫科维奇
Гузинов 古齐诺夫
Гукасов 古卡索夫
Гуляев 古利亚耶夫
Гулям Гейдар-хан 古拉姆·盖达尔汗
Гулям-мухамет-дин-хан 古拉姆·穆罕默德·金汗
Гулям-хайдер-хан 古拉姆·海杰尔汗
Гурин 古林
Гурлен 古尔连
Гурчин 古尔钦
Гурьев 古里耶夫
Гурьянов 古里扬诺夫
Гусаков 古萨科夫
Гусейн-бек 侯赛因伯克
Гуссейн-хан 侯赛因汗
Гутковский 古特科夫斯基
Гутовский 古托夫斯基
Гуюс 古尤斯
Гюзельханов 丘泽利哈诺夫
Гюль-джаман 丘莉·贾曼
Гюрджи-хан 丘尔吉汗

Д

Даваций 达瓦齐
Давит 大卫
Даву 达武
Давыд Ежов 达维德·叶若夫
Давыдов 达维多夫
Дадам 达达姆
Дадиани 达季安尼
Далай-лама 达赖喇嘛
Даль 达利
Дандевиль 丹杰维利
Данзас 丹扎斯
Данилевский 达尼列夫斯基
Данилов 达尼洛夫
Данилович 达尼洛维奇

Дарманкул 达尔曼库尔
Дахула Зундин 达胡拉·宗金
Де-курси 德库尔西
Де ла Кроа 德拉·克罗阿
Дебу 杰布
Девель 杰维利
Девисон 杰维森
Девиер 杰维耶尔
Девлет-беков 杰夫列特·别科夫
Девлет Бушаев 杰夫列特·布沙耶夫
Дедюлин 杰久林
Дежнев 杰日尼奥夫
Дей 杰伊
Дейнакин 杰伊纳金
Дековиль 杰科维利
Демезон 杰麦宗
Демуров, Г.З. 杰穆罗夫
Денендаль 杰年达利
Деннет 坚涅特
Дерби 戴比
Дервиш-хан 杰尔维什汗
Десятов 杰夏托夫
Детков 杰特科夫
Дехтерев 杰赫捷列夫
Дещинский 杰辛斯基
Джамадар 贾马达尔
Джамбай 贾姆巴伊
Джан-ходжа Нурмухамедов 江和卓·努尔穆罕默多夫
Джана 贾娜
Джангазы 江加齐
Джангер 江格尔
Джантюря 江丘里亚
Джасаул Мамыт 贾萨乌尔·马梅特
Джафар-муншиев 贾法尔·蒙希耶夫
Джегангир /Джехангирходжа/ 张格尔(张格尔和卓)
Джемс 詹姆斯
Джемсон 詹姆逊
Джигангер 吉汉格尔
Джитым-хан 吉蒂姆汗
Джок 约克
Джон Лоренс 约翰·劳伦斯
Джон Мак Нейль 约翰·马克·尼尔
Джу-чи 求赤
Джуламан 朱拉曼
Джулюс 朱柳斯
Джура-бий 朱拉比伊
Дзердзиевский 泽尔齐耶夫斯基
Дзо Дзу-тан 左宗棠
Диваев 季瓦耶夫
Дивов 季沃夫
Дизраели /Дизраэли/ 迪斯雷斯
Диков 季科夫
Димитрака Петричис 季米特拉卡·彼得里奇斯
Дингельштет 金格利什捷特
Дитлов 季特洛夫
Дмитровский 德米特罗夫斯基
Дмоховский 德莫霍夫斯基
Добросмыслов 多勃罗斯梅斯洛夫
Дойе 多伊耶
Долбленов 多尔勃列诺夫
Долгов 多尔戈夫
Долгоруков 多尔戈鲁科夫
Долинский 多林斯基
Дондук-даша 敦多克台吉
Дондук-омбо 敦多克·奥姆鲍
Досан 多桑
Дост-мухамед 多斯特·穆罕默德
Достум-бей 多斯图姆别伊
Драгоманов 德拉戈马诺夫
Драгомиров 德拉戈米罗夫
Дренякин 德列尼亚金
Дрешерн 德列舍恩
Дробышев 德罗贝舍夫
Дубка 杜勃卡
Дубровин 杜勃罗文
Дуглас Форсайт 道格拉斯·福赛思
Думанский 杜曼斯基
Дуниковский 杜尼科夫斯基
Дунмор 邓莫尔
Дурды 杜尔迪

Дурманов 杜尔马诺夫
Дурпев 杜尔佩夫
Духовский 杜霍夫斯基
Духовской, 杜霍夫斯科伊
Дык 迪克
Дьяков 季亚科夫
Дюгамель 久加麦利
Дюков 久科夫
Дюранд 杜兰德
Дюрок 杜罗克
Дюффирин 杜菲林

Е

Евтен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Лейхтенбергский 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莱赫坚贝格斯基
Евтений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Романовский 叶夫根尼·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罗曼诺夫斯基
Езучевский 叶祖切夫斯基
Екатерина I 叶卡捷琳娜一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叶卡捷林娜二世
Еким Черной 叶基姆·切尔诺伊
Елгаштин 叶尔加什京
Еленский 叶连斯基
Елизавет 伊丽莎白
Елисей Буза 叶利谢伊·布扎
Елистратов 叶利斯特拉托夫
Еникеев 叶尼克耶夫
Енушев 叶努舍夫
Епифанов 叶皮法诺夫
Ергин 叶尔金
Еремин 叶列明
Ермак 叶尔马克
Ермолаев 叶尔莫拉耶夫
Ермолов, 叶尔莫洛夫
Ерофеев 叶罗菲耶夫
Есаков 叶萨科夫
Есен 叶先
Есипов 叶西波夫
Есырев 叶瑟廖夫
Ефимович 叶菲莫维奇
Ефремов 叶弗列莫夫

Ж

Жаринов 扎里诺夫
Жгалин 日加林
Ждан-пушкин 日丹·普什金
Жданов 日丹诺夫
Жемчужников 热姆丘日尼科夫
Жерар 热拉尔
Жеребятьев 热列比亚季耶夫
Жизневский 日兹涅夫斯基
Жиляй 日利亚伊
Жирард 吉拉尔德
Жлинский 日林斯基
Журавлев 茹拉夫廖夫
Жураковский 茹拉科夫斯基

З

Забелкин 扎别尔金
Забнин 扎勃宁
Загряжский 扎格里亚日斯基
Зайдель 扎伊杰利
Зайнал-беков 泽伊纳尔·别科夫
Зайнутдин-хан 扎伊努特丁汗
Зайцев 扎伊采夫
Зайчиков /Деев/ 扎伊奇科夫(杰耶夫)
Закирбай 扎基尔巴伊
Залесов 扎列索夫
Залесский 扎列斯基
Заман-бек 扎曼伯克
Заушкевич 佐什克维奇
Захар Назаренко 扎哈尔·纳扎连科
Захарин 扎哈林
Захаров 扎哈罗夫
Званский 兹万斯基
Здоренко 兹多连科
Зейн-витгенштейн-берлебург 赛因·维特根施泰因·贝列布尔格
Зейферт 赛费尔特
Зеленин 泽连宁
Зелёный 泽廖纳
Зенбулатов 津布拉托夫
Зинаида Дмитриевна 齐娜伊达·

德米特利耶芙娜
Зиновьев 齐诺维耶夫
Зиутдин 齐乌特丁
Золотарев 佐洛塔列夫
Зродловский 兹罗德洛夫斯基
Зубов 祖鲍夫
Зульфагар-хан 祖利法加尔汗
Зульфакар 祖利法卡尔

И

Ибрагим 易卜拉欣
Ибрагим-сааб 易卜拉欣·萨布
Ибрагимов 伊勃拉基莫夫
Иван III 伊凡三世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伊凡·阿列克谢耶维奇
Иван Грозный /Иван IV Васильевич Грозный/ 伊凡雷帝(伊凡四世,雷帝瓦西里耶维奇)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 伊凡·德米特里耶夫
Иван Кучир 伊凡·库奇尔
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 伊凡·米哈伊洛夫
Иван Серов 伊凡·谢罗夫
Иванин 伊瓦宁
Иваницкий 伊瓦尼茨基
Иванов 伊瓦诺夫
Ивашинцов 伊瓦申佐夫
Игельстрем 伊格尔斯特雷姆
Игнатьев 伊格纳季耶夫
Игорь 伊戈尔
Идаят-хан 伊达亚特汗
Иет 耶特
Измаил-паша 伊兹梅尔帕沙
Измаил-хан 伊兹梅尔汗
Израил-хан-тюря 伊兹拉伊利汗·丘里亚
Иисус 耶稣
Ильин 伊利英
Ильинский 伊利英斯基
Имеретинский 伊麦列京斯基
Имеретинский, Багратион 伊麦列京斯基,巴格拉季昂
Инак-иртазали 伊纳克·伊尔塔扎利
Инак-турсон-мухамед 伊纳克·图尔松·穆罕默德
Иногам 伊诺加姆
Иноят-хан 伊诺亚特汗
Иоанн 伊瓦(约翰)
Ионей 约涅伊
Ионов 约诺夫
Иосиф Егоров 约瑟夫·叶戈罗夫
Ир-мухамед Касимов /Илекей/ 伊尔穆罕默德·卡西莫夫(伊列克伊)
Ирали 伊喇丽
Ирджан 伊尔江
Ирзари 伊尔扎里
Иса-аулие /э/ 伊萨·奥利耶
Иса-хан 伊萨汗
Исаев 伊萨耶夫
Исенбай 伊先巴伊
Исень 伊先
Исет Кутебаров 伊谢特·库捷巴罗夫
Исетай 伊谢泰
Искендер-ахмет-хан 伊斯坎德尔·艾哈迈德汗
Искендер-бек 伊斯坎德尔伯克
Исфандиар 伊斯凡佳尔
Исхак 伊斯哈克
Иш-мухамед 伊什·穆罕默德
Ишан-хан 伊尚汗
Ишан-ходжа 伊尚和卓(依禅和卓)
Ишбай-бабаев 伊什巴伊·巴巴耶夫
Ишервуд 伊舍尔武德
Ишим-султан 伊施姆苏丹
Ишнута 伊什努塔

К

Кабак Эрмамбетов 卡巴克·埃尔马姆别托夫
Каблуков 卡勃卢科夫
Кабылбай 卡贝尔巴伊
Каджар-хан 卡贾尔汗

Кадомцев 卡多姆采夫
Кадыркул 卡迪尔库尔
Казак-хан 卡扎克汗
Казий-мир-салих 卡齐·米尔·萨利赫
Казимир IV 卡齐米尔四世
Казин 卡津
Казнаков 卡兹纳科夫
Каибов 凯鲍夫
Каин 该隐
Каип 凯普
Каип-гали 凯普·加利
Каип-галиев 凯普·加利耶夫
Каишевский 凯舍夫斯基
Кал-нияз-туркестанов 卡尔·尼亚兹·土耳其斯坦诺夫
Калаур 卡劳尔
Калбин 卡勒宾
Календер-бек 卡连杰尔伯克
Календер-мирахур 卡连杰尔·米拉胡尔
Калиновский 卡利诺夫斯基
Калитин 卡利京
Калишевский 卡利舍夫斯基
Калмыков 卡尔梅科夫
Калугин 卡卢金
Кальницкий 卡利尼茨基
Камальдин 卡马利金
Каменецкий 卡麦涅茨基
Камрак 卡姆拉克
Канаат-ша 卡纳阿特·沙
Канабет 卡纳别特
Кандалак 坎达拉克
Капнист 卡普尼斯特
Кара-кул-хан 卡拉·库尔汗
Кара-ой 卡拉·奥伊
Карабек Хасанов 卡拉别克·哈萨诺夫
Каразин 卡拉津
Карамышев 卡拉梅舍夫
Карапет Тер-ованес 卡拉佩特·捷尔·奥瓦涅斯
Каратай 卡拉泰
Карбышев 卡尔贝舍夫
Карганов 卡尔加诺夫
Каргин 卡尔金
Каргопольцев 卡尔戈波利采夫
Карелин 卡列林
Карин 卡林
Карицкий 卡林茨基
Карл XII 查理十二世
Карл Дефур 卡尔·杰富尔
Карниловский 卡尔尼洛夫斯基
Карпов 卡尔波夫
Карпович 卡尔波维奇
Карселадзе 卡尔谢拉泽
Карташев 卡尔塔舍夫
Карцев 卡尔采夫
Карымбердыев 卡雷姆别尔迪耶夫
Касим /Касым, Касым Аблаев/ 卡西姆（卡瑟姆，卡瑟姆·阿布费耶夫）
Кастюрева 卡斯丘列娃
Касьянов 卡西扬诺夫
Катанаев 卡塔纳耶夫
Катенин, 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卡捷宁，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
Каттар 卡塔尔
Каты-тюря 卡蒂·丘里亚
Каульбарс 考利巴尔斯
Кауфман, 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考夫曼，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
Каушут-хан 考舒特汗
Кафар-караджигитов 卡法尔·卡拉吉基托夫
Кафланбек 卡夫兰伯克
Каховский 卡霍夫斯基
Качалов 卡恰洛夫
Качурин 卡丘林
Кашерининов 卡舍里尼诺夫
Кашка 卡什卡
Кашлыков 卡什雷科夫
Квинитадзе 克维尼塔泽
Квитницкий 克维特尼茨基
Кегамов 克加莫夫
Кейт 凯特

Кекин 克金
Келиф 克利夫
Кениссара Касимов 肯尼萨尔·卡西莫夫
Керейтов 克列伊托夫
Керенский 克连斯基
Керим-али 克里姆·阿里
Керим-берды-ишан 克里姆·别尔迪·伊尚
Керим-хан 克利姆汗
Керым 克雷姆
Кидяев 基佳耶夫
Кикнадзе 基克纳泽
Кимберлей 金伯利
Киндерман 金杰尔曼
Кипиченков 基皮钦科夫
Киреев 基列耶夫
Кире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еевич 基列耶夫,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
Ки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基列耶夫,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
Киреевский 基列耶夫斯基
Кирилл Антонов 基里尔·安东诺夫
Кирилл Гурин 基里尔·古林
Кланрикард 克兰里卡尔德
Клечковский 克列奇科夫斯基
Клименко 克莉缅科
Климентов 克利缅托夫
Клуген 克卢根
Кобек 科别克
Кобцев 科勃采夫
Кобылинский 科贝林斯基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Егорь Петрович 科瓦列夫斯基,叶戈尔·彼得罗维奇
Коваленский 科瓦连斯基
Кодинца 科金查
Коживников 科热夫尼科夫
Кожин 科任
Кожухов 科茹霍夫
Козелков 科泽尔科夫
Козловский 科兹洛夫斯基
Колесников 科列斯尼科夫
Колзаков 科尔扎科夫
Кологривов 科洛格里沃夫
Колодеев 科洛杰耶夫
Колокольцов 科洛科利佐夫
Коломийцев 科洛米佐夫
Колпаковский 科尔帕科夫斯基(郭尔帕科甫斯基)
Колусовский 科卢索夫斯基
Кольцо 科利佐
Коляго 科利亚戈
Комаров 科马罗夫
Комаровский 科马罗夫斯基
Комнат 科姆纳特
Конгрев 康格列夫
Кондратьев 康德拉季耶夫
Коневский 科涅夫斯基
Конноли 康诺利
Конопельский 科诺佩利斯基
Конрад Валленрод 康拉德·瓦连罗德
Константин 康斯坦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康斯坦丁诺夫
Концов 康佐夫
Кончиц 康奇茨
Коншин 康申
Копылов 科佩诺夫
Копьёв 科皮约夫
Коржов 科尔若夫
Корольков 科罗利科夫
Корсаков 科尔萨科夫
Корф 科尔夫
Корытов 科雷托夫
Кособрюхов 科索勃柳霍夫
Косоножкин 科索诺日金
Костенко 科斯坚科
Костенков 科斯坚科夫
Косум 科苏姆
Косылин 科瑟林
Косьянов 科西扬诺夫
Коушут 科乌舒特
Кошкуль 科什库利
Краббе 克拉别
Краевский 克拉耶夫斯基
Крапоткин 克拉波特金

Красноярцев 克拉斯诺亚尔采夫
Красовский 克拉索夫斯基
Кременцов 克列缅佐夫
Крестовский 克列斯托夫斯基
Кривобородко 克里沃鲍罗德科
Кривоногов 克里沃诺戈夫
Кривцов 克里夫佐夫
Криднер 克里德涅尔
Кримкул 克里姆库尔
Криштопенко 克里什托片科
Кротков 克罗特科夫
Кружилин 克鲁日林
Круторожин 克鲁托罗任
Крыжан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Андреевич 克雷扎诺夫斯基，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
Крыжин 克雷任
Крылов 克雷洛夫
Крымов 克雷莫夫
Куб-себшеном 库勃·谢勃舍诺姆
Кубатиев 库巴季耶夫
Куван 库凡
Кудиар-мирза 库佳尔·米尔扎
Кузанов 库扎诺夫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Кузьмин 库齐明
Кузьмин-кораваев 库齐明-科罗瓦耶夫
Кузьминский 库齐明斯基
Кул-мамбет 库尔·马姆别特
Кулан 库兰
Куликов 库利科夫
Кулумбай 库卢姆巴伊
Кульберг 库利贝格
Кульнев 库利涅夫
Кунаковский 库纳科夫斯基
Курбский 库尔勃斯基
Куркмасов 库尔克马索夫
Куропаткин 库罗巴特金
Курумыш-бек 库鲁梅什伯克
Куссонский 库松斯基
Кутайсов 库泰索夫
Кутебар 库捷巴尔
Кутетонский 库捷顿斯基
Кучум-хан 古楚姆汗
Кушников 库什尼科夫
Кюй 丘伊

Л

Лабязан-Бактемиров 拉比亚赞·巴克捷米罗夫
Лаврентьев 拉夫连季耶夫
Лажечников 拉热奇尼科夫
Лазарев 拉扎列夫
Лазарев, Иван Давидович 拉扎列夫，伊凡·达维多维奇
Лапин 拉宾
Лафицкий 拉菲茨基
Лахтин 拉赫京
Лашкер 拉什柯尔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
Лебединский 列别金斯基
Лебёдка 列标德卡
Левашев 列瓦舍夫
Левенгаген 列文加根
Левенштерн 列文施泰恩
Левис Пелли 刘易士·佩利
Левкович 列夫科维奇
Левшин 列夫申
Леденев 列杰涅夫
Леман 列曼
Лемкуль 列姆库利
Лемм 列姆
Лемсден 伦斯登
Ленц 连茨
Леонтьев 列昂季耶夫
Лепехин 列佩欣
Лерхе 列尔赫
Лессар 列萨尔
Лессепс 列谢普斯
Леханов 列哈诺夫
Ли-хун-чан 李鸿章
Либени 利贝尼
Ливкин 利夫金
Лидский 利德斯基
Липинский 利平斯基

Липовац 利波瓦茨
Лисенко 利先科
Лиссовский 利索夫斯基
Литтон 李顿
Лихарев 利哈列夫
Лишин 利申
Лобанов 洛巴诺夫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 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
Логинов 洛基诺夫
Лойко 洛伊科
Локхарт 洛克哈特
Ломакин 洛马金
Лопатинский 洛帕京斯基
Лорис-меликов 洛里斯·麦利科夫
Лосевский 洛谢夫斯基
Лыко 雷科
Лыкошин 雷科申
Любавский 柳巴夫斯基
Любимов 柳比莫夫
Любомиров 柳鲍米罗夫
Любомудроз 柳鲍穆德罗夫
Ляль-мухоммед-хан 利亚尔·穆罕默德汗

М

Ма-сабир 马·萨比尔
Ма-якуб /Магомет-якуб/ 马·亚库勃(马戈麦特·亚库勃)
Магалов 马加洛夫
Магзум 马格兹姆
Магомет-али 马戈麦特·阿里
Магомед-амин 马戈麦特·阿明
Магомет-саки 马戈麦特·萨基
Магомет-утямисов 马哈茂德·乌佳米索夫
Магометов 马戈麦托夫
Мад-муса 马德·穆萨
Мадали 马达利
Мадаль-хан 马达利汗
Мадели 马杰利
Маев 马耶夫
Мазинг 马津格
Мазур 马祖尔
Маин-хан 马英汗
Майдель 麦杰利
Майер 麦耶尔
Майзельс 麦泽利斯
Майимер Джаилев 麦伊麦尔·贾伊列夫
Майлы 麦雷
Майльс 迈利斯
Мак Гахан 麦加恩
Мак-грегор 马克·格列戈尔
Мак-свини 马克·斯威尼
Макаров 马卡罗夫
Макартней 马卡尔特涅伊
Маккиавелли 马基雅弗利
Маклин 马克林
Максимов 马克西莫夫
Максимович 马克西莫维奇
Максут 马克苏特
Максут-Алихан 马克苏特·阿里汗
Макухо 马库霍
Макшеев 马克舍耶夫
Малама 马拉马
Малевинский 马列文斯基
Мали 马利
Малиновский 马利诺夫斯基
Малля-хан 马利亚汗
Малов 马洛夫
Малчавариани 马尔恰瓦里阿尼
Мальи-шалон 马利伊·沙隆
Малькольм 马利科利姆
Мальцев 马利采夫
Малюги 马柳基
Малютин 马柳京
Маляев 马利亚耶夫
Мамацев 马马采夫
Мамбек 马姆伯克
Мамед-гашим-хан 马麦德·加什姆汗
Мамед-джана 马麦德·贾纳
Мамед-пан 马麦德·潘

Мамед-хан 马麦德汗
Мамин 马明
Манс 曼斯
Мансуров 曼苏罗夫
Мантейфель 曼陀菲尔
Марвин 马尔温
Маргенс 马根斯
Мар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玛丽娅·亚历山德罗芙娜
Марк 马尔克
Маркел Беляев 马尔克尔·别利亚耶夫
Маркова 马尔科娃
Маркозов 马尔科佐夫
Маслов 马斯洛夫
Мастеров 马斯捷罗夫
Мат-мурад 马特-穆拉德
Мат-нияз 马特-尼亚兹
Мат-якуб 马特·亚库勃
Матвеев 马特维耶夫
Мах-далай 马大老爷
Махмет-гирей 马哈茂德·基烈
Махмуд 马哈茂德
Махмуд Алибай-бача 马哈茂德·阿利巴伊·巴恰
Махмуд-бек Капланбеков 马哈茂德伯克·卡夫兰别科夫
Махту-маглам 马赫图·马格拉姆
Машин 马申
Мегметкул 麦格麦特库尔
Мединский 麦金斯基
Медынский 麦丁斯基
Межов 麦若夫
Мейендорф 迈因多夫
Мейер 麦伊耶耳
Меликов 麦利科夫
Меллер-закомельский 麦列尔·扎科麦利斯基
Мелль-хан 麦利汗
Мельгунов 麦利古诺夫
Мельницкий 麦利尼茨基
Менгли-гирей 缅格利·基烈
Меннон Симонс 门诺·西蒙斯
Меншиков 缅希科夫
Мердень 麦尔坚
Мерковский 麦尔科夫斯基
Мертвагй 麦尔特沃伊
Мерхелев 麦尔赫列夫
Месхиев 麦斯希耶夫
Мехрем 麦赫列姆
Мехти-уллубий-оглы 麦赫季·乌卢比·奥格雷
Мешень 梅香
Миддендорф 米坚多尔夫
Миллер 密勒
Милорадович 米洛拉多维奇
Милютин 米柳京
Милютина 米柳京娜
Мин Греченко 明·格列钦科
Мин Евграфов 明·叶夫格拉福夫
Минье 米涅
Мир Азимбай 米尔·阿齐姆巴伊
Мир Ахмед-шах 米尔·艾哈迈德·沙赫
Мир-салих 米尔·萨利赫
Мир-сенд 米尔·赛义德
Мирза Раджаб 米尔扎·拉贾勃
Мирза-саид-хан-мотеменул-мульк 米尔扎·赛义德汗·莫捷麦努尔·穆利克
Мирза-хаким-бай 米尔扎·哈基姆巴伊
Мирза Хаким Умидов 米尔扎·哈基姆·乌米多夫
Мирошниченко 米罗什尼钦科
Миткевич-волчанский 米特克维奇-沃尔昌斯基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 米哈伊尔·伊凡诺夫
Михаил Николаевич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
Михаил Федорович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米哈伊洛夫斯基
Михаловский 米哈洛夫斯基
Михневич 米赫涅维奇
Мишка Игнатьев 米什卡·伊格纳季耶夫
Моисей 摩西
Молда-бай 莫尔达巴伊
Молоствов 莫洛斯特沃夫
Монсеев 蒙谢耶夫
Монтегю Жерар 蒙塔古·热拉尔
Мордвинов 莫尔德维诺夫
Мореншильд 莫连希利德
Мориц 莫里茨
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
Мстигорев 姆斯季戈列夫
Музаффар 穆扎法尔
Мулла-ахмед 毛拉艾哈迈德
Мулла-гали 毛拉加利
Мулла-касым 毛拉卡赛姆
Мулла-курбан 毛拉库尔班
Мулла-ходжа 毛拉和卓
Мунши Мухамед-хасан-хан 蒙希·穆罕默德·哈桑汗
Муравин 穆拉文
Муравлёв 穆拉廖夫
Муравьев 穆拉维约夫
Мурад-бек 穆拉德伯克
Мурза-давлет 穆尔扎·达夫列特
Мурза Тевкелев 穆尔扎·捷夫克列夫
Муркрофт 默克罗夫特
Муса-мутавали 穆萨·穆塔瓦利
Муса-мухамед-бий 穆萨·穆罕默德比伊
Мусабек 穆萨伯克
Мустафа-кули-ага 穆斯塔法·库里·阿加
Мусульман-кул 穆苏尔曼·库尔
Мухамед-али-хан 穆罕默德·阿里汗
Мухамед-алим 穆罕默德·阿利姆
Мухамед-вали 穆罕默德·瓦利
Мухамед-гали-хан 穆罕默德·加利汗
Мухамед Зияутдин Махзум 穆罕默德·齐亚乌特丁·马赫兹姆
Мухамед-насыр 穆罕默德·纳赛尔
Мухамед-рахим 穆罕默德·拉希姆
Мухамед-фарриссах 穆罕默德·法里萨赫
Мухамед-эмин 穆罕默德·埃明
Мухамед-якуб-бай 穆罕默德·亚库布巴伊
Мухаммед 穆罕默德
Мухаммед-али /Мадали/ 穆罕默德·阿利(马达利)
Мухаммед-алим-бек 穆罕默德·阿利姆·别克
Мухаммед Амин 穆罕默德·阿明
Мухаммед Богаетдин Накшибенди 穆罕默德·布加耶特丁·纳克希本迪
Мухаммед-джан 穆罕默德·江
Мухаммед ибн Абдаль Вагаб 穆罕默德·易卜恩·阿卜德尔·瓦哈布
Мухаммед-ибрагим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Мухтар-паша 穆赫塔尔帕沙
Мушкетов 穆什克托夫
Мынбай Алжибаев Мякиньков 门巴伊·阿尔日巴耶夫·米亚金科夫
Мюрат 缪拉

Н

Наваб-гулям-хасан-хан 纳瓦布·古拉姆·哈桑汗
Навроцкий 纳夫罗茨基
Нагуман 纳古曼
Надежд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娜杰日达·亚历山德罗夫娜
Надир-шах 纳季尔·沙赫
Нажмутдин-ходжа-судур 纳日穆丁和卓·苏杜尔
Назар Ходжа 纳扎尔和卓
Назаров 纳扎罗夫
Назимов 纳齐莫夫
Назиров 纳齐罗夫

Наиб-салар 奈布·萨拉尔
Наливкин 纳利夫金
Напалеон I 拿破仑一世
Напалеон III 拿破仑三世
Напир 纳皮尔
Нарбут-бей 纳尔布特·别伊
Насирбеков 纳西尔别科夫
Наср-улла (Насрулла) 纳斯鲁拉
Наср-эддин-хан 纳斯尔·埃金汗
Нассауский 纳萨乌斯基
Нахичеванский 纳希切凡斯基
Невад-гулан-гасан 涅瓦德·古兰·加桑
Невельский 涅维利斯基
Невеский 涅维斯基
Невилля Чамберлейн 纳维尔·张伯伦
Невтонов 涅夫托诺夫
Негри 涅格里
Нейк-мамед-хан 尼克·马麦德汗
Нейк-мухамед-хан 尼克·穆罕默德汗
Нейман 奈曼
Некрасов 涅克拉索夫
Нелепов 涅列波夫
Немезида 尼密吉达
Нена-саиб 涅纳·萨伊勃
Неофит 涅奥菲特
Непир 涅皮尔
Неплюев 涅普柳耶夫
Непокойчицкий 涅波科伊奇茨基
Нессельроде 涅塞尔罗德
Нефес-мерген 涅费斯·麦尔根
Нечай 涅柴
Низам магдум-ходжа 尼扎姆·马格杜姆和卓
Никитин 尼基京
Никифоров 尼基福罗夫
Николаев 尼古拉耶夫
Николай I /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尼古拉一世(尼古拉·巴甫洛维奇)
Николай II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арший 大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
Николо Минер 尼科洛·米涅尔
Никольсон 尼科尔森
Никшич 尼克希奇
Нияз-батыр 尼亚兹·巴蒂尔
Нобель 诺贝尔
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
Новикова,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евна 诺维科娃,奥利加·阿列克谢耶芙娜
Новицкий 诺维茨基
Новокрещенов 诺沃克列谢诺夫
Новомлинский 诺沃姆林斯基
Ной 诺亚
Нольде 诺利杰
Норвило 诺尔维洛
Норманди 诺曼迪
Нортон 诺尔顿
Носович 诺索维奇
Нуджевский 努杰夫斯基
Нур-верды 努尔·维尔迪
Нур-гельды 努尔·格利迪
Нур-мамбет 努尔·马姆别特
Нур-мухамед 努尔·穆罕默德
Нурали 努喇丽

О

Обромпальский 奥勃罗姆帕利斯基
Обручев, Владими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奥勃鲁乔夫,弗拉基米尔·阿法纳西耶维奇
Обух 奥布赫
Овчиникоз 奥夫钦尼科夫
Огарев 奥加廖夫
Одонован 奥多诺凡
Озеров 奥泽罗夫
Окунев 奥库涅夫
Ольденбургский, 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

вич 奥利坚布尔格斯基，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
Омар 奥马尔
Омар-бек 奥马尔伯克
Омар-мерджиманов 奥马尔·麦尔吉马诺夫
Омельянович 奥麦利亚诺维奇
Ореус 奥列乌斯
Орлов, 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奥尔洛夫，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Орлов-денисов 奥尔洛夫-杰尼索夫
Орловский 奥尔洛夫斯基
Ортенберг 奥尔坚贝格
Осипов 奥西波夫
Осман 奥斯曼
Осман-ходжа 奥斯曼和卓
Остерман 奥斯特曼
Остолопов 奥斯托洛波夫
Остроумов 奥斯特罗乌莫夫
Ошанин 奥沙宁

П

Павел I 保罗一世
Павел Пермяков 巴维尔·佩尔米亚科夫
Павленов 帕夫连诺夫
Павлинов 帕夫宁诺夫
Павлов 巴甫洛夫
Пагирев 帕基列夫
Падревский 帕德列夫斯基
Падуров 帕杜罗夫
Падша-ходжа-базил-ходжин 帕德沙和卓·巴齐尔·霍真
Пальмерстон 帕默斯顿
Пальчиков 帕利奇科夫
Панафитин 帕纳菲京
Панкратьев 潘克拉季耶夫
Панцырев 潘齐列夫
Папай 帕派
Папаригопуло 帕帕里戈普洛
Паскевич 帕斯克维奇
Паульс 保尔斯
Пацевич 帕采维奇
Певцов 彼夫佐夫
Пельсье 佩里谢
Перовский,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彼罗夫斯基，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
Пестов 佩斯托夫
Петин 佩京
Петлица 佩特利查
Петр I /Петр Великий/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
Петр III 彼得三世
Петров 彼得罗夫
Петровский 彼得罗夫斯基
Петрусевич 彼得鲁谢维奇
Петрушевский 彼得鲁舍夫斯基
Пеутлинг 佩乌特林格
Пилсудский 皮尔苏茨基
Пинель 比涅尔
Пинягин 皮尼亚金
Пискунов 皮斯库诺夫
Пистолькорс,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皮斯托利科尔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Пистор 皮斯托尔
Пич 皮奇
Пичугин 皮丘金
Пищемука 皮谢穆卡
Платов 普拉托夫
Плец 普列茨
Плешков 普列什科夫
Плотников 普洛特尼科夫
Повало-швыйковский 波瓦洛·什维科夫斯基
Погорелко 波戈列尔科
Погосский 波戈斯基
Погурский 波古尔斯基
Подольский 波多利斯基
Пожаров 波扎罗夫
Позднеев 波兹涅耶夫
Познанский 波兹南斯基
Полибий 波利比
Поликарнов 波利卡尔诺夫
Политовский 波利托夫斯基
Полковников 波尔科夫尼科夫

Полозов 波洛佐夫
Полторацкий 波尔托拉茨基
Полубинский 波卢宾斯基
Польман 波利曼
Пономарев 波诺马廖夫
Понсен 蓬桑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пович-липовац 波波维奇-利波瓦茨
Посьет 波西耶特
Потемкин 波将金
Потинджер 波廷杰
Поярков 波雅尔科夫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 普列奥勃拉任斯基
Пригульбицкий 普里古利比茨基
Примроз 普里姆罗斯
Принц 普林茨
Приоров 普里奥罗夫
Прозоркевич 普罗佐尔克维奇
Проценко 普罗岑科
Пугачев, Емельян Иванович 普加乔夫,叶麦利扬·伊凡诺维奇
Пулат-хан /фулат-бек/ 普拉特汗(富拉特伯克)
Путилов 普季洛夫
Путинцев 普京采夫
Путолов 普托洛夫
Путята 普佳塔
Путятин 普佳京
Пыжиков 佩日科夫
Пышкевич 佩什克维奇
Пьеррон 皮埃龙

Р

Радзиовский 拉德焦夫斯基
Раднер 拉德涅尔
Раевский 拉耶夫斯基
Разгонов 拉兹戈诺夫
Разумовский 拉祖莫夫斯基
Ракузы-сущевский 拉库兹·苏谢夫斯基
Рамдиль-хан 拉姆季利汗
Ранау 拉瑙
Раулинсон 劳林森
Рахим-кули-инах 拉希姆·库利·伊纳赫
Рахман-кул 拉赫曼·库尔
Рахманов 拉赫曼诺夫
Рахмет-улла 拉赫麦特·乌拉
Регель 列格利
Редкин 列德金
Реймерт 列伊麦尔特
Рейнау 赖瑙
Рейнбот 赖因博特
Рейнсдорп 赖因斯多普
Рейнталь 赖因塔利
Рейнтерн 赖因捷尔恩
Рейхард 雷哈德
Реммерт 列姆麦尔特
Ренне 连涅
Ренбирсинг 连比尔辛格
Рерберг 列尔贝尔格
Ржевуский, А. 尔热武斯基
Ржепецкий 尔热佩斯基
Риджуэ 里朱埃
Рихитгофен 里希特戈芬
Рич 里奇
Робертс 罗伯茨
Рогожников 罗戈日尼科夫
Родзянко 罗江科
Родофиникин 罗多菲尼金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
Розалион-сошальский 罗扎利昂·索沙利斯基
Розберри 罗斯伯里
Розен 罗津
Розенбах 罗津巴赫
Рокасовский 罗卡索夫斯基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
Романович 罗曼诺维奇
Романовский 罗曼诺夫斯基
Ростовцев 罗斯托夫采夫
Рудановский 鲁达诺夫斯基
Руднев 鲁德涅夫
Рукин 鲁金
Рукн-уд-доуле 鲁克恩·伍德·多乌

列
Румс 鲁姆斯
Румянцев 鲁缅采夫
Руновский 鲁诺夫斯基
Рустам 鲁斯塔姆
Рустем-бек 鲁斯捷姆伯克
Рутковский 鲁特科夫斯基
Рымша 雷姆沙
Рычков 雷奇科夫

С

Сабдан-ходжа 萨勃丹和卓
Савенков 萨文科夫
Савин 萨文
Савримович 萨夫里莫维奇
Сагатовский 萨加托夫斯基
Садовский 萨多夫斯基
Садык 萨迪克
Садырев 萨迪列夫
Саид-азим 赛义德·阿齐姆
Салдыков 萨尔蒂科夫
Салисбюри 索尔兹伯里
Саманов /Заманов, Симанов/ 萨马诺夫(扎马诺夫,西马诺夫)
Самарин 萨马林
Самолевский 萨莫列夫斯基
Сандецкий 桑杰茨基
Сапожников 萨波日尼科夫
Сараджев 萨拉杰夫
Сарбаш 萨尔巴什
Саранчов 萨兰乔夫
Сары-хан 萨雷汗
Сарымсак-ходжа 萨雷姆萨克和卓
Сатов 萨托夫
Сатыбай-мирза 萨蒂巴伊·米尔扎
Сафи-хан 萨菲汗
Сафонав 萨福诺夫
Сафронов 萨弗罗诺夫
Сахаров 萨哈罗夫
Сащук 萨休克
Свен-гедин 斯文赫定
Сверчков 斯维尔奇科夫
Свистунов 斯维斯图诺夫
Свищевский 斯维谢夫斯基
Святой 斯维亚托伊
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 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
Северцов 谢维尔佐夫
Сеид-абдулла 赛义德·阿卜杜拉
Сеид-азим 赛义德·阿齐姆
Сеид-акрем 赛义德·阿克列姆
Сеид-ахмед 赛义德·艾哈迈德
Сеид-бек 赛义德伯克
Сеид Гани-азимбаев 赛义德·加尼·阿齐姆巴耶夫
Сеид-кансакамов 赛义德·坎萨卡莫夫
Сеид-музафар 赛义德·穆扎法尔
Сеид-музафар-эддин 赛义德·穆扎法尔·埃金
Сеид-мурад 赛义德·穆拉德
Сеид-мухамед-богадур-малля-хан 赛义德·穆罕默德·鲍加杜尔·马尔利亚汗
Сеид-мухамед-рахим-богадур-хан 赛义德·穆罕默德·拉希姆·鲍加杜尔汗
Сеид-назар 赛义德·纳扎尔
Сеид-наср-эддин 赛义德·纳斯尔·埃金
Сеид-нур-мухамед-шах 赛义德·努尔·穆罕默德·沙赫
Сеид-эмир-ул-омар 赛义德·埃米尔·乌尔·奥马尔
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
Сен-жень 圣仁尼
Сент-арио 圣阿尔诺(元帅)
Сергеев 谢尔盖耶夫
Сергей-ага 谢尔盖·阿加
Серебреников 谢列勃列尼科夫
Серебряков 谢列勃里亚科夫
Середа 谢列达
Середницкий 谢列德尼茨基
Серов 谢罗夫
Сефдер-али-хан 谢夫杰尔·阿里汗
Сивинис 西维尼斯

Сид 西得
Сидоров 西多罗夫
Симаков 西马科夫
Сименс 西缅斯
Симонич 西莫尼奇
Симонов 西蒙诺夫
Синельников 西涅利尼科夫
Синявин 西尼亚文
Сирак 西拉克
Ситников 西特尼科夫
Сиунча 西翁恰
Сиях-пуш 西亚赫·普什
Скайлер 斯凯勒
Скарятин 斯卡里亚京
Скворцов 斯克沃尔佐夫
Скерский 斯克尔斯基
Скобелев 斯科别列夫
Скобелева 斯科别列娃
Скрябин 斯克里亚宾
Славачинский 斯拉瓦钦斯基
Славочинский 斯拉沃钦斯基
Словецкий 斯洛维茨基
Служенко 斯卢任科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
Соболев 索鲍列夫
Созонтов 索宗托夫
Соймонов 索伊莫诺夫
Соковнин 索科夫宁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
Солодовников 索洛多夫尼科夫
Софи-хан 索菲汗
Спаловский 斯帕洛夫斯基
Сперанский 斯佩兰斯基
Спицын 斯皮岑
Сполатбог 斯波拉特鲍格
Стааль 斯塔阿利
Стадухин 斯塔杜欣
Станиславский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Стебницкий 斯捷勃尼茨基
Степан Яковлев 斯捷潘·亚科夫列夫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
Стеценко 斯捷岑科
Стивен 斯蒂文
Стоддарт 斯托达特
Столетов 斯托列托夫
Столичка 斯托利奇卡
Стремоухов 斯特列莫乌霍夫
Стрендус 斯特连杜斯
Строгонов 斯特罗戈诺夫
Струве 斯特鲁维
Стрякова 斯特里亚科娃
Студитский 斯图季茨基
Ступин 斯图平
Стюарт 斯图尔特
Субанкул /Суанкул/ 苏班库尔
Суванбек 苏凡伯克
Суворов 苏沃罗夫
Сукачёв 苏卡乔夫
Сукорко 苏科尔科
Сулан 苏兰
Султан Арсланов 苏丹·阿尔斯拉诺夫
Султан-ахмет 苏丹艾哈迈德
Султан Байджанов 苏丹·巴伊贾诺夫
Султан Садыбаев 苏丹·萨迪巴耶夫
Султан Сеид 苏丹赛义德
Султан-хан 苏丹汗
Султан Хан-тюря 苏丹汗·丘里
Сурапчи 苏拉普奇
Суров 苏洛夫
Суфи-бек 苏菲伯克
Сухозанет 苏霍扎涅特
Сухоруков 苏霍鲁科夫
Сухтелен, 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苏赫捷林,巴维尔·彼得罗维奇
Сушинский 苏辛斯基
Сыдык Кениссаров 司迪克·肯尼萨罗夫
Сыртланов 瑟尔特拉诺夫
Сырым 瑟雷姆
Сычугов 瑟丘戈夫
Сюк 秀克
Сяковский 夏科夫斯基

Т

Табсир 塔勃西尔
Табулевич 塔布列维奇
Тазабек Бусурманов 塔扎别克·布苏尔马诺夫
Таиров 泰罗夫
Таймас 泰马斯
Тамерлан 塔麦尔兰
Тарановский 塔拉诺夫斯基
Татаринов 塔塔里诺夫
Татищев 塔季谢夫
Таубе 陶别
Тафаев 塔法耶夫
Тахсенбай 塔赫先巴伊
Тверитинов 特维里季诺夫
Тебиль 捷比利
Тевекель 捷维克利
Тезек 铁色克
Теймур-ша-хан 泰穆尔·沙汗
Тейх 捷伊赫
Такей 捷克伊(即 Тевка 佳夫卡)
Тель-гомей 捷利·戈麦
Теоров 捷奥罗夫
Тер-оганов 捷尔-奥加诺夫
Тергукасов 捷尔古卡索夫
Терейковский 捷莱科夫斯基
Терентий Волынин 捷连季·沃雷宁
Терентий Соинов 捷连季·索伊诺夫
Терентьев 捷连季耶夫
Тетиков 捷季科夫
Тилле 季列
Тилу-хан 季卢汗
Титов 季托夫
Тихменев 季赫缅涅夫
То-та-джин 多大人
Тоголак-ходжины 托戈拉克·霍真
Той-кара 托伊·卡拉
Толмачев 托尔马乔夫
Толубай 托卢巴伊
Томсон 汤姆森
Топорнин 托波尔宁
Топчевский 托普切夫斯基
Тотлебен 托特列宾
Тохтамыш 脱脱迷失(托赫塔梅卡)
Травло 特拉夫洛
Транзеге 特兰泽格
Траубенберг 特劳本贝格
Трирогов 特里罗戈夫
Троицкий 特罗伊茨基
Троттер 特罗特
Троцкий 特罗茨基
Трубина 特鲁比娜
Трубчанинов 特鲁勃恰尼诺夫
Тугулак 托库来克
Тугум 图古姆
Тукманов 图克曼诺夫
Тунгачин 童加钦
Турбин, Сергей Иванович 杜尔宾，谢尔盖·伊凡诺维奇
Турсункул 图尔松库尔
Тыкма-сардар 蒂克马·萨尔达尔
Тьер 梯也尔
Тюря-джан 丘里亚·江
Тюря Калян 丘里亚·卡梁

У

Убаши 乌巴锡(渥巴锡)
Узатис 乌扎季斯
Ульский 乌利斯基
Ульянов 乌利扬诺夫
Умар-бек /Умарбек/ 乌马尔伯克
Умер-али 乌麦尔·阿里
Умидов 乌米多夫
Уммет-али 乌姆麦特·阿里
Унке 翁克
Ураз-мухамед 乌拉兹·穆罕默德
Урахмет Ахметев 乌拉赫麦特·艾哈迈捷夫
Уржумцев 乌尔茹姆采夫
Урсати 乌尔萨季
Урумбай 乌鲁姆巴伊
Урусов 乌鲁索夫
Усачев 乌萨切夫

Усов 乌索夫
Утень Мусабаев 乌坚·穆萨巴耶夫
Утижан-джанов 乌季让·贾诺夫
Ушаков 乌沙科夫
Ушатый 乌沙蒂

Ф

Фавицкий 法维茨基
Фазил-ахмет-магзум 法齐尔·艾哈迈德·马格祖姆
Фазыс-бек 法兹斯伯克
Файза 法伊扎
Фалилеев 法利列耶夫
Фан 法恩
Фан-дер-флит 凡·杰尔·弗利特
Фарингион 法林登
Федор Емельянов 费多尔·叶麦利扬诺夫
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费多尔·伊凡诺维奇
Федоров 费多罗夫
Федченко 费德钦科
Фезал-бей 费扎尔别伊
Фейз-мамед-хан 费兹·马麦特汗
Фейз-мухамед-хан 费兹·穆罕默德汗
Феклист Сугятин 费克利斯特·苏佳金
Фелисан Серов 费利桑·谢罗夫
Ферьер 费里尔
Филатов 菲拉托夫
Филипишин 费利皮申
Филипп Лемзяков 菲利普·列姆齐亚科夫
Филиппов 菲利波夫
Фитингов 菲京戈夫
Флавицкий 弗拉维茨基
Фок 福克
Фома Данилов 福马·达尼洛夫
Фома Марханов 福马·马尔哈诺夫
Фон Вартман 冯·瓦尔特曼
Фон-дерь Винден 冯德尔·文登
Фон Раден 冯·拉坚
Фон-транзе 冯·特兰泽
Фон-штемпель 冯·施坦佩尔
Фон Штрандман 冯·施特兰德曼
Форселес 福尔谢列斯
Форстен 福斯坦
Франк 弗兰克
Франкенберг 弗兰肯贝格
Франкини 弗兰基尼
Франц 弗朗茨
Франц Иосиф II 弗朗茨·约瑟夫二世
Фрейман 弗赖曼
Фремон 弗列蒙
Фриде 弗里杰
Фролов 弗罗洛夫

Х

Хабалов 哈巴洛夫
Хабаров 哈巴罗夫
Хабиб-улла-хан 哈比勃·乌拉汗
Хаджи-юнусов 哈吉·尤努索夫
Хаит-бай 哈伊特·巴伊
Хайдер-хан 海杰尔汗
Хаким-бек 哈基姆伯克
Халимов 哈利莫夫
Халлык Назар 哈雷克·纳扎尔
Хамичевский 哈米切夫斯基
Хан-галий-арасланов 汗加利·阿拉斯兰诺夫
Хан-падша-аим 汗·帕德莎·阿伊姆
Хандам 汉达姆
Ханкула 汉库勒
Ханыков 哈内科夫
Харитонов 哈里托诺夫
Харчев 哈尔切夫
Харькевич 哈里克维奇
Хасамаев 哈萨马耶夫
Хаустов 豪斯托夫
Херхеулидзе 赫尔赫乌利泽
Хлебников 赫列勃尼科夫
Хлопуша 赫洛普沙
Хлудов 赫卢多夫

Хлыч 赫雷奇
Хмаренко 赫马连科
Хо-урлюк 和鄂尔勒克
Ходжа-ахмет 和卓艾哈迈德
Ходжа-мат 和卓马特
Ходжа-нефес 和卓涅费斯
Ходжа-нияз 和卓尼亚兹
Ходжаев 霍贾耶夫
Ходжеш-мяхрем 霍杰什·米亚赫列姆
Ходкевич 霍德克维奇
Хольдич 霍尔迪奇
Хомутов 霍穆托夫
Хор, мисс 霍尔小姐
Хорошхин 霍罗什欣
Хоттон/ Хуттон/ 赫顿
Хош-диль-хан 霍什季利汗
Хрулев, Степ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赫鲁列夫，斯捷潘·亚历山德罗维奇
Хрущев /Хрущов/ 赫鲁肖夫
Худай-берды 胡代别尔迪
Худай-кул 胡戴库尔
Худояр Мирза 胡多亚尔·米尔扎
Худояр-халыпы 胡多亚尔·哈利培
Худояр-хан /Худаяр-хан/ 胡多亚尔汗(呼达雅尔汗)
Хуссейн 侯赛因
Хушвак 胡什瓦克

Ц

Цереджалов 采连贾洛夫
Цершицкий 采尔皮茨基
Циммерман 齐麦尔曼
Циолковский 齐奥尔科夫斯基
Ципринский-цекаво 齐普林斯基·采卡沃
Цыплетев 齐普列捷夫
Цянь-лун 乾隆

Ч

Чавчавадзе 恰夫恰瓦泽
Чайковский 柴可夫斯基
Чакаман 恰卡曼
Чанбрук 昌布鲁克
Чарльэ Непир, сэр 查利·涅皮尔爵士
Чарыков 恰雷科夫
Чаулай 乔莱
Чеботарев 切鲍塔列夫
Чегрин 切格林
Червинский 切尔文斯基
Череванский 切列凡斯基
Черкасов 切尔卡索夫
Черных 切尔纳赫
Чернышев 切尔纳绍夫
Черняев 切尔尼亚耶夫
Черняк 切尔尼亚克
Чибиль 奇比利
Чикандзе 奇坎泽
Чикарев 奇卡列夫
Чингиз-хан 成吉思汗
Чингинсхан Темучин 成吉思汗·铁木真
Чириков 奇里科夫
Чистопольский 奇斯托波利斯基
Чихачев 奇哈乔夫
Чоган-кегень 察罕格根
Чулков 丘尔科夫
Чупурин 丘普林
Чурыгай 丘雷盖
Чучелов 丘切洛夫

Ш

Ша-мухамед 沙·穆罕默德
Шагий 沙基
Шади-мирза 沙季·米尔扎
Шадман 沙德曼
Шады-бек 沙迪伯克
Шайтанов 沙伊塔诺夫
Шаке 沙克
Шамай 沙麦
Шамин 沙明
Шанзи 尚济
Шаниаз 沙尼阿兹
Шапошников 沙波什尼科夫
Шариф-ходжа 沙里弗和卓

Шарнгорст 沙尔恩戈尔斯特
Шауфус 绍富斯
Шафиров 沙菲罗夫
Шах-мурад 沙赫·穆拉德
Шах-мухаммед-хан 沙赫·穆罕默德汗
Шах-шуджа 沙赫·舒贾
Шаховской 沙霍夫斯科伊
Шварц 施瓦茨
Шебашев II 舍巴舍夫第二
Шевченко 舍甫琴坷
Шейбани 舍伊巴尼
Шекспир 谢克斯皮尔
Шеман 舍曼
Шеметилло 舍麦季洛
Шемяка 舍米亚卡
Шемякин 舍米亚金
Шиг-алей 希格阿列伊
Шир-али-бей /Шир-али-паша/ 希尔·阿里别伊(希尔·阿里帕沙)
Шир-али-хан 希尔·阿里汗
Ширгази 希尔加齐
Ширков 希尔科夫
Ширтай 希尔泰
Шишкевич 希什克维奇
Шишкин 希什金
Шишмарев 希什马列夫
Шкупь 什库皮
Шлейфер 什莱费尔
Шмадт /Шмит/ 施密特
Шоболов 绍鲍洛夫
Шорохов 绍罗霍夫
Шостак 绍斯塔克
Шпаковский 施帕科夫斯基
Шпицберг 施皮茨贝格
Шрейбер 施列伊别尔
Штакельберг 施塔克尔贝格
Штинов 施季诺夫
Штрандман 施特兰德曼
Штумм 施图姆
Шубин 舒宾
Шувалов 舒瓦洛夫
Шукур-дайчин 舒库尔岱青
Шулец 舒列茨
Шульга 舒利加

Щ

Щапов 夏波夫
Щеголев 谢戈列夫
Щёкин 肖金
Щелауков 谢劳科夫
Щербак 谢尔巴克
Щербина 谢尔宾纳
Щербинский 谢尔宾斯基
Щетинин 谢基宁

Э

Эверт 埃维尔特
Эйлер 埃列尔
Эйхгольм 埃赫戈尔姆
Экеблад 埃克勃拉德
Экономов 埃科诺莫夫
Элиас 埃利亚斯
Элиот 埃利奥特
Эльджин 埃尔金
Эльфеберг 埃尔费贝格
Эман 埃曼
Эмир-темир-аксак 埃米尔·捷米尔·阿克萨克
Энгман 恩格曼〔即 Дамас 达马斯〕
Энгстрем 恩格斯特列姆
Эрали 埃拉利
Эрдели 埃尔杰利
Эристов 埃里斯托夫
Эрмамбет Туров 埃尔马姆别特·图罗夫
Эсергеб-досчанов 埃谢尔格勃·多斯恰诺夫
Эсмонтов 埃斯蒙托夫
Эссен, Петр Кириллович 埃森,彼得·基里洛维奇
Этинген 埃京根
Эшан-хан 埃尚汗
Эюб-хан 阿尤布汗

Ю

Югович 尤戈维奇
Юденич 尤杰尼奇
Южаков 尤扎科夫
Юламан Тлянчик 尤拉曼·特梁奇克
Юлашан 尤拉尚
Юлбарс 尤尔巴尔斯
Юлдаш 尤尔达什
Юмудский 尤穆茨基
Юнгусбенд 荣赫鹏(又译:扬哈斯班或扬哈斯本)
Юнебай Бекназаров 尤涅巴伊·伯克纳扎罗夫
Юний 尤尼
Юницкий 尤尼茨基
Юнус 尤努斯
Юрасов 尤拉索夫
Юренев 尤列涅夫
Юрковский 尤尔科夫斯基
Юсуп-бай 优素普巴伊
Юсуп-хан 优素普汗
Юсупь Сарымов 优素甫·萨雷莫夫

Я

Яблонский 亚勃隆斯基
Яблочков 亚勃洛奇科夫
Яворский 亚沃尔斯基
Ягубов 亚古鲍夫
Якоби 亚科比
Яков-ааб 亚科夫·阿布
Яковлев 亚科夫列夫
Якуб-караул-беги 亚库勃·卡拉乌尔·别基
Якуб-хан 亚库布汗
Якуб-бек 阿古柏伯克
Якши-бек-удейчи 亚克希伯克·乌戴奇
Яличев 亚利切夫
Яновский 亚诺夫斯基
Янчевский 扬切夫斯基
Яр-мухамед-хан 亚尔·穆罕默德汗
Ярченко 亚尔钦科
Ярчин 亚尔钦
Ясинская 亚辛斯卡娅
Ястржембский 亚斯特尔热姆勃斯基
Яфимович 亚菲莫维奇
Ях-я 叶海·亚
Яхья-таиров 叶海亚·泰罗夫

地名译名索引

A

Аб-шифа 阿勃希法
Абдрахмановка /Таш-Тюбе/ 阿卜德拉赫曼诺夫卡(村)(后改为: 塔什提尤别)
Абиссиния 阿比西尼亚
Аблык 阿勃雷克
Або 阿鲍
Австрия 奥地利
Ага-яйла 阿加-亚伊拉
Агачта 阿加奇塔
Аграм 阿格拉姆
Адам-кирилган 阿达姆·基里尔甘
Адам-крылган 阿达姆·克雷尔甘
Азия 亚洲
Азовское море 亚速海
Айбугир, залив 艾布基尔(湾)
Айгун 瑷珲
Айдарлы, урочище 艾达尔雷(天然分界地区)
Айдин 艾金
Айдорак 艾多拉克(村)
Айперик 艾佩里克(河)
Айракт, бухта 艾拉克特(湾)
Айракта 艾拉克塔
Айрюк 艾柳克(河)
Ак-ба 阿克巴
Ак-байтал, река 阿克巴伊塔尔(河)
Ак-бура 阿克布拉(河)(现译: 阿克布腊河)
Ак-бурак 阿克布拉克
Ак-джарская почтовая станция 阿克贾尔驿站
Ак-ирек 阿克伊列克(河)
Ак-кала 阿克卡拉
Ак-камыш 阿克卡梅什
Ак-кара 阿克卡拉(城)
Ак-кент 阿克肯特
Ак-крук 阿克克鲁克
Ак-кудук 阿克库杜克
Ак-курган 阿克库尔干(村)
Ак-мечеть 阿克麦切季(即今克齐尔奥尔达)
Ак-моллы 阿克摩林
Ак-саут 阿克萨乌特
Ак-таш 阿克塔什
Ак-теке 阿克捷克(河)
Ак-терек 阿克-捷列克
Ак-тюбе 阿克提尤别(阿克求别, 即玛尼图噶图勒干)
Ак-тюбин 阿克丘宾
Ак-тюбя 阿克丘比亚
Ак-чеганак 阿克切加纳克
Ак-чакмак 阿克恰克马克
Аккуль 阿克库里
Акмол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阿克摩林斯克地区
Аксай 阿克赛
Аксу 阿克苏
Акта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阿克塔夫斯克工事
Актогай 阿克托盖
Акча-бурак 阿克恰布拉克
Акчи-куль 阿克奇湖
Алай 阿赖岭
Алайские горы 阿赖山
Аламедин 阿拉麦金(河)
Алан 阿兰
Аландские острова 亚兰群岛

Аларча 阿拉尔恰(河)
Алатавский округ 阿拉陶州
Алатау 阿拉套山脉
Алдан 阿尔丹
Александрия 亚历山大城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要塞
Александрополь 亚历山德罗波尔
Алжир 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
Али-мечит 阿利麦切特
Алибек 阿利伯克
Алим-ту 阿利姆图(村)
Алимбек 阿利姆别克(要塞)
Аличур, река 阿尔楚尔河
Алманчи 阿尔曼奇(村)
Алмата 阿拉木图
Алтай 阿尔泰
Алты-кудук 阿尔蒂库杜克
Алтыку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阿尔蒂库里乡
Алтын-таг 阿尔登塔格(山)
Алтын-тюбе 阿尔登提尤别
Алтынкуль /Алтын-куль/ 阿尔登库里
Алтышар 阿尔蒂沙尔(即六城地区，包括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田、乌什、阿克苏。)
Алупк 阿卢普克
Альпы 阿尔卑斯山
Аляска, полуостров 阿拉斯加(半岛)
Амбала 安巴拉
Америка 美洲
Аму 阿穆山
Аму-дарьинский отдел 阿姆河分区
Аму-дарья 阿姆河
Амур 阿穆尔(即黑龙江)
Аму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阿穆尔省
Ана-муратбай 阿纳穆拉特巴伊(渠)
Анадырь 阿纳迪尔(河)
Анапа 阿纳巴(要塞)
Англия 英国
Ангрен 安格连(河)
Андижан 安集延
Андреевка 安得列夫卡
Андур 安杜尔
Анзоб 安佐勃
Аннау 安瑙
Апшерон 阿普歇伦
Аравия 阿拉伯
Аракс 阿拉克斯
Арал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Аральск 阿拉尔斯克
Аральское владение /Даукара/ 阿拉尔斯克领地(道卡拉)
Арасан 阿拉桑
Арасан-булак 阿拉桑布拉克
Араса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阿拉桑新村
Арваз, проход 阿尔瓦兹(通道)
Аргунь 额尔古纳(河)
Арка 阿尔卡
Аркатские горы 阿尔卡特山脉
Аркол 阿尔科尔
Арстан-бел-кудук 阿尔斯坦别尔库杜克
Арт-каунды 阿尔特卡翁迪
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Арчман 阿尔奇曼
Аршан 阿尔尚
Аршан-цоган 阿尔尚-佐甘
Арыс 阿雷斯(河)
Асаке 阿萨克
Асельма, хребет 阿谢利马山脉
Асмантай 阿斯曼泰(湖)
Асмантай-матай 阿斯曼泰马泰
Ассака 阿萨卡
Астара 阿斯塔拉
Астрабад 阿斯特拉巴德
Астрах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阿斯特拉罕省
Астрах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阿斯特拉罕王国
Астрахань 阿斯特拉罕

Асхабад 阿什哈巴德
Ат-баш 阿特巴什
Ата 阿塔
Ата-ибрагим 阿塔易卜拉欣
Ата-кул 阿塔库尔
Аталык 阿塔雷克(渠)
Атек 阿捷克
Атрек 阿特腊克(河)
Аты-джаксы 阿蒂贾克瑟
Аты-якши 阿蒂亚克希(河)
Аузурбай 奥祖尔巴伊(井)
Аулиэ-ата 奥利耶阿塔(即今江布尔城)
Аулиеатинский уезд 奥利耶阿塔县
Аустерлиц 奥斯捷尔利茨
Аучи 奥奇(村)
Аучи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奥奇山口
Афганистан 阿富汗
Ах-огаян, ручей 阿赫奥加扬河
Ах-тепе 阿赫捷佩
Ахал 阿哈尔
Ахал-теке 阿哈尔-帖克
Ахальский оазис 阿哈尔绿洲
Ахрабат 阿赫拉巴特
Ашур-аде 阿舒尔阿杰
Аягуз 阿亚古斯(即爱古斯)
Аяк 阿亚克
Аяк-калган 阿亚克-卡尔甘
Аят 阿亚特

Б

Баб-араб, селение 巴勃阿拉勃村
Баба-джан 巴巴江(要塞)
Баба-дурмас, река 巴巴杜尔马斯河
Багдад 巴格达
Багы-кетмен 巴格克特缅
Бадакшан (Бадахшан) 巴达克山
Бадаран 巴达兰(村)
Базай-гумбез 布才拱巴什(波咱拱拜;包子滚拜子)
Базар-курга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巴扎尔库尔干乡
Базиргян-тугай 巴齐尔格扬图盖
Баилдыр-тугай 巴伊尔迪尔图盖
Баимбетово 巴伊姆别托沃(村)
Бай-кара, перевал 巴伊卡拉山口
Байкал 贝加尔湖
Байляр 巴伊利亚尔
Бакалы 巴卡雷
Бакт 巴克特
Баку 巴库
Бала-гиссар 巴拉吉萨尔
Бала-мургаб 巴拉木尔加布
Балаишем 巴拉伊舍姆
Балк 巴尔克
Балканский залив 巴尔干湾
Балканское полуостров 巴尔干半岛
Балканы 巴尔干
Балта-салдык 巴尔塔萨迪克(井)
Балтийский край 波罗的海边区
Балх 巴尔赫
Балханы 巴尔汉山脉
Балхаш 巴尔喀什湖
Балыкчи 巴雷克奇(城)
Бами 巴米
Бамиан 巴米安
Барбастау 巴尔巴斯陶(河)
Барклюль /Баркуль/ 巴里坤
Барлык 巴尔鲁克山
Барлытогой 巴尔雷托戈伊
Барогиль, перевал 巴罗基利山口
Баролдайская гора 巴罗尔达伊山脉
Барс-кирмас 巴尔斯基尔马斯
Барсуки 巴尔苏基(沙漠)
Бартанг 巴尔唐河
Басмандинское ущелье 巴斯曼金峡谷
Батуми 巴统
Баульды 鲍利迪(村)
Бахта 巴克图
Башкирия 巴什基里亚
Баяндай 巴彦岱
Баят-хаджи 巴亚特哈吉(渡口)
Беглербек, станция 别格列尔别克驿站

Беговат 别戈瓦特
Бедеркет 别杰尔克特
Беджен-тау, гора 别珍套山
Безик 别齐克
Беик, перевал 别伊克山口
Бекпак 别克帕克(草原)
Белая река 白河
Белек 别列克
Белужистан 俾路支
Бенд 宾德
Бендер-бушир 宾杰尔布希尔城
Бендер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宾杰尔斯基山口
Бендесен 宾杰先
Бер-казанский проток 别尔卡赞(河)
Бергатай 别尔加泰
Березо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别列佐夫斯克镇
Берказан /озеро/ 别尔卡赞(湖)
Берлин 柏林
Бессарабия 比萨拉比亚
Беурма 别乌尔马
Бехтир-лиман 别赫季尔利曼(湾)
Беюн-баши 别尤恩巴希
Биармия 比阿尔米亚
Бийская линия 比斯克线
Бирюченский уезд 比柳钦县
Бискент 比斯肯特(现译: 普斯肯特)
Биш-агач 比什阿加奇
Биш-акты 比什阿克蒂
Биш-алич 比什阿利奇
Биш-арык 比什阿雷克
Биш-булак 比什布拉克
Биш-кир 比什基尔
Биш-майнак 比什麦纳克
Биш-тюбе 比什提尤别
Бишь-тамак 比什塔马克
Богачат 鲍加恰特
Богда 鲍格达
Богдан-ата 鲍格丹阿塔
Богдо 鲍格多
Богуедин 鲍古耶金
Боланский 鲍兰斯基
Болгария 保加利亚
Болорский хребет 博洛尔山脉
Большая Алатау 大阿拉套(山)
Большая Алматин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大阿拉木图镇
Большие Барсуки 大巴尔苏基(沙漠)
Большой Егорлык, река 大叶戈尔雷克河
Большой Иргиз 大伊尔基兹河
Большой кара-кулак 大卡拉库拉克(村)
Большой Памир 大帕米尔
Боро-хоро 博罗霍罗
Бородино 鲍罗金诺
Боротола 博罗塔拉河
Борохудзир 博罗胡吉尔
Борхутские горы 鲍尔胡特山
Босния 波斯尼亚
Босфор 博斯普鲁斯海峡
Браилов 布勒伊拉
Брянск 布良斯克
Буг 布格河
Бугдайли 布格戴利
Бугораджи 布戈拉吉(井)
Бугун 布贡河
Бугурусланский уезд 布古鲁斯兰县
Буджинурд 博季努德
Бузачи 布扎奇(半岛)
Бузгумен 布兹古缅
Вузулукский уезд 布祖卢克县
Букан-тау 布坎套
Буканская гора 布坎山
Бураган 布拉甘(井)
Буркутты 布尔库蒂
Бусага 布萨加
Бууараджи 布乌拉吉
Бухара 布哈拉
Бухтарм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布赫塔尔明斯克要塞

В

Вавилон 巴比伦

Ваграм 瓦格拉姆
Ваджир, перевал 瓦吉尔山口
Ваза 瓦扎
Варзиминор 瓦尔齐米诺尔
Варна 瓦尔纳
Варшава 华沙
Ватерлоо 滑铁卢
Вахан 瓦汉(又译:瓦罕)
Вахан-дарья, река 瓦汉河
Вейк, перевал 维伊克山口
Великий новгород 大诺夫哥罗德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я 大不列颠
Великокняжский ручей 维利科克尼亚兹河
Вена 维也纳
Верненский уезд 维尔纳县
Верн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维尔纳工事
Верхнеилийский край 伊犁河上游地区
Верхнеозерная крепость 上奥泽尔要塞
Верхнеуральск 上乌拉尔斯克
Верхнеяиц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上雅伊茨克要塞
Верхняя Азия 上亚洲
Виктория 维多利亚湖
Вильно 维尔诺(即今维尔纽斯)
Вишаб 维沙勃
Вишист 维希斯特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
Владимирово, колония 弗拉基米罗沃(侨民区)
Владими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弗拉基米尔省
Владимирское 弗拉基米尔斯克
Волга 伏尔加河
Вологда 沃洛格达
Вологод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沃洛格达省
Воронеж 沃罗涅什
Воронеж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沃罗涅什省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Вуадил 瓦季尔(又译:乌阿季利)
Вятка 维亚特卡(河)
Вят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维亚特卡省

Г

Газни 加兹尼
Галац 加拉茨
Гандамак 甘达马克
Гань-су 甘肃
Гарон 加隆
Гассан-кули 加桑库利
Гей-бек 盖伯克
Гек-кейсталь, урочище 格克克伊塔利(天然分界地区)
Гемыш-тепе 格梅什捷佩
Гендримьян 根德里缅
Геок-тепе 格奥克捷佩
Герат 赫拉特
Герден-дивар 格尔坚-吉瓦尔
Герируд, река 赫里河
Гермабское ущелье 格尔马勃峡谷
Германия 德国
Герцеговина 黑塞哥维耶
Гибралтар 直布罗陀海峡
Гиж-дуван 吉日杜万
Гильтит 吉尔吉特
Гилян 吉梁
Гималаи 喜马拉雅山
Гинду 金杜
Гиндукуш 兴都库什山脉
Гиокча 基奥克恰(河)
Гиссар 吉萨尔
Глухая, река 格鲁哈亚河
Гнадентал 格纳登塔尔(村)
Гнаденфельд, селение 格纳登费利德(村)
Голодная степь 饥饿草原
Гравелот 格拉维洛特
Гребенск 格列宾斯克
Греко-бактрий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希腊-巴克特里国
Греция 希腊
Гриссельгам 格里谢利加姆
Грузия 格鲁吉亚

Губерлин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古别尔林斯克工事
Гудра, селение 古德拉村
Гудрю-оллум 古德柳奥卢姆
Гул-тюбе 古尔提尤别
Гульча 古里察
Гунджибай, река 贡吉巴伊河
Гунт, река 贡特河
Гургень 戈尔甘
Гурьев 古里耶夫
Гучень 古城
Гюзар 丘扎尔
Гязьский берег 格亚齐斯克岸
Гяр-кара 格亚尔卡拉
Гярмаб, селение 格亚尔马勃村
Гярмаб, ущелье 格亚尔马勃峡谷
Гяур-кала 格亚乌尔卡拉
Гяурс 格亚乌尔斯

Д

Даабит, селение 达阿比特(村)
Давлет-гирей 达夫列特基烈
Дагестан 达格斯坦
Дагёст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达格斯坦省
Дайнэ, мечеть 戴奈(清真寺)
Данград 丹格勒
Дардак, селение 达尔达克(村)
Дарданнеллы 达达尼尔海峡
Дардар 达尔达尔
Дарий 达里
Дарийя 达里亚
Даркот, хребет 达尔科特山
Дау-кала 道卡拉
Дау-кару 道卡鲁
Даудыр 道迪尔
Даукара 道卡拉
Даул 道尔(村)
Даурия 达斡尔
Дахли 达赫利
Даштыказы 达什蒂卡兹
Даяк 达亚克(工事)
Девлет-гирей 杰夫列特-基烈(要塞)
Дегли 杰格利
Дейнау 杰伊瑙
Делижанское ущелье 杰利让斯克峡谷
Денгиль 坚基利
Денгиль-тепе 坚基利捷佩
Дербент 杰尔宾特
Дерваз 杰尔瓦兹
Дерегез 杰列格兹
Дехча 杰赫恰(井)
Дешти-кипчак 杰什季-希布察克
Джалабад-аюб 贾拉巴德-阿尤布
Джаловла 贾洛夫拉(河)
Джам 贾姆
Джамала 贾马拉(井)
Джаман-дарья 贾曼河
Джаман-кала 贾曼卡拉(奥尔斯克)
Джаман-сай 贾曼赛
Джаман-таг 贾曼塔格
Джаманта 贾曼塔
Джамруд 贾姆鲁德
Джан-булак 江布拉克
Джан-кала 江卡拉
Джангельды 江格利迪(井)
Джансерке 江谢尔克
Джаны-кала 贾纳卡拉
Джаны-курган 贾纳库尔干
Джаркент 贾尔肯特
Джарово 贾罗沃村
Джарты-куль 贾尔蒂库里(湖)
Джебыск 杰贝斯克
Джелалабад 杰拉拉巴德(又译: 贾拉勒阿巴德)
Джелангач-чеганак 杰兰加奇切甘纳克
Дженти 真基
Джергаин-агач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杰尔加英阿加奇工事
Джизак 治扎克
Джизакский уезд 治扎克县
Джилак-уты 吉拉克乌蒂
Джилан-уты 吉兰乌蒂(峡谷)
Джиминеево 吉米涅耶夫(村)

Джин-хо 晶河(译者注: 现名精河)
Джир-мечеть 吉尔麦切季
Джирень-айгыр 吉连艾格尔(河)
Джиты-кашка 吉蒂卡什卡
Джиты-куль 吉蒂湖
Джувейн 朱维恩
Джулек 朱列克
Джулы-баян 朱雷巴扬
Джулы-кала 朱雷卡拉
Д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Джунтал 忠塔尔
Дзоюрук 佐尤鲁克(井)
Дигмай 季格麦(村)
Дизраили 吉兹莱利
Дин-курган 金库尔干
Динар 季纳尔(井)
Динау 季瑙
Дирекли 季列克利
Дмитриевка, колония 德米特里耶夫卡侨民区
Днепр 第聂伯河
Днестр 德涅斯特河
Доло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多隆要塞
Дон 顿河
Дон-кайма 顿凯
Донгуз-тау 顿古兹套
Дубун 都本
Дуз-олум 杜兹奥卢姆
Дуль-дуль, проход 杜利杜利通道
Дунай 多瑙河
Дунь-хуань 敦煌
Дурун 杜伦

Е

Европа 欧洲
Египет 埃及
Егян-батыр-кала 叶格扬巴蒂尔卡拉
Егян-казак 叶格扬卡扎克
Ейский залив 叶伊斯克湾
Екатеринин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叶卡捷琳娜镇
Екатериносл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叶卡捷林诺斯拉夫省
Емишак 叶米沙克
Енисей 叶尼塞(河)
Епанчь 叶潘奇(公国)
Еркембай 叶尔克姆巴伊
Ескилик 叶斯基利克
Ефрем 叶弗列姆

Ж

Жаровня 扎罗夫尼亚(河)
Железинск 热列津斯克
Желез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热列津斯克要塞
Жёлтое море 黄海

З

Заамин 扎阿明
Завольхье 伏尔加河中下游左岸(东岸)
Заилийская долина 外伊犁流域
Заилийский край 外伊犁边区
Зайкеш 扎伊克什(湖)
Зайсан 斋桑
Зайсанский пост 斋桑哨所
Зайцевское селение 扎伊采夫斯科耶村
Закамская черта 外卡马河界线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ах, река 扎赫河
Зачирчикский край 外奇尔奇克河边区
Зверино-го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兹维里诺戈洛夫斯克要塞
Зелёные горы 绿山
Зера-булак 泽拉布拉克
Зера-тау 泽拉套
Зеравшан 泽拉夫尚(河) (又译: 泽腊夫珊河)
Зеравш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泽拉夫尚省
Зеравшанский округ 泽拉夫尚州
Зея 结雅河(即精里奇江)
Зиаудин 齐奥金
Зивин 齐文

Зимовейская станица 齐莫维斯克镇
Зингата 津加塔(村)
Зингаты 津加蒂
Зираи-ку, хребет 齐拉伊库山脉
Зор-куль, озеро 佐尔库里湖(现译: 佐尔库利湖)
Зульфагар (Зюльфагар) 祖利法加尔(城)

И

Ивановское село 伊凡诺夫斯科耶(村)
Игды 伊格迪(井)
Идия 伊季亚
Изгент 伊兹根特
Измаил 伊兹梅尔
Измукшир 伊兹穆克希尔
Икан 伊坎
Ики-су-арасы 伊基苏阿拉瑟
Илек 伊列克(河)
Илек-салеш 伊列克萨列什(井场)
Илец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伊列茨克要塞
Илецкий город 伊列茨克城
Или 伊犁;伊犁河
Илигильди 伊利基利季
Иль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伊利英斯克要塞
Илийский выселок 伊犁新村
Илийский край 伊犁地方
Ильтедже 伊利捷杰(井)
Ильчик 伊利奇克
Ильялы 伊利亚雷
Имды-кудук 伊姆迪库杜克
Императорская укрепление 伊姆佩拉托尔斯克工事
Ингода 音果达(河)
Инд, бассейн 印度盆地
Индия 印度
Индокуша 英多库沙
Индостан 印度半岛
Индыгирка 印迪吉尔卡河
Иол-отан 约尔奥坦
Ионовский перевал 约诺夫山口
Ирала-кочкан 伊拉拉科奇坎(湖)
Иран 伊朗
Иранское плоскорье 伊朗高原
Иргиз 伊尔基兹
Иргизский уезд 伊尔基兹县
Ирджар 伊尔贾尔
Иресу, селение 伊列苏村
Иркештам 伊尔克什他木(现译: 伊尔克什塔姆)
Иркибай 伊尔基巴伊
Иркутск 伊尔库茨克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ернния 伊尔库茨克省
Иртыш 额尔齐斯(河)
Исбаскент 伊斯巴斯肯特
Исен-чагыл 伊先恰格尔
Искандер-куль 伊斯坎德尔库里(湖)
Искандер-су 伊斯坎德尔苏(河)
Искер 伊斯克尔
Иски-курган 伊斯基库尔干
Исмамут 伊斯马穆特
Исмамут-ата 伊斯马穆特阿塔
Исмане 伊斯马涅(村)
Испара 伊斯帕拉(村)
Испассар 伊斯帕萨尔(村)
Иссык-ата 伊塞克阿塔
Иссык-куль 伊塞克湖
Истык, река 伊斯蒂克河
Исфана 伊斯法纳(村)
Исфара 伊斯法拉
Исфарайн 埃斯费腊因
Итебай 伊捷巴伊
Ичке-яр 伊奇克亚尔
Ичкил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伊奇基林乡
Иши-булак, река 伊希布拉克河
Ишим 伊施姆(河)
Ишкарты 伊什卡尔蒂
Ишмая-таван 伊什马亚塔凡(村)

К

Кааба 卡巴(又称: 加巴石,黑石,麦加的清真寺)
Каахк 卡赫克
Кабак 卡巴克

Кабанья крепость 卡巴尼亚要塞
Кабарда 卡巴尔达
Кабул 喀布尔
Кавалерийская кала 卡瓦列里亚卡拉
Кавалерийский ручей 卡瓦列里亚河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гат 卡加特
Казал 卡扎尔
Казала 卡扎拉
Казалинск 卡扎林斯克
Казанджик 卡赞治克
Казанджик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卡赞治克工事
Казанды-мазар 卡赞迪玛扎
Ка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喀山省
Казанское царство 喀山王国
Казань 喀山
Казбек 卡兹别克
Казы-кишлак 卡兹村
Каир-суат 卡伊尔苏阿特
Кай-кунакты 凯库纳克蒂
Кай-тезек, перевал 凯捷泽克山口
Кайдак 凯达克(湾)
Кайдан 凯丹(海湾)
Калай-бар Пяндж, перевал 卡拉伊-巴尔喷赤(要塞)
Каланча 卡兰恰河
Калаус, речка 卡劳斯河
Калган 张家口
Калеи-кази 卡列卡齐
Калифорния 加利福尼亚
Калмык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卡尔梅科夫斯克要塞
Калуга 卡卢加
Кальварийский уезд 卡利瓦尔县
Калькутта 加尔各答
Кама 卡马(河)
Камчатка 堪察加半岛
Камысты 卡梅斯蒂
Камыш-курган 卡梅什库尔干
Канабадам 卡纳巴达姆
Канали 卡纳利
Кандагар 坎大哈
Канжут 坎巨提(今名乾竺特)
Капа 卡帕
Кара-бар, перевал 卡拉巴尔山口
Кара-бура 卡拉布拉
Кара-дарья 喀拉河
Кара-кудук 卡拉库杜克
Кара-куль /каракул/, озеро 喀拉湖(即喀拉库里湖)
Кара-кунус 卡拉库努斯
Кара-сенгир /Карасенгир/ 卡拉先基尔
Кара-тау /Каратауские горы/ 卡拉套山脉
Кара-тегин /Каратегин/ 喀拉提锦(喀尔提锦)
Кара-тургай 卡拉图尔盖
Кара-узяк 卡拉乌齐亚克
Карабайли 卡拉巴伊利
Карабалта, селение 卡拉巴尔塔
Карабугаз 卡拉布加兹
Карабугазский залив 卡拉布加兹湾
Карабугазский пролив 卡拉布加兹海峡
Карабулакский выселок 卡拉布拉克新村
Карабур 卡拉布尔(山)
Карабутак 卡拉布塔克
Каравак 卡拉瓦克
Караванное озеро 卡拉万湖
Карагай 卡拉盖
Карагай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卡拉盖要塞
Караганская вода 卡拉甘河
Карагач 卡拉加奇
Караджа-батыр 卡拉贾巴蒂尔
Караичик 卡拉伊奇克(河)
Карак-ата 卡拉克阿塔
Караказык 卡拉卡兹克
Каракие 卡拉基耶
Каракол 卡拉科尔
Каракуль, горное селение 喀拉库利(山村)

Каракуль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喀拉库利斯克要塞
Каракум 卡拉库姆(沙漠)
Каракумметь 卡拉库麦特(河)/即 Кара-гумбет 卡拉古姆别特/
Каракын 卡拉肯
Карасу 卡拉苏(村、湾、河)(现译: 卡腊苏)
Каратай 卡拉泰(湾)
Каратал 卡拉塔尔(河)
Каратамак 卡拉塔马克
Каратюбе 卡拉提尤别
Каратюбинское ущелье 卡拉提尤别峡谷
Карачкум 卡拉奇库姆
Карашар 喀喇萨尔(译者注: 现名焉耆)
Карашарский Тяньшань 喀喇萨尔天山
Каращек 卡拉希克
Каркаралинский район 卡尔卡拉林斯克区
Кармакчи 卡尔马克奇
Кармановский форпост 卡尔马诺夫哨所
Карпаты 喀尔巴阡山脉
Карпышлы 卡尔佩什雷
Каррак, остров 卡拉克(岛)
Карс 卡尔斯
Карт 卡尔特
Карши 卡尔希
Кары-бенд 卡雷宾德
Кары-кала 卡雷卡拉
Кары-карыза 卡雷卡雷扎
Кары-кяриз 卡雷克亚里兹
Карыз 卡雷兹(井)
Касарм 卡萨尔姆
Каспий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ссыкскйи брод 卡瑟克渡口
Кастек 卡斯捷克
Ката 卡塔
Катта-баг 卡塔巴格
Катты-курган 卡蒂库尔干(现译: 卡塔库尔甘)
Катты-тюбе 卡蒂提尤别
Катунь 卡童(河)
Каунды 卡翁迪
Кафиристан 卡菲里斯坦
Кахпахты 卡赫帕赫蒂(井)
Каш-арасан 卡什阿拉桑
Кашгар /Кашгария/ 喀什噶尔
Кашгар-даван 喀什噶尔达坂
Кашка-дарья 卡什卡河
Кашкар 卡什卡尔
Кашмир 克什米尔
Кваркен 克瓦尔肯
Кветта 基达
Кегетинское 克格塔(村)
Кегетинское урочище 克格塔天然分界线
Келат 卡拉特
Келес, река 克列斯河
Келете 克列捷
Келеучи 克列乌奇
Келиф 克利弗
Кельтечинар, селение 克利捷奇纳尔村
Кендыр-диван, перевал 肯迪尔季凡山口
Кенколь-карагырская волость 肯科尔卡拉格尔乡
Кенко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肯科尔乡
Кепе 克佩
Кешентал 克普彭塔尔(村)
Кербеля /Кербела/ 卡尔巴拉
Кереучи 克列乌奇
Керки 克尔基
Кермине 克尔米涅
Керченский пролив 刻赤海峡
Кескелен 克斯克连(河)
Кетистан 克基斯坦
Кетме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克特缅山口
Кетмень 克特缅
Кечкине 克奇金涅河
Кибариево, деревня 基巴里伊沃村
Киев 基辅

Кие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基辅省
Кизил 克孜勒(城)
Кизил-арват 基孜尔阿尔瓦特
Кизил-даг 基孜尔达格
Кизил-как 克齐尔卡克
Кизил-кум /Кизял-кум/ 克齐尔库姆
Кизил-курган 克齐尔库尔干
Кизил-рабат 基孜尔-拉巴特(现译:基孜尔腊巴德)
Кизил-су, река 克孜勒河(基孜尔-苏)(现译:克孜尔苏河)
Кизил-такир 克齐尔·塔基尔
Кизил-тапа 基孜尔-塔帕
Кизил-чагылды, пресное озеро 基孜尔-恰格尔迪(淡水湖)
Кизил-чекыр 克齐尔恰克尔
Кизил-чешше 克齐尔切什
Кизилджа-куюсы, колодец 基孜尔贾-库尤瑟(井)
Кизиль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Кизыль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基孜尔要塞
Кизляр 基兹利亚尔
Кизыл-ахал 克齐尔阿哈尔
Кизыл-ирмак 基孜尔-伊尔马克(河)
Кизыл-таш 基孜耳塔什
Кильаучи 基利奥奇
Киндерль, залив 金杰尔利湾
Кипчак 希布察克(城)
Кир 基尔
Киргиз-курган 吉尔吉斯库尔干
Киргизские степи 吉尔吉斯草原
Кирсановка 基尔桑诺夫卡
Китаб 基塔布
Кишинев 基什涅弗
Клы 克雷河
Клыч-нияз-бай 克雷奇尼亚兹巴伊渠
Ключев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克柳切沃耶工事
Ключевская станция 克柳切夫斯克镇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гат 科加特
Кодж 科吉
Коджский перевал 科吉山口
Кодш-зау 科德什佐
Кок-потас 科克波塔斯
Кок-су 科克苏(河)
Кокан-кишлак 浩罕基什拉克
Коканд 浩罕汗国
Коксуйский выселок 科克苏新村
Кокуй-бель, река 科奎别利河
Кокчетавский округ 科克切塔夫州
Кокчеге 科克切格城
Кокчи 科克奇河
Колджат, селение 科里扎特村
Коловертная долина 科洛维尔特谷地
Колыма 科累马(河)
Ком-байги 科姆巴伊基
Конг-агверлы 康阿格维尔雷(井)
Кондурча 康杜尔恰(河)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康斯坦丁诺夫斯克工事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е 君士坦丁堡
Копа 科帕
Копал 科帕尔(即科帕勒)
Копальский уезд 科帕尔县
Копенгаген 哥本哈根
Копетдаг 科佩特达格山
Кореучи 科列乌奇
Кос-агач 科斯阿加奇
Кос-арал 科斯阿拉尔
Костакоз 科斯塔科兹
Коушут-хан-кала 科乌舒特汗卡拉
Кохат 科哈特
Кох-и-асмай 科赫伊阿斯麦山
Кочак 科恰克
Кочкарчи, селение 科奇卡尔奇村
Кош-купрюк 科什库普柳克
Кош-купыр 科什库佩尔
Кош-курган 科什库尔干
Кош-рабатское ущелье 科什拉巴特峡谷
Кош-тегермень, селение 科什捷

格尔缅村
Кош-уральский форпост 科什乌拉尔斯克哨所
Красная гора 克拉斯纳亚山
Красноводск 克拉斯诺伏斯克
Красновод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克拉斯诺伏斯克要塞
Красноводский залив 克拉斯诺伏斯克湾
Красного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要塞
Красногор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克拉斯诺戈尔斯克镇
Красное село 红村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расные воды 克拉斯诺伏迪(红水)
Кронштадт 喀琅施塔得
Крутоя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克鲁托亚尔斯克要塞
Крым 克里木
Крымское царство 克里木王国
Крючевый 克柳乔维
Ктуй 奎屯
Кубетау 库别陶
Кува, селение 库瓦村
Куван-дарья 库凡河
Куванш-джерму 库凡什杰尔穆
Кугарт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库加尔特乡
Кузнецк 库兹涅茨克
Куйлюк, село 奎柳克(村)
Куйтун, гора 奎屯山
Куйчан-яр 奎昌亚尔
Кук 库克
Кукертли 库克尔特利
Кукчук 库克丘克
Кул-кудук 库尔-库杜克
Кули, селение 库利村
Кули-каланские высоты 库利卡兰高地
Кулинск, волость 库林乡
Кулкулаб, форт 库尔库拉勃(炮台)
Куль-кара 库尔卡拉
Кульджа 固尔扎(即伊犁)
Куляб 库利亚布
Куляни-яб 库梁尼亚勃渠
Кум-дарваз 库姆达尔瓦兹
Кум-суат 库姆苏阿特
Кумбель 库姆别利
Кумо-манычская низменность 库莫曼内奇低平原
Кумул 科穆尔(即哈密)
Кумыш-курган 库梅什库尔干
Кумано-манычский канал 库马诺曼纳奇运河
Кунгес 孔格斯河(译者注: 现名巩乃斯河)
Кунград 孔格勒
Кунгур 昆古尔
Кундуз 昆都士
Куня-геок-тепе 库尼亚格奥克捷佩
Куня-ургенч 库尼亚乌尔根奇
Кур-кара-усу 库尔喀喇乌苏(译者注: 现名乌苏)
Кура 库拉河
Курагин, крепость 库拉金要塞
Курам 库腊姆
Курама 库拉玛
Кураминский уезд 库拉玛县
Курами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库拉玛山脉
Куран-как 库兰卡克
Кургаш 库尔加什
Курдай 库尔达伊
Куркрукты 库尔克鲁克蒂(井)
Курля 库尔勒
Курп 库尔普
Ку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库尔斯克省
Куртку 库尔特库(要塞)
Куртым 库尔蒂穆
Кусан 库桑
Кутерьма 库捷里马河
Куча 库车
Кучан 古昌
Кучарт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库恰尔特乡
Куши 库希
Кушк 库什克

Кушк-и-Нахуда 库什克伊纳胡德
Кушка 库什卡
Кушкинский пост 库什卡哨所
Кущата 库夏塔
Кыныр 克纳尔
Кыш-мурунский округ 克什穆伦州
Кштут 克什图特
Кюньлюнь /Куньлунь/ 昆仑山脉
Кюрендаг 丘连达格
Кюрендагские горы 丘连达格山
Кюрендагское ущелье 丘连达格隘口
Кят 恰特
Кяфиристан 恰菲里斯坦

Л

Лагор 拉合尔
Ладак 拉达克
Ладожский канал 拉多加运河
Лангар 兰加尔
Лаудан 劳丹河
Лебяжия крепость 列比亚什要塞
Ледовитый океан 北冰洋
Лена 勒拿河
Ленг 连格
Ленкоран 连科兰
Лепсинск 列普辛斯克
Ливадия 利瓦吉亚
Ливенский 利文斯基
Ливны 利夫纳
Липарские вулканы 利帕尔火山
Литва 立陶宛
Ловча 洛夫恰
Лодз 罗兹
Ломбардия 伦巴第
Лондон 伦敦
Любовни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柳鲍夫新村
Лютфабад 柳特法巴德

М

Мавераннагр /Мавераннахр/ 毛危兰纳赫尔(马维兰纳格尔)
Магамет-бад 马加麦特巴德
Магараджих 马加拉吉赫
Магиан /Магиян/ 马基安
Магнистная крепость 马格尼斯特要塞
Маддут 马杜特
Мадрас 马德拉斯
Мадрушкат 马德鲁什卡特
Мазар 马扎尔
Мазар-шериф 马扎尔沙里夫
Мазарт 马扎尔特
Майванд 麦凡德
Майгирская волость 麦基尔乡
Майдата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麦格塔利乡
Майлибаш 麦利巴什
Майтрекская волость 麦特列克乡
Макарьев 马卡里耶夫
Македония 马其顿
Макрыт 马克雷特(村)
Малакандский проход 马拉坎德通道
Малая Азия 小亚细亚
Малая Алматинская станица 小阿拉木图镇
Малая бухария 小布哈拉
Малая хобда 小霍勃达(河)
Малек 马列克
Малый Кара-кулак 小卡拉库拉克村
Малый Памир 小帕米尔
Малые Барсуки 小巴尔苏基
Малыковна /Вольск/ 马雷科夫纳村(今沃尔斯克城)
Манас 玛纳斯
Мангазея 曼加泽亚
Мангиз 曼基兹
Мангишлак 曼格什拉克(半岛)
Мангыт 曼格特
Маныч, река 曼内奇河
Манычская станица 曼内奇镇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гелан 马尔格兰(玛尔噶朗)(现

译: 马尔吉兰)
Маргеланский уезд 马尔格兰县
Маргыс 马尔格斯
Марокко 摩洛哥
Маскара 马斯卡拉
Масса, кишлак 马萨村
Мастек 马斯捷克
Мастуджа 马斯图贾
Масше 马斯舍湖
Махрам 马赫拉姆
Мача 马恰
Медина 麦地那
Медрес 麦德列斯
Мейванд 梅旺德
Меймезек 麦伊麦泽克
Мекка 麦加
Мельничная кала 麦利尼查卡拉
Меңдали 缅达利
Мензелинск 缅泽林斯克
Мерв 麦尔夫
Мервский округ 麦尔夫州
Мерк 麦尔克
Мерк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梅尔卡乡
Мёртвый Култук 苗尔特维-库尔图克
Меручак 麦鲁恰克
Мечетное, село 麦切特诺耶(村)
Мешед /Мешхед/ 麦舍德(今名: 马什哈德)
Мешекли 麦舍克利
Мианбад 米安巴德
Миankал 米安卡尔
Миankальская долина 米安卡尔盆地
Мин-булак 明布拉克(井)
Мин-тюбе 明提尤别
Мин-упюк 明乌柏克
Минск 明斯克
Мир-рабат 米尔拉巴特
Миссисипи 密西西比(河)
Митана 米塔纳
Митк 米特克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залив 米哈伊洛夫湾
Михайло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米哈伊洛夫斯克(工事)
Михман-юл, перевал 米赫曼尤尔山口
Мишинский проход 米申通道
Могол 莫卧儿
Могол-тау, горы 莫戈尔套山
Мостаганем 莫斯塔加涅姆
Мраморное море 马尔马拉海
Мугамет-бад 穆加麦特巴德
Муголжарские горы /Муголжары/ 穆戈贾尔山脉
Музартский перевал 木扎特山隘
Музартский проход 木扎特通道
Мулла-кари 毛拉卡里
Мулла-мир 毛拉米尔(村)
Мурасы 穆拉瑟村
Мургаб, река 木尔加布河(现译: 穆尔加勃河)
Мурдаб 穆尔达勃河
Мурза-рабат 穆尔扎拉巴德
Мури 穆里
Мус-таг, хребет 慕士塔格山
Мусарт (Музарт) 木扎特(木素尔岭)
Мусартский перевал 穆萨尔特山口
Муссури 穆苏里
Мустай, хребет 穆斯泰山
Мустафа-кули-ага 穆斯塔法-库里-阿加
Мусульман-кул 穆苏利曼库尔(渠)
Мухамет абад 穆罕默德阿巴德
Мын-су-алмаз 门苏阿尔马兹

Н

Нагар 纳加尔
Надежди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纳杰日达新村
Найманча 奈曼恰村
Нам 纳姆
Наманган 纳曼干
Наманганский уезд 纳曼干县
Нарын 纳伦(河)

Наследник 纳斯列德尼克(要塞)
Нау 瑙堡
Науганды 瑙甘迪村
Наукат 瑙卡特
Наукатская волость 瑙卡特乡
Наукентская волость 瑙肯特乡
Небесные горы 天山山脉
Нева 涅瓦(河)
Неймане 奈曼涅(湖)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
Нефес-кули 涅费斯库利(井)
Нижегород 尼热哥罗德
Нижне-эмбинское 下恩巴
Нижне-эмбин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下恩巴工事
Нижнеозарная крепость 下奥泽尔要塞
Нижный-новгород 下诺夫哥罗德
Нижняя Африка 下非洲
Николае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尼古拉耶夫斯克要塞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 уезд 尼古拉耶夫斯克县
Николаевское 尼古拉耶夫斯克耶(村)
Николайпол 尼古拉波尔(村)
Никольское 尼科尔斯克(镇)
Нишапур 尼沙普尔
Нияз 尼亚兹
Нияз-шейх 尼亚兹谢赫(渠)
Ниязбек 尼亚兹别克
Новгород 诺夫哥罗德
Ново-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工事
Ново-маргелан /Новый Маргелан/ 新马尔格兰
Ново-петро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新彼得罗夫斯克工事
Ново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 新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Новошемшинск 诺沃舍姆申斯克
Новый Ургенч 新乌尔根奇
Новый Чиназ 新奇纳兹
Ногай-курган 诺盖库尔干
Нор-зайсан 斋桑泊
Нуксан 努克桑山
Нукус 努库斯
Нурата 努拉塔
Нуратанынь-тау /Нуратынские горы/ 努拉塔山脉
Нурпай 努尔帕伊(河)
Нухур 努胡尔

О

Область войска Донского 顿河军区
Обь 鄂毕(河)
Обурдан 奥布尔丹(村)
Обурда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奥布尔丹山口
Одесса 敖德萨
Озерн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奥泽尔工事
Ока 奥卡(河)
Оксус 奥克苏斯
Оломуц 阿罗木茨
Ольгинская кала 奥利金卡拉
Омск 鄂木斯克
Омь 鄂木(河)
Он-каунды 昂卡翁迪
Опорная кала 奥波拉卡拉
Опорный ручей 奥波拉河
Ораниебаум 奥拉尼延鲍姆
Оренбург 奥伦堡
Оренбурган Гурьев 奥连布尔甘古里耶夫
Оренбурск 奥伦堡斯克
Оренбу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奥伦堡省
Орлов 奥尔洛夫
Орловка 奥尔洛夫卡
Орл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奥尔洛夫省
Орск 奥尔斯克
Ортакую 奥尔塔库尤
Орунз 奥伦兹
Орь 奥里(河)
Ост-Индия 东印度
Оторбай 奥托尔巴伊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茨克海
Ош 奥希

П

Пайток 派托克
Пакиш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帕基什山口
Паласан 帕拉桑
Палван-ата 帕尔凡阿塔(渠)
Памир 帕米尔
Памировский пост 帕米尔哨所
Памиру шуэ 帕米鲁舒埃
Парапамиз /Паропамиз/ 帕罗帕米苏斯山脉
Париш 帕里什
Паркент 帕尔肯特
Патта-гиссар 帕塔吉萨尔
Педау 佩道
Пенджкент /Пянджкент, Пенджикент/ 品吉肯特
Пенза 奔萨
Пензе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奔萨省
Перевал 佩列瓦尔
Перим 丕林岛
Пер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彼尔姆省
Пермь /Баремия/ 彼尔姆(巴列米亚)
Перовск 彼罗夫斯克(炮台)
Перовский уезд 彼罗夫斯克县
Персидский залив 波斯湾
Персидская манархия 波斯帝国
Персия 波斯
Петербург 彼得堡
Петро-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 彼得罗亚历山德罗夫斯克
Петровск 彼得罗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
Петропавл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
Пиличи 皮利奇河
Питняк 皮特尼亚克
Пиша 比辛
Пишауэр 白沙瓦
Пишпек 皮什彼克(即今伏龙芝城)
Плевна /Плевен/ 普列夫纳(普列文)
Плецкий 普列茨基城
Подол 波多尔
Подолия 波多尔地区
Покр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波克罗夫斯克要塞
Полта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波尔塔瓦省
Полтавское 波尔塔夫斯克
Полуденная крепость 波卢坚要塞
Польдарак 波利达拉克
Польдорак 波利多拉克
Понто-каспийская низменность 里海低平原
Порсу 波尔苏
Порсу-бурун 波尔苏布伦
Порсунгур 波尔松古尔(渠)
Порт-александра 亚历山大港
Порт-артур 旅顺
Правофланговая кала 普拉沃弗兰格卡拉
Пресн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普列斯诺夫斯克要塞
Пресногорьк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普列斯诺戈里科夫斯克要塞
Провинские острова 普罗尔文斯克群岛
Пруссия 普鲁士
Псекупс 普谢库普斯(河)
Пскент 普斯肯特
Пули-хатун 普利哈童(现译: 普利哈图姆)
Пулла-салтан 普拉萨尔坦村
Пунган 篷甘村
Пуск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普斯科夫省
Пустыня Гоби 大戈壁
Пшевальск 普舍瓦尔斯克
Пшеха 普舍哈(河)
Пяндж, река 喷赤河
Пятигорск 皮亚季戈尔斯克

Р

Рабат 拉巴特
Раим /Аральск/ 拉伊姆(阿拉尔斯克)
Раковичи 拉科维奇
Ранг-куль, озеро 郎库里湖(现译:郎库勒湖)
Ранг-куль Памир 郎库里帕米尔
Рассыпная крепость 拉瑟普要塞
Рерберг 列尔贝格
Решт 列什特
Рига 里加
Рим 罗马
Рион 里昂河
Ровак, селение 罗瓦克(村)
Романово 罗曼诺沃村
Росс 罗斯
Ростов 罗斯托夫
Рош-кала, форт 罗什卡拉炮台
Рошан 罗善
Рубикон 鲁比康河
Рустак 鲁斯塔克
Русь 罗斯
Рязан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梁赞省
Рязань 梁赞

С

Сага-темир 萨加捷米尔
Сагжа 萨格扎
Сагирым, хребет 萨基雷姆山
Сагыз 萨格兹
Сай 赛
Сай-асу, перевал 赛阿苏(山口)
Сай-кую 赛库尤
Сайрам 赛里木湖
Сакмара 萨克马拉(河)
Сакмарский городок 萨克马尔斯克城
Салал-бент 萨拉尔宾特
Салар 萨拉尔
Салар, ручей 萨拉尔河
Сам 萨姆(湖)
Сама 萨马(湖)
Самалык 萨马雷克
Самара 萨马拉(即今古比雪夫)
Самарканд 撒马尔罕
Самарканд-тау 撒马尔罕套
Самаркан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撒马尔罕省
Самарск 萨马尔斯克
Сама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萨马拉省
Самгар 萨姆加尔
Самур 萨穆尔
Самур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萨穆尔斯克工事
Сансыз /т.е. бесчисленный/ 桑瑟兹(即:无数的)
Санторинские вулканы 桑托林火山
Сара-тюбе 萨拉提尤别
Сарай 萨莱
Сарайчико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萨莱契科夫斯克要塞
Саракс 萨拉克斯
Саратов 萨拉托夫
Сарат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萨拉托夫省
Сарвада 萨尔瓦达(河,要塞)
Сардаб-куль 萨尔达布湖
Сардар-абад 萨尔达尔阿巴德
Сарканский выселок 萨尔坎新村
Саркраук 萨尔克劳克
Сарпа 萨尔帕(河)
Сарход, форт 萨尔霍德炮台
Сары-булак 萨雷布拉克
Сары-камыш 萨雷卡梅什
Сары-корум, перевал 萨雷科鲁山口
Сары-куль 萨雷库里(湖)
Сары-купрюк 萨雷库普柳克
Сары-су 萨雷苏(河)
Сары-тал 萨雷塔尔
Сары-язы 萨雷亚兹
Сарык 萨雷克
Сарыкол 萨雷阔勒
Сарыс 萨雷斯河

Сасык-бель, перевал 萨瑟克别利山口
Сасыкь-куль 萨塞克库里(湖)
Саур, хребет 萨乌尔山岭
Саурук-курган 萨乌鲁克库尔干
Сахарная крепость 萨哈尔要塞
Сват 斯瓦特
Свеаборг 斯维亚堡
Себзевар 萨布泽瓦尔
Северная Америка 北美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урия 北满
Северный океан 北冰洋
Секиз-яб, речка 谢基兹-亚勃河(即:八河)
Секиз-яба 谢基兹亚勃
Селенга 色楞格(河)
Селенгинск 色楞格斯克
Селенгинский уезд 色楞格县
Семизбе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谢米兹别尔乡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 塞米巴拉金斯克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塞米巴拉金斯克要塞
Семипалат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塞米巴拉金斯克省
Семирече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七河省
Сенек 谢涅克
Сер-чешме 谢尔切什麦驿站
Серахс 谢腊赫斯
Серахский округ 谢腊赫斯州
Сервия 塞尔维亚
Сергиополь 谢尔基奥波利
Сереблянка 谢列勃良卡
Сиба 西比
Сиби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西伯利亚省
Сибирь 西伯利亚
Симбирск 辛比尔斯克
Симбир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辛比尔斯克省
Симла 西姆拉
Сирия 叙利亚
Систан 锡斯坦
Смоленск 斯摩棱斯克
Сонгу-даг, хребет 松古达格山
София 索非亚
Сох 索赫
Союнды 索尤恩迪
С. Петр, крепость 圣彼得要塞
С. Петербург 圣彼得堡
Сполатбог 斯波拉特鲍格
Средиземное море 地中海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
Сринагар 斯利那加
Ставрополь 斯塔夫罗波尔
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斯塔夫罗波尔省
Стамбул 伊斯坦布尔
Становая крепость 斯塔诺瓦亚要塞
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 斯塔诺夫山脉(即外兴安岭)
Старый серахс 旧谢腊赫斯
Степная крепость 斯捷普要塞
Страсбург 斯特拉斯堡(法国东部城市,在莱茵河上)
Су-чжоу 肃州
Суа-шу 苏阿舒山口
Суали 苏阿利渠
Сува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苏瓦尔省
Сузак 苏扎克
Сузан 苏赞
Суйдун 绥定
Сумбар 苏姆巴尔河
Сумбар, долина 苏姆巴尔盆地
Сумбет-темир 苏姆别特捷米尔
Сумбо 苏姆包河
Сумруновская волость 苏姆鲁诺夫斯克乡
Сумы 苏梅
Сунгарь 松花江
Сунча 松恰
Суня-темир 松尼亚捷米尔
Суэз 苏伊士
Суэцкий Канал 苏伊士运河
Суюндук 苏尤恩杜克
Суюнды 苏尤恩迪
Сызранья 瑟兹拉尼亚(村)

Сыр-дарьи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锡尔河省
Сыр-дарья 锡尔河
Сыра 瑟拉(湖)
Сырмак 瑟尔马克村
Сюмбе 苏木拜

Т

Табумево 塔布舍沃村
Табылды 塔贝尔迪村
Табын-су 塔本苏
Табын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塔贝恩斯克工事
Тавриз 塔夫里兹 (即: Тебриз 塔布里兹)
Таврический полуостров 塔夫里半岛
Тавуш 塔武什(村)
Таган-клыч 塔甘克雷奇(井)
Таганрог 塔甘罗格
Таджик, кишлак 塔吉克村
Такиянза 大河沿子
Талас 塔拉斯(河)
Талдык 塔尔德克河
Талды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塔尔德克山口
Талки 塔勒奇山口
Талызино, посёлок 塔雷齐诺(村)
Таманское 塔曼斯克
Тамб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坦波夫省
Тамдах 塔姆达赫
Тамды 塔姆迪
Тамчи-булак 塔姆奇布拉克
Таналыц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塔纳雷茨要塞
Тара 塔拉
Тарбагатай 塔尔巴哈台(塔城)
Тарим, река 塔里木河
Тарталы 塔尔塔雷井
Тарханкут 塔尔汉库特
Тарханкутский мыс 塔尔汉库特(岬)
Татищева крепость 塔季耶夫要塞
Тауда 陶达村
Таучубек, укрепление 托乌楚别克(工事)
Тахдуман-памир 塔赫都满帕米尔
Тахтапуль 塔赫塔普利
Таш-арват 塔什-阿尔瓦特
Таш-арват-кала 塔什阿尔瓦特卡拉
Таш-кепри 塔什克普里
Таш-купрюк 塔什库普里柳克(大石桥)
Таш-курган 塔什库尔干
Таш-тюбе 塔什提尤别
Ташауз 塔沙乌兹
Ташкент 塔什干
Ташки 塔什基
Тверь 特维尔
Тегель 捷格尔
Тегеран 德黑兰
Теджен, река 捷詹河
Тедженский округ 捷詹州
Тек-турмак 帖克图尔马克
Текес 特克斯河
Текинский оазис 帖克绿洲
Телекуль-таты 捷列库尔塔蒂
Теляу 捷利亚乌
Темин, посёлок 捷明村
Темир 捷米尔(河)
Темир-кабук 捷米尔卡布克
Темир-хан-шуре 捷米尔汗舒列
Темирлек-кулутовская волость 捷米尔里克库卢托乡
Терек 捷列克
Терекли 捷列克利
Термамбач 捷尔马姆巴奇(山脉)
Термез 捷尔梅兹
Терсакан 捷尔萨坎
Те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 捷尔斯克省
Тиляу 季利亚乌
Тифлис 梯弗里斯
Тобол 托博尔(河)
Тобольск 托博尔斯克
Тобо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托博尔省
Тогуз-торау 托古斯塔柳
Тода 托达

Той-тюбе 托伊提尤别(村)
Токмак 托克马克
Токмак-ата 托克马克阿塔岛
Томск 托木斯克
То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托木斯克省
Тон-мурун 屯木伦
Тонгры-бергень 顿格雷-别尔根
Топиатан 托皮阿坦井
Топрак-кала 托普拉克卡拉
Торнео 托尔涅奥
Трансвааль 德兰士瓦
Троицк 特罗伊茨克
Троицкая крепость 特罗伊茨克要塞
Тугузака 图古扎卡(河)
Туль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图拉省
Тун-чжоу 通州
Тура 图拉(河)
Тургай 图尔盖(河)
Тургень 图尔根
Тургенская переправа 图尔根河渡口
Турецция 土耳其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край 土耳其斯坦边区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округ 土耳其斯坦州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ручей 土耳其斯坦河
Туркестанский хребет 土耳其斯坦山脉
Туркмения 土库曼
Туркменская степь 土库曼草原
Турфан 吐鲁番
Туще-бас 图谢巴斯
Тюзембай 丘泽姆巴伊
Тюмень 秋明
Тюнюклю 丘纽克柳
Тюп-караган 丘普-卡拉甘
Тюря-курган 丘里亚库尔干
Тюстюбай 丘斯丘巴伊
Тянь-цзин 天津
Тянь-шань 天山

У

Убин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乌宾斯克要塞
Убинское озеро 乌宾斯克湖
Угам, река 乌加姆河
Угра 乌格拉(河)
Угра-агач 乌格拉阿加奇
Угуз 乌古兹
Узгент 乌兹根特
Узбал, проход 乌兹巴尔通道
Узбой 乌兹鲍伊
Узун-агач 乌宗阿加奇
Узун-ад 乌宗阿德
Узун-ата 乌宗阿塔
Узун-кую 乌宗库尤
Узун-су 乌宗苏
Узун-тау, гора 乌宗套山
Узь-бель, перевал 乌孜别里山口
Уил 乌伊尔河
Уила-чешме 威拉切什麦
Уй 威河
Уй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威斯克要塞
Улан-зах, речка 乌兰扎赫河
Улео 乌列奥
Улеоборг 乌列奥鲍尔格
Улу-тургай 乌卢图尔盖
Улукчат 乌鲁克恰提
Улутау 乌卢套
Улутавские горы 乌卢套山脉
Улутавское укрепление 乌卢套工事
Ульджибай 乌利吉巴伊
Улькояк 乌利科亚克
Улькун-дарья 乌尔孔河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Унген 翁根
Упланд 乌普兰(美国)
Ур-маральская волость 乌尔马拉尔乡
Ура-тюбе 乌腊提尤别(又译: 乌腊久别)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альск 乌拉尔斯克
Урга 乌尔加(海角)
Ургенч 乌尔根奇

Ургут 乌尔古特
Урджар 乌尔扎尔
Урджарская станица 乌尔扎尔镇
Урмитан 乌尔米坦
Уртазым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乌尔塔兹姆斯克要塞
Уртень-музарт 乌尔坚木扎特河
Урумчи 乌鲁木齐
Урус-кишлак 乌卢斯村
Усак 乌萨克(井)
Усек 乌谢克河
Уссурь 乌苏里江
Усть-каменогор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即铿格尔图喇)
Усть-уйская станица 乌斯季威斯克镇
Усть-урт 乌斯提尤尔特
Утек 乌捷克
Уфа 乌法
Уфим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乌菲姆省
Ухум 乌胡姆(村)
Ухумское ущелье 乌胡姆峡谷
Уч-курган 乌奇库尔干
Уч-учак 乌奇乌恰克
Учь-кетмен 乌奇克特缅
Уш-каюк 乌什卡尤克
Ушак 乌沙克
Ушма 乌什马

Ф

Файзабад 法扎巴德
Файзабадская волость 法扎巴德乡
Фальгар 法利加尔
Фан /Фан-дарья/ 法恩(河)
Фараб 法拉勃
Фаран 法兰
Фарраш 法拉什
Фергана 费尔干纳
Ферганская долина 费尔干纳盆地
Ферганская область 费尔干纳省
Финляндия 芬兰
Фирузе, река 费鲁泽河
Франция 法国(法兰西)

Х

Хабарная 哈巴尔纳亚
Хаджа-кала 和卓卡拉
Хаджи-кала 哈吉卡拉
Хазават 哈扎瓦特
Хазар-теке, ручей 哈扎尔帖克河
Хазарасп 哈扎拉斯普(现译: 哈扎腊斯普)
Хайбер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开伯尔山口
Хайберский, проход 开伯尔通道
Хайберское ущелье 开伯尔峡谷
Хакандская волость 哈坎德乡
Хакен 哈肯
Хал-ата 哈尔阿塔
Халмаджи 哈勒马吉
Хами 哈密
Хан-тенгры 汗腾格里峰
Ханки 汉基
Ханы-хават 汉内哈瓦特村
Хар-олум 哈尔奥卢姆
Харезм 花剌子模
Хартизак 哈尔季扎克山
Харьков 哈尔科夫
Харьков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哈尔科夫省
Хассан-абад 哈桑阿巴德
Хатырчи 哈蒂尔奇
Хаят 哈亚特
Хейрабат 赫伊拉巴特
Хива 希瓦
Хивинский залив 希瓦湾
Хивинский оазис 希瓦绿洲
Хивинское ханство 希瓦汗国
Хиля, урочище 希利亚(天然分界地区)
Хиот 晓特
Хобда 霍勃达(河)
Ходжа-гельды-хан 霍贾格利迪汗渠
Ходжа-кала 和卓卡拉
Ходжа-нияз, крепость 和卓尼亚兹

(要塞)
Ходжа-сале 和卓萨列
Ходжа-таке 霍贾塔克
Ходжейли 霍杰伊利
Ходжент 霍占(霍真特,霍德任特)
Ходжентский уезд 霍占县
Ходжибаят 霍吉巴亚特
Хой-юан-дже /Или, Кульджа/ 惠运城(伊犁城)(固尔扎)
Хойты 霍伊蒂
Хопки 霍普基
Хор-зах, речка 霍尔扎赫河
Хорасан 霍腊散
Хоргос 霍尔果斯(域)
Хоргос, река 霍尔果斯河
Хорос, селение 霍罗斯(村)
Хотан 和田
Хочоу 河州
Хош-купыр 霍什库佩尔
Хоши 霍希
Хунза 洪扎
Хунь-жень-су 拱辰水(即霍尔里斯河)

Ц

Царицын 察里津
Царицыно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ий тракт 察里津-斯塔夫罗波尔大道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中央亚细亚
Цесаревич, залив 采萨列维奇湾

Ч

Чаар-вилайет 恰尔省
Чагатай 察合台
Чагыл 恰格尔
Чакан-калэ 恰坎卡莱
Чанан-ата 恰南阿塔
Чанги-хосарек 昌基霍萨列克
Чанглы-яб 昌格雷亚勃村
Чандыр 昌迪尔村
Чапань-ата 恰潘阿塔
Чапань-атинская высота 恰潘阿塔高地(即撒马尔罕高地)
Чардара, крепость 恰尔达拉要塞
Чарджуй 恰尔朱伊(即今查尔朱)
Чаршамб 恰尔沙姆勃
Чарын, речка 察林河
Чарышлы 恰雷什雷
Чат 恰特
Чаткал 恰特卡尔
Чатыркул 恰蒂尔湖
Чатыли 恰蒂利
Чаули 乔利(渠)
Чаунская губа 乔恩斯克河湾
Чача 恰恰
Чеган 切甘河
Чекишляр 切基什利亚尔
Челябинск 车里雅宾斯克
Черахчи 切拉赫奇
Чердынь 契尔登
Черемшан 切列姆尚(河)
Черногория 黑山
Чё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Чернореченск 切尔诺列钦斯克
Чёрный Иртыш 黑额尔齐斯河
Чернышев, залив 切尔内绍夫海湾
Чете 切捷
Чечень 切禅
Чиграй 奇格莱
Чийкуль 奇库利
Чил-махарама 奇尔马哈拉马
Чилек 奇列克
Чилик 奇利克
Чим-курган 奇姆库尔干
Чимбай 奇姆巴伊
Чимбайлык, селение 奇姆巴伊雷克(村)
Чимган 奇姆干
Чимкент 奇姆肯特
Чимкентский уезд 奇姆肯特县
Чинавата 奇纳瓦塔村
Чиназ 奇纳兹
Чинакчик 奇纳克奇克
Чингий 钦基(公国)
Чинк 钦克
Чинпанзи 城盘子
Чир-юрт 奇尔尤尔特

Чирчик 奇尔奇克(河)
Читраль 奇特拉利
Чоган 乔甘河
Чолкады-су 乔尔科迪苏
Чонаш 乔纳什
Чу 楚河
Чугучак 丘古恰克(即塔城)
Чудохна-кутон 楚多赫纳库顿
Чулак-курган 楚拉克库尔干
Чумич 丘米奇
Чунджа /Чунджа/ 春济
Чунджи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春济乡
Чусовая 楚索瓦雅(河)
Чуст /Тус/ 丘斯特(图斯)
Чухуруку 丘胡鲁库井
Чушка-куль 丘什卡库里(湖)
Чушка-тюзар 丘什卡丘扎尔

Ш

Шаар 沙尔城
Шаботки-баля 沙鲍特基巴利亚
Шаджан 沙展
Шайдан-мазар 沙伊丹马扎尔
Шамардин 沙马尔金村
Шамрат 沙姆拉特渠
Шамтич 沙姆季奇村
Шарапхан 沙拉普汉
Шаре 沙列
Шарыхан 沙雷汉
Шарыхан-сай 沙雷汉赛河
Шах-дара, речка 沙赫达拉河
Шах-сенем 沙赫-谢涅姆
Шахрисябз 沙赫里夏勃兹(现译: 沙赫里萨勃兹)
Шахруд 沙赫鲁德
Швеция 瑞典
Шейх-арык 谢赫渠
Шемаха 舍马哈
Шиг-алей 希格阿列伊
Ширабад 希拉巴德
Шираз 希拉兹
Ширван 希尔万
Ширин-хатын 希林哈滕(即卡兹村)
Шихо 西湖(即乌苏)
Шор-аб 绍尔阿勃(河)
Шор-кала 绍尔卡拉
Шор-тюбе 绍尔提尤别
Шугнан 什克南
Шур-тюбе 舒尔提尤别
Шурахан 舒拉汉城
Шураханы 舒拉汉内山
Шутургарде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叔塔尔加尔丹山口

Э

Эгян-батыр-кала 埃格扬巴蒂尔卡拉
Эдигер 埃季格尔(公国)
Эльборус /Эльбурс/ 厄尔布鲁士山脉
Эмба 恩巴(河)
Энзели 安泽利河
Эрень-кабырга 依连哈比尔尕山
Эрзерум 埃尔祖鲁姆
Эриван 埃里温
Эркет 埃尔克特(即叶尔羌)

Ю

Югорская Земля 尤戈尔领地
Юз-кудук 尤兹库杜克
Юл-мазар 尤尔玛扎尔
Юлатинский округ 尤拉坦州
Юлдуз 玉勒杜斯山

Я

Яглы-олум 亚格雷奥卢姆
Ягма-олум 亚格马奥卢姆
Ягноб 亚格诺勃
Яз-яванская волость 亚兹亚万乡
Яик /урал/ 雅伊克河(即乌拉尔河)
Яицк 雅伊茨克
Яицкий город 雅伊茨克城
Як-кахан 亚克卡汉湖
Якжде 亚克日杰
Якобах 亚科巴赫

Якутск 雅库次克
Ямышев, озеро /Балхаш/ 雅梅舍夫湖(巴尔喀什湖)
Ямышевская крепость 雅梅舍夫斯克要塞
Янги-арык 扬基渠
Янги-кала 扬基卡拉(意即: 新要塞)
Янги-хиссар 英吉沙尔(现名: 英吉沙)
Янги-яб 扬基亚勃
Янгишар 扬格萨尔
Янгы-саббакское ущелье 扬格萨巴克峡谷
Янкент 扬肯特
Яновский, перевал 亚诺夫山口
Яны-дарья 亚内河
Яны-курган 亚内-库尔干
Яныджи 亚纳吉井
Япония 日本
Японское море 日本海
Яраджи 亚拉吉
Ярбаши, волость 亚尔巴希乡
Яркенд 叶尔羌
Ярти-кумбет 亚尔季库姆别特
Ярты-кала 亚尔蒂卡拉
Ясын, ханство 雅辛汗国
Яски-чу 亚斯基楚
Яссы 雅西城
Яшиль, озеро 雅什里湖
Яшиль-памир 雅什里帕米尔